

近代世界史

原序

本書不是節略或修改他種史書而成的，乃是一部嶄新的著作，專為供給中等學校近代史課本之用。編者首要的任務，是敘述明瞭而能引起學生興趣的史實。關於史料及觀點方面，則全以歷史上最發見的發見和見解作為根據；同時，又相信，本書的內容，足能適合投考大學者的需要，並適合近來中央和各地教育機關所頒布標準。關於材料的組織方面，務求其與原定的宗旨相符，使它適合歐洲近代史的標準學程，並得稍經支配，又於世界史的標準學程。

其次，這部書是在歐洲大戰後編輯的，編者在大戰之前，並未編過中學近代史的課本，所以現在，亦不感誘惑，僅把一本已成的作品，加添幾章，或稍改頭換面，使牠變為『時髦』的書本。反之，我們實受了大戰和現在的新歐羅巴的啓示，故能把過去四百年間的史實，在它們的啓示之下，演成一個簇新的故事。舉例來講，我們於敘述十七世紀路易十四的戰爭和十九世紀拿破崙的戰爭時，就可以二十世紀福煦上將的戰役，作為觀。我們於討論十八世紀波蘭的瓜分時，一顧念到她在二十世紀時的恢復，我們的討論，就可深刻得多；我們於說明俾斯麥和喀富爾的政績時，同時若聯想到這二人的遺業，其於現世代的成敗得失，究屬如何，我們的說明，當更有力量了。同樣地，我們又可把從十五世紀葡萄牙人第一次的海外開闢起，到二十世紀德意志殖民地的衰落止，都看為近代帝國主義的一個連續。論及國家主義和民主政治的興起，我們非但可用法國的革命，和德意志的統一，來做例子，最近俄國和德國的革命，以及歐洲新興的十個獨立共和國，也都可用來作為例子。真的，此



次世界大戰，已將一個新的見地，給予過去的史實，關於此點，本書始終不會忘懷。

我們敘述這些故事，大體用標題的方法，而把編年的要素，保持在標題法下，如此辦法，非但有清楚而簡明的優點，且於施用『設計教學法』時，有許多便利。在第一章緒論裏，我們約略地溫習初期文化——史前的，古代的，和中古的。這樣，從未讀過古代史和中古史的學生，可從這個緒論，窺見從遠古以至近代的嬗變，因而得到對於近代史的正確見解；即對於已讀過古代史和中古史的學生，亦可作為有價值的溫習和聯絡。隨後的四章，每章討論一個題目，以編年法，講述自一五〇〇年到一七五〇年的事情：第一章，述經濟和社會的變遷；第二章，述科學的發展；第三章，述宗教的變遷；第四章，述國家和愛國主義的勃興；這四章，都是近代文化的基礎。

又次四章，講述十七十八世紀內『舊時代』的主要的政治和社會的特點——如：英吉利斯圖亞特王室和法蘭西波旁王室的專制政治；俄羅斯彼得大帝的專制功績；腓特烈大帝和普魯士『啓明的專制政治』的放蕩；專制的重商主義的風行，和這主義所造成的殖民地與貿易事務的衝突。又次五章，我們講述瀾漫的革命運動，即此運動，一方面，剷滅上述的『舊時代』，同時，又創造了新時代，此所謂革命運動，包括十七世紀的英國革命；十八世紀的美國革命；法國大革命；拿破崙給予歐陸革命的影響；末了，又有偉大的英國工業革命。

我們把從一八一四到一九一四年的一百年，分為兩個不甚均等的部分：第一部份，僅包括一章，先述梅特涅對於遏止政治進步和社會進步的努力，再述那歐陸方面工業革命的迅速而靜悄的前進；第二部份包括六章，專講十九世紀中葉到世界大戰期間的國家主義和民主政治的發展；其中一章專論法蘭西；其次一章，討論意大利；又次一章，專論日耳曼；又次一章，專論俄羅斯；第五章專論土耳其和奧匈的被壓迫民族；第六章，專論英

吉利、愛爾蘭和不列顛帝國。以後二章，講述歐洲帝國主義從一八五〇年以來的發展，和此主義在亞洲和非洲所造成的結果。末了，世界大戰的時期，依照下列五題，分別討論：（一）大戰的原因；（二）大戰的本身；（三）和平解決；（四）俄國革命；和（五）今日世界文化的主要狀況。

我們想，如此一個大綱，與新近頒佈的中學課程指導上的幾種有用的綱目相符。但是在這些綱目中，有的過於繁重，而且充滿了無關係的細則，我們爲了緊密和直捷起見，只得權宜一些，不能完全遵從。處於中學生的地位，認識真正重要的史實和人物，實比強記若干風馬牛不相及的事件，更爲重要；最重要的事，就是他於全部歷史，應有一個清晰的印象，不能泥於斷章零簡，含糊過去。

關於本書的內容，我們因爲受了近代民主政治的深刻的影響，所以民主政治的勃興一點，可以說是我們的中心題旨。但是，我們雖然注意於政治，我們並沒有忽略社會和經濟的要素。任何一章裏，不論牠的題材，如何偏於「政治」的方面，但總有一些社會的解釋，存於其間。有幾章內，最顯著的，是第二、九、十四、十五、二十三、及二十八章。對於近代歐洲的經濟和社會的進步，加以極廣泛的討論，我們相信，如必廣泛的討論，實爲別種同類的書籍所沒有的。

海士 (C. J. H. Hayes.)

蒙 (P. T. Moon)

目次

概論.....一

卷一 背境與發軔——卷一引言.....七

第一章 早期文明的回顧.....八

第一節 文明前期.....八

第二節 古代的文明.....一〇

第三節 中古的文明.....二三

第二章 商業與財政的發達和中古的限制的消失.....二九

第一節 古代的商業.....〇

第二節 中古商業所受的限制.....三一

第三節 商業革命及其對於貿易事業和資本主義的影響.....三三

第四節 財政革命（一四五〇——一六五〇年）及其對於資本主義的新刺激.....四六

第五節 資本的發展及其在農工業社會政治上的重要地位.....四九

第三章 科學的進步.....五四

第一節	自然科學在中世紀末及近代的實用化	五四
第二節	科學的驚人的進步	六一
第四章	宗教統一的毀滅	六八
第一節	中古天主教的統一	六八
第二節	十六世紀時新教革命破壞宗教統一	七〇
第三節	天主教的革新	八〇
第四節	新教的分裂懷疑主義的興起和自由信教的勝利	八二
第五章	國家觀念之流行 (Nations Become Patriotic)	八六
第一節	愛國心的興起	八六
第二節	國家和愛國心的興起及發展	八八
第三節	愛國心促進了專制政體和戰爭	九二
卷二	專制時代——十六十七十八世紀——引言	九五
第六章	君權之伸張	九五
第一節	中古君權之受限制	九五
第二節	近世紀初君權之漸次擴張	九八

第三節	專制政治之在英國	一〇一
第四節	法蘭西專制政治之發展	一〇四
第五節	專制政治盛極於路易第十四時代	一〇七
第七章	彼得大帝建國於俄羅斯	一四一
第一節	俄羅斯獨立國的演成	一四四
第二節	俄羅斯的歐化和專制化	一九一
第三節	俄羅斯之躍爲強國	二四一
第八章	維新的專制君主腓特烈大帝 (Frederick the Great Plays the Enlightened Despot)	二二八
第一節	普魯士 (Prussia) 專制政治的發展	二二八
第二節	普魯士之變爲專制強國	二三三
第三節	專制政治的啓明化	二四一
第九章	專制政治和重商主義之引起世界衝突	二四六
第一節	殖民地成爲戰爭的『賭注』	二四六
第二節	西歐各國之採納重商主義	二四八
第三節	英吉利壓服法蘭西的殖民事業	二五〇

第四節 法蘭西的受挫……………一五七

卷三 大革命之蠶起——引言……………一六五

第十章 英吉利專制政治的推翻……………一六六

第一節 清教徒反叛專制政治的原因……………一六六

第二節 清教徒革命的成敗……………一六九

第三節 第二次革命的成功……………一七二

第四節 英吉利革命的意義……………一七五

第十一章 美洲的自由戰爭……………一八一

第一節 英國式的觀念和制度發展於美洲……………一八一

第二節 英國和殖民地間的傾軋……………一八四

第三節 合衆國因法蘭西之臂助而得獨立……………一八七

第四節 美國革命與民主治政體的演進……………一九一

第十二章 法蘭西對於專制君主和貴族的挑釁……………一九五

第一節 法國大革命的伏機……………一九五

第二節 三級議會轉爲國民會議……………二〇〇

第三節	社會的改革和君權的限制	二〇五
第四節	列強的干涉	二一〇
第五節	第一次法蘭西共和國的成立	二一四
第六節	變成國際性的民治與專制的爭鬥	二二〇
第十三章	拿破崙鞏固革命之勢力於法蘭西而又傳之於全歐	二二二
第一節	拿破崙的創設軍事獨裁制	二二二
第二節	拿破崙團結法蘭西的革命勢力	二二八
第三節	拿破崙推行革命於全歐洲	二三二
第四節	英吉利對拿破崙的挑釁	二三七
第五節	同盟國之推翻拿破崙與恢復波旁朝	二四三
△第十四章	工業革命肇端於英吉利	二四六
第一節	工業革命的意義	二四六
第二節	機械的發明	二四八
第三節	蒸汽之應用	二五三
第四節	煤鐵的新用途之發見	二五四
第五節	蒸汽推動舟車	二五六

第六節	工廠代替了家庭	二五七
第七節	勞工階級的痛苦	二五八
第八節	資本主義的操縱工業	二六〇
第九節	重商主義的失勢	二六三
第十節	地主變爲資本家	二六七
第十一節	英吉利變成『世界的工場』	二七二
第十二節	工業革命的繼續	二七四
卷四 民主時代——引言……………二七七		
第十五章 梅特涅遏止潮流的失敗（一八一五年——一八四八年）……………二七八		
第一節	維也納會議訂立了失當的條約	二七八
第二節	神聖同盟和非神聖同盟的成立	二八八
第三節	革命的呼聲不甘靜默	二九〇
第四節	英吉利拋棄了梅特涅	二九三
第五節	東西的分裂	二九四
第六節	英吉利的改革	二九七

第七節	工業革命之影響歐洲大陸	三〇一
第八節	工業革命廓清了梅特涅的保守政策	三〇六
第十六章	革命主義在法國的勝利（一八四八年——一九一四年）	三一〇
第一節	法國是一個富於文化特徵的國家	三一〇
第二節	波旁王室的傾覆	三一三
第三節	波那帕脫的設立獨裁政治（Dictatorship）	三一六
第四節	第三次共和國的產生和生長	三二四
第十七章	意大利之成爲民主國（一八四八年——一九一四年）	三三一
第一節	意大利人之力求團結與自由	三三一
第二節	意大利人終於獲得民族的統一	三三七
第三節	意大利接受民治的遲疑	三四一
第十八章	日耳曼之統一（一八四八年——一九一四年）	三四七
第一節	遲遲不前之日耳曼的統一和民治	三四七
第二節	日耳曼不能於一八四八年完成民治的統一	三四九
第三節	一八六六至一八七一年的非民治之統一的成功	三五五
第四節	德意志帝國的強盛	三六一

第十九章 俄羅斯仍為一專制國（一八四八——一九一四年）……………三六六

 第一節 俄皇之擴張疆域……………三六八

 第二節 『俄羅斯化』的企圖……………三七三

 第三節 更進一步的專制主義……………三七六

 第四節 田奴的得益與叛亂……………三八〇

 第五節 工業的助成革命……………三八四

 第六節 風雲的日迫……………三八六

第二十章 被壓迫民族的力求自決……………三八九

 第一節 民族自決的意義……………三八九

 第二節 土屬巴爾幹諸族(Balkan Nationalities)的解放……………三九五

 第三節 奧匈帝國和俄羅斯境內的民族自決及其所受的限制……………四〇二

 第四節 民族自決的另一方面……………四一〇

第二十一章 大不列顛付民治問題和帝國問題的方法（一八六七——一九一八年）四一〇

 第一節 大不列顛的民主政治……………四一一

 第二節 大不列顛的社會革命……………四一七

 第三節 不列顛帝國的擴張和強盛……………四二三

第四節 愛爾蘭的獲得民族自決……………四二六

卷五 白種人的責任——引言……………四三二

第二十二章 亞洲(Asia)的驚醒……………四三四

第一節 歐洲叩中國之門……………四三四

第二節 日本的摹倣……………四三五

第三節 列強圖謀瓜分中國……………四三八

第四節 中國覺悟的困難……………四四〇

第五節 印度從英國人地方所得的教訓……………四四四

第六節 亞洲其他部份之開放……………四四七

第二十三章 非洲的瓜分……………四四九

第一節 瓜分非洲的原因……………四四九

第二節 英吉利的『開普到開羅』計劃及其阻礙……………四五三

第三節 英法的合作……………四五六

第四節 近代帝國主義的涵義……………四五六

卷六 醞釀中的世界——引言……………四六二

第二十四章 國際無政府狀態之引起世界大戰	四六三
第一節 近代戰爭的原因	四六三
第二節 祕密外交引起世界大戰	四六九
第三節 大戰的開始	四七四
第二十五章 歐戰的始末	四七八
第一節 初時德國陸軍的勝利	四七八
第二節 不列顛施用它的海軍	四八五
第三節 雙方互相箝制	四九〇
第四節 『中央帝國』末次的勝利	五〇〇
第五節 協約國的勝利	五〇四
第六節 戰後歐洲的蕭條	五一一
第二十六章 世界的改組和中歐的民主化	五一三
第一節 新地圖	五一三
第二節 國際聯盟的形式	五一九
第三節 中歐民主政治的建立	五二七
第二十七章 俄羅斯鮑爾希維克主義的代替專制政治	五三三

第一節	專制的顛覆	五三三
第二節	中等階級的傾覆	五三八
第三節	無產階級獨裁的成立	五四一
第二十八章	今日的世界	五五〇
第一節	地域的擴大	五五一
第二節	人口的增加與新問題的發生	五五一
第三節	都市生活與新問題的發生	五五二
第四節	難期有效的社會平等	五五三
第五節	婦女對於新權利的要求	五五四
第六節	工業革命的結果：資本主義的繼續發展	五五六
第七節	工業革命的第三結果：發明及科學上的新奇蹟	五五八
第八節	政治的更民主化	五六八
第九節	民主政治與勞工問題的糾紛	五七二
第十節	等候解決的國際問題	五七七
第十一節	教會的新適應	五七七
第十二節	教育益見重要	五八〇

第二十九章 最近世界政治的趨勢	五八一
第一節 英吉利勞工階級的得勢	五八二
第二節 法蘭西對於平衡預算和安全的奮鬥	五九〇
第三節 德意志共和國的苟延殘喘	五九四
第四節 獨裁政治對民主政治的挑戰	五九七
第五節 『大領袖』的統治意大利	六〇〇
第六節 俄羅斯繼續實行共產	六〇五
第七節 被壓迫民族的爭奪自由	六一一
第八節 國際會議的促進和平	六一七

概論

歷史的價值 我們爲何要讀近代史？或更概括的說，我們爲何要讀歷史？如此一個問題，在對着一本八百餘頁的歷史的讀者，自然而然的會得發生，且這個問題，也當在開始誦讀之時，便解答明白，因爲任何科目，倘若不把牠的價值，先加說明，那末，讀書的人，必不能發生興趣，唯其不能發生興趣，遂亦不能獲得實益了。

(一)歷史的典故 (Historical Allusions) 第一，受過教育的人，就能熟悉普通書籍，報紙，或會話上所常用的各種名辭，及史實，譬如『拿破崙』(Napoleon)，『大憲章』(Magna Carta)，『佃奴』(Serfdom)，『神聖同盟』(Holy Alliance)，中古 (Medieval)，『君權神授』(Divine right of kings)，長老會約章 (Covenant)，『工業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諸如此類名詞，我們不知聽過或讀過多少次數？憑恃歷史的知識，非獨能使我們懂得這些名詞，還能使我們的言詞，因爲習用它們的緣故，而益得豐富。這是研究歷史的利益，但只是『次焉者也』的利益，並非研究歷史的主要目的。

(二)歷史與目前的問題 歷史所賜給我們的最大利益，在乎牠能使我們進一步的了解現在。

你試設想你是一個商人，因爲某種意外，忽然失了記憶，不知如何往辦事所去？或竟不知辦事所位居何處？你的舊時智識與經驗，完全化爲烏有，一切事情，必須從頭做起。那時你將如何不便？須知歷史之於人類，猶記憶

之於個人，歷史的任務，是在乎解明我們正在做些什麼，和爲什麼這樣做；比方你要知道美國爲何管理斐列賓（Philippines）？上議院（Senate）爲何由各州（States）選舉大不列顛（Great Britain）爲何有如此大的屬地？中國爲何落伍？門羅主義（Monroe Doctrine）是什麼？爲何終於存在關於這些問題，必得翻閱歷史，方才可得答案。

再舉一例，可使這一觀點，格外明瞭。比方你要發明更好的汽車，你得首先知道，這機械的各部份，有何用處；在實用方面，是好是歹；有沒有某一部份，曾有一度非常有用，後來變爲全不需要。同樣地，我們如希望改良社會，改良政治制度，最笨的方法，就是任意瞎弄。如果我們懂得某種制度，爲何創立？創立之後，在實際的應用上，是成功還是失敗？那我們即可從容處置，或則廢除某一部份，或則改變某一部份。所以，倘使有人提議，要拋棄門羅主義，要取銷最高法院，要廢除關稅，解放斐律賓，要漠視華盛頓政策——即反對『糾纏的聯盟』（Entangling alliance）的政策，要毀滅『資本主義』（Capitalism），要用蘇維埃（Soviets）來代替議會（Congress），那時，有知識的公民，應當首自發問：我們爲什麼有那些東西？那些東西，是否全不需要？或竟造成禍害，是否從前採取那些東西的理由，到了現在，已經全不存在了呢？

歷史的整個性 上述諸問題，並非美國的歷史所能單獨回答的。譬如門羅主義是美國的傳統政策，美國爲何要採取此政策呢？只因在那時候，歐洲的專制帝王，圖謀推翻新興的西班牙阿美利加（Spanish America）諸共和國，所以，美國方面，創立了這個政策，以相抵制。我們知道，歐洲的專制帝王，最敵視共和主義，因爲他們自己的王位，在那時候，已被法國的革命，弄得七顛八倒，難能存在。這樣，從他們的厭惡共和主義，而引起他們的顛

覆美洲新興共和國，又引起美國的門羅主義，我們的歷史，已被引到歐洲的歷史上去了。又如，我們如欲解答美國應否有一集權政府，像法國所有的一樣；我們自然先要知道，法國國民對於他們的政府，是否滿意？法國的情形，是否與美國不同？同時，又當於可能範圍之內，尋出正當理由，為何當初時候，美國偏要限制聯邦政府（Federal government）的權利呢？這些限制的理由，現在是否存在？但要尋找這些理由，必得回想到英國治美洲時的歷史，又得研究美國憲法成立時，風行於歐美間政治學說，是如何樣式？因為起草美國憲法的人，當時頗受英法政治哲學家的著作的影響。

因此，我們得到一個結論：歷史不能分成各不相關的諸多單篇。為求便利起見，我們當然可以一時專注意於美國史，一時專注意歐洲史，但當牢牢記得此二者，實為一物，不能分離。

歷史的繼續性（Continuity of History）我們如以為某時期的歷史，可以嚴加劃分，例如紀元後一五〇〇年，一六〇〇年，一八一五年等，而於這些時期以前的事實，漠不關心，這也是同樣嚴重的一個錯誤，因為我們必得回到中世紀，才能知道：為什麼英國有上議院（House of Lords），而美國沒有？又得回到中古史，或更遠的羅馬史（History of ancient Rome），才能知道：在學校裏，為什麼有拉丁文（Latin）的一課？正像幼年的遭遇，可以解釋人生之後來一樣，早期的歷史，也足闡明現代的狀況。我們又可以說：現在的我們，就是無數時期的繼續體，而這承繼的遺產，包有觀念、制度、學問、文明等項，有些是自遠祖傳來，有些為新的產品。而每一時代，總有它的好的或壞的貢獻，加在這個遺產裏。人類的進步，猶如大河一般，由遠山來的水流，連合沿路的支流，混合而成，這就是我們所說的歷史的繼續性。

本書的範圍 本書完全注意於近代史。換句話說，我們重視新近流入『文明之河』(River of civilization in modern times) 的新川，更甚於『文明之河』的本源。但在觀察這些較新的貢獻之前，我們對於過去的文明的進展，應先有個鳥瞰的瞭解。

(一) 社會觀點 讀者對於本書，還有一個觀念，應當牢記在心：我們對於社會、經濟、及政治的歷史，視為整個的歷史的諸部分，並非單獨的發展物。倘若我們解釋目前的政治，或過去的政治，如對於向來影響於政治的社會和經濟的情形，沒有加以分析，那我們就犯上一個極可悲的錯誤了。凡是完善的公民，都明白認識，原來政治的問題，總與社會的問題和經濟的問題，相牽連的，聯繫一處，不能分離。從前的史家，只述君王如何即位，戰爭如何得勝，如何敗北，法律如何通過，國家如何興起，如何衰落，對於普通人民的事，一些也沒有記載。他們只知道史為帝王的傳記，或戰爭的編年，這實是乏味而浮淺的史法，現代史家的觀點，就大不同，他們所告訴我們的一般的平民，在過去時候，如何生活着？為何甘受君主的統治？何以到了現在，却不願服從君主與貴族了呢？

(二) 民治政體 (Democracy) 在歷史上，對於我們最有興趣而最覺重要的，怕要算民治政體的產生和發展，為第一了。人民藉國會 (Parliaments or congresses or soviets) 而自治的觀念，經過數世紀的嬗變，而逐漸昌明。人們曾經爲了這個觀念，在革命中犧牲熱血，在戰爭中犧牲生命，但完全的民治政體，迄今尙未成功。我們現在，已漸發現一個事實，這個事實，倘若從歷史中去求，那就早可學得，那就是說：是政治上的民治主義，如希望站立得住，應以社會與經濟的民治主義，作為基礎；而此社會與經濟的民治化的問題，乃現在與將來的人民所必須應付的最迫切的，而又最困難的問題。另一個問題，即須改善民治政體的制度和機關，關於此點，尙有許多

的事，要待完成。但最重要的問題，即爲學習民治政體的使用的問題。在專制政體之下，一個專制皇帝，可將一個特別好的政府，或特別壞的政府，賜給他的百姓，可全不以百姓的程度，作爲條件，但在民治政體之下，政府的好壞，全視我們處置民治政體，或處置得當與不得當，以爲決定。我們爲欲明白自己責任的重大，爲欲以健全的智慧，應付這些當前的問題，所以我們不得不讀歷史。

卷一 背景與發軔——卷一引言

你會否問過自己：近代的世界，比獅心王查理 (Richard the Lion-Hearted) 時代的世界，或查理曼大帝 (Charlemagne) 時代的世界，或凱撒 (Caesar) 時代的世界，或伯里克里斯 (Pericles) 與摩西 (Moses) 時的世界，有什麼不同？我們的文明，比較中世紀或古代的文明，有什麼優點？我們有什麼新的問題和困難要待解答？

在下面，我們約略敘述過去時期的文化的情形；我們希望從它當中，得到一個觀念，倘若我們生在一萬年前穴居人中，或五千年前的中國，或四千年前的埃及 (Egypt)，或二千三百年前的古希臘 (Greece)，或一千九百年前的羅馬 (Rome)，或一千四百年前侵入歐洲的蠻族中，或六百年前的中古歐洲，我們的生活，將怎樣的^{不同}？我們相信，爲欲顯露近代史的背景，這章簡短的古史鳥瞰，是必需的。

其次，我們要把自中世紀以來，其中所發生的幾種重大的社會和政治生活的變遷，以及構成近代文化，使其異於古昔的文化的變遷，一一寫出來。就中最主要的幾點，可概括之如下：(1) 我們現時所居的是一個世界貿易非常發達，大規模的營業，非常流行的時期，是一個「資本主義式」的社會，但在近代之前，尚無世界貿易之事，即農業與工業，也是小規模的，所用的方法，也非常簡單。(2) 在現代的社會裏，最重要的階級，是銀行家，製造家，法律家，和商人（這裏的「家」字並非一定是指專家的，乃是依賴那種事業而生活的意思）——即所謂中

等階級者是。但在古時，教士和地主二者，佔據最大優勢。(3)我們的時代，是一個機械時代，用科學的觀察，求實用的目的，運用天然的「力」代表我們工作，增進我們身體上的舒適。(4)在智識和道德方面，我們處於意見紛歧的局面內，因為自從近代初期，新教的教義（Protestantism）突然勃興以來，所有宗教與社會方面，就沒有一個普遍的，與共認的指導；因而不能發生一致或共同的見解來解釋我們的問題，或指出這些問題的糾結與解答。(5)在和平與戰爭上成爲重要角色的愛國主義（Patriotism），也是近代的新發展；因為在數世紀前，只有部落、城市、帝國，却沒有國家（National states）；(6)最末了的一點，同時，也許是最重要的一點，即爲：我們生長在一個「民主」的時代，生長在一個肆詆寡頭政治，專制政治，和任何特權制度的時代；並生長在一個承認人類在公民權上，與政治權上，一律平等，而且都站在平等的立場，共同參與種種公務的時代。

上面所列的，尙未能完全，但牠已表示出近代史上最特幟而又最有成效的要素了。關於這些要素，我們是值得加以詳細的研究的。

第一章 早期文明的回顧

第一節 文明前期

史前的人（Prehistoric Men） 倘使魯濱孫飄流到荒島的時候，忘了文明人怎樣生活，又忘了器具，房屋，火，衣服等文化特徵，那他必須陷入離奇的乖境，而與千萬年前原始人所經歷過的一樣了。科學告訴我們：地

球上人類的起始，大約在二萬或五十萬年以前；不過他們沒有書籍，也沒有許多遺跡，留給我們，我們無從知道他們的成就，究屬如何，所以我們稱他們爲『史前的人』(Prehistoric men)。在幾處地層下，我們曾發現人類或近乎人類的骨骼，有些科學家，相信這些骨骼的主人翁，在二萬或五十萬年以前，曾散佈於地球各處。關於此類事情，有種種的爭辯和猜測；我們在這裏，自不必對於可疑的事件，加以深入的討論。

比較起來說，我們所知較確的，是真正的人類在一萬到五萬年以前，開始存於地球，因爲我們在歐洲各部，尤其是法國和西班牙等處，曾發現許多頭顱骨，甚至完全的骨骼，以及和這些骨頭存於一處的遺物，諸如此種發現，俱足證明他們原始人，已有像我們一樣的頭腦，並一些原始的文明。這種人類，即所謂『穴居人』(Cave men) 者，是因爲他們的遺物，大半存於穴洞，由我們於穴洞或穴洞附近之處，尋求得之。不過也有許多遺物，於空曠地方，被我們發見，由此可知他們亦非全是『穴居人』。

『穴居人』的生活 我們倘把零碎的證據，集合起來，則我們對於歐洲的『穴居人』，可得一個印象：大抵他們的身軀，長而有力，有智慧，有技巧，更能堅苦耐勞，要不如此，那他們決不能創造那些石製的兵器和用具。而如我們在他們洞中所發見的一般了。例如：在某一穴洞內，有許多手斧 (Flint-hatchet)，這些手斧，用火石製成，削得尖薄鋒利，煞費工夫。人類繼續使用這些石器，約有幾千年的時期，這個時期，普通稱之爲石器時代 (The stone age)。穴居人除用石器之外，還用泥土做陶器，用骨頭做箭頭，做槍尖，用以打鹿，馬，河馬，巨象等動物。他們洞裏，還遺下此類獸骨，他們牆上，也畫有此類獸形，顏色鮮明，筆劃清楚。當然，他們也吃野菓和蔬菜，但他們似乎絕不曉得耕種，亦不曉得畜牧，他們何時發見火，何時發見烹飪法，沒有人能知道；但我們很可想像：在火未發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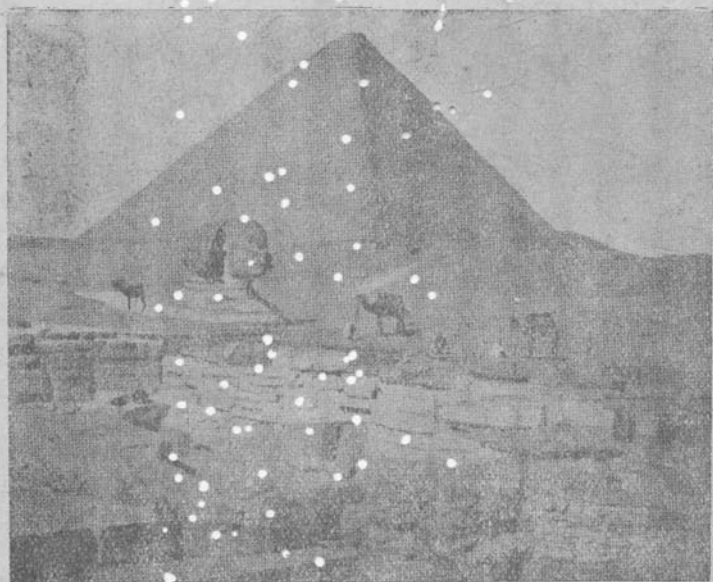
以前，他們曾經過多麼長的時期。不過，我們對於「穴居人」的生活，還只是推測，不能視為定見；希望將來能得更多的證據，可以證明這些推測。

文明的曙光 穴居時期之後，幾種驚人的進步，開始了文明的曙光。須知道，人類處於狩獵生活之下，是脫不了野蠻的狀況的；後來，發見野獸可以馴養，於是狗、牛、馬等動物，便變為人類最好的與最忠信的朋友了。在湖畔和海岸的人，又知利用鉤子、網、罟、長槍等類，學會了捉魚的法門；同時又發見蔬菜植物，可以種植；於是住在肥沃地帶的人，逐漸學會一種粗耕法：耕種的器具，無非是木製的手鋤（Hard-hoe），或僅用鋒利的石頭，繫在棒的一端，藉以翻掘泥土。他們既能耕田，捕魚，牧畜，就可以住在一處，開始文明的生活。過了很久，又發見銅和錫二者，如把它們鎔在一起，可變成堅硬的金屬，即所謂青古銅（Bronze）者，是用青銅來做器具和兵器，當然比諸石頭，更為堅固，更為鋒利；於是「石器時代」的生活，也就不得不讓路於「銅器時代」（Age of bronze）了。

第二節 古代的文明

古埃及（Egypt）和美索不達米亞（Mesopotamia） 在文明剛開端的時候，似乎肥沃的流域，最能助長文明的進展；因為肥沃的流域，可容許多的人，在那裏墾殖，在那裏貿易。而在森林、平原和多山的地方，只有少數的人，可以維持生活，就為此緣故，所以肥沃的尼羅河流域（The valley of the Nile），產生了古埃及的文明，底格里斯和幼發拉的河流域（The Tigris-Euphrates valley），產生了與埃及文明並名齊美的美索不達米亞文明。

我們對於古埃及和美索不達米亞 (Mesopotamia) 的紀錄，可追溯到五千年以前，這兩地的經濟狀況，很是相同，大多數的平民 (The common people) 都是奴隸，終其身從事於五穀和其他的農產物的播種，工作是他們的權利，除此而外，即無任何權利可言。農民以外，還有鐵匠，石匠，泥水匠，木匠，織工，染工和種種經商的人；但在當時，工業和商業二者，並不像現代的重要，所以他們在社會上的地位，都是極低微的。約在四千年前，有一埃及作者，曾把工人的命運，這樣的描寫着：「這石匠迫於生活，在各種堅硬的石頭上工作，當他賺到了一些的時候，他的一雙臂膊，已經癱損了！於是他停工下來。可是，倘若在日出的時候，他仍坐着不動，那他的兩條瘦腿，又要被人細綁起來了。」的確，大多數的工人都是奴隸。這是古代史上最重要的一件事實。總之，在文明發軔的時期，平民和工人，都處於低等地位，他們一壁生活，一壁受盡磨折，無非為帝王，教士，武士，或貴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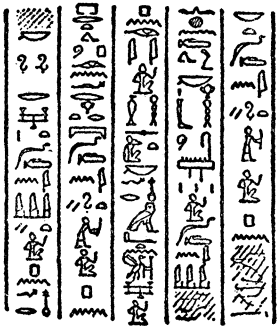
第一圖 埃及之金字塔及斯芬克斯

們『作嫁。』民治政體是根本談不到的一個幻想。

至於僥倖做了上層階級 (Upper class) 的人，或做了貴族的後裔，那他們的舒適生活，真要令人妒羨極了。他們的宮殿上，飾着莊嚴偉大的雕刻。傭僕和奴隸，任他們的喜歡，隨便使喚着，他們絕對沒有工作，去污他們的手。他們的享用，是錦衣肉食，是金銀珠寶，以及各種異香，什麼都有，什麼都全。他們的戰績，更可垂諸竹帛，入丹青，或則銘之金石，留芳百世。埃及的金字塔 (The Pyramid)，不過是紀念那些殘忍的帝皇的大墳墓，並非皇親國戚，或感德的平民，爲他們建築的；不過是鞭下的苦工，被強迫着築造出來的東西罷了。

埃及 (Egypt) 和美索不達米亞 (Mesopotamia)，雖然不是民治的國家，而是帝國，但對於人類文明，都有重要的貢獻。諸如建築，雕刻，文字，幾何學，天文學，以及上帝及身後的觀念，商業和工藝的技巧，在他們已將一種模型，給予後人，讓後人去改良，去發展。

古代的中國 (China) 和印度 (India) 中國和印度，在古代，已爲文明的國家，中國在五千年前，便有人住在肥沃的黃河流域，實行耕種和畜牧，並建造城市，演成卓越的文明。迨後，中國的文明，愈演愈進，卒至建成偉大的帝國，但當時的歐洲，還全被野蠻民族佔據着哩！自中國的第一個皇帝至古羅馬的第一個皇帝，在此二者之間，竟隔着二十七個世紀。中國的聖人孔子，在紀元前五百年的時候，已寫下他那優越的哲理了。印度的文明，遠在耶穌誕生之前，已於溫暖和富饒的流域內興旺起來，繁茂起來。印度的著名歌謠，名叫力克吠陀 (Rig Veda) 述及



第二圖 埃及的象形文字

印度人 (Hindus) 的先祖，如何到印度去殖民。這歌謠，遠在三千年前，已經譜下來了。中國和印度的文明，出發雖早，可是到了現在，似乎命運注定，將被歐洲新興的文明所追及，所超過了。

希臘的文明 倘有一個從火星裏來的游歷者，於公元前四五世紀的時候，來到地球，對於地球上的文明，作一鳥瞰的觀察，那他將發現：在那時候，埃及、美索不達米亞、中國、和印度的文明，依然和一二千年前的情形相像，並無什麼改變。說到歐洲方面，歐洲的北部和西部，仍被野蠻民族佔據着，說到美洲方面，舊世界 (The old world) 的人，在那時候，尙未知道南北美洲的存在；但美洲確實存在着，不過爲野蠻程度不同的印第安族 (Indian tribes) 所佔據。那時候，文明和進步的中心，並不繫於上述各處，却繫於愛琴海內，主演此文明與進步的喜劇的人，即是我們此處所要說的希臘人。

(一) 希臘人的生活 (Greek life) 古代的希臘人，大半是城居的。雅典 (Athens) 和科林斯 (Corinth) 的居民，都在十萬以上；斯巴達 (Sparta) 的人，有四五萬，還有許多小城市，散佈在希臘半島 (Greek peninsula) 和靠近小亞細亞的愛琴海 (The Aegean Sea) 岸以及西西里 (Sicily)。各城市內，都有寺廟，讓人民去禮拜，禮拜的對象，或爲女神，或爲男神，並無一定，不過他們總以爲他們所拜的神，必能降福於他們，連同他們的城市，這些市民，非獨爲共同的宗教聯繫着，又爲血統的關係聯繫着。外來人的子孫，雖然居住多年，亦仍視爲外人，擯在市民之外。

假如雅典人 (Athens) 爲欲維持生計，不得不親自勞作，自食其力，那他們在藝術、文學、哲學、和政治上的貢獻，決計不會如此之大。只因一切耕種、縫衣、造屋、鑿石、鎔冶金屬 (希臘人不僅用鐵，又用青銅) 等工作，都叫

奴隸或俘虜去幹；還有一班貧苦的雅典人，也在做工；還有貿易和商業之事，皆被沒有公民權的外人佔去；不勞雅與人去幹，所以雅典的市民中，能有一班閒暇階級，得毫無牽累地，用功在政治，文學，藝術，體育，和戰略上，因此他們的貢獻，得因專心與集力之故，而非非常偉大了。同樣地，在斯巴達，亦有一班閒暇階級，不過因為過重打仗的事，文學和藝術二者，始終沒有多大的發展了。

(二) 希臘的文化 自從希臘的城邦的黃金時代（The golden age of the Greek city-state）到了現在，雖已隔了二十三世紀；但希臘的文化，仍有一部份，被保留下來。我們有許多房屋，是模仿希臘的廟宇的，我們用多立安式（Doric）愛奧尼亞式（Ionic）和科林斯式（Corinthian）的柱樑。又仿造希臘的雕像。柏拉圖（Plato）和亞里斯多德（Aristotle），是世界上最的哲學家。在藏書樓裏，他們的著作，仍被保存着。而且在二十四世紀以前，取悅雅典聽衆的戲劇，例如索福客儷（Sophocles）或幼里披底（Euripides）或伊士奇（Aeschylus）所編的戲劇，現代的伶人，仍在那裏表演，愛好文學的人，仍在那裏研讀。所以關於藝術和文學方面，我們受希臘的啓示，實在不少，我們對它所負的債，實在巨大。

在科學，工業，和宗教方面，希臘就沒有那樣有價值的貢獻了，僅在算學方面，有些微成績，但也被我們遠遠的超過了。他們的物理學，天文學，生理學，和生物學，以及其他各科學；到了近代，簡直變成笑話。什麼顯微鏡，望遠鏡，他們都沒有。什麼電學和化學，他們一些都不知道。即在工業方面的一些起碼手工法，也不能和近代的工廠及機械，互相比擬。宗教方面，也沒有留下什麼成績；他們相信多神，相信神和人相似，同樣地，具有感情與具有喜怒哀樂之情，不過比人厲害些，且能永生罷了；即如他們推爲神中最高的唯斯（Zeus），也以爲曾經和人世的

少女，發生過戀愛，會被憎怒，驕傲，贊美所支配，正像普通的人一樣。

(三)希臘的政治觀念。希臘人的政治觀念，影響於後世者甚大，他們——尤其是雅典人——所賜給我們的，是近世民主政體的淵源。雅典人在不同的時期內，曾行過各種不同的政體：如君主政體 (Monarchy)，貴族政治 (Aristocracy)，寡頭政治 (Oligarchy)，和專制政體 (Tyranny) 等，但有一時期，他們所採行的，是民主政體：由公民投票來通過法律，用抽籤來選舉官吏，由陪審官 (Jury) 來審理犯人，即連宣戰與議和等事，亦皆取決於人民。但奴隸和外國人，概不得享受政權。雅典的民主政體，和現代的民主政體，有許多不同的地方；不過在古代，既有這樣奏效的嘗試，對於現代爭求自由的人，當然有一種強力的激勵和興奮。最有趣的，希臘人以爲民主政體，只能用於小範圍內。亞里斯多德 (Aristotle) 說過：一個民主國的人民，它的總數，決不能超過一個演說者的擊浪所能波及的人數。他又想：民主治的政府，是不會穩固的；他於希臘的城邦內，曾見過無數次的革命，因此，他又相信，政府的方式，是循環式的，由君主立憲變爲民主政體，又自民主政體，回到原初的方式。因爲在那時候，尙無印刷的報紙，和普及的教育，所以亞里斯多德的政治見解，在多方面，皆屬非常真確。

還有一事，與希臘的文明，具有密切的關係，那就是說：希臘人民，雖然有同一的語言和文字，雖弄同樣的多神，且有許多風俗，共同遵守着，但他們從未合組一個整個的國家。考其故，則因希臘各地，有山嶺的阻隔，而無巨大的河流，貫注其間，把他們聚合攏來。各個城邦，只看重一己的獨立，所以在城邦間，總是打來打去，毫無安寧之一日。希臘人所具備的，只是城市的自負心，而無整個的國家的觀念，須知整個的國家的觀念，與隨此觀念而發生的愛國心，只是近代的產物哩！希臘人缺乏此觀念，所以希臘人可以說是有民主精神，而沒有像現代的國家

主義。所以結果，終被羅馬帝國 (The Rome Empire) 征服了。

羅馬帝國 (The Rome Empire) 希臘城邦的興盛，是在紀元前五世紀到三世紀。過此以後，舞台的中心，便被羅馬 (Rome) 佔領過去了。

(一)羅馬的國疆 起初時候，羅馬和雅典，不過是君主統治的小城，後來，大家都變為共和國。大家都打過勝仗，但在羅馬，因為有較好的軍事組織，故得逐漸擴張它的領地，直到一個時候，竟管轄了地中海沿岸的全地。到了紀元後第二世紀，羅馬帝國的領土，擴張到最高度，它的領域，包有意大利半島 (The Italian peninsula)，西里 (Sicily)，意卑利亞 (Iberia——即西班牙與葡萄牙)，不列顛 (Britain)，高盧 (Gaul——即法蘭西，比利時，及萊因河西岸的日耳曼的一部)，赫爾微細亞 (Helvetia——即瑞士)，巴爾幹半島 (The Balkan peninsula)，達謝 (Dacia——即羅馬尼亞)，小亞細亞 (Asia Minor)，敘利亞 (Syria)，埃及 (Egypt) 及地中海的南岸。

在這些被征服的領域中，有的，早就羅馬化了，到了今日，像法蘭西，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和羅馬尼亞 (Romania) 的居民，還有人稱他們為拉丁民族 (Latin peoples)，此其故，即因他們的語言文字，——即所謂『羅馬的語文』皆源出於拉丁，而此拉丁文，即為當時羅馬人的通用語文。觀此，可知他們受羅馬化的程度，是如何的深切悠遠了。可是，有些被征服的民族，像埃及，却從未受羅馬化，他們只在形式方面，被羅馬人佔據過一次罷了。對於這些被征服的省分所謂『羅馬的統治』，只是『內部的和平』，它們都在羅馬的統領之下，平平安安的生活着。所以那時候，並用不着什麼國際聯盟 (League of Nations)，只是這個『羅馬的和平』 (Pax

Romana) 已足使牠治下的各省，共同發展商業，共同施行前未之聞的意見的交換了。

羅馬的帝國，雖然極大，但羅馬本身，只是發展較大的一個城邦，偉大的帝國就被這個位於意大利中部的城邦統治着。這個城邦，因可重斂賦稅，又可把俘獲的敵人，來做奴隸，所以，它的市民，便用不着工作，可致全力於戰爭，政治，和各式各樣的娛樂。貴族的田，都由奴隸和佃農耕種着。不容說，一班低級的羅馬人，仍須用手工作，而且，在事實上，確有各種工業上的組織，像近代的工團 (Trade unions) 似的，從這班低級的羅馬人手中，遺留下來。但羅馬的統治階級，都是閒暇的富人，即此階級，得專心一意，從事於文學，藝術，哲學，和政治論辯的研究和栽培。

(二) 羅馬的文化 當羅馬人致意於人生的藝術時，他們除却模仿希臘人以外，一無所長。關於這一類事，希臘人已發展到登峯造極，他人不得凌駕其上。但到後來，羅馬亦自有其獨特的貢獻：例如建築一項，羅馬雖然模仿希臘的式樣，但也發明有價值的拱門和圓頂。又如西塞祿 (Cicero)，味吉爾 (Virgil)，賀拉西 (Horace)，塔西陀 (Tacitus)，奧維得 (Ovid)，伊壁鳩魯 (Epicurus)，馬卡斯奧理略 (Marcus Aurelius) 及辛尼加 (Seneca) 等人，並非一味的模仿者。但羅馬的文化，確借重於希臘文化。然而這種羅馬人的借重，我們用歷史的眼光來看，是大可慶幸的，因為它把希臘的文化，大批傳給後世人了。

(三) 羅馬的政治觀念 羅馬的政治制度和政治觀念，在歐洲全史上，具有極大的影響；因此，我們對於它，亦具獨特的興趣。最奇怪的事，民治與專制的信仰者，在羅馬的歷史上，在羅馬的文學裏，都得着同樣的鼓舞。十八世紀法國大革命時，一班擁護民治主義的人，連同美國的革命派人，並同其他革命的人，常想到紀元前第四

世紀到紀元後第一世紀的羅馬政府。那時，羅馬是共和國，以代表會議及民選的官吏，掌理國政。當時，在政治家的言論中，可以看見許多反對暴政，擁護民治的宏論。行刺朱理亞凱撒（Julius Caesar）的布魯特斯（Brutus）和維護平民利益的革拉古（Gracchi），都是後世民治領袖的好榜樣。

●凱撒爲羅馬大將，自任爲迪克推多，許多政治家，皆懼凱撒顛覆共和，建立專制政體，卒爲布魯特斯所刺死。

但從紀元後第一世紀到羅馬帝國滅亡爲止，羅馬所採行的，全是專制政體，而且是最厲害的專制政體。自有羅馬以來，相信專制政體的，都主張大帝國的，祇有皇帝，才能管理一切文明國家，都當屬於一個皇帝的統治底下。這個觀念，很難屏除，歷中世紀以至於近代，皆由此一觀念，貫注人類心中。例如第八世紀時，法蘭克（Franks）的君主，名叫查理曼（Charlemagne）的，襲取羅馬皇帝的尊號（Roman Emperor），思欲以此統治歐洲的大部分。到了第十世紀，日耳曼的一個君王，名叫鄂圖大帝（Otto the Great）又把這種傳統思想，復活起來。他的繼嗣者，又去建立『神聖羅馬帝國』（Holy Roman Empire）——真羅馬帝國的副本，——直至十九世紀，方纔取消。現在大不列顛皇帝所用的稱號，即 Emperor 一字，乃自羅馬字 Imperator 中遞演出來。同樣地，日耳曼人稱皇帝爲 Kaiser，乃自 Caesar 一字而來。

●俄羅斯稱皇帝爲 Czar 或稱爲 Tsar，亦出源於 Caesar 一字。

爲了統治偌大一個羅馬帝國，羅馬人必須產生一種出色的有統系的行政和法律。中央政府的事務，歸皇帝的大臣（Emperor's ministers）掌理，這班大臣，好比近代的內閣官員（Cabinet officers）。地方政府的事務由代表中央政府的官吏管理。此種『官僚政治』（Bureaucracy）便成了中世紀和近代國家的典型。只

要我們記得，那班被征服的人民，都有他們固有的法律觀念，公道觀念，固有的語言，文字，固有的社會制度；我們當能了解，羅馬官吏所碰着的難處，是如何的難對付了。但羅馬的官吏們漸漸造成一種有統系的，而又能適用於一般被征服的人民的法律。紀元前第六世紀，查士丁尼皇帝（Emperor Justinian）命令收訂法典，叫做查士丁尼皇帝法典（Justinian's Code）降及今日，一班法學家，仍在研究它，而且大半文明國的法系，亦皆以此法典，作為最後淵源，皆自它的當中，遞演而出。

（四）基督教（Christianity）羅馬帝國對於近代文明所作的最大貢獻，並不在羅馬本國，却在巴力斯坦（Palestine）創造基督教的耶穌（Jesus），在奧古斯丁皇帝（Emperor Augustus）時代，產生於羅馬帝國治下的猶太省（Judaea）的伯利恆城（Bethlehem）。本來，羅馬人和希臘人一樣，是崇拜多神的；他們看待羅馬皇帝，也是衆神之一；所以也被強迫着，去崇拜他。當基督徒拒絕崇拜皇帝時，他們便要遭受一種我們現時所不能了解的極刑，幾千萬人的性命，或被殺掉，或餉給野獸，或活燒而死，在羅馬城裏的基督徒，都避難於墳墓裏。他們雖遭受極刑，但新宗教的傳播，却進行得非常迅速，自一個帝國，傳至別一帝國，相信的人，成千累萬；基督教得了最後的勝利，一躍而為歐洲的宗教。

基督教給予社會的影響，甚為偉大，第一：它以一種新的態度，給予婦女界。異教徒的人，即如文明程度極高的希臘人與羅馬人，對於婦女，沒有敬意，也無道義上的貞潔的觀念。雅典人對於妻子，不當她是個伴侶，不當她是可愛的，是可奉作理想的。羅馬人也是這樣，唯獨基督教，能把婦女置於較高的地位，使結婚變為神聖，使生命之純潔一事，獲得前未之有的優越地位。

第二個影響，是關於工人的。從前的人，視手工業爲下賤，大部分的工人，都是奴隸。可是基督教徒相信：人無論貧富，在上帝面前，都是平等的。人都有不滅的靈魂，而且窮人比起富人來，似乎更可爲較好的基督教徒。基督教的教主耶穌會做過木匠，所以基督教教義上的人類平等觀，竟剷滅了曾爲希臘與羅馬兩國的經濟基礎的「奴隸制度」。更鼓勵着民治主義的新精神。基督教對於勞工神聖一端，亦有幫助，由它看來，工作並非羞辱的事，乃是有益而可敬的生活方法。許多基督教僧侶，更能以身作則，自己先去做工。這種教訓，是很重要，因爲在那時候，羅馬的貧民，正學會怠惰的生活方式，向政府要求着自由糧（Free bread），而基督教，却提倡着勞動化的生活！

第三個影響，便是基督教的反對奢侈，反對罪惡，反對暴虐，這幾件事，在那時候，幾已變成羅馬帝國的主要特性了。試舉一例，即可明白個中狀況，當時羅馬的角鬪，強迫奴隸階級，互相殘殺，以供閒逸階級的歡娛，而基督教徒，則貶斥此事爲不道德。雖則罪惡，奢侈和暴虐，不能因此之故，完全消滅，却已消滅了大部份了。這也不能不說是基督教的功勞。

所有基督教轉移社會的勢力，在此簡短的討論內，當然不能一一的稱述，但單從這三大影響上看來，已足表示，這個新宗教，在羅馬帝國的文明上，實佔着極重要的地位了。

野蠻人的侵入（The Barbarian Invaders）一部文明史，並不一定即是進化的歷史，有時候，社會也許會開倒車，退到野蠻的局面中去。例如第五世紀到第十一世紀的一段，即是野蠻人侵入的時代。

所謂「野蠻人」（Barbarians），乃是未開化的民族，住在北歐的森林裏，和荒野的平原上，全在羅馬帝國

國境之外。也許他們被更善戰的民族，驅逐而南，也許他們因欲尋找易於生活的土地，遂向南方進展，但無論如何，在第四，第五，第六世紀中，他們的部落，却一族一族的，遷移到南面的羅馬帝國裏來了。有些最先來的，都得入境居住，并且鼓勵他們，自由進來。於是這些侵入者，都成羣結黨的，逾越國境，以游牧劫掠爲生活，直至得着適當的地域而後已。

其中有一族，通稱之爲汪達爾族 (Vandals)，穿越法蘭西與西班牙而至北非洲。又有一族，叫倫巴人 (Lombards) 的，佔據意大利的北部。又有法蘭克族 (Franks) 及勃艮第族 (Burgundians)，殖居法蘭西的高盧 (Gaul) 地方。又有維西哥德族 (Visigoths) 殖居西班牙 (Spain)。還有一族，稱爲盎格魯人 (Angles) 和撒克遜人 (Saxons)，大約從日耳曼 (Germany) 的北部，移入英格蘭 (England)，居於彼地。第一次侵入之後，第九與第十世紀之間，又來了第二次的侵入，這次的新侵入者，是從斯干的那維亞 (Scandinavia) 來的。他們是移殖，概括的說起來，約爲有一族，叫丹麥人 (Danes)，侵入英格蘭；有一族，叫拿斯族 (Norsemen)，佔據了法蘭西的西北及西西里 (Sicily)，還有一族，叫做維金人 (Vikings)，亦在那時候，航行到格林蘭 (Greenland) 和北美洲 (North America) 去。

所有這等侵入的民族，都屬於白種人的條頓族 (Teutonic Branch)，他們都說條頓語 (Teutonic language)——即日耳曼語，荷蘭語，及丹麥語等。他們的身體，是很強大的，眼睛是藍色的，頭髮也很美麗。

還有二族，同時間也舉行移殖：(一)馬札兒人 (Magyars)，這一族，從東方移殖到歐洲來的；後來的匈牙利人 (Hungarians)，即係此族苗裔。(二)還有一族，叫做斯拉夫族 (Slavs)，大約是歐洲東部的土人，散居

俄羅斯 (Russia) 更移到巴爾幹去 (Balkans) 他們的子孫就是今日的俄羅斯人 (Russians) 立陶宛人 (Lithuanians) 坡爾斯人 (Poles) —— 卽波蘭人 捷克斯拉夫人 以及南斯拉夫人) 同時 他們的血統 又有許多 進入希臘人 (Greeks) 布加利亞人 (Bulgarians) 和羅馬尼亞人 (Rumanians) 的血統中去。

這班新侵入的未開化人 比蠻夷稍爲好些 他們的習俗很像北美洲 (North America) 的印第安人 (Indians) 男子從事於戰爭 賭博 打獵 和狂飲 女子除整理家務外 又種些麥類 以供食用 他們不知城市 建築 雕刻 工業 文學 和其他的東西 卽連書寫一事 他們亦無所知。

未開化人侵入的結果 很可猜想得到 在所有羅馬帝國時代的大都市 都被他們毀滅 在生產方式方面 除了一些最重要最粗糙的工業外 其他各種工業 皆被拋棄 此外 更無所謂大規模的商業 因此 經濟的衰落 乃是最自然不過的事 最顯著的例 如羅馬人 前在大不列顛 (Great Britain) 用煤生火 在未開化人侵入的時代 煤的使用 全被忘懷了 直到第十二或第十三世紀 方由英人恢復煤的功用。

在侵入的騷擾期內 有秩序的政府 簡直無從說起 一班官吏無從實施他們的權勢 所有歐洲西部和中部的土地 已不屬於羅馬帝國 早經分裂爲酋長所管轄的數十個小王國了 有一時候 英格蘭 (England) 一地 有七個君主 法蘭西 (France) 爲了酋長 (Chieftains) 間的戰爭 和恐怕外界的侵入 竟產生了一羣專門戰士 他們除了戰鬥之外 不做工作 專靠農民的種植 以維持生活 這些戰士 便是中古時代的封建貴族 而那班供給戰士生活的農民 便變爲後來的佃奴。

羅馬的社會和政府 已很顯明地 陷入紛亂之境界了 一切的文化 都已深深的沉落 尤其是文學和學問 竟

全被毀滅，毫無遺留。因此，從第五世紀到第十一世紀——即中古的初期——在歷史上，都稱之「黑暗時代」(The dark age)。

我們不要忘記，即在此黑暗時代內，基督教對於文明界的服務，厥功甚偉。第一，牠轉化那些未開化的人民，去信仰基督，漸漸的教化他們；第二，那班教士和僧侶，仍保持着「寫與讀的藝術」，因此，羅馬文學上的巨著，亦得在他們的圖書館裏，被保留下來。此外，他們又兼做教授，和傳道的事務。

第三節 中古的文明

中古的貢獻 接着黑暗時代的一個時期，在歷史上，具有極大的貢獻，我們可以說：黑暗時代，乃是將羅馬文化，基督教，和條頓蠻族鎔於一爐的時代，即此一種混合，遂產生了活潑鮮豔的新文明來。這個新文明，興盛於中世紀的後期（即自十二世紀起，到十五世紀末），即所謂「中古」時代者。在中古史和近代史之間，本沒有分明的界限，我們今日的制度，觀念，和問題，有許多，均須追溯至中世紀去。近代的世界，胚胎於中古的世紀，所以要讀近代史的人，第一個要瞭解的問題，即為：近代史從中古史的母體中所遺傳得來的東西，究是些什麼？

(一)教育 我們先論教育和學問，我們的學校和大學，都是中世紀留傳下來的，中世紀的教士，設立學校，開今日的學校制度的濫觴。大學，也為中世紀所設立。在這些學校和大學中，研究着哲學，神學，法律，醫學，數學，及其他各種科目。我們對於這種貢獻的價值，不能不鄭重的注重，因為：學問與教育二者，實為推進文明的主要車。

輪。

(二)古典 在中古時代，許多愛好文學和學問的人，重去研究古代文藝上的巨著——即希臘文與拉丁文的巨著。有許多古代的著作，曾有一時，已被忘却，或經失傳，到了十四和十五世紀，都重被發現。於是古典文學，遂在高等教育裏，佔了極重要的地位。有一時期，因為人們太看重古典了，對於稍近代些的作品，反不與以適當的地位，全把它們的價值抹煞了。

●在歷史上，對於古代文化的重新研究，稱之為『文藝之復興』(Renaissance)。對於研究古文學者，稱之為『人文主義者』(Humanists)。對於古典之研究稱之為人文主義(Humanism)。

(三)語體文學 (Vernacular Literature) 近代文學的開始，和古典文學的復興，相並而行。中世紀的學者，皆用拉丁文，但一般人民，則因所居之國不同，各用其所居國的語文，如英語，法語，德語，意大利語，西班牙語等，這些土語 (Vernacular tongues) 中古的詩人和歌者，用以填成小曲，寫成小說，至今文人仍喜誦讀。這些小曲和小說，即為近代文學的濫觴。

(四)藝術 中古時代在藝術和建築上之成功，特別可觀，所謂建築上的嘎特式 (Gothic style)，即為中世紀人所賜給我們的贈物，他們不用機械，不用汽機，而能建築極美的大禮拜堂。還有細長的尖頂，美觀的尖拱門，高拱的屋內頂，以及如飛棟，淨窗之類，在希臘和羅馬人，皆無所知，而在中古的教堂和公共建築上，都能看出來了。諸如韋斯敏斯德寺院 (Westminster Abbey)，巴黎 (Paris) 的諾脫爾達摩寺院 (Notre-Dame) 和理姆斯大教堂 (The Rheims Cathedral)，並其他壯麗巍峨的建築物，降及今日，依然存在，表示中古建築家

的藝術，真是空前絕後，莫可比倫。在一切教堂內，無論其爲大爲小，都有富麗的雕像去點綴。雕刻的藝術，進步得如此神速；到了中世紀末葉，雕刻家的作品，已可和希臘人的傑作，互相競爭，而凌駕之了。黑暗時代失去的繪畫術，現在亦經復活。彼時的作品，例如一般意大利畫家的作品，雖至今日，仍爲藝術上的無價之寶。中古人又愛好音樂，能發明大風琴，並各種悅耳的讚美歌。總之，近代的音樂史及繪畫史，均肇端於中世紀。

(五)發明 中古的發明，以後數章內，當再論及。現只提出最重要的數項：即(一)印刷術之發明，——使書籍之出版，非常容易；(二)指南針的發明，——可使長途航海之事，變爲可能；(三)軍火的發明，——使戰爭史上，發生了極大的革命。

●尤指第三章。

(六)宗教 羅馬時代所創立的基督教，經中古時代的媒介，傳至近代世界，其在中古時代，所有歐洲中部和西部的基督教徒，皆屬天主教徒，他們視教會爲唯一得救之路，爲靈魂的指導者，爲教育和藝術的維護者，所有那時候的大學和小學，都是它的分枝，一切畫家，雕刻家，建築家的傑作，都是爲了教會或受着宗教觀念的鼓勵而始作成的。中世紀的醫院，及慈善事業，亦藉教會而創設。此外，基督教又教導公平和仁慈的理想，它的影響，又及於法律，政治，商業，並其他一切日常生活。不容說，那時候的教皇 (Pope)，有時候，亦表示着人類的弱點，缺乏基督的標準道德和精神。這一點，我們不能否認，然而基督教會，引導黑暗時代的野蠻人，使之變成中世紀及近代的文明人，這一點功勞，在歷史上，是無論如何，不能加以抹煞的。

(七)社會的階級 中世紀所傳給我們的另一特點，即把整個社會，分成四個階級，即教士 (The clergy)，

封建貴族 (The feudal nobility)、農民 (The peasantry) 及中等階級 (The bourgeoisie) 是就中貴族、農民及中等階級三者，似須再加申說。所謂貴族 (即「公爵」「伯爵」「侯爵」「男爵」等) 原出於專門的戰士。這階級的產生，亦極自然，因為平民沒有功夫習練刀槍，更買不起盔甲、刀槍、馬匹，並其他必需的戰械，所以那班戰士，漸漸得了勢力和財產，並且做了世襲的貴族，依靠平民而生活。每一貴族，管理一個或幾個區域；這些區域，有大有小，從村到鎮，沒有一定。管轄這些區域的貴族，叫做地主 (Lord)。在他轄境內的農民，對他付一定的稅，並做一定的工作，來養活他；而這位地主，却絕不從事於生產，他的畢生光陰，除了費在戰爭以外，都消磨在打獵、宴飲和假戰裏。他要從僕、侍從及兵卒等，得隨意使喚，毫無牽制。他的戰壘 (Castle)，高臨農民的，低小茅屋之上。他把自己的地位，看得極高，不肯輕易和平民來往，倘若不和門第相對的貴族結婚，那是極大的恥辱。這些封建時代所遺留下來的貴族的特權，到了現在，却變為民主主義所急需解決的一個大問題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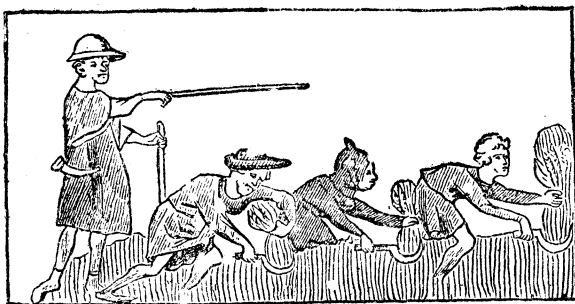
農民 (Peasantry) 一階級，在社會階級裏，人數最多，地位最為重要。他們包括一切墾土的居民。其中有些是自由民，和近代的農民一樣，但在大半國家內，大多數的農民都是佃奴 (Serfs)。他們雖然不如奴隸般地被主人買來賣去，或把他們從耕田得來的生活，自由剝奪，沒有限制，但他們並無自由，常附着於土地。若用別的語句來說，除非他們能夠脫逃，或買得自由，那他們必需遵守命令，看守土地，並在土地上面盡着工作的義務。此外，他們在一星期內，還要有二天或三天，為他們的地主工作，或負各種重大的仔肩。總而言之，倘以現在美國的富農，和他們的生活，兩相比較，那他們所表示的，只是窮困、愚魯，並受他人的壓迫。

第四個社會階級，就是中等階級。中等階級一詞，從字面上講，是城裏的居民 (Town dwellers)，諸如商人，

律師製酒者，餅師，鞋匠，工匠等，都是中等階級。他們住在城裏，地位高於農民，低於貴族。起初，這個階級，因為住在城內，人數較少，所以勢力較弱。到後來，城市往前發展着，而且慢慢的多了起來，所以他們這班中等階級，由少數人變為多數人。而且階級的勢力，亦擴充得極快，極大，到了近代，這中等階級，竟成為設立民治政府，推翻封建貴族的前驅者了。

(八) 耕種法 關於中世紀所傳下來的農業制度，我們在下章，就要講到，我們現在，單講到他們的耕種法。他們的耕種法，非常粗淺，先把土地分作狹長的諸小部份，部份與部份之間，並無籬笆間隔着，耕具是用木頭做的，有時竟連鐵的部份，也因簡就陋的，從中省去。至於機器當然更不必說了。農夫辛勤耕作，所得報酬，極其微細，這都是窳劣的耕種法的自然結果。所以耕種法的改良，農民經濟的改善，以二者，確是近世史上的重要的成功。

(九) 工業方法 中世紀的工業，的確，有極明顯的進步。然而那時候，還沒有機械，工廠，及引擎 (Engine)，僅用手具 (Hand tools) 來做的。規模當然很小的。這些從事於手工業的人，組織一種會社，叫做手藝行會 (Craft guilds)，在任何大市鎮裏，各種手藝行會，像鞋匠，鐵匠，麵包師，製革者，造酒者等，到處林立，所見皆是。各行會的目的，在乎保障公道與誠實，使定價劃一，貨物真實，例如織業行會對於以劣料織布的人，便加以處罰。他們的規律，凡欲進行會的人，都得



第三圖 中世紀之農人

先做學徒(Apprenticeship)；即在一定年限內，受一定的訓練和學習，譬如要做鐵匠的人，須在店主(Master)手下，做幾年學徒。在學徒的年限裏，除了住在店主的家裏，有衣有食之外，概不給工資，學完了職業，便算「滿師者」(Journeyman)，那時，可以收受工錢了。此後，如成了家，便可獨開小店，自任店主，照樣招收學徒。每個店主或老闆，都有資格被選為行會的職員，和參與行會在商業上的各種事務。行會在最好時候，可算是工業上的民主主義(Industrial democracy)，實行機會均等主義；每一學徒，都有店主的希望。倘有店主想在同行公議的價格之外，貪得不當之利，或命學徒夜間工作，或用劣料製造貨物，行會的監察人(Guild's inspectors)便要報告行會，課以責罰，的確，在中古時代，工業上的組織，有許多地方，皆與工業的民主主義相合。

(110) 政治制度 末了，更須略提中世紀所傳下來的政治觀念(Political ideas)和政治制度(Political institutions)。

(a) 在中古時代，政治上的最大特色，便是封建制度(Feudalism)。貴族(Feudal nobles)握有政治上的大權；每個公爵，侯爵，或伯爵，都是他們自己領域內的統治者，各有法庭，軍隊，和旗幟等等。雖然他們本身，也附屬於上級貴族，或隸屬於君主，皇帝等，但在可能範圍以內，他們總想力求獨立，自立門戶。試設想，美國各州的長官，或各城的縣長，都變了世襲的貴族。彼此互相爭吵，時時內戰，除了合於自己的口味以外，一切政府的命令，都不服從。假如我們能夠想個中情形，那我們對於封建政府的情形，也可瞭解過半了。不過，欲求這個比喻，變為確實，那我們不能把國家的組織，看為忠實的歸宿，却當把城市郡邑之類，看為忠實的歸宿物。

(b) 『封建』(Feudalism) 和 『統一』(Unity) 二者，雖有極大的差別存於其間，但在羅馬帝國時，傳

下了一個觀念，那就是說：凡屬基督教國，都應結合在一個主權之下。這樣，上述的差別，就不至變成如何嚴重了。所可惜者，這個觀念，從未實現過，即如中世紀的神聖羅馬帝國，結合弛鬆，政務散漫，所屬諸國，也不過日耳曼，奧地利亞，尼得蘭和比利時（Belgium）而已，根本說不到『統一』二字。這是近代史內的事，須把中世紀時封建制度所遺留下來的渙散性，加以澈底的改革。

(c) 就中，比較重要一些的，便是中世紀時所產生的幾個王國，如英格蘭，法蘭西和西班牙諸國。所有近代史上看得非常重要的愛國主義，及君主專制政體，均從這些王國之中，產生出來。

(d) 又次，諸如代議政府（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陪審制（Trial by jury），成文憲章（Written Charters），或憲法（Constitutions），保障人民自由的觀念，以及人民可以反對暴政，反對不公道等觀念，也由中古時代，賜給我們，我們在後面的數章內，將要述及，這些自由的原則，在中古時代，尚未十分發達；它們要在近代愛自由者的血的犧牲之下，才能獲勝。但是，它們的淵源，確係中世紀，正像橡樹從橡樹子中生長出來一般。

以上所述，尚未完全，其他各節，如武士道的觀念（The ideal of chivalry），書籍的註疏（The Custom of illustrating books），及詩的用韻（The use of rhymes in poetry）等，倘有篇幅，亦可提及。但上述十項，其所給予近代史的影響，實屬非常偉大，將來解釋近代的一切進化及問題時，常要牽到它們。觀此，可知中世紀的制度和觀念，其所給予近世史的勢力，是如何的深切悠久了。

第二章 商業與財政的發達和中古的限制的消失

第一節 古代的商業

經濟轉變的重要 倘若我們和古代不同，其所以不同者，當然不在於任何戰爭，或條約，或政治上的革命；而在於那逐漸的和沉默的經濟上的變動。第十五十六和第十七世紀的經濟變動，對於人類的日常生活，如職業，謀生方法，衣食等等，都有猛烈的轉移；即政治，社會，宗教，藝術，教育等項，也都受到影響。簡單的說，經濟轉變是研究近代史的第一步驟，但要懂得近代經濟，應從古代看到中古，又從中古看到近代。

貨幣前期的情形 我們追溯幾千年前的歷史，當知有一時期，並無貨幣，買賣，借貸，和投資等事，因為那時候，家庭的需要和生活，非常簡單，衣食自給；毋須仰給他人，即有刀鐵的需要，亦皆以穀物畜類向人交換，全無貨幣之類的東西，作為媒介，他們所行的，全是「以貨易貨的交易」(Barter)。

貨幣的來源 要商業或營業發達，必須先有一種貨幣；所以我們的祖先，經過幾種使用貨幣的經驗，就破題兒第一遭，以牛馬之類，作為物值的標準。於是，任何一個人，可以拿力去換牛馬，又用牛馬去換別的東西；但是攜帶牛馬，非常不便，因此有幾個國家，用鐵來替代牛馬。希臘(Greeks)人即是第一個民族，用鐵來做貨幣，後來又用金銀等類，作為貨幣。用鐵以後，買賣就擴大。雅典人(Athenians)在二萬五千年前，就造成極大的國外貿易，他們買進五穀，輸出他們的製造品。一班富商，更將剩餘款項，借與他人，於是簡單的銀行，也就開始了。不容說，當時的商業，尚處於幼稚期，但它的發展，確是非常迅速。

①除牛馬以外，還有貝殼，亦為一種初期錢幣。

羅馬帝國的進步和窮困 在羅馬帝國內，商業的方法，更往前發展上去。大的商業公司，先後組織成功，操縱當時的工業和貿易，大戶人家，憑恃手中現款，購置田地。又命買來的奴隸，勤加墾殖。如此歷時稍久，幾家大公司，擁有全國財富，而一般平民的田地，賣的賣掉，押的押掉，結果，只好依賴別人，去做奴隸。有些史家說，這種情形，或就是羅馬帝國趨於崩坍的一個重要原因。

第二節 中古商業所受的限制

新商業原理 我們在第一章裏，已經說過，歐洲西部的羅馬帝國，在第五世紀時，業經分裂，而由大批野蠻民族，乘勢侵入，佔了許多城市；毀滅了許多文化上的建築，工業和商業二者，不必說，亦經他們的摧殘，回復到最初的出發點去了。所有羅馬的商業方法，都被忘却，而由一種完全不同的新原理，代之而興，據此新原理：（一）承認借債本息，為違背基督教義，實屬不道德的行爲；（二）個人無土地的絕對所有權；（三）一切工業，皆受行會的管轄，不受資本家的管轄。（四）中古的行會，不主用市場的議價，決定物之售價，却主採用「公平的物價」（Just price）和「公平的工資」（Just wages）的原理，訂定物的價格。如果有人以賤價買進，以高價賣出，於買賣之間，希圖獲利，就要受罰。又因物之售價，既有一定，恐怕製物之人，用劣質製貨，所以行會之中，又訂立了物之質的標準。

中古的商業原理，和限制的財產所有權，其所以變為可能者，不外下列數因：第一因為羅馬的制度，實在太濫，需要積極的改革了。第二因為侵入羅馬帝國的野蠻民族，其所帶來的財產觀念，利於這些原則的施行。第三

因爲當時的工商業，範圍狹小，用不着大資本。第四因爲中古時人，相信基督教，而基督教是禁止營利，禁止做不公平的交易的。

羅馬原理的復活 中世紀的末葉，即第十四世紀和第十五世紀的時候，中古的經濟制度，逐漸消滅，近世所通行的資本主義（Capitalism），漸次開展。造成此事的一個主要因素，即爲中世紀初期時所死去了的羅馬法（Roman law）的復活。此項羅馬法的復活，肇端於意大利（Italy）各大學。在那裏，一班教授們，爭先講授羅馬法典，只因它的內容，極有條理，故受許多法學家的贊美和羨慕。何況除此而外，當時的君主，因爲這法典裏有許多原理，擁護絕對的君主政體（Monarchy），他們爲欲他自己的地位抬高，便想以羅馬法典代替中古法律。於是許多國家的首領，漸把他們的法律羅馬化了。此種羅馬法的復活，對於當時的經濟的發展，具有密切關係，因爲這部羅馬法典，本產生於羅馬帝國的資本主義時代。所以它的內容，極適宜於資本主義的發展，據它說：買賤賣貴，是可以允許的事，放債取息，是全然合法的事，它又承認土地和產業的絕對所有權。這一切，都是近代經濟制度的主要基礎。

土地的私有（Private property in land） 土地的絕對私有權，這個制度，對於封建時代的貴族，極有利。在有實行『采田制』（Manorial system）的時候，貴族——地主——不能把佃農驅逐，更不能於習慣所允許者之外，有所苛求。但在羅馬法典上，農民對於他所耕種的土地，沒有真正的所有權，唯獨貴族，才是土地的絕對的所有者，所以在英格蘭，有少數貴族，竟把公地（Common land）劃歸私有，又築上圍牆，來作牧羊場；因爲在那時候，飼牧羊類，比種植食物，更爲有利，而那班貴族，就可乘此發注大財。然而大多農民，就此無地可種了。

這是農業資本主義化的初步。

工業的變遷 後來，資本主義又現身於工業界。有錢的地主，僱人紡織羊毛，與行會爭利。同時，富商也和行會競爭，僱用大批女工，命其紡織造布；因為女工的工資低廉，所以所賺的錢，亦較增多。對於這些事情，在行會方面，無法阻止他們，因為他們都在鄉間行事，而行會的勢力，只能及於城市；於是行會大受打擊，雖然沒有立刻倒閉，但它們當初所訂立的物品、物價和工資的標準，都不能實行了。尤有甚於此者，有些行會裏的富店主，利用別人的工作，增加自己的錢財，袋入自己的腰包裏。他用各種方法，使他的徒弟，永遠做他的助手，不得自己做店主。同時，他還要藉着行會的勢力，不許別的店主，像他同樣的做。『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因此，行會經了外界資本主義的壓迫，內部本身的腐化，就越發衰微；唯其越發衰微，遂亦越多弊竇了。

借貸和銀行專業的興起 借貸 (money-lending) 和銀行事業 (banking) 的興起，更是以長資本主義的發展，當時的基督徒以為盤剝重利 (usury)，是不道德的，所以只有貪錢的猶太人 (Tevs)，做那些事後，商業漸漸擴大了，商業中人，因着貿易關係的複雜，時時需要借貸；除了商人以外，一班奢侈的貴族，和虔心建築教堂的教士們，也需要借貸；所以到了後來，約當第十三和第十四世紀時，基督徒亦和猶太人一樣，開始做借貸的營業，並與猶太人競爭。他們先在意大利競爭，後來在日耳曼和別的國家去競爭。不過那時的銀行事業，尚極幼稚，而且借貸取利究屬是否道德的問題，亦尚在爭論之中，並無一個定讞。

第三節 商業革命及其對於貿易事業和資本主義的影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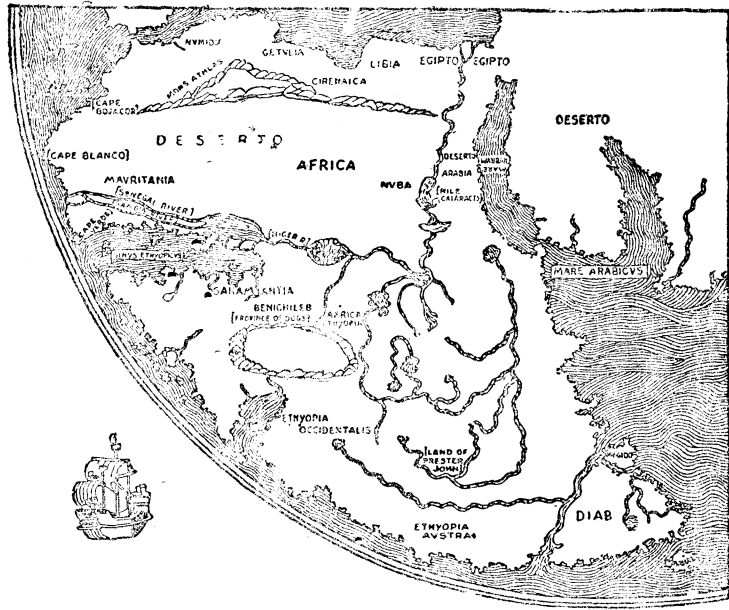
我們現在所要討論的，就是那歷史上最大的商業革命（Commercial Revolution, 1450—1650），它暗暗的損壞了中古時代的一切制度，並助長了資本主義（Capitalism），使我們的世界，逐漸走到近代的路上去。

貿易航綫和貿易方法的改換（A Change in Trade Routes and Trade Methods）政治革命的結果，常

用新法來代舊法。又用新政府來代舊政府；其在商業革命，亦復爾爾：用貿易的新航綫，來替代貿易的舊航綫，貿易的新方法，來替代貿易的舊方法。商業革命開始的時候，不過影響歐洲和東方（亞洲和東印度）間的貿易，以及該兩地間的貿易航綫。這一帶的商業，從前時候，都是那班阿刺伯人和意大利的城邦如威尼斯（Venice）、熱那亞（Genoa）、佛羅稜薩（Florence）的商人做的。阿刺伯的旅行隊和船隻，把貨物從亞洲與東印度，運至地中海和黑海的東方港口，再由意大利港口，把貨物運至意大利；然後由日耳曼商人，分發歐洲各埠。

意大利人壟斷中古的貿易航綫，東方各重要貿易航綫，到了最後，既集中於意大利。所以意大利便變了東方貿易市場的中心；而意大利各城邦，亦就因此之故，十分興旺。東方輸入的東西，都是高價的奢侈品：像胡椒、肉桂、生薑、丁香，並其他各種香料。這些東西，只有亞洲和東印度出產，又為歐洲人們所極需要。所以貿易之事，非常旺盛。還有金鋼鑽、紅寶石、珍珠，好的絲料和美麗的花氈等，亦從東方輸至歐洲，賣給那些有錢的帝王貴族和巨商。

各國競遣探險者，意大利的城邦，在商業上，着實獲得巨大的利益，一時，別國看見了，未免眼紅，都想「嘗它一嚮」。但因礙於種種困難，總不能享受意大利式的權利。所以在第十五世紀，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和英國人，都派人出去，探尋到亞洲和東印度去的貿易新航綫。



第四圖 一四七五年下圖左 葡國當時地理所用之船隻

(一) 葡萄牙人的探險：皇子亨利和繞道非洲的航綫 葡萄牙在地理上的位置很合於探險。那時，葡萄牙皇子亨利 (Prince Henry of Portugal) 很想把東方的商業，謀一部份，給與自己，同時，他自己，又有發見新地的興趣，並把東方的異教徒化成基督教徒的熱忱。基於這些理由，他便不顧性命，決意去尋到東方去的新航路。那時從無一人，到過非洲，所有的地圖，不過是幻想罷了。但他確信，非洲決不有極南去的，所以他想在非洲的四周，繞個圈子，再轉到東印度去。

他有了這個確信，於是決意派遣航船，出去尋探。第一隻派遣出去的船，航行不久就回來了。其後，雖每放一船，總可探得遠些，但直到一四六〇年亨利皇子死的時候，最遠的，還只行過非洲

西部海岸綫的一半。到了一四八八年，有一個人，叫做地亞士 (Bartholomew Diaz) 才冒險航行達到非洲南端。

他並給予一名，稱之爲『風浪角』(Cape of Storms)。地亞士回來後，把他的經過事實，報告葡萄牙皇帝，皇帝就降一道諭旨，說這『風浪角』應改爲『好望角』(Cape of Good Hope)，因爲成功已在眼前了。九年之後，即一四九七年，另外一個葡萄牙探險家，名叫伽馬 (Vasco da Gama)，他竟繞過好望角，沿非洲的東海岸綫，直到一個地方，叫做末林敵 (Malindi)，他在那裏，遇見一個阿刺伯舵工，指示他說，航過印度洋 (Indian Ocean) 就可以到印度 (India)。當他到達印度的科利庫特 (Calicut) 時，他就立下了一個大理石石柱紀念他的成功；到了一四九九年，他帶一船東方貨物，它的所值，超過他的探險費六十倍以上，他把這船貨物，運到里斯本 (Lisbon)，自此而後，一般葡萄牙商人，時常繞道好望角，到東方來。把西方的東西，帶到東方來，又把東方的東西，帶回西方去。在這班商人中，走得最遠的，曾到過中國的南京和東印度的香料羣島。因爲這條新路，是他們發見的，他們就宣告說：此條航路，連同沿海各港，應當歸屬他們的。

(二) 西班牙的探險：哥崙布和西航綫。當葡萄牙人正在那裏探險的時候，西班牙也來加入探險，在距伽馬發現著名的航綫之前約十年，有一意大利航海家，(當時爲葡萄牙所僱用) 請求葡萄牙王，許他去做橫渡大西洋 (The Atlantic) 的壯舉，因爲當時的學者，都相信地球是圓的；所以他們想：倘若從葡萄牙出發，往西航行，他們亦會達到東印度。他們絕不知道，在歐洲與亞洲之間，還有南北美洲駕乎其間，不能航行直達。這個計劃，在理想中，固極便



馬伽圖五第

當，但當實行的時候，却不是如此方便了。因為當時的汽船，不宜於長途航行，所以葡萄牙王，仍舊注意那條廻繞非洲的東航綫；對於西航綫的尋獲，並不發生興趣。——因此，這位自告奮勇的探險家，——即哥崙布（Christopher Columbus）——便離開了葡萄牙，求助於卡斯提爾（Castile）的伊薩伯拉王后（Queen Isabella）。這位王后和她的丈夫，即亞拉岡的君主，斐迪南（King Ferdinand of Aragon），正管理着西班牙（Spain）的大部份；又一心和西班牙的南部的回教國（Mohammedan State）和格拉那達（Granada）戰爭；無心顧到向東探險的事宜。幸而到了一四九二年，格拉那達被征服了，於是伊薩伯拉王后，一口應承，幫助哥崙布，從事於西向航綫的探求，而哥崙布，亦就在一四九二年八月，帶了一百人，乘了三隻船，並一封給中國大汗的介紹信，啓槎出發。試想：當時哥崙布所乘的船，它的大廈，不過現在海輪的百分之一，哥崙布又堅持着，定欲一星期一星期地向西進行，不准後退。如此行了許多時候，一望出去，仍渺茫無際，毫無大陸的樣子。同行的人，起初時候，只是恐慌，後漸漸對哥崙布，失了信仰，想要反抗。如是者，一月之後，眼前仍是一片汪洋。仍無些許陸地的表象，但哥崙布，依然執持自己的信仰，不為所動。到了一四九二年一月十二日，這船上的遠望者，忽然歡呼起來說：地地地！他們就上岸。哥崙布上岸之後，就說，這地為西班牙王和西班牙王后所有。假使當初時候，有人告訴哥崙布說：他所發現的，是另一新世界，——美洲——他必要大大失望。因為他全不夢想到他所登陸的是巴哈馬（Bahama）的聖薩爾多爾（San Salvador）島，據他想，以為他已到了亞洲海外的一個小島了。所以他便回去報告說：他已經尋到印度（The Indies）後來，哥崙布又到美洲三次，（一四九三年，一四九八年，和一五〇二年），想找日本（Japan），中國，以及出產香料的島嶼；但他並沒有尋到香料和絲，因為他所探到的地方，是加勒比海，

(The Caribbean Sea) 委內瑞拉 (Venezuela) 和中部美洲 (Central America) 並非亞洲和東印度哩！

(三) 其他發現美洲的人喀波特 (Cabot) 加伯拉爾 (Cabral) 和亞美利哥 (Amerigo) 哥倫布雖是第一個渡過大西洋的歐洲人，而且他的功績亦極偉大，不容我們忽視。但是，在那時候，即使他的企圖歸於失敗，美洲是早晚仍要發見的。一四九七年，有意大利水手，名叫約翰喀波特 (John Cabot) (當時爲亨利第七所僱用)，航過大西洋到北美洲海岸。三年之後，有一叫加伯拉爾 (Cabral) 的人，乘葡萄牙船，沿着非洲海岸，向下航去。他想遵着伽馬的航綫，駛往印度，不料狂風怒濤，把他打到極西的巴西 (Brazil)。於是葡萄牙人，便出乎意料之外的，得了巴西。同時，(一四九九——一五〇〇年)，有意大利人亞美利哥 味斯奇 (Amerigo Vespucci) 者，也一度到過巴西，他并著述一書，講到這個新大陸；即新大陸的名稱——亞美利加 (America) 亦從他的姓名，轉移過來的。

亞美利加之爲新大陸，這一件事，在歐洲人，知道得極遲；他們仍始終堅持着，這塊新地，便是印度，而這新地的居民，便是印度人 (Indians)。即當一五一三年，有一個人，名叫拔爾披亞 (Balboa) 者，在巴拿馬海峽，發見一片大水的時候，他們還想，從那邊到中國，只不過一二天的路程罷了。直到一五一九年，有麥哲倫 (Magellan) 者，自西班牙起程，經過用他的名字題名的海峽，又渡過了太平洋的時候，方始這個舊理想，被打破了。後來，麥哲倫被斐律賓羣島 (The Philippine Island) 的土人殺死；所去的船中，只有一隻船，在一五二二年，回到歐洲，這才算環航全世界的第一次的成功。

西班牙在新大陸的勝利，新大陸雖經證明，並不是印度，但它有偌大的土地，若能征服而佔有之，亦係有

利之事，所以在一五一九年，西班牙有個探險家，叫漢那度科德司（Hernando Cortez），帶了一些兵馬，侵入墨西哥（Mexico），把當地的領袖推翻，又奪了那些土人從鑛中取出來的金銀。隔了幾年之後（一五三一年），又有西班牙人比撒羅（Pizarro），在祕魯（Peru）地方，大得賊物，逼着土人，在墨西哥、祕魯和美洲開鑛，並把開鑛所得的金銀，一船一船的，運到西班牙去。他們又教導土人，如何種穀，種糖蔗，及其他山芋之類的植物，因為把這些東西，運到歐洲去，可售重價，而獲大利。還有，像皮革，木料等，在此新大陸內，均有出口。實則西班牙人到新大陸去，他們的目的，不單為獲利而起見，他們還喜冒險，醉心於榮譽之事；又有宗教熱忱，到處帶了教士，給土人受洗，又在各處地方，造教堂，設學校。他們的宗教精神，在他們對於殖民地所題的名字上，表現得非常清楚：比方舊金山（San Francisco），因聖芳濟（St. Francis）而命名；聖薩爾多爾（San Salvador），依神聖、救主（Holy Saviour）而命名；聖大非（Santa Fé）及聖奧古斯丁（Saint Augustine），因『神聖信仰』（Holy Faith）及奧古斯丁而命名。

迨後，西班牙人又逐漸管領南美的大部份及中美和墨西哥。至於北美，那他們聲稱已全屬於他們了。一五八〇年，西班牙國王腓力第二（Philip II），奪了葡萄牙的王位；同時，也就佔據了葡萄牙的殖民地，於是在它的領屬範圍內，又增多了巴西，及葡萄牙人所管轄的環繞非洲的航綫；以及葡萄牙有絕對權的非洲和東印度。

●那時，巴西已為首先發現它的葡萄牙人佔了過去。

荷蘭人（Dutch）的攔截 那時，西班牙國王腓力第二所管領的荷蘭（Holland），忽然變叛起來。他們偷得了葡萄牙人到東印度去的航綫的祕密，於一五九五年，派船繞好望角（Cape of Good Hope），到了東方，

搶了幾百隻西班牙船，又在巴西、東印度、印度和非洲海岸，佔了葡萄牙人的砲臺和貿易地；又於一六二一年，在北美洲的哈德遜河（The Hudson River），創設殖民地。荷蘭人既取得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地後，就於一六四八年，正式宣布獨立，並於同期間內，得了歐洲和東方貿易的大部份。及至一六四〇年，葡萄牙人雖離了西班牙，重複獨立，但他們固有的大部份殖民地，早被新興的荷蘭人佔奪去了。

法國人的攘奪 那時的法國（France），正像荷蘭一樣，不肯坐視新發見的航綫爲別國所獨佔，故十六世紀時，法國探險家，亦航巡北美海岸，終於發現聖羅倫士河（The St. Lawrence River），便把這一帶的流域歸屬他們的國君。及至一六〇四年，又到阿卡第亞（Acadia——即現在的新蘇克地亞 Nova Scotia）去殖民。一六〇八年，又到柔培克（Quebec）去殖民。法國的宗教師、皮商和探險家，從聖羅倫士河和大湖（The Great Lakes），旅行到內部。勇敢的拉薩爾（La Salle），竟划入密士失必河（The Mississippi River），於是宣布全密士失必流域，爲法蘭西所獨有。在此同世紀內，法國又在西印度（West Indies），得着幾個島嶼；又在非洲和印度的沿海，闢了許多貿易港口。

英國的攘奪 英國的殖民和商業，到了現在，雖首屈一指，莫可比擬，但在那時，並不像西班牙、葡萄牙一樣，爭先恐後地，從事於探險工作；它倒是最後加入的一員。英國人到十六世紀，才到北美來開殖民地，把約翰喀波特（John Cabot）曾經探險過的地方，作爲他們殖民地的根據。但這些嘗試，多歸於失敗了。還有許多出名的英國探險家，想繞美國的西北航路（North-West Passage），或繞挪威（Norway）的東北航路（North-East Passage），到東印度去；但其結果，亦歸於失敗了。於是，到了第十六世紀，有許多船長，大覺大悟，覺得搶奪西班牙

的船隻，實比搶奪西班牙在美洲的鄉鎮，要有益得多。

到了第十七世紀，英國方開始殖民。起初在勿爾吉尼亞（Virginia）（一六〇七年）普利茅（Plymouth）（一六二〇年）等地，一俟開端之後，其他的殖民地，亦繼續開始，飛速前進。到第十七世紀末葉，英國的殖民地，已統有從緬因（Maine）到卡羅來納（Carolina）的沿海一帶，還有在西印度的幾個海島。這些殖民地，一經開立，就很迅速地發達起來，因有許多受英國國教壓迫的貧苦人，都從祖國搬到新大陸來，他們希望新開的殖民地，能有較好的環境，賜給他們。英國在非洲和印度的立地，也在第十七世紀之時，方才得着。他們並不希望永在那裏；在印度，不過有些商業堆棧，存在那裏；在非洲，不過有了幾個港口，只想在這些港口，設立若干砲臺，若干堆棧。他們到殖民地去的慾望，只在取得銀、黑奴、象牙及其他商業上可吃可用的東西。

在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偉大發見之下，其餘的國家，像英國、法國、荷蘭等，都是坐享其成，並且從中取利，以後數世紀的歷史，只是這些國家，爲了殖民地 and 商業而發生的若干戰爭而已。就中尤以英法二國間的戰爭，更爲劇烈。

新航綫代替了舊航綫。在一方面，歐洲西部各國，既開闢了新航綫，並發現了新大陸，在另一方面，意大利城邦的舊航綫，自然失去效用，一蹶不能復振了。因爲東方貨物，從舊航綫運來，實屬不便之極，而且運費又極昂貴。加以此航綫中，有一部份，又是陸路，要經過赤日炎的大戈壁，他們要把貨物從船上搬上駱駝背，又從駱駝背搬至船上。最困難的，還要經過許多戰區。那時候，從黑海到埃及一帶，全爲奧托曼土耳其人（Ottoman Turk）——一種好戰的穆罕默德教徒所征服，只因這班穆罕默德教徒，最輕視商人，更憎惡基督教徒，所以他們

竭盡全力，多方和意大利商人爲難。所以在地中海裏，那班土耳其人和穆罕默德教徒，早成了意大利商人的大恐嚇了。這般海盜，專門攻擊意大利船；侵入意大利海港。除此而外，還有半開化的蒙古人（Mongols），從中亞細亞（Central Asia）地方，侵入土耳其帝國（Turkish Empire），於是意大利的海上貿易，益復發生危險，結果，意大利靠商業而興旺的城邦，到那時候，漸漸衰落，而所謂舊航綫者，自變爲完全無用的成跡了。至於那時所新發見的經非洲而至東方的新航綫，也許是因爲國勢弱小，或地理上的關係，在意大利，從未試用過。因此，諸如威尼斯（Venice），熱那亞（Genoa）和佛羅稜薩（Florence）等城市，曾有一時，爲全歐所嫉視，目之爲財富中心，到了現在，已經漸漸衰落了。

還有日耳曼（German）的城市，在從從前時候，有極完密的組織，及極堅固的聯絡，如漢撒同盟（The Hanseatic League），即掌握了意大利和北歐間的商業，此時，也和意大利一樣，遭遇同一的惡運，業完全衰落，那個聯盟，自亦漸趨渙散了。後來，到了第十六世紀和十七世紀，各處發生內戰，即此內戰，又促成了這些組織的完全衰歇。

商業革命概要 說到這裏，姑把商業革命的要點，概括一下：（一）穿過地中海的舊航綫，被橫渡大西洋抵達美洲的航綫，以及環繞非洲抵達亞洲和東印度的航綫所替代；換句話說，大西洋替代了地中海，做了世界商業的交通大道。（二）歐洲西部沿大西洋岸的國家，替代歐洲中部和南部的城邦，做了歐洲商業的主人；換句話說，那時商業上的競爭，已從城邦，移到國家的掌握中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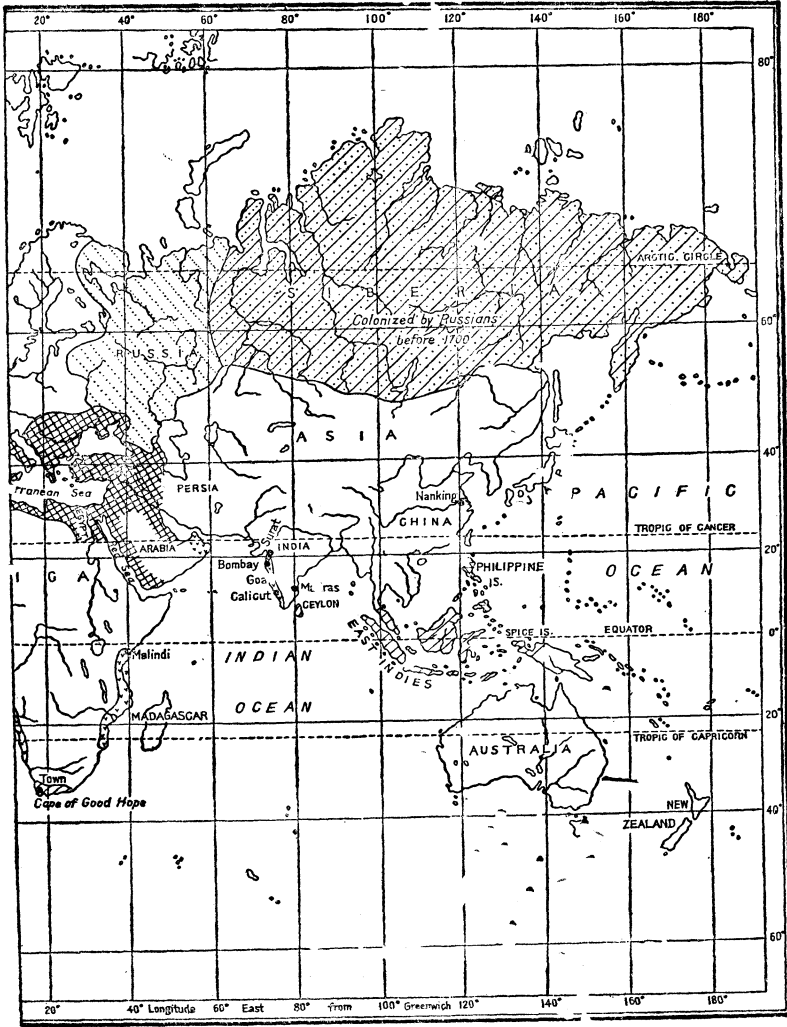
商業革命的結果，在近代史上，佔了極重要的地位，幾乎全部近代史，都滲透了商業革命的影響，茲擇其最

重要者述之如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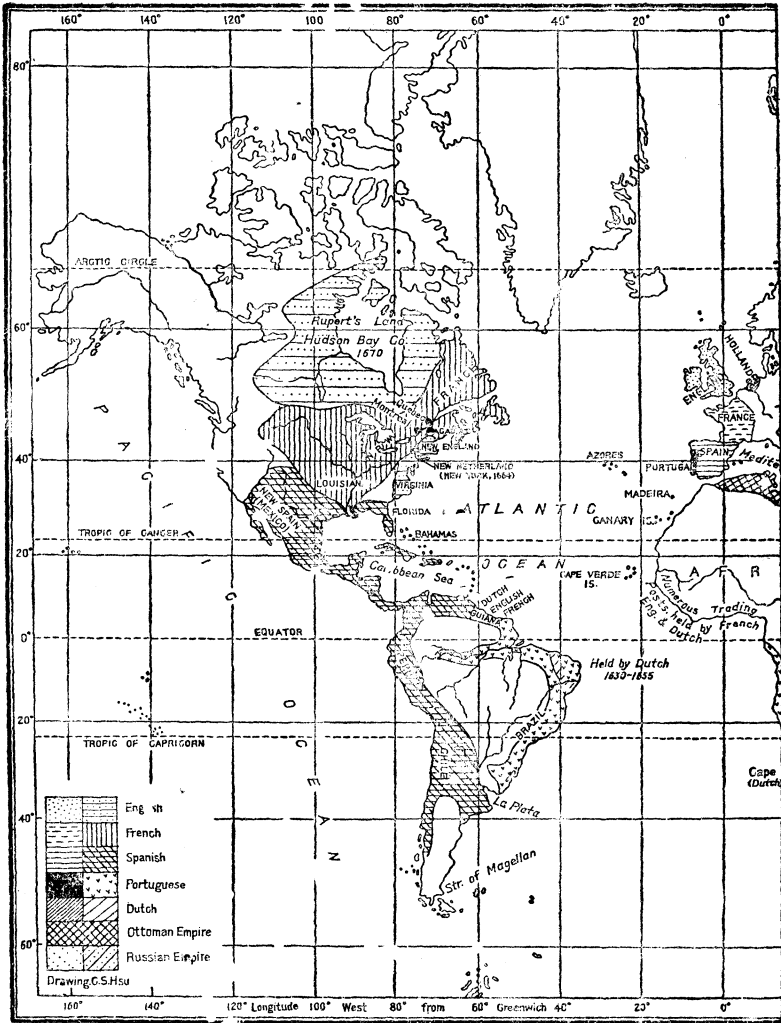
(一)世界的歐洲化 (The Europeanization of the World) 新航綫的發現，立刻幫助歐洲人從事於美洲殖民地的開闢；到殖民地去的人，都把歐洲的文字，語言，風俗，制度，帶了過去。所以到了現在，美洲各國，都像歐洲的情形一樣。至於非洲亞洲和東印度，或因為地土不合，或因氣候不宜，或因人口已多，沒有歐洲人殖民的機會，所以歐化之事，沒有進展得如此之快，並如此之完全。然而歐洲的探險家，傳教士，和商人，陸續進入其地，以歐洲式的方法，管理那些地方，結果，在姿態上，服制上，制度上，觀念上，和營業的方法上，它們都一步一步的走到歐化的途徑了。即此之故，所以最小洲（即歐洲）的小國，終於變為今日的列強，并瓜分了非洲，亞洲，和東印度等地，同時，又把他們的文化種子，散佈到世界各處。

(二)商業本身的改變 (Changed Nature of Commerce) 上面所說的結果，是殖民地的歐洲化，現在講到第二點那就是商業本身的發生改變。只因當時的商人，拋棄地中海的航綫，從事於大西洋的航綫的開展，迫於需要，就不得不造起堅大的船舶來，又因水道運輸，較諸陸地運輸更為便捷，所以不論什麼重大的木料，五穀，肉類，都可運輸到較遠的地方去。其餘像咖啡，茶葉，可可，朱古律，蔗糖，糖漿，酒，山芋，玉蜀黍，鳧魚油，都極有用的食物。大批的皮革，魚，木料，都自美洲運往歐洲。因此，商業就大大的分門別類，並擴張範圍了。還有一點，值得特別注意，就是在新殖民地，只產生些原料，他們所需要的是製造品。因此，歐洲各國，都競爭着，把殖民地的原料運了過去，又製造多量的物品預備出口。

(三)財富和奢侈的增加 商業擴大的結果，致使歐洲商人，工匠，和做銀行事業的人，暴發一注大財，既發



圖六第



圖配分地民殖之年〇五六一

了財，於是都要闊綽起來，奢侈起來。什麼波斯的地氈，中國的絲，印度的棉，和烏木做的檯子，美洲的皮，墨西哥的銀器，古巴的糖，東印度的咖啡，都運入歐洲，賣給他們去享樂。

(四)知識的增加 新大陸的發現，非洲與亞洲的探險，無形之中，增加了歐人對於地理的興趣；使他們對於世界的一角一隅，都想設法去觀察。還有，那些探險家，遇見許多奇突的民族，古怪的風俗，以及各種前所未見的動植物。即此各種經驗，又使他們發生一種興趣，欲把這些民族，風俗，動植物的種屬等，加以比較的研究，因而增長不少的知識。

(五)資本主義的產生 (Growth of Capitalism) 歐洲的商業，如此迅速的擴張，並發展着，商業的方法，又如此劇烈的改變着，其結果，在資本主義的發達史上，種下極大的影響，關於此點，當於後面詳細論之。

(六)中等階級的興起 (Rise of the Bourgeoisie) 末了，商業革命，更增加了中等階級的財富；即此中等階級的興起，又構成了近代政治史和社會史的要件之一。

第四節 財政革命(一四五〇——一六五〇年)及其對於資本主義的

新刺激

財政革命的意義 中世紀的營業，都由個人經理，用不着大宗資本；又拿自己所賺的錢，買自己所需的東西，用不着向銀行或別人去借錢，或組織股份公司，將公司的股票，兜售給他人；又用現金，或別種貨物，去購買貨物，或交換貨物，更用不着信用交易或支票，或兌換券等組合。總而言之，現代的集資方法，在那時候，還沒有用着。

所謂現代的財政方法即是銀行 (Banking) 信用 (Credit) 兌換券，股份公司等，即採用這些方法，即是我們現在所要說的財政革命。

財政革命的發生，遠在商業革命之前，約在第十四十五世紀時，貸金生利 (Lending money) 之事，範圍雖小，且由大部份人看來，認為不德；但在事實上，早已變為整個的事業了。不過，自有商業革命之後，財政革命，亦飛速往前突進，但商業革命，並非財政革命的原因，不過助長財政革命罷了。

(一) 貸金的增加 商業革命之後，在美洲非洲或亞洲經商的人，必有巨大資本，方可準備船隻，運輸貨物到海外去，以與海外殖民地，互通交易，運入大批的原料品來。但此項商船，須歷數年之後，方得回來，只當那時，商人方能在他的投資上，獲得實利。所以商人越富，他的船隻越多，他所獲得的利益，亦愈雄厚。因此，一班商人，都性情願賠出利息，向人借債，所有從前基督教徒認為不德的信念，現時不復存在。何況十六世紀時，基督教內部，發生爭論，因可比項信念，益復衰落。(此點將在第四章內解釋) 總括一句，在那時候，銀行事業和借錢之事，變為非常需要，決非善良的基督教徒所斥為不德的行爲了。

(二) 放債的增加 同時，放債 (Lending) 之事，也大增加了。因為美洲的鑛產，出了多量金銀，流到歐洲，又因當時歐洲的富人，除了出借生息以外，對於新增的金銀，即無其他用處。那時，在新大陸置鑛產，置土地的人，極易發財，因為他們的鑛產和土地，可以用不出工錢的奴隸，從事工作，從而獲得大利。他們積得如此多的金錢，它的數目，可使他們的祖先，聞而咋舌，驚羨不置。他們又不願把這筆款項，呆藏起來，却把它們貯入銀行，稍生利息，而一班銀行家，又把這些金錢，以較高利息，借給商人，皇帝，並其他需要款項的人。這便是近世銀行制度的基礎，

他們以低薄的利息，償給儲戶，却以重大的利率，借款給需要者。

(二) 銀行事業之興起 (Rise of Banking) 迄後，銀行家又發行鈔票和支票，即此一事，對於營業的發展，具有莫大貢獻，自此而後，經商的人，不必用現金支付債項，只須把錢存在銀行裏，開寫一張支票或用一張鈔票，就等於金錢的付給。因為人們拿了這張支票，便可在銀行裏領取現款。其在政府方面，亦發行債券，代替現金。趨勢所至，多量的支票、鈔票、債券等，終於代替了金錢的使用。亦即為此緣故，銀行界人在商業上，都握了緊要樞紐，佔了重要地位。每個城市裏，總有十幾家銀行，即連小小的市鎮裏，也起碼有一個銀行。一般營業的人，常把剩餘款項，貯於銀行，而用支票去付債。銀行又將這些貯金，加高利息，轉借出去。這樣，銀行事業，亦變為促成資本主義的一個要素。

股份公司之興起 銀行事業的發展，便是財政革命的特質，此外，還有一樁值得提醒的，那就是最初的股份公司 (Stock company) 的組成。在商業革命之後，各國都創立會社，或組合公司，經營新大陸的貿易事業。例如：英國的許多貴族和富商，合組一個東印度公司 (East India Company) (一六〇〇年)，這個公司，曾得伊利薩伯后 (Queen Elizabeth) 的特許狀，准其和印度通商，並得建築砲臺，保護他們的商業，在必要時，更得和土人開仗；此外，又可僱用書記，兵丁，水手，並排除其他足以妨礙英印通商的事務。除此東印度公司之外，他們又組織其他公司，和非洲，土耳其，俄羅斯通商。至若荷蘭與法蘭西，亦有東印度公司及其他類似的公司之組織。起初時候，這些特許公司，仍係經商者個人之事，他們自己供給資本，販賣貨物，與他人無關。正像中古行會中的商人一樣，不到幾年，有些公司，即行改組，每人在公司中，捐入一股，或數股，而這合股的組織，便由公司的辦

事人，調度管理。到了年底，除開支外，不問賺多賺少，總把所賺之數，分給股東 (Stockholder)，因此，一般股東，用不着親自經商，便可生利。并且，只要股東情願，股票又可出賣。因此，地主，銀行家，亦可於該項組合中，分得利益，雖則他們所做的事，與此組合，全然無關。雖則，此項公司，在那時候，並不特別衆多，且其目的，也不過爲了殖民地的開發，並不存意於國內工商業的振興，然而，這些於第十七世紀時首先發生的合股公司 (Joint-stock company)，確是近代資本主義發展的第一個重要步驟。因爲近代企業上的一個主要形式是『公司』 (Corporation)，而上述各種合股公司，却是近代公司組織的鼻祖哩！

第五節 資本的發展及其在農工業社會政治上的重要地位

資本和資本主義 若把以前的敘述，總括起來，那就可以簡單的說，即中古時代的商業原理已由新的商業原理，取而代之其地位了。這新原理，有時，又叫做資本主義，因爲牠是以私有資本，作爲基礎的。所謂『資本』，意即一種財富，可用以生出更多的財富。再切實些說，所謂資本，乃是一種爲利息與贏益而投入的一種財富。例如：開設工廠，必先有人供給金錢，才能建築工廠，購買原料，又付工資。這出錢的人，就叫做『資本家』 (Capitalists)。他所出的錢，就叫做『資本』 (Capital)。到了今天，任何產業企圖，都需要資本，就是種田一項，也要購買土地，牲畜，並農具了。

現在，爲要使讀者清楚起見，姑把中古和現代制度的相反地方，簡要的寫在下面：(一)現在的人相信：出資的人，應有一宗收入，所以投資於土地的人，應得地租，借出金錢的人，應得利息，買股票或經營其他事業的人，應

得贏益；而中世紀的觀念，適得其反，視放債取利，爲不公道之事，禁止收受地租，在普通情形之下，更沒有人去投資經營企業的。(二)現在的資本家，在他的財產上，有絕對處分權；換句話說：他對於他的財產，可以爲所欲爲，不受任何束縛；此在中世紀，則全不如此，資本家要受種種的約束。(三)現在的資本家，對於他的營業，有管理和指導之權，被僱的人，他可隨意僱用，隨意辭歇，換句話說：資本家可以驅使勞工；不過在中世紀的資本家和勞動者之間，並無如此明白的區分：因爲通常的工人，可以自置器具，自己開店，也可以有學徒和僱工，幫他的忙。(四)末了，現代的營業，承認那種「自由議價的原則」，意即做工和經商的人，可以買賤賣貴，居間把持，地主對於佃戶，亦可儘量增加田租，無所限制，工人亦可和雇主爭執工錢；但在中世紀，都以爲應有「公道的價格」，在地主們，也不得增加田租的。



第七圖 貴族與農人

但有些個例外，例如紐約州通過法律，禁止地主徵收超過一定限度的田租。

簡單的說：近代關於財產和資本的原則，是：（一）對於資本有收益權；（二）對於自己的財產或資本有管理權；（三）資本家對於勞工，可以任意僱用，任意處置；（四）價格，田租，和工資，都可自由議價。自此而後，每當我們說及資本主義的發展時，我們所指的，意即資本的增加使用，以及四項的漸被採納，須知此四者，對於私有資本的使用，是有莫大的利益的。

商業革命和財政革命及其對於農業的影響 歷史上最大的教訓，便是各種事情，都有連帶的因果關係。所以商業或財政方法的任何變化，決計不會不影響於工業，農業，政治及社會生活的。此項原則，在商業革命和財政革命的結果上，更顯得非常清楚。

（一）遙領地主制 (Absentee Landlordism) 上述二種革命，它們的最大影響，即使中古的農業組織，完全崩壞了。中古時候，貴族的收入，便是田租，他們用此田租，供給家用，並供給自己的消費。商業革命之後，金融流通，使用『錢租』(Money-rent) 之制，替代勞力和田產，一個地主，如果要住在城市裏，那他可派代理人，代收租金，或把農田產物，去換現錢。這種地主的『遙領制』(Absentee)，對於農民，可謂不利之極，因為地主的代理人，常向農民索詐金錢，不知貧苦農民，爲了他的貪得，要感受多麼大的苦痛；中古的組織，基於相互的權利和義務上，但此遙領的地主制，對於上項精神，無異一針穿心針，把它毀壞無遺。一班遙領的地主，只知苛徵地租，對於一己應盡的義務，如保護農民維持治安等事，全然置諸腦後。雖說那時的地主，並不個個是遙領者，但遙領者的數目，已足使當時的情形，變爲非常緊張了，那班遙領的地主，好像一羣蝴蝶，翩翩飛入美都。衣服車馬，任性揮霍，

而他們的代理人，却在田野之間，拚命向農民敲詐。

(1) 英國的土地圈劃 (Inclosures in England) 在英國，中古的農業制度，非但受遙領的地主之摧殘，同時還受土地圈劃之事的禍害。在中世紀時，英國的土地，不分界限，視為公物，無論誰人，不論其為貴族，或為平民，都得自由使用土地。可是，到了十五世紀，有一部份地主——為數雖不多——用籬笆圍繞土地，當作私人的牧場，並於其中飼牧羊羣，藉得重利，因為，在那時候，有極大的需要。這種方法，後世的人，照樣承襲下去，一般不法的貴族，照樣，隨自己的喜悅，把公共牧場，草場，或穀田一部或全部，築起圍牆，生生的圍了過去。在這種情形之下，一般無力的農民，不是全部被奪，僅得一些不切需要的小地，即被奪去之後，稍得一些易於泔費的金錢，就算了事。因而幾千萬的農民，就從此沒有田種，除了被僱用外，簡直沒有一事可做。他們或在鎮上工作，或變成乞丐，變成游民；或則跑到美洲，另謀發展。倘若我們把當時這幾千萬農民垢容鳩面，顛沛流離的情形，有聲有色的描寫下來，那我們就可知道，這土地的確劃運動，如何是歷史上的一幕大悲劇了。

(二) 農業中的資本主義 土地圈劃運動，和遙領地主制度，此二者所表示的，只是中世紀的公有地制的沒落，以及資本制度的突然興起。土地的絕對私有權，和地主的收租，乃是資本主義的重要原則；還有清教徒的革命 (The protestant revolution)，更使農業上的資本主義，得能蓬勃發展上去。（關於此點，請看下面第四章。）

商業革命和財政革命及其在工業上的影響 工業資本主義的產生，亦有許多地方，受着商業革命，財政革命，和土地圈劃的激勵，只因商業革命，開闢了大規模的市場，所以，那些大量的工業製造品，得以暢銷；同時，財

政革命，又使經商的人，容易借到資本，去購買原料，僱用勞工，從事於大規模的工業的進行。另一方面，那個圈劃土地的運動，又把幾千萬農民，趕出農場。失業的人多了，那般資本家就可不費吹灰之力，僱到大批工人，從事工業製造。結果，在第十六和第十七世紀時，資本家僱用工人之事，變為非常普遍。當時的工業，非獨更加擴充，抑且更加『資本化』了。

(一) 派出制度 (The Putting-out System) 這制度，在英國的羊毛工業上，更可看得真切，這是極普通的事，十七世紀的資本家，往往購買大批羊毛，僱用女工，紡成線紗，再叫織工織成布料，拿出去賣。這種制度，叫做派出制度。因為這紗和布，都由資本家分派出去，到各工人家裏去做的。

(二) 中古行會制度的破滅 派出制度和行會制度，處於對峙地位，因這派出制度，由資本家出面去幹，而此資本家，却並不屬於行會之內。此例一開，別種工業也就跳出行會的勢力範圍，實行派出制度。例如開煤礦和冶鐵二者，不久之後，亦就屬於資本主義的勢力之下了，所以，在第十六第十七世紀時，行會制度，本已大失勢力，加以內部之中，缺乏精神，自趨腐敗，故其結果，就如中古的農業制度一樣，終被資本制度佔奪過去了。

商業革命和財政革命及其對於社會和政治的影響 前面已經講過，經濟變動最主要的結果，乃是中等階級的產生，組成此階級分子：即是經商的人，律師，醫士，教授等等。此階級，因着工商業的開展，獲得大利，獲得前未之有的新發展。因為商業愈發達，經商的人，亦愈益衆多，因此中等階級的重要的澎漲，在各處地方，皆可發見。一班富商和銀行家，都造起莊麗的房子來，他們的妻子的裝飾，即連公爵夫人看了，亦要妒忌。他們雖然沒有爵號，但喧赫得和貴族一樣。還有，那班窮苦的貴族，亦想和商人的女兒結婚。有的中等階級，更因某種特殊工作，

獲得頭銜，與貴族並位。反之，在貴族方面，有時候，亦要和中等階級同謀，共同投資營利了。社會上關於貴族和中等階級的障礙，一部份，已被打破了。其結果，新興的中等階級，漸漸與貴族爭相平了。

中等階級的興起這一件事，在政治上，解釋了近代史的大部份，他們既有了財富，智慧和野心，就熱望着，希望伸手到政府中去；又望有一種法律，對於他們的工商業，或其他類似的事業，非常有利。即此一種「政治熱」，不知引起若干次的改變和革命。以下幾章，當再敘述新興的中等階級，受着下等階級的幫助之後，如何與封建貴族或君主等，爭奪自由平等之權。他們經過幾世紀的努力，才建成現在的民治政體。

第三章 科學的進步

第一節 自然科學在中世紀末及近代的實用化

古代自然科學的幼稚 倘若你能回到穴居人或古代希臘與羅馬人的世界，尋出我們文化，和他們文化，究有如何不同之處，那時，你必發現：我們的宗教，與他們不同，我們的政府方式，與他們不同，我們的風尚習俗，亦與他們不同；但最大的區別，乃在我們的科學智識。能使我们架造大橋，建築隧道，隔幾千哩之遙和人對話，用電氣，蒸汽的舟車和機械，並其他千萬種，要使愷撒或姑婁巴（Caesar or Cleopatra）目爲妖巫的奇蹟的東西。這些東西，倘若一旦失去，那我們必須用原始的方法來耕種，用手來製造，用馬來駕車，用奴隸來划運船隻，一切交通工具，如新聞紙，電報，電話等等，亦將全然絕迹。偶或發生戰爭，只需運用長槍，刀劍，根本談不到鎗炮炸藥之

類。所以自然科學發展的結果，把有名的戰鬪英雄，像亞力山大和拿破崙等人的勝利，都縮小了價值。關於如此重要的題目，歷史究有什麼話對我們說呢？

古代科學幼稚的理由 關於這點，第一個問題，便是在古代，應用科學的進步，爲何如此之遲緩呢？當然，我們不能希望穴居之人，在自然科學上，完成重要的進步，我們不能希望他們，指出三角學上的問題，或作電學的試驗。我們非獨不能如此奢望，而且看到他們，能以金屬的器具，代替石製的器具，我們還要大大讚賞，他們竟能作成如此的進步。可是，一俟我們研究希臘和羅馬的歷史，發現他們在藝術上，在哲學上，在文學上，均有偉大的成績的表現時，我們又不得不問：爲何他們在科學上，沒有同樣的成功呢？關於此點，我們可舉出三大理由：

(1)希臘與羅馬人，沒有科學的器械，所以進步被阻住了。例如：近代科學家所依靠的望遠鏡，顯微鏡，指南針，寒暑表，風雨表等。在那時候，都沒有發明，即使他們知道怎樣去做，但他們的手藝，尙未精巧，不能造這些器具。(2)工業和農業，大半落在「奴工」手裏，智識階級的人，藐視勞工，既藐視勞工，對於節省勞力的機器，當然不去用心製造了。(3)希臘和羅馬人，對於應用科學的價值，簡直沒有重視。羅馬人，也許因爲他們忙於戰爭和政治，對於自然科學，非常冷淡；希臘人，對於科學，雖稍有些興趣，但不注重實用，僅作理想上和哲學上的討論而已。例如，幾何學上求直角，長方形，三角形等面積的方法，本是古埃及人的發明，因爲當時埃及的尼羅河，年年泛漲，兩岸的田地，必須每年重測一次，所以他們



第八圖 十七世紀之學校

發明各種測量法，以合需要，但到希臘人手裏，便把幾何學當作哲學，一切幾何學上的原理，都用抽象的邏輯來證明。希臘人歐幾里得（Euclid）曾有各種幾何著作。（近代多數幾何書，仍以他的著述，作為基礎。）但都是對於公理的抽象的論證。自希臘的哲學家看來，以為在數學裏面，可以發見隱藏的奧妙，和哲學的真理，所以柏拉圖說：研究數學，有一種『偉大而向上的效果』，因為數學可以訓練學者，使與抽象的觀念相接觸。

古代的幾個實際科學家：希波革拉第（上面所說的話，僅就一般的趨勢立論，因在古人之中，亦有不講理論專重實用的科學家的，例如距今二千三百年前，有個希臘科學家，叫希波革拉第（Hippocrates），對於最實用的醫學（Medicine）極有貢獻，所以皆目之為『藥父』（The father of Medicine）。他主張疾病皆用自然方法來治療，不可迷信巫法；做醫生的人，更當觀察身體的組織和機能，疾病的象徵，以及醫治的效力，不當專從空論上說鬼話。

阿基米德（Archimedes）還有一個實際科學家，就是鼎鼎大名的阿基米德，他於廿一世紀之前，住在西西里（Sicily）地方，曾將數種數學和物理學的應用方法，指示當時的人。當他自己的本城敘拉古（Syracuse）被羅馬人攻擊的時候，他就利用他的智慧，教導市人，利用槓桿（Levers）的作用，製成機械，把石子打到敵人的陣裏去，有一次，他利用滑車（Pulleys）和齒輪（Cog wheels）的原理，略一動手，就把大船運出了船塢，於是驚動了羣衆，可惜他的一生，未能運用才智至於絕頂地步，故終不能有偉大的和系統的發明。

中古與近代的發明 如是者，承襲下來，到了中古和近世，自然科學的趨勢，逐漸走上實用的路，於是科學上的發明，也增多了一些。在第十三世紀時，做眼鏡的放大玻璃已經發明，後來又用它製造顯微鏡，同時又發明

鐘，指南針，及其他有用的化學品，及至第十四世紀，火藥和鎗礮，亦相繼發明了。到了第十五世紀，又發明了印刷機，借用水力的風箱，鎔鐵的爐，和自動的槌。及至第十六世紀，又發明了寒暑表，和製布的水力機。第十七世紀時，更發明了望遠鏡，複雜的顯微鏡，擺鐘，風雨表，抽氣機，和以炭鎔鐵的方法。到第十七世紀末葉，科學家應用物理學來造汽機，而初步的汽機，就此發明了。結果，第一隻汽船，終於在一七〇〇年以前，下水開行。此後在十八、十九和二十、三世紀內，有無數的發明，接踵而起，（此點將於下面十四、二十八章內詳細討論）諸如這些發明，可算是自十三世紀以來繼續不斷的發明的結果。

其中有些發明，在歷史上，劃立一新時代，例如印機的發明，含有智慧的革命的性質，要使沒有它，那末，所謂書籍，只是富人的奢侈品，一般平民，休想接觸得到，至於新聞報，普及教育的事，更無從說起。又如指南針的發明，亦有劃時代的重要性，唯獨有了它，方能發現美洲，開始



第九圖 十五世紀之印刷機

殖民。否則，那個敢冒大險橫渡汪瀾無際的大西洋。若使到了現在，尚未發現美洲，那末，請讀者設想，我們的近代史，將變成如何的樣式！

軍火的發明，也極關重要。那時的中國人和阿剌伯人，已漸運用火藥。唯歐洲人，直到第十四世紀，方始發現火藥的祕密，同時，他們又學會了製造銅砲，石彈，手槍等法術，唯獨有了這些東西之後，近世的人，方能毀滅封建制度，因為封建的砲臺，與貴族的長槍，和甲冑，唯獨有了鎗礮之後，方可與之對敵，只在那時候，平民方能與貴族對抗。武士 (Chivalry and knighthood) 的時代，已經過去了，代之而起者，則為火藥的時代。

這樣看來，我們可以說：發明家在歷史上的地位，決非那般政治家或將軍所得同日而語的啊！

中世紀和近代的科學智識 在最近的八世紀內，歐洲的基督敎徒，非獨在機械上，有種種發明，即在科學和科學的應用上，都比幾千年來，全人類的貢獻，來得進步，來得偉大。如此的事，每當我們記得：歐洲信仰基督敎的人民，在第五世紀到第十一世紀的時間中，對於科學，毫無一些進步，他們科學智識，還不及希臘人與羅馬人，每當我們記得這一點的時候，我們當益覺奇怪，究竟爲了什麼，我們於從第十二世紀起的時期內，能突如其然的，獲得如此偉大的科學上的進步呢？

(一) 第一，因爲在中世紀末葉，即自第十一世紀到十五世紀的時期內，歐洲人得到許多古代的科學書籍，如歐幾里得 (Euclid) 的幾何學，托勒密 (Ptolemy) 的天文學等。關於這些書籍，有的從回教徒那裏得來，他們已把這些書籍，譯成阿剌伯文；別的從君士坦丁堡 (Constantinople) 傳到意大利去，仍係希臘原文，毫無更改。歐洲人既得到這些書籍，故能接古代的終點，向前進展上去。

(二)第二，因為中古的人，較諸古代的人，對於科學，已持更實際的態度，即此一種新態度，大足助進科學的發展。古代哲學家，視手藝為奴隸的事，商業為卑鄙的商人的事，以為一切崇尚實際的科學，應當拋諸九霄雲外，不能登入大雅之堂。但在中古，一班基督教徒，破滅奴隸制度，相信勞工神聖。極望科學的境界，能實現於此土。他們的建築，需要幾何學；航海和教堂的日曆，需要天文學；營業的計算，需要算學和代數；至於藥物和染色，則更需要化學。這樣，他們就更努力於科學的探究了。

(a)羅傑培根 (Roger Bacon) 的新態度 對於科學的新態度，當以羅傑培根所表顯的，最為透澈。他是聖芳濟派的修道士。於第十三世紀時，在英國牛津大學 (Oxford University) 教書，教書之外，兼做著書工作，並常致書教皇，解釋科學的方法和用處。他說，科學家於發見自然界的神祕之後，當能預言事物的因果，發明奇詭的機械。假若科學昌明了，那末航船用不着帆槳，駕車用不着馬匹，一切均可用機器來替代，不過，要得這種結果，科學家決不可僅僅依靠字面上的辯論，應當拋棄這些，立即從事於數學上的指示，並實在的試驗。因為你可永遠和人爭論：『火燙嗎？』但你只要伸手入火，就可立刻證明了。當然，如此倡說者，在那時候不僅羅傑培根一人，但大多數人，仍以亞里斯多德及其他先哲的言語，作為依傍，並不知道實驗的重要哩！

(b)佛蘭西斯培根 (Francis Bacon) 之維護新態度 在十七世紀初年的時候，這種新態度，被另一個英國人，也叫做培根 (佛蘭西斯培根) 的，敘述得更清楚，更為有力。他是英國的大法官，並為當時人民所最崇拜的一個哲學家，他反對承襲古代的科學著作。而認實驗和觀察二者，實為科學的基本要件。他曾著一部書，描寫新大西洋島的科學家，說他們不管別事，專在試驗室裏做試驗，並發明新事物。這書的旨趣，希望他

的祖國，能效法此烏托邦。到了現在，所有二培根的預言，已爲歷史所證實。我們非獨有了實驗室，還有無須用馬而能疾馳的車子，和不用划槳而能疾駛的船隻。歷史已經完成他們的理想了。

(三)技術上的設備 近代科學的進步，還有一個原因，那就是技術上的設備的進步。工業進步了，我們更易製出較善的科學器械，實驗室和觀望臺，這些東西，皆有裨益於科學的發達。

(四)科學的通俗化 還有一個原因，是因大多數人，對於科學，發生了興趣，此其故，則因第一，在大學校內，均灌輸科學的教育；第二，自中世紀以來，新興的中等階級對於科學，發生了極大的興趣；第三，當時的帝皇，君主和立法者，都在那裏保護科學和保護發明者。

印刷的發明 大多數人，其所以對於科學漸感興趣者，則因在那時候，已有印機的發明了。在十五世紀之前，一切書本，都要用手抄寫，因此書本極少。到了一四五〇年，有一荷蘭人，名叫科斯忒（*Jourens Coster*）發明用金屬的小塊，每塊的一面，有凸體字母，把字母排列成字，鋪入鍍子，加上墨水，印上紙去，只要一次排列，不論多少書籍，都可印出。要印別種書籍，只須把模型重排一下即得。數年之內，日耳曼，羅馬，威尼斯，直至全歐洲，都採用印機，廣傳文化。什麼聖經哩！祈禱書哩！教皇的信札哩！古典作家的作品哩！以及其他種種書籍，成千成萬的印行出來。新書一出，銷路大暢，用不着抄錄員慢慢地，勤苦地，一字一字地抄寫了。這一件事，對於科學的發達上，大有裨益。自此而後，科學家一有發見，他的結論，即可傳佈全洲。又由別人按着他的發現，繼續努力，繼續求發展。人人都有書看，各種新穎的科學理論，書上都有。人人與科學接近，人人對於科學，發生興趣，其結果，科學進步的機會，自然不是少數科學家索然無味，單獨研究着的時候，所可同日而語了。

第二節 科學的驚人的進步

在從十二世紀到十八世紀的時期內，所有科學上的成功，多屬於地理學，醫學，生理學，數學，機械學（或物理學）和天文學等部份；即此各種成功，實爲近代科學上的成就，開一主要先聲，茲特分述之如次。

地理學 古代地理學家，雖信地球是圓的，但地球上的事，只熟悉一小部份，他們所知道的，只是地中海的領域。至若南美洲，北美洲，亞洲，非洲的大部份，及五大洋等，或則全不知道，或則雖已知道，但未經探闢；其實，即連歐洲北面的部份，他們亦茫無所知，真的，古代的地理學家，倘若見了今日的小學生，也要自嘆不若後生之可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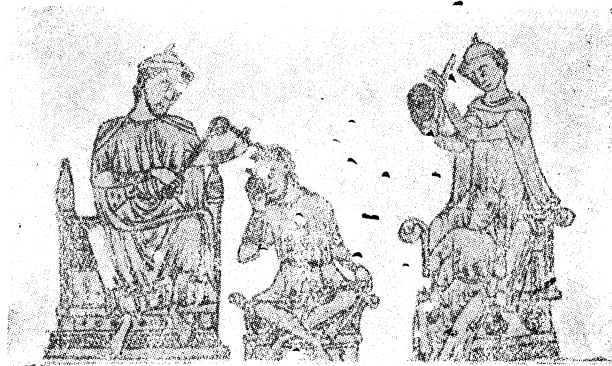
中世紀初期時，許多歐洲人都相信着說，以爲倘有國家在地球的那面，那末，那些國家的人民，必至懸空跌倒，跌出地球的外邊去。迄後，地理學的智識，日增一日，到十三世紀，歐洲的旅行家，竟到了中國，帶了中亞細亞洲和亞洲東部的消息回去。及至十五，十六世紀，（像我們在第六章內所說的）歐洲的探險家，環航非洲，渡過大西洋，發現了美洲。又畫成地圖，表示各大洲的形勢和大小；此後，再沒有人敢說，地球那面，是沒有人居住的了。雖有許多地方，還未曾探究明白，但大部份的領域，已被發現了。歐洲人對於地球的形狀，別洲的氣候，居民，和出產等，也約略有些知道了。

醫學與生理學 關於醫學和生理學二者，中世紀人，曾自希臘人羅馬人和阿刺伯人手裏，得了相當的知識，但這些知識，都參雜着可笑的錯誤。就連當時見聞最廣的羅馬人，即名叫西塞祿（Cicero）者，也有同樣的

錯誤：把動脈管誤認爲氣管；一般的人，都極相信，所謂健康，乃是不同的液汁的混合物，例如：體內血液和膽汁的混合；又相信天上的星，對於這些混合物，也有一種玄奧的影響存於其間，不能忽視。還有一種普遍錯誤觀念，以爲金子或其他的物質，都可拿來做延年益壽的滋補品。醫學上對於剷除這些錯誤的觀念，也是很慢的。着實費些心血，而且只是逐步逐步地，方始奏獲成功。但是中世紀的醫校，和醫院，對於促進這步工作，着實有些成效。及至十六世紀外科的方面，專心解剖人體，研究人體的組織，和各種器官的功用，就中最大的發見，恐怕要推十七世紀英人威廉哈維（William Harvey）所發見的，爲第一；他於細心研究之下，發現人類體內的血液，由心房至動脈管，散佈到全身；又由靜脈管回到心房。完成一個循環系統。

數學、物理學和天文學 數學、物理學，和天文學，這三種科學，彼此間有相互的關係。第十二世紀時，意大利商人在阿剌伯人那裏，學習一些算術和代數，遂把算法介紹到歐洲去；同時，歐幾里得的幾何學，和其他科學書籍，也被翻譯出來。有了這些，歐洲人方始在十四十五世紀的大學裏，開始教授算術，代數，幾何，物理，和天文學等，並力謀進步。

④阿剌伯人改良希臘和羅馬人的數學，採用一種新的數學符號，比諸希臘羅馬人所採用的，不知簡省到若干倍。至於最初發明這些



第一圖 外科治療

符號的，乃是住於印度的興都族（The Hindus）。

（一）哥白尼（Copernicus）在第十六世紀時，有名哥白尼者，爲一波蘭人，在意大利的大學裏，修習宗教法，醫學，天文學並其他的科目。他後來，回到波蘭去，在天主教會內供職，同時，繼續研究所學的工作。迨後，對於當時所公認的信念，即日月星辰，在二十四小時內，環繞地球一週的信念，漸起疑慮。這個信念，本是希臘大天文學家托勒密（Ptolemy）所傳授的，且爲當時天文學家所深信；那時，哥白尼雖欲提出責難，但總有些躊躇。但他自信，他所發明的，實爲較好的學說，經過多次計算之後，他鼓着勇氣，著成一書，獻於教皇，題名『天體的革命』（On the Revolution of the Heavenly Bodies, 1543）。這本書說：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却依着一定的圓形軌道，迴繞太陽而行，和別的行星根本沒有區別；至於日間可見太陽，而夜間不能看見的道理，則因地球在二十四小時內，依了既定的軸，自轉了一次。這個推測，也可解釋明白：爲何夜間天上的星，都向一個方向移動。在現在，我們聽了比說，覺極平凡，但在十六世紀，這種學說，要算是大膽而有魄力的了。這學說那裏能和聖經上所記載的：約書亞戰勝他仇敵的時候，太陽在天上停着不動的事實，（見聖經約書亞書十章十三節）相融洽呢？那位熱心於科學的進步的法蘭西斯培根，也不免要說，他只把幻想介入自然界中去了。

（二）刻卜勒 十七世紀初期，有二位出名的天文家，擁護哥白尼的學說：其一爲日耳曼人約翰刻卜勒（John Kepler）。他研究天體轉動的事實，憑着他的智慧，發見一種新說，無論什麼行星，都依着極有規律的橢圓軌道，環繞着太陽而轉，他這個理論，對於哥白尼的學理，雖稍有些修改，但對於地球及行星迴繞太陽而轉的主要原則，却增加了更大的證據。

(三)伽利略 其二爲意大利的大學教授伽利略 (Galileo)，他尋到了更可信的論證。他聽得有荷蘭人，用凹凸二鏡片，做成望遠鏡，能把遠處的景物，帶到眼前來。他自己，也就立即做成一個。既成之後，有許多貴族和議員，去窺他的望遠鏡，那時，他曾如此寫着說：『因爲要看那遠處的橋樑和船隻，假使沒有這望遠鏡，這些橋樑和船隻，要隔二小時後，才得看見；而我的儀器——望遠鏡——却能把五十哩的距離縮成五哩。』當他用此儀器，窺探天空的時候，更使他眩目於恆河沙數的肉限所不能見的小星辰，又使他看出那圓而光滑的月球，並非圓而光滑的東西，乃是高低不平，好像替門起伏般的撈什子。那些行星，也和別種星辰不同，行星所發的光，是和月亮一般的圓光，而別種星辰的光，乃是爛爛不定的光點。而且那些行星的四周，還有衛星 (Satellites) 繞着木星 (Jupiter) 轉動；像月亮環繞着地球一樣。還有那太陽，也在那裏旋轉似的，因爲太陽面上的黑點，時常轉動，隱現不定。所有這些發現，雖不足完全證明哥白尼的學說，但伽利略深信無疑，以爲真理即在其中，於是，很勇敢的，宣佈這些事實。更嘲笑反對派的人。然而天主教的異端裁判所，爲了他的嘲笑，大發雷霆之怒，又因他的理論，和聖經不合，就禁止他，不准倡導這種學說。結果，他受了此判決的屈服。倘他多活一百年，他必驚喜不置，原來百年後的學者，都在接納他所辯護着的學說哩！

他在物理上，更有偉大的貢獻。他於小孩子時，便觀察比薩 (Pisa) 地方禮拜堂內的懸燈的擺動。後來他發見擺輪 (Pendulum) 擺動的時間，與擺輪的長短，有密切關係。他又在斜塔上，拋下重物，發見物體墮落的速度，和重量沒有關係，和距離却有關係，於是發明了墜體的速度數的數學公式，以及彈丸的距離的算法，據他說，憑恃彈丸出發時的速度和角度，即可算出該彈丸的距離，這是極重大的一個發見。例如一九一四年的世界大戰

中，不論鎗手懂得或不懂得，但總依靠着這條規則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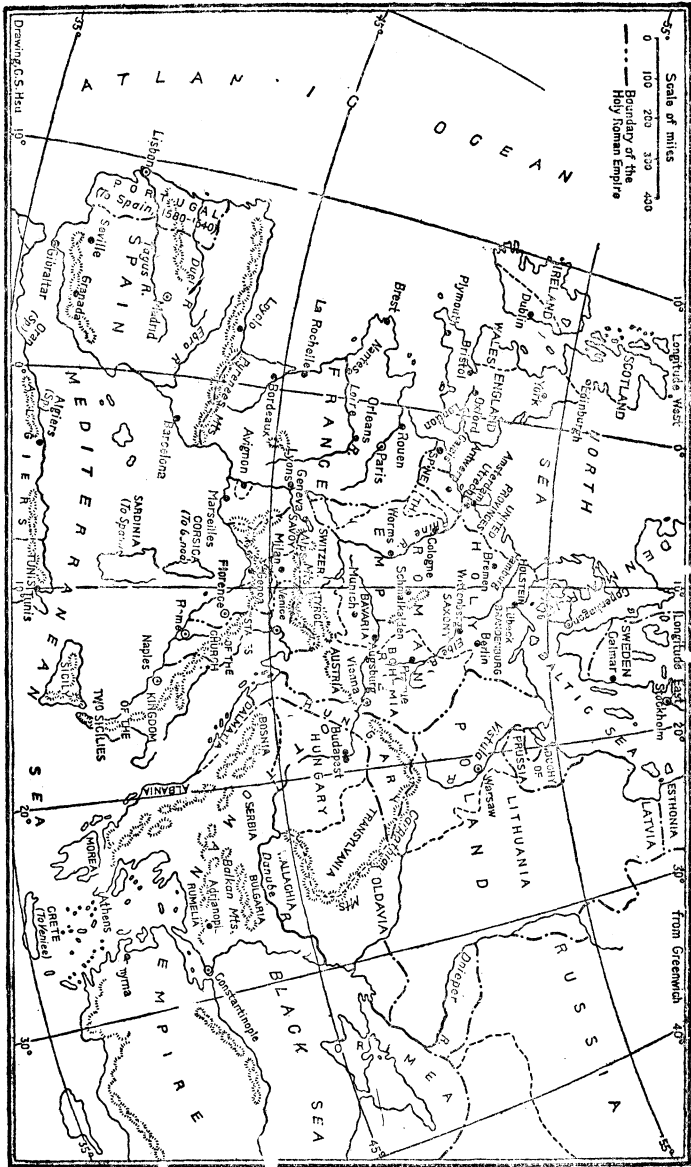
(四)笛卡兒 要使物理學和天文學有進步，那末，數學必先要有進步。在十七世紀時，有法蘭西人名叫笛卡兒 (Descartes) 者，發明了解析幾何（即代數與幾何的聯合），又有其他學者，作成了數學上的其他的進步，其結果，致使許多無能為力的天文學上的問題，或較複雜較難解決的問題，都可用新數學來應付。此外伽利略對於動體規則的發見，對於天文學，也有極大的效勞。即此許多前人的努力，遂使十七世紀末葉的愛撒克牛頓 (Sir Isaac Newton) 在天文學界，能產生新的天文學說 (New astronomical theory)。

(五)牛頓 牛頓生於英國某小鎮的貧人家裏，自幼就有非常智慧，有神童之名。後來，到劍橋大學讀書，他的數學天才，已為一般教授所賞識。所以到了二十三歲，已於該大學內，獲得數學教授的席位。這個年青的數學家，深深感覺着，如果哥白尼，刻卜勒，伽利略等所說行星依常軌而轉的話，是正確的，那末，必定有一種隱藏的力量，牽住這些行星，使牠們不致向外拋將出去，因為任何動體，總向直線進行；除非有一外力，引它轉變方面。比方有一石頭，把它繫在繩上，叫它旋轉，此時，石子可依繩子之弧，繼續旋轉，倘若繩子中斷，那末，石子必致往外拋出去了。牛頓根據這個理想，推想出去，以為總有一種隱藏的力，存在那裏，使月亮繞地而轉，所以倘若有一東西向地面落下，那末，這個力量，也必把它吸住。恰巧這位大科學家，有一天，在蘋果樹下讀書，偶然看見一隻蘋果，落在地上，他就想：為何那隻蘋果，不落到天外去，而必落到地上來呢？他於是恍然大悟，原來地球具有引力，把這個蘋果吸住了。他又想，這種隱藏的力，即地心吸力 (Gravitation)，離地愈遠，則其勢力愈弱，於是他就應用此學說，計算牽引月亮的力量，並把這種牽引月亮的力量，與地心吸力，互為比較。他因發明此事，心中非常興奮，無已，只

得請他的朋友，幫他算完這個題目。他的學說，果然有用，且能應用於任何天上的星體。他又說：『宇宙中的任何物體，都互相吸引着，像地心吸力的吸引蘋果一樣。各體間吸力的大小，和那物體的大小和距離，有密切關係；更確切的說，這力量的增加，和物體的大小成正比，和距離的乘方，成反比例。』這就是後世所稱爲『牛頓的定律。』這個定律，當初不過是個猜想，或一種臆說，但是，到了後來，證之於新發現的事實，全然吻合。因此，牛頓的定律，或曰萬有引力的定律，就被認爲天文學上的基礎定律。此外，牛頓還有關於動體的學說，也是近代機械學的基礎。

化學電學植物學和動物學 其他科學，亦有極大的進步，近代化學的基礎，於十八世紀時，即已奠定，但那時候，只不過有個基礎罷了，大量的化學智識，須至十九世紀，方才產生。講到電學，也是如此的。（見第二十八章）至於動物學和植物學，也要到十八世紀，才有極好的開端。那時的動物學家，當以法人蒲豐（Count de Buffon）最爲著名。至植物學家以瑞典人林尼阿（Linnaeus）最爲著名。

科學的普遍化 我們的自然科學，自有從十二世紀到十八世紀的大成功以後，於是科學上的進步，一變而爲極通俗極普遍的東西。在各國家內，都有科學會社的創立，關於科學的書本，幾乎人手一編，莫肯落後。科學的實驗一變而爲受過教育的人的時髦行動。有的，冒充爲科學家，以此自豪。有些哲學家，竟以爲宇宙萬物，甚至於人的身體，都可用機械的力，解釋明白。有的人，又以爲宗教和政治上的舊觀念，正像從前的地理學說，和天文學說，同樣的荒謬，應當像新科學一樣，澈底改造一下。這種不滿於舊觀念或制度的精神，我們於下一章內，當詳爲解釋。現在只須記得，這一切，均只是科學的進步的間接的結果。



歐洲之業未紀世六十圖一一第

第四章 宗教統一的毀滅

第一節 中古天主教的統一

今日宗教的分歧，現在的宗教，全處於分歧局面，我們不必進同一教堂，不必在同一信仰或同一誠命之下，度過生活。在美國和歐洲，有無數人民，自稱為基督徒，但其所隸屬的宗派，各不相同，有的屬於天主教，有的屬於監督會，有的屬於長老會，有的屬於路得會，監理會，浸禮會，並其他近代所分出的幾百種教派。還有許多「基督徒」，什麼教派都不加入，却儘以個人的私念，解釋基督和他的教義。此外，又有許多人，即連「基督徒」的名義，亦不承受，舉其例，則如猶太教徒，回教徒，佛教徒，並其他懷疑任何宗教之人，諸如這一班人，在現代社會內，均可容忍，換句話說，時至今日，宗教已成爲私事，不再受國家和別種勢力的壓迫了。

但我們必須記得，我們雖把宗教看作私人的自由；但對於國家和政府，仍取不同的態度：因爲在這範圍內，我們不能忍受分裂，必須強迫每一個人，屬於一定的國家，付稅給政府，並服從所屬國的法律，倘有人不服從國法，我們就極嚴厲的責罰他。有時還用死刑。因爲我們相信，國家對於文化的進步是必需的，所以應在一切代價之下，維持國家的尊嚴。

早時期內宗教統一的必需，同樣地，宗教的統一，曾有一時期內，亦爲公衆所信服。近代以前的人，把宗教的分歧，和不服從政治的事，視爲同樣不可想像的事，中世紀和古代的人，均以爲保存信心，保持共同的信仰，和

共同的道德律，實為維護文明的必需條件。

在短短的近代史上，長時間被擁護着的宗教的統一，如何會被放棄？宗教的分歧，如何會像雨後春筍般地，同時湧現出來？並於何時開始這些分歧的事？諸如這些問題，本章嘗試為答覆。

中世紀的宗教統一——天主教 宗教統一時期的末葉，就是中世紀。在那時候，歐洲中部和西部的人，幾乎都是基督教徒。他們都接納教會所解釋的基督教義，和基督的倫理觀，他們都納稅金給教會，並服從教會所訂的法律。所以他們非但受國家的官吏：如皇帝，君主，和長官等的管轄，並受教會的官吏，像教皇（Pope），大主教（Archbishops），主教（bishops）和教士（Priests）等的管轄。他們要去彌撒，要去聖禮，要時常祈禱，時常禁食。如有反叛教會者，便以異教徒（Heretic）待他；奪去他法律上的保障，並把他交到國家去受罰；而在國家方面，亦願承辦這些事務，因中世紀的國家，把保護教會一事，看做和保護國家同等的重要。

●大部份的東歐洲人，像俄羅斯人和巴爾幹半島的人民，也是基督教徒。不過他們屬於希臘教派（Orthodox Church），所謂希臘教，雖然大部份，類似西方的天主教，不過他們反對教皇的統治權。到了現代，這種被天主教徒稱為異教的宗教，仍舊盛行於俄羅斯，希臘，羅馬尼亞，和布爾加利亞，並在新南斯拉夫國內，和天主教爭雄。

據中世紀的人想，天主教的功能，非獨可使個人得救，且為謀一般的社會福利所所需要。中古人的論點，是：倘使沒有一種普遍所接納的絕對道德，則政府和法庭，如何得受尊敬？社會裏的人民，如何可得平安？一切營業上的公平和誠實，如何能得保險？可是進一步說，倘使沒有神聖的默示，則所謂絕對的道德，又將何自而生？神聖的默示，既所必需，但沒有一個教會，去教導神聖的默示，則此神聖的默示，又將如何被人懂得？所以中世紀的

人都把天主教會，看爲一種凝住的神力，結合了種種人民，並能增益於個人和團體。

對於天主教會的反響 可是，在實際上，天主教的管理中歐和西歐，愈到後來，愈益感覺棘手。因爲皇帝和君主，都反對教皇干涉政務；新起的營業者，更漠視教會禁止重利的教律，並拒絕教會的組織，干涉任何經濟事務。其在新興的君主國，如法蘭西和英吉利，又極妒忌教會的權勢。

及至中世末葉，更有人覺得，天主教會，並不在道德和貞潔的職分上，度謀生活，却自上至下，狼狽爲奸，共同剝削平民。於是一部分人民，開始指摘卑賤和不道德的教士，甚至指摘教皇。又把教會在財政上的濫用，披露出來，並且控訴許多主教，把大量的財富，去肥滿自己；尤其是羅馬的教皇法庭（The papal court at Rome）收括了許多日耳曼、英吉利和法蘭西的善良的基督教徒的錢財，去供給意大利的腐敗教徒的揮霍。

結果，有許多人民，對於天主教的教義，起了懷疑。他們說，教會既在道德上腐敗，不是因爲在教義上，一并腐敗的嗎？所以在近代史開始之前，有多種異教，紛紛產生。有的主張說，一切牧師，應當貧窮；有的主張說，有罪的教士，不配掌理聖禮，更有人主張，彼時所流行的『教會政治』（即教士、主教、大主教和教皇等組織而成的政治體系）應立即廢除。他們所努力的，是簡單的與樸實的基督教，除此異教徒以外，還有許多懷疑派人在意大利等國，先後產生，他們反對耶穌的神性，並懷疑基督教的啓示，他們否認基督教爲會得啓示的一種宗教。（A "Revealed" religion）

第二節 十六世紀時新教革命破壞宗敎統一

對天主教的反叛 一切反對天主教的原素，在十六世紀時，達於極點；其結果，（一）在北歐方面，基督教與天主教，互相分裂，創立諸多宗派的新教；（二）在南歐方面，天主教經過一度革新之後，繼續管理該地的基督徒。

馬丁路德 (Martin Luther)——日耳曼的宗教改革者

第一個率領基督徒，公開反叛天主教，而且著有成功者，要推日耳曼人馬丁路德。他於一四八三年，生於日耳曼二十二歲時，進教做僧侶，後被派為威丁堡大學的神學教授。他又做過傳道師，凡聽過他說教的人，都很推崇他。他為人勇直，傳道又極熱心，并且對於宗教，時常發表新穎見解。他又排斥和他見解不同的人，同時他又懷疑，究竟他自己的靈魂，是否可以得救？他漸漸相信，原來自己，只是一個犯罪的不無價值的人，憑藉自身，似難取悅上帝。人類唯一的希望，便是「單純的信仰」，只要信仰上帝，則上帝的仁慈，即能及於每一個人。關於此點，他的見解，與天主教教義不同，因天主教雖亦教導信仰，但看重「善行」，更過於信仰。

（一）路德和天主教決裂 嗣後，路德和天主教，逐漸破裂，及至一五一七年，公然詰責舊教的教條，非獨出諸言詞，並且寫成專著。就中對於善行得救一點，攻擊得最為透澈，立時之間，吸引了日耳曼全國人民的注意。數年之後，他在一個公共地方，當着天主教神學家的面前，公然反對教皇，反對教會議會，說它沒有解釋教義的特



第一二圖 馬路丁德

權。並堅持着說，個人憑特讀經之法，可以得救，並可憑特經中方法，支配一己生活。他這樣的顯骨骨表示，給教皇知道了，就於一五二〇年，把他驅逐出教會；並知照日耳曼皇帝，說他是異教徒，應當責罰他。

當時，那位日耳曼皇帝，也深覺得馬丁路德的教義，若不加以約束，必有一日，要損及天主教的尊嚴了。他與中古世紀其他的皇帝相似，泥守舊法。以為教會，對於國家的威信，極關重要，維持教會，同時，即在維持國家的威信。所以他就順從教皇的意志，責罰路德並他的附和者。

(二)日耳曼民衆之擁護路德 其實，路德之所以如此大膽，竟敢輕視尊嚴而有權威的教皇和皇帝者，則因他的背後，有許多教士、僧侶和教徒們，與他表示同情，並擁護着他。所以他竟一不做二不休，拒絕教皇的敕令 (The papal decree)。此外，在他背後，還有許多君主、貴族，及一般有勢力的人。見時機已熟，立即聚合攏來，用實力來擁護新教義；并反對皇帝和教皇的無端的壓制。

路德自己，又把他反對教皇和天主教的著作，並同各種宣傳品，散佈全日耳曼。這樣，他就成爲排斥舊教的大領袖了。他的舊有許多徒衆，追隨着他，此時，又新添了許多受新鼓舞的人，並一班憤視祖國爲意大利教皇所管轄的愛國者。還有一班蘊藏別種目的，推翻了教會和帝國之後，即可增加一己權利的貴族和君主們，亦都來附和他。路德即乘此機會，處處投其所好而游說之，他常對他們說：『倘使接受他的新教義，便用不着教皇來管轄他們的國家；而一切宗教的組織，也可廢除，並可免納貢稅，不必向羅馬教皇的法庭輸款；此外，更可奪得那班僧侶和主教們的一筆財產。』當時日耳曼的首領，聽了這些權利，都毫不遲疑的，擁護路德；都願站在他的旗幟之下，對天主教會，施行攻擊，沒收教會的土地，分割教會的稅收，並在他們的領域之內，廢除天主教的禮拜儀式。

(三)路德教與天主教的對峙 有一時期，差不多全日耳曼都要反叛天主教了。後來，連到南部農民，亦要仿效貴族，反對國家和教會的領袖了。於是日耳曼的君主，大起恐慌；不得不用猛烈的暴虐手段，來壓服他們。就中最著名的，爲對於一五二五年的『農民的叛亂』(The peasant's insurrection)的壓服，於是路德教的宣傳，也受了約束。個中實情，則因路德贊成貴族，趨於極端，而同時，對於農民，亦備極拉攏，但貴族和農民的利益，永相衝突着。所以一般貴族們，尤其是日耳曼南部貴族們，覺得他們倘若反對教會，贊助路德，則新近得勢的農民，必要乘此機會，和他們作對，他們看到這一點，遂亦反對路德，並保持着傳襲的灰色態度了。結果，基督教在日耳曼境內，分成新舊二派，北日耳曼人，接受路德的教義，稱爲新教徒(Protestants)；南部日耳曼，却仍舊是天主教徒(Catholics)。

(四)路德教在斯干的那維亞的勢力 失之東隅，收之桑榆，路德在日耳曼的損失，却在斯干的那維亞，獲得補償了。因爲當時丹麥、挪威和瑞典的君主，爲了政治上和經濟上的緣故，都反叛天主教。并且他們在他們自己的區域裏，樹立路德教，當作永久的宗教。直到現在，大多數的瑞典、挪威、丹麥和日耳曼北部的人民，還是路德教徒。

(五)路德教在日耳曼的新地位 天主教徒和路德教徒，在日耳曼境內，經過冗長的戰爭之後，終於在一五五五年，日耳曼皇帝，正式承認這新興的基督教。不過那班親王，那班貴族，自從皇帝手裏，爭得權利之後，就自己受用起來，不肯分給小百姓。而且對於信教自由一層，只有親王、貴族，具有如此的自由權，可以隨便進路德教，或進天主教；而那班小百姓，却沒有信仰的自由，不得像貴族般地，隨便進入此教，或進入彼教。所以當初時候，馬

丁路德雖曾宣傳着說：「各人當有信仰自由權」，但這句話，在實際上，並未獲得實現。

新教的意義 起初時候，新教（Protestant）的名詞，原指路德基督教而言。到了後來，凡是反對天主教的人，都用這個名詞，來表述自己；實則，在十六世紀時，真正反對中古基督教的，乃是英國人。他們並非剛才所說的路德教徒，却是新教的一個別派——普通稱之為英國國教（Anglicanism）或稱之為監督教（Episcopalianism）。

英吉利的宗教改革者——亨利第八 英吉利之宗教改革，多由那班有野心的與放肆的君主，作為首領；就中尤以英王亨利第八（一五〇九——一五四七年）為最著名。他對於馬丁路德並不表示同情，並曾經著書反對其說。而當時的教皇，且目之為「真理的捍衛者」（Defender of the faith），備加讚賞。不想到了後來，這位「真理的捍衛者」亦會反叛真理。亨利第八，雖信仰正教，但對於英國天主教會的財富和權勢，不免要起妒心，同時，他又想提高王權，低減教會的勢力；加以同時之內，他失望着沒有兒子，膝下虛懸，沒有人來接他的王位。因此又遷怒於教皇，因當時的教皇，不許他和皇后脫離，另謀再娶。為此種種原因，他終於樹起叛旗，對天主教會，發出強有力的反抗了。

英吉利和天主教會的決裂 在那時候，英國的國會，完全屈服於亨利第八之下，他於一五三四年，勸服國會，通過君權至高律（Act of supremacy）。通過之時，並不發生困難。在這法律上，規定君主代替教皇，做英國教會的首領。根據此律，亨利第八，就可安安穩穩的結婚，並可滿足其他一切的幻想了。他又從教會方面，取得許多土地和財產。並且委派他的侍從，掌理教務。亨利的手段，十分高妙，他在一方面，盡力宣傳舊教的腐敗；在另一

方面，把他從教會方面奪來的財產，抽出一部份，分給貴族，因此消滅了許多反對者。而且那班貴族們，因為得到些許利益，亦皆堅持主張，反對舊教。並把許多為舊教說話的人，處置極刑。

終亨利之世，用各種方法，把天主教的神學和禮拜儀式，保存於英國國教內，可是到了他那多病的兒子愛德華第六（Edward VI, 1547—1553）手裏，英國國教終於受了日耳曼傳來的路德觀念的影響，變成路德式的新教，認信仰聖經，為唯一的得救法，所有天主教內的善行，均被宣布死刑。又改變了聖禮，並把祈禱書籍，由拉丁文譯成英文，並大加以改動。

伊利薩伯朝內英國國教的創立，愛德華第六崩，其妹馬利都鐸爾（Mary Tudor, 1553—1558）執政，在此短時期內，英吉利又和羅馬教皇，發生親密關係。當時，凡反叛天主教的，皆須挨受重罰。不久之後，女皇伊利薩伯（Queen Elizabeth, 1558—1603）登極，在此長時期內，她恢復了愛德華第六時的新教。並使之通俗化。就從那時起，直到現在，英國的國教，皆為英國的『正式教會』（Established church）。雖則英國多數人的宗教，為國家所承認，並自國家，得到相當津貼，但有少數人仍為天主教徒，可是到了後來，又為十六和十七世紀的『罰律』（Persecution and penal laws）限制了許多；直到十九世紀時，人數漸漸增加，天主教的事業，也慢慢的發展起來。

愛爾蘭反天主教運動的失敗，在愛爾蘭的英國執政者，想用對付英國天主教的手段，去對付愛爾蘭的天主教。他們創立了一種類似英吉利新教的教義，組織愛爾蘭教會（Church of Ireland）。不過，那時，有許多士人，不願長時期的戰爭和困苦；仍復忠心耿耿，信仰天主教。雖在那時，還有許多的英吉利和蘇格蘭的新教徒，

移住愛爾蘭北部，從事殖民，但到現在，大部份的愛爾蘭人，仍舊相信天主教，不爲這些蓄意的運動，奪去他們的固有信仰。

法國的宗教改革者——約翰喀爾文（John Calvin）十六世紀的新教，不僅限於英國國教，和路德教二者，當時的歐洲，充滿着宗教革命的酵素，反天主教的運動，決不限於條頓族的歐洲（卽南日耳曼斯干的那維亞和英吉利），還有法蘭西的約翰喀爾文（一五〇九——一五六四年），亦發動一宗教改革運動。他的影響，比亨利第八或馬丁路德所形成的，實爲有力，更爲偉大。

喀爾文幼時，讀書於巴黎，志在爲一教士。可是不久，對於宗教信仰，漸起動搖，乃轉習法律，到二十歲時，他於內心，聽到一種呼聲，要他去排斥天主教，並創立一種比較簡易的基督教。可是，當初的法國人，雖感覺教會的腐敗，但他們相信，改革宗教，應自內部做起，內部的改良，比用暴力來反叛，更爲有效。而且當時的法國君主，又決心剷除異教徒，所以約翰喀爾文只得離了本國，避難到瑞士去。

在一五三六年，喀爾文出版了一部有名的書，叫做『基督教的制度』（The 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詳述他對於宗教所持的意見，這部書，非但簡潔扼要，而且包涵以後所要發展出來的加利非尼教（Calvinism）的胚胎。有一時期，這本『基督教的制度』可算是反天主教的普通教綱。但喀爾文與路德，迥然不同；路德不過是個被逐的僧侶凶猛而不講理，並且非常激烈，而喀爾文，則爲法國的法律家，法律家的頭腦，既冷靜，又能合理化，這是他們不同之點一。其次，路德主張，凡聖經上所不禁止的，都爲新教所允許；但喀爾文却堅持着，以爲聖經上所未載的，新教徒不能把持不放。所以喀爾文的反叛，比路德來得周到些。

一五三六年，喀爾文使自己的教義，在日內瓦地方（Geneva）建定一個基礎，自此而後，直到他一五六四年逝世時為止，他始終是該鎮的宗教方面的神哲（Religious oracle），又是政治方面的領袖（Political Boss）。他在日內瓦時，人家都稱他爲『新教的教皇』。他的教義，以嚴肅清淨爲主。只因當時的歐洲人，都缺乏這兩種社會生活的原素。所以喀爾文看病源，對症施藥，主張一切跳舞、賭博、戲劇、珠玉、艷服等事，應皆處於禁止之列。餘外一切不道德的行爲，也應嚴格取締，不得放弛。他更主張，星期日的休業，並非供給娛樂的；却在強迫各人進到宣教師那邊去聽講道的。

（一）加利非尼教的傳播 喀爾文所創的加利非尼教，比諸路德教，傳播更爲廣遠，其所給予人民的影響，亦更爲深入。其原因不外：（一）喀爾文的論理化的頭腦和法學化的訓練，使他對於宗教之事，能下一有系統的信仰，明白展示於各國法律家和中等階級之前。（二）喀爾文以爲放債可以收息，反轉來說，收息是不算罪惡的。這條教義，就破壞了中世紀的經濟學說。因此遂得營業家、銀行家、和小康的中等階級——即新興資本家——的有力的扶助。在事實上，倘若我們說路德教和英國國教的勢力，從有土地的貴族方面得來，那我們可以說加利非尼教的勢力，實出源於財富的和有智慧的中等階級。（三）加利非尼教的教義，是如此的清楚，它的組織，是如此的簡單，（沒有教皇，或主教，僅在獨立教團之間，設置長老而已）它的儀式，是如此的樸實，它的道德教訓，是如此之誠懇，所以到處地方，皆能引誘坦白而簡樸的人民。（四）加利非尼教的體系，不能見納於君主，因它的内容，過於紛歧。但這一點，適足給它以一種民治化的美名，並足鼓勵徒衆，拒絕一切虐政，一切自上而下的高壓手段。末了，喀爾文深信高等教育的需要，故在日內瓦地方，開辦學校，聲譽遍於全歐，遠近之人，都去求學，這班學

生們，回到各自的家鄉，都去傳播加利非尼教義，無怪它的勢力，遍及歐洲各處了。

(二)加利非尼教在歐洲的情形 因為上述種種原因，加利非尼教的胚種，散佈得既廣且遠，常被稱為改革教 (Reformed religion)，它是瑞士多數人的宗教，又為荷蘭北部居民的中心信仰之所繫，即此一種信仰的驅使，致使他們和自己的君王非力坡第二 (Philip II)，反抗起來。西班牙 (Spain) 人也採用此教；日耳曼的君主，經過了長期戰爭之後 (一六一八年到一六四八年)，也承認它，得與路德教及天主教同時存在，無分軒輊，許多匈牙利人也都信仰它。在喀爾文的祖國——即法蘭西——雖則此項宗教，未能得農民及貴族的信仰，但就大體說來，這教已從天主教手裏，贏得許多中等階級，將占全法蘭西人口三分之一的中等階級。這班教徒，常被稱為呼格諾派 (Huguenots)。直到一五九八年，法王亨利第四，方賜以信仰自由。說起這位亨利第四，他本是呼格諾派中人，不過後來改奉了天主教。

(三)加利非尼教在蘇格蘭的情形 約翰諾克斯 (John Knox) 與長老會加利非尼教，在不列顛羣島，極有勢力，後來，又經約翰諾克斯介紹到蘇格蘭去。諾克斯曾在日內瓦地方，受學於喀爾文，在一五六〇年，他回到蘇格蘭，勸說該地貴族，廢棄天主教，代以加利非尼教，即蘇格蘭長老會。他的企圖，可算是成功了。

●約翰諾克斯為當時蘇格蘭的主教，只因蘇格蘭皇后曼蘭司多 (Mary Stuart) 不善秉政，他就用此機會，和素來妒忌那女皇的貴族聯合一起，推翻皇后。並於一五六七年，樹立了新教。曼蘭司多，後被英后伊利薩伯幽禁起來，並於一五八七年，治以死罪。

(四)加利非尼教在英吉利的情形 加利非尼教之入英吉利，是由蘇格蘭和歐洲方面傳過去的。既經傳入之後，該地人民，要求管理這新設的英吉利教會，並要求信仰的自由。在十七世紀初年，一班英國的加利非尼

教徒，因為不能在家鄉自由奉教，所以離去了英吉利。暫時寄居荷蘭，與彼地的加利非尼教徒，互相往來。迨後，又乘了『五月花』（May-flower）船，渡到美洲麻沙朱色得士的普里茅海灣（Plymouth Bay in Massachusetts），並於新大陸上，立了加利非尼教的基礎。

新教革命的重要 十六世紀的新教革命，把歐洲北部的基督教徒，與天主教隔絕，又與教皇隔絕。並把他們分爲三個主要部份：——卽路德教徒，英國國教徒，及加利非尼教徒。

此次革命，在暫時間，至少增加了信奉新教的皇帝的財富和權勢。其在路德教和英國國教盛行的地方，一班貴族們，君主們，分割了教會的土地，突然變爲富強。但是下層階級的農民，可就因此大苦了。農民的經濟，經過此次擾亂之後，極爲凋敝，同時，又有一班銀行家，營業家，利用喀爾文所允准的借貸生息的名義，增加他們的收益，把不幸的農民，層層剝削，弄得潦倒不堪。因此，新教的革命，對於近代專制政體的發展，實具有密切的關係。

可是，就全般說起來，加利非尼教，對於破壞專制政體之事，仍具有大力。因爲加利非尼式的教會政府（卽長老會式或獨立會式）和政治上的專制政體，是水火不能相容的。而且加利非尼教徒，在各國裏，團體雖小，但其分子，皆多財好學，處處地方，要與不給他們以信教自由的專制君主，互相齟齬，他們永遠是極端的專制政體的反抗者。所以在蘇格蘭，他們有廢逐馬利女王的故事，在西班牙，有驅逐腓利第二的美談，在荷蘭，居然建立了荷蘭共和國，在法蘭西，有弑戮波旁（Bourbons）朝的勇舉，在十七世紀，參加了二次英國的革命運動；末了，又把民治精神傳播到美洲去。這些事情，都是那班加利非尼教徒所幹出來的。由此，可知新教革命，對於近代民治精神的發展上，具有何等重要的地位了。

第三節 天主教的革新

天主教內部的革新 當上述三種主要的新教教徒——即路德教徒、英國國教徒、及加利非尼教徒，相繼問世的時候，天主教內部亦發生了重要的改革，當時的宗教酵素雖瀰漫於意大利、奧地利、法國、西班牙、日耳曼、斯干的那維亞、及瑞士諸國，但其結果，並非把天主教的教義全部推倒，毋寧說是把它的腐敗、罪惡、澈頭澈尾的改革了一下。

(一)特連會議——禁書目錄和異端裁判所 在十六世紀的後半期，一般公正而有遠見的教皇，鑒於天主教會過去的失敗，想盡各種方法，用以改進教會的政府。並且教導教士們，遵守好的道德。他們又召集一個會議，名曰特連會議 (The Council of Trent, 1545—1563)。在這會中，重新確立了天主教的教旨，更預定了革新的必要的經費及教育。他們在羅馬地方，預備一種教會問答書，教導一班俗人，或未受過教育的人，務使他們對於宗教的信仰、義務，以及教會裏的種種儀式，有一深切的認識。同時，又把舊有的無謂儀式重新改訂一下。他們又發行了一種標準的拉丁 (Latin) 聖經。他們還搜集各種帶有危險性的異教書籍編成目錄，名之曰禁書，在此目錄上的書籍，良善的教徒們，是不會去讀的。他們還訂立了一種非常嚴厲的法律，來管束教徒們的信仰和行爲。如有人違反教義，背叛真道，便由異端裁判所，執行懲罰。

(二)羅耀拉 (Ignatius Loyola) 及耶穌會的工作 天主教的改革派中，最重要的一部，要算是耶穌會社 (The Society of Jesus)。該社社員通稱之爲耶穌會徒 (Jesuits)。該會於一五三四年，由羅耀拉 (Loyola)

創立說起這位羅耀拉，他曾做過西班牙的兵士，有一次受傷在醫院中調養，無意之中，看到基督傳和天主教聖者的傳記，即引起他內心的變化，使他決計拋棄塵世的榮耀，去做基督和教會的工作，他立下宏願，要為上帝的更大的光榮而奮鬥，所以路德與天主教為仇的一年，便是羅耀拉擁護天主教的一年。一般耶穌會徒（Jesuits），自成立耶穌會的那年起，便上了十六世紀宗教戰爭的前線。他們第一步，就設立許多學校，為其他歐洲的學校所不能及。他們的淵博的學問，為天主教爭回許多的光榮，他們的清楚而簡明的講道和教訓，又得了許多的擁護與贊賞。

在傳教方面，耶穌會徒更得着明顯的成功。他們負起全責，恢復那幾乎全為新教徒所侵佔過去的波蘭。又保存了巴威略和比利時的天主教的勢力。又去保護捷克斯拉夫及匈加利的天主教徒。他們又願冒死，去救英吉利的天主教友。凡天主教在歐洲北部所失去的徒衆們，都被耶穌會社的人，在印度，在中國，在北美洲的休倫（Huron）和易洛魁（Iroquois）二族，在巴西（Brazil）與巴拉圭（Paraguay）等地方，賺獲過來了。

(二)天主教與君主的協同 天主教的革新運動，有一點，對於教會本身，十分不幸，只因天主教人，欲使他們的宗教，在西班牙，法蘭西，意大利，奧地利亞，繼續維持勢力，所以羅馬教皇，不得不和這些國家的君主，締結盟約（Treaties, or "Concordats"）並將許多宗教上的特權，賜與他們，這樣，經過相當時期之後，天主教漸變而為政府的一支，受政府的管轄了。直到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天主教方得脫離彼時與君主所締結的盟約的束縛。

處於防禦地位的近代天主教 十六世紀天主教的革新，挽救了他的頹勢，免遭全部毀滅，並保存了民衆

對於它的固有的信仰。可是它的勢力，總歸不及從前了，再不能像中世紀那樣地，操縱各基督敎國的主權了。它只居於保守地位，只爲生存而奮鬪罷了。它的主力軍，雖分布於奧地利亞，意大利，法蘭西，西班牙，葡萄牙，波蘭，捷克，斯拉夫，比利時，愛爾蘭和拉丁阿美利加等地，但皆處於被動地位，僅有少數教徒，和新教徒互相爭雄罷了。

第四節 新教的分裂懷疑主義的興起和自由信教的勝利

維持宗教統一的企圖 十六世紀的新教革命和天主教的革新，總結一句說，只是對於「宗教統一」的破滅。起初，每一國家，多少保持一些統一的宗教，例如西班牙的皇帝，強迫人民，一致信仰天主；英吉利的君主，強迫人民，接受英國國教。日耳曼和斯干的那維亞的君主，強迫人民，信奉路德教。蘇格蘭和荷蘭的君主，強迫人民，服從加利非尼教。同時，天主教國政府，虐待新教徒，而新教國政府，亦虐待舊教徒，總希望自己的宗教，能得優越的地位。還有，在天主教國方面，有反新教的法律，有異端裁判所，反之在英吉利及愛爾蘭，却有反天主教的法律，和推波地方的刑場。那時的國家，都有一種理想，都希望在自己國內，能得一種宗教統一，而如中世紀時所展示我們的。

① 推波 Tyburn 乃英政府殺戮天主教徒的地方，著名的愛爾蘭天主教，潑論說 Oliver Plunket 亦被殺戮於此。那時，在西班牙，正在殺戮新教徒，因此，英國的新教徒，就不問皂白，凡舊教中人，稍有可疑者，即牽往推波論斬。結果，約有四千多人，遭受不白之冤。

自由信教的漸起 可是，宗教統一的觀念，總不能施諸實行。在日耳曼，信奉天主教的皇帝，首先與人民相約，與以定限以內的自由信教。所以在一五五五年，容納路德教徒，一六四八年，容納加利非尼教徒，但是每次總

要經過長時間的內戰方得成功。在法蘭西，信奉天主教的君主，爲了政治上的緣故，亦去幫助日耳曼的新教徒。法蘭西的連年不斷的內爭，也使信奉天主教的君主，在一五九八年的南特勒令（Edict of Nantes）內，允許新教徒以局部的自由信教權。

其在新教國內，少數天主教徒，早擁護自由信教的原則，在信奉天主教的國家內，新教徒自亦贊成自由信教；雖則喀爾文自身，反對他的徒衆，不得擁護自由信教的原則。考其所以如此者，則因加利非尼教徒，在各國內，尤其在法蘭西，荷蘭，日耳曼，英吉利等國內，均居少數。其在英吉利，加利非尼教徒，自從參加十七世紀的清教革命之後，方始獲得自由信教，以及國會之權超出君主之上的二大權利。

新教的分裂——激進宗的興起 宗教統一的破滅，和自由信教的勝利，此二者，並非全因擺脫天主教的束縛一事使然。在事實上，所謂新教，並非永遠是路德教。英國國教及加利非尼教三種，在十六世紀時，分裂之事，已經肇端。路德教徒與加利非尼教徒，常在日耳曼境內，發生爭執；加利非尼教徒與英國國教徒，亦常在英國境內，互爭霸權。卽在此爭執聲中，一班比路德、喀爾文更爲激烈的宗教改革者，就此出現了。

(一) 門諾教派（Mennonites）浸禮教派（Baptists）及教友派（Quakers）荷蘭人門諾西門士（Meno Simons）於一五三六年，退出天主教，加入反對『小兒受洗』“Anabaptists”的激進宗教團體。這個團體，設立於日耳曼、閩斯德城（Munster），誹謗路德教徒及天主教徒，據門諾說，學問與精微的教義，乃是無價值的事，他抑制新生命，反對戰爭，反對誓言，並反對小兒受洗。結果，終於創立了門諾教派，迄今猶存在於日耳曼；後又移植到合衆國去。在英吉利，門諾的洗禮觀念，被獨立教會的人，採用過去，創立了浸禮教派。同時，門諾的非戰觀

念，又被英國的佐治福克斯（George Fox）採納過去，於十七世紀時，創立了教友派，或曰朋友會社。

(1) 自由主義者塞爾維塔斯（Servetus）與叟賽訥（Socinus）十六世紀時，還有二位更激烈的宗教改革者，那就是塞爾維塔斯（Miguel Serveto, 1511—1553）和叟賽訥（Fausto Paolo Sozzini, 1539—1604）。塞氏爲西班牙人，爲了懷疑三位一體的教旨，被喀爾文（Calvin）視爲異端，焚斃於日內瓦。叟賽訥爲意大利人，在他死前的二十五年，他住在波蘭，堅持主張，以爲路德和喀爾文的詆毀天主教，尙未能澈透底。他說：新教義的唯一基礎，當建立在理性上，凡與理性矛盾的，均爲詛謬，即爲異端，所以塞氏與叟氏實爲今日主張自由論者的基督教徒的先驅者。

（2）利非尼教的破裂——長老會派（Presbyterians）和獨立會派（Congregationalists）信仰加利非尼教的人於最初時候即於該教的組織問題，發生異見；其中一派，主張加利非尼教會，應由長老（Presbyters）管理。——這一派，就演成近代的長老會派；另一派人堅持己說，以爲各國體的事務，應由各團體獨立管理。——這一派，就演成近代的獨立會派。

阿民尼阿斯教派（Arminians, 1560—1609）十六世紀末葉，荷蘭人阿民尼阿斯亦加入了加利非尼教的騷擾，他的解釋聖經，要比喀爾文的解釋，更自由些。結果，他的徒衆，甚至反對教條，接受叟賽訥所主張的理性，並要澈底地剷除神祕的質素。他們的觀念，特別影響於獨立會派和浸禮會派；此外，對於許多路德教徒及少數英國國教徒，亦有極大的影響。

監理會派之脫離英國國教 在十八世紀時，當路德教的內部，發生許多派別的時候，其在英國國教內，亦

有名叫衛斯力 (Wesley) 的兩兄弟，從事於分派運動。——其結果，在大不列顛，樹立了衛斯力教會 (Wesleyan Church)，在合衆國，樹立了監理公會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新教之分門別類，日甚一日，愈益趨於複雜，我們在這裏，當然不能詳述。重要的一點，只是說：自從十六世紀之宗教統一，歸於消滅之後，到了十八世紀，新教之中更分出許多派別。他們非獨於彼此之間，互相容忍，且能容忍新教以外的天主教。

懷疑主義和不信的興起，基督教的分裂中，最足令人注意的，便是懷疑主義 (Scepticism) 或不信的產生。差不多在每世紀內，都有人懷疑『人性的上帝』 (Personal God) 之存在，並懷疑默示的超自然的宗教 (Revealed Supernatural religion) 及至十六世紀發生新教革命之後，如此主張的人，突然增多起來，因而發生科學的勢力。

(一) 自然神教 (Deism) 許多新教徒，在反對天主教之後，都來責難聖經；有的發現他們的思想，與神聖的經典，互相矛盾，發現聖經的記載，與自然科學不合。爲要接受科學，便脫離任何教會和信條。因此，在十七十八兩世紀內，在英國地方，有自然神教 (Deism) 之運動，他們主張：凡科學所不能證明，思維所不能爲力的，一概不能信以爲真。一切神蹟，均在反對之列。他們所擁護的，是自然的宗教 (Natural religion)，什麼超自然或默示的宗教，一概不加接納。他們的上帝，並非基督教裏的上帝，乃是合乎自然律的上帝 (God of natural laws)。

(二) 福耳特耳 (Voltaire) 與合理主義 (Rationalism) 自然神教的思想，於十八世紀時，自英國傳至歐陸，影響新教及天主教的思想界，其在法蘭西，有福耳特耳者，攻擊教士的迷信，藐視基督徒的信仰，主張一切

宗教的合理化，故有『合理主義者』之美名。他主張宗教的寬容，不單要寬容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且要寬容懷疑論者及不可知論者。十八世紀的合理教徒，與自然神教徒，對於自由信教原則之發展一事，確有不可磨滅的功勳。

總結 不論是好是壞，要之，十六世紀初期的宗教統一，已被毀滅，而有宗教的分歧，代之而興。若就單純的數字計算，則現在的天主教徒，多於四百年前的數目。不過，若就全人口的比例來算，則少了許多。在過去四世紀內，新教的派別叢生，同時，懷疑論者和合理主義者，亦相繼產生。時至今日，宗教已成爲私人的事，自由信教之事，終於在人類歷史上，獲得最後的勝利了。不過現在有許多人，包括非基督徒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在內，以爲自從宗教自統一被破滅後，在人類間，缺去了一種共同的理想，和共同的倫理，而此二者，對於人類向前的進步，實所必需，他們又在如此懸疑了。

第五章 國家觀念之流行 (Nations Become Patriotic)

第一節 愛國心的興起

愛國心的意義 倘使你問一個美國人，你愛國嗎？他必很快的回答說：是我愛國，我愛我的祖國——英國——年青的英國人，也必同樣的說：我愛英吉利；法國人也一定說：我愛法蘭西。的確，時至今日，恐怕沒有一人，不要昂然的承認着說，他愛他的祖國。這種普遍的愛國潮，倒像世界上最簡單，最普遍的事情，但也經過一番來

歷的。

原來所謂愛國心，全是近代的產物，不過有一原素，算是出源於古代的，這個原素便是盡忠觀念 (Sense of Loyalty)。

人類的忠心的特質，始於何時，已無可稽考，有時，僅忠心於個人——即忠心於家庭，朋友，社會或上司；此項忠心，大約見於原始民族，或部落，及中世紀的封建階級裏，有時，則盡忠於區域，例如古代人民，各愛各人的城市；如雅典人，斯巴達人，迦太基人，及羅馬人，然而最顯著的，要算是對於觀念的忠心 (Loyalty to ideas)，尤其是對於宗教上的誠命之忠心。我們試觀猶太人只因有一共同宗教，就結成一個國族，其實，在古代時候，僅有許多人並非猶太血統，徒因屬於這個共同宗教的緣故，便允許他進入猶太社會，天主教也把不同的人民——意大利人，法蘭西人，英吉利人，德意志人，波蘭人等——結成一團，叫做基督教國的神國。

近代的國家 近代的國家主義，就是上面所述的古代人類的三種盡忠心的混合物，當一羣人民，住在一定的區域內，時覺他們的言語，文字，與他們的鄉鄰不同，又覺得他們屬於同一的血脈，後來，又產生了獨立的政治組織，對於他們的獨有的風俗和遺傳，特別加以贊許，於是他們便算組成一個國家；而這些人民對於他們的國家所表示的忠心，便叫做愛國心。

中世紀愛國心不發達的原因 在近代開端以前，並無所謂愛國心，此其故，可分三層說明之。

(一) 在歐洲西部及中部，凡受過教育的人，都讀同一文字——即拉丁文。無論在巴黎，倫敦，羅馬，或馬因斯，各地的語言，都是統一的，所以不必去顧慮，究竟對方的人，是日耳曼人，抑是意大利人，抑是英吉利人，抑是法蘭

西人。至於書籍，更是用一體的拉丁文，書寫成功，所以他們都讀同一的書籍，作同一的言論，在這種環境之下，他們既不感覺語言文字之迥異，更不感覺國籍上之不同。

(二)旅行和交通的不便，又使未受教育的人，無從發生愛國的觀念，中古時代的農民和工人，缺乏各種交通上的便利，如鐵道，汽車，電話，報紙等，因此他們沒有機會，知道自己國家的消息，於是對於國家，便不感覺什麼興趣。他們只忠於自己國內的教會，或自己居住的小鎮，或自己受僱的主人，決不會愛及全國的。

(三)任何國家，都沒有獨立和單一的政治組織，那時候，羅馬皇帝的舊觀念，——即凡文明之人，不論種族國籍，如何不同，都應屬於一個主權之下的觀念，依然流行着。這個觀念，在後來，還形成那包括現在的日耳曼，奧地利亞，荷蘭，比利時，捷克斯拉夫，瑞士及法蘭西，意大利之一的神聖羅馬帝國 (Holy Roman Empire)。同此觀念，又留存於基督教制度內，凡屬人民，在精神上，皆受教皇的統治，並無國家和民族的區分。因此，那班中古期的歐洲君王，握住了神聖羅馬帝國，或天主教會的樞紐，再也不必顧及民族，文字，和國籍的不同。所以十四世紀的英王，統治了半個法蘭西，同時，每個君主國，都分裂而為公爵及伯爵們的轄區；他們隨意治理本地的事務，從未想到忠於國家的一回事。並且，在那時候，簡直沒有整個的國家的成立，因為各區域內的貴族，都力謀獨立，僭稱王號；中古時代的西班牙，竟分成五個或六個政邦，中古時代的法蘭西，竟成了一羣半獨立的公爵封地，和伯爵封地。中古時代的日耳曼及意大利，也分裂成許多毫無希望的自由城市，和王子的領土，所以要產生整個的國家，除非有一強有力的君主，統一各國，置於一己的統治之下，那就不易成功了。

第二節 國家和愛國心的興起及發展

愛國心在近代發展的原因 發生國家和愛國心的原因，多而複雜，現姑舉其最主要者，分述之如下：

(一) 拉丁文的衰落及方言的興起 拉丁文本是學者階級的文字，到了中世紀末葉，就失去它的公用性，而由土語，方言，起而代之。所謂土語，方言，本只是未受教育者所說的言語，例如法蘭西意大利英吉利德意志西班牙等言語，與拉丁文相異的地方很多。那時的學者，漸知用土語來著作，或用方言來傳述。到了十四世紀，有但丁 (Dante) 者，用意大利文來寫，有綽塞 (Chaucer) 者，用英文來寫，對於普及教育，推廣知識一事，供獻極大。同時，又有一班古文學者 (Humanists)，都想肅清中古時代所發展的拉丁文，同時，一班贊助及提倡方言的人，感覺拉丁文的內容，太鋪張，太炫耀，既無生氣，又乏活力，以致功用日漸減少，所以那時候，除了教室和教會內的工作，以及正式規定的條據契約以外，無論受過教育或未受教育的人，都廢用拉丁文了。到了十五世紀，印刷機發明之後，更使語體文字，盛行一時，因為印刷事業，能使普通的語言，散佈開來。到了現在，除了這般少數懂得拉丁書籍的人以外，大部份人，多用普通語言了。

十五十六世紀方言文學的興起，促成各國人民，各注意自己的祖國，又因大半國民，只了解己國的文字，即連一班學者，也不知道各種語言；所以，英吉利的作家，只重英吉利的特質，法蘭西和意大利的作家，只知顧到己國人的脾胃，各國的特性，由此逐漸發達；不到一刻，便風湧了各處，到十六世紀末，語體文學的傑作，如莎士比亞 (Shakspere) 的英文戲劇，意大利塔索 (Tasso) 的意大利敘事詩 (Epic poetry)，西班牙塞凡提 (Cervantes) 用西班牙文所寫的吉歌德先生 (Don Quixote)，都相繼而起，即此國家文學上的發展，又使國家觀念，愈弄愈趨於深切。

(二)通商事業的增加 發生國家及愛國心的第二原因，當以通商事業的增加，爲主要點。當時，有許多人參加十字軍的征役，還有許多人，往外出去旅行，即此各種事情，使他們對於同一語言的人，更有深切的認識，更加團結起來，以便與語言不同的人，互相競爭。此事對於國家意識的發展上，實具有強大的決定力。

(三)專制政治 (Autocracy) 的興起 第三個原因，就是專制政治的興起，這是最重要的原因。在中世紀將末，近代將開始的時候，英法和西班牙的君主，都忙着增加自己的權力，一方面他們約束天主教及神聖羅馬帝國的威權，同時，又忙於削減封建諸侯——公爵，伯爵，男爵——的勢力，而完成各自的王畿。關於這些君主，如何建立專制政體的事，我們當在下面一章，詳爲論述，在這裏，只須指出他們的工作，如何對於國家的產生，具有直接的影響，這一點就夠了。

這些君主的領域，因爲戰爭的結果，得與同語言的人民所佔的面積，同樣大小，形成極自然的界限。例如英法間的百年戰爭，(一三三七——一四五三年)它的結果，致使英人被逐於大陸，把英國的領土，限於操英語的居民間。因此，法國便恢復了它的疆土，包括操法語之各地，同時，在西班牙，信奉基督教的西班牙人，與回教徒間，發生長期戰爭，它的結果，回教徒遂失敗，信奉基督教的諸多州區，就在斐迪南 (Ferdinand) 與伊薩伯拉 (Isabella) 的手下，結成一個君主國。

(四)宗教與愛國心的關係 我們已經知道，十六世紀發生新教革命的原因，一方面，是由於國家觀念的興起，另一方面，則因君主階級，欲損害天主教徒，而增加自己的財富和權力。因此，新教革命，及天主教的革新，也就變成產生國家觀念的界標。因爲宗教不同，國家的界劃，亦各不同，於是十六與十七世紀的宗教戰爭，無意之

中，激起了一種活潑的愛國意識。須知那些戰爭，並非純因宗教之故，不過藉名宗教，激起戰爭，以求商業上的經濟利益，或君主在政治上的威名而已。例如加利非尼教徒，聯合尼得蘭北部，以反抗西班牙的天主教的君主。這種長時間的反抗，非獨使他們獲得自由，且能於居民之中，激起一種堅強的愛國心。同時，對於天主教的熱心，亦使尼得蘭南部的人，和他們的北鄰，脫離關係，平定內部的叛亂，造成一種明顯的比利時人的愛國心。又如斯干的那維亞人，自接受路德新教之後，便立了丹麥與瑞典（Sweden）的國王，尤其是那班瑞典人，在大陸上，特別維護新教，獨自創立一國。同時，信奉長老會派的熱心，亦激起了蘇格蘭人的國家意識和愛國熱情。

日耳曼和意大利的建國之遲緩 在歐洲境內，有兩個重要區域，雖具同語文，但到十六世紀時，尚未建立國家，那就是日耳曼和意大利，它們雖有充分的國家意識，流行其間，但因分裂過甚，分成許多小州，許多封土，沒有人能統一它，變成王國。倘若新教革命，無影響於日耳曼，或影響之後，全日耳曼人，都去接受路德教義，那末神聖羅馬帝國，也許一變而為日耳曼國。但是，在事實上，新舊二教，在日耳曼境內，平分勢力，新教的君主，他的勢力，適足抑制天主教的皇帝，使神聖羅馬帝國，逐漸趨於衰微，爲此之故，所以必須到了十九世紀——距新教革命後三百年——日耳曼與意大利方得成爲國家。

近代初期的國家 除掉意大利及日耳曼兩個區域以外，十六世紀地圖上的歐洲西部，和今日的地圖，相差不遠，諸如瑞典，丹麥，荷蘭，法蘭西，西班牙，葡萄牙，蘇格蘭及英吉利等，在那時候，都已成爲國家，都已佔有一定區域，具有獨立政治組織，並各種特殊的習俗和遺傳，以及與鄰國不同的語言，並有一種真正的愛國心，先後發生。

新國家與商業革命 根據民族國家而發生的國家意識和國家自傲，於十六世紀時，在諸多方面，促成了商業革命；最初，有葡萄牙和西班牙，繼之有荷蘭，終於有法蘭西及英吉利從事各種探險事業，並在海外區域擴張一己的殖民地，於是勇敢的航海家，就變而為國家的英雄，到後來，在宗教戰爭中參雜着殖民地及商業的爭霸。此時，愛國觀念，更成了一種新而強的刺激。在任何情形中，國王不時鼓勵着自己商業的擴大，而且在許多地方，確受了不少的實益。殖民地的成功，也竟助成了愛國心及專制政體的發展。

第三節 愛國心促進了專制政體和戰爭

愛國心與專制政體之合一 在十七世紀時，歐洲西部各國，於愛國心一端，已極發達，但當時的人，都把它看為與君主政體，無所區別，所謂愛國心的開展，只是專制政體的實施而已。那時，君主是國家統一的記號。他的軍徽和軍服便組成了該國的國旗，和國色，用君主的名義，便可間接的，或直接的，訂立國法，厘定賞罰，徵募軍隊，及宣告戰爭等等。

託名愛國心的王朝戰爭 十七十八世紀的君主，為了許多私的緣故，——如嗾使王室的特定人物，篡奪別國的王位，或為妻室兒女，求得富厚的承繼——經歷許多戰爭。他們的野心，並不限於同一語言的國境之內，却常去征服外國的省份，所以『民族自決主義』(Principle of self determination)，在那時候，尚不被承認。普通一班人民，就如牛羊一般，被君主們奪來奪去，漫無限制。不過，王室方面，但無論有何衝突，有何私務，但每一王國，仍為同一語言，及公同的遺傳物的中心，任何君主，儘可借用愛國美名，在愛國的百姓身上，毫無問題的，取

得各種供給，各種利益，在十七十八世紀時，有許多兵士，受了忠君報國的鼓勵，情願在疆場上，犧牲他的生命，但其結果只解決了王位的嗣續問題，或只爲專制君主，增加一個郡邑。

國際關係與外交的發展 在沒有任何國際組織之前，已有相當法規，漸被承認，算作管理國際關係的法規。到了十六、十七世紀，才有所謂永久的大使（Permanent ambassadors）及其他外交官吏（Diplomatic agents），代表他們的元首，駐紮異國。這些外交家，後來變爲顯赫的專門人才，但他們並不是真心誠意地，在那裏促進國際間的和平，却在偵探對方國家的虛實，回去報告君主。他們又創下了那到十七世紀方才開始的國際會議（International Congresses），藉以決定國際間大戰爭的結果，他們又在君主的指揮之下，去磋商戰爭，同盟，及條約等事，他們又定下了國際交往上的方式和儀節。

格老秀斯（Hugo Grotius）的國際法（International Law） 十六十七兩世紀內的殘忍的戰事，漸使人們感覺到，在人類間，須有一種規定，以保護一班不參加戰爭，及疾病殘廢的人，並禁止劫掠及其他恐怖的行爲。這種需要，有大部份，皆因國際法之產生，而獲得解決。當時對於比項工作，最有成效，同時對於君主及外交家，最具有影響者，便是格老秀斯（Hugo Grotius）的戰爭與和平法論（On the Law of War and Peace）。格老秀斯爲荷蘭人，是一個學者，他曾因主張信仰自由，反抗祖國所盛行的加利非尼教（Calvinism），以致被禁於荷蘭的某礮臺裏；後來他逃越監獄，逃到巴黎，一六二五年，出版了他的不朽之作，戰爭與和平法論——這是最先而又最好的一本關於國際法根本原則的書，而且是格老秀斯論文中最有系統的一本。

（一）近代國家的主權 近代國際法上的一個假定，即爲每一國家，都有主權，意即國家之間，彼此獨立。但

要有主權，須有一定屬性 (Attributes)，就法律上言之，一個具有主權的國家，必須(一)對於特定區域及該區居民，有最高統治權。(二)具有鑄幣權，徵稅權，設置軍隊權，宣戰權，及媾和權。

(二)主權與專制政體 我們知道，早在十七世紀時，已有許多國家，具有獨立的主權，它們的人民，都被愛國心浸潤着，願為所在國的主權，而犧牲一切。但大半國家，以為主權之事，當寓於君主之內，因此，君主與主權，打成一片，變為相等的名詞，一切鑄幣，徵稅，設置軍隊，宣戰，媾和等事，都由君主去做，全國人民，都甘心服從他。

愛國心不因專制政治的毀滅而衰落 在十七世紀時有二三國家，否認或限制君主的主權，那就是瑞士及荷蘭。生到一六四八年，均被正式認為獨立共和國。英國人藉了種種革命，限制君主的統治權，並於一六八九年設立國會，把全部統治權，交與國會，國王僅具一虛名而已。英國的國體，雖改為君主立憲，荷蘭的國體，雖改為共和聯邦，但這些變動，非獨不減退英荷兩國人民的愛國心，反使他們對於國會，對於內閣官員的命令，更順服些。

愛國心與民主政治之興起 專制政體對於近代國家之形成，及愛國心之鼓勵，當然具有巨大的勢力，但若一旦國家觀念發展，專制政體，必致暗淡下去，因為，假如人民對於國家，愈發生興趣，愈希望參政，即愈不讓國家的事務，由君主個人，大權獨攬，造成無數大錯，因此，他們就要起來，推翻專制政體。因而舊式的愛國心的演進，亦已到了末年了。自此而後，因為靠着民主政治的實施，普及教育的鼓吹，以及軍事訓練的普及，致使愛國精神，更為擴大，更為深入，它的結果，竟於二十世紀初年，演成人類史上最大的血戰，關於此事，下面再當論及。

卷二 專制時代——十六七十八世紀——引言

時至今日，倘有民主國的人民，再去贊成專制政體，或其他別種政府，我們必認他爲愚昧，爲不合理，這是因爲我們受着民主政治的薰陶，已經極長久了。我們現在，對於民主政治，具有如此堅強的感情，簡直難使我們記得：第一，在數世紀前，君主政體，竟是如此普遍，如此被認爲最適當的政治方式；第二，許多我們所認爲民主政治的基礎制度和基礎觀念，它們的來源，竟與民主性質相去極遠，直到後來，方漸適應而爲民主性的東西。

原來民主政治不過是最近的試驗，倘結果不佳，也可把它拋棄；像我們拋棄其他的制度一樣。倘若可望成功，這巨大的實驗，也當很靈巧的做去。我們必須明白，爲何民主政治被採用了？過去的情形如何？如何能得成功？倘若失敗，失敗在那幾點？關於這些問題，如在歷史上去求答案，我們當可發見，民主政治之被採用，是因人類相信，專制或絕對的君主專政，已歸於失敗了。我們又可發見，所謂民主政治，並非驟然的產物，乃是由於某種限制君權的中古制度，漸變而來，這些中古制度，險些兒也被專制政體毀滅了。

第六章 君權之伸張

第一節 中古君權之受限制

中古君主政體的限制 提起中古的政治，人們總以為『神授君權』的君主，統治全個國家，這是它的特色，實則這是謬誤的見解。在古代時候確有幾個國家如此，到中世紀末葉，這些特質，重被複演，其在中世紀，君主的權力，却大受限制的。此種限制，可從四個方面分別論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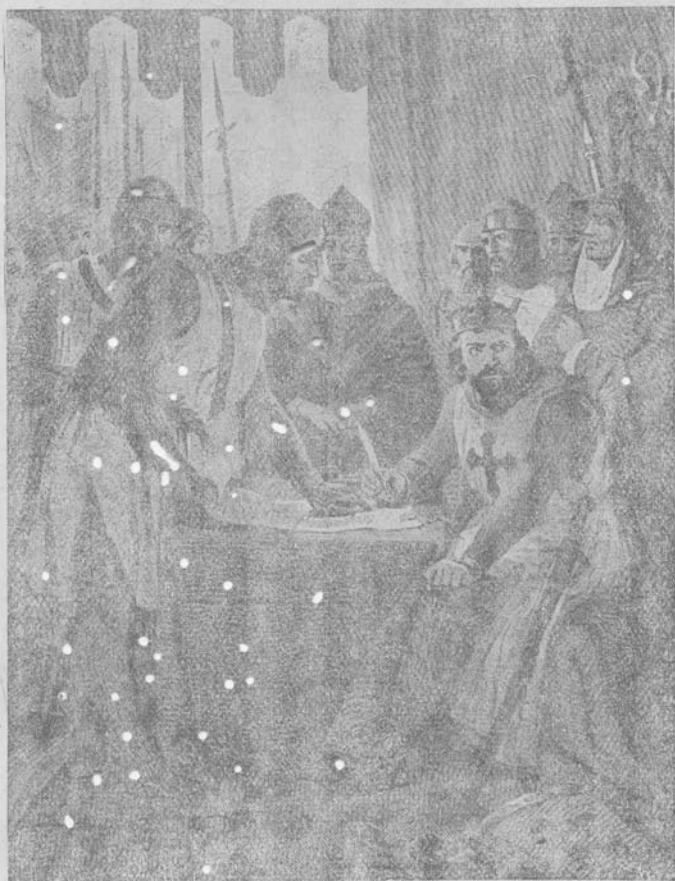
(1) 反叛權 (The Right of Rebellion) 現在時候，反叛政府，乃是一件危險的事，因為一班有鎗階級，大可憑恃鎗械，禁止千萬非武裝的公民。但在中世紀時，君主沒有常備的軍隊，所謂武器，亦不過刀劍槍箭等具而已，農夫一旦荷鋤持鎗，即是最有力的戰士。所以推翻一個衆所共惡的君主，倒是一件容易的事。有一時期，在一百六十年的短期間內，竟有六個英王，被人民廢黜，其中五個，更被人民殺死。在如此情形之下，一班愛生命和王位的君主，自然不敢觸衆怒，自討苦吃了。

(2) 選舉的原則 (The Principle of Election) 中古時期，雖有許多君主，由於世系之傳統，承繼王位，但這個制度，並不絕對正確，例如：貴族或教士的首領，儘可剝奪太子的卽位權，或可建立新的王室，諸如此類，並非希罕之事。此外，如歐洲最高的神聖羅馬帝國 (Holy Roman Empire) 的皇帝，也須按次選舉。基督教國的教皇，亦按次選舉出來。因此，我們可以說，君主和皇帝的權利，至少有一部份，是根據於人民的同意和選擇的。

(3) 個人權利與特權的保障 (The Guarantee of Individual Rights and Privileges) 約束專制政體的最特殊的辦法，即當時的學者，承認在人民間，具有一定的自由與特權，爲君主者，不得擅自侵犯。例如封建貴族的納稅，並其他類似的負擔，非得他們同意，爲君主者，不得擅自增加。教會的特定權利，爲君主者，亦當如約遵守，不得違反。許多大市鎮，均有特許狀 (Charters) 在此等狀內，賦與種種特權，種種自由，例如：在貴族方面，如

有觸犯刑章者，當由貴族中人，自去審理——這種風俗，就演成今日的陪審制度。因此，君主對於人民的權力，大受限制。有時，這種限制，竟具體的寫下來：例如在一二一五年，英國的貴族和教士，強迫英王約翰，在那極長的文件上，親筆簽字，叫做大憲章 (The Great Charter)。

在此大憲章內，允許重視人民的自由；除得貴族的同意之外，不得擅自徵收新稅；對於任何人，不得出賣，不得否認，或延遲其權利；不得非法拘禁；不得違背倫敦 (London) 及其他市鎮的特許狀，這種文書，就是近代憲法的一個先驅。



第一三圖 英王約翰簽定大憲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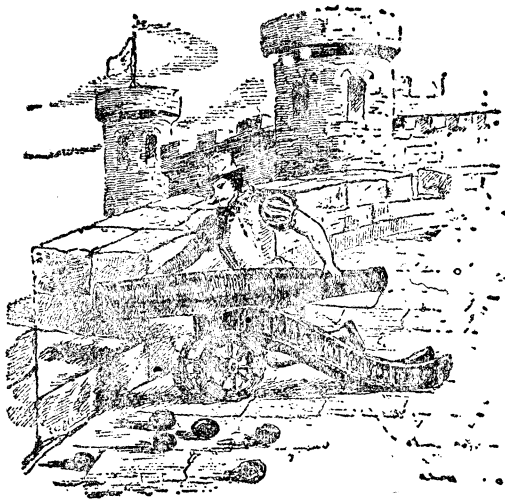
(四)國會(Parliament) 最後一個限制王權的方法，即爲國會之司掌立法，訂定賦稅。在法蘭西、西班牙、葡萄牙、英吉利、波蘭及其他國家的國會，彼此十分相似。我們現在，只須略究英國的國會，即可對於其他國家的國會，有一極充分的瞭解了。

在中世紀初期時，英吉利的主要貴族及教會中的主要職員，組織一個顧問團體(Advisory council)，專門討論新法律及新賦稅的事情。在十三世紀時，這個團體，就擴大範圍，變成國會，各重要城市，均得派遣代表，前往參加，在十三世紀末葉，國會之中，包括：(一)大主教，主教，方丈，及其他教士們；(二)貴族的首領；(三)各州各鄉的地主所派定的兩個武士；(四)各城市所選出的二個中等階級。總之，那時的國會，代表四個階級——教士，貴族，小地主及中等階級。其在英吉利，教士與貴族，這兩個階級，聯爲一體，叫做上議院(The House of Lords)，武士和中等階級，成爲一體，叫做下議院(The House of Commons)，這就是近代兩院制的濫觴。其在法蘭西和其他的國家內，却分做三院——即教士院，貴族院及平民院是。

英國的國會，頗能實施它的權力，英王非得國會之同意，不得擅自增加賦稅。於是國會得有掌理國家財政之權，並可用『不與同意』的恐嚇及要挾，使國王取消許多不公平的事情，並承認人民所需要的法律。有時，國會更有要求經費，懲治腐敗官吏，及取消不合於民意的政策之權。

第二節 近世紀初君權之漸次擴張

十五十六十七世紀內專制政體擴張的原因 倘若中古的立憲政府，及國會的觀念，繼續發展，而無阻礙，



圖一第 第十六世紀時之大戰

現代的民主政治，或可早日成立。而民主政治的方式，也許要比現在所通行的，要不同一點，或者要更盛行些。可惜者，十五、十六、十七世紀內所產生的專制政體，竟把中古時代對於君權的限制一層，完全毀滅，結果，在民主政治成功以前，必得經過長期血戰，方能推翻專制，建立共和，亦即爲此緣故，所以，我們今日的民治制度，仍有劇戰的創痕存在裏面；爲欲認識此種劇戰的意義，我們先要懂得專制政體產生的原因。

(一)君主的才能 恰在這個時期內，在英吉利，法蘭西，西班牙等國家內，有許多有才幹和野心的執政者，相繼出現，例如英吉利的都鐸爾朝，法蘭西的波旁諸王，西班牙的哈布斯堡，都是有毅力有意志，並能專權治國的人才，不過當時的環境也很可研究。否則，倘若環境不順利，他們雖有才能，亦不能如此便利的施行專制政體了。

(二)戰術的變換 戰術的變換，實爲專制政體最適宜的環境之一。在十五世紀的英法大戰中，法王獲得了維持常備軍 (Permanent army) 的權利。其他歐洲的君主，亦得同樣的權利。這些王家的軍隊，並不單用中古時代的舊式盔甲，舊式戰具，如長槍，鐵刺，刀劍，弓矢等；他們有了十五世紀及十六世紀所通行的大砲，火銃。做

國王的人，有了如此軍備的永久軍隊，自可制服反叛的貴族，並鎮壓崛強的人民了。

(三)羅馬法 (Roman Law) 的復活 另有一個重大原因，即古代羅馬法復活的一點是。依據羅馬法的觀念，君主有權訂立法制，或廢除一切法制，因為君主的權力，超出人民所應服從的法律之上。這種觀念，當然合乎專制制度，而與中古的法律觀念，——以為君主必須尊重國家的基本法的觀念，大相逕背。還有一班君主所僱用的法律家，也贊助羅馬法的觀念。因為增加了君主的權力，他們也便增加了他們本身的利益。又因其他別種原因，羅馬的法典，大得復活，結果，遂使專制制度往外擴張勢力。

(四)馬基雅弗利 (Machiavelli) 的政治學說 君主高於法律的觀念，又有馬基雅弗利的政治學說，作為支撐，其勢益為浩大。馬氏在十六世紀時，住於佛羅稜薩 (Florence)，乃意大利的政治家，著作家。他著一本有名的君主論 (The Prince, 1532)，用巧辯的方法，證明為君主者，即對於基督教的根本道德法，也儘可以違背，不受限制；而且君主方面，為欲保全國家的利益，或個人的權勢，不妨行使欺詐，鳩毒，暗殺，或種種潑辣的手段。馬氏此書，流行一時，受他影響的君主，也不祇一二人，例如英國的查理第一 (Charles I)，雖為有德行的君主，而對於國會，却毫不遲疑的，說着謊語。

(五)愛國心的影響 愛國心的發展，也很有益於專制制度之復活。在這觀念未生之時，人民注意於地方事業。對於國家的觀念，非常薄弱，每遇君主來干涉他們的自由，常要起來反抗。到了後來，國家觀念，一日發達一日，人民視君主為一國之領袖，君主的偉大和榮耀，他們都引為自己的光榮，因此，自願甘心低首於他們的君主之下了。

(六)新教革命的影響 新教革命的發展，也很有益於專制政治，一般接受路德教的國家的君主，都把教會財產，教會業務，全部接受過來，例如英國亨利第八 (Henry VIII)，當他與教皇衝突時，他非但把寺產充公，因而獲得重利，更做了英國教會的首領，並規定了人民應信仰何種宗教，應如何禮拜上帝。

(七)經濟及社會的變遷的影響 在第二章所述的商業革命 (Commercial revolution) 財政革命 (Financial revolution) 及其他經濟上的變遷，使工業和貿易二者，大大的擴充了，中等階級 (Bourgeoisie) 的數目及勢力，也漸漸增加了。這班中等階級，因為貴族們的私戰，常常阻擋他們的營業的發展，不免對於貴族，發生惡感。所以凡有能鎮壓貴族及維護貿易的君主，他們都使出盡全力，從中幫忙。尤其在商業擴大之後，他們對於各地不同的貨幣衡量法則，頗感不便。所以他們覺得祇有君主，才能統一各地的貨幣衡量，並設立法院，掌理司法。同時那商業革命更與聰明的君主，以極好的機會，去獲得中等階級的贊助，因為他可派送探險家，往外找尋新航綫，開闢殖民地，用海軍來保護商船，頒賜開設商業公司的特許狀，訂立有利於商人的條約。諸如這些政策，均可使那班中等階級，出全力來擁護他，並維持他的王位。直到後來，專制政體一變而為壓迫中等階級的工具，那時候他們才開始發見他們的錯誤，並去反對專制制度了。

第三節 專制政治之在英國

都鐸爾國王 (The Tudor Monarchs, 1485—1603) 專制政治在歐洲的實情，英國歷史上的都鐸爾

王室 (The Tudor family) 頗能表明之，十五世紀中葉，英王的權力，衰微已極，封建諸侯 (Feudal nobles)，因

爲黨派不同，相互內戰，以求謀得王位的候補者。

(一)亨利第七 (Henry VII, 1585—1509) 亨利第七乃都鐸爾王室中戴王冕的第一人。他在四八五年接位，當時他的王位並不穩定，幸而當時與他逐鹿的貴族，有許多人，皆死於內戰；而一般百姓，也熱望着和平與秩序。即此兩種情勢，得使亨利第七，採取嚴厲政策，對付一般貴族中想擾亂治安，或於他的主權敢存覬覦之心的人。亨利第七更知道，鼓勵貿易與工業，可以博得中等階級 (Bourgeoisie) 的歡心，因而增加自己的權力，於是他又和尼得蘭 (Netherlands) 的統治者，訂立通商條約，使英國的商人，增添了一個市場。他又派遣探險家，四出探險，尋找到亞細亞去的新航綫。他又在許多地方，促進商業上的利益，他更善於和國會交涉。因爲理財有道，他又用不着向國會借錢。所以在他即位的二十四年中，國會僅召集過五次。

(二)亨利第八 (Henry VIII, 1509—1547) 亨利第八的專制政治，較諸他的父親亨利第七更進一層。他反對教皇做基督教會的領袖，而使他自已，變爲英國教會的最高統治者。此後英人視他們的君主，既爲君主，更兼教皇了。一切教會的儀式和教旨，都要他來規定。大主教 (Archbishops) 和主教 (Bishops) 都由他委派。因此那班教士們，都成了傀儡。傳道也不過隸屬於主權之下的義務罷了。他又把天主教的寺產，悉數充公，因此獲得大筆金錢，所以他不必仰賴國會，求得供給。他又把充公下來的寺產的一部分，分送或賣給那班貴族及官吏，去籠絡他們。所以那班貴族，官吏，都感激他，並擁護他。亨利第八的爲人，主持中道，不趨於極端。有一次，他想不徵求國會 (Parliament) 的同意，徵收奢侈品稅 (Luxury tax)，但一經人民反對之後，就立刻取消，並向人民道歉；因此得免去各種激變。

(二) 伊利薩伯王后 (Queen Elizabeth, 1558—1603) 亨利第八死後，一傳至幼子愛德華第六 (Edward VI, 1547—1552)，再傳至他的女兒馬利 (Mary, 1553—1558) 又傳於他的女兒伊利薩伯 (Elizabeth, 1558—1603)。這些君主，都能隨意改換他們國裏的宗教，足見那時專制政治的發展，已趨於極穩定的地位了。愛德華第六，在新教裏面，創立了一種祈禱方式。到了後來，馬利却恢復了羅馬天主教。反對她的人，都視為叛國，而加以刑罰。在經濟方面，專制趨向之發展，正像在宗教方面一樣，愈弄愈厲害。伊利薩伯王后，曾頒給二個公司的特許狀 (Royal charters) 一個公司有全權與印度 (India) 通商，還有一個有全權與俄羅斯 (Russia) 通商，她又將發賣的專利權，賜給一定的人，得專賣鐵，油，醋，皮，綫，紗，玻璃，煤，鉛，水粉，等貨物。她又得到國會的同意，頒佈關於學徒的服務的年限，僱用工人的規律，安排貧人的方法，及其他同類事情的法律。她又便盡種種護罵，巧語，說謊等方法，對付國會，使它對於她的統治，完全屈服。她又和她的父親一樣，非常機警，關於國會的理論上的權利，決不否認。所以她就大得民心，都尊稱她為『百世好后』 (Good Queen Bess)。當英艦打敗了西班牙 (Spain) 王非力布 (Philip) 所派遣出來的大阿馬達艦隊 (The Great Armada) 的時候，便是那位『百世好后』微笑地對着那從西班牙屬亞美利加洲 (Spanish America) 帶了戰利品回來的戰船長的時候。

●這種貿易上的專利權，知者甚鮮，僅在伊利薩伯崩前數年，請求批准。

詹姆士第一 (James Stuart or James I, 1603—1625) 所高唱而實現的專制學說，都鐸爾王系的實行專制政治，還很審慎，不肯輕易誇大他們的專制制度，可是到了斯圖亞特 (Stuart) 王系的第一個君主，即詹

姆斯斯圖亞特，亦即詹姆士第一，却公開的說：英吉利的君主，非但是專制的，而且是懸當專制的。一六〇三年，伊利薩伯死了，因她沒有兒子，遂把王位讓與詹姆士，詹氏本是蘇格蘭的君主，曾著二書，發表他對於政治的學說（Theory of government），但是他個著作，不善於實務，他說：國王有神授之權（Divine right），統理一切，這權是從上帝那兒得來的，君位世襲（Hereditary monarchy）的制度，是世界上最自然最適宜的制度，也是上帝所最贊同的方式。國王有無限制的絕對威權，不論他怎樣專制，百姓不可反叛；唯一的辦法，祇可嚮求上帝，希望他減少暴虐。當詹姆士為英吉利國王的時候，他便挾着那種學說，並且明明告訴國會，他們沒有權利去討論，在法律上皇帝可做些什麼，祇可討論上帝能做什麼，這便是英吉利第十七世紀的專制學說了。

第四節 法蘭西專制政治之發展

在十五十六世紀內，專制政治，不但發展於英吉利，大多數的大陸君主國，也是採用專制政治的，尤其在法蘭西，發展得非常厲害。法蘭西王室所稱的波旁（Bourbon），就是專制的符號。

波丁（Bodin）的專制學說（Theory of Autocracy, 1576）約在英王詹姆士第一發表君權神授說的二三十年以前，在法國，有波丁（Jean Bodin）者，企圖把專制政治，加以合理化。波丁本是一個法王所僱請的法律家，他受希臘和羅馬的觀念的影響最深，對於君位世襲的制度，信為最好的制度，並為唯一適宜於大國的方式。他更和古代羅馬法家一樣，宣言着說：君主高出於法律之上，不受法律所支配；司法官吏，也應緘口服從，至於國會，並沒有參與政治的權利，它不過是個勸告的機關罷了。波丁的學說，在當時也許太激進一些，但不多一

刻，却已變成事實了。

●波丁的著作，是歷史的簡易一解法（*A Method for the Easy Understanding of History*）和國家論（*Six Books Concerning the State*）這兩本書，在一五六六年及一五七六年，先後出版。

法王亨利第四（*Henry IV, 1589—1610*）波丁的書，出版了幾年之後，納瓦拉（*Navarre*）地方的亨利（*Henry*），即波旁王系的第一個君主，也像英吉利的亨利都鐸爾（*Henry Tudor*）一樣，發見他的國家，困於內戰，因而日趨衰微，城市被毀於火，田園都盡荒蕪，商人又受制於盜匪，大貴族猶如獨立君主，絕不尊重國王，更不遵守法律，於是他決定心志，努力於秩序的恢復，貴族的鎮壓，貿易和工業的鼓勵，此外又把育蠶事業，介紹到法國去，又捐出錢來，建造許多商船，以便在美洲及印度地方，企圖殖民地及商場之發展。同時，他的首相——即薩立（*Sully*）公爵，也能注意到農民的利益。如此一來，已把波旁王系的專制基礎，築得非常堅固，準備將來向前擴大。

路易第十三（*Louis XIII, 1610—1643*）與黎塞留（*Cardinal Richelieu*）亨利第四的兒子，即路易第十三，雖不是一個偉大的統治者，却也很聰明，很能把公家的事務，信託於一位能幹的大臣，即黎塞留。黎塞留本為天主教會主教長，但他對於國事，反比對於宗教，更有興趣。所以他効忠於法王路易第十三，也比對教皇忠心，更進一層。他的身體，雖然羸弱多病，然而他的意志，却非常堅強，且又多智。他那慘淡的面孔，顯示着一種毫不憐憫的決斷及奸巧，使敵人見而畏縮。他的政策，也十分簡單，不過是把加於君主的一切限制，屏除淨盡。例如和英國國會同樣的三級會議（*The Estates-General*），本是限制君權的組織，在黎塞留任內，那三級會議，從

不准召集一次。

●三級會議，自從一六一四年召集一次之後，直到一七八九年，才重行召集。

(一)封建堡壘 (Feudal Castles) 之毀滅 反對君權最嚴厲的階級，要推封建貴族 (Feudal nobles)。黎塞留暗中派人，窺探那班貴族的行動，如有反叛君主的陰謀，一經發覺，毫不容情的責罰魁首。他更命令消毀貴族們的堡壘，許多現代還存在的廢壘，依舊是黎塞留的事業之遺痕。

(二)法蘭西加利非尼教徒之受壓迫 黎塞留執政之初，即用嚴厲手腕，解決那班反叛的加利非尼教徒，反叛平復之後，他就立刻剝奪那班教徒的權利，不許他們有防禦的城市，不許他們開會，所許的一些自由，不過是意志的自由和崇拜的自由。

(三)設立地方專制政府以監督主治之 黎塞留一生最重要的事蹟，要推設立地方政府為第一，從前各省的行政事宜，由省長主理一切，省長大致出於貴族，習性傲慢，並非中央政府所借重。黎塞留銳意改革，重行委派一行新官吏，叫做監督 (Intendants)。這一班人，類多自法律家，或中等階級中選出，比那些貴族們，當然容易調撥些。那監督的職務，便是在特定區域內，徵收賦稅，施行法律，及其他當地事務。所以那班監督，都好像是許多黎塞留的耳目，監視了全國。所以當時他們的綽號，便是『法蘭西的三十暴君』 ("Thirty tyrants" of France)。

黎塞留死於一六四二年，翌年，他所忠侍的君主，路易第十三 (Louis XIII) 也就逝世。王位傳於路易第十四 (Louis XIV)，即亨利第四 (Henry IV) 之孫，即位時，年纔五歲。

第五節 專制政治盛極於路易第十四時代

主教長馬薩林 (Cardinal Mazarin) 路易第十四 (Louis XIV) 在位的時候，(一六四三年——一七一五年) 專制政治達於極點，在他的幼年，黎塞留的政策，爲別一個大臣繼續實行下去，此人名叫馬薩林，也是一個主教長，他的歡喜政務，也比宗教來得熱心。他對西班牙，發動長期的戰爭，結果得到了勝利。他又利用了王家軍隊，去毀滅那最後反抗君主專政的內叛 (Uprising)。他總是盡忠竭力地去企圖那幼主的權力之伸張。一六六一年，馬薩林死了，那時，路易第十四已經成人，他就一手經理法國政府，在他祖父二代及兩個宰相的遺業之下，他成功了一個絕對專制的君主。在他的時代，王權是毫無限制的。

路易第十四及其宮庭 (Court) 路易第十四的態度威嚴，辭令端雅，確有神授王權的皇帝氣魄，他歡喜人家稱他爲『巍巍君主』 (Grand monarch)，而他也是個『巍巍君主』。他把天上最明亮的太陽，當做他的記號，而在實際上，倘使我們能看見他，坐在裝金的三位上，用他的神光，照耀於一班媚臣身上，那我們必會相信，原來這個記號，是十分確切的。世上沒有別的王宮，能比得上他那造在凡爾賽 (Versailles) (距巴黎 Paris 約十二英里) 的宮殿。他的宮殿，非常莊嚴偉大，上自王家貴族，下至奴役僕從，都住在裏面。從那些華麗的器具，圖畫，及無代價的垂帷等等，無一不足以表示這位『巍巍君主』的財富和顯赫。環繞宮殿四周的，是茂密的小樹，人工的湖澤，精巧的噴泉，巍峨的雕像，又有茂鬱的森林，供君主狩獵之用。全歐洲的宮殿，沒有比得上它。雖有別國君主，蓄意模仿，然而也辦不到如此。因此許多法國的貴族，都到這輝煌的宮殿裏來，好似飛蛾撲火。

一般。這些貴族，在凡爾賽（Versaille）的生活，炫耀而奢侈，毫無切實的工作，公爵與伯爵們所引為驕傲的事，就是國王著衣時，奉上假髮，國王沐浴時，奉上毛巾。這班封建的貴族們，好比無數燈檯，使此華麗的宮殿，更多一種裝飾品。

（一）文學與藝術之獎掖 從事於文學及藝術生活的人，也都喜歡追隨這位最靡費最慷慨的恩主，並從他的地方，取得獎金和贊賞。聚在凡爾賽的詩人，戲劇家，雕刻家及繪畫家，竟使路易第十四時代，變成法國文學及藝術的『古典』時期（“Classic” period）。凡爾賽地方，成為一切文化，或戰爭或外交的重心。一世紀之後，歐洲一切的君主，都羣起仿效；於是路易第十四遂被推為君主中最高的模型。

這些文學家中有三位著名的戲劇家，即柯奈耶（Cornelle），摩利爾（Molière），及拉辛（Racine），還有寓言和諷刺故事的作者封騰（La Fontaine）和諷諧的傳記作者全文耶（Madame de Sévigné）。

◎布希（Charles Le Brun）是這時代最先進的繪畫家。

（二）路易的工作 可是專制君主路易第十四，倒不只想求快樂與舒適，他也勞心監督王國裏財政上的事務，認為他自己的責任。他更這樣的宣言：『因工作而握政，為工作而握政。』官吏及大使的報告，他必親自閱讀。大臣會議，他必親自做主席。什麼政策應當採用，也是由他自己定奪。他更修訂法律，委派高級官吏，他實是一位能克苦做事的人。

科爾伯特（Colbert）的財政改革 這位『巍巍君主』的選擇大臣，很有些幸運。其中尤以他所委派的那位科爾伯特，最有能幹，最能辦事。科爾伯特在路易第十四朝上，擔任財政大臣之職，他和以前的大政治家，出身

不同；既非貴族，又非主教長，乃是一個商人的兒子。他在任的時候，把舞弊的徵稅員都免了職，又開始徵收關稅。一方面能使王家的收入增加，一方面却把人民所深痛絕惡的土地稅蠲免了。因此國王的債務，有些被他鉤銷，有些被他減少。

(二)科爾伯特與工業 因為科爾伯特是一個眼光遠大的商人，他又忠告路易第十四說：『法王的權力與偉大，並不專靠軍隊。却也有賴於法國人民的財富。因為王朝和軍隊的負擔，到底是要向人民徵收的，所以政府必須盡力去幫助商人。』既得路易第十四的允許後，他便用了勇往直前的決意來實現他的政策，獎勵發明家，及其他從事新工業的商人；又向外國去僱用工人，而國內的工人，不准離開祖國。取消十七天的假期，以增加工作時間，科氏的理想，就是要辦到國內無遊民，王公大臣都能做工的地步。

(二)貿易與殖民地 科爾伯特又相信，如要法國富饒，那末，賣到外國去的貨物，應比從外國輸入的為多。因此他格外鼓勵國內的工業，同時，又阻止進口貨物；例如：法國人在本國造了一隻船，他便給以獎金；假使向外國去購買一隻船，他便要抽稅；他更設立較高的關稅壁壘，來保護國內的工業；立下了許多精密規則；強迫法國的製造界，無論何種出品，都須符合一定的標準，使外國人踴躍購買。又因國外殖民地，是工業產品的市場，同時也是供給原料的地方，所以他更頒賜特許狀，並將鉅款付給那班專在印度、非洲及美洲經營殖民事業的公司。他又在法國南部，開掘運河，建築道路，以發展內部的商業。更想各種方法，取消通行稅。總之，科爾伯特是法國商人的最有力的保護者。

(三)海軍 (NAVY) 以上種種成功，科爾伯特還不引為滿意，他又努力造成有力的海軍，創立海軍學校，

和製造局，製造戰艦，又強迫水手，於一定的年限內，服務海軍。他又授意法官，多派些犯人去做戰船上的槳手。

此外，科爾伯特還創設學院，鼓勵科學，建築，音樂等項，他又鞏固黎塞留所創立的監督制度 (System of Intendants)。他的一生功業，實筆不勝書。他在公務之外，更能顧及自己的利益，他任事二十餘年，非但積聚了許多財產，并得到侯爵的頭銜。

南特勅令 (The Edict of Nantes) 之撤消 科爾伯特的各種事業中，尤以增加中等階級的福利一端，最能促進路易第十四的絕對專制政治。但是專制政治到底有重大的不利，例如筆頭一揮，爲國王者，就能剝奪百姓的宗教信仰，而在事實上的確是如此。法國新教徒在一五九八年的南特勅令 (The Edict of Nantes) 上，所得到的權利及重要的特權，在一六八五年，均被路易第十四剝削完盡了；於是那三十多萬的新教徒，既無特權的享受，又不能隨意禮拜，都出亡到英吉利、荷蘭、普魯士去殖民；或去加入路易第十四的敵黨，並且這班新教徒，都是商人或聰明的工人階級，他們去了，對於法蘭西國家，確是重大的打擊。

路易第十四 (Louis XIV) 與武力主義 (Militarism) 專制政治的最危險的一個結果，恐怕要算那窮兵黷武的武力主義了。往往那班專制君主，抱着不可約束的野心，靡費金錢，犧牲人命，從事於極不正當的戰爭。路易第十四也就是其中的一個，他在位之時，法國便成了歐洲的一個最會用武的國家。他的軍政部長盧福亞 (Louvois)，確有天才，把原有的軍隊，另行改組，大加擴充。當時帶有火銃和槍劍的步兵，共有三十萬；再加上騎兵隊 (Cavalry) 和砲兵隊 (Artillery)，路易第十四共有四十萬帶甲的軍隊，還有那位著名的軍事工程師服榜 (Sebastian de Vauban) 所計劃而建築的砲臺，密佈於法國邊境。服榜的功績，確是偉大，他從來沒有失陷

一個砲臺，或在不重要的地方去設置一個砲壘，他所建築的砲臺，至少有一百六十座，此外從敵人方面獲得的，亦有四十餘座。

路易第十四時代的戰役

路易第十四的軍力，本來很足防禦一切外侮，度過安穩與太平的日子。若是他肯安富尊榮，保持昇平的話，他也不必對外再有戰事了。不過他是決不會如此的。所以他那個王朝，竟爲法國歷史上血跡最殷紅的一頁。所有這些戰爭的詳情，雖非我們現時所樂聞，但在它們裏面，却有幾點值得注意的，那就是十七世紀的戰爭，和二十世紀的戰爭，性質截然不同。十七世紀的軍隊很小，並且都由專門的戰士組織而成，而且有時候，這些戰士，都是外國人；例如在路易第十四僱用的軍隊中，就有許多兵士是瑞士人。有時候，英國也到日耳曼去徵募軍隊。所以這些戰士們，很少爲了愛國的動機，或爲了神聖國家的原因而戰的，不消說得，只不過爲了拿些軍餉和出去劫掠罷了。他們那時的戰術，大半在曠野中，露天作戰，所以能維持到一二天的戰役，是極少的。當軍隊開拔出去或逃回來通過國境的時候，所到之地，即行劫掠。或有時屯於一地，圍攻有戒備的城市。當時的砲隊，不及步隊和騎隊的重要。有些戰士，在出師之時，常帶同妻子家眷出發，至於國王，從不加入戰爭，他總是居在比較安謐的地方，以便賞心作樂。並有那班貴婦，貴族，以至廚役，傭僕等隨從侍衛，備極舒適。事雖由他而起，但他並不需要加入戰爭。

婚姻與戰事

路易第十四時代的戰爭，都因婚姻問題而發端，原來那時候，君主之間，可互通婚姻，此種通婚，實爲獲得土地的最容易的方法。當時的王國，往往禪位於他人，或爲後嗣所均分，不必由人民決定。故每當國王死而無嗣時，則別國的君主，凡與其姊妹，或與其諸姑結婚者，便可要求承繼一部分之遺業。因此就發生了許

多戰爭，藉以解決這些王族間之爭論。現在我們且看奧地利亞哈布斯堡王室（Habsburg dynasty）的君主們，最會利用結婚去攫取土地。但是法國波旁王系的君主們，也是很狡猾的選擇他們的妻子。例如：路易第十四寧可不和他的情人結婚，却和西班牙的公主結婚，當西班牙王逝世，那位公主的異母弟即位之後，路易第十四即刻和他開戰，奪得了一部份的土地，幾年之後，這位西班牙王死了，路易第十四又費了長期間的戰爭，爲他自己的孫子奪得這個王位。

路易第十四從事戰爭的目的，路易第十四從事戰爭之目的，現在可以簡單的敘述一下：第一他要把他的土地，望東擴張，直到萊茵河（The Rhine River）。因爲他認定萊茵河是法蘭西的天然疆界（Natural Boundary）。但是在事實上，萊茵河並非任何物的天然界線，因爲河流是合一而不能分割的，又爲商業上的重要命脈。假使拿萊茵河做法國的邊疆，那末，在路易第十四的王畿裏，就要包括日曼耳人和荷蘭人了。第二路易第十四想要推翻他的最強大的競爭者，即哈布斯堡朝。在幾世紀以前，哈布斯堡朝，不過是奧地利亞的統治者；但是因爲幸運的婚姻關係，和靈敏的外交手段，他們竟得到了別國的土地。在路易第十四時代，哈布斯堡王室的一支，統治西班牙，意大利的一部，西班牙屬尼得蘭（今稱比利時），法蘭斯孔德（Franche Comte 即今法蘭西之東部）以及美洲的西班牙屬地，還有哈布斯堡王室的統治者，即與西班牙王最有關係者，爲奧地利亞的大公爵（Archduke of Austria），也就是匈牙利的國王（King of Hungary），波希米亞（Bohemia 即今捷克斯拉夫 Czechoslovakia）的君主，及神聖羅馬帝國的皇帝。在法蘭西的東方，南方，北方，都有哈布斯堡王室的執政者，控制法蘭西的伸張，因此，路易第十四對於那些強而有力的鄰國，很感着不快。他希望能有一

天，可把他的勁敵，全部殲滅。

④ 神聖羅馬帝國是一個散漫的聯邦，包括許多獨立的州及今德意志全部及幾個鄰近區域。

路易第十四的勝利 爲要實現是項希望，路易第十四，曾戰了五次之多。但他得到些什麼呢？第一件成功的事，他爲他的孫子，奪到了西班牙的王位，破壞了哈布斯堡王室的一部分的勢力。第二，他將幾處的土地，歸併於法國的東部及北部；但是法國東部的疆界除一處外，從未推廣到萊茵河流域。他歸併的土地如下：(一)亞多植 (Artois)，法蘭得斯 (Flanders)，及海腦得 (Hainaut)；(二)洛林的一部分 (Lorraine)；(三)亞爾薩斯 (Alsace) 之大部分。(四)法蘭斯孔德 (Franche Comté)。

所付的代價 路易第十四克服日耳曼的亞爾薩斯 (Alsace)，遂播下了後來德法衝突的種子。法國雖然奪得些許土地，然而仍舊得不償失。同時犧牲了建設商業，商船，海軍，及殖民地（在事實，失去了幾許殖民地）的機會。遂使英吉利，乘此機會，得到海上霸權，變爲世界第一大帝國。而且整千整萬的金錢，都費在無謂的戰爭上，奢侈鋪張的朝廷，使人民在賦稅上不堪負擔，以致於破產。更逢着饑荒，疫癘，及戰事，正是天災人禍，接踵而起，倘使路易第十四不採取武力主義，那末，法國一定可以興旺些，而且他的人民，也更可以快樂些。

路易第十四之死 路易第十四所闖下的可怕的錯誤，當他發覺的時候，已經太遲，不能挽回了。於是這老年而聰明的國王，曾以極悲哀的神情，對他的曾孫——王位之繼承者——說：不要摹倣我之所爲，——興土木，好武功——要能減少人民的痛苦才對。他在位七十二年，是歐洲史上在位最長的一位君主。他死於一七一五年。因爲他使百姓受了極大的苦，所以當他的屍首，通過街市的時候，人民咸舉酒相慶，額手稱幸。這便是人民對

於那位『巍巍君主』的粗鄙而真切的表示。

波緒亞 (Bossuet 1676) 的專制學說 (Theory of Autocracy) 路易第十四所實現的專制的觀念，雖然在路易第十四實行的時候，已表露了許多弱點；然而仍舊沒有被一般人民所放棄。所以在路易第十四死去之後，專制政治的制度，仍舊盛行於歐洲的多數國家；就是法國，也不能例外。所以那開始於路易第十四時代的專制觀念，是很值得研究的。關於這專制學說，波緒亞 敘述得最清楚。波緒亞 是一位有學問而正直的主教，生於波丁 (Bodin) 之後，凡一世紀，路易 第十四聘他教授太子。據他說，在各種政體中，君主政體，非但最爲平常，最爲古遠，也是最爲自然，最爲有力，最爲有效，君權之於人民，猶父權之於家庭。國王應如家庭中的父親一樣，其爲人民謀福利，正像父兄爲子弟謀福利一樣；並且要監視人民的行動，君主在宗教上或政治上，居超越地位，高出一切人民之上。凡有攻擊君主，或加害君主者，同時即是褻瀆聖靈，同時即是犯罪。君主是絕對專制的，沒有人可以反抗皇命，或促皇帝反省，因爲祇有上帝，才能管轄皇帝。

這種君權神授的學說在今日看來，幾乎不發生任何影響了，但是在二世紀以前，最爲知識界人所信服，最爲一般人民所接受。

第七章 彼得大帝建國於俄羅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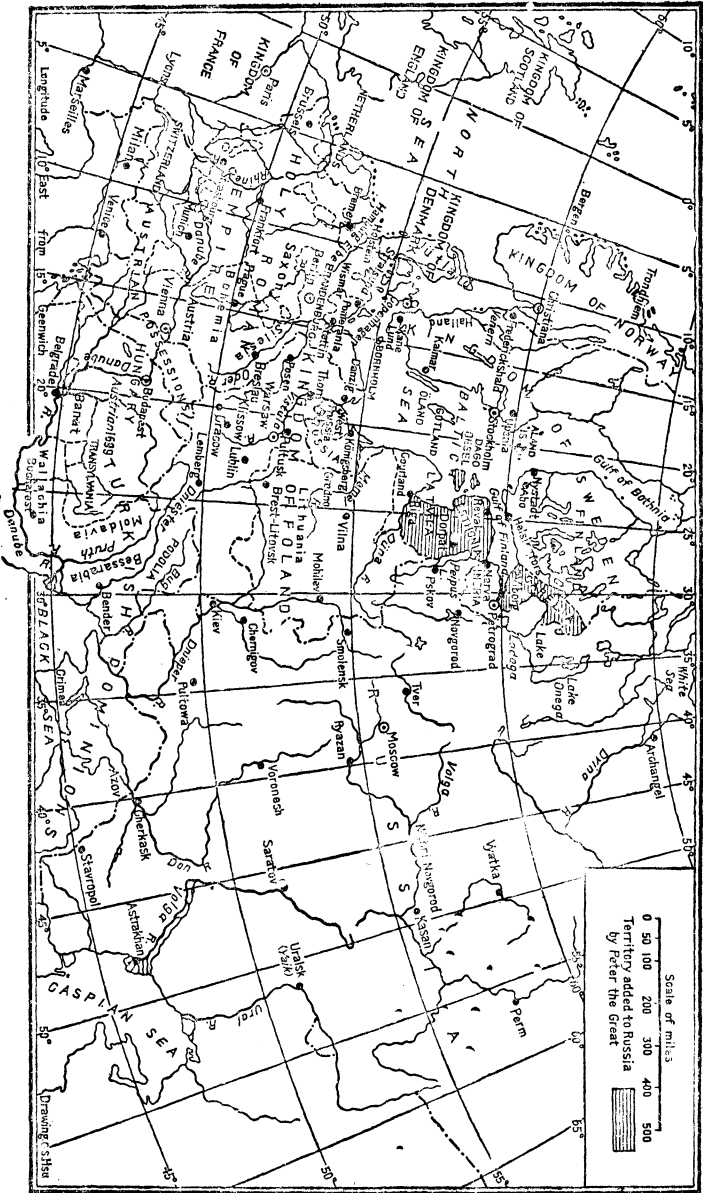
第一節 俄羅斯獨立國的演成

東歐的專制帝王彼得大帝 (Peter the Great) 當路易第十四正在把他的專制王廷，光照歐洲文明世界，使法蘭西變成西歐獨一無二的強國，因而佔據極隆重的地位的時候，一個更足注意的帝王，正在同洲的東部，積極經營着一個偉大的帝國。

很少的人，能像彼得一樣，將極重大的影響，給予人類歷史。因為他的事業，實在太偉大了，所以人家就給他大帝 (The Great) 的尊號。他在俄國執掌政權，係自一六八二至一七二五年。即此大帝，曾為俄羅斯在歐洲諸國中，爭一席位，使俄國成一歐洲強國。他為俄羅斯王國樹立一堅強基礎，使十八十九兩世紀的俄國皇帝，得能安然過去，無甚障礙。我們此時，如欲明瞭俄國勃興的理由和性質，以及彼得所不得不解決的難題，那末，我們於深入歷史之前，必須把俄國的情況，作一概括的論述。

俄羅斯的地理 地理之於俄羅斯的成就，是很有關係的，我們所稱為俄屬的歐洲部分，實是一塊廣大平原，約及北美聯邦的三分之二，從東邊的烏拉山脈 (Ural Mountain) 到西邊的喀爾巴阡山脈 (Carpathian Mountain)，從北面的北冰洋 (Arctic Ocean) 到南面的黑海 (Black Sea)，在其中間，並無像庇里尼斯 (Pyrenees) 平分法蘭西和西班牙一樣的山脈。和緩的河流，構成網狀的天然大道，整塊的平原，其間毫無阻隔和障礙，此項地理上的形勢，實為使東部歐洲，成爲一個統一大帝國，從沒有分裂成多數小國的主要原由。同樣的烏拉山脈和裏海 (Caspian Sea) 的中間，經過平原的大道，把歐洲和亞洲銜接起來，又足以使那早期的亞洲侵略者，不絕地闖到歐洲去，也足以使近代的俄國，望東向西伯利亞 (Siberia) 和中央亞細亞 (Central Asia) 發展。俄國的文明，在中世紀時候，比較上是亞洲化而不是歐洲化。有一時期，曾受韃靼 (Tatars) 的征

歐東與歐北之時朝當帝大得彼 圖 五 一 第



服和統治。

地理的關係，也足以解釋何以俄國的工業常常落後。住在這樣地曠人稀的平原裏，目觀那異常肥沃的土地，人民都願從事於農業，如有一個區域，人口過剩，容受不下，那多餘的部份，便可向無人的地域，從事開墾，他們毋須另外去求生活的出路，並且那嚴冷的冬季，和不佳的氣候，也不宜於工業，所以大多數的農民，都很知足，在短時期間，努力工作，工作有得，即在其餘暇的時候，度過安閒的生活。

俄國的人民 起初在俄國大平原裏住的，並不是俄國人；歷史初期所紀載的俄羅斯人，都住在喀爾巴阡山的東部和北部，在言語上，風俗上，體貌上，他們都很像波蘭人、捷克斯拉夫人和南斯拉夫人，所以到如今，我們還稱他們爲斯拉夫民族（Slavic Race），像我們稱瑞典人、丹麥人、挪威人、日耳曼人和荷蘭人爲條頓民族（Teutonic Race）一樣。

從喀爾巴阡山的東部和北部一帶，俄羅斯人極力的向着人口稀少的東部，侵佔進去，建設他們的村莊。在靜好的森林裏面，遇着那邊的居族，也有和他們抵抗的，也有和他們雜處的：在北方他們吸收了許多的芬蘭人（Fins）；在南方，他們同化了不少的土耳其族人（Turks）；所以到了現在，所謂俄羅斯人，並非純粹的俄人，在體貌上，在文化上，都帶着混合的特質。俄國第一代的王帝，據歷史所紀載的，是斯干的那維亞人種（Scandinavian），或諾爾曼人種（Norsemen），他們在十世紀以前，早已做了俄國所承認的王室了。

俄國的宗教 俄國的王室，係來自北方，已經在上面說過，而他們的文字和宗教，却從南方採取過來，在十世紀的時候，有佛拉德米爾王子（Prince Vladimir of Kiev）者，才信仰了基督教，並強迫他的人民，共同信服。

他所信仰的宗教。他不容納羅馬的天主教，而接受希臘的正教。他的宗教，不從羅馬方面取來，卻從君士坦丁堡探來。凡是這種事情，都和俄國以後的發展，具有重大關係。即此緣由，所以俄國所蓄意要摹倣的，是拜占庭帝國（*Byzantine Empire*）的文化，觀念，藝術，建築等東西，和西歐的文物制度，性質大不相同。除非有極大的變化發生，那就應當別論，如若不然，則在西歐所發生的宗教爭論，精神生活和文明程度的進展，對於俄國全不相干。俄國所用的文字也根基於希臘的文字制度，並未採用歐美現行的拉丁字母。

●希臘的正教，在君士坦丁堡地方，有總教區，但沒有教皇般的組織，官的禮節等等，都和天主教不同。

韃靼人給予俄國的影響 俄羅斯的脫離西歐，還有另外一種情形助長他的進行，我們記得在烏拉山脈和裏海的中間，有一貫通歐亞的康莊大道，很早時候，約在十三世紀時，蠻族的侵略者韃靼人或蒙古人，便從這路進攻，征服俄羅斯，而使俄國土地，成爲大蒙古帝國（*Mongol Empire*）的一部份。那時的蒙古帝國，統有亞洲的東中各部。韃靼人是黃色人種的一系，像滿洲人（*Manchus*）和土耳其人（*Turks*）一樣，更明瞭的說，他們也像中國人和日本人一樣。當戰爭時候，他們是極可怕的仇敵，粗暴而野蠻，每到一個地方，即把該地居民，不分男女老幼，都極殘酷地，加以屠殺，當和平時，他們只不過是一個未開化的遊牧民族罷了。他們很願意安居樂業，他們所要求的，祇是一些貢物。俄羅斯受韃靼人統治，每年將一定的貢物獻給韃靼人。如是者約經歷二百五十年的長久，這個長時期的屈服，足以阻止俄國的種種發展。有少數歷史家，以爲此一事實，足使俄國的貴族王公，更加殘忍，更爲野蠻。假使彼得大帝，在那時候，沒有下一決心，把全國歐化起來，那末，現在的俄國，一定是亞洲式的，再不會在歐洲文明國內，佔一相當地位了。

莫斯科維 (Muscovy) 的勃興 一方面，韃靼人亦有幫助於俄羅斯獨立帝國的創立，在被韃靼人征服的俄國城市中，最重要的，莫如莫斯科維。他本是一個小小國家，以莫斯科鎮 (Town of Moscow)為中心，只因它的地位，適為東西南北的交通樞紐，又因執政者的努力建設，所以這小小的城市，在富庶上，在權力上，都有神速的生長。即此之故，所以它的國王，變為韃靼國徵收貢物的領袖專員，又為和韃靼國交涉時的俄羅斯代表，這樣，他個人的地位，漸漸的隆重了，而且有些貢物，竟飽了他的私囊，不曾貢獻上去。後來，當韃靼帝國漸趨衰微的時候，也就是莫斯科維率領其他王國，謀求自由的時候，自此而後，付給韃靼的貢物，都變為它的所有物了。

莫斯科維的變為俄羅斯 十六世紀時，莫斯科維的君主，有名為伊凡 (Ivan the Terrible)者，趁着征服韃靼人佔領地的餘威，侵略伏爾加河 (Volga River)流域的中部和下游一帶，佔為自己的屬地，沒有多久，派遣哥薩克人 (Cossaks)更向東邊推進，他們越過了烏拉山 (Ural Mountain)，殖民於西伯利亞 (Siberia)，在十七世紀末葉，他們直到了太平洋沿岸的堪察加 (Kamchatka)，同時，在西方的莫斯科維人也向波蘭 (Poland)方面進行侵略。

一六八二年，彼得大帝繼續伊凡的勳功，做了俄國的國王，他發見自己的疆域，有合衆國那般的大（共約二七五〇〇〇〇方哩），而人口的衆多，竟有一千三百萬有奇，但是這樣大的國家，卻完全給陸地封鎖着，無論在黑海 (Black Sea)方面，或在波羅的海 (Baltic Sea)方面，都沒有他的出路可尋。

第二節 俄羅斯的歐化和專制化

彼得大帝（一六八二——一七二五年）俗語說：孩子是成人的父親，這句話，平常時候，我們總覺不甚真切，但當我們看了彼得羅曼諾夫（Peter Romanov）的情形以後，就覺這一句話，離開真情不遠。當彼得少年的時候，他已經有了堅強的機械化的頭腦，而且特別醉心於船舶，後來他的母親死了，他纔可以自己作主，立刻就到白海（White Sea），跨上他自己造成的船舶，在這個勇敢的航程中間，這年輕的俄王，經歷許多危險，幸得不死。

（一）彼得的航海熱 俄國南部的黑海和裏海，比較北部北冰洋，除了供給商業的出口外，在航行上，也要便利得多。但是它們都在土屬克里米亞王（Khan of Crimea, Vassal of Turkish Sultan）的屬下為欲對付這敵人彼得首先率領軍隊，企圖遠征，在一六九五至，他遇到一個很可使他灰心的敗績。仗着他特殊的毅力，他立即決定作第二次的企圖，這一次，增加兵艦的勢力以助陸軍，他派人到奧國去，又到德國去，聘請木匠機師，在頓河（Don River）沿岸，伐木造船，憑着那些船的效力，他乃終於把扼守頓河出口的土屬阿速夫（Azov）砲台佔領了，這是他費了一身精力，替俄國謀得海上出路的歷史的第一頁。

（二）彼得的旅行 後來，彼得又籌劃了一個更富於雄心的計畫，他派遣許多使者到歐洲各國去游說，等到將



彼得大帝 圖六一第

來，如他和韃靼開釁，他們應助他一臂之力，他自己也假扮了普通的水手，名叫彼得密克海而洛夫（Peter Mikhailov）和其他的人同行，可惜所得並不十分優良。不過從另一方面來看，彼得在這次旅行中，得了許多裨益；他在普魯士，學會了製鎗的方法，在英吉利和荷蘭，學會了造船，其他像解剖雕刻等等次要的技藝，更不必說，都被他學會了。一個英國教徒曾經在英國遇到彼得，留給我們一段很有趣的描寫，他說：這位俄王，脾氣很燥，缺乏判斷力，嗜飲白蘭地酒，依自然的推定，他酷像一位船上的木匠。從他的容貌看來，他也並不像帝王，紅紅的臉龐，污穢的衣服，毫無一點帝王儀表，但是他那高大的身材，活潑的眼睛，引人的微笑，和無限的智能，很足顯出他的勇敢和毅力。

彼得在軍事上的革新 當彼得僕僕風塵，跋涉於旅途中時，他接得音信，說他的衛隊，都要擁護他的姊姊，攬奪王位，彼得極其震怒，趕緊回到莫斯科，給那班叛徒，以一番難受的教訓。這班叛徒，被他鞭死的鞭死，焚毀的焚毀，有二千多人，是被絞死的或用輪盤碾死的（這是很殘酷的刑罰），有五千多人，是被斬首的。他對他的姊姊，總算是緩和的，祇把她軟禁在菴裏，並在她的窗前，絞死了幾個叛徒，算是給她看的。

於是他開始改組他那難制的衛隊和封建式的貴族軍隊了。改組的辦法，即為重起爐灶，興起二十萬大軍，聘請可靠的外國人，做教練官，有了這心腹的軍隊，這年輕的國王，很可安心進行其他的改革工作，因他知道，俄國有許多事業，非從西方學習不可。

俄羅斯的歐化（Europeanization）彼得的改革，常常顯示出他對於歐洲文化的淺薄而過分的認識，譬如在西歐，養長鬚鬚的人，是不常有的，他就很嚴重地，齊集他的大臣，親手把那些俄國人視為驕品的長鬚割去，

誰要留鬚，就須受刑。其次，他命令上流社會人，把東方的大袍，一律毀壞，改穿英國德國人所着的衣袴；並強迫他的嬪妃，做效凡爾賽的服裝，並派遣守衛武士，站在莫斯科城門口，專事撕扯那些長逾膝下的長袍。不論嗜好與否，凡是俄國人，都要學吸煙。在王宮裏的婦女，都須穿着英國和法國的時髦女人所穿着的時髦衣服。她們不能一味躲藏在深閨裏，卻須張大膽量，參加各種在王宮裏舉行的節會。

若是彼得能把他的注意力，放在歐洲的教育上，工業上，和商業方法上，而不斤斤於服飾上的改革，那他或許有更大的貢獻，他在這一方面，只稍開了一個端倪罷了。

他所建立的學校很少，都是訓練機械師，航海家，和軍器專家的初步學校，但它們很可以做介紹工作，把西歐的科學和教育，介紹到初興的俄國去。它們的畢業生，就成爲俄國智識階級的老前輩。他們對於俄國的發展，很有巨大的作爲。同時，又雇了許多西歐的機械師，和靈巧的工匠，設立工場，製造軍用器具，和航海用品。所以彼得對於工業，也有些許貢獻。

彼得大帝的專制說 (Theory of Autocracy) 彼得的心願中，常存着專制統一的慾望，在他所頒佈的法律中，他宣佈着說：『他是主權者，是專制君主，在此世上，沒有人能及他。』即像詹姆士第一 (James I)，波丁 (Bodin) 和波緒亞 (Bossuet) 等人，亦不能和他比擬。

專制主義適用於教會和國家。在俄羅斯，實行專制的第一障礙物，就是那些不可靠的封建軍隊。據我們所知道的，彼得大帝，已經戰勝這層障礙。第二層障礙，乃是俄國教會的權力，俄國的教會，早在一世紀前，脫離君士坦丁堡 (Constantinople) 的教皇，獨立成爲莫斯科教主 (Patriarch of Moscow)，該教主由衆教徒共同

舉出之。教會在俄國民間的勢力很大，即此緣故，遂使彼得不願再讓它獨立過去，結果他終把教主的特權，攫奪過來，交給一個委員會，名叫聖西諾（Holy Synod），這委員的分子，是他選出來的傳教師，委員會主席，是由他委任的一個俗人，充當這聖西諾的委員，有全權管理教會的任用，更及於傳教一類的事情。自此而後，俄國的教會，變成國王的忠實扶助者，並襄助他，擴張專制主義的勢力。

政府的改組，更有一件首要大事，即為依照西歐帝國，改組俄國政府。舊時的貴族會議，和代表其餘民衆的組織，都被廢止，另組小小的顧問部（Advisory council），由國王委派之，以替代其位，又有所謂秘密政策者，在數世紀後，成為獨斷主義最有力的靠山，此項政策，亦發源於彼得。他的中央行政，分為九部，每部設一委員會，同時，地方政府，也全然一致，隸屬國王的控制之下。只有偏僻的小鎮和鄉村，方准它們獨立自治，解決一切就地的事件。

處於彼得大帝統治下的俄國社會階級

(一) 貴族 (The Nobility) 關於社會階級，有幾句話要說，彼得大帝，雖把諸侯貴族的政權，驟然奪去，但他不願把他們的階級，一併毀滅，反之，他卻要利用那些貴族，強迫他們在陸海軍上，在政治機關中，替他服務。更進一層，他為欲使貴族階級的資產，免於分裂，故發下命令，制定貴族中人，死了之後，所有產業，概由一子繼承，這原是英吉利的風俗，家主的遺產並不分於家庭中各分子。

(二) 農民 (The Peasants) 在彼得大帝時，俄國的農民，仍係全國人口的幹部。酷似其他專制君主，這位俄國大帝，把重重的負擔，放在民衆身上，在他任內，政府的歲出，增加到六百成，這些費用，都用在海陸軍上面，然



第一七圖 苛不從的農民

國歐化之端，並為俄國專制政體，建一穩固基礎，什麼國營教會事業，秘密政策，強而有力的軍隊，這一切，只不過是彼得大帝雄心計劃的一半事業罷了。

第三節 俄羅斯之躍為強國

彼得求出海口的願望，彼得大帝所承受的俄羅斯帝國，像上面所講過的，差不多全部和海隔絕。自然，他有沿裏海（Caspian Sea）和白海（White Sea）的出口，但是前者只是內陸的一個大湖泊，後者有大半年

而這筆費用，均歸平民負擔。尤其是農民階級，所負肩的最重。他們不僅被強迫着要去當兵，同時，又須付人頭稅（Poll-tax），因此，農民階級，漸漸降落，變為田奴，在他的王朝末年，田奴制度，已是很普遍的事情了。至於這些田奴的地位，那僅比普通的奴隸，稍好一些，他們不經主人的允許，不能離開田畝，他們的主人，要他們做什麼苦工，他們都得去做，他們常被他們的主人，任意賣買着，猶如貨物一般，又須挨受毒辣的鞭打，有時候，貴族的主人，常把田奴的妻女，據為己有。窮苦，無知識，受壓迫，這一切，都是田奴的家常便飯。

總結 總之，彼得大帝，運用獨斷方法，毒辣手段，啓俄

爲冰所封，不能自由出入。彼得的目的是，希望在黑海和波羅的海（Baltic Sea）闢一水上出路，即他所說的『西方的窗戶』（Windows to the West）。他相信，假如俄國要發展他的歐洲貿易，成爲一光榮而進步的歐洲強國，那它必須有如此一個窗戶。從彼得大帝起，到二十世紀歐洲大戰爲止，俄國的國王，沒有一天不在那裏盡心竭力地，爭闢一個暖水港，以完成他的志願。

在波羅的海上，自從瑞典（Sweden）佔領芬蘭（Finland），愛沙尼亞（Estonia）及勒達維亞（Latvia）以後，已使彼得絕望，不能再闢出海口了。在那時候，瑞典是歐洲的強國之一，領土之大，倍於現在，當時的波羅的海，好像是它國有的湖泊，所以瑞典成爲彼得的仇敵了。在另一方面，土耳其也極可憎，因爲土國的國王，已把黑海的南北海岸佔領了，這是我們已經知道了的，彼得第一次的戰爭，就是打土耳其，在一六九六年，總算征服了阿速夫（Azov），他第二次的攻擊，就要對付瑞典了。

●彼得與瑞典交戰時，土耳其人重於一七一一年，克復阿速夫，自此而後，這一市鎮，在雙方手中，輾轉相等，直至一七七四年，終歸俄國所有。

聯盟對抗瑞典 很幸運的，瑞典的國王，在一六九七年逝世了，繼位的查理第十二（Charles XII）是一個年才十五歲的孩子。料想這樣一個小孩子，總容易對付的吧？適在那時候，那位野心勃勃，年才二十五歲的彼得，聞得鄰國奧古斯第二（Augustus II）有一計劃，欲把瑞典領土，分而有之。這位奧古斯第二，是薩克森（Saxony）和波蘭（Poland）的執政者，經過長時間的協定，這兩個國王結了盟約，同時丹麥（Denmark）亦加入這個團體，做了第三個覬覦瑞典的野心家。

(一)瑞典國王查理第十二與一六九九年的大北戰爭 (Great Northern War) 年少的查理第十二，雖然是個孩子，但決不是畏怯的人，他的心目中，充滿着亞力山大和其他霸主的勳業，他也習過軍事科學，並很熱望有超過古代英雄的偉績。在他的銳利而藍色的眼珠中，在他的狹長的頭腦中，在他的瘦削而冷酷的面龐上，一個習相術的人，很容易明白，他是一位聰明伶俐，具有驚人的決心和毅力的人。

不錯，查理第十二，決不肯坐視他的疆域，無端的被人侵奪過去。所以一聽得聯盟國的侵佔消息，（一六九九年），他的軍隊，——由他自己統領着的軍隊，已在柯本海根 (Copenhagen) 登陸，這柯本海根，離開丹麥都城，只有幾哩之遙，無怪同盟者之一——丹麥國王，急於求和，承認一筆鉅大的軍費，賠給查理第十二。

於是查理第十二，從丹麥國土，直航到波羅的海東岸勒達維亞 (Latvia) 地方，在那裏，他領着八千多人，忽忽的在崎嶇的道路上，進兵前去，攻打駐紮在那爾瓦 (Narva) 的比他自己的軍隊要大上數倍的俄軍，並轉而望南，他勇氣百倍地，深入波蘭內地，佔領了華沙 (Warsaw) 和克拉科 (Cracow) 城，立了一個新的波蘭國王。

這些都是一個青年人在從十七歲到廿二歲間所得到驚人的勝利。自然，到此時候，查理第十二的雄心，不可一世，很想運用武力，蕩平天下好漢，任何平常而講求理性的條件，自不能使他心服，他不願議和，他更漠視戰爭的恐怖，他命令他的屬下，在征服區域內，大肆殺掠焚毀，『與其讓漏網者倖免，毋寧使無罪者犧牲。』(Rather let the innocent suffer than the guilty escape) 在那時候這一句話，竟變成這位青年戰勝者的信條了。

當查理第十二預備給俄國軍隊以一個最後的痛擊時，他竟肆無忌憚地行得太遠了，他以五萬之衆，深入

俄國內地數百里，俄人聞之，都望風而逃，他們所剩給他的，都是些不毛之地，糧食和應用品，都感缺乏，他的兵士都在嚴酷的冬天受凍挨寒。事情雖是這樣，但那時隨行的一個軍人，仍放如此豪語：「雖然地海和天都在反抗我們，但是國王的命令，仍須服從到底，軍隊仍須前進。」查理並不圍攻莫斯科城，卻向南面推進，希望碰遇哥薩克（Cossacks）的叛衆，與他連絡，共謀彼得大帝，但竟遇到彼得的大軍，在南俄波耳多瓦（Poltava）地方。準備充實的俄軍，把跋涉勞頓的瑞典軍，打得落花流水，查理第十二，僅以身免，逃到土耳其國，跟隨他的人，僅及數騎而已。

永不氣餒而富有冒險性的瑞典國王查理第十二，並不從此罷休，却挑撥土耳其國，攻打俄國，但收效終是極微，他在土耳其住了五年，忽有一天，出人不意的，輕裝返國，可是光榮與和平，同他終究無緣了。當他練就新軍，侵入挪威（Norway）的時候，他躬冒矢石，奮勇直前，那知頭部中了鎗彈，一世之雄的查理，就此溘然長逝了（時在一七一八年）。

(一) 瑞典的損失 不久之後，到了一七二一年，瑞典終於屈伏，要求和議了。奧古斯第二（Augustus II）復了波蘭的王位，丹麥割據了好斯敦（Holstein）。普魯士國在戰爭將終局時，也加入戰役，所以併吞了瑞典所屬的波美拉尼亞（Pomerania），在波羅的海南岸的漢諾威（Hanover），佔領了易北河（Elbe River）和威爾塞河（Weser River）口的瑞典屬地。

(二) 俄國的進益 結束大北戰爭的尼司德特條約（Treaty of Nystad, 1721）終於實現了彼得大帝渴望了好久的夢想。瑞典割讓波羅的海東岸的一大塊地，給與俄國，包括愛沙尼亞（Esthonia），勒達維亞

(Latvia) 和南芬蘭的一部，彼得終於闢成一個西面的窗戶，很寬宏的一個窗戶。在極嚴整地慶祝勝利之後，彼得於一七二一年十月二十二日，自尊爲『祖地之父，彼得大帝，全俄羅斯之皇』（Father of the Fatherland, Peter the Great, and Emperor of all Russia）。

彼得堡（Petrograd）其實，還在他的勝利，尙未正式承認之前，彼得已開始在尼瓦河（Neva River）上，建立一新城市，位於芬蘭海灣之頂（The head of Gulf of Finland），就是新近從瑞典方面，爭奪過來的一個省內。他所選定的地位，卑濕而不衛生，但他並不遲疑於此，命令成千成萬的人民，都向那裏居住。工人們被強迫着，硬去築城，在打基礎的時候，雖犧牲了幾千個工人，但是聖彼得堡城，時至今日，尙巍峨堂堂的，站在那裏，爲那位創立俄羅斯的國王，垂一永遠紀念。

第八章 維新的專制君主腓特烈大帝 (Frederick the Great Plays the

Enlightened Despo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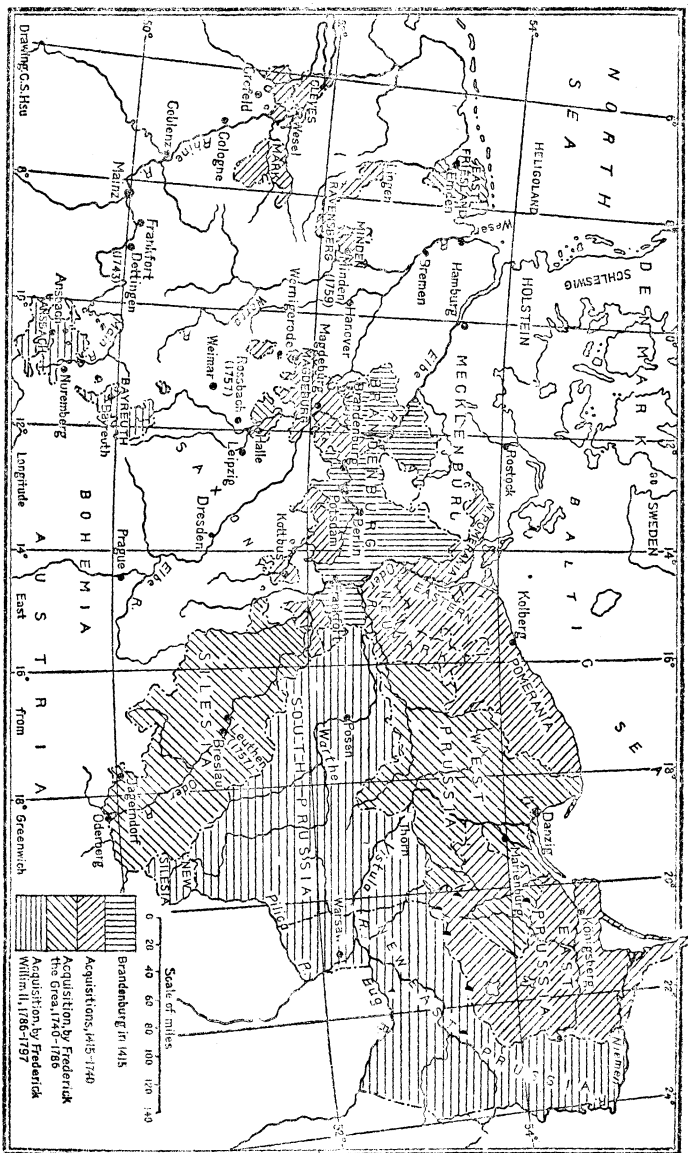
第一節 普魯士 (Prussia) 專制政治的發展

在十八世紀時，專制政體是歐洲最流行的政體，我們已經說過，它在法蘭西，已於路易第十四朝內，登峯造極，達到最高之點。我們亦已說過，同此政體，又爲新興的俄國的彼得大帝所襲取而採用着。要使不爲本書的篇幅所限，那我們儘可更進一步，研究專制政體，如何在西班牙，奧大利，瑞典等國，並其他歐陸諸國內流行着。然而

現在，我們祇能舉出其中的一個國家——即德屬的普魯士，研究在此國內，專制政體，究竟如何的勃興着。

普魯士及其他德屬諸國 普魯士並不像法國、俄國一樣，為一個民族所組成的國家 (National state)，他並不包含一切講德語的人種，至少，原來的住民並不全是日耳曼人，具體一點說，至少有百餘個其他國家，都曾在日耳曼境內存在過：譬如奧地利亞 (Austria)，巴維利亞 (Bavaria)，和薩克森 (Saxony) 等，都比普魯士的資格老，並且都一度在德意志境內，作過盟主。這些德屬的國家，(也有幾國，不是德屬的，例如捷克、斯拉夫) 共同組成一個鬆弛的聯邦，即所謂神聖羅馬帝國者是，聯邦的盟主，皆為奧地利世襲的執政者，即哈布斯堡 (Habsburg) 王室的一員。但自一六四八年以後，神聖羅馬帝國，分裂成為幾百個小國，實際上都成了獨立而自主的國家，就中比較大的數國，常在爭扎着，希望做德意志的盟主，並望做歐洲強國中的一員。在這掙扎中，最著名而重要的一國，就是此處所欲論述的普魯士。

普魯士的發源——條頓騎士團 (The Teutonic Knights) 就淵源說，普魯士並非說德語的國家，在中世紀時，它不過是在波蘭和波羅的海間的二條狹長土地，它的居民，類似波蘭人，俄羅斯人，大抵皆係斯拉夫民族 (Slavs)。即在這個地方，忽然來了一個團體，即所謂條頓騎士團，下了一道命令，叫普魯士的土著，一律信仰天主教，同時又誘掖自己國內的人，移居到普魯士來，在這裏，他們住了下來，做為地主和商人。自此而後，那些本地人，學習德意志語言，並逐漸漸漸地，採用征服者的習俗和宗教。那般條頓騎士團在大教主 (Grand Master) 的領導之下，總攬全普的政治和宗教，至極久長的時間。後來，在十五世紀，波蘭的國王，戰勝了條頓騎士團，並且強迫他們，放棄普魯士的西部。此後，西部的普魯士，變成波蘭的一部份，而東部的普魯士仍舊留在條頓騎士團



第一八六號 十八世紀普魯士之發展圖

的手中，成了波蘭的屬國。

普魯士的霍亨索倫公爵 (Hohenzollern Dukes) 在十六世紀的初葉，一個德意志的貴族，名叫愛耳勃脫霍亨索倫者 (Albert of Hohenzollern) 被舉爲條頓騎士團的大教主，這樣，他就成了東普魯士的執政者，和波蘭的屬僚 (Vassal) 不久愛耳勃脫被馬丁路德 (Martin Luther) 的學說所感動，放棄天主教，做了路德的新教徒，於是路德的新教，在騎士團和一般民衆裏邊，非常流行。同時，愛耳勃脫自己，晉封爲公爵，把他的地位，算作世襲的爵位，並攫取了教會的財產，這樣，他的承繼人，在經濟上和政治上，就有極大的把握了。

勃蘭登堡的選侯 (Electors of Brandenburg) 在一六六八年，愛耳勃脫的直系子孫，絕了後代，於是東普魯士的公爵，乃由霍亨索倫的另一家系，名勃蘭登堡的選侯者，繼承他的爵位。勃蘭登堡是德意志的一省，位置於易北河 (Elbe River) 和奧得河 (Oder) 的中間，以柏林市鎮 (Town of Berlin) 爲中心，在當時，這個地方，原是神聖羅馬帝國爲欲防禦斯拉夫人的侵掠而設置的。那地的風俗，自然悍勇好鬪，他的治權，在一四一七年，已經交給霍亨索倫族，此後，在勃蘭登堡的霍亨索倫人，像他們在普魯士的同族人一樣，都成了新教徒，在經濟上，亦因分得些許教產，所以比較從前富裕得多了。

勃蘭登堡的專制政治之興起 勃蘭登堡的選侯，替代教皇，做了勃蘭登堡的教主，同時，又引用羅馬法律，集中政權於一身，此二者，實爲促成霍亨索倫專制政治的步驟。同時，又因各鎮的人口和獨立性，漸次減削，一班農夫，都變了田奴，一班大地主，却很富有，且與選侯非常接近。在一六〇四年，他們共同設立一個國務院 (Council of State) 卽此國務院，着實增加了選侯的權力，並爲後世專制政體的發展，鋪平一條道路。

大選侯威廉腓特烈 (The Great Elector Frederick William, 1640—1688) 大選侯威廉腓特烈的統治期，差不多和法國路易第十四的前半期相當，在歷史上，都值得特別注意。這位威廉腓特烈，在一方面，是勃蘭登堡的選侯，同時，又是東普魯士的公爵。他以選侯的資格，充任神聖羅馬帝國的代表，又以公爵的資格，充任波蘭國王的代表，但因他加入德意志的內亂，即著名的三十年戰爭 (Thirty Years' War)，在實際上，他已脫離羅馬帝國而獨立，雖在名義上，還不算獨立國。同時，勃蘭登堡的土地，也增加了麥台堡 (Magdeburg) 及閔屯 (Minden) 等大城，和波美拉尼亞 (Pomerania) 的東部 (位置在勃蘭登堡和波羅的海中的地域)。又因他加入瑞典波蘭間的戰爭，波蘭政府，承認他有東普魯士的絕對治權。此外，他又獲得克裏夫司 (Cleves) 公爵的封地，這包括佔領萊因河流域 (Valley of the Rhine) 的初次嘗試，如此說來，這位選侯的疆土，包含三塊不相連接的土地，即東普魯士 (East Prussia)，勃蘭登堡 (Brandenburg)，和克裏夫司 (Cleves)。就實際的情形說來，在那時候，普魯士早已變成強國，在德意志屬下的國家內，他僅次於奧地利亞而已。在新教的國家內，他是最重要的領袖。他三分之一的土地 (東普魯士)，不在神聖羅馬帝國的疆域內，所以不必付稅給教皇，這樣，使他的地位，更其優越。說到他內部的組織，這位選侯，實為一專制政體的信仰者，他即位時，勃蘭登堡採行立憲政府，國家的法律，經選侯和國會 (Diet) 會同訂立，而且法律的運用，和法國波旁王朝在十七世紀所施行的，相差不多，他把這些制度，都改變過來，所以當他駕崩時，他所遺留給繼承人的，在實質上，已是一個君權神授的專制國家了。

普魯士帝國的創立 (一七〇一年) 在一七〇一年，這位大選侯的繼承人，在哥尼斯堡 (Königsberg)

加冕，稱爲普魯士國王，自此而後，『普魯士帝國』一語（Kingdom of Prussia）已很普遍地，被人加在霍亨索倫（Hohenzollern）的全領土上面了。一七二〇年普魯士國王，又從瑞典方面，奪得波美拉尼亞（Pomerania）的另一部份，包括奧得河（Oder River）口的重要口岸及斯德丁（Stettin）在內。這幾年間，普國的專制政體，積極地發展着，到了一七四〇年，實行專制政府和擴張領土的權力，都準備好了。適在那一年，普魯士的王系上來了一位自有霍亨索倫朝以來最偉大的帝王——即腓特烈第二（Frederick II），亦叫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這時，離開他那做勃蘭登堡大選侯的始祖，有三百二十五年，離開他那承襲東普魯士的始祖，有一百二十二年，離開他那最初稱帝的祖父，還不到四十年。至於他們的宗教，則自信奉新教以來，已有兩世紀的時期了。

第二節 普魯士之變爲專制強國

霍亨索倫朝的習風，當一七四〇年腓特烈大帝即位時，他繼承了霍亨索倫朝在普魯士所創設的習風（Tradition）——這些習風，經他加倍伸張之後，已變成十九世紀普魯士政府的大原則，概括論之，計有四點：

（一）軍國主義（Militarism）普魯士是一軍國主義的國家，它有四散而不連接的地方，要待彈壓，又有抱負極大的當朝，時時不忘形於領土的擴充，因此，他的常備軍，以面積爲比例，較任何國家都來得多，都來得有力。在一七四〇年，以疆域的大小和人口的多寡而論，普魯士國家，在歐洲各國中，僅佔第十二位，可是它的軍備實力，却居了第四位；它以全國收入的百分之七十五，用在八萬五千人的常備軍上。不分軍費和政費，國家的度

支，均須由國王任命的財務軍政大臣（General director of finance and war），一手處置。國王自己親身統率軍隊，以資提倡，至於軍事訓練，更嚴厲的施行着。例如普魯士的初等強迫教育，全爲軍國主義的伸展而起，他們相信，教育的能力，必能產生較完美的兵士。

（一）官僚政治（Bureaucracy）普魯士是一個官僚政治的國家，代議立憲制度，在霍亨索倫王國興起之前，早經廢除，同時，執政的人，在事實上，不能管理全國事務——他們必得求助於官吏和協理，全國行政，須由國王任命的許多官吏去執行，他們的工作，由國王親自加以監督。實則，國王在任何方面，都顯示軍國主義的慣習。官僚制度雖有許多弊竇，但在帝王的監視和效忠的精神之下，却獲得十分的效驗。

（二）地主的勢力（Influence of Junkers or Landlords）同時，普魯士又是一個地主國家——就是國家是貴族的國家，由貴族治理的國家，爲貴族所有的國家。在東普魯士、勃蘭登堡和波美拉尼亞等地，有銜的地主，因爲國王的恩惠，在十六十七兩世紀內，都擁有鉅大的資產，國王允許他們，只須付相當的款項，給與教會，其餘之數，均可由地主從農民手中，取奪過來，使農民都變成田奴，爲了這些恩惠，貴族階級的人，自然很感激霍亨索倫王朝了。此外，貴族和貴族的子孫，都在軍隊中間，政務中間，教務中間，佔據重要職位。又這班貴族本極感恩國王，同時，又領受國王所施給他們的嚴厲訓練，自然能使他們非常順服，且盡己所能，效忠於國家。普魯士已經成爲貴族的國家，這班貴族，都很相信：倘能服務於皇家的軍隊，實爲無上光榮，服務文官者次之，服務教會者又次之。

（四）父道式的王恩（Royal Benevolence）末了，普魯士是一個父道式的國家（Paternal State）所

以我們應把這一項，一同加入普魯士的特點上去。漸次進化的普魯士的國民，漸知對於霍亨索倫王朝發生誠摯的効忠心。腓特烈以前的帝王，雖然酷辣，却也公正，而普魯士農工業的發展，也胚胎於此時。

腓特烈大帝 (Frederick the Great, 1740—1786) 在一七四〇年，腓特烈即帝位，年紀只有二十八歲，他有美麗而光澤的頭髮，又有異樣光亮的藍色眼珠；在體格方面，他很矮小，長度不到五呎五吋。少年時候，人們都說他有女兒意態，因他酷嗜音樂，詩歌，和跳舞等東西，而他嚴厲的父親，却很古板的約束他，直到他位登大極，首戴金冠的時候，他有三大特性——其一為渴慕戰爭，征服的英名和光榮；第二留意於瑣碎的政府事務；第三對於當代的文化學術，極力加以扶植，加以贊助。

腓特烈的野心及其與奧主馬利德利撒 (Maria Theresa of Austria) 的爭雄 求英名的心願，驅使腓特烈大帝，在即位那年，即向奧地利進攻。他手握父親所傳給他的精強的軍隊，和那充實的府庫，而戰爭的對方，却是一位年幼無能的女子馬利德利撒。她只新近繼承奧地利，匈牙利，捷克斯拉夫，西利西亞，比利時等疆域，這些地方，尙未肯俯首帖耳，心悅誠服地，聽這年幼的女皇的指揮。腓特烈實行其欺詐手段，沒有經過正式的宣戰，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方法，用武力把人稠地富的德屬西利西亞省（奧得河的上游，包括北勒斯勞城）糊裏糊塗的佔領過來了。那個女王馬利德利撒 (Maria Theresa) 縱然是個弱女子，但總不肯屈服服貼貼的，坐視人家把她所目為寶庫的畛域，無端的強奪了去，何況這位女王，也有特殊的決斷力，和堅強的號召力，所以她不管腓特烈提出的和議怎樣，就立刻遣驅軍隊，要把普魯士國王，逐出西利西亞省。

奧地利的王位戰爭 (War of Austrian Succession, 1740—1748) 和普魯士的獲得西利西亞 腓特烈

的佔領西利西亞，不久就引起了全歐的戰爭，這戰爭，在歷史上，名之爲奧地利王位戰爭。法蘭西王和幾個德意志的王子，都和腓特烈聯盟，共同籌劃瓜分哈布斯堡王國（Habsburg Monarchy）。同時，英國和荷蘭（因爲和法國有商業殖民地的爭奪）則很活躍地，幫助馬利德利撒女王，共同抵禦普法，因此，她很能和腓特烈方面的聯盟國，互相周旋，但終不能把普魯士王，從西利西亞地方，驅逐出境。結果，在一七四五年，她只得把他們所爭的區域，讓給普魯士，在腓特烈方面，亦認爲心願已償，不願聯盟國的困難，立即退出戰爭的積極行動。關於此事，腓特烈曾如此寫着說：「他們真快樂，他們既保全自己的安全，同時，又能很寧靜地，看着別的人的，困累和焦急。」此所謂別人的困累和焦急，繼續到三年之後，受着大創，流着大血，最後在一七四八年，愛斯拉沙伯（Aix-la-Chapelle）的和議，方告成功。在這裏，法蘭西枉費了許多汗血，結果一無所獲，普魯士的佔有西利西亞省，却被肯定了。經過這次欺詐的侵襲，和狡猾的退出聯盟，腓特烈擴大了三分之一的領土，獲得了大帝的尊號。

共敵普魯士 腓特烈大帝，因爲太顧全普魯士了，遂引起全歐洲的反抗。馬利德利撒，自從失敗之後，那肯干休，對於他非常痛恨，於是臥薪嘗膽，決意報仇，以期恢復她的失地西利西亞。抱了這樣的一個宗旨，她積極地增加稅則，擴充軍備，並竭力聯絡列強，以備一戰。法蘭西人，更其懷恨在心，不能忘了腓特烈在一七四五年的背毀盟約，遺棄他們於不顧，因此，寧願和他們的世仇即奧地利的哈布斯堡結合在一處。同時，腓特烈又有一種習慣，喜歡把當代的有名女子，冷嘲熱笑，爲了這個緣故，他不能和他的受謗者，互相親熱。俄羅斯的女王伊利薩伯（Tsarina Elizabeth），爲了難忍他的侮辱，特別的恨他，甚願加入馬利德利撒的復仇戰爭。法王路易第十五（Louis XV）的皇后，爲了同樣的動機，也慫恿他的丈夫，和馬利德利撒攜手。在一七五六年，奧地利，俄羅斯，法

蘭西，以及瑞典和其他德意志的幾個小國，聯合一起，共同對付普魯士，他們的目標，都在怎樣打敗腓特烈，而瓜分他的土地。

七年戰爭 (The Seven Year's War) 一七五六年——一七六三年 腓特烈已明知其事，不等到敵國的襲擊，用先法制人的手段，在他們整軍之前，早已遣驅普魯士軍隊，長驅直入，進至薩克森 (Saxony) 地方，並服屬了這個德屬的小國家，當做他自己的一省，制定租稅，徵當地的百姓，前去當兵。他再向前推進，攻入捷克斯拉夫，並圍攻布拉格 (Prague)。十八世紀最大的戰爭，——即七年戰爭，就這樣的開始了。

當時的形勢，對於腓特烈大帝，可算是非常緊張。比他自己更大的奧地利軍隊，向着西利西亞而來，十萬俄羅斯軍，向着東普魯士進窺，二萬瑞典軍隊，望波美拉尼亞 (Pomerania) 侵入，再加上法蘭西的十萬大軍，渡過了萊茵河 (Rhine River)，騷擾他的南部，那時聯軍的聲勢，何等浩大，腓特烈猶如釜中之魚，四面皆聞楚歌。但是，同時有幾個原因，很裨益於腓特烈，他自己，比他仇敵中的任何人，都來得偉大，他手下，又有英明而足智多謀的將軍，他執握軍權，對於全部軍隊，可以自由調動，自由處置，比之對方的相互猜忌，各自指揮，不可同日而語。並且他於平素，在德意志的人民中，很孚威望，除此而外，他又得着英吉利的經濟上的援助。本此各項原由，所以腓特烈縱然八面受敵，但仍能夠應付自如，得到最後的勝利。

(一) 英吉利的援助腓特烈 在十八世紀，英國是法國商業和殖民的對敵，所以每逢國際間發生糾紛，倘若法國助了這一面，英國一定要加入他一面。現在的事實，既然法國和馬利德利撒聯盟，英國在威廉庇得 (William Pitt) 的敏銳的領導之下，自然資助腓特烈。須知道，英國在大陸方面，資助腓特烈，其實即等於在美洲和

印度，佔領着法國的領土和殖民地哩。

(二)腓特烈的武功 腓特烈既得英人的黃金的援助，同時又憑着自己的謀略，和軍隊的效力，終於在一七五七年，大敗法軍於中部德意志，洛司巴哈（Rossbach）一役，更進而殲滅奧地利軍於西利西亞之類騰（Leuthen）。可是，同時期內，佔領東普魯士的俄軍，正向西推進，在一七六〇年，有一時候，俄軍佔領了柏林，而奧地利和法蘭西的軍隊，又重整旗鼓，和腓特烈相周旋，兩方面拚命地掙扎着，生命財產的損傷，不可勝數。後來，到了一七六一年，英國因為已經得到法國所屬殖民地的幹部，他覺得目的已經達到，就掉頭不顧，把腓特烈拋在漩渦的中間（像腓特烈以前拋棄聯軍一樣），這樣，腓特烈似乎只有失敗和不幸的份兒了。可是，從這樣的惡運中，却因俄羅斯女王伊利薩伯，突然駕薨，素來崇拜腓特烈的少年俄王，即位繼承王位之後，情勢為之大變。這位少年俄王，獨斷地遺棄了馬利德利撒，於是腓特烈忽然得了救主。這七年戰爭的結果，好像初起時一樣，變成奧地利和普魯士兩方的決鬪了。直到一七六三年，呼伯都斯堡（Hubertsburg）的和約告成，普魯士再被認為佔有西利西亞的土地權，馬利德利撒的復仇戰爭，到此已被證明失敗，眼看西利西亞的土地，被普魯士人佔領了過去。

(三)七年戰爭的意義 七年戰爭是近代史上的一個標界，爲了它，不知消耗了幾千萬的生命，而歐洲各國，除掉普魯士以外，都負累了至今尚未償清的國債。卽此戰爭，喪失了法蘭西的殖民地，開了法國革命的導綫；它又降低了奧地利在歐洲的地位，促成神聖羅馬帝國的崩潰；然而其中有兩個國家，他們的地位驟然抬高了幾倍，那就是在海上及海外擴張大批領土的英國，和歐洲大陸上空前未有的軍閥國家普魯士。腓特烈大帝成

爲德意志全土所崇拜的英雄，全國農民的茅舍中，都掛着他的肖像。在巨大的掙扎中，他擊倒了地大四倍人多六倍的奧地利帝國，同時，又把俄羅斯和法蘭西所集成的勢力，都一齊剷除了。

普俄親善的開始 自從七年戰爭以後，普魯士和俄羅斯的邦交，繼續不斷的維持好感。俄羅斯的加入七年戰爭，很引起普魯士皇帝的嚴重的恐怖，所以邀獲俄國的邦交，成爲腓特烈大帝以後的人的主要外交政策。這兩個國家，很適宜於合作，雙方都是專制政府，都是新起之秀，而且都是講究軍國主義和採用官僚政治的國家。此外，在這兩個國家內，貴族和地主，都是最有勢力的社會階級，同時，又都具有擴張疆域野心。

(一)俄羅斯的喀德鄰大帝（一七六二年——一七九六年） 在一七六二年，背叛奧地利，拯救腓特烈出險的俄王，突然遇刺而死；可是，他的繼承人，即他的妻子喀德鄰第二（The Tsarina Catherine II）首肯於腓特烈的建議，繼續保持俄普間的同盟。喀德鄰第二生於德國，性情粗燥，私人的生活，極不合於道德，但對於國政，非常努力，且極能幹，所以在後代史中，她竟被稱爲喀德鄰大帝（Catherine the Great）。

(二)俄普兩國在波蘭的興趣 我們還記得，俄國的彼得大帝，於十八世紀初時，注全力於瑞典的毀滅。正像這一樣，喀德鄰大帝於十八世紀中葉時，亦同樣地挑釁波蘭，想毀滅了它，以擴充己國的版圖。在此條途徑上，她更受到腓特烈的鼓勵，因爲腓特烈看得很清楚，分割波蘭，於普魯士有利。原來他自己的東普魯士，在那時候，仍和他其餘的土地，被波蘭的西普魯士省隔絕着，得不到相互間的聯絡。

十八世紀的波蘭 波蘭於七年戰爭結束時，是一個疆域很大的國家，在它當中，含有華沙（Warsaw），波森（Posen），克拉科（Cracow），稜卑爾堡（Lemberg），等大城市，並但澤（Danzig），立陶宛（Lithuania），和

拉達維亞 (Latvia)，烏克蘭尼亞 (Ukrainia) 的大部份。它那佔據優勢的社會階級，是愛國的貴族，但是不像俄羅斯和普魯士，它的宗教，仍舊是天主教，而且它的政治機關，並沒有走上專制的路，王位是選舉的，不是世襲的，由代表貴族和民衆的國會，選舉國王，並監視國王。貴族的特權，是如此的被重視着，國會中的法律，如欲通過，須得全體貴族一致的贊成。這差不多已被認為波蘭國憲法中的最大原則了。此原則，即所謂自由否決權 (Libertum veto) 者，是，雖和專制政體，絕對相反，但亦不像現在民治政體上的原則，不如認它爲無政府主義，似乎更妥當些。其結果，致使中央政府，弄得散漫不堪，引起雄心勃勃的專制家的覬覦。

波蘭初次瓜分 (一七七二年) 在一七六四年——七年戰爭終結後的次年——俄羅斯女王喀德鄰第二無端干涉波蘭，並且強迫波蘭國會，選舉她的愛人斯坦尼斯羅坡納托甫斯岐 (Stanislaus Poniatowski)，做他們的國王，從此以後，詭譎的俄女王，可在波蘭境內，爲所欲爲地提倡無政府主義，並挑撥貴族的內訌。同時，強佔奧地利的西利西亞的普魯士王腓特烈大帝，在各方面，煽惑俄羅斯女王從事於波蘭的侵略。於是在一七七二年，波蘭第一次的瓜分，終於安排就緒，實行出來了。腓特烈自己獲得西普魯士全省，只把但澤 (Danzig) 城除外。喀德鄰大帝，佔據了立陶宛的一部份，而奧地利的馬利德利撒女王，眼看別人的舉動，亦竟垂涎欲滴，未免要染一指，而取償於俄羅斯和普魯士的獲得，於是獲得了加利西亞 (Galicia) 的全部，只把克拉科 (Cracow) 城除外。

普魯士的獲得 西普魯士省的獲得，實在很有利於腓特烈大帝，因爲從此以後，可以聯絡東普魯士波美拉尼亞，勃蘭登堡，西利西亞，成爲一塊整個的土地，同時，對於他的軍隊，每年可以增加二萬五千人。這是一筆

很好而很有利的收入」他在寫給他的兄弟的信中會這樣說，「爲欲減少一般人的妒忌，我對聽着我的人們說，我除了看見沙漠，松樹，曠野，和猶太人外，在我所新得的土地上，再沒有看見什麼了。」

第三節 專制政治的啓明化

爲了以下兩大原因，腓特烈大帝在近代史中，佔據很優越的地位：（一）因他佔領了西利西亞（Silesia），又分割了波蘭的普魯士者，致使普魯士變爲強大的國家；（二）因他是當代啓明專制家的一個極好的表率。

腓特烈大帝爲啓明專制家（Enlightened Despot）的表率。在十八世紀的後半紀，終於每一歐陸的國王，不但都是專制者和獨裁者，而且都是啓明運動的主持者。他們都嚴格地去做政治工作，例如腓特烈大帝，即以國家的第一僕役（The first servant of the state）自居，他自己說：「人民不是爲君主而生，君主倒爲人民而生。」他辛辛苦苦的工作着，每天早晨六時前起身，辦公到十一時，進咖啡，吹笛，然後親自閱兵約一小時後，進午餐，到二時或二時後，倘遇興致煥發時，親自校閱命令稿件，對於這些稿件，不僅一看就了，常有很苛刻的改削，附於其後。自此而後，常取樂於文學上的工作，一直到六時左右。在七時，有一音樂會，在八時半以後，他就準備晚餐，以及各種晚上的應酬。凡屬公務上的職位，他都任用忠實而有才幹的人，且常加以謹嚴的監督，因此他的屬下，都能循軌行事，不致悖逆無道。

（一）經濟的改革 腓特烈大帝，對於普魯士的經濟發展，具有極大的功勳，尤其在農業方面，厥功最大。他排乾濕地，擴大可耕土地，鼓勵人民，多種果樹和根類植物（像馬鈴薯燕菁等等），並獎勵移民。雖然依照他的

訓條，他維持田奴制度，但他減輕了貴族所加於農民身上的負擔。其他各種製造業，特別是繅絲業，都當感謝他的鼓勵。他又徵斂高率的外貨進口稅，以保護己國的生產事業。

(二) 司法的改革 除掉治軍以外，腓特烈又極致意於公道的事情。他不喜歡法律的形式，曾有一次，因為一個貧民，在法庭中受了虧，他就把審判的法官除名，並判決他們，處一年監禁，同時，又強迫他們，傾他們的私囊，以補助這被害人的損失。他如此重視公道的事，所以用盡精力，公佈一部精密的法典，作為普魯士法庭上的指導，在此法典中，各種私刑已在刑事中宣告廢棄了，其在積極方面，各種合乎人道的革新，也都次第規定。

(三) 宗教的改革 在宗教事業上，腓特烈大帝已消滅了他那祖先們所表示的盲目的熱忱：對於迷信和道德的猜疑，對於聖經的懷疑，對於得救觀念的革新，以為各人得以自由之道，進入天堂，諸如這一切，都是他在宗教上所完成的光榮工作的一部份。對於侮辱新教徒的天主教徒，他曾如此發表勸誡說：「他們（指新教徒）可以自由建造他們的教堂，他們要多麼高，就可有那麼高，並可築造各種的塔，裝置各種的鐘。」而他下面這段宣言，更使那班天主教徒，驚惶失措，「假使土耳其人願到這裏來，我自己將先替他們造清真寺。」只有對於猶太人的反對，在這裏可算是個例外，在這件事情上，他所着眼的，並非任何宗教信仰，却是可以遺傳的低劣的民族性。猶太人住在他的國境內，須要先領護照，否則，即把他們逐出境外。他有時候，要用着他們，就鼓勵他們來住過後，便制定各種規律，約束他們。

十八世紀的啓明運動的性質 腓特烈大帝的心靈，魂魄，都很深刻的沾染了他那世紀的特徵，他所處的世紀，是如此一個時期：許多科學家，都在實驗室裏，辛勤的工作着，都很謹慎地觀察化學的作用，動物的行爲，植

物的生活，藉以形成他們在化學上，物理學上，動物學上，以及植物學上的結論。同時，有人常常討論着理知和啓明的意義，希望對於世事，獲得一合理的解釋。在十七世紀的末年，有一位著名的英國人，即約翰陸克（John Locke, 1632—1704），在他的作品中，除發表有趣的政治和政府的意見之外，又曾主張說：（一）教育須要再行推廣，再行普及；（二）迷信和超自然的宗教，不得蒙蔽自然法則，或蒙蔽自然宗教；（三）除無神論者（Atheists）外，每人都能有宗教的自由。然而在十八世紀，最有影響的啓明運動的辯護人，是那出衆的法蘭西人弗朗沙阿勞特（François Arouet, 1694—1778），他後來改名爲福耳特耳（Voltaire）。

福耳特耳 福耳特耳享年八十有四歲，他寫成了巨卷的戲劇，歷史，詩歌，論說，和信札，他所涉及的，雖只限於皮毛方面，但他享受衆望，爲他人所不能及。這是因他對於改革之事，能具體的加以鼓吹，同時，他的文筆，又極動人。他是一位法國的小品作家，也是一位極自傲的教師，又自信爲啓明的人物。他嘲笑那班愚魯的羣衆，他的哲學，大都從英國得來，包括四大信仰（一）他信仰人類的進步，由於實驗科學而發端；（二）他信仰像他這樣有思想的人，能夠運用理知，從人類的天性，宗教，社會，國家和宇宙中，索探出自然律來；（三）他信仰創造宇宙的上帝，和治理宇宙的自然律，但謂那位上帝，實因住得太遠，不能夠干涉人們的瑣事，這種信仰，即所謂「自然神教」（Deism）者。是在福耳特耳，以爲基督教的牧師都是虛假的神話，都是欺詐的，可是在他的諷刺的方法中，他不願革除那超自然的宗教，——他承認，此種宗教的存在，實爲一班愚人所必需；（四）他信仰現存的社會和政府，是不合理的，必得加以改革的，但他相信改革的工作，應由那班啓明的王公們去實行，觀此，可知他不是一位民主主義者（Democrat）。

福耳特耳和腓特烈大帝 這是十八世紀的後半紀時，一般似有智慧的歐洲人，接受福耳特耳的啓明思潮，許多律師、醫師、商人、貴族，甚至於教堂裏的牧師，都主張啓明了。腓特烈大帝不但是一位獨斷的政治家，同時，又爲一啓明的政治家，他秉着福耳特耳和那時其他哲學家的精神，允許信教的自由，革除私刑，栽培教育，恢復柏林科學院，並改進人民的經濟利益。此外，腓特烈大帝，又常用御筆寫歷史、詩歌、論說，和不可計數的信札。他更進一步的，請福耳特耳，到他的王庭上來，然而腓特烈大帝和福耳特耳的進行，並不見得順利，因爲雙方都喜運用尖銳而帶嘲笑之言詞，而腓特烈大帝，却不能忍受着福耳特耳在文學上的譏諷。但是，在實際上，腓特烈大帝，確爲福耳特耳的精神的崇仰者。並且這位普魯士國王，輕視他己國的文字，目之爲粗俗而膚淺的東西，他所寫的，都是美麗的法蘭西文字。

其他的啓明專制家俄羅斯的喀德鄰大帝和奧地利的約瑟 那時候在歐洲各國的君王中，羨慕法哲福耳特耳，崇尚啓明運動的人，爲數極多，彼腓特烈大帝，只是比較顯著者而已。俄國當喀德鄰大帝時，常寫着又甜又蜜的書信，給予法國的哲學家，而且她自己假裝着寬容的君王。她曾設立了許多學校，許多學院，曾有一時，法蘭西言語，變成俄國上等社會的通用言語。奧地利約瑟第二（Joseph II）的承嗣子，竭力改造他的雜色疆土，以理化化的原則，作爲基本，藉以普及初等教育，同時又改革宗教的教堂，和土地的制度。此外，在西班牙，在葡萄牙，在瑞典，在撒地尼亞，都有啓明的君王，他們聯成特殊的毅力和嚴重性，以實行普及教育，並熱心於改革之事。腓特烈大帝的時期——即福耳特耳的時期——實爲一個啓明而仁慈的君主時期。

啓明君王的宗旨和成功 當一七八六年，腓特烈大帝駕崩的時候，——距今約一百五十年以前——啓

明的專制政治，在歐洲大陸，不論在理論上，在實際上，都像現在的民治主義，公認爲主要的改革。在普魯士，竟被一位能幹的君主，努力去做，竣於成功。於是全歐洲的專制帝王，沒有一個不在那裏勵精圖治，而以一班哲學家所建議的計劃，依照啓明時代的方法，在政治，社會等問題中，去實地施行。他們擁護科學，擁護教育；他們許可信教和出版的自由；他們進行公共的建設事務，像開運河，築馬路，通溝洫等等。他們更使法律變成人道化，公道變成普及化。他們極努力的，限制貴族們的特權，同時，却盡力所能，改良農民的墾種方法。他們也任命那些精明幹練的大臣，佐助他們，共行仁政。

啓明專制主義的弱點 但是，此項啓明式的專制主義，亦有它那致命的弱點：（一）一個極顯著的弱點，就是那班專制政治家，不十分願意，把他們的全力，放在內政的改革上；他們都雄心勃勃地，想開拓他們的版圖。並爲這個緣故，發生戰爭，征討等事，於是得到破壞和其他的惡果。在歷史中，再沒有比這啓明期，更充滿着自私自利，貪婪不厭的國際上的糾紛，亦即爲此緣故，新的建設事業，總不能往前奔馳上去。

（二）另一重大缺點，便是那班啓明君王，對於那班非啓明的君王，所加的侮辱。他們自信，他們知道百姓的利益，比百姓自己所知道的，更爲深切；所以他們盡力所能，督促革新工作，不管人民究竟願意與否。結果，雖然有了永久的改變，但他所得到的酬報，只是一班民衆所不知道感謝的。換一句說，啓明專制政體，果然爲了一般人民，可不是不是由人民自己處理的。

（三）最後一個缺點，就是啓明專制政治，一定要靠賢王英主，世世相繼，方能收穫美果。可是在事實上，如此的英主，很少看見，譬如當腓特烈大帝於一七八六年駕崩之後，由他的姪兒腓特烈威廉第二（Frederick Wil-

Ham II, 1736—1797) 卽位，他的才略，人格，毫無可取之處。雖然說，還算過得過去，但他那種軟而且弱的治理，停滯了腓特烈大帝不少的工作。在歐洲的其他國家，也皆由孱弱愚闇的繼承人，繼嗣英明之主，其結果，徒費許多財帛，反而延滯了他們的改革工作。

腓特烈大帝駕崩後（一七八六年）的三年，法蘭西革命，給專制政治以一個巨大的打擊，從此以後，啓明主義不和專制主義聯絡，而和民主主義結合在一處了。關於民主主義的故事，姑俟本書下一編內，詳爲敘述。

第九章 專制政治和重商主義之引起世界衝突

第一節 殖民地成爲戰爭的『賭注』

當專制君主路易第十四彼得大帝腓特烈第二等人，正在那裏勞民傷財，瀰漫於歐陸的戰雲中的時候，在歐洲的較遠處，有殖民地和海軍的戰爭，開始在那裏發端，這是極重要的發端，因爲它們的結果，有關於世界海上的霸主，巨大殖民帝國的命運，商業的發展，並間接影響於專制政治自身的維持。爲欲瞭解此種新發端的戰爭的重要性，我們必先明白，爲何彼時的殖民地，變成專制國家爭奪的焦點，並如何到達此步。

十六世紀時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地帝國 當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君主，於十五世紀時，遣派許多探險家，向地圖上尙未登載的海洋上去航行的時候，他們所希望的，在能開闢一條新航綫，可到亞細亞洲去，但在實際上，他們並未發現如此的航綫，却發現了聞所未聞，見所未見的新大陸，並其他的土地——美洲，非洲的南部，

及東印度羣島。彼時，葡萄牙所經營的，是東印度羣島，印度，非洲，和巴西，而且按理說來，這些地方，應該爲它所有，因爲這些土地，都是葡萄牙的探險家所發現的。西班牙所經營的殖民地帝國，包括南美洲（巴西除外），中美洲，墨西哥，西印度羣島及菲列濱羣島。

荷蘭，法蘭西及英吉利的殖民事業之發端。當時，其餘各國，亦於暫時之間，允許西葡兩國，於上述諸地，享有獨特權利。英國的帝王，幾次遣派探險家，從事遠征，法國也是這樣，但它們並無任何試探，欲把西葡兩國於十六世紀時所得的保存品，掠奪過來。可是，到了十七世紀初葉，英法等國，就在北美地方，開始設立殖民地，毫不顧到西班牙的抗議。約在相同時候，荷蘭把葡萄牙人手中的非洲，印度，東印度羣島，和巴西，次第奪來，據爲己有。總之，十七世時候，在歐洲方面，有五大強國，——即西班牙，葡萄牙，荷蘭，法蘭西，英吉利。彼此之間，成爲掠奪海外殖民地的對敵。它們中間，從不肯以友善相待，所以不免常常引起戰爭。果然，在十七世紀的末葉，連續不斷的殖民地戰爭，便從此而開始。

●荷蘭本是西班牙的屬地，直到十六世紀時，才反叛而獨立。

●巴西最初屬於葡萄牙，後來，爲荷蘭人所奪，但最後，即一六六二年，葡萄牙又重行佔領該地，而荷蘭人，却佔領了巴西的鄰土圭那亞。

殖民地的價值 爲何歐洲國家，竟如此熱心於殖民地的獲得呢？關於此點，可得下列幾個答案：第一，因爲野心勃勃的君主，以及忠心耿耿的大臣，一意的想獲得更多的領土，統治更大的疆域。另外一個理由，是因虔誠的君王，總要想把上帝的土地，仍舊返諸上帝，使成基督教國，所以每當他們看見自己的鄰人，佔領許多殖民地的時，他們就自然而然的興奮起來，欲步鄰國後塵，致使自己能在可能範圍以內，獲得土地。然而最重要的緣由，却

因當時的君主和大臣，均以爲得到了殖民地，可以增加本國的富庶，這種信仰，可算是重商主義 (Merchantilism) 政策的一部；至於重商主義，究屬什麼東西的一層，請看下面一節，就可分曉。

第二節 西歐各國之採納重商主義

重商主義爲一經濟管理政策 重商主義是管理經濟事務的一種政策，特別是管理貿易與工業的政策。貿易和工業二者，必須有整個的規劃，不得過於放任，這原是自古已有的觀念，遠在中古世紀時，那些同行公會 (Guilds) 便操有這種規劃權。十六世紀時，西班牙葡萄牙兩國，皆以嚴格的制裁原則，適用於殖民地上，並爲自己的利益打算，壟斷各殖民地的貿易。人們都相信：西班牙在它的美洲的殖民地內，掘得許多金銀，至於葡萄牙，這是衆人所知道的，亦自東印度羣島，帶了不少的貨物，香料，賣給別的國家，獲得鉅大的利益。別的國家，正在那裏恐懼，恐怕西葡兩國，從此日日增強，壓倒己國。其結果，遂以有力的步驟，驚破這世界的靜寂。各國的君王，都採行致富與自保的政策，差不多每一國家，其所採納的政策，類多相似，均以致富一端，作爲號召。在十七至十八世紀時，這種政策，卽所謂重商主義者是。

重商主義的特點 重商主義的基礎，建築在當時所認爲真理的原則上，雖然這些原則，到了現在，儘有許多，已爲經濟學家所反對了；這些原則，卽是：

(一) 國家主義 (Nationalism) 每一國家，是一單位，政治家所期望的，是全國的富裕，並非個人的財富，他們的中心觀念，是國家二字，所以重商主義，實爲國家主義的精神所生長出來的經濟上的一種表現。

(二)金銀的重視 在十七十八世紀時，人民計算國家的財富，常以金銀的多寡，作為標準，所以每個國家，都願多得金銀，例如西班牙和法蘭西，甚至禁止金銀出口；但是這些禁止的執行，並不見得十分有效。

(三)有利的貿易差額 (Favorable Balance of Trade) 一個國家，如望獲得多金，一個簡捷辦法，即為佔據產金的殖民地，例如西班牙，因在墨西哥秘魯等地，具有如此的金、銀、礦和銀礦，故於增進金銀條一事，可毫無困難。其他沒有鑛產的國家，最好的辦法，則為維持有利的貿易差額。一個英國的著作家，名叫湯姆斯曼 (Thomas Mun) 曾經說過：『增進我們的富裕和國庫的方法，是國外貿易，在這裏，我們必須遵守以下的規則，即賣給外人的，應較我們從外人手中所買進來的，其值更高。』在實際上，這就是說：一個國家，應該輸出大宗製造品，它所輸入的，應當限於原料以及本國所未出產的貨物。例如英王伊利薩伯，曾下一道諭旨，禁止小刀、刺刀、短劍、畫匣、馬韉、馬蹬、嚼鐵、手套等物的進口，因為這些貨物，都是英國自己所能出產的。

(四)製造業的鼓勵 其與有利的貿易差額說，攜手並進者，則為培養着本國的工業一點，唯獨如此，方能有多量的製造品出口，因為這個緣故，所以政府方面，常常鼓勵某行特別工業，並常拿出一筆獎金，補助那些特種商品的製造者，和出口者。在另一方面，又限止本國的原料，不得輸入國外的競爭者，譬如英國政府，就不准把羊毛和未經染色過的羊毛衫，輸入荷蘭。並且政府方面，又常頒佈精密的規則，規定某種貨物，應當具備某種性質，這樣，方可使國家的出品，得到很好的名譽，易為外國的主客所樂用。例如路易第十四的大臣科爾伯特，他所制定的規律 (Regulations of Colbert)，即以規定製造程序的精密而著名。同樣的標準，在別個國家，也曾施行過，但從來沒有像他那樣的有統系。重商主義者於鼓勵製造業的又一方面，則為對於國內工業，施以保護關稅

(Protective tariffs) 的保障，根據十七世紀中葉英國的進口稅率表，有一千一百種以上的商品，爲禁止進口或保護關稅所限制的貨物。

(五) 殖民地的取求 重商主義於十八世紀世界衝突中所給予的最大的勢力，則爲殖民地的取求一事。殖民地 and 重商主義的學說，極相吻合。西班牙的殖民地，有很多的金銀，更值得特別注意；東印度羣島（最初屬於葡萄牙，後來歸於荷蘭）也是這樣，那裏的香料，也和黃金一樣，同樣地值得寶貴。就是那沒有金銀和香料的殖民地，也可將廉價的原料，供給母國，像造船用的木材和柏油，及供食用的出產品，均可使他們的母國，對於這些東西，不再仰給外邦。何況殖民地的土人，和移到那邊去的白人，都要買製造品用，於是母國的製造家，便能因殖民地貿易的興旺，而腰纏萬貫，立地成爲富翁。當時歐洲各國既都在那裏，希望壟斷，已殖民地內的商業，無怪殖民地的佔有，隔不數時，即變成戰爭和外交上的主要目標了。

(六) 海上實力的注重 最後，海上的實力，被認爲極端重要。此項實力，在一方面，可以保護自己的殖民地，並自己的商業，同時，亦可用以攻打人家的殖民地，人家的商業和海岸綫。結果，歐洲各國，都營造了巨大的常備戰艦隊，——木的航船上裝有大砲的戰艦隊。

第三節 英吉利壓服法蘭西的殖民事業

重商主義爲專制主義的產物 以上所述重商主義者的政策，本爲各國的專制國王所採用，他們的目的，在利用它，藉以增進一己的財富，財富增進了，權力自亦擴大了。所以說重商主義，實爲專制主義的產物。西班牙

和法蘭西，是十七十八兩世紀內專制主義和重商主義的兩大例子，在這兩大國內，重商主義，是專制君王的政策，他們所有的，儘是廣大的殖民區域，可怕的海軍，寶貴的殖民地上的貿易，以及其他國外的貿易這一切，均是重商主義的具體的表現。

非專制國家所施行的重商主義 英國和荷蘭，是與上面所說的重商主義的不同事例。荷蘭爲一聯邦國家，有半民治的政府，由商人，中產階級，和貴族等掌握政權。及至十八世紀，這王子的職位，成了世襲，所以在實際上，荷蘭變成一個限制的君權國（Limited Monarchy）。至於說到英國，當它初欲染指於殖民地的獲得時，他實是一個絕對的王國，而且事實上，英國所做的事業，也是絕對的王國所做的事，以爭殖民地和海上的霸權，爲其唯一目標。但到了十七世紀，英國的專制，已經經過兩度革命，變成限制的君權國，而英國的政府，也落在貴族和有產階級的手中。英國的革命，是很重要的，我們將要在敘述民主政治的勃興時，詳爲論述。但是現在，我們祇須牢記着，英國也像荷蘭一樣，變成了一個實行貴族政體（Aristocracy）的國家。

●荷蘭自從一五八一年，脫離西班牙，謀得獨立之後，他的情形，即屬如此，直到十七世紀時候，荷蘭共和國行政權，方歸與自治王子（Prince of the House of Orange）所有。

●革命詳細情形，請參看本書第十章。

這貴族政體的英國和荷蘭，繼續實行着它們的專制君主所發明的重商政策。事實上，貴族的重商政策，比諸專制家所實施者，更獲成效。許多英國和荷蘭的治者階級，即貴族和富商等，都在估念一己的私益，如何可於殖民地和商業的事務上，獲得最大的利益，因爲他們關心一己的利益，所以比諸專事增加貿易，專事發展殖民

地的專制國家，更覺熱心，更具毅力。

英國和荷蘭的聯盟 英國和荷蘭，雖於十七世紀時，是狹路冤家，不容並立，可是現在，因了一度的革命和一度的聯姻，却變為非常親善了。荷蘭政府的領袖奧倫治威廉王子 (Prince William of Orange)，娶了一個英國公主，這樣，他就變了英國國王詹姆士第二 (King James II) 的子婿了。在一六八八年，英國的貴族，推翻詹姆士第二，迎接奧倫治威廉夫婦，做英國的君主，這樣，這兩個對敵的國家，很密切的團結在一處了。在後來殖民戰爭內，他們共同抵抗法蘭西和西班牙。兩個施行貴族政治的重商國家，合在一處，攻擊兩個大專制國，攻擊的結果，貴族政治的國家，宣告勝利，專制政治的國家，遭了致命的打擊，一時不能恢復。這其中的經過，可就最要者，約略言之。

法國的注意力分散 當上項海上和殖民地的戰爭爆發之時，法王路易第十四第十五的軍隊，正在和歐陸的鄰國，互相周旋。在一六八九年，到一七六三年的時期間，這樣的戰爭，共有四次：即奧格斯堡聯盟戰爭 (The War of the League of Augsburg 1689—1697)，西班牙王位戰爭 (The War of the Spanish Succession, 1702—1713)，奧地利王位戰爭 (The War of Austrian Succession, 1740—1748)，七年戰爭 (Seven Years War, 1756—1763)。在每次戰爭的時候，法王一心專注於歐陸土地的獲得，以及對於他的鄰國的脅迫，所以對於海外的殖民地，比較的不甚留意。反之，英國的局面，恰與法國相反，在每一次大陸戰爭中，他都不去參加，却乘此機會，派遣軍艦軍隊，前去攻打法屬殖民地。

●此項戰爭，都關於歐陸方面，詳見第六第八兩章。

奧格斯堡聯盟戰爭時的海上戰況。這是他企望征服歐洲的第三次戰爭內，路易第十四，方第一次碰到英國政府，和他作對。他自信一己的軍力，着實可靠。他在抵敵奧地利，荷蘭，瑞典，西班牙，英吉利，以及其餘諸小國的戰爭內，他獨當一面，毫不畏懼。在初發難時，他的主觀見解，似乎還不算差，當他的陸軍，在大陸上，維持着自己的陣綫時，他的艦隊，同時，已把英國，荷蘭的聯軍，在英吉利海峽內，打得落花流水，很多的英國商船，被他擊沉的擊沉，毀掉的毀掉。英國膽小的商人，都掛着假的國旗，在海上航行，以避免法國捕船隊的毒辣手段。所謂捕船隊，就是遣派私有商船，去捕捉敵國的商船，捕船隊對於這次戰爭，和以後的幾次戰爭，都有很大的關係；後來英國亦像法國一樣，實行捕船隊的制度。

●在那時，差不多有陸軍四十萬人，海軍六萬人。

法國海上勢力的受挫。有一時候，倫敦很是驚慌，大有『風聲鶴唳，草木皆兵』之概，因為路易第十四，將以巨大戰艦，駛往英國登陸。像一世紀以前（一五八八年），西班牙打英國的阿馬達艦隊（Armada）一樣，老天依然保佑英國，使用極大的颶風，擊散法國一部分的艦隊，法國的海軍領袖，率領剩餘下來的五十餘艘船隻，抵敵英荷兩國的聯軍。這一次廝殺，不消說，終逃不出我們的預料，此次法軍的慘敗，使路易第十四只好眼睜睜地，望着敵國的船隻，在海洋上，任意東西的駛行，毫無阻礙。他用鉅大的經費，施於陸戰上面，但終恢復不轉他在海上所蒙的損失。

在美洲的戰爭。同時，在大西洋彼岸的北美洲，也發生了殖民地的戰爭，英國的殖民者，把這次衝突，叫做威廉王的戰爭（King William's War），因為那時，正當威廉第三（William III）當權的時候。事情的經過，

則爲法屬殖民地阿加底亞 (Acadia, 亦即 Nova Scotia) 被從波士頓 (Boston) 出發的海上遠征隊所征服了，於是法蘭西方面，煽惑印第安人，前去攻打新英吉利 (New England) 市鎮。

一六九七年的立遲尉克條約 (Treaty of Ryswick) 當然，就殖民地的戰爭而論，一時極難結束，可是在一六九七年，終於簽訂立遲尉克條約，內中規定法國方面，得恢復阿加底亞 (Acadia) 以及曾爲荷蘭人奪去的在印度的法屬商埠地舍利 (Pondicherry)。然而法國的海上實力，究竟不是容易恢復的了。

西班牙王位戰爭 (一七〇一年——一七一三年) 和平不過等於休戰罷了，不到五年，法國又和英國荷蘭奧地利等國的聯軍開戰了。這一次，西班牙是他的同盟，因爲路易第十四已把他的孫子，置於西班牙的王位上，這次的中心問題，在於解決：究竟西班牙連同巨大的殖民地，倘若落在波旁朝的手中，對於他國，是否含有危險？倘若法蘭西和西班牙，聯合而成一個王國，或雖不成一個王國，僅結一個同盟，對於各國的安全，是否全無問題？何況在北美洲的西班牙殖民地，倘由法國人去通商，其他各國，或是否因此將遭拒絕，不得進去？這是很可能的恐懼。因爲法國的公司，漸有在西班牙屬的美洲，獨占黑奴的販賣權的趨勢。所以英國方面，堅決議定，必欲防止西屬殖民地之歸併於法，它的目的，務使此項歸併之事，不得實現。

安女皇 (Queen Anne) 的美洲之戰 在美洲，西班牙的王位戰爭，名叫安皇后戰爭，它的內容，差不多只是初次殖民衝突的副本罷了。和紅色人同盟的法國人，再行焚燒央岐人 (Yankee) 的市鎮，而英國方面又兩度征服阿加底亞 (Acadia)。

英國的海軍實力 英國的海軍實力，遠超越它的仇敵，這是極明顯的一回事。路易第十四，費了偌大的金

幾，在陸軍上發展，但終不能供養強有力的艦隊，所以在海軍方面，不得不告屈服。結果，英國得以操縱法屬的印度，捕捉西班牙人從美洲滿載而歸的船隻，又得佔領地中海、西班牙屬的米諾卡（Minorca）和直佈羅陀砲台。

一七一三年烏得勒支條約（Treaty of Utrecht）當一七一三年，議和於烏得勒支時，路易第十四的條件，在扶持他的孫子，依然保留西班牙王位，這一點，他是成功的。但英國方面，怎肯空手無得，就此了結呢？會商結果，英國所得的，爲：(1)這時的法屬殖民地阿加底亞（Acadia）歸爲英國人所有，此後改名爲諾法斯科細亞（Nova Scotia）；(2)法國認許英國有紐芬蘭（Newfoundland）和沿哈德孫灣（Hudson Bay）的土地的所有權；(3)從西班牙方面，英國得到了米諾卡（Minorca）和十分貴重的航海根據地直佈羅陀（Gibraltar）。(4)最後，英國和法國訂立一個契約，裏面規定，英國能於三十年內，每年將四千八百名的非洲黑奴，售給西班牙殖民地，同時，又得於每年內，運輸一船貨物，到西屬美洲去推銷。

上述最後一項，不僅將合法的貿易機會，給予英國，同時，又造成了許多夾帶私貨的不良流弊。每年開往美洲的大商船，裝載條約所允許的貨物量，而且額外的商品常用較小船隻，從英屬殖民地牙買加（Jamaica）偷偷摸摸地，運到這大船上，填滿售去的貨物的地位。這樣，名義上雖說「一船」，在實際上，該船乃是永不會空的一隻商船。

英國的投機事業：南海的泡影（South Sea Bubble）後來，英國政府，將英國在西班牙屬的美洲和太平洋羣島的貿易權讓給一個股份公司，名叫「南海公司」（The South Sea Company）者，獲得優異成績，然而

南海公司中的投機家，不以商業上的贏利，認為滿足。他們暗中規劃，欲用公司的股票，付還二萬五千萬元的英國全部國債，而把英國政府所分給公司的國債利息，充任他們的股份的官利。一班希望分着南海公司的贏餘而驟成鉅富的人，聞此消息，都爭先恐後的，去購買股票，於是股票的價格，直上青雲，飛漲到它的最高點。眼看這次的冒險，馬上要成功，不法而欺詐的經濟家，說了許多新興的連合股份公司（New joint-stock companies），準備經營各種幻想中的事業，從鋪路起，以至製造永遠活動的機器，似乎都有十分把握，於是成千累萬的錢財，都由盲目的投資者，放入令人耀目，立刻可以致富的計劃裏面。可是隔不數時，這些欺詐，大半敗露了。一七二〇年的股票市場，遭着極大的打擊，而所謂南海公司者，終於成爲泡影了。以前要拿一千鎊去買的股票，現在倘能夠拿到一百三十五鎊，已經覺得高興極了。

法國的投機事業：約翰羅 差不多同樣的事情，在法國，也發生了一次。一個蘇格蘭的賭徒兼投機家，名叫約翰羅（John Law）的，勸告法國政府說：他有一個計劃，依此計劃，可把路易第十四所借的國債，一概還清，而使得王國財產，不致於破產。有了政府做他的後盾，他就發起一戶國家銀行，虛設一個壟斷法屬全殖民地的貿易的股份公司，而他，即把公司的股票，償還法國的國債，並收進政府發給債權人的期票，正像在英國的情形一樣，購買股票的人，都發狂似的，以爲立時可以致富，都羣來購買，結果，也是一樣的慘敗。

●國債共有三十萬萬Livre，合金洋約六萬萬元。

我們在這裏，所以要把英國的南海公司和法國的約翰羅所設的印度貿易公司，特別加以敘述者，一半可使我們知道，原來資本主義，在十八世紀初葉時，已發展到如此地步了；一半可使我們明白，原來在十八世紀的

殖民事業和商業競爭中，無論其爲商人，爲貴族，爲政府職員，爲內閣閣員，甚至於國王自己，都有一種經濟的目標和愛國的熱忱，存於其間，這是最值得注意的事。

奧地利王位戰爭 經過了三十一年的長期蘇息¹之後，法國和英國，又於一七四四年的奧地利王位戰爭中，繼續他們的鬪爭。英國和荷蘭，加入奧地利的一面，而法國，則和普魯士的腓特烈大帝結爲同盟²。那時候，沒有利器而不受人注意的法國海軍，受命去襲英國，但是這次遠征，永遠沒有出發，而同時，法國也不敢輕易去挑動他那在海上有力的仇敵。在美洲方面，英國的僑民，受了母國的海軍的幫助，佔據法屬路易司堡砲台（在聖羅稜士海灣的進口處）。當法國遣派捕船隊，蹂躪英國的商船時，總算佔領了英國在印度的一個重要商埠，瑪德拉斯（Madras），以補償它的損失。可是，在愛斯拉沙伯和約（Treaty of Aix-la-Chapelle 1748）內，路易司堡砲台和瑪德拉斯都各返歸它們的原主了。

(1) 英國和法國開戰之前，英國和西班牙，早有一次小衝突，英國的軍隊，曾一度佔領西班牙屬殖民地，但這佔領，並非永久性的。

(2) 這次戰爭，在歐洲大陸方面的情形，在第八章內，已經敘述過。

(3) 在美洲方面，這一次的戰爭，叫做佐治王的戰爭（King George's War），一七四四年——一七四八年。

第四節 法蘭西的受挫

七年戰爭

(The Seven Years' War 1756—17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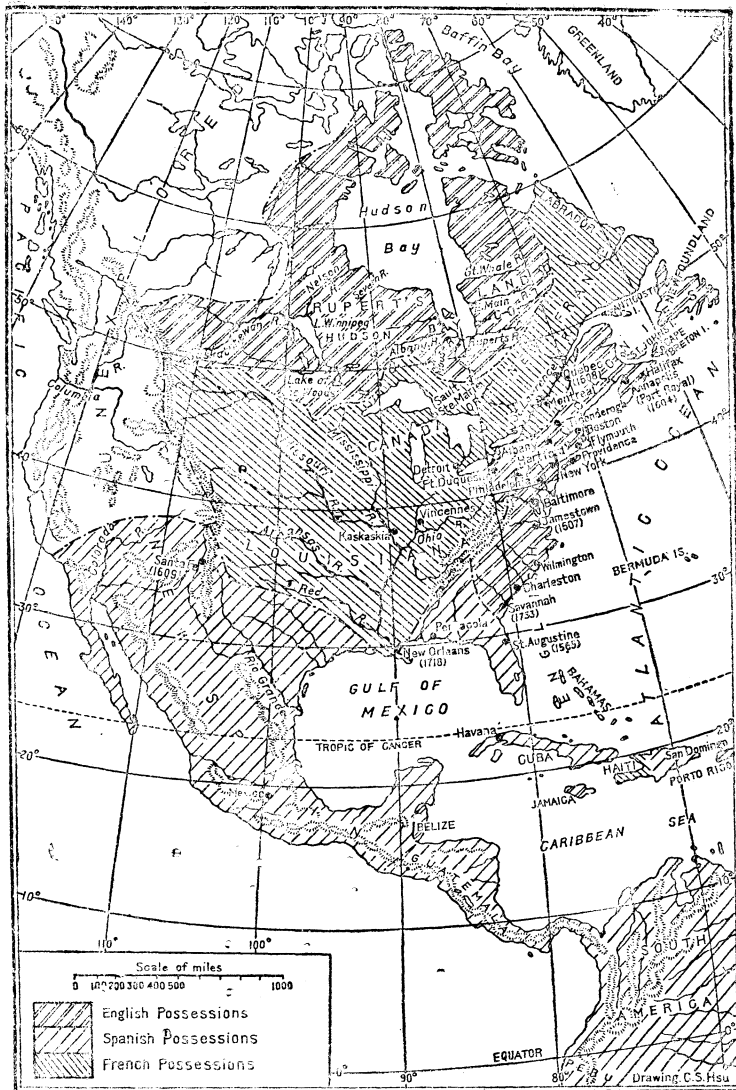
決勝負的戰爭，須等到後來，但終於來到了，終於和七年戰爭（一七五六年——一七六三年）同時光降了。在歐洲方面，這次戰爭，原是普魯士的腓特烈大帝和

奧地利的女皇馬利德利撒間的宿嫌的決裂，很奇怪，法國在這次衝突中，竟和它從前的仇敵奧地利，互相攜手了。此外，還有俄羅斯，瑞典，薩克森（Saxony），都和它聯合。唯獨英國始終和它立於對敵地位，與普國結成同盟。這次戰爭，比諸從前更來得激烈。法國和英國當它們在歐陸方面，尙未宣戰以前，早在美洲和印度『拔劍張弩，盤弓彎馬』嚴陣以待，已有兩年之久了。

◎這宿嫌的決裂見第八章。

在美洲的法印戰爭，在美洲這一次的糾紛，叫做『法印戰爭』（French and Indian War）。這次的戰爭，在一七五四年開始，那時，法國首先佔領英國殖民地，即現今匹刺堡（Pittsburg）一帶，並築起了砲台，英國聽了之後，就由布刺多克將軍（Braddock）率領三千常備軍，聲勢洶湧地，離開了祖國，來至美洲。布刺多克的軍隊，只慣在歐洲逞威，當他們被圍在殖民地的叢林中的時候，那班忽隱忽現出沒無常的法蘭西和印第安的射手，都在向着他們，施展殘酷的絕技，他們耳朵裏，所聽得的，只是野蠻的印第安人的戰鬪聲，咆哮聲，他們不由得心驚膽寒，望風而潰。當時被殺死與受傷的，足足有一千餘人之多。同一年中，英國從麻色秋池（Massachusetts）派來的軍隊，佔領諾法斯科細亞（Nova Scotia）地方，希望以此作根據地，不意七千多的法國僑民，如蜂一般地，突進英屬的殖民地，這次的事件，即為後來郎匪羅（Longfellow）所寫的伊凡澤林（Evangeline）一詩的背景。

接續下去的幾年，美洲戰爭的延長，為以前殖民戰爭中所未曾見過。法國人在美洲地方，可以作戰的，約摸有六萬人（連印第安助手在內），英國的僑民，除掉從祖國派來的軍隊外，有二百萬人之多。粗看起來，似乎很



第一九一圖 一七五〇年之北美

足駭人。法國的軍隊，雖比英國人數少了幾倍，然而法國軍隊的組織和戰鬥力，都遠勝於英國，所以他們能把戰爭引到英國的土地上來。

在一七五七年，英國最精明最幹練的政治家，即著名的威廉庇得（William Pitt）做了內閣領袖，他用至高無上的毅力，鼓起全國人民和殖民地居民的民氣，不久以後，即有大批英國的常備軍和殖民軍，從各處動員，襲擊法國的砲壘，即在路易司堡（Louisburg），度墾（Duguesne），尼加拉（Niagara）和泰昆得洛加（Ticonderoga）等處的砲壘，同時英國的戰艦，載了烏爾弗（Wolfe）將軍，和七千個善戰軍士，駛入聖羅凌士河（St. Lawrence River），進攻有名的魁北克（Québec）城塞。這件事情，並非輕而易舉者可比，因為那邊有大隊的守備軍，居高臨下的守着砲台，大有『一夫當關，萬夫莫開』之勢。那位烏爾弗將軍，領了他的軍隊，在黑夜裏，潛行登岸，繞道到城堡後面的高阜上，這樣，把那城塞的保護隊，嚇得相顧失色，好像『飛將軍從天而下』，於是短兵相接，而烏爾弗將軍，終於肉搏之中，宣告勝利，雖然受了三次的傷，他仍舊活着，曾聽見軍士們高聲喊着說，『他們逃遁了！』當然，此所謂逃遁者，乃是他的敵軍。自從烏爾弗將軍在魁北克地方，得勝以後（一七五九年），蒙特利奧（Montreal）和其他在美洲的法屬保壘，都變成比較容易征服的防綫了。

在印度的掙扎——當其時，法國和英國的東印度公司，在印度地方，亦有一番熱烈的競爭。不像北美洲，印度是個人口稠密，文化高深的熱帶國家。在那裏，殖民是不可能之事，只有少數歐洲人，住在那裏；這班人，並非居民，乃是商人，他們在沿海開闢商埠，並設置許多堆棧，積貯貨物，有時，爲着防禦起見，他們也有砲台。例如英，法，荷蘭，葡萄牙等國，都有如此的商埠，開闢在印度地方。

(一)度普雷克斯 (Duplex) 在十八世紀的中葉，印度國王的權力，日漸衰落，印度的國家，陷入無政府的状态中。各地的王子，都自己獨立，互相爭執，各不退讓，以致法東印度公司的一位野心職員，竟想利用那比商業更進一步的機會，作為東方的統治者。這個人，名叫度普雷克斯 (Duplex)，他募集一枝軍隊，叫做別動隊 (Sepoys)，又叫做本地軍 (Native soldiers)，開始干涉那本地的君王的事務。不久，他因用了靈巧的外交手腕，幫助兩位王子，做了國君，他居然管理印度南部的大半區了。感謝這位度普雷克斯，法國似乎已經獲得這個大帝國的政治主權了。

(二)羅伯克萊武 (Robert Clive) 這時候，和度普雷克斯 (Duplex) 針鋒相對的，是一位名叫羅伯克萊武 (Robert Clive) 的人。他是一位年青的英國人，起初被派到印度來，只充一個書記，後來，他竟變成帝國的建造者了。他於一七五一年，率領三五兵卒，大着膽子，向法國所管理的一個省城進發，在那裏，他抵住了許多本地軍，直到他祖國的軍隊，前來援救。於是英國軍隊，即在那個城裏，傾覆親法的君主，扶立一位隸屬英國的王子。這樣，英國方得逐漸逐漸地，管理加爾那的 (Carnatic) 一帶，致使稱雄一時的度普雷克斯，垂頭喪氣地，回到他的本國去。

在英國度過兩年的假期之後，那位羅伯克萊武 (Robert Clive)，終於在一七五六年，重返印度。一到那裏，發現恆河 (Ganges River) 灣內的加爾各答 (Calcutta)，——一個英國的重要商埠——已被一位年輕印度國王侵奪過去了。同時，這位國王又把一百四十六個英國人，關在一個狹小而不通氣的地牢裏，想把他們活活的窒死。在一個酷熱的晚上，只有二十三人，幸免於難，脫逃轉來，敘述這幕慘劇。羅伯克萊武聽了之後，立即重

佔加爾各答，並把持了附近的一個法國商埠。在有名的普拉西之戰（Battle of Plassey 1757）內，他大敗了這位致擾的印王，雖然印王的本地軍，比他指揮下的兵士，要多上二十倍。以後的事情，就容易辦了，這位印王，就立遭黜責，另立友好的王子，繼任這個位置。並於這次廢立中，英國獲得鉅大的賠款，克武萊的私囊，也就飽滿了。他更遣派得勝的軍隊，望南面去，攻打法國商埠，七年戰爭在一七六三年終了之前，大不列顛帝國，早佔領了法蘭西在印度的砲台。

海上實力 倘若法國具有強大的海軍，可在海洋面上，東航西駛，那末編歷史的人，一定另有一番故事，要待敘述。然而路易第十四所計劃着的渡過英吉利海峽的大軍艦，早在法蘭西沿海的圭貝爾倫海灣（Quiberon Bay）被英國的軍艦所擊毀了。在戰爭的末數年，卓越的英國海軍，把法國的海上商業，全部奪了下來，而且法國的殖民地，亦都入了英國人的掌握。雖然法國和西班牙的捕船隊（Privateers），也曾毀損十分之一的英國商船，然而英國的海上商業，其所得者，遠過於其所失者，因此，英國在商業上的霸權，也就下了一個根基。

戰爭中的西班牙 在這次戰爭中，西班牙方面，直到一七六一年，才開始援助法國，當然為時已太晚了。然而英國方面，却乘此機會，用它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佔據了古巴（Cuba），又佔據了菲列濱羣島（Philippine Islands），以為將來和議時的要挾。

一七六三年的巴黎議和（Peace of Paris）最後，法蘭西，西班牙，和英吉利，都和同盟國普魯士與地利脫離關係，獨自議和於巴黎（一七六三年）。法國以前所有的廣大的殖民地，到那時候，祇剩下零碎的土地，在新大陸，只有幾個小島，沿非洲海岸，有一些根據地，在印度方面，總算還有六處商埠。他的對手英國，却得到聖羅

梭士河流域 (St. Lawrence Valley) 的全部，阿帕拉契安山 (Appalachians) 和密士失比河 (Mississippi) 中間的整塊平原，還有，西部路易斯安娜 (Louisiana) 由法國割給西班牙，作為償還西班牙割讓佛羅里達 (Florida) 給英國的補償。在印度方面，法國雖仍安然經商，但它再也沒有力量，箝制它那對敵的勢力的伸長。總之，英國從此以後，不僅是海上的霸王，並且變成最大的殖民帝國了。

殖民糾紛的間接結果 殖民糾紛的結果，英國獲得勝利了。此事對於後此歷史的發展上，極關重要，可分三端述之。

(一) 專制政治的原理，逐漸失掉信仰，並漸趨於衰落，因為事實上，兩大專制的殖民國，即法蘭西和西班牙，不能實行自衛，保全自己的領土，這是專制政治的缺陷的最大憑證。

(二) 法蘭西政府，已經精疲力盡，頻於破產。法國國王的破產，引起一七八九年的法蘭西大革命，這樣，殖民糾紛的史實，無異為專制政府的傾覆，備好一條通路，此點，當於下文第十二章內，詳為論述。

(三) 七年戰爭的結局，又為英國和美洲殖民地間的糾紛，埋下一個伏機。法國在美洲的失敗，可使英屬僑民，感覺自己力量的偉大，和地位的穩固，於是反對母國的膽量從此更加壯大了。而且英國政府，在七年戰爭以後，屢欲實行重商主義者的商業管理制度，其於殖民地方面，更施以嚴酷的貿易上的限制，此種限制，處處使一班僑民，感覺不快，結果，終於形成一七七六年的美國獨立革命。

像法國的革命一樣，美國的獨立戰爭，也是全世界所注意的，這是從專制政治轉到民主政治的一個階段，在以下幾章，我們將要詳細討論這些革命。在這裏，我們敘述它們，不過為要顯示出來，重商主義 (Merchant-

(三三)的制度，不但造成了巨大的殖民戰爭，並且在長期間的醞釀內，又促短了專制政治的壽命。

卷三 大革命之蠶起——引言

如欲解釋明白，何以現在的人，不再信仰君權神授的專制政體，何以文明國家，都採取了特殊樣式的民主政體，那我們必須回到專制末期所發生的連續的大革命，從而得到完滿的答覆。

十六世紀時，荷蘭人反抗西班牙的革命，可算是專制政體所受的第一次打擊，但因它的結果，沒有像其他革命那樣的發揚，所以我們不必特別去注意它。

●十六世紀時，尼德蘭——包括荷蘭和比利時在內——是西班牙的屬地，荷蘭人住於尼德蘭北部，接納略爾文教的教義，成爲新教徒。他們既是不滿意於身爲天主教徒的西班牙國王，何況重大的租稅，商業上的限制，獨斷的政治，處處地方，都給反叛者在政治上與經濟上的藉口。荷蘭人在一五八一年，宣告獨立，建設聯邦政府，以總統和國會，作爲領袖，可是它的政府，直到一六四八年，方爲西班牙所承認，至於南部尼德蘭，即現在的比利時，却仍屬於西班牙的統治之下。

比較重要的革命，是以下四次，即十七世紀時英國境內所發生的兩次繼續的革命；一七七六年的美國革命；一七八九年的法國革命。這四次革命，在前數章內，雖或提及，但皆不詳，現在在下四章內，將要有很詳細的敘述，務使我們全部明白，專制的政治，如何趨於衰落，民治的觀念，如何日漸發展，民治的機關，如何逐漸形成。在開始，我們先敘述英國的兩次革命；其次，我們將觀察美國人民，如何爲自由而爭扎；末了，我們要回到舊大陸上，看

那開新紀元的法國國民，如何把自由原則的種子，散播到全歐洲去。

最後，在第十四章內，我們將注意另一次革命，它的成功，不靠鎗彈，却用棉花，銅鐵和蒸氣等，這是工業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它的成功，比較其他革命，更為遲緩而少驚動。它在英國，於美洲革命之前，早已開始。可是直到法國革命時，直到十九世紀初葉時，它仍繼續進行着；事實上，它將永遠不會達到終點。雖然沒有光耀的戰爭，沒有驚動全世界的戰鼓，也沒有凶猛的武力行動，可是我們仍當認它為革命，因為它促進了民主政治的降臨，又改變了普通人民的日常生活。最初在英國發生，以後，更普及到各國去。我們要感謝它的鐵路，輪船，工廠，機器，礦產，大城市，爐子，大廈，鐵甲，兵艦，商會，廉價的報紙，迅速的郵遞，富翁，農業機器等等。——以上所舉，只不過是隨便說出它的幾種結果罷了。正像其他的革命一樣，它亦是使現代世界，變成如此樣式的一個原因，而且是比較重要的原因。

第十章 英吉利專制政治的推翻

第一節 清教徒反叛專制政治的原因

英國革命的特殊意義 十四世紀的英國革命，自有它的特殊意義。英國的榜樣，影響於其餘的世界，強而且永；甚至現在，從歐洲到美洲，遠及日本，計凡十餘國的政治組織，都種根於英國十七世紀的史實。

英國革命的理由 何以英國在十七世紀時候，容易發生革命呢？關於此點，有幾件重大事實，可作為易於

發生革命的理由。

(一)英國的專制國王，沒有大的帝國軍隊，而在事實上，島居的國家，本用不着極大的國防軍隊的。真的，倘若英國查禮第一 (Charles I) 有像法王路易第十四那樣的軍隊，那他再也不會失去他的王位和他的頭顱了。

(二)十七世紀初葉的英王，大都孱弱無能。詹姆士第一 (一六〇三年——一六二五年) 卽斯圖亞特朝 (Stuart Dynasty) 的頭代君主，他那容貌的醜陋和胆量的微小，曾引起人民的嘲笑。他的兒子查禮第一 (一六二五年——一六四九年) 還比較得像個君主，品性也比較好些；但他告訴他的百姓，說他是專制君主。當然，這是錯誤的通知！若是比較乖巧的人君，一定手攬大權，那裏還肯說明自己的真心呢？

(三)更有宗教上的理由，引起公衆對於斯圖亞特朝王 (Stuart Kings) 的不悅意。在十六世紀時，大部份中等階級的英國人，早採取了喀爾文教義，因為他們希望有更清真的方式（就是更簡單而講禮的方式）和崇拜，所以他們被人稱做清教徒 (Puritans)。清教徒共有三種：(甲)有些情願把英吉利教堂的內部，加以改革：廢除儀式，祭臺，神像，十字架，圖像，和有污點的玻璃窗等。(乙)第二類的清教徒，主張革除英吉利教堂的主教和副主教的制度，而設立長老會式的教堂組織，他們是長老會教徒 (Presbyterian)。(丙)第三類的清教徒，包括那些獨立教徒 (Independents) 或分離教徒 (Separatists) 在內，他們從英吉利教堂分離，組織獨立的自治團體，不受任何約束。這第三類的清教徒，都苦苦的仇視查禮第一，因為他任命非清教徒的教主，又因他勵行清教徒所最反對的儀式。

(四)此外，也有經濟上的艱難。在未經國會的同意之前，詹姆士第一和查禮第一，竟徵收新的賦稅，致使商人、船主、製造家，及其他中產階級，無端加重負擔。這些賦稅，好似加些燃料，在火焰中，因為在那時候，中產階級的人，早因宗教的壓迫，蠢蠢欲動了。

(五)總共這些原因，以致助進了人民反對國王的政治上的行動。英國的國會，並不像法國的三級會議 (French Estates-General) 全被國王塞閉了。反之，却仍在主張通過法律，和制定賦稅的權力。下議院過半數的議員，都是清教徒，所以國會能箝制政府。這班清教徒的中產階級，對於國王，一些也不畏怕。

查禮第一謀廢國會 查禮王第一，正像清教徒擁護國會的熱忱一樣，他亦以同樣的熱忱，維持他自己的專權。在即位後的四年中，和繼續的三期國會 (Three successive parliaments) 爭論後，他堅決地實行無國會的統治。他的企圖，在於摹仿法國黎塞留大領袖 (Cardinal Richelieu) 和路易第十三 (Louis XIII) 的先例，他這樣的用專制手段治理英政，約有十一年之久。

英國的人民，終於屈服了，——雖在心理上，仍有反叛的意思。然而蘇格蘭的長老會徒，却毅然決然的，揭竿而起，反抗國王。在恐懼的空氣中，查禮王重於一六四〇年，召集國會，並允此後永不徵收未經國會同意的新稅；同時，國會方面，更請求國王，非經國會贊同，永不任命內閣閣員，並放棄掌管軍隊之權。這許多限制，若是允許了，實足致英國專制政治的死命。

革命的爆發 此時，查禮王想，與其順從國會，默不一言的放棄權力，毋寧運用武力，解決一切。在國會方面，也下一決心，募軍備戰。最後，在一六四二年，國王的兵士和國會的軍隊開火了，清教徒的革命 (一六四二——

一六六〇年）就此開始。

第二節 清教徒革命的成敗

武士隊 (Cavaliers) 勝利於前 在發端時，戰爭的好運，施惠於武士隊。一班保王黨人，連同貴族，和地方上的紳士，一心一意，集合於王室的旗幟之下，組成壯健的武士隊，因為他們平日，時常習練騎射等術。

圓顛黨 (Roundheads) 勝利於後 反抗武士隊的，是擁護國會的圓顛黨。他們大半是鎮上的商人，和中等階級的農民，但同時，亦有少數貴族，雜於其間。他們的隊伍，組織既不完備，且又缺乏經驗。在戰事發生之第三年，戰爭的潮流，傾重在圓顛黨的一方，當時有一熱心的清教徒軍官，名奧力味克倫威爾 (Oliver Cromwell) 者，把軍隊改組，於是大挫武士隊，竟至俘獲國王（一六四六年）。

① 這個雅號，是因他們僅留短髮，剪去捲而長的頭髮一事而起。

分離派 (Separatists) 的執掌權威 圓顛黨凱旋不久，內部分成數黨；後來，由最激烈的一黨，即分離派，把持了政權，把查禮第一斬首，並宣告英國為共益國 (Commonwealth)。所謂共益國，在名義上，雖是共和國，但是並非民主國。分離派中執政的軍官，不敢舉行自由選舉，因為他們也深知公共的民衆，也在反對他們的執政；他們所保留在權位內的，是軍隊的意思，並非民衆的意志。

奧力味克倫威爾 (Oliver Cromwell) 的軍人專政 (Military Dictatorship) 最後，分離派中，有一位將軍——即奧力味克倫威爾——持握兵權，變為軍事上的迭克推多。這位克倫威爾，是全劇中最有趣的人物。

在革命前，他是一個富裕農夫，並為下議院的議員。但於此次革命中，一躍而居領袖地位。——最初時候，還不過是個得勝將軍，後來，又成為英國無上的權威者。他有鐵一般的意志，火一般的性格，又有精細嚴密的定識。——並不是一個文質彬彬的貴族。他的聲音，尖銳而不悅耳；他的面貌，鮮紅煥發；他的身態，雖不完整，却是非常強健。聖經上的成語，常常在他的口吻中吐出，在他的言行中，似乎他自信是上帝選任的特別代表。

沒有幾個國王，能比奧力味克倫威爾，顯示出更宏大的權能；他提高了國家的光榮，促進了法律的勵行，又戰勝了外敵的進攻，這一切，均非其他的國王，所可同日而語。但克氏自己，很覺得困難，不能為舊式政府，想出一個替身。多數的民衆，仍舊希望有一國王，因為他們已慣受這樣的環境；在另一方面，多數的兵士，又怨恨國王；所以克氏很想籌劃一個折衷辦法，一方面，能夠適應保守性的民衆，同時，又能取悅民主思想化的兵士。

克倫威爾之為攝政王（一六五三年——一六五八年）——克倫威爾和他的黨徒，草成一部新憲法，名之曰『政府證書』（Instrument of Government）；實為現代國家的第一部成文憲法。依據此『政府證書』，英國是共益國，或共和國，在學理上，沒有國王，王節，和王位，但克倫威爾自己，被尊為終身的攝政王。從各方面觀察，除名義上外，他實在就是國王，因為他握有查禮王所失去的一切權力；此外，他更有指定繼承人之權。以前的國會，仍復舊觀，但亦略有變更；這新國會，好像是幕滑稽劇，一班貴族，不願在新產生的上議院中蒞新，而下議院方面，則更難於制服。卒至引起克倫威爾的不耐煩，而把他解散了。並下令重行選舉，結果，又把新產生的國會解散了。總之，克倫威爾，在實際上，變成一個專制的迭克推多。他的專制，是成功的，因為他是一個卓越和幹練的政治家，也因為他有橫行無敵的軍隊，隸屬他的指揮之下。

共益國的崩潰 新式政府的弱點，在克倫威爾逝世後（一六五八年）即行洩露了。替代他的人，須有和他一樣的才能，但如此的人，不容易找到。奧力味克倫威爾的兒子理查氏（Richard），繼父就攝政王之職，他是仁善有餘，才能不足，而又弱於統轄力的人，根本壓不倒那班野心的將軍，他們都希望做保國將軍。此外，民主主義派人，夢想着新的政治試驗；保皇黨人，希望復辟；而長老會派（Presbyterians）的人，亦皆計劃着，希望推進他們的信條，通行於全國。但是，理查克倫威爾（Richard Cromwell），至少是個謙恭的人，他自己亦承認，他是一個好軟弱而退讓的人。

一六六〇年的復辟 一時之間，英國似乎成了專制軍人的犧牲者。可是，軍人之中，有一位，在那時候，命令選舉新國會。這新國會產生不久，立即迎請查禮氏第二（Charles II），即不幸的查禮第一的兒子，來到英國，重登王位，繼承父業，共益國終於到了末路了。斯圖亞特朝的復辟，使清教徒的工作，一似全未做過一般，——至少，在那時，是如此。查禮第二駕回時，歡迎者簞食壺漿，迎於道畔，有的還撞着大鐘。英吉利回復到他的舊習慣了，所有清教徒禁止跳舞作樂等事情，盡被忘却。英吉利的主教，重返教堂；英吉利的貴族，重得資產；英吉利的國教，重受信仰；只有清教徒們，却大受困擾了。至於國會，亦回復到舊時的狀態。

●嚴格而論，這並不是國會，僅一會議而已，因為他的召集，未經國王授權。

清教徒革命的永存結果 然而清教徒革命的痕跡，却不能全行泯滅。許多殘毀的教堂，許多頹廢的寺院，都存留着，在喚醒英國人，念及頑固的清教徒士兵。他們會破毀污穢的玻璃窗，會傾覆教堂的祭壇。許多貴族階級，亦都記憶，他們的銀盤，曾在戰爭時候，被人在市上出售，他們的資產，為圓顛黨所沒收。上等階級，感覺革命的恐

怖，此後他們將永遠拒絕內戰；貴族階級，受了教訓，下一決心，將永遠抑制民衆的暴動。這也是清教徒革命的一個重要結果。其次，克倫威爾軍隊的暴虐，教訓英國人，原來軍閥主義，是如此的可怕。又次，中世紀時的觀念，即專制政治可被廢黜的觀念，也爲這次革命所煽動。而且不久之後，革命的權力，又將重被運用，但在那時，上級社會的人，已經不願有普遍的民衆運動了。

第三節 第二次革命的成功

查禮第二與詹姆士第二的專制精神 查禮第一世的極端專制，已於過去之時，演成殺身慘劇，可是復位後的斯圖亞特王朝，仍堅持着虛空的慾望，想把專制政治，透入到政府組織中去；查禮第二（一六六〇年——一六八五年）和詹姆士第二（James II），未嘗比查禮第一和詹姆士第一，稍稍減低專制的心腸。倘使他們是異樣的人，或許可得成功，然而查禮第二和詹姆士第二，總覺工作吃力，不能維持久遠。他們的失敗，即是神授君權的傾倒，亦即是國會政治的勝利。因爲這是反抗專制政治的轉機，所以關於復辟後斯圖亞特王朝和人民的對峙，是值得在這地方，詳細解釋一下的。

查禮第二和路易第十四所訂的條約 倘使民衆能洞悉查禮第二的真目的，那末，他們或許要武裝起來，積極反抗他，可是，他們對於查禮第二和法王路易第十四簽訂條約的秘密，並沒知曉。在這條約裏面，他允許聯結天主教會，並當路易第十四碰遇戰爭之時，出兵相助。其在法國方面，允許年付軍費二十萬鎊；並允許英王，如在英國方面，有叛亂之事，當即遣兵調將，會同制止。試想，人民的憤怒，將如何暴發，倘使他們知道，他們的國王，竟

把他們的國家，弄成世敵法國的屬國；同時，又思利用外力，在英國厲行專制政府，並促成天主教會的建立。

兩黨制 (Two-Party System) 的起源 因為查禮第二沒有合法的子女，王位的嗣續者，是他的兄弟詹姆士。只因後者是聞名的天主教徒，又是著名的專制政治的信仰者。所以在人民方面，比諸前者，更不孚衆望。當時，國會中的一黨，甚至提出不准詹姆士繼位的議案，即歷史上所稱的『拒絕議案』(Exclusion Bill)。在這

議案的辯論內，國會中的議員，顯然分成二派。在英國，兩黨制的起源，可以追溯到這時的意思的分歧。在這樣一個問題的爭執中，只能有兩方的意見：答案不是『否』，即是『然』。擁護排除詹姆士議案的人，都是清教徒革命中的圓顛隊的贊助者，即是中產階級的異教徒，由少數大貴族的望人引導着。他們的這一黨，被稱爲激進黨(Whigs)——在從前，這名稱，是蘇格蘭反叛者長老會徒的別名。另一邊，是那些保守黨(Tories)，大抵由鄉村傳教士，貴族，紳士，和普通的保守成性的人民所組成。他們以爲國王世襲的習慣，是神聖而不可侵犯的。與其因奪去詹姆士的世襲位權，而引起內戰，不如忍受一個天主教徒的國王。保守黨的能力，雖不足，以阻止『拒絕議案』在下議院的通過，但是在上議院中，他們超過激進黨的票數，而把這議案否決。

● 所謂異教徒，乃指反對英國國教的一系而言。

兩黨皆爲詹姆士第二所怒視。當詹姆士第二在一六八五年即位後，他不久，也反對擁護他的保守黨了。他輕視國會，根據一己的職權，發表『赦罪宣言』(Declarations of Indulgence)，簡直把抵抗天主教和耶穌教異教徒(Protestant dissenters)的法令，全部廢弛了。他任命天主教徒爲公務人員，並軍隊中的官員，這些事情，把保守黨和激進黨，同時激怒了。激進黨黨員，恨極他那對於國會的藐視，有意鼓勵他們所恨的天主教信

仰。保守黨所怕的，是任用天主教徒爲軍官之後，或將與克倫威爾的獨立軍一樣，窮極暴虐，將置英國國教於不利地位。

革命的近因 詹姆士第二的嗣子，既祇有他的兩位耶穌教徒的公主，即瑪利 (Mary) 和安 (Anne)，人民都希望於將來，因爲詹姆士已不是年輕的人，不久即將過去了。可是後來，詹姆士娶了一位續弦是天主教徒，而且生了一個兒子，依照王位繼承的規律，應當這個兒子繼承王位，並非其餘的女兒。這個兒子即位，意即天主教的信仰，又將大得勢力了。於是在這裏，似乎祇有一個辦法：就是由國會出面，把國王和他的嗣子，驅逐出去，而迎請國王的長女瑪利，登極王位。激進黨原信仰國會的權力，高於國王之上，很願走這條路。在保守黨，假如詹姆士第二，並未於在位時，如此失去衆望，或將承認這是反背國王世襲的原則，因而與激進黨相反抗哩！

一六八八年至一六八九年的革命 後來，保守黨和激進黨，意見一致，決計共迎瑪利和她的丈夫奧倫治的威廉 (William of Orange)，即荷蘭的君主，共來英國，登臨大寶。隨後威廉和瑪利，都到了英國，率領軍隊，進至倫敦，毫無阻礙。一六八八年，詹姆士第二，甚至被自己的軍隊所遺棄，不戰而走。單就英吉利而論，這是一次未流血的革命，祇在蘇格蘭和愛爾蘭稍有些小衝突，但不久之後，詹姆士的保皇黨，即行敗北。不久，未合法的國會——不合法因爲並未經國王的同意，——迅速組成，現於威廉和瑪利之前。他們宣佈詹姆士的罪狀，說他因欲破壞國王和人民間的原約 (Original compact between king and people) 以致虛位而去。

① 在愛爾蘭，一班天主教徒的庇護者，曾於一六〇九年，在 Boyne 地方，與威廉之兵接戰，卒至大敗。

(一) 國會的戰勝專制政治 這次和平的革命，英國的史家，稱之爲一六八八年的光耀革命 (Glorious

revolution of 1688)。它的涵義，是貴族的國會，戰勝了專制國王。此後，英國國家，變為限止專制國（Limited monarchy），祇有很少的機會，能使將來的國王，試行斯圖亞特朝內的絕對神授的專制政治。

(11)『權利議案』(Bill of Rights) 國會勝利的結果，通過了一件極關重要的議案，稱為『權利議案』。在這議案內，規定英國國王，須為英國國教徒，將來的國王，再不能擱置法律，或赦免犯法而應受罰的人，如查禮第二和詹姆士第二所常施行者一般。國王非經國會同意，不得征收賦稅，更不得增加軍備。國會議員，不得因政治關係，加以監禁；亦不能剝奪其言論自由權。犯人應由無偏頗的陪審員審理之。此項『權利議案』，在實際上，含有憲法的性質。一方面，限制國王的權力，他方面，又保護了國會的權威。

(12)其他重要的法律 其他重要的法律數則，也可作為一六八八年革命的間接結果，一六八九年的『解放條例』(Toleration Act of 1689)許將自由崇拜之權，給予耶穌教異教徒（天主教徒除外）。一七〇一年的『王位確認法』(Act of Settlement of 1701)的規定，因瑪利及威廉無有子嗣，二人死後，由瑪利之妹安（Anne）繼承王位，如女皇安又無子嗣，則應將王位傳與其姪佐治（George），該佐治乃一德屬耶穌教徒王子。最後的聯合條例（Act of Union of 1707）使蘇格蘭和英吉利，成為聯合王國（United Kingdom）而隸屬於同一國會之下。

第四節 英吉利革命的意義

英吉利革命的遠果 英國專制政治的推翻，和國會的勝利，有涉及全世界的意義。英國經過二次革命，漸

被認為文明世界中最有進步和最自由的國家。英國的政治機關，不僅為外人所頌揚，且為他國所摹仿。歷史上的事實，對於現今的政治問題，極關重大；雖在晚近時代，我們仍喜談英國於十七世紀時所遺傳下來的學說，和政治組織——不管那些學說和組織，是否能在現代二十世紀內適用。我們從英國革命所得的，可以極簡括地分述於下：

(一)代表會議制 為首的觀念，即是說：法律之通過，賦稅之征收，及政策之決定，應由國會為之；與其置於一人之手，或少數官僚之手，毋寧直接由人民為之，從而決定一切。

(二)議會之分成兩院 英國的國會，由兩院組織而成，其中一院，較其他一院，為貴族化。晚近各國的立法院，也都由上下兩院，組織而成。往往上議院至少在發端時，比下議院稍保守些。這句話，不但在美洲各國如此，即如法國、普魯士、日本、西班牙、意大利，及其餘諸國，亦莫不如此。倘使在歷史上，沒有英國國會，首先分成兩院，亦許到了現在，或變為三院制，多院制，或獨院制等方式哩。

(三)代表之分配以地域為基礎 英國國會給予世界國會的第三個影響，即為：議會的代表，專代表一特定市鎮，或特定區域，並不代表一社會階級，一經濟階級，或一政治黨派。假如從火星中飛來的一位訪客，以為這種觀念，太覺離奇，意欲追詢它的淵源時，那我們可以下一解釋，作為說明：古時英國國會，於發端時，以四大社會階級，作為基礎，——即(甲)封建式的貴族，(乙)教士，(丙)中級農民，和(丁)市鎮商人。後來，居後的二級（即中級農民和市鎮商人），混合而成下議院；前面二級（即貴族和教士），混合而成上議院。於是代表階級的舊觀念，逐漸泯滅，商人的代表，變為市鎮的代表；農業的代表，變為村莊的代表。十七世紀時，美洲殖民地的議會也追

摹英國下議院的組織，這些議會，即爲後來美國立法院的濫觴。如此興起的代表制度，多少帶些機遇性，但是很爲現代政治學者所贊同，所頌揚，並亦爲多數文明國家所採用。

(四)個人主義的政權觀念 現代所流行的個人主義的政權觀念，大半亦是英國革命的結果，特別是清教徒革命的結果。在中世紀時，每種特殊的社會階級，有特殊的權利和義務。中世紀的國會，多是階級的國會。大半的立法，也是階級的立法。然而在英國，當十七世紀時，發生了個人主義的精神，此項精神和階級的分割，恰得其反。這新精神，一半是爲了中產階級的圓顛黨，不喜承認貴族們是他們的上級；一半是因爲清教徒和獨立教徒，都是宗教中的個人主義者。假使各人的意見，在宗教上，具有同等地位，爲何在政治上，不能如此呢？當然，不是全體清教徒，俱有如此的結論，但儘有許多的人，如此主張着。獨立教徒主張，人類生而自由平等，各人應有同等的權利，去選舉立法的代表，這是現在各國所通行的學說。人類各以平等的個人資格投票，並不以社會階級的分子的資格投票。政治本是普通的數學，因爲無論是聰明人的投票或愚魯人的投票，是富人的投票或貧人的投票，是急進者的投票或守舊者的投票，是農夫的投票或財政家的投票，要之，其爲一票，實具有同等價值，祇須加以計算而已。個人主義的精神，很是通行，甚至現在的人，還怕說起階級代議或階級立法。

(五)兩黨制 還有一般人所通認的，以爲兩黨制度，實爲施行正當的民政政體所必需的觀念，也可溯源於英國歷史。我們已經明白，通過拒絕議案一事，已於英王查禮第二時，把英國的政治家，分成兩黨——激進黨和保守黨。此二黨派，在問題解決後，依舊繼續存在，激進黨希望減少國王權威，而保守黨却力主保持之，積之既久，兩黨制便成爲牢不可破的習慣，頌揚英國政府的人都說：兩黨制度，是英國政治上的成功秘訣。降及現在，此

項制度，仍於各國流行着，——雖在事實上，因為晚近政治問題的複雜，英國自己也頗傾向於多黨制度。

(六)內閣制 英國政府的另一特質，即為內閣制。內閣制，可說是十七世紀革命的間接產物。這是斯圖亞特朝的習慣，往往選出小羣有勢力的政客，普通都是貴族，充任他們的顧問和助手。這一羣人，對於各行政負責，他們也和國王商議國事，這一小羣的顧問，有時被稱為「閣員」(Cabinet) 後來，被稱為「內閣會議」(Cabinet Council)，或單稱內閣，因他們只在一個小的閣子內開會。在一六八八年的革命以前，這些內閣閣員，都是國王親信的大臣。在革命以後，重要的習慣設立了，內閣閣員，漸由下院中多數黨的領袖選出。如此，到了威廉王時，如自由黨在下院得勢，便任命自由黨(即前之激進黨)。組閣；反之，當保守黨在下院得勢的時候，便由保守黨人出來組閣。威廉的繼承者安女王(Queen Anne)，雖贊成保守黨，但有時，也不免在她任內，任命自由黨組閣。當喬治第一(George I)於一七一四年即位時，內閣制更進一步，因喬治不能操英語，並且比較起來，更注意德國的事情，他竟允許他的內閣，獨立行政。甚至自己，並不出席內閣會議。

●雖說內閣制，在十七世紀興起，但在此時以前，已有它的鼻祖。在中世紀時，國王有一評議會做他的顧問，包括主要的貴族和主教在內，後來，這評議會，縮小範圍，成為樞密院，近代的內閣，即是樞密院的化身。

這樣，內閣制便樹立了二大特質：第一，是內閣的管理行政；第二，是內閣的仰助於下議院的多數黨；更有一特質，即內閣由內閣總理(Prime minister)主持一切。這是十八世紀中葉發生的事，那時候，自由黨的一大巨頭，即羅伯窩爾坡爾(Sir Robert Walpole)，運用賄選方法，得了自由黨的管理權，並被人稱為內閣總理。窩爾坡爾不喜歡這名稱，因據他說，如此稱呼，便把他自己的地位，和其他閣員的地位，弄得沒有差別了。但很奇

怪，窩爾坡爾當時所不喜悅的名稱，現在竟變成極尊貴的頭銜。大多數文明國家，都有由內閣總理主理一切的內閣制度（北美合衆國，算是例外。）

（七）政治學說的發達：約翰·陸克的學說 最後，英國革命，亦有功於天賦人權說，和民衆主權說的發展。很多的書，因欲解釋兩次革命的合法，都以上項學說，作爲標榜，就中最重要的是約翰陸克（John Locke）的二篇政府研究（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在一六八八年的革命後不久出版。只因他的父親，曾爲反叛查禮第一的清教徒，而他自己，也曾被迫出境，寄寓在荷蘭，在查禮第二時，他自然反對專制國王了。感謝一六八八年的革命，他得重返英國，並於威廉和瑪利執政之時，在政府裏得一相當位置，回國不久，他即發表他那著名的研究，給當時的革命，以一個學理上的解釋。他自己很歡喜算學和科學；他也想運用同樣合理的方法，去證明政治學說，像證明幾何的定理一樣。他說：人類都有天賦的生命權，自由權，財產權，人民設立政府，乃所以保護這些權利。假使政府不能實施保護，百姓便有革命之權，有傾覆政府之權。人民乃是真正的主權者，執有隱在王位後的一切權力。這就是『民衆主權說』（Theory of Popular Sovereignty）。因爲民衆是具有平等權的個人的結合，所以一切議決，均須以多數人的意志，作爲依歸。意外地，他也主張政府不能干涉公民的宗教信仰，因爲政府的任務，是保護人民的自由；各種信仰，都應該解放。在現代，我們很容易找出陸克的學說的缺點，然在一世紀半以前的人，並不如此善於批評，陸克的主義，在美國法國並其他各處，都受大衆的熱烈的歡迎。它亦將合理的解釋，付與美國的革命。所以我們很可在美國的獨立宣言中，找出對於他的言論的引用；同時，他的學說，又爲一七八九年的法國大革命家所樂道。實則，到了現在，他的學說，依然是多數政治組織的基本觀念。

③他以為他已解決算術上一個大而且難的問題，即以各種圓的面積，作成同面積的正方形的問題。

民治政體不是英國革命的直接結果 英國的革命，供給了許多的制度和學說，降及今日，仍在我們的政治生活上，發生極大的影響。在我們現在的適用上，這些學說和制度，似乎是很民治化的，但當它們發源時，實與民治原則，相去極遠。要使誰懷疑這句話，那就可以考察英國政府於十七世紀末葉，十八世紀中葉，和革命以後的特質。

十八世紀的英國國會並非民治化的。英國在十八世紀時的國會，決計不是民治式的。上議院或元老院，只由世襲的貴族和政府任命的國教主義和副主教等，組織而成。其他一院，就是衆議院，在比較上，算是民治化些。因為它的議員，是由選舉產生出來的。但是平均而論，在選舉時，每十人中，祇有一人有投票權。貧苦階級的人，根本不在選舉中，沒有他們的份兒。大約一半的衆議院議員，在實際上，為富有的貴族所指定，所謂選舉，只是一幕滑稽劇而已。大市鎮的代表，通常由該鎮的富人選出，並非由全體公民，舉行選舉。而有些大城市，根本就沒有代表。普通的工人和農民，在政治上，難得有些地位。總之，當時的國會，祇代表上級社會，貴族，富有的地主和大腹賈而已。

英國政府的貴族性 當十八世紀初葉時，英國的政治，只是民主黨中貴族富翁所施行的寡頭政治(Oligarchy)，主理政治的人，都毫不羞澀地，實行賄賂和舞弊之事。他們有時候，雖亦很忠心地，行使巨大的政治權，但其主要目的，只在搜括銀錢，肥飽私囊，並提倡自己階級的利益。例如貴族化的地主們，會通過法律，允許他們自己，在國內麥賤的時候，獎勵運麥出口。然而此項獎勵大麥出口的法律，無形中，增加了平民日需的麵包的價

格。這有誰知道呢？同樣地，爲商人和製造業的利益計，原料的進口稅和製造品的出口稅，都是或減或廢，並無一定，並常和其他各國，訂立有益於商人的商約。

結論 英國推翻專制政治的結果，只設立了貴族、地主和商人的寡頭政治，並未設立民治民享的政府。英國的革命，並不產生民治政體，他們所產生的，只是一階級的政治機關，觀念和學說。所有這些，都須在以後的世紀內，逐漸形成民治化；譬如一套舊衣服，須得重新裁製過，藉以配合另一個人的身材。代議立法院，兩院制的國會，內閣制，兩黨制，多數政治，地域選舉，民衆主權說，天賦人權說，諸如這一切，都是現代政治從十七世紀所得來的遺產。

第十一章 美洲的自由戰爭

第一節 英國式的觀念和制度發展於美洲

正像一把火炬，在賽跑人手中，轉輾傳遞着，同樣地，政治上的自由觀念，也自這國傳到他國，每一國家，都向民治政體的路前進。英國的政治，如上章所述，在十七世紀的革命以後，即停止進行，似乎已很滿足於貴族式的國會，和限制性的王國。那時，却有美洲人民，接踵而起，引導革命的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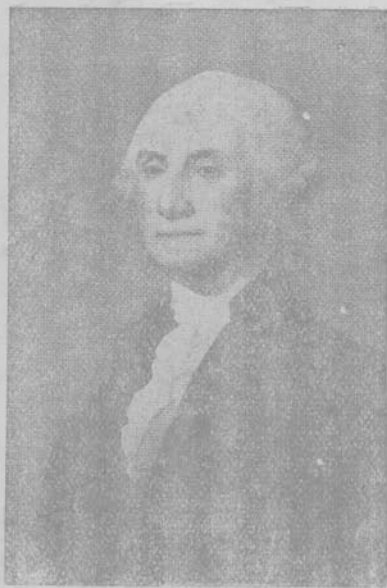
英國政治制度之被採用 在十七世紀時，到美洲來殖民的英國人，自然，都帶了他們的觀念，和政治組織，一齊過來。在殖民地內，正像在英國國內，個人的自由，有普通法和陪審制的保護；每一殖民地，都有議會的組織，

皆以英國國會的下院，作爲模型。例如維基尼阿（Virginia）的商人議院（House of burgesses），其實，只是英國下院的副形，因爲它的代表，都由各鎮各都邑，推舉出來，猶如英國的制度一樣。

許多殖民地，都有一個王家總督（Royal governor），他是英王任命派來的，作爲英王在該殖民地的行政代表。王家總督和議會間的關係，在任何殖民地內，都像英國國王和國會間的關係一樣；議會像國會一樣，一切主張，一切稅收，非經其同意，都不得施行。並且議會方面，又常把持稅款，以要挾王家總督，使之接受他們所議定的政策，或任命他們所信任的官吏。所有英國在國會中所起的爭執，在每一殖民區內，都是小規模地進展着。在這些爭執中，殖民者常爲自己的主張辯護，藉口英國國會，亦有同樣的主張，得蒙通過。有時，他們引用英國作家的政治學說，特別是密爾敦（Milton）和陸克（Locke）的主張，最爲他們所樂用。總括一句說，殖民地代議機關的發源，和殖民地的政治學說，其實，只是英國國會的副產品。

美洲的急轉直前 從英國移植來的政治觀念和政治制度，在新世界內，飛速地，生了根蒂。它們的發展，比之在母國內，更爲迅速；而殖民地的情狀，較諸母國，似乎更適宜於民治精神的生長，此其故，可從三方面說明之。

（一）美洲爲壓迫的避難地 大多數英國人，



華盛頓 第二〇圖

到殖民地來，都爲逃避窘迫和困厄而起見；清教徒逃到新英吉利（New England），因爲英國斯圖亞特朝的國王，窘迫他們；天主教徒逃到曼里蘭（Maryland），因欲尋找崇拜的自由；而桂格教徒（Quakers）則多逃到本雪文尼亞（Pennsylvania）。這種殖民地的人民，不遠千里，從壓迫中逃了出來，怎肯甘心忍受並服從新的壓迫呢？

（二）在美洲沒有世襲的貴族。美洲的經濟和社會情形，更適宜於民治政體。在殖民地內，並不像英國國內，有着世襲貴族階級，例如在新英吉利殖民地的居民，都是中下階級，當然沒有貴族的了。每一農夫，都是獨立地主，並非封建制下地主的租戶。至於在維基尼阿，在其他南部的殖民地，我們亦知道有許多貴族子孫和紳士，備置巨大農場，他們的生活，確像英國的貴族一樣。但是，那些農場，都由黑奴耕種，所以彼處的貴族制，是一個種族壓服另一種族的問題；並非一部份白人壓迫另一部份白人的事。在那裏，有很多的空地，任何白人都可開墾荒地，自成獨立的地主。結果，土地的所有權，並非世襲的。還有，在英國，同種人間，很精細地，分成上級下級等社會。此在新世界內，却表示着更大的平等精神。威廉烹氏（William Penn）有一次說：『殖民地中的人，似乎除了樹木以外，沒有人能比他們再高。』

（三）自治制度的發長。英國的國王，已於長時期前，允許各殖民地，實行自治制度。殖民地離開英國，是如此之遠，橫渡大西洋的交通，在那時候，又是如此之困難，所以英國政治，不能極有效地，管理這殖民地人民。其次，又因到北美洲去的人，自始即被看爲貧窮而無出息，所以不屑加以干涉，加以管轄。後來，當英國政府，漸漸覺得此項見解，實屬謬誤的時候，英王也曾一度試行，欲把殖民地的政治，盡置於英國管轄之下。但是，這時候，已經太

遲了，因為殖民地的人民，已很強固而有獨立性，不是易於馴服的了。當時的企圖，祇在消極方面，驅策殖民地的人民，發生反叛，以爭獲完全的獨立而已。

第二節 英國和殖民地間的傾軋

試不把美國的革命，當作美國史的事實，而更從大的方面觀察，把它看為使世界趨向更民治化的一個階段，那我們即可從新的光明之下，觀察美國革命的緣由。我們現在，且把英國和殖民地間的傾軋，擇其最主要者，略述一二。

英王佐治第三及其政黨政治 這是必須牢記的事，英國對付殖民地的政策，與其當權的政黨政治，在此二者之間，具有密切的關係，在十八世紀初葉，自由黨在下議院中，佔住優勢，英國的政治，不由國王主治，却由自由黨組成的內閣，總理一切，所以佐治第二曾自認說：「大臣是一國的國王」(Ministers are kings in this country)。在原則上，自由黨的領袖，願意讓殖民地的居民，自征賦稅，自理各項事件，倫敦方面，不必硬去干涉他們。可是到了後來，情形突然的改變了。自從一七六〇年佐治第三即位以後，這年青的英主，決定要做一個真實的國王，不願再做自由黨大臣的傀儡，他欲出席內閣，自任主席，又欲曉諭政策，並自由任免內閣大臣，總之，他希望在英國境內，恢復專制政治，並即打倒自由黨的執政。他用大批金錢，賄賂國會議員，藉以維護他所任用的內閣大臣。當此着失敗時，又企圖着，必欲破裂自由黨的一致，而後甘心。所以不久之後，在自由黨中，發生了對於殖民問題的不同的見解。大領袖們，特別是威廉庇得 (William Pitt)，以為英國不應向殖民地，徵收賦稅；另一

方面，少數不出名的自由黨政客，像喬治格麟維爾（George Grenville）等，却主張在殖民地方面，應納賦稅與英國，並服從英國的法律。因為在過去時候，英國已費去大筆費用，對付法國，以保護殖民地。格麟維爾說：「大不列顛既保護美洲，美洲自應服從英國。」結果，喬治第三決意向美洲征收賦稅。他得到少數自由黨的援助，又加上友好於國王的保守黨的扶掖，終於實行他的政策了。

●特別在一七五四至一七六三年的法印戰爭中。

庇得（Pitt）和其屬下的宣傳員，即著名的柏克（Burke）和福克思（Fox），雖竭力反對國王的政策，但皆歸於徒然。愛德門柏克（Edmund Burke），曾以極流利的辯論，說明向殖民地徵收賦稅的不智；庇得更進一步說：「這是我的見解，這王國，沒有權力，在殖民地內徵稅。」

不願爭辯和警告，喬治第三和他的臣僚，堅持着他們的政策。殖民地的人民，要是反抗的，就認他們是反叛。甚至在戰事發生後，庇得和他的屬僚，仍表同情於殖民地人民。這是很明顯的事實，當殖民地人民反叛英國徵稅的時候，他們的自由黨，也在英國和國王爭鬥，主張向殖民地徵稅的國王，也企圖着，欲在己國之內，維持至高無上的權力。所以當時的問題，不僅是英國應否治理殖民地的問題，也是佐治第三應否恢復專制政治的問題。

美國革命的經濟的原由 美國革命的經濟原由，較諸其他一切，更覺重要。在佐治第三以前，英國所加於殖民地的貿易的稅率和限制，曾引起些微的反抗；因為行之不力，殖民地人民的負擔，並不加重。但在佐治第三任內，早年所定的稅則，它的性質，很易挑動北美人民的憤怒。一七六四年所頒佈的糖稅條例（Sugar Act of

1764) 主張在殖民地向外國所進的糖和蜜上，徵收重大的進口稅，即是其中之例。那時候，新英吉利的商人與法屬及西屬的西印度，進行貿易，極爲順利。他們賣出魚類、木材，和黑奴；買進糖和蜜（用以製酒）。在糖稅條例通過以後，英國的戰艦，常常泊在沿海各岸，阻止不法貿易的進行。英國的收稅員，有權搜索私人第宅，以尋覓私貨，又有許多抵制國外貿易的法律，重複實現。一言以蔽之，新稅是如此的厲行着，以致新英吉利的商業，受了極大的打擊。

●依據一七六四年的條例，所徵稅率，實較從前的稅率爲低，但在從前，並不嚴厲徵收，到了現在，却須嚴密施行了。

接糖稅條例而起的，乃是更易引起反抗的議決，那便是一七六五年的印花稅條例 (Stamp Act of 1765)，規定一切新聞紙、小冊，及合法文書，如地契、遺囑、押契，及支票等，均須黏貼自一分至五十元的印花稅。這印花稅，須由人民直接納付，最易引起一般人民的注意。尤其是一班商人和律師，很覺每日黏貼印花，實屬煩事。於是這班新聞家、商人和律師，都以社會上最能左右民意的階級的資格，對於英國政治，發生不滿意的表示了。

殖民地內的激憤

糖稅條例和印花稅條例，幾乎造成革命。律師們都用嚴詞詆毀賦稅，有詹姆士奧替斯 (James Otis) 者，曾宣言說：『無代表權而徵稅，是爲暴虐；』另一律師，名叫巴特里克亨利 (Patrick Henry)，更勇敢地警告佐治第三，請他注意查禮第一的遭遇。新聞紙的四週，印着黑邊，以誌哀悼。英國官吏的私邸，都被人縱火，皆無安時。在印花稅則實行的一天，商界罷市，停止貿易，成千成萬的人民，互相約定，不取消印花稅，將永久地，並堅決地，不買英貨。九處殖民地的代表，在紐約 (New York) 開會，正式否認英國在美洲的徵稅權。著名的富蘭克林 (Benjamin Franklin) 更直接地說：『殖民地人民，永不會屈服於印花稅，除非用武力來壓』

道。」

印花稅則的取消，爲了免去流血的慘劇，印花稅則，在一七六六年，終於被取消了。但是同時，又通過了所謂宣示議案（Declaratory Act），制定英國國會，在學理上，有至高無上之權，可以治理殖民地。

英國對於徵稅的決心，然而佐治第三和他的臣僚，繼續堅持着，似乎非在殖民地內徵稅不可。即在取消印花稅則的次年，英國的議會，又通過新律令，主張在殖民地進口的玻璃，鉛，紙，茶，並其他的物件上徵稅。更壞的，就是有人提議，犯法的人，不必用陪審制，加以審判，而新稅的收入，必須用於殖民地的總督，法官，和兵卒的供養上。到了此時，殖民地的議會，再不能把不付薪金，作爲要挾，來控制殖民地總督了。

在這時候，殖民地的仇視和猜疑，更爲加甚。此後，凡屬英國所定的賦稅，不問如何性質一概加以反對。英王佐治第三，並不屈服殖民地的反抗，更用酷辣手腕，派遣軍隊，到殖民地去，剝奪麻色秋池（Massachusetts）的自治權，封閉波士頓（Boston）的海關，以杜絕貿易。在這種情形之下，革命當然是不能倖免的了。

第三節 合衆國因法蘭西之臂助而得獨立

愛國志士 在開端時，殖民地人，並無存心於革命，更無存心於政府的建立，他們似乎不甚注意於自治政府的學說（Theories of self-government）。反而特別注意到賦稅問題，雖至那些愛國志士和反抗的領袖們，在一七七四年，以全數殖民地的代表，組成全洲大會（Continental Congress）時，他們依舊承認英國國王是他們的君主，他們所繼續要求的，只望英國政府，在沒有得到殖民地議會的同意之前，不得隨意向他們徵稅，

並不得強制他們，服從英國的法律。甚至在一七七五年的春季，已在勒克星敦 (Lexington) 和康科特 (Concord) 發生劇烈的血戰以後，第二次的全洲大會，依舊承認佐治第三是他們的國王，他們只向國王，遞呈他們的請求。

當時領袖們之袒護舊說，在那時候，殖民地的領袖們，仍自命爲盡忠的英國人，欲以此資格，而爭奪他們在歷史上所得的權利。以英人的資格而論，他們主張，他們不能服從那些法律和稅則，假如這些法律和稅則，尙未經過他們的代表的允許，他們深信殖民地的議會代表殖民地，正像英國國會代表英國一樣。所以向殖民地徵稅，不經議會的同意，那是暴虐，是無端地侵害英國人所享受既久的神聖權利。若是殖民地人民，在這時期，停止進行，那末，他們對於民政政體便沒有什麼偉大的貢獻了。他們祇袒護舊說而已。

湯姆士佩因 (Thomas Paine) 的新觀念，這是一七七六年的正月，在斐列得爾斐亞 (Philadelphia) 出版了一本小冊子，在這裏，我們發見了更激烈的更具有民治意味的觀念。這小冊子的命題，是常識 (Common Sense)，他的著作者，是湯姆士佩因 (Thomas Paine)。他是一個住在美洲的英國人，對於殖民地的民衆，極表同情。他說：『時候到了，殖民地須堅決地和英國作最後的分裂；沒有理由，能使殖民地的人民，仍舊歸服在英王治理之下。國王究竟沒有神授特權，可以治理人民，管轄百姓；國王不過是盜而冠者而已。假如他們有無限權力，那他們就變成專制帝王；倘若他們是立憲君主，像英國的國王一般，那他們不過是化錢的傀儡罷了。』佩因氏這本冊子出版的時候，正值羣衆心理非常激昂的當兒，而佐治第三，又假作癡聾，不顧人民的請願，反發出大兵，到美洲來平亂，因此，要和英國和平解決，竟是不可能的了。在這種情形之下，常識的冊子的銷售，非常迅速，而闕

讀這常識的人，真是累千盈萬。殖民地人民，因此深深覺悟，原來英王並非神聖不可侵犯的國王，他們爲獨立而戰爭，是合理的事，是毫不違法的事。

保守黨和愛國志士 少數殖民地人民，反對接受佩因氏的學說，仍願效忠於英王，他們是保王黨 (Loyalists) 或保守黨的人員 (Tories) 另有一派人，他們的態度，模稜兩可，毫不決定。還有第三派人，乃是贊成爲獨立而戰的人，這派人，怕是全人口中的最少數，然而他們所選擇的目標，畢竟定了美國的命運。因着他們的勇氣和毅力，全洲大會開成了，獨立宣言發出了，自此而後，每處殖民地，都有了憲法，而且他們的戰爭，也得到勝利的結果。

獨立宣言 美國的獨立宣言，大都是湯姆士哲斐孫 (Thomas Jefferson) 的手筆，在一七七六年七月四日，爲全洲大會所採取。這實是民治政體史上的一個界標。在這著名的文章內，並沒有新發明的學說。許多觀念，甚至於字句，都取自十七世紀英國政治哲學家的書上，特別是約翰陸克的二篇政府研究上。但是獨立宣言，敘述這些舊學說，更有勇氣，更覺透澈。它的目的，不在闡明抽象的學說，却在敘述革命的理由。

在這獨立宣言內，我們得了三大原則，和專制政府及君權神授說，適得其反：(一) 一切人民，不僅限於英國人，均有造物主所賦與而不能剝奪的權利，在這裏面，包括生命，自由，尋求快樂等等；(二) 政府權力的獲得，係由被治階級的允許，這是民治主義的基本原則；(三) 人民之傾覆舊政府而建設新政府，於必要時，得訴諸武力，這一切，都是可宥原的，乃是革命的特權；——此特權，乃是後來各國人民所用以建立民立政府的主要方法。湯姆士哲斐孫，即宣言的著作者，更進一步說：『自由的樹，常常須要用志士和暴君的碧血來灌溉他。』

法人的嫉視英國 此時關於英國殖民地的另一方面，亦須加以注意。美國的革命，不僅見重於民政體的發展，同時，亦有關係於英法海上威權的爭奪。在一六八八年至一七六三年間，英法兩國間，有四次戰役；結果，法國被剝奪了主要的殖民地。——加拿大和密士失比河流域，而英國人，除了商業上的死對敵。自然，法國政府，常常打量着，希望恢復失地並已失的商業；至少，亦須於可能時，減少英國的實力。

●即一六八九年至一六九七年的奧格斯堡聯盟之戰，或威廉王之戰；一七〇二年至一七一三年的西班牙王之戰，或安女王之戰；一七四四年至一七四八年的奧大利王之戰，或佐治王之戰；一七五四年至一七六三年的七年戰爭，或法印之戰；皆見前第九章。

美洲的獨立戰爭和英國的徧遭反對 在十三殖民地的反叛中，英國方面，無異將一個報復的機會，給予法國。自一七七七年，美國革命軍於薩刺拓加 (Saraloga) 一戰得勝，大顯神通以後，法國就和它聯盟了。在次年，它即向英國宣戰。西班牙和荷蘭不久，亦聯絡法國。許多歐洲國家，也深恨英國政府，於戰爭之時，藉名搜查，劫掠中立國的船隻，共同組織一武裝中立聯盟 (A League of Armed Neutrality)，來保護他們的航業。這樣，大不列顛帝國，就得應付美國、法國、西班牙、荷蘭等活躍的仇敵；同時，在歐洲的其他各國，雖不仇視英國，至少，也不和它同情。何況除此而外，英國更有一層困難，就是愛爾蘭 (Ireland) 的叛黨，也躍躍欲試；而英國國內的人民，也並非全體贊成與殖民地開戰。若是大不列顛能把他的全力，對付殖民地，那末，殖民地的革命，不免要遭失敗，但是它須固守自己的海岸，以防法國和西班牙的侵入；又須派遣戰艦至北海 (North Sea) 加勒比海 (The Caribbean Sea) 和孟加拉海灣 (The Bay of Bengal) 等處，以牽制法軍及荷蘭軍隊。這樣，它的部隊，要在三洲作戰了，豈不是嗎？

戰爭的結果 戰爭的結果（一七七八年至一七八三年）法國祇恢復了僻小的殖民地兩區，西班牙獲得了米諾卡（Minorca）和佛羅里達（Florida），而荷蘭則實在得不償失，然法國已經心滿意足了，因他眼見英國最重要的殖民地，已和母國分離，不再聯繫一處了。

此次戰爭，對於法國，具有重大的影響，巨大的海陸軍費，促成法國王家財政的破產，而王家財政的破產，實不啻引成法國王室的傾覆，而且許多曾經幫助美人反抗英國的法國人，更枕戈以待，即將反抗他們自己的君主了。

第四節 美國革命與民治政體的演進

美國革命的破壞性 美國革命，就本原方面論之，可算是毀壞性的革命，它毀滅了十三個殖民地的世襲國王，和世襲貴族，但它於毀壞之外，又形成了一個問題：即如何組織新政府的問題。在革命的當兒，每一殖民地，都在擬訂憲法，或修改舊憲法，以前的殖民地議會，都變成獨立國家的立法院，以前王家的總督，現在由民選的或議會選出的省長，代其職位。至於選舉權，一如殖民時期，僅限於地主和富有階級，亦有以宗教資格，排斥舊教徒的表決權者。祇有相當資產的人，方得被選為政治官吏。所以在那時候，各州的政府，實與我們現時所設的民治政府，相差甚遠。他們祇是舊的殖民政府，加以些許的更改和粉飾而已。

聯邦憲法 在創立聯邦政府時，美國人民，並無多大預備。獨立戰爭發生時，雖有各省代表組織而成的全洲大會，管理軍事和外交，但這不過是個臨時機關。直至戰事將近結束時，方有憲法的制定，叫做聯邦條例（Art.

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 1781) 在這條例內，規定設立一個一院制的議會，由每州各佔一票組成之。在這第一次的憲法內，北美合衆國的各州，其聯絡的困難，正不減於現在的國際聯盟所遭遇着的。戰爭結束後數年，新的憲法，由斐勒特爾斐亞 (Philadelphia) 會議草就 (一七八七年)，並經各州通過。這第二次的試驗，比較初次試驗，更著成效。一七八七年的憲法，只經些許的修正，直到今日，尙被通行着。

起草這憲法的政治家，當他們起草的時候，並未想到，這憲法會發生如此偉大的民治效果，而如現時所發生的。他們有些，很坦白地承認，過分的民主政治，乃是暴徒政治。他們對於無限的民治，和無限的專制，是同樣的仇視。結果，這些起草的人，竭盡他們的知力，希望發明一新奇的政府制度。不將太多的權力，給予個人，或給予議會，或給予某階級，某區域。聯邦政府，並無絕對的權力，管理各州，而各州的政治，也非絕對獨立。聯邦政府的每一系——總統，司法，和議會，——多少是相互獨立。各系的權力，都有一定，形成政治上的分權制 (Separation of powers) 而且每一系，都依監察與平衡制度 (System of checks and balances)，由其他各系，加以監察，加以平衡。總統，上議院，和下議院，都用獨立而不同的方法選出。總統由總統選舉團 (President electors) 選舉之；上議院議員，由各州立法院選舉之；而下議院議員，則直接由人民分區選舉之。

民治主義的缺乏 從許多方面看，可知這新興的聯邦政府，於最初時候，並非民治主義的政府：(一)所謂監察與平衡制，它的作用，不僅用以抵抗專制政治，且用以規範人民的意志。(二)上議院議員，乃由州議會選舉之，然州議會自身，根本不是民治式的，因為那時候，祇有富有的人民，才有被選爲州議員的資格。(三)祇有占人口半數的白種人，才有選舉下議院議員之權。黑奴則否；且選舉資格，又由各州自由規定。(四)最後，那時幼稚的

執政者，多少有些貴族化，他們不信任民衆。例如華盛頓（Washington），即是一個貴族；又如約翰亞當（John Adams）即美國第二任總統，他很坦白地承認說，他贊成貴族，他怕無限的民治主義。

哲斐孫（Jefferson）的民治觀念 美國的政治，於最初時候，並非真正的民治，但它有極好的發端，時代進展了，民治的精神，亦漸漸地伸展了。第三任總統哲斐孫（一八〇一年至一九〇九年），相信真正的貴族政治，是賢人能人的貴族政治，不是富人的貴族政治，但怎能獲得賢人和能人呢？據他說，最好的方法，是人民選舉。他贊成把選舉權，加以寬放，給予更多的人，使之共同享受。他最有趣的觀念，就是說，一種憲法，每隔十九年，應修正一次，因為每一新時代，都有它的權力，組織新式政府。極不應該，強迫活着的人，服從死去的人的法律。哲斐孫自己，未能實行他的觀念，然而他的學說，即哲斐孫式的民治主義（Jeffersonian democracy），到了後來，漸漸地獲得一般人的信仰。

社會的變遷和民治的幸運 哲斐孫任滿後的數年內，合衆國內部，遭受二大社會變遷，此二變遷，均足增進民治主義的力量。第一，是大西洋沿岸西部人口的驟增，好幾個新的州治，相繼形成，在那些地方，一般人民，都是邊疆上人，能吃苦耐勞，努力於開發工作，他們把沒有人耕種而荒蕪的田地，開墾起來。這些人的思想，當然傾向民治主義，當然不喜悅舊式的貴族和地主。第一，東邊海岸的小鎮，都成了大城市，許多大工廠和大工業，漸次成立，在那些城市裏，有成千的工人，他們也頗有選舉權，所以極願加入邊疆人民的勢力中，聯成一線，共同反對貴族主義者。

美國民治主義的進步 在邊疆人民組成的新州內，民治的憲法，早就制定了。同時，舊州城市裏的工人，都

爭吵着，要有選舉權。大部人民，都以爲凡是白種人，應該一律平等，一律享受選舉權，惟此，方算合於公道。於是舊的州治，一一把它們的憲法，加以修正，並把窮人和非新教徒的人沒有選舉權的條例，以及充任官員的限制條例，一一廢除，到了十九世紀中葉，各種資格上的限制，幾於全被廢棄了。這是說，不僅各州的政府，較前更民主化，即連聯邦政府，也有同樣的趨勢：因爲在州政府有選舉權的，在聯邦政府內，也得了選舉權。

美國革命的涵義 美洲合衆共和國的建立，是民主政治史中一大事件，茲再略把美國革命的成功，述之如下：

(一) 第一，我們應把美國革命，看爲十七世紀時英國的革命的遺續物和生長體。美人採取英人的代議政府，以及代議政府的學說，但他們的適用，更較英國人來得澈底，來得勇敢而又完美。

(二) 革命權的觀念，即人民得以武力傾覆政府的觀念，經美國的實施後，更爲理直氣壯。

(三) 美國政府，起初的組織，並非完全民治化的。自從十九世紀以後，方漸漸地變爲澈底，變爲完美了。

(四) 只因美國發生革命的時候，具有各種特別情形，即此各種情形，促使他們完成許多政治上的實驗，對於以後的其他各國，發生極大的影響。這些實驗，如把它們總括起來，則有：(甲) 以選舉法產生之總統，代替世襲的國君；(乙) 制定憲法作爲政府的基础，作爲執政者的指針；(丙) 世襲封建貴族之廢除；(丁) 教會和政治的分離；(戊) 分權制和監察平衡制的設立；(己) 非集權式的聯邦政府的創立，致使一班政治哲學家，都很相信，原來共和政府，是不適宜於大國的；(庚) 更民治化的選舉權之確立；(辛) 基於數學的計算，而分配代表，(下議院的議員，和州議會的議員)，以人口的衆寡，決定代表數目的多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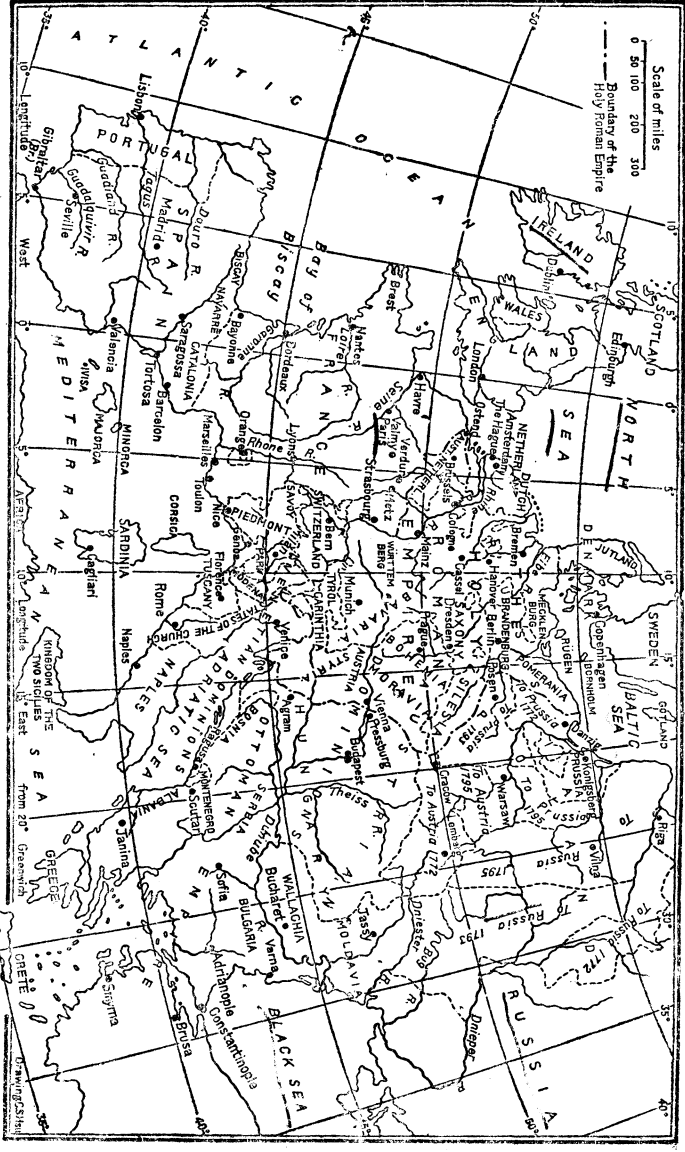
第十二章 法蘭西對於專制君主和貴族的挑釁

第一節 法國大革命的伏機

英國因一六八八年的革命，剷滅了專制主義，設定了議會政治。在美洲的英國人，亦因自一七七五年至一七八三年的獨立戰爭，獲得了獨立共和的政府。十八世紀的法國革命，當其發端之初，並非宗教的或政治的革命，實是社會的和經濟的革命。

法國的社會問題——特權階級 社會問題中的主要困難，是因法國人民，分成三大階級。其中兩階級，即教士及貴族，僅及三十萬人，而其餘一級，即第三階級，却占有二千萬人。前二階級是特權階級，而後一階級，則不具特權。那些有特權的階級，無須勞作，却儘獲得巨大的經濟上的進益；同時，還得豁免賦稅。反之，不具特權的階級，則一天到晚，勤勞不已，尚不得一飽，又須負擔重大的稅額。這些不公道，從前時候，因為特權階級，常做有用而高尚的工作，對於第三階級，尚屬有利，所以尚有句原，現在却大不相同了。

貴族 關於貴族（第二階級），他們的特權，尚可容忍，因為他們靠資產而生活，和農民（佃戶或是佃奴）有密切的關係，何況在積極方面，他們又在保護並治理鄉村的工作。但自十七世紀初葉，黎塞留（Richelieu）執行政事以後，法國貴族的政權和軍權，都被剝奪，他們大半，祇充王庭的裝飾品而已。所以也不常常返視自己的田產，更與農民不接近。那時的貴族，已變成非居住田場的收租人。正式的佃奴制，固漸退化，而封建制，亦非



圖一 二 第 歐洲之時起初革命國法年九八七一

政治上的組織了。但是一班農民，仍被壓迫着：在地主的場地上磨粉，在地主的酒坊中製酒，遵付人頭稅，並其他各項雜捐，更須服從散漫而紛擾的社會習俗。貴族輕視農民，農民也怨恨貴族。那時的情形，似覺十分危險：因為那時的農民，在法國全人口中，佔最大的多數。

教士 關於教士，我們須先把成千的鄉村牧師，和少數的主教和副主教，分別清楚；前者得少數的薪金，而做多量的教育事業和慈善事業；他們是很好的天主教徒，而把全副精神，貫注於傳道事業，他們的報酬，只是民衆的信仰。在另一方面，高級的教士——主教等等——都是有名貴族的後裔，他們受大量的薪金，而漠視宗教的工作。他們就是福耳特耳（Voltaire）所譏諷的特職的標本，也是貴族中不孚衆望的分子。

無特權階級——第三階級 供養特權階級的貴族，教士，加之，又供養國王和他的政府者，都是第三階級的平民，他們受着極重大的經濟上的負擔。會有人估計，在十八世紀時，一個法國的農夫，祇能以自己進益的五分之一，作自己家裏的用度；其餘五分之四，須付國王的稅，教士的什一捐，和貴族的租金。第三階級的另一部人，那些市鎮的商人和執業者，雖不像農民的受着困苦，但是他們都須受工業上的種種制裁，以符合王家的經濟政策，即重商主義的政策。某數種重要出品，由同行公會，壟斷了去；又有領受執照的公司，於某地某物的貿易，具有專利權；內地的關稅，阻止國內商品糧食的自由運輸；國王自己，更攫取食鹽及其他必需品的專利權；製造業和貿易，都有精細的諭令，加以規定，加以限制，均出於科爾伯特（Colbert）的手筆。

爲何法國發生革命 上述的經濟和社會的混亂，——特權階級的存在，農民的受壓迫，貿易及工業的受限制等，——諸如這一切，在十八世紀時，非獨在法國如是，在歐洲的其他各國，亦都有這樣的情狀發現，實則平

心而論，法國的農民階級，比之俄國和普魯士的農民，甚至英國的農民，還算受着優待。那末，法國何以發生革命呢？關於此點，有三種理由，可供解釋：（一）法國的專制，比之他國，較少效力；（二）法國哲學家，較諸他國哲學家，更有勢力；（三）法國人民所受英國及美國的革命的影響，較諸他國人民，更為加甚。茲再分述之如下：

（一）路易第十五的懦弱 假如路易第十五（Louis XV 1715—1774）是和腓特烈大帝一樣地賢能和幹練，那末，法國也許像普魯士般的，長伏於專制之下，但是路易第十五，既不偉大，亦不維新；他專心於安寧和自樂的生活，他允許他的夫人和他的臣僚，代他管理法國；非獨管理法國，而且管理他自身。他並不努力於行政的改革，支出的緊縮。實在他不想改革，而他的揮霍，較之路易第十四，更為奢侈。他靡費累萬的錢財，在個人的享樂上，在無所利益的外戰上。同時他更鼓勵上級社會的人，效法他那無恥而靡費的生活，因此，一班屬下的人，更沒命的搜括窮人的錢財。法國人民，忍痛付稅給路易第十四，原希望國王能為國家爭些榮光；然而路易第十五，何嘗做些爭光國家的事情呢？因此，法國的人民不免私下有怨語了。

（二）法國中等階級的維新 倘若法國在路易第十五治下的人民，和俄國在喀德麟（Catherine）治下的人民一樣，同樣的愚昧而又孤陋，那末，法國也許能如俄國一樣，逃出革命的路途。但是在事實上，雖有農民，無所知識，而且有些竟很愚笨，可是大部份中等階級和貴族，教士一樣，都受有相當教育而常想着專制的理論和實際的問題。這些人，都是十八世紀哲學家的同情的聽衆。

『啓明』二字，其在法國人心目中，正像在腓特烈大帝及其他維新帝王的頭腦中，乃是以理智及科學二者，替代超自然的宗教。福耳特耳（Voltaire）的思想，其在本國，比較在他國，更符衆望。他對於掘發宗教的真

理，具有偉大的貢獻。可是除此而外，法國的「啓明」更有其他的意義，那就是對於現存政治社會制度的批評，以及對於自由二字所具的同情心，——不問此所謂自由，是古代希臘羅馬的自由，或近代英人的自由。英國於此時，久已推翻專制，人民的自由，久已獲得保障。他們更於迭次戰爭中，痛挫法國。法國的哲學，大半感受英國的激刺，而有所啓發。

(a) 蒙德斯鳩 (Montesquieu) 蒙德斯鳩是一個法國的律師兼貴族，自然科學的研究者，以及牛頓 (Isaac Newton) 和洛克 (Locke) 的景仰者，他著了一部很負盛名的書，叫做『法意』(The Spirit of the Laws, 1748)。在此書內，他頌揚英國的政府，以爲這是最，好而又最合理的政府。

(b) 盧梭 (Rousseau) 盧梭 (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 是一個更激烈的哲學家，拿破崙 (Napoleon) 以後曾說：『沒有盧梭，法國就沒有革命。』這話是確實的，沒有盧梭，法國的革命，或許走上別的道路，亦未可知。他的社會契約說 (Social Contract) 一書，在一七六二年出版，於政治思想上，具有極大的影響。這本書，大部基於以前的作家，特別是陸克，現在這書已成爲民主政治的福音。依照他的原則，每一政府都是契約的結果。在這些契約裏面，各國人民，在歷史早期，形成他們自己的束縛。所以一切政府，都應該聽被治階級的許可，而治者階級，決沒有剝奪個人天賦的生命自由和財產的權力。這是盧梭，他使民衆主權 (Popular Sovereignty) 之說，馳名遐邇。

① 這並非歷史上的事實，不過是盧梭的學說。

(c) 梭內 (Quesnay) 經濟上的政策，也受到十八世紀哲學家的研究和批評。這樣，在路易第十五的王

庭上，有一個醫師，名叫探內，宣佈重商主義，全屬錯誤，同時，他自己，又形成一派學說，於貿易上，工業上，主張將一切限制，完全革除。他們對政府宣言着說：『自由放任（Laissez faire），去爾手，毋干涉。』

(二) 英美革命之影響於法國。當路易第十五崩位時，他所遺下來的政府，瀕於破產地位，此時，大多數人已，極深邃的，受着法國革命哲學的迷魔。這些哲學，其所以見信於民衆者，須得感謝英國一六八八年的革命的成功。路易第十六（Louis XVI）在那時候，繼承這行將頹敗的王位，他是一個正直而有抱負的王子，很望做一個啓明國君，他第一件事，立即任命一個改革大臣，名叫塔哥（Turgot）者，以均衡租稅負擔的原則，恢復政府的信用；並移去對於國內商業的限制，及工業的壓迫，但是路易第十六，不單單是有作爲的人，也是軟心腸的人，所以當那些貴族，因爲固有的特權，被人侵奪，而和他訴苦時，他就動了慈心，把塔哥撤職了（一七七六年）。

即在這一年，十三個英屬殖民地，發表他們的獨立宣言，向着世界宣告着說：人類有天賦而不能剝奪的權利。在美國的革命中，許多法國人，注意到這脫離英國的羈絆，得實行自己的信仰的新國國民，皆欲於可能之內，給以援助。路易第十六，迫於羣衆的願望，更和英國對戰（一七七八年——一七八三年）。此次戰費，乃是法國國庫中最後的一根薪料，法國的財政，深深陷於破產了。美國人的勝利，鼓起法國人革命的騷動。專制帝王，大受驚惶；王家大臣，都找貴族和教士，犧牲各人的特權，負起國家的肩仔。在一方面，王家的國庫，有急迫的需要，而在他方面，特權階級的人，堅決拒絕一切犧牲。路易第十六，搖曳奔走於其間，但終歸於徒然。最後的生路，他祇能召集三級議會（Estate-General）。所謂三級議會，也是國會的一種，自從一六一四年來，降及今日，從未召集過一次。

第二節 三級議會轉爲國民會議

三級議會之集合（一七八九年五月） 三級議會，於一七八九年五月，正式開幕於凡爾賽（Versailles）波旁（Bourbon）王宮中。會員之選舉，和現代民治政體下所施行者，性質大不相同。教會方面，選出代表三百人，是為第一級；貴族方面，選代表三百人，是為第二級，其餘的民衆——農人和商人——選代表六百人（大半是律師和新聞家），組成第三級。依照中世紀的習慣，每級為表決的單位，即是每級各祇有一票。而三票中之二票，已足使議案成立，在過去歷史中，第一第二兩級，常常互相攜手，以對抗第三級的要求。

第三級的願望——控制三級議會 現在，第三級的人，已經覺悟過來，它原代表全國的主幹，它的領袖，是一個有毅力的貴族，——彌拉波伯爵（Count Mirabeau），——這貴族，情願放棄自己的社會階級，而援助第三級的平民，請求國王，把三級議會的組織，及其表決制度，加以更改。他們請願，以為這三級議會，須組成整個的團體，——即國民會議（“National assembly”），——在這裏，每個會員，都有表決權，而大多數的表決，即足以通過議案。這第三級所提出的請求，受着少數第二級中自由主義者及多數第一級中下級教士的援助，並有全體國民熱情的引動，同時，冷酷的冬季，隨着一七八八年的歉收而來，故當三級議會，在一七八九年開會的時候，農民正處於破碎不全的境遇中，而各城市內，即如著名的巴黎，都有糧食缺乏之患，此種普遍的困苦環境，更足增進第三級的聲勢與實力。

『網球場上的誓言』（一七八九年六月） 第二級的大多數人，對於改革三級議會組成國民會議一事，都表示極堅決的反對。起初，路易第十六，不忍違拂他所愛護的貴族的意旨，不允准第三級的請願。故在一七八九年六月二十日，竟把第三級的代表，拒之於王宮門外，因此，這些代表，大為憤怒，革命的風潮，便吹氣來了。他

們退到附近的一塊大公共處所，這處所，以前是做網球場用的。在這網球場上，他們就攘臂大呼，舉行極嚴重的宣誓：聲明他們是國民會議的議員（Members of the "national assembly"），他們非至法國憲法成立，永不分離他去。這在網球場上的宣誓，明明是輕蔑君王，宣告專制政體的末日了。

●初時，教士附和貴族，但自六月十七日後，第一級和第三級結合了。

三級議會之轉成國民會議 一星期後，稍有意識的，路易第十六，準備和第三級和解，與他們復歸於好。他允准了，他們所堅持的請願，並且引導他們，組成國民會議。會議中的表決權，也照他們的請求案，以人做爲單位。然而爲時不久，王家的軍隊，漸漸從前方的要塞，推進到巴黎來；這種行動，似乎國王存心要傾覆國民會議。國民會議，聽到這個消息，隨即請求國王，把軍隊撤退，但是國王竟拒絕了他們的請求；因此巴黎的民衆，遂急起自救了。

巴士提爾（Bastille）的失陷（一七八九年七月十四日） 庶民迫於飢寒，漸漸感覺自己的原因，和國民會議的原由，兩相符合，成全後者，即所以成全自身。約有三天光景，全城陷入混亂狀態。到第三天，——一七八九年七月十四日，——亂民成羣結隊，如潮赴壑般地，湧向巴黎東端波旁（Bourbon）朝的專制表幟，即王



第二二圖 巴士提爾的動亂

家砲台和巴士提爾牢獄。巴士提爾的守護士卒，因為缺乏糧餉，難能抵抗，而王家的指揮，又疑惑不決，不能即取行動，所以轉瞬之間，亂民便佔領了砲台，既佔領了，便把它拆毀，一班守護砲台的士卒，大多是瑞典人，都被殺戮。法國的人民，直到現在，還把七月十四日，當做他們的國慶日。

在巴黎的革命 巴士提爾的戰事，祇是法國革命行動初次的嘗試，在它裏面，便明白宣示：人民之擁護議會，甚於他們之擁護國王了。他們在議會的後背，加以援助。他們使巴黎全城，在實際上，也脫離了王家的羈絆，因為城內混亂的時候，著名的公民，組織他們自己的地方政府（即巴黎區），和他們自己的軍隊（即民團）。

路易第十六，對於這些事件，暫守緘默。他把他的軍隊撤退，他承認巴黎的新政府，他又允准任命拉法夷脫（Lafayette）為國民保衛隊（The national guard）的指揮。他又親臨巴黎。庶民見了，大為欣悅，因為路易第十六戴了紅白藍的帽章（聯合都會的紅藍兩色，和波旁朝的白色於一處的帽章），直到現在，法國國旗的顏色仍是紅，藍，白三色。

然而在短期間內，王家的大臣，又復計議增加在凡爾賽的王家軍隊，在一七八九年十月一日的晚上，新開到的軍隊，大開夜宴，暢飲高歌，縱酒作樂。這一個消息，傳到挨飢受餓的巴黎城中；這巴黎城，正當饑饉困苦的時候，而凡爾賽地方，却在開張宴會！王家軍隊的重集，不但將宣告國民會議的命運的終結，且將完成巴黎民衆的斷糧絕食，因此，巴黎居民，更為激憤起來了。

一七八九年十月，巴黎婦女，向凡爾賽進發。十月五日，大隊的巴黎婦女，混着若干男扮女裝的男子，迫於飢憤，手持棍棒，徒步十二哩，向着凡爾賽進發，沿途大呼『麵包！麵包！麵包！』他們要到法王那邊去，請求麵包，拉

法表脫指揮，及其所屬國民保衛團，非但不願鎮壓羣衆的激勵，並在相當的距離內，緊隨婦女，暗中保護。

當拉法夷脫到達王宮的時候，大隊婦女們，正圍在那裏，哭呼請願，並高喊着說：要使沒有麵包，他們祇有流血，那時，祇有王家軍隊的鎗尖，可以阻止他們侵入王宮，可是，到了後來，甚至這些軍隊，也軟化下來了。拉法夷脫立即變了那時的要人，他遣派軍隊，各歸原防，而祇留些他自己的部隊，保護王族。雖然有他的戒備，這天的晚上，仍舊如瘋如狂般的，不絕地在街頭巷口，喧鬧紛擾。在天明之前，大隊的暴徒，侵入王宮，把王后的衛隊，殺死了數名。

王族和國民議會從凡爾賽遷至巴黎，及晨，國王便允許了那對他自身，極不吉利，而對於革命，却甚有益的事，——即跟着民衆，返歸巴黎。所以在十月六日，有從凡爾賽至巴黎的遊行。在這次遊行內，仍有大隊婦女和下級社會的民衆，以及騎着白馬的拉法夷脫和他的麾下。但是在羣衆中，多了一輛馬車，車中是路易第十六和他的妻子，兒女等。沿途民衆放聲大呼，『我們有了麵包師，麵包師的妻子，和小西崽。我們現在有麵包吃了！』那時的國王，簡直像囚犯一般。國民會議，接着，就遷徙到巴黎來。在一七八九年十月以後，並非反動的凡爾賽，却是激進的巴黎，做了革命的中心點。

巴士提爾 (Bastille) 的失陷，和婦女們的向凡爾賽請願，此二者，可算是革命中最有興趣的事，即此二事，促成了國民會議對於國王的獨立，和對於巴黎平民的借重。

專制制度和特權階級的崩潰，巴士提爾之被攻襲，實爲當時革命的一種標號，可以代表巴黎以外各處，同樣行動。在別的城市內，都用新舉出的官吏，接替王家指派的官吏，他們也組織自己的國民保衛團。(The

national guards) 在同時，市鎮的革命行動，又傳佈到鄉村區域，在許多地方，受着壓迫的農夫，都把他們所痛恨的貴族的房屋焚毀了。把封建式的田地製單燒除了。更有些地方，主教們的住宅，都被搜索劫掠，無一倖免。少數不幸的貴族和教士，竟遭殺害，其餘不受殺害的，都被驅逐出境。

在這種普遍的混亂狀態中，舊制的地方政府，都被搗毀。監督和長官，都棄職他去。中世紀的法庭，不論王家的和諸侯的，都停止工作。在一七八九年的夏季，法國的專制制度，早告終止。及至十月中旬，法國中央政府之由凡爾賽遷徙到巴黎，那不過證實這已成的事實罷了。

公衆對於改革的請願及其條陳 國王的召集三級議會(Étates-General)，原希望以此議會，助他解決經濟困難，可是，在召集之初，人民早就覺得國王的經濟困難，和衆百姓的貧苦，有密切關係；三級議會，應該以援助民衆，爲其急務。在選舉三級議會的代表的時候，改革和請願的條陳，在全國各部，都有呈進。這些文件和條陳(Cahiers) 在表面上，並無革命意味，存於其間，依舊是一致的對於王家的效忠；但是在精神上，這些文件和條陳，却帶着這世紀內哲學家所鼓吹着的革命思潮：啓明是需要政府和社會的基本的改革的。及至一七八九年六月，三級議會轉成國民會議的時候，這是很明顯的，他們將要注意到請願條陳的內容，並且更進一步，從事於國王所意想不到的額外的要求了。

第三節 社會的改革和君權的限制

國民會議(一七八九年——一七九一年) 一七八九年五月，三級議會開會於凡爾賽；六月，轉變而成

國民會議，此後，國民會議繼續開會，初在凡爾賽；一七八九年十月後，移至巴黎。直到一七九一年九月，方始閉會。法國革命的最大而最永久的成功，大都完成在這兩年內。自從一七八九年夏季的暴動和同年十月的婦女行動後，並無激烈的舉動發生，這是法國革命的『平安期』(Peaceful Period)。

(一) 特權的廢除：『八月紀念』(『The August Days』) 國民會議最重要的成功，是經濟的和社會的改革：第一件，就是特權的廢除，——根本鏟除第一第二級的分別，以及第一、第二、和第三級間的區分，——如此根本的改革，常和一七八九年的八月，發生關係。這是八月四日，在國民會議靜聆全國暴動的報告後，有一個貴族，——即拉法夷脫 (Lafayette) 的親戚，——起而宣佈，倘若農民要攻打上級社會，倘若農民要推翻不公平，不平等，那末，補救的方法，不在壓迫或遏止農民的運動，反之，却要從制止特權的路上，謀得解決。此論一出，即有人提議，在此會議內，須要宣佈各級租稅的平等，以及佃奴制和封建制的廢除，而且竟被通過，變成議決案。隨後，又有好景象出現，會議中的議員，爭先恐後地，屏棄舊有特權，佃奴制，在實際上，也被取消了。所以不到一星期，一切的特權，不論其為階級的特權，或為城市的特權，都經會議的表決，及國王的同意，掃蕩殆盡。這樣，八月的日子，竟廢除了中世紀法國的特權階級制度。

(a) 農民的所得：在這八月中，農民所得的利益，要算最多。現在，他們很自由地，耕種着他們自己的田地，並享受着他們工作後所收穫的農產物，不必付什一稅給教士，更不必付租稅給貴族。結果，貴族的大地產，都被佃戶分得，估為自有，他們竟變成田地的主人翁了。農民自有田場，這是十九世紀內法國農業上的特點，它的發源，均為一七八九年的八月。

(b) 中等社會的所得 中等社會的人，也有些利益，他們對於租稅的擔負減輕了；並得自由參加政治上和工業上的工作。又因王家的專制，已被廢除，內地的關稅，已被撤廢，同行公會的壟斷，已被取消，他們的賺錢機會，亦比從前增加了。

(二) 人權及公民權的宣言 (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Man and of the Citizen) 國民會議的第二件大功業，是個人的自由和權利的訂定。舊式的社會和政府，既被取銷了，新政府的基礎，將建立在什麼上面呢？英國有它的權利議案（一六八九年），美國有它的獨立宣言（一七七六年），法國現在，也有它的人權及公民權的宣言了。這宣言書的內容，反映着盧梭（Rousseau）的哲學，成爲革命的節目，在多方面，影響於後來的政治思想。它竟如此大膽的申稱着說：『人生而自由，人的權利，應當平等。』此所謂人的權利，是『自由財產，安全，和抵抗壓迫。』『法律是公意的表示，每一公民，都有親自參政權，或可由人作爲代表。在法律之下，一切的人，均屬平等。』『非依法律的規定，不得控告，拘捕，並監禁人民。』一切信仰自由，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都經在宣言內，加以認定。人民可以管理財政，官吏應對人民負責。『私有財產，既爲神聖不可侵犯的權利，所以除了公共的需要，經合法的決定，並償還所有者相當的代價外，不能任意剝奪人們的財產。』

(三) 反對天主教的立法 國民會議的第三件大功業，乃是法國政治和教會間所起的一種。革命會議中的大多議員，受了福耳特耳（Voltaire）的懷疑哲學的影響，相信現存的教會，實在只是專制的自然聯合，必須把它整個兒的改革一番；所以在議會方面，議定了有力的法律，抵抗天主教會。其步驟，先把教會極大的地產充公；其次，再把寺院和其他宗教上的建築物，加以限制；又次，更擔保信仰的完全自由；最後的議案，乃是『教士

法』(“Civil Constitution of the Clergy”)減少主教和牧師的人數，並規定主教和牧師，須由人民選任，並由人民支付薪金，完全脫離教皇的管轄。在國王方面，雖覺此事不大妥當，但沒奈何，終被民衆逼着，下一上諭，命令教士們，宣誓服從『教士法』。

教會和國政的衝突 在法國，教會和國民會議間的衝突，很迅速地發展着。教皇對於被充公和沒收的教產，提出嚴重抗議，同時，對於教士的被逐，和強迫教士對『教士法』起誓的辦法，亦提出異議，已經宣誓的教士們，都被教皇開除了教籍。反之，在政府方面，對於反抗宣誓的教士們，停給薪水，並用拘禁監押等方法來恐嚇他們。到了這時，多數法國傳教士，窮極不堪，都和被壓迫的農民，接近起來。不用說，他們和革命，也表同情。但是直到現在，他們的良心，還禁止他們贊成國民會議的『反天主教』政策。祇有一小部的教士，接受這教士法，其餘大多數的教士，都反對此法，甘願承受刑罰。

(四)經濟上的改革——公債和賦稅的均負 法國的國民會議，其所以沒收教產者，一半，亦因欲用此款，救助國家財政的破產。在會議的早期，國內經濟狀況，紛亂已極。直接稅制，簡直不能實行，而間接的賦稅，又因八月紀念(“August days”)時的改革，廢棄殆盡。同時，又難向銀行家借貸款項。處於此項危急的情境內，唯一的辦法，祇能強攬教會的地產，以作發行紙幣——即公債券的擔保品。雖則，在以後的期間內，常因紙幣發行過多，超越擔保品的額值，於是又有新的經濟困難，接踵而起，但是最危險的時期，總算已經渡過了。在這時，直接稅一項，重由國家征收，雖於徵收之事，比諸從前，更為嚴厲，但對於民衆的負擔，並不覺得累重。因為這負擔的分配，是平均的。賦稅的均負，這實是國民會議的最偉大的功業。

(五)限制的君主國 (Limited Monarchy) 的設立 在這社會的和經濟的改革潮流中，國民會議，又完成了若干政治上的改革；這些改革的規定，以後都被納入一七九一年的憲法中，其中最重要的一項，則爲於法國境內，設立限制的君主國，以替代專制制度。

(a) 一七九一年的憲法 法國的憲法，依照英國的成例，並不將選舉權，給與全體公民，却祇把選舉權，給與『活躍的公民』(“Active Citizens”)，所謂『活躍的公民』，意即指繳納直接稅的公民而言；同樣，做官吏的人，也祇限於有產階級。有彌拉波伯爵 (Count Mirabeau) 者，乃國民會議中最有毅力而又最會雄辯的議員，他情願更進一步，模仿英國的成例，設立兩院制的議會，包括元老院和民衆院二部；至於執政大臣，他亦主張照英國的樣，由國王任命對立法院 (即議會) 負責，但是彌拉波的言行，得不到國王的信仰，因爲他覺得他的意見，實在太激烈了，同時，他也得不到議會會員多數的信仰，因爲他們覺得，他的主張，實太守舊了。所以一到一七九一年春季，他死了之後，便把採用英國的限制君權制度的一回事，完全擱起了。

一七九一年的憲法，並未規定元老院，整個的議會，只有一院，名叫立法議會 (Legislative assembly)。內中議員，由活躍的公民，共同選舉。同樣，也沒有規定內閣制度，因爲國王所任命的大臣，並不出席議會，他們的權力，也受限制。國王具有議案的『否決權』 (“Suspensive Veto”)，能延遲議會議決案的實行。可是，同時期內，他和他那大臣的海陸軍權，宗教權，地方政府管轄權，則全被剝奪了。

(b) 地方政府的改組 法國的地方政府，也和中央政府一樣，經受各種改革。舊有的省區，都行廢除，却把全國重新分省 (Department)，務使各省的人口和面積，趨於一致。每省之內，更劃分成縣和區 (Districts

and communes) 所有這些劃分，現在尚存於法國。同時，全國的司法制度，也有新的規定。一切地方政府的官員，無論是法官，或是行政官，或是教士，不能再由國王任命，却須由人民選舉。路易第十六，在一七八九年的初期，是一個專制和野心勃勃的帝王，但是到了一七八九年的末了，他却變成一個最受限制的國王了。

第四節 列強的干涉

一七九二年前法國革命的和平性 在這兩年中（一七八九年至一七九一年），很可贊美的革命事業，在法國境內，竟能很迅速地宣告完成。限制的君主立憲制（limited constitutional monarchy）被確立了，用以替代專制制度；佃奴制和封建制，也被鏟除了；種種的特權，也被撤銷了；一種近代式的民治精神，在那時候，早經存在了。

除了一七八九年的夏季，稍有些暴動外，其餘時間，並無猛烈的和流血的暴動，這種革命，可算是和平的革命。假使法國人民，情願無反抗地，接受這二年以來的改革，或許和平和保守的局面，還得延長些時。

革命的對敵：亡命者（*Emigrés*） 其中祇有貴族的階級，特別仇視社會改革。在國民會議中有份的貴族，自從一七八九年八月，表示對於平民的熱情後，漸漸開始索取經濟上的酬報，以替代他們所放棄的特權，並於諸多方面，阻止更進一步的社會改革的立法。至於會議以外的貴族，大多反對財產特權之被剝奪，他們曾有一次，企圖反抗，但終失敗了，於是大多數人亡命他國。同樣的，自從反天主教的『教士法』被通過後，許多教士，都不能憑照他們的良心做事，也就離開法國，移住他處。這些貴族和教士，人們都稱他們為亡命者（*Emigrés*）。

路易第十六的圖遁 法國的王族，對於那些亡命者，當然表示同情。路易第十六的兩個幼弟，去國他往，做反革命的宣傳。在一七九一年六月，路易第十六和他的王后瑪利（Marie Antoinette）從巴黎出走，向東北奔逃。在科不林士（Coblentz）地方，和那些亡命者，連合在一起。不料在邊疆的發稜尼斯（Varennes），這些逃犯，都被拘回巴黎，此後，他們的生活，不啻住在牢獄中，毫無一些自由。國王的逃遁，在各方面，都覺得不幸，因為他這種行動，明明顯出他和貴族，連在一起，共同反對國民的意思。這回事，使貴族們都覺得憤恨，因為逃遁的計劃失敗了，也使革命者感覺失望，因為他破壞了這差不多要告成功的革命運動。

列強各國表同情於亡命者：（一）愛德門·柏克與英國（Edmund Burke and England） 這班亡命者，並不缺乏國外的同情者。歐洲的專制君主，就算他『啓明』到若何程度，也不願贊成羣衆的『啓明』，把專制制度，全行搗毀，又把階級間的區別，完全泯滅。就如英國，在此國內，雖專制制度，早已傾覆，但仍不願階級特權之被廢除。在一七九〇年，愛德門·柏克，高唱英國上級社會的呼聲。在他的『法國革命的反映』（Reflection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一文內，竭力攻擊革命。——柏克的論文，不但造成英國人的成見，却也巧符法國亡命者的宗旨。俄國的喀德鄰大帝（Catherine the Great）是從前法國哲學家的恩主，但到此時，也贊美柏克；而波蘭（Poland）的國王，更賜給他一塊金質獎章。

（二）奧國的利歐破爾得第二及列強的干涉 利歐破爾得第二（Leopold II）繼約瑟第二（Joseph II）即位於奧地利；在一七九〇年，他成爲奧國的君主和神聖羅馬帝國的國王。他對於法國的事情，特別發生關係。他既是法國王后瑪利（Queen Marie）的兄弟，當然很關心於法國的王祚；他既是比利時（Belgium）的君

主，自然很關心革命風潮之被蔓延。所以他規勸孱弱的威廉腓特烈第二（Frederick William II）——那時普魯士的國王，和他聯合一起，於一七九一年八月，發表匹爾尼次宣言（Declaration of Pillnitz）。大意謂：據我們兩國的意思，法國王國的恢復原狀，實和歐洲各國的君主，有相互的利益。普魯士和奧地利，被法國的亡命者，竭力的懇求着，並催促着，終於與兵來攻法國了。

法民愛國熱忱的囂張 當時法國的人民一致承認，要使對於外來的侵入，不能抵抗，無異把一切革命工作，完全推翻。大部份民衆——中級社會和農民——都因特權的取銷而獲得很多的利益，都不願革命事業之重被打倒，致使法國恢復本來的面目；因此，他們當然不允許外力的侵入。所以外力侵入的恐懼，便引起了法國民衆的更深切的愛國熱忱。

法人怒視路易第十六 外力的侵入，增加了法國民衆反對路易第十六和他的王后的心理。有些激進的政治領袖，開始鼓吹把王族制度，全部廢除；而設立一共和國，作為替代。大多數的共和主義者，都被稱為吉倫特派（Girondists），因為他們都自吉倫特省（Gironde）而來。他們都是長於辯才，受有教育，更兼熱心愛國，願為國家犧牲一切。吉倫特派堅持着說：『外力之侵入，對於法國革命，只有利益，而無損害，因為戰爭的結果，必使法王和敵人聯合，那時，法國的民衆，若起而驅逐國王，當然是名正言順的事了。』為着黨和愛國的熱忱，他們非但對於外力的侵入，一些不怕，而且歡迎外力，希望它速來干涉。同樣，立法議會的大多數人，擁護着一七九一年的憲法，又擁護着現時的君主立憲制度，故亦主張開戰。他們以為戰爭的結果，能使新的秩序，樹立一個穩固基礎。而他們的主要代表拉法夷脫（Lafayette），更是個雄心勃勃，希望獲得軍事上的勝利的人，所以更主張開

戰。只有極少數的激進黨——如馬拉（Marat）和羅伯斯庇爾（Robespierre）等——反對宣戰，他們的論調，以為戰爭的結果，往往造成了軍閥的專政。

外戰的爆發（一七九二年四月）當利歐破爾得第二反對退兵疆界，並逐散亡命者的時候，法國立即對奧地利普魯士宣戰（一七九二年四月）。法國人滿腔熱忱，鼓勇而進。他們相信，這是為自由而戰，為平等而戰，為法國的前程而戰。他們戴上紅色的自由帽，那些沒有軍械的，帶了槍杆棍棒，趨赴前敵。從馬賽（Marseilles）來的軍隊，都高唱着新的自由歌，這是勞機特（Louget de Lisle）在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所譜成的，——後來，就變成法國的國歌。

法國初時的小挫，法人雖具有熱忱和愛國心，但是他們的軍隊，組織不良，訓練不精，供給缺乏，更兼軍械窳陋，砲台久失修理，所以戰事不能順利。拉法夷脫的雄心，遠遠超過他的才能，他希望戰勝比利時，但結果，完全歸於失敗，何況路易第十六，在那時候，還暗中幫助着敵人呢？

外國的恐嚇：不倫瑞克公爵（Duke of Brunswick）的檄令。不倫瑞克公爵，指揮奧地利和普魯士的聯軍，從東面侵入法境，並發出很嚴重的檄令，給法國的民衆。他宣言着說：他之攻擊法國，是要終止法國內部的無政府狀態，是要阻止人民對於王位及祭台的攻擊，是要重立合法的權力，恢復國王已失的自由和安全，並扶助國王，重登王位，行使合法的權力。這個檄文，更申稱着說：俘擄的法國士兵，將處以反叛和擾亂治安之罪。假使對於法國王族，法國貴族，微加損害，那末，奧地利和普魯士的軍隊，定要給他們復仇，並將巴黎全城的民衆，屠殺殆盡。

不倫瑞克公爵的檄文發出後，所得結果，却和他發檄文時的希望，完全相反。他本希望巴黎人民，經此一嚇，立即推倒一七九一年的憲法，並舉行復辟運動。但在實際上，這檄文却促進了法人對於君主制度的猜忌，希望把任何君主，全行推翻，重新建立一革命的共和國。

巴黎羣衆之憤怒和路易第十六之被廢棄，一七九二年八月，暴徒侵入巴黎王宮，殺死了瑞典屬的衛隊多人，強迫立法議會，把路易第十六監禁起來，同時，又命令國民會議，制定法國的新憲法——共和的新憲法，立憲制下的職官，都停止工作。有丹敦（Danton）者，乃是巴黎區中的一個粗暴而褻取的領袖，那時候，竟成爲全國的迭克推多（Dictator）。拉法夷脫對於推翻一七九一年的憲法，提出抗議，所以在那時候，反投降了敵人。一七九二年九月的大屠殺，奧地利和普魯士，繼續進攻法境，維丹（Verdun）被聯軍包圍的消息，不啻是巴黎王族遭受大屠殺的信號。三日之間，王族中人，由自動組成的司法團體，交付大隊的劊子手，執行殺戮的命令，不論男女，老幼，貴族，官長，牧師，主教，凡稍帶些保王嫌疑的，都被格殺，無一倖免。總計此次在屠刀上犧牲性的，有一千六百人之多。

丹敦（Danton）的迭克推多制，不久，丹敦便獲得巴黎的主權。他制止屠殺，舉行國民大會的選舉。他把新生命灌輸到法國的陸軍內，並任命杜穆累（Dumouriez）代替拉法夷脫（Lafayette），作軍隊的總指揮。在一七九二年九月二十日，革命軍在瓦爾美（Valmy）地方得了初次的勝利。

第五節 第一次法蘭西共和國的成立

法蘭西首次宣告共和國之成立 瓦爾美 (Valmy) 告捷的消息，傳到巴黎的時候，即是國民大會 (National convention) 開會的日子，在激烈的熱忱中，他們一致宣言，永久把法國的王族推翻。於是法蘭西共和國的元年，就在一七九二年九月二十二日開始了。

路易第十六的審判和執行 在那年的十二月中，國民大會把路易第十六，提案審理。就法律而論，審判路易第十六，實沒有法律上的根據。但是，他暗結外敵，和反對革命的兩大事實，儘夠引起羣衆的憤怒。大會中以三八七票對三三四票通過議決案，處路易第十六的死刑。並於一七九三年一月二十日，把他綁到路易第十五的像傍，斬首示衆。並把他斬首的地方，題一名詞，叫做『革命地』 (Place de la Revolution)。

國民大會對亡命者和外國專制君主的挑釁 同時，國民大會下令，把亡命者永久驅逐，不得返國，並宣言，法國民衆，將永久反對並仇視不承認自由平等的人。其他與王族和特殊階級相接近和洽的人，也都處於仇視之列。因此，列強對於法國革命所下的威嚇，反引起法國人民散播革命種子於全歐的恐懼。這種恐懼，其實，即是兩個方面的對抗：在一方面是民主政治和共和主義，在他方面，是特權階級和專制政治。當時，歐洲各國的國王，王族和特權階級，都大受恐慌，在路易第十六執行死刑後不多時，他們便組成一個『抗法大同盟』 (Grand Coalition Against the French Republic)。除奧地利，普魯士，早已加入作戰外，此時，更添入了英吉利，荷蘭，西班牙，和撒地尼亞 (Sardinia) 等國。

法國的內戰 同時，法國的農民保王黨，特別是在西部拉芬底省 (La Vendée) 一帶，起兵反叛國民大會。他們的反叛，一半是受了聯軍的宣傳，一半是激於他們自己對天主教的信仰，和對立憲政體的信仰而發生。

在如此緊急的狀態之下，法國的素稱精幹而又久經沙場的杜穆累（Dumouriez）將軍，竟投降敵方去了。

國民大會的黨派 杜穆累的賣國行動，促成法國全國的惶恐。這時，國民大會，分成三大黨派：（一）吉倫特黨派（Girondists），他們代表各省的中級社會，思想比較激烈些，他們頗有意於改革工作，但是不信任巴黎和下級社會，並反對猛烈的行動；（二）山人派（Mountainists）或曰雅各賓黨（Jacobins），他們自己是中級社會階級，但是多數代表，是巴黎的工人。他們都是盧梭（Rousseau）的信徒，言行思想，都趨激進的極端。他們不信任守舊的各省，並主張積極擴充革命的共和國；（三）中立黨（Plain），實是會議中的真正大多數黨，其地位介乎前述二者之間。他們自己沒有黨綱和政策，他們的投票，視當前的情形，以為決定。起初，中立黨常常依附吉倫特黨，可是，自從杜穆累發生賣國行為後，法國民衆，反對吉倫特黨的呼聲甚高，即此呼聲，致使他們變為雅各賓黨的贊助者。自從一七九三年六月，巴黎暴徒，舉行大示威以後，大會議決，開除吉倫特黨議員，計凡二十九名。這是黨爭的開始，也是吉倫特黨犧牲於激進黨的開始。

公安委員會（Committee of Public Safety）一七九三年春天，國民大會，把法蘭西共和國的最高行政權，付與一個特別委員會，即叫做公安委員會者，叫它去執掌一切。這個小小的團體，包括雅各賓黨的首領，直接管轄國家的行政，並任命地方官吏，又得監察全國的軍隊。它的工作，機警而多效驗。

法國的恐怖時代（一七九三年至一七九四年）公安委員會治政的原則，從一七九三年夏季起，至一七九四年夏季止，全是恐怖主義的原則。激進的共和主義者的領袖，深信法國須全體一致，方始有救，分裂的國家，決不能對抗歐洲各國的聯盟。如欲達到此目的，即欲使法蘭西共和國，能以聯合的力量，一致禦外，其唯一辦

法，只能把恐怖的心理，深深貫入反對新制度者的腦海中去。講到恐怖，就含有流血的意味；而流血的心理，即可促進愛國的觀念。

公安委員會所用以實行恐怖主義的機關，計凡有二：其一為公衆安全委員會；其一為革命軍部。前者執行全國警權，後者專事審判並執行反革命的事件，二者皆對公安委員會，負有全責。

嫌疑律 (The Law of Suspects) 國民大會所制定的命令，其中有一項，叫做嫌疑律。它的規定，是舉凡貴族的後裔，革命前曾居要職者，與亡命者有關係者，不能提示真正的共和國民的證據者，諸如這一類人，都可隨時隨地，加以逮捕。

斷頭機 其次，法蘭西共和國的成立，借助於斷頭機的力量，着實不少。在恐怖主義的時代，約有二千五百人，在巴黎遇殺，同時，在全國各部，被殺於斷頭機上者，也有萬人。一切叛變，都被極嚴厲地遏抑着，許多保王黨人，固然遇害（包括瑪利女王在內），甚至有些共和黨人，也同時被殺。

羅伯斯庇爾 (Robespierre) 的專政 羅伯斯庇爾是宣傳恐怖主義最竭力的人，他是從阿拉斯 (Arras) 來的，他本是一個律師，並深信盧梭的學說，他自信，他是盧梭學說的知音。他很誠懇地並很熱烈地，領導雅各賓黨，並主持國民大會的會務，經歷極長的時間。他常利用他的地位，排除反對他的政策的人。他以為保王黨人，不應加以解放，所以一概處以死刑。他以為緩和黨（即吉倫特黨）太守舊，所以把他的領袖，在斷頭機上送命。在一七九三年十月，他以為巴黎一市，太沒有宗教，因為巴黎人，大多依附無神主義，所以無神主義的領袖，在一七九四年三月，也被他結果了性命。他以為丹敦 (Danton) 的趨向，太覺溫和，是一個賣國賊，所以丹敦也於一七

九四年，在斷頭機上，呼吸最後的一口氣。但是最後因爲未能把盧梭的學說，盡行實施，羅伯斯庇爾自己，也被國民大會的守舊派，處死於斷頭機上。直至一七九四年七月，羅伯斯庇爾處死刑之後，恐怖主義，漸告終結。

外戰的猛烈 同時，公安委員會，須籌劃一個抗禦外侮的方略。因此，委員會方面，不得不仰賴於熱心民衆的助力。這班民衆，於革命時候，曾獲得許多社會上的及經濟上的利益，此時，若外敵得勝了，他們的利益，將盡行犧牲，因此，他們欣然赴敵，高唱馬賽軍歌，飛揚自由，平等，博愛的旗子，往前線上，衝將進去。此外，公安委員會方面，更有一位幹練的軍事專家，即噶爾諾（Marcel Carnot）充任軍事領袖。當羅伯斯庇爾在法國內部，實行恐怖主義的時候，噶爾諾却在厲兵秣馬，開赴前線迎戰。更有一個公安委員會的機關，叫做督政部（Deputy on Mission）襄助噶爾諾的工作，這機關，很與軍隊接近，並有權力，可把有嫌疑或戰敗的指揮官處死。

革命軍的勝利 法蘭西共和國，在這種情形之下，拚命的抵抗歐洲聯軍，不久，敵人在法國境內，竟然絕跡了。戰爭的形勢，日漸側重於荷蘭，萊因河（Rhine）沿岸及薩伏衣（Savoie）等處，並且，還跨過庇里尼斯山脈（Pyrenees），法國民軍大佔勝利，而噶爾諾被稱爲常勝將軍。

國民大會的社會改革 在外戰內亂之中，國民大會，仍舊進行社會改革工作。他們鑒於前次國民會議之取消特權，奏有成效，所以在此時候，亦望把人民的富庶和貧困，來平均一下。亡命者的財產，全被沒收；又制定法律，規定五穀的最高價；又把大塊田地，劃成二三畝的小塊，出賣給貧苦公民，而由後者，分期付款，終至一日，完全償清；同時，一切地租，概行豁免。

大會的改革，有些地方，似覺太烈，不合情理。當平等的觀念，正在沸騰之中，人民各以『公民』相稱，一切『先

生』『閣下』等名詞，都被棄而不用，任何華麗而表示貴族階級的服裝，亦經廢除。例如絲襪和膝褲，從前時候，是紳士們穿在身上，用以示別於衆人的，現在簡直沒有人穿用了。他們如今所穿的，都是從前工人所着的長褲。要使人民不再回憶基督教，他們再也不想起星期或禮拜的觀念了，他們把一年分成十二個月，每月祇有三個星期，因為他們以十日爲一星期。每逢第十日，作爲休假日，而每年最後的五六天，作爲國慶休假日。他們又以不同的名稱，冠於各月之上，總之，他們所用的，全是一種新曆法，此種新曆法，在共和國宣誓之日，即一七九二年九月二十二日起，開始實行。

十進制 (Metric System) 和遺產平均制 在大會的許多改革中，也有不少，具有永久的價值。第一，就是把度量衡制，規爲劃一，以供應用的便利。它把度量衡制，改爲十進制 (Metric system)。現在世界文明各國，除去英語國家不論，全都採用。第二，就是平均分配遺產原則，這原則，規定無論何人，不得把他的全部遺產，單單給與一個兒子，而排除其他的嗣子，各嗣子，均有平均繼承遺產之權。此外，還有革除因債務關係而遭拘禁的規定；同時，黑奴制也銷滅了；女子財產權，也受到相當的保護了。

中等階級管理下的國民大會 (一七九四年——一七九五年) 自從羅伯斯庇爾死後，(一七九四年七月)，國民大會，漸漸脫離下級社會的改革手段，而入於中等階級的管理中去。此時，嫌疑律已被撤銷，五穀律 ("Grain Law") 亦經修正，『革命軍部』的機關，亦被廢除；以前所謂『革命之地』(Place de la Revolution) 現在改名爲『和平之士』(Place de la Concorde)。

共和主義的憲法 第一次法蘭西共和國的成文憲法，係由國民大會在開會期的最後一年內起草，此時

國民大會，已入於中等階級管理之下。這憲法，在一七九五年施行，通稱爲『第三年憲法』(Constitution of the Year II)，把立法權交給兩院，兩院議員均用間接選舉法選出——下議院有議員五百人，其職務，在提議法律；上議院有議員二百五十人，其職務，在審查並制定法律。中等階級的不信任下級社會，在把選舉權單給與納稅的人民，以及必須在某處居住一年以上，方具有選舉資格等規定上，已很明顯的表示出來。行政主權，由五人組成的團體，全權執掌，這五個人，叫做執政團 (Directors)，從立法院選出。執政團的權限，得實行法律，任命官吏，所有這種官吏，都向執政團負責。

外來干涉的失敗和大同盟的破裂 一七九五年，法蘭西的革命，暫告一段落，國民大會，也就閉幕了。國民大會所制定的憲法，即時施諸實行。同時，列強的同盟，(同盟國有奧地利，普魯士，英吉利，西班牙，荷蘭，和撒地納亞諸國)，從前以干涉法國內政及鎮壓革命工作，爲其目的，現在，亦因法國迭次勝利，而終致於破裂了。西班牙普魯士兩國的國王，很恭恭敬敬地，和法蘭西共和國，訂立巴塞爾條約 (Treaties of Basel)。荷蘭國王也照樣地，和法國訂立海牙條約 (Treaty of Hague)。祇有奧地利，英吉利，撒地納亞，仍在作戰；但是英撒兩國的心理，也望早日講和，所以他們作戰的勇氣，實在已經打了一個對折了。

法國的擴張 法國軍隊，已經進佔薩伏衣 (Savoy)，比利時 (Belgium) 和德屬萊茵河的西部。他們已在路易第十五打敗仗的地方，得了勝利。他們佔住了天然的境界，即庇里尼斯山 (Pyrenees)，阿爾卑斯山 (Alps) 和萊茵河。在一切被征服的區域內，都施行法國的革命式的政治和策略。

第六節 變成國際性的民治與專制的爭鬥

法蘭西民治政體的好戰性 法國的革命，起源於內部的改組，漸因國外戰爭，終致形成全歐洲的改組。專制家和民治家，都具有好戰的心理，他們同時，又覺得他們的戰鬥行為，含着很充分的理由。法國的民主政治家，極望促進全世界的自由平等，而他國的專制家，却望保存古代的文化。

波蘭模倣法蘭西的企圖 當法國共和主義者，正在萊因河西岸的比利時及德屬土地內，厲行憲政制度的時候，正是普魯士俄羅斯奧地利三國的專制君王，瓜分波蘭立憲政府的時候。自從一七七二年的初次分割波蘭後，波蘭人方面，也曾積極奮鬥，圖謀政府的改革和擴張。最後，在一七九一年，他們制定一個成文憲法，它的內容，彷彿是法國一七九一年的憲法。於是波蘭便變成一個限制的君主國，其中內閣和國會，都由人民選舉，所有階級的分明，區別，和特權制度，一概遭受廢除。法律上的平等，和信仰的自由，也都實施起來；同時，佃奴制度，亦漸被廢除。

波蘭遭遇外力的干涉 鄰近的專制帝王，對待波蘭的革命，並不像對待法國革命那樣的和善。而波蘭，也還沒有像法國那樣的能力，可以抵禦外侮，和他國的專制君王相周旋。一七九二年，俄國的喀德隣大帝（Catherine the Great）侵入波蘭，把它新訂的憲法推倒，同時，又佔據了波屬東部的各省。普魯士的腓特烈威廉第二（Frederick William II）也乘了這個好機會，佔領了但澤（Danzig）和波蘭西部各省。這第二次的瓜分，把波蘭的國土，只剩了原有土地的三分之一。

波蘭末次的瓜分及東歐專制政體之被保存 波蘭的民衆，打量爲求自由而奮鬥，都武裝起來，預備做最後的困鬥。但是他們的人數，畢竟太少，他們的力量，畢竟太薄，不足以當俄奧兩國的聯軍。在一七九五年，——當

普法議和的時候——第三次（即末次）分割波蘭的計劃，又在俄奧普三國之間，安排妥當。波蘭獨立國的運命，也從此告終。而當時所流行的共和政體，民主政治，平等，和其他新的呼聲，從此，遂不得逞威於歐洲東部了。

第十三章 拿破崙鞏固革命之勢力於法蘭西而又傳之於全歐

第一節 拿破崙的創設軍事獨裁制

法人的處奉革命主義 到了一七九五年，法國人民，對於軍事革命的程序，雖已準備告一結束，但於革命事業中的社會改革——即掃除階級制度，特權制度，佃奴制度，封建制度及毀滅壟斷市價的行會等項，仍繼續進行，不稍懈怠。他們在一方面，虔奉着革命的主義，但在另一方面，却怕暴動的發生，恐怖時期的重臨，以及宗教事業的重被摧殘！那時，天主教，又漸獲得法人的信仰和崇拜了，天主教的權力，又漸恢復原有的狀態了。

缺乏民衆擁護的共和政府 在政治上，法國已成爲共和政府，按照『第三年憲法』，一切都由執政政府，從中調度，從中治理，但是共和政體的成立，是在法國的混亂時期中宣布的，它那治理的方法，完全靠着武力，又靠着橫暴的政策，並非人民的心理，真正的服從它。中等階級的人，逐漸感覺他們於革命時候所獲得的權利，並無切實的保障，市鎮上的工人，也埋怨政府，不給他們政權，以及各種應得的權利。至於農民，只要能夠豁免什一稅和租稅，對於政府的一切行動，俱漠不關心。當然，他們亦非力主共和主義的人。

恢復王政的困難——路易第十八的態度 在這種環境之下，法國革命，也像十七世紀時英國的革命一

樣，很可把君主政體，重新恢復轉來，藉以終結革命風潮。要使這位登極的嗣君——路易第十六的弟弟，在一七九五年被稱爲路易第十八的嗣君——有意於「朕即國家」的事業，又肯接受革命後的一切社會改革，又肯摹仿英國，把法國組成立憲政府，那他立即可以推翻執政政府，重新恢復波旁（Bourbon）王權。但是路易第十八的態度，却全與此不同：他嚴厲地宣言着說，要把各種舊制度，一概恢復轉來，一概回復一七八九年大革命前的狀態。重組絕對的君主政體，抑制新權利的發展，取銷新土地制度，以極嚴厲的刑罰，加於革命黨人身上。同時，他又屢次向國外的專制君主求援，要他們來干涉法國的內政。

法國人民的愛國心 法人擁護自由平等的心理，或可變移，但他們愛國的熱忱，是絲毫不能改變的。爲着革命，曾使法國陷於外戰的困難中，因此，法國人民，便發生了一種極強烈而誠摯的愛國觀念。不過從前的愛國是忠君，現在的愛國是爲民族，換句話說，民族變成愛國觀念的對象和基本原則。我們早已知道，法人如何去應戰，革命軍如何擊敗歐洲聯盟。所以爲了愛國的理由，法人當然不許路易第十八，或其他的任何人和外國君主私結盟約，以危害法國。

愛國觀念之浸潤於軍人心中 革命軍的愛國熱忱，把法國從外患當中，拯救了出來，所以，具有愛國心腸的民衆，都贊美他們的軍隊。法人的派別，起因於政治，而且限於政治方面，與軍隊是絕不相干的。在軍隊中，有一獨裁家，先把已國的革命勢力，弄得非常鞏固，而後又把此勢力，運輸到全歐洲去，這獨裁家，就是拿破崙（Napoleon Bonaparte.）

拿破崙——軍隊中的偶像 拿破崙在一七九五年是二十六歲。他生於科西嘉島（The Island of Cor-



圖三二第 少年時代之拿破崙

和秩序，曾以砲火保護那反對巴黎末次暴動的國民會議。

從此以後，他的名譽，日漸隆盛，他處處注意，不肯輕易的，把機會錯過；他又利用他的名譽，打量攫獲他個人利益，和伸張他個人的權力。一七九六年，他和波哈內（Josephine Beauharnais）結婚，這位波哈內與執政政府中一位最顯赫的官吏，極為親善，因此，拿破崙就攫得了政治勢力。即在那年，他統領着征意大利及奧地利的軍隊，自此而後，他在軍事上的聲譽，便震人耳鼓了。

我們定然記得，歐洲的聯盟國，已於一七九五年，自行解散了，解散的原因，則由於巴塞爾和海牙條約的訂立，致使普魯士，西班牙，荷蘭三國，和法國議和。但是，英吉利，撒地納亞，奧地利諸國，却仍堅持到底，不肯放鬆一步。一七九六年，拿破崙——那時僅二十七歲——自從他與撒地納亞及奧地利作戰後，就帶領大兵，出去征討意

大利。

拿破崙和意大利的戰役（一七九六年）如電般的迅速，如火般的熱情，以變幻莫測的戰術，拿破崙帶領大軍，越過阿爾卑斯山（Alps），征服了撒地納亞人。在一年之內，他解決了五個奧地利軍隊，佔據意大利北部的各砲台；又強迫撒地納亞，割讓薩伏衣（Savoy）和尼斯（Nice）兩地，給予法蘭西。當他的軍隊，向維也納（Vienna）推進時，奧地利又屈服了，不得已，祇能和這位神勇的法蘭西上將，訂立條約。於是，在坎坡·福米奧條約（The Treaty of Campo Formio 1797）內，法國又得了比利時和伊奧尼亞羣島（The Ionian Islands），又從奧地利，得到威尼斯（Venice）算作賠償他戰事上的損失。神聖羅馬帝國，在那時候，也召集會議，準備把萊因河以西的日耳曼各州，移送給法蘭西。

拿破崙和埃及的戰役（一七九八年）那時，單有一個英國，和法蘭西戰個不休。拿破崙思欲假道埃及，攻打印度，以屈伏英國，使之俯首乞和；這個觀念，從希臘亞力山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傳留下來，本只是個愚想，但是，這位年輕的野心家，却充滿着夢想的希望。在一七九八年，拿破崙竟抵達埃及，並在彼處，建立許多奇功偉績。他又作煽惑的演說，在連次的捷報中，都誇耀非凡，他命該地的金字塔，證明他那軍隊的勇敢。他又贊美回教徒土人，又鼓勵埃及人，對於古物，作深刻的研究。但是他在軍事上的成功，沒有多大成效。在敘利亞（Syria）地方，他竟受着很大的挫折；在尼羅河（The Nile）的近日，他又受着英吉利有名的海軍上將納爾遜（Lord Nelson）的痛擊，竟把埃及的法國軍隊，和它本國的接濟，兩相隔斷，陷於絕境。因此，埃及的法軍，多恐於絕糧。拿破崙自己，幸得脫免，總算不死於英國戰艦的砲火之下，並於一七九九年，回到家中。當他到達巴

黎的時候，却又逢着絕好的時機。

執政團的失去民心和法蘭西的共和政府 那時，統治共和國的執政團，已大失民心，除了行賄舞弊以外，幾乎沒有一個官吏，是有能力的。國家的財政，與革命開始時，簡直一樣，深陷於紊亂的狀態中。王族漸漸獲得權力，巴黎的工人，也逐漸騷動。執政團祇能維持它的現狀，共和國的命運，却得乞助於軍力的扶援。

設立附屬共和國 軍隊的勢力，在不知不覺間，却時時刻刻地澎漲着。這種澎漲的勢力，非但伸張到法蘭西的天然疆界，並且使許多環繞法蘭西的地方，都成爲附屬共和國。荷蘭轉爲巴塔文共和國（Batavian Republic）；瑞士轉爲赫爾維的克共和國（Helvetic Republic）。在意大利，亦發生了驚人的革命，半島上的絕對君主國，已被推翻，而有新興的共和制度，取而代之地位。

一七九九年間的第二次反法大同盟 因爲法國得勝軍隊的宣傳，這次革命的結果，影響於歐洲各專制國，它的勢力，要比一七九二年的革命，強烈得多，危險得多。所以當拿破崙在埃及作戰的時候，英吉利便慫恿奧地利及俄羅斯，加入第二次聯盟，起來反抗法蘭西，當然，這是毫不費力的事，它們很願意地加入聯盟了。

執政團的失敗 執政團於一七九九年反抗第二次聯盟之戰，因爲拿破崙不在軍中，以致大遭慘敗。它的軍隊，被敵軍驅出意大利境外，多半的附屬共和國，也被解散。法國的民衆，對於軍隊，依舊信仰着，却把這次失敗，全然歸咎於執政團之不善處置。

正在這時候，拿破崙從埃及及逃回來了。他是一個剛毅的人，無論保王黨，激進派，都歸從他。他是統一全國的英雄，他本身就是軍隊的代表。他的野心，就造成了他的名譽和他的事業。

一七九九年十一月的政變——推翻執政團而由拿破崙將軍充任執政官。拿破崙在一七九九年十一月，運用武力，倡議政變；把執政團先行廢除，又把『第三年憲法』同時宣告無效。他頒佈新憲法，而這新憲法的內容，在形式上，是繼續共和，在實質上，却是軍事獨裁。民權主義和選舉代表的制度，雖被維持着，但實際上，政府全體，已屬於第一執政官之手，此所謂第一執政官者，即拿破崙是已。

第一執政官，自推翻舊制度後，即以新的憲法，給予人民，讓人民有複決權。人民因厭惡執政政府已久，而這位執政官，又為萬民所景仰的英雄，他所制定的新憲法，當然為多數人所贊同了。

拿破崙的擊敗第二次聯盟。拿破崙深知獨裁這回事，不在政治上票數的多寡，却全視軍事上的能否勝利，以為決定。因此，他就立即注意到第二次聯盟的軍力；他用外交和諂媚的手段，使神經衰弱的俄王（喀德隣大帝的兒子），退出聯盟。他又以軍力襲擊奧人，結果，在一八〇一年，結成盧內維里條約（The Treaty of Lun-ville），法奧二國，言歸於好。到第二年（一八〇二年），英國簽訂亞眠條約（The Treaty of Amiens），保有牠用海軍力量所得來的錫蘭（Ceylon），與特立尼達（Trinidad）兩島。於是第二次的聯盟，概被拿破崙所破壞。自從一七九二年以後，這是第一次，法國又與世界各國，恢復曩昔的和平狀態了。

一八〇四年拿破崙稱帝——拿破崙第一。拿破崙的偉大，深印於法國民衆的腦海中。所以在一八〇二年的公民選舉中，竟把拿破崙選為法蘭西共和國的終身執政者；及至一八〇四年的公民選舉，又把他的名稱改過，並把他的權位，改成世襲式的。因此，在無形中，他已變為法蘭西君主，他的年號，即為拿破崙第一。

法蘭西帝國的民治的基礎（一八〇四年至一八一四年） 帝國的設立，並不使革命的事業，從此中止，

共和一語，仍舊和帝國一語，並駕齊驅，而民權主義，也仍居於被承認之列。一七八九年的社會改革，並不因此受損，法蘭西的國旗，仍爲三色，而他們的國歌，依然沿用馬賽曲（*La Marseillaise*）。但表面上的更改，却也略有一些。例如公民（Citizen）一字，復改稱爲先生（Monsieur）；革命的時代，漸漸過去，人民對於革命的呼聲，也漸歸沉寂。貴族的名稱，雖沒有特權階級的顯明和突兀，却也漸次復活起來了。

第二節 拿破崙團結法蘭西的革命勢力

拿破崙並不使革命事業中止，却拚命地，打算替革命事業，樹立一完整的和鞏固的基礎。他繼續的奮鬥着，並工作着，把他的聲譽，永久留在人民的腦海中。

集中行政 據拿氏看，國民會議的最大錯誤，在把法官，部長等地方官的產生法，交付給民衆手中。因爲民選的結果，不免要使地方的行政，變成獨立化；其次，民選的程式，實在太不經濟了；又次，民選制度，實與法國歷來的政治，以及拿破崙的軍事宗旨，互相違背，不能並存。所以拿氏主張，一切官吏，一切地方長官，須由他委任，由他分派，同時，這些官吏，只對拿氏個人負責。從拿破崙到現在，法蘭西仍採取極端的集權制，各部的的主要職官，都由巴黎中央政府委派。

國家與教會的關係——一八〇一年的協定（Concordat of 1801）國民會議和天主教，曾處於對敵地位，這一點，拿氏也認爲是個大錯誤。他眼見許多人民，都傾心於天主教，並贊美天主教，同時，天主教的信仰，又與人民的愛國心，頗有關係，所以拿氏在一方面，雖反對歸還革命時所沒收的教產，但同時，却與教皇（Pope）

訂立條約（一八〇一年）。此條約的內容，規定廢除『教士法』（Civil Constitution of the Clergy）主教應由政府提名，再由教皇委派；而教士的薪俸，都由國家支付。此項條約，自從一八〇一年起，至一九〇五年止，實爲制裁國家和教會的關係的主要規定；其在亞爾薩斯洛林（Alsace-Lorraine），雖至現在，此項條約，依然發生效力。

財政的革新——法國銀行 拿破崙覺得革命後，還沒有把整個的財政問題，妥爲解決。他注意到，賦稅之事，可以增加國庫的收入。同時，他又厲行經濟緊縮政策，把國家的一切開銷，竭力節省，對於欺上舞弊的官吏，嚴加懲罰，毫不寬宥。他命軍隊侵入外國境內，卽着該地域，供給軍隊的開支。他於跌價的紙幣，一概加以廢除，同時，又把保護稅（Protective Tariff）的政策，恢復轉來。拿破崙整頓財政上最大的功績，要算一八〇〇年法蘭西銀行的設立，這銀行，直至現在，還是最健在的世界金融機關中的一個。

教育的革新——法蘭西大學 從前國民會議，早已從事於教育和法律的改革，但是拿破崙堅欲促成教育事業的完備。他創設一種分級公學制，把學校分成等級，——初等學校，高等小學校，中學校，專門學校，和師範學校，——而以『法蘭西大學』爲最高的組織，該『法蘭西大學』更須監察各下級學校，並國家所指派的各教職員。但是這種由國家管理的普及教育制度，在拿破崙時候，尙未十分發達，因爲當時的教育基金，都被他用作軍費；教育雖不發達，然而愛國的觀念，却因此大爲增進。這種教育制度，降及十九世紀，仍爲法國教育的鵠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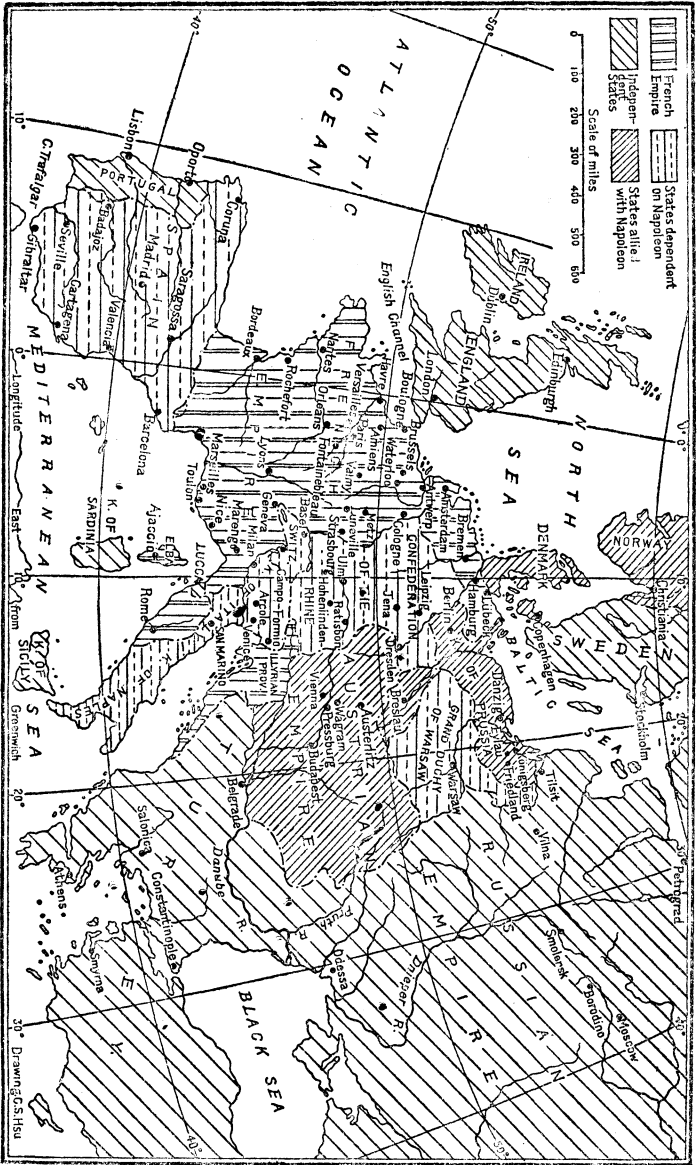
法律的革新——拿破崙法典 當時，因有許多法學家，和拿破崙極爲接近，他就命令他們，草擬民法，刑法，及民刑手續法（卽訴訟法），這些法律，都在拿破崙時代完成。這法典，把法國法律上歷來所有的矛盾之處，衝突

之點，盡行取消，成爲一個清楚而簡潔的法系，人人可以閱讀，人人都能明曉。何謂合法，何謂非法，在它裏面，都有詳細的指明。這法典，更吸收社會改革的新思潮，例如：參政平等，信仰自由，繼承平均，及佃奴和封建制的廢除等，概被編纂在內。雖然還有許多極刑，仍存於法典中，雖則男女地位，還不能平等，女子的地位，還低於男子，但拿破法典，已覺運用便利，實爲世界上最維新的典章。

公共事業 拿氏命戰時所俘擄來的人，去作很多的事業，這樣，既可節省費用，又可顯示他對於公共事業的改革，具有十二分的熱忱。因此拿氏把國內的交通和貿易，大加整頓，使各級人民，都感受到經濟上的利益。現在法國所有的橋梁，運河，大路等，儘有許多，還是拿氏經營的遺跡。他又把巴黎大加改良，建築許多大路，又把從意大利，西班牙及尼得蘭（Netherland）所獲得的藝術品，搬運過來，粉飾巴黎的外觀。巴黎在拿氏獨裁時代，人口倍增，經過此次改革之後，幾變成歐洲的樂土。

恢復法蘭西殖民地的企圖 拿氏更企圖恢復路易第十五時所失去的殖民地。在一八〇〇年，拿氏戰勝西班牙回來，便收復美洲密士失必河（The Mississippi River）西邊的路易斯安娜（Louisiana）；他又遣兵去征收海地島（The Island of Haiti），但因海地土人反叛，同時又有英國艦隊，在西印度（West Indies）示威，拿氏終把海地島放棄了（一八〇三年）。同時，又把美洲密士失必河西邊的路易斯安娜，賣給了合衆國（The United States）。

除了在殖民事業上，稍受一些挫折外，拿氏的革命事業，都收到圓滿的結果。他在國內的纛纜的功績，使各階級的人，都同聲的頌歌他，擁護他。拿氏又能利用民衆的心理，推進他的統治權；他又竭力保存革命上的主要



第一二四圖 拿破崙力破輪時代之歐洲

社會改革，造成一種很光輝的專制政體；這種政體，比之路易第十四，腓特烈大帝，喀德隣大帝的政府，更爲專制，但亦更爲光輝。

第三節 拿破崙推行革命於全歐洲

拿破崙利用民衆的革命熱忱以助成其野心。倘使拿破崙肯把革命上的社會改革，認爲滿意，那他很可能平安無事的，在位享樂，並把王位傳給子孫。他的政治，比從前波旁（Bourbons）朝的專制，要得民心的多。但是在他還沒有想到這點之前，法國的革命家，都活躍地發出宣言，要把全歐洲的專制政體，和特權階級，完全打倒，卽至興兵動武，也所不惜。這種政策，拿破崙當然深表贊同，因爲他知道法國的民衆，都肯做他的後盾，而他的軍隊，也極願爲他犧牲，他相信，這是給他滿足個人野心的絕好機會。

拿破崙獨裁的意義，不是和平，而是戰爭，由法國的人民及軍隊看來，以爲對外宣戰，是傳播革命種子的最佳辦法，但在拿破崙心目中，則謂此乃獲得勝利與個人的榮耀的捷徑。

拿破崙個人的野心的結果，致使革命種子輸入於全歐洲。我們在上面已經說過，革命期內，法蘭西是如何吸收比利時，萊茵河區域，以及薩伏衣等地方，又說過，當拿破崙獨裁之初，法蘭西有很多的附屬共和國，圍繞着牠，——荷蘭，瑞士，意大利等。——現在拿破崙雖已稱帝，他還不斷的從事於征服外人的工作，把意大利西北的土地，像皮德蒙特（Piedmont）熱那亞（Genoa）等處，兼併過來，作爲己有；又把意大利的北部，劃爲意大利王國（Kingdom of Italy），而由拿破崙自己，兼任王職，並派他的繼子尤金（Eugene Beauharnais）充任總督。

(Viceroy) 他又命他的弟弟約瑟 (Joseph Bonaparte) 做那不勒斯王國 (Kingdom of Naples) 的王。又改荷蘭爲君主國，命他的弟弟路易 (Louis Bonaparte) 充任國王。一八〇八年，西班牙的波旁 (Bourbon) 王朝，又爲拿氏所滅，於是調任弟弟約瑟，任西班牙國王，所遺那不勒斯王位之缺，則以繆拉 (Joachim Murat) 遞補之。以上諸國的國王，不容說，都受法國社會革命的同化——主張平等參政，平均繼承，自由信仰，以及佃奴制和封建制的廢除。而拿破崙法典，同時，也被介紹進去。其他關於政治制度的事，若中央政府 and 地方政府的規範等，都一如法國，毫無二致。在這時代，革命的結果，增加了拿氏的軍力。所以法國的軍事獨裁，造成了法國的統治歐洲；而法國的統治歐洲，又造成了社會的改革和戰爭。

列強對於法蘭西統治歐洲的仇恨——奧地利與英吉利 歐洲有兩個強國，對於法國的統治，最爲仇恨：一是英國，一是奧國。奧國的哈布斯堡朝 (Habsburgs) 因爲法國革命黨，曾把他們的瑪利王后 (Queen Marie Antoinette) 殺死，所以對於法國懷恨在心。何況除此而外，法國於革命時，曾奪去他們在比利時的利益，和他們所先占的意大利，因此，益使哈布斯堡朝，嫉視拿破崙，如同刺骨。此外，又因拿氏不以保存和防護革命事業，認爲知足，却比路易第十四，更好大喜功，目中無人，就如他的稱帝，其實，即是侮辱神聖羅馬帝國的表徵。何況在一七九七年和一八〇一年，拿氏又強迫奧國，簽訂恥辱的條約。爲此各種緣故，奧人圖謀拿破崙的決心，始終不會放棄過。

至於英國之仇恨法國，那它的性質，與此不同。英人在特權階級的領導之下，因爲法國的過於激烈的社會革命，以及法人把路易第十六處死的幾件事，曾於柏克 (Edmund Burke) 的疾呼之下，與法國開過戰。然

而這些只是英法衝突的表面理由，真正的理由，則為兩國中等階級在商業上和殖民事業上的爭霸。英國非但回憶到：在美洲英屬殖民地革命時（一七七八——一七八三年），法國曾經加以援助，更感覺到，法蘭西共和國，不該收復它於十八世紀時所失去的殖民地和商業上的重要地位；所以當拿破崙進兵比利時，荷蘭（沿萊因河），意大利，西班牙時，英國恐怕自此而後，失去這些地方的商業勢力，所以大起恐慌，與法國重新宣戰。此時，距離亞眠條約（Treaty of Amiens）之簽訂，不過一年之久，此次英國的上等階級，大得民衆的助力，因為他們覺得法國的革命，實在太過分了，又因他們把拿破崙看為可怕的專制家，看為自由與人類的天敵了。

拿破崙的勁敵——威廉庇得（William Pitt）**威廉庇得**是茶坦姆伯爵（Earl of Chatham）的兒子（一七五九年至一八〇六年），他熱烈地贊成殖民主義，又堅決地反對法國。他是英國的首相，善於引用他父親的政策——即挑撥列強，以與法國宣戰的政策。同時，他又乘法國國難方殷之際，派遣極強的海軍，佔據法屬殖民地，以及法國的同盟國，這些事，都是一八〇三年法英再戰時庇得所施行的計劃。雖在一八〇六年庇得死了之後，繼任的英國首相，也仍沿用他的策略。

一八〇五年成立的反拿破崙『**庇得大同盟**』**庇得**在一八〇五年，連絡歐洲各列強，組成一個大同盟，專門反對拿破崙，包括英吉利，奧地利，俄羅斯，瑞典，普魯士等國在內。他們的合作，原很容易，因為有英國來做經濟上的後盾。俄羅斯與瑞典的合作，沒有什麼問題。惟獨普魯士，則頗猶豫不決，因為在同盟方面，**庇得**願給普魯士以經濟上的利益，——倘若它肯加入同盟；而在拿破崙方面，則願給普魯士以土地，——倘若它肯嚴守中立；這樣，就使普魯士為難了。同盟雖無普魯士的援助，要使能夠開誠佈公，互相合作，又能集中經濟，聽受一人的指

揮，也很容易使拿破崙不敢十分逞威，而略遏其革命勢力的澎漲。但是同盟國間，還不能明瞭同盟的真義，只顧幹些對於自己有利的事，對於公衆的事情，都隨隨便便，不肯認真去做；所以打仗的時候，這種散漫的同盟，拿氏自能應付裕如。

拿破崙大敗庇得同盟 拿氏不待同盟的圍擊，先派軍隊攻打奧地利。一八〇五年十月烏爾穆之役 (Battle of Ulm) 及同年十二月奧斯特里齊之戰 (Austerlitz)，竟大敗奧人。哈布斯堡朝無法，祇得出而求和。當時普魯士迫於英國的勢力，仍加入同盟。而拿氏在耶拿一戰 (一八〇六年十月十四日)，又大敗普軍，佔據柏林。次年，在孚利德蘭 (Friedland) 又大敗俄人；一八〇七年的的爾西特條約 (The Treaty of Tilsit) 反使俄王亞力山大 (The Tsar Alexander) 一變而爲拿氏同盟，默認法國的改組日耳曼，又默認法國的派遣軍隊進攻瑞典 (Sweden)。這樣，庇得同盟的命運，就此終了。

拿破崙的改組日耳曼 奧地利與普魯士的崩潰，以及俄羅斯的暫時屈服，使拿氏得有餘暇，進而改組日耳曼諸國。他將日耳曼的大半土地，收歸己有，三百多個日耳曼省，經改組後，竟減成不滿百個。拿氏的政策，專在剝削普魯士和奧地利的勢力，並扶助這些弱小的日耳曼省，使其與法國聯成一氣，共同作戰。爲要減小奧地利的權力，他把神聖羅馬帝國滅亡了，又將哈布斯堡朝，改爲「奧地利皇帝」 (Emperor of Austria)。更把奧國的威尼斯 (Venice) 割歸己國，奧國的提羅爾 (Tyrol) 讓與巴威 (Bavaria) 爲要抑制普魯士的權力，拿氏阻止他們的軍隊，不得超過四二〇〇〇人，更把它的土地，割去了一半。普魯士在波蘭的屬地，又作爲華沙大公爵 (The Grand-Duchy of Warsaw) 的封土，而隸屬於拿氏。普魯士西部各省，及其他日耳曼區域，又

被歸併於威斯特發里亞王國 (The Kingdom of Westphalia) 而以拿氏之弟哲羅姆 (Jerome) 充任國王。同時拿氏又以王號加於巴威 (Bavaria) 薩克森 (Saxony) 瓦敦堡 (Württemberg) 等國的執政者。他把他們的疆土擴大，而使與威斯特發里亞的君主，及日耳曼的邦君，相互結合，組成萊因河邦聯 (The Confederation of the Rhine)。這萊因河邦聯，應許用六三〇〇〇人，給與拿氏充作他的軍隊。拿氏自己，不容說，乃是這邦聯的保護者 (Protector)。

於是日耳曼國，貼耳垂尾，俯伏於法國足下，從前許多法國君主和法國要人的野心，例如亨利第四 (Henry IV) 黎塞留 (Richelieu) 馬薩林 (Mazarin) 路易第十四 (Louis XIV) 等人的野心，竟被拿破崙一實現了。法國西的略施小技，竟屈服了奧地利，又破壞了腓特烈的事業。

法國革命之輸入日耳曼 組成萊因河邦聯的日耳曼各省，現在輸入了法國革命上的各項社會改革封建制及佃奴制，均被廢除；信教已得自由，而拿破崙的法典，亦廣被採用，人民在法律上的平等地位，亦廣為承認。至於日耳曼的西部和南部，更因與法國西接近，在政治上，在社會上，都發生了偉大的革命。

普魯士的政治與社會改革——斯泰因 (Baron von Stein) 普魯士也有類似革命的行動發見。腓特烈第三 (King Frederick William III 1797—1840) 雖是個庸俗無能之主，但他的大臣斯泰因，却具有卓遠的見識。他頗覺得普魯士之所以屢次失敗，並遭瓜分者，實在由於人民太沒有愛國精神，即有愛國精神，却也遠不如法人那樣的熱烈。所以要人民表現愛國心，政府非得促進社會革命不可。斯泰因在一八〇七年，經腓特烈第三的批准，頒布解放敕令 (Edict of Emancipation)：廢除普魯士的佃奴制，從此以後，土地可以自由賣

買；一切職業和專門事務，無論貴族，平民，及農夫，都有同等的機會，並不受身世門閥的限制。其他的革新，如自由貿易的介紹，行會和特權制的取銷，地方自治的允准，公眾教育的改良，和柏林大學的設立，均屬急切而有實效的事。同時，軍政總長沙綸和斯特（Soharhorst）又改組普魯士的軍隊，使如法國軍隊一般。又厲行強迫軍事訓練。對於拿氏所加於普魯士的軍隊人數的限制——即不得超過四二〇〇〇人的限制，乃巧為解釋，改為訓練之時，每批不得過四二〇〇〇人；一批訓練成熟後，再行訓練一批。因此，凡普魯士人之身康體壯者，都會受過軍事訓練，萬一戰事發生，都可向前應戰。他們希望着，能有一日，反拿破崙的戰爭，可變成求自由的戰爭（War of Liberation）。

普魯士的革新係專制式的。普魯士的革新，為君主及大臣所創議，與法國革命之由人民發動者，截然不同。所謂改革，乃指社會上及軍事上的改革而言，至於改革的原動力，却自上級而發，乃是上級的命令。在普魯士，並無民權及憲政，不過專制君主，尚有仁德，所以能夠博得民衆的熱烈擁護。

日耳曼民族的覺悟。普魯士的覺悟和革新，給日耳曼西部和南部的人民，以一個深刻的印像。他們對於法蘭西所給與他們的一切社會革新，雖則接受了下來，但是他們對於這些從外國輸入的改革，到底不十分歡迎。唯獨普魯士人，到底不是外國人，却是同族的日耳曼人，且又帶着很深的日耳曼色彩，安知將來一日，普魯士不做日耳曼的先導呢？或許一個時候，日耳曼民族，能在普魯士的領導之下，聯合一起，結成一個大國，那有誰知道呢？於是日耳曼族的民族意識，突然顯露，光燄萬丈。這真是窮兵黷武的拿破崙所夢想不到的事。

第四節 英吉利對拿破崙的挑釁

英國海軍的成功——特拉法加的勝利 (The Victory of Trafalgar 1805) 同時，英吉利與法蘭西繼續競爭。當拿破氏克服奧地利、普魯士、俄羅斯及改組日耳曼時，英人在他們閉關似的小島上，正在竭力伸張商業的勢力，並規畫着大規模的殖民事業。曾有一時（一八〇三——一八〇四年），拿破氏熱中於英國的侵略，不惜化費巨資，在英吉利海峽 (English Channel) 尤其在布倫 (Boulogne) 一帶，攔獲許多輸送船、軍艦，以及軍隊軍需之物，後來庇得同盟成功，拿破氏把駐在布倫的軍隊撤退，以對敵大陸的同盟，因此，英國得免於侵凌之患，並於不久之後，在海軍上，獲得極大的勝利。即在一八〇五年十月，法國與西班牙的艦隊，從加的斯港 (The Harbour of Cadiz)，升火啓碇，與納爾遜 (Lord Nelson) 所指揮的英艦交戰。不料在特拉法加角 (Cape Trafalgar) 地方，為英艦所大敗。納爾遜雖死於此役，但英國在海洋上的威風，直至今日，尚未稍殺。

英國的商業與殖民地的擴張 特拉法加之役，英國的海軍，使拿破氏於征服日耳曼之後，不敢正目而視英吉利，更不敢舉兵侵犯。因此，在英吉利方面，能得多量的海上貿易，及海外殖民地。在法國自身，原沒有什麼殖民地，值得英人的覬覦，但法國的附屬國，以及荷蘭、西班牙等國，倒有富裕而廣大的殖民地。英國遂毫無疑慮的，從荷蘭手中，奪取錫蘭 (Ceylon)，基阿那 (Guiana)，及南阿非利加 (South Africa)；從西班牙手中，奪取特立尼達 (Trinidad) 及渾杜刺斯 (Honduras)，更德惠南美洲的人民，反叛西班牙。

拿破崙與英國在經濟上的競爭 拿破氏既不能用強力，屈服英國，遂欲運用經濟上的策略，來制御它。英國自從十七十八兩世紀的殖民戰爭以後，已一躍而為世界主要商業國，在他的人民中，操航海和經商生涯者，較諸任何國家，更為衆多。正當法國發生革命的時候，英國內部，發生近代史中最重要的工業革命：運用新的器械，

運用大規模的工廠制，造成一健全的工業階級，使英國的出品，價廉物美，同時產額又極豐富，爲任何其他國家所不能比擬。又因它的殖民地，非常廣闊，所以他的出品的銷路，亦極廣大。對於如此一個『舖主之國』(Nation of Shopkeepers)——拿破崙給予英國的徽號——拿破崙當然不肯示弱，爲欲與之頡頏，他就創立了一種所謂『大陸制度』(Continental System)。

『大陸制度』——拿破崙的命令，拿破崙疊下命令，禁止英貨運入大陸。他說：這些命令的實行，能使英國人的市場衰落，而使英吉利的製造業和商業，受到極大的創傷，結果，可使英國千萬的工人失業，而造成英吉利絕大的恐怖，和很難解決的社會問題。更可使英人自己起來，反對他們的政府，逼迫他們的政府，向大陸求和，向拿破崙提出屈伏的條件。

英吉利的『會議令』 (Orders-in-Council) 那時，英國的執政者，如卡斯爾累 (Castlereagh)，坎寧 (George Canning) 等人，創制『會議令』，對付拿破崙的大陸制令。這『會議令』的內容，規定凡與法國通商的船隻，英國都要捕攔。而在某種情形之下，中立國的船隻，一定要到不列顛海港停泊。英國人的目的，只是說，除了他們自己以外，無論誰人，不得與法人通商，更不得與大陸諸國通商。

英人的困難 爲欲實行此『會議令』，在英國方面，因它握有海上霸權，故尙易於辦到。但這『會議令』對於中立國，却感覺困難。例如丹麥，是個嚴厲保守政治上和貿易上的自由的國家，不肯受制於英國人。故在一八〇七年，自從英國軍艦擊哥本哈根 (Copenhagen)，俘擄丹麥軍隊多人以後，丹麥遂與拿破崙結爲同盟，共謀抗英。同時，在美國方面，因爲拿破崙的厲行大陸制，對於他們的國際貿易有利，對於英國的『會議令』，自然

表示反抗，於是英美兩國之間的惡感，亦自一八一二年的戰事之後，而益形深固。

拿氏的較大的困難，大陸制的實行，對於英人的影響，不算十分厲害，反而拿氏自身，受着巨大的損失。因此種制度的實行，無異使歐陸人民，感受生活上的困難，並增加一重負擔，卒致引起民衆的反抗。可是，換一方面，要使不厲行這種制度，却不能阻止英貨的輸入，更不能使英人貼耳垂尾的，俯伏於拿氏的權威之下。然而大陸制實行的結果，非獨不能使英國人民，反抗他們的政府，反使歐洲大陸的人民，反抗拿破崙自己。

英人對付大陸的政策（一八〇八至一八一四年）在英國方面，他們用宣傳和煽惑的方法，來引誘歐州人，共同反抗拿破崙，並誘使歐陸人民，對於拿氏的政策，表示十二分的不滿意。坎寧氏（Canning）在一八〇八年，更明白地宣言說：無論法蘭西假裝和平，或公開宣戰，總之，它是各國的公敵，凡肯舉兵與之周旋者，即是我們英國的聯盟。

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反拿破崙戰爭——半島戰爭（一八〇八年至一八一三年）一八〇八年，當西班牙和葡萄牙，起而反抗拿破崙的時候，英國即速派遣遠征軍隊，去援助他們。這遠征軍隊，由衛爾茲力（Sir Arthur Wellesley）將軍統領（衛爾茲力後稱威靈敦公爵 Duke of Wellington）。這就是所謂『半島戰爭』（The Peninsular War）的開始。這戰事，自一八〇八年起，直延至一八一三年，方始結束。其結果，把西班牙境內的法蘭西人逐出，恢復西班牙的波旁王朝（Bourbons），並增加了西班牙人的愛國思想。但葡萄牙，則因此而隸屬於英吉利矣。

拿氏之最後的勝利（一八〇九年）當拿氏困於半島戰爭的時候，奧地利方面，亦謀脫離拿氏，自求獨

立；但在瓦格拉木之役（The Battle of Wagram, 1809）奧國大遭失敗，既割的里雅斯德（Trieste）及南斯拉夫（Yugoslavia）等地與法國，又把他們的公主——大公主路易司（The Archduchess Maria Louise）——遣嫁與拿破崙。結婚後產生一子，後來接受羅馬王（King of Rome）的尊號。

拿破崙有增無已的私利性。拿破崙的擊敗奧地利，乃是他最後一次的勝利。可是，因為他幾次三番，獲得勝利，並又執掌大權，不可一世，即此事實，遂使他形成極大的野心，並形成自私自利的觀念。到了現在，拿氏的野心和私利心，更溢於一切範圍之外。回想他在出首之初，不過是個『革命的後輩』（Child of the Revolution），繼則為一傳播平等思想的宣傳者，及其結局，出乎意料之外的，竟變成一個獨攬大權的專制人物。他犧牲了千千萬萬人的性命，推究其極，並非為維護法國和法國的革命事業而起見。在一八〇七年至一八一三年之間，拿破崙尚可保持原有的地位和勢力，並可保持法國的天然疆界，保持法國的安寧，致使社會革命的精神，永得存續下去。但他對於法國的版圖，尙覺不滿。他要『為征服而征服』（Conquering for Conquering's Sake）。不肯稍斂其驕氣。當教皇（Pope）表示反對他的時候，他便把教皇拘禁起來，又把羅馬歸併與法蘭西帝國。當其弟路易（荷蘭王）表示反對他的時候，他又把路易廢去，而把荷蘭歸併於法蘭西。

俄皇亞力山大 俄皇亞力山大（一八〇一年——一八二五年）的性情，甚為和善，且與人民頗表同情。他和拿氏的品性，適相反對。他不忍大陸制的實行，致使一般農民，大受痛苦。他更不解，為何俄國要資助拿氏，並以巨大款項，供給拿氏作為攻打英國之用。經此懸慮，他遂把國內的大陸制解放了。這種解除大陸制的舉動，雖取好於英國，却結怨於拿氏。

亞力山大與拿破崙之戰

拿破崙決意懲戒俄皇，

所以調集法軍二五〇〇〇〇人，萊因河邦聯的德屬軍隊一五〇〇〇〇人，意大利軍隊八〇〇〇〇人；波蘭軍隊六〇〇〇〇人；此外，還有荷蘭人，瑞士人，丹麥人，和南斯拉夫人，共計有六〇〇〇〇人。同時，俄皇也有相當的準備，他就把挪威（Norway）割給瑞典（Sweden），求得瑞典的援助。他共有軍隊四〇〇〇〇〇人之譜。

拿破崙的侵入俄國 一八一二年六月，拿破崙引

軍侵入俄境。俄人不與拿破崙作戰，引軍退避；俄國的不抵抗，實出拿破崙意料之外。但拿破崙仍舊領兵前進，行程八千餘哩。至九月，拿破崙佔領莫斯科（Moscow）。此時，或係城中居民之失慎，以致起火，所有軍舍，軍糧等，盡毀無遺。即此莫斯科的大火，致使俄國農民，結怒於外來的拿破崙和他的軍隊。遂聯合一起，共圖反抗；而拿破崙呢，因得不着俄民的供給，遂亦引兵而退，重返日



却退之科斯莫在軍法 圖五二第

耳曼。

拿氏的退却，拿氏的退出莫斯科，是歷史上最可驚可怕的傳說：因為俄軍乘拿氏撤退的時候，便派軍急追，攔路痛擊。這時，天氣酷冷，加以淒風苦雨，滿天大雪，拿氏所經各村落，荒涼殘破，不能徵收軍需，故萬千武士，莫不飢寒交迫，倒斃中途，就中返歸日耳曼者，不過一些殘餘軍隊而已。當時敗退的情形，實在目不忍觀，半死和半裸的兵士，足足有五十萬人之多，淒涼的俄羅斯田野，竟變成拿破崙自私自利，窮兵黷武的野心的犧牲所了。

第五節 同盟國之推翻拿破崙與恢復波旁朝

反對拿破崙的最後的同盟 拿破崙從俄國的撤退，便是他失敗的起點。得意洋洋的俄國軍隊，竟窮追到日耳曼邊境；同時，日耳曼人的愛國觀念，正在最激烈的時候，他們當然很反對拿破崙。至於普魯士方面，自從斯泰因 (Stein) 紗綸和斯特 (Scharnhorst) 等提倡革新之後，久欲以日耳曼各州的領袖自居，從事於偉大的自由戰爭。萊因河邦聯，亦已解散，多數會員，都加入俄國、英國、瑞典及普魯士的聯盟。奧地利——曾三次敗於拿破崙，並將它的公主，嫁給拿破崙的奧地利，——雖加入同盟，為時稍遲，但亦終究加入同盟了。

一八一三年十月的『諸國之戰』 一八一三年十月，同盟國與拿破崙決戰，這次戰事，集中於勒不士格 (Leipzig) 的薩克森 (Saxony) 在歷史上，通名之為『諸國之戰』 (Battle of Nations)，歷時僅及三日，拿氏即大遭慘敗：除了送掉三〇〇〇〇囚犯的性命，和很多的軍伙及軍需外，又犧牲了四〇〇〇〇人的性命。在兩星期後，拿破崙渡萊因河，逃回法國。而日耳曼，則因此恢復了自由。

外力侵入法蘭西（一八一四年）一八一四年之初，比利時，德意志，萊因河區域，意大利，西班牙等國，同時侵入法蘭西境內。這時拿破崙正在走頭無路之時，祇得盡力所能，作困獸之鬥。但此時的同盟國，頗能合作，實力非常雄厚，勝利可操左券，所以同盟中的四大強國——英吉利，俄羅斯，奧地利，和普魯士——堅決表示，不願和拿破崙媾和，必至推翻拿破崙而後已；於是他們又重倍了他們的軍力。

拿破崙的降服 一八一四年三月底，巴黎向同盟表示降服。拿破崙逃亡，避難於近科西嘉（Corsica）海岸的厄爾巴（Elba）小島。其時，歐洲及法國的軍事獨裁制，已歸消滅。

法國的革命事業仍不遭受損失 一七九二年，外國的干涉法國，完全失敗；直至一八一四年，方告成功。這種外力的干涉，倘在一七九二年告成，則法國的革命，必遭破壞，而波旁的專制，又可恢復，即上等階級的特權，也仍可保存。及至法國的革命勢力，已經鞏固，並把革命風潮，輸入於比利時，荷蘭，瑞士，意大利，日耳曼及西班牙時，歐洲的專制君王，再不能像一七九二年時的逞威了。他們必得致意於人民的思想和希望。所以同盟國進佔法國後，他們並不想恢復革命前的社會情形，和經濟狀況，他們只注意於拿破崙一人而已。

戰勝的同盟國中，首推俄皇亞歷山大，最爲啓明，最爲仁慈。他很重視民意，而又熱心於永久的和平的促進。同時，有法人塔雷龍（Talleyrand）者，曾爲革命中之健將，並曾爲拿破崙的大臣，亦表示法國的人民，不願再接受舊日的絕對的君主政體。

法國的恢復波旁朝——路易第十八與革命的妥洽 塔雷龍（Talleyrand）與亞力山大（Alexander）二人，經諸國的同意，把法國的波旁朝，恢復轉來，但社會上和政治上的主要改革，都全盤承認，不加毀滅。同時，在巴

黎條約 (Treaty of Paris 1814) 內，又規定：法國應將所獲土地交出，回復一七九二年時的原有版圖。因此，路易第十六的弟弟，回到法國，接受王位（一八一四年）。他自稱爲路易第十八。他覺得：『能稱王於法，是由於上帝的恩賜。』他把革命黨的紅白藍的三色旗，替代波旁朝的白色旗。但是這肥而且碩的路易第十八，並不泥於舊日的專制政治，頗能援助革命上的社會改革，並將一種憲法，賜給人民，此憲法，是採用王家特許狀 (The royal charter) 的方式。

一八一四年的王家特許狀——法蘭西的限制君主政體 一八一四年的王家特許狀，保障個人的自由，其內容，與一七八九年的人權宣言 (Declaration of the right of man)、初無二致，它所規定的政府方式，與英吉利所有者，全然一樣：——設君主一，貴族院一下議院一——要使大革命時最著名的革命家彌拉波 (Mirabeau) 能於一八一四年，重返人世，那他一定很贊成路易第十八的王家特許狀。

『百日』 (Hundred Days) 與滑鐵盧 (Waterloo) (一八一五年) 個人的野心，又一度沸騰於拿氏的腦海中，因此，本章的敘述，亦不能即此結束。拿氏的野心，以爲全歐之地，由他縱橫驅馳，尙嫌太小，以如此雄心的人，怎能久居於厄爾巴 (Elba) 小島上呢？他深知：法國民衆，對於如瘋狂的路易第十八，不甚滿意；他又明白：在同盟國方面，於最後的和議中，亦時有傾軋。他看清楚這二點，遂於一八一五年三月，脫離厄爾巴，試行恢復往昔的王位與權力。那時候，法蘭西的民衆，仍舊歡迎拿氏，惟同盟國，却一致團結，反對拿破崙。在比利時滑鐵盧 (Waterloo) 地方，拿氏和威靈敦公爵 (Duke of Wellington) 所統領的英國軍隊，及布協 (Blücher) 所統領的普魯士軍隊，互相交戰（一八一五年六月十八日）。結果，同盟勝利，而拿氏，則以此次爲其最後的掙扎。此次

戰爭，計歷時百日。拿氏無法，只得作第二次的退却，並投降於英吉利的雄威之下。法國民衆，則仍受命於路易第十八以及他於一八一四年所發表的王家特許狀。

拿破崙的末路 英人把拿破崙囚起，放之於大西洋南的聖赫勒拿島 (Island of St. Helena)。拿氏居此，悶悶不樂，死於一八二一年。他是近世最殘忍而最自私自利的野心家。他的殘殺人類，實可痛恨。但他竟使法國的革命基礎，築得非常堅固，並把革命思想，傳播於歐洲西部，這不能不算是他的豐功偉業。

第十四章 工業革命肇端於英吉利

第一節 工業革命的意義

當法國革命和拿破崙戰爭正在歐洲大陸上表演出奇制勝的全武行時，在英國，亦發生了一件事情，此事情的真價值，將使巴士提爾 (Bastille) 的圍攻，和滑鐵廬 (Waterloo) 的戰爭，變爲無足重輕的事，這事情就是工業革命。近代史上的事蹟，能使人類生活，發生劇烈的變遷，能使人類進步，劃出一新時代，同時，又使大衆生活，感受莫名的痛苦者，我想，怕沒有能夠及得上工業革命的了。

試想，要使沒有機械，工廠，鐵路，汽車，汽船，電報，電話，報紙，電影，耕種機等，那末，今日的文化，將變成如何樣式呢？你或對於工業革命，並無真切的認識，但使工業革命，永沒有實現，用以旅行的東西，則爲馬車，馬背，帆船；用以穿着的東西，則爲家織的土布，在舊式的紡織機上，用雙手織成；用以誦讀的書本，須用手印機印刷，像富蘭克林

(Benjamin Franklin) 所曾印刷過的，當然書的價格，一定要貴得多。凡一切日用的東西，從鞋子到鉛筆，都用手做的。城市一定要少而且小，書籍和報紙，一定要貴而且少。富人既然少，賺錢的機會也就少了下去。推至一切政治上和經濟上的問題，也必和現在大異。我們的工作，也要像殖民時期的祖先一樣，耕田和紡織，都要用手來做。

定義 工業革命的簡單定義，可說是製造布料，鋼鐵，及其他製造物的方法的根本的革命。我想，約略舉出它的特點，或可使讀書的人，對於它的意義，更有確切的認識：(一)製布及其他物品時，都用水力或蒸汽的機械，來代替人工。(二)大規模的出產，利用煤，鐵，鋼等，遂引進了『煤鐵時代』。須知煤，鐵，鋼等在十八世紀以前，還用得非常稀少。(三)火車和輪船的發明，在交通和商業界上，完成了巨大的革命。(四)不可勝數的工人，從前躲在家庭裏邊，做簡單的手工，現在離開家庭，到工廠，礦穴，和工場裏來，度過生活；這些變化，在工人中生出了許多莫名的痛苦，困難，和不滿意。(五)工廠，礦產，鐵路等等，既然為資本家所有，為資本家所管理，資本主義，遂得了勢力，並佔了重要地位。(六)一般執政者所加於工業和貿易的限制，已被掃除，商業與貿易，儘可自由競爭，漫無限制；但這不過是一種暫時的情形。(七)工業和商業，異常發達，農業的前程，已為它們所掩。價廉的機械，製造品，溢於市面，生活程度，因此被提高了。(八)人口的增加率，突然增高，都集中於工商業發達的城市裏，鄉村的人口，却漸漸的稀少下去了。

時與地 工業革命，不像政治或軍事上的革命，可以劃分時期：因為經濟史上，沒有滑鐵盧 (Waterloo) 戰爭，和平條約等事，來做它們的界石。機械更非一朝一夕所能單獨發明的，必須集合從前所發明的種種特質，

種種經驗，而後方始有成。就使一旦有了發明，還須經過長期的改良，才能完全成功。故工業革命的開始，大約在十七世紀，或稍早些，到十八世紀末葉，工業革命的效果，在英國，已經非常顯著，到十九世紀，更形顯著了；降而至於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則由一國傳至他國，一直擴充到全世界。本章所要討論的，是英國的工業革命史。從開端時起，經歷十八世紀的大變動，到十九世紀的前半期止。

第二節 機械的發明

古代沒有機械 我們現在，都知道機械的效用，每一年中，發明的專利權，紛至沓來，莫可名數，但在千餘年前，人們之居於斯土者，當然沒有機械的發見；即如希臘人（Greeks）和羅馬人（Romans），他種文化，固然很高，却仍沒有那機械。到中世紀和近代的初期，抽水 and 磨穀的風車和水車，漸漸的被應用了；繼之而起者，更有鎗砲，巧妙的印刷機，紡織輪等發明。這些機械，只是『發明時代』（Age of Invention）的一綫曙光。發明的昌明期，直須到了十八世紀，方才顯著。

嚴格的说起來，他們亦有數種機械，但只是例外的幾種，而且不合實用。

發明以適宜的環境為條件 古代的人，其所以缺乏發明力者，實因當時的人，既然沒有發明的動機，又沒有發明的方法，和製造機械的方法，倘使瓦特（James Watt）生於阿非利加洲，那他決不會想到汽機（Steam engine）的發明，更不會裝成這樣一個東西。近代的大發明，倘使歐洲的商業，沒有發展到極點，急切需要巨量的出品，那它們亦決不會產生出來的；更不會費去那麼多的心力和金錢，去作許多發明機械的試驗的。確，在最

初的發明中，發明者並不知道科學上的原理，只到後來，科學的原理，方於發明史上，佔據重要的地位了。總括起來說，在新發明的機械，未能改變人類生活以前，必須有三個條件，先爲具備，那就是經濟上的需要，專門的技巧，以及科學的知識三者。

原始的製布法 工業中第一件需要改革的，是布的製造，或織工事業。在古代，女子用小桿或紡錘（spindle），將羊毛做成了線，它的方法，先用一束羊毛，接於錘的一端，將錘旋轉，就能從羊毛中捲出線來。紡織也是用手，它的方法，用定量的線，繫在粗木架或織布機（loom）上，別的線接於一梭上，就可以很容易的，在經線之上，織來織去，結果，就織成布了。

初期的改良——紡線輪（spinning wheel） 上述的土法，在那裏漸漸的發生改變，到了十四世紀，有人說，可將紡錘繫於一木架上，另接一輪，用帶子圍在輪上，使輪旋轉，這樣，就省事多了。所謂紡線輪者，就出源於此。後來，還有別的發明家，又加上了踏板，用腳來旋動輪子，空下的雙手，都可用以抽綫。後來，又加上必需的改良，在十八世紀以前，紡線輪早變成有用而經濟的機件了。

第一部紡線機 使用紡線輪，雖有五個工人在那裏抽線，但所得者，仍不能供給一個織布者。十八世紀初期，英國的出口，日在那裏增加，貿易上所需要的，是巨量的布料，所以急急要求，欲把線的出產法，能夠加快，而又增多。迫於實際的需要，遂有人致意於紡線機的發明了。到了一七三八年，如此一部機器，終於出現了，並且得到政府所特許的專利權。這機器，不必用手去接觸，它能自動的抽線，最初尙用兩只驢子，旋動機輪，後來，却用水輪來替代了。但是，所出的線，往往粗糙而不大合用。

①約翰威阿特和(John Wyatt)路易保羅(Lewis Paul)共同發明此機器。

哈格理佛士(James Hargreaves)及其紡線機(spining jenny)約在三十年後，一位兼操木匠的紡線者，偶然看見他的妻子，顛倒她的紡線輪(spining wheel)而這輪子，仍能繼續旋轉，並不停頓，於是他明白，可用幾個軸子，裝於一個架子上，只需一個輪子，使其旋轉。按此推想，他就用八個錘子，裝於一個架上，並以兩根棒(bar)或兩個夾子(clamp)代替手指，握持各線，於是一個人把輪子旋轉，夾子推動，同時就能抽出八根線。這位發明家，把這機器的名詞，叫『琴耐紡機』(Spining Jenny)蓋所以紀念妻子者。後來，他的鄰人知道，恐怕他奪去他們的工作，遂奪破其室，並毀其機械。哈格理佛士避難他處，以賣紡機爲業，有的紡機，能紡百餘根線，於是哈格理佛士，就變成小康之家。

阿克來的水架(Arkwright's Water-frame)這時候，有一位目不識丁但極聰明的理髮匠，名叫立却特阿克來(Richard Arkwright)覺得發明紡機，可獲重利，於是決意研究此問題，而造成一個不同的紡機，他的紡機，先從一對軸(pairs of rollers)間，很輕鬆的，抽出線來，又因軸的轉動，可使此線捲得極硬。這機器，最初用馬力，後來，改用水力，故名曰『水架』(Water-frame)或水機(Water-machine)。阿克來的觀念，雖然從別人地方得來，但他的營業力，却可使此機器，奏獲巨效。阿克來立刻有幾個工廠，終靠他的水架，積成大富。他是一位最初因機器而致富的人。

克倫普吞的『紡線』(Crompton's Mule)一七七九年，哈格理佛士和阿克來二人，都沒有得到最後的解決，因爲『琴耐』(Jenny)的線精而弱，『水架』(Water-frame)的線強而粗；都不能十分合用。其有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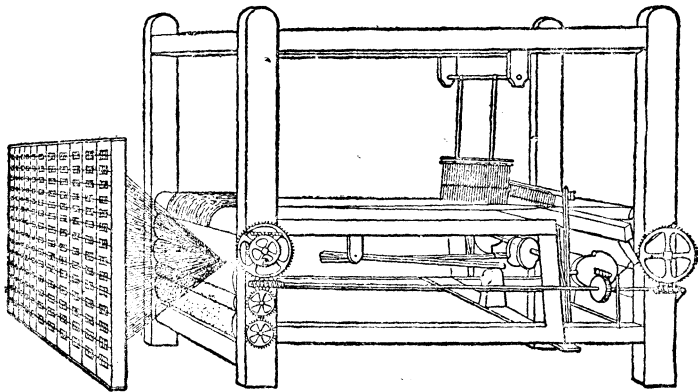
者之長，而無兩者之短的紡機，到克倫普吞 (Crompton) 手裏，方纔告成功了。克倫普吞是一位青年，曾經用過『琴耐』(Jenny)，思有以改良之，積五年之經驗，造成一種機器，名之爲『紡驟』(Mule)；蓋驟爲雜種動物，此機也取雜種之意。他的方法，用二十個或三十個軸，放於一架能動的車上，當車子被推動而離開轉軸 (rollers)，至於一定距離時，每軸 (spindle) 就抽出長線。車子進行的時候，同時還捲動着，直到後來，把線捲得奇緊，於是車子轉向前去，使線更精細些。迄後，車返原處，線就捲在軸上。這法子，能使線的質地，既牢且美，出品亦極迅速。初用『紡驟』之時，尙用人照顧，用手撥動，到了後來，則全變爲自動的，直到現在，仍被運用着。

製造者購用克倫普吞的『紡驟』(Crompton's Mule) 作爲仿造的模型，但從不給報酬。克倫普吞既沒有專利權，不能阻止人們，使用他的發明物，所以有許多工廠，因爲用此機械，獲得重利，而克倫普吞自己，則貧窮以至於死。

卡特賴特 (Cartwright) 和他的自動織機 (The automatic loom) 自從『紡驟』發明之後，英國的教士卡特賴特，聽着他的朋友說：這紡線機，比英國全體職工所出的線，更爲增多，他聽了之後，就望有自動織機，爲其所發明。他的朋友們，都以爲這是不可能的。卡特賴特又在倫敦地方，親眼看見自動的棋戲，他愈益相信自動織機的發明，是可能的。他對於機械和紡織，雖然是外行，但仍僱用木匠鐵匠，去實施他的觀念。不久，他的機器成功了。這機器雖然粗笨，却很能工作。最初用此機者，得不償失，後來經過多次修改，於是廣被採用。到了一八一三年，英國境內，有如此織機二千四百座；二十年後，增加到八萬五千座。但這時候，幾千萬手織工人，不顧成敗如何，仍和機械競爭着。

初時發明物只用於棉織工業。新發明的紡機和織機，於開始時候，大半用於棉織布，因為十八世紀以前，英人視棉布為奢侈品，雖有幾家製造棉布，和印度的織工競爭，但大多棉布，都自印度而來。在十八世紀初年，英國羊毛織工，勸國會禁止採用印度棉布 (calico)，以期保護羊毛工業。它的結果，實非國會所預料到的，因為英人的喜歡棉織品，遠勝於毛織品，因此英國的棉織工業，頓形發達。非但因為機械的運用，可以增加出產；又因棉織業，和羊毛織業不同，不必受商業規例的束縛，故可自由生產。於是哈格理佛士的「琴耐」阿克來的「水架」，克倫普吞的「紡驟」，和卡特賴特的自動織機，在在皆使棉織業，獲得驚人的進步。而羊毛業，却仍拘守舊法，泥古不化，拿手來紡，拿手來織。後來，羊毛和麻絲等，雖亦運用機器，但在那時，棉織業已執競爭中的牛耳了。

水力 (Water Power) 紡機和自動織機，在一個時期以內，常用水輪來旋轉。一七七〇年和一七八〇年的棉織工場，林立於急水河畔者，竟如野菌之多。到了一七八八年，英國的水力棉織廠，有一百四十三家之多。直到十八世紀末葉，方始拿汽機來代替水力。



圖六二第 卡特賴特的自動織機

第三節 蒸汽之應用

瓦特 (James Watt) 和汽機 (Steam Engine) 普通的人，雖認瓦特是汽機的發明者，其實，他不過是汽機的改良者。在瓦特未生之前，就有各種的汽機，內中有一種，在英國的炭礦裏邊，曾被採用，用以抽放潭中的積水。說起這位瓦特，他曾在愛丁堡大學，做過製造與修理機件的事情，其時，有人以一汽機，請他修理，瓦特看見這機器的時間和熱度，都不經濟，那活塞 (piston) 每擊一次，即須等到圓筒 (cylinder) 中的水汽冷而凝結，再使圓筒發熱，方能發出第二擊。如此，在時間上，實在太不經濟。瓦特於是設法，把水汽從舌門 (valve) 引到別的凝結管去，該管常冷，因此圓筒可以保持一定的熱度。瓦特的試驗，在最初時，頗覺失望，因為當時的鐵匠，不會做正圓形筒，光滑的活塞，和緊密的舌門。當他如此陷於失望中時，他的朋友，想到這汽機，和煤礦很有利益，於是替瓦特償清債務，勸他再從事於研究。到了一七六九年，瓦特的第一座汽機告成了。因為這機噴煙吐火，行如惡魔，人家都叫它『魔王』 (Beelzebub)。後來，他的朋友，無力再資助他了，幸虧北明翰 (Birmingham) 有一位做五金生意的波爾吞 (Matthew Boulton) 資助瓦特，造成這架汽機。

汽機的應用 瓦特和波爾吞第一批出售的汽機，是供給煤礦中抽水，和熔爐中打氣用的。後來，瓦特再加一番改良，把輪子加以特殊的裝置，使此汽機，能够推動磨石，推動棉織廠內的機器。然而汽機的最大應用，要算一八一四年間加於印機上的應用，首推第一，它的效果，致使書籍和報紙的價格，從此低廉，連平民也有購買的能力了。至於汽船和火車上的應用，姑俟以後再說。

第四節 煤鐵的新用途之發見

機械和推動機械的汽機的發明，是工業革命上一大要點，與此要點緊相關聯者，則爲煤和鐵的利用。在工業革命之前，木料的用途，要算最廣；或則用供燃料，或則用製器具，故稱爲『木器時代』(Age of Wood)。這時候，只有少量的煤，開採出來，又因爲鍊鐵的方法，未臻精良，所以鐵也很少，而且極貴。初出的機械，都是木材做的，而非用鐵鑄的。

新燃料 (The New Fuel) 『煤鐵時代』(Age of Coal and Iron) 的第一步，就是鑄鐵的燃料，不再用木炭，却用煤來替代了。十七世紀初期，有一英國人，突然發覺，用木材來代替木炭，已不可能，因木材已被用盡了，他很想用煤來代替木炭。不容說，這是一個光明的理想，但因事實上，開採煤礦，並非易事，故亦不能實現其理想。一世紀之後，有一英國鑄鐵匠，名叫達比 (Darby)，首先運用焦煤 (coke)，結果頗佳，唯一缺點，則爲火力不強，必須扇入空氣，方能燃燒，(當時名鑄鐵爐爲『大風爐』者，亦即爲此緣故。) 達比爲要達到此目的，就用水輪來鼓動大風箱 (bellows)，當然，這也是一大進步。

斯米吞的風箱 (Smeaton's Blower) 在一七六〇年，蘇格蘭鑄冶廠裏的一位工程師，名叫斯米吞 (Smeaton)，發明一種更爲有力的風箱。這風箱，以四個鐵製的打氣筒 (air pump)，作爲主幹，配以活塞 (piston) 和舌門 (valve)，用水力來推動它，可以代替舊式的皮風箱，採用了斯米吞的風箱，焦煤終於可以鑄鐵，在這裏，更可特別注意的，則爲用汽機旋轉輪盤，藉以推動斯氏的風箱。迄後，冶鐵的範圍擴充了，需要煤的

額數增大了，開煤的事業亦發達了，於是煤礦之中，需用汽機抽水，又需汽機起煤，這樣，汽機的效用，亦益推廣了。亨利科特的方法 (Henry Cort's Processes) 焦煤雖可作燃料，但焦煤所熔成的生鐵塊，內含雜質甚多，性脆易斷，不合實用。到一七八四年，有亨利科特者，發明用特種熔爐，來熔化生鐵塊，法即當鐵極熱之時，攪之，把大部分雜質，從中移去，而鍊成較為純粹的鐵，即現時所謂熟鐵 (wrought iron) 和鋼 (steel)。這種從爐裏取出來的鐵，比之用鐵槌打就，用重的軸軀 (rollers) 壓成的鐵條和鐵片，非獨價廉，而又質美，可用以製造機械，大槽，和釜鍋等。及至後來，出了一個更有勇氣的發明者，竟把它做成鐵甲的船。

●他並非一個獨創的發明者，他是第一個把這方法施諸實行的人。

穩定機 (The Slide-rest) 凡是見過汽車上的馬達 (motor) 和任何引擎 (engine) 的人，一定知道，此中圓筒 (cylinder) 和活塞 (piston) 的製造，最需精密和靈敏的手段；它的表面要光滑，它的形體要正確。但是沒有一個工人，能手持一物，絕對不動，在圓筒上鑽孔，更不能使所製舌門 (valve) 密不漏風。可是到了一七九四年，能够持而不動的穩定機 (Slide-rest)，終於被發明了。此項發明，雖不十分奇特，但對於汽機和鐵的機器的成敗，具有極大關係。

●這發明的人，叫摩次另 (Maudslay)

特立佛普克的高壓力機 (Trevithick's High-pressure Engine) 製造汽機的一個最大困難，就是氣壓過大之時，汽鍋 (boiler) 容易爆裂，到了後來，自用堅硬的鐵板，來做汽鍋後，汽壓雖大，亦可沒有危險，汽機於是大見改良。此外，在汽機的製造方面，圓筒和活塞的式樣，可以縮小，於是汽機的全身，也可以做得非常巧小，非常

靈便。凡此改良，都是立却特立佛昔克 (Richard Trevithick) 一人之力，他的功績，幾和瓦特相等。

在高壓力汽機內，瓦特的『凝結室』是無所不用了。

第五節 蒸汽推動舟車

道路和運河 (canals) 在講述蒸汽如何被應用到舟車的故事之前，初時期的交通方法，也須補敘一番。十八世紀之前，英國的道路，實在是崎嶇難行，大的車輛，更不能任意往來。商人只用馬匹搬運東西，我們都知道，這是自明的原則，交通不便利，商業是不能發達的。

在十八世紀時，尤其在十九世紀時，道路大加改良，馬車 (stage-coach)，運貨車 (truck) 和四輪車 (wagon)，都可自由通行。道路的種類，有的叫『碎石路』 (macadam)，因蘇格蘭的一位工程師名叫約翰亞丹 (John McAdam) 者而得名，他發現，用碎石子鋪路，堅硬而且穩固。在十九世紀初時，此項碎石子路，築到幾千哩之長。同時，又開掘許多運河，用以運輸煤炭，並其他笨重的東西。

蒸汽車頭 汽機的進步，非常神速，到了一八〇〇年，已能應用到火車頭 (locomotive) 上面去了。瓦特的汽機，笨而且慢，不合於這個目的。迄後，發明高壓力機的特立佛昔克 (Trevithick) 首先創造一個具有實用價值的蒸汽車頭 (一八〇一年)。這觀念，大受煤礦區中的工程師的歡迎：因為一個成功的蒸汽車頭，可將從礦場運煤至市場的大問題解決了。

斯蒂芬孫 (Stephenson) 所改良的火車頭 在當時的一班工程師中，有一個人，名叫佐治斯蒂芬孫

(George Stephenson) 乃是火車的先驅人，雖則沒有發明火車，但是改良火車，使之流行普遍，其功實不可泯沒。當時有許多礦主計劃着，希望在英國北部，從斯托克敦 (Stockton) 到達林敦 (Darlington) 間，建築一軌道，斯蒂芬孫就建議用火車去代替馬車。到一八三〇年，斯蒂芬孫已經把他的火車駛行於築好在利物浦 (Liverpool) 和曼徹斯特 (Manchester) 間的軌道上面，——這是世界上第一條重要的軌道。斯蒂芬孫的引擎和車輛，用現在的眼光看來，當然是很小，而且很笨，但在當時，人們尚未看見一種比馬車更快的車輪，一旦見此，未免要讚歎它的神奇了。

福爾敦 (Robert Fulton) 和汽船 用汽機來行船，試驗的人極多，就中最奏成效最合實用者，要推福爾敦為第一。福爾敦是一位愛爾蘭產的美國藝術家，當他學畫於英國時，與瓦特及其他工程師，互相結識。不久，就拋棄繪畫藝術，而從事於發明的藝術。他知道：在那時候，拿破崙很有發明的興趣，所以後來，就到法蘭西去，並於一八〇三年，拿他的第一汽船，試行於巴黎，同時，又表現海底船 (A submarine torpedo boat)。但因無人給予鼓勵，他就還到合衆國，創造一隻名叫克勒芒 (Clermont) 的葉子汽船 (paddle-wheeled steamer)。在一八〇七年，往來於紐約 (New York) 和阿爾巴尼 (Albany) 之間。在英國，第一次成功的汽船，為亨利柏爾 (Henry Bell) 的科默脫號 (Comet)，於一八一二年，在克來德河 (Clyde River) 作第一次的航行。汽船的航行，在一八五〇年之前，還沒有十分發達，直到十九世紀末葉，在國際貿易和海軍戰爭上，方始看見汽船對於時代的重要性了。

第六節 工廠代替了家庭

家庭內的工作 機械的發明，對於通常的工人生活，起了極大變動。在機械時代以前，許多工業，多採用行會制（the guild system）：工主（Master workman）住在家中，有他自己的小店，內中有兩三個學徒（apprentice），和一二個副手，幫他的忙。唯獨紡織工業，雖則工人之數甚多，但大半沒有行會（guild），他們常住於小村落中，有時候，亦許有一頭牛，一塊園地。在那時候，雖有富裕的布商，設立店鋪，或設立工廠，僱用若干織工，前去做工，但大多多的織工，因欲自己作爲主人，都集在家庭內工作。

工廠的興起 機械可以改變工作的情形，因爲一個工人，要備有水車（water wheel），自動織機（automatic loom），鎔鐵爐（blast-furnace），汽機（steam engine）等，在他小小的茅舍裏，這是勢所不能的事。自從紡紗機發明之後，從一七七〇年起，即有工廠的設立，每廠有紡織機若干座，由水車發動，十幾個工人，共同管理這機械。自從自動織機發明之後，又有紡織廠的設立。後來，鑄鐵和製造陶器的工業，也脫離家庭的範圍，共同設立工廠了。到一八〇〇年，英國國內，有工廠數千；從十九世紀開始之後，工廠逐漸增加，同時，家庭中的工業，却以相反比例，逐漸消滅下去了。

第七節 勞工階級的痛苦

家庭工業，一變而爲工廠製造，在某方面，或於工人有益，但在另一方面，亦易使大衆工人，陷於苦境。倘若你不知道歷史，那末，你將要容易設想，機械的發明，可以節省人工，真是上天賜與人類的厚惠，豈不是嗎？人類有偉大的『鐵奴』（iron slaves），代替工作，於生活上，豈不可舒服得多嗎？但歷史上的事實，告訴我們，所得結果，適

得其反，至少在工人方面，受了很大的痛苦。

手機織工的遭受 自從自動織機（automatic loom）發明之後，幾處廠家就開始用機器來織布，布價因此一落千丈，成千累萬的手機織工，不能與機器競爭，終於陷入飢寒，這是十九世紀的一幕慘劇。

女工和童工 照例，工廠只需使用呆笨的工人，因為紡機或自動織機的管理，無論是女工、童工，都和男工沒有區別。尤其童工，更為廠家所歡迎，因為他們生性活潑，工資低廉，而且管理亦不費力；所以在棉織廠中，大半都是童工和女工；即在開礦事業中，女工和童工，也被僱用。窮人家的子女，往往被迫做工，有時，竟像牛馬或奴隸般的，成羣出賣到工廠的地獄中去受苦。

自從工廠勃興之後，在一八一六年，有人到工廠去視察，發見五歲，六歲，或七歲的孩童，已開始在棉織廠裏做工了。有些工廠的工作時間，大約在十四小時到十八小時之間，就是最幼的孩童，也須從早晨三時起，開始工作，直到晚上九時或十時，方得睡眠。這樣，睡眠的時間僅四五小時，飲食的時間，更不充裕，更談不到讀書或遊戲的準備了。此種過度的工作的結果，阻止身體的發育，彎背，曲腿，窄胸，都是習見的普遍現象。童工在工作時候，倘或睡着了，或違背了廠規，廠中的領袖，可以任意的鞭打。他們在礦穴裏，無論男工、女工，以及童工，並列作工；他們的情形，直像可怕的夜叉。

低工資與長工時 或者有人要問：爲什麼做父母的人，不阻止他們的子女，到廠裏去做工呢？此問題，可以很簡單的回答：這時候，並無其他的工作，除了願意餓死之外，別無他法。工人們倘使不受那低廉的工資，和十六小時或更長的工時的剝削，或不許他們的妻子去工作，那他們即無可依靠，無錢去買麵包。何況有時候，父母沒

有工作時，還要依靠子女，去奉養他們哩！

失業 (unemployment) 工資的低廉，工作時間的增長，童工的劇增，此數者，可算是苦了，但是還有比此更苦的，那就是失業。失業的原因，就因廠中生產過剩無已，只得停閉廠門，於是工人就被辭歇了。這班失業的工人，雖然不致於死，但是已經備受飢寒的交迫了。

城市的污穢 (city slums) 工廠制度的另一種不良結果，就是工廠附近的污穢情形，全不適合衛生。英國的工人，常常住在暗淡的小屋中，這屋子，好像排列的棋匣一般，既沒有適當的衛生，更沒有流通的空氣。在卑濕而幽暗的地窖內，容了—家的人口，各種疾病，都容易乘機侵入，例如在曼徹斯特 (Manchester) 和北明翰 (Birmingham) 等鎮上，都充滿着此種不近人情的貧民窟。

不道德 上述種種，當然不合於道德的和家庭的生活。一個女工，做了十四時或較多的工作，那裏還有工夫，去管理家務，去當心子女呢？幾家的人家，幽居在一個小屋裏，貞節和德行，當然難以維持了。無論男女，都喝着過量的酒，雖說是能夠使他們減却痛苦，但是更使他們窮苦。孩童們從天亮之前，到天暗之後，在廠裏作工，傳染到不少的成人的惡習。試想：在這種環境的家庭中，還能有什麼生活可言呢？在每一個工業城市的地窖家庭中，都充滿了無知，無識，窮困，飢餓，污穢，疾病，和彼此仇視等等。

第八節 資本主義的操縱工業

工業革命所賜與另一階級者，不是貧賤，而是富裕，不是衰落，而是興旺。因了工業革命的緣故，使那班資本

家成了工業的主宰者。

資本主義的勃興 我們在第二章裏，曾講到資本主義的生長：自從中古猶太人的放債者 (Jewish money-lender) 起，直到工業革命為止，在這時期內，資本主義已不是嬰孩了。有投資家組織的合股公司 (joint-stock company)，經營一切國外貿易，有銀行等機關，經營借貸，貯蓄，並發行鈔票等事業。英國的農業，也落於一般地主資本家的手中。雖然有些工業，像製鞋等，不需多大資本，還可獨自去經營，但在其他的商業上，資本主義漸漸把工人陷於依賴的地位。例如織工是爲布商而工作的，布商供給織工以紗線，借給織工以織機，賣了他所織成的布，而給以定額的工資；這工資，是拿布的匹數來計算的。可見資本主義，在當時，已經侵入工業的範圍，但尙未十分發展罷了。

機械的發明促進了資本主義的發展 機械的發明，和蒸汽的應用，足以促進資本主義的進展，因爲通常的工人，無論一個人或是幾個人，決難設立工廠，購置機械，祇有那資本家，纔能買進原料，售出製造品。資本家於經營這些事業時，除掉種種開支之外，所得盈利，都據爲己有，充實私囊。資本家的目的，既然在獲得重利，所以竭力的想法，希望原料的價格較廉，工人的工資較低，或低到無可再低的一點，而賣出的價格，倘愈能提高，則愈爲滿足。所以價值和工資，不能像中世紀一樣，再講公道或不公道了。

● 在十九世紀初葉，一般經濟學者，皆以爲貨物的價格，決定於經濟學上的供求律。這定律，在短的篇幅內，極難解釋明白，但概括論之，可如此說，若使購買某物的人增多，則此物的價格，一定高漲，反之，若買此物的人少，則此物的價格，一定降跌。同樣的，若使一個職位，有多人謀求，則其工資必低，反之，工資必高。

工人之仰賴於資本主義 在這個新工業制度之下，工人或「廠手」(factory hands) 已不及機械上的輪齒或原料的重要；因為一個工人有病，可以僱用別人，作為替代；一個工人請求增加工資，別的工人，却願跌價而得同此職位。工人在工廠內所作的事，如管理機械，結斷頭的線，或其他簡易而單調的工作，變成爲不足重要，而資本人，因為設立工廠，購置機械，供給原料，遂監視全部事務，執掌全部大權。

資本家在工業上的地位 工業資本主義的最簡單的形式，不過是資本人，管理廠務，並發工資給受僱人。及至工業革命初期，個中情形，已經漸趨複雜；從事企業的人，可向銀行家，富商，或地主借錢，只須償付一定的利息，或盈利的百分之幾，即可照辦。再像鐵路等事業，由有力的投資家，組織股份公司，聘請專門工程師和經理等，去監察建築上和路線上所必須有的事務，這樣，情形就變複雜了。

由以上各項情形看來，他們根本相同之點，則爲：(一)投資者有絕對管理他們的工廠，礦產，和鐵道的權柄；(二)資本階級的人，因為他們出有資本，所以不論工作與否，均可獲得酬報；(三)通常工人，不得顧問營業的進行，不得分享紅利，沒有永遠受僱的權利，他們所享受的唯一權利，則爲取到他們所合意的工資。

工業資本階級 新興的工業資本人，出自各不相同的階級，有些是從前的自由農民；有些是商人；有些是貴族，地主；有一小部份，是從前的工人，因為勤懇，節儉，靈巧，能幹，或幸運湊巧，故能致富。因為他們都屬於中等社會，所以是中等階級 (Bourgeoisie) 的一部份，他們的地位，低於貴族而高於農民和工人。這一階級，又可分爲二派：一派擁有巨資，得了貴族的尊號，以其子女，聯姻於貴族之門，因此一躍而爲社會上最高的階級；一派仍爲平民，並沒有什麼尊號，但也很有野心。

資本主義的勃興，與社會和政治二者，都有極大的影響。因為中等階級的人，既有財富，經濟力，智能等，就可漸漸影響於政治事業了。在十九世紀時，他們步步得勢，直至大不列顛政府，變為中等階級和貴族的所有物。

第九節 重商主義的失勢

工業資本家的反對重商主義 工業資本家，對於十七十八兩世紀的重商主義，和它的規則，置之一旁，不加採用。所謂重商主義（參看本書第九章的重商主義），就是以一定的法律，限制貿易，限制工業的方法，如一定的原料，一定的學徒和職工（*journeymen*）的人數，以及貨物的品質等等。

用廠主的眼光來看，政府的干預商業，既屬無用，又難忍受。他們又說：倘使政府要促進某商業，最有效的方，則為讓每一資本家，自顧其業，見機而行；或採用最新的製法，或購買最廉價的原料，或僱用最低價的工人，又以最昂貴的價格，出賣他們的產品，就中最重要的一班廠主，俱欲廢止『穀稅法』（*Corn Law*），因為政府徵收五穀的保護稅，其結果，必使麵包加貴，同時，工人的工資，也必須提高了。

經濟學者助長資本家的反對論調 當工業資本家反對重商制度的時候，一班經濟學者，亦自學理方面，攻擊同此制度，此項攻擊，始於十八世紀下葉，適當機械和汽機的發明，正在開始，工廠的設立，正在增長之時。

揆內（*Quesnay*）和法國的重農主義者（*Physiocrats*） 第一次對於重商主義的攻擊，不在英國，而在法國，此班攻擊者，對於他們自己的觀念，並無確切的認識，更不知在將來時候，他們的觀念，要變成如何樣式，其中有一人，名叫揆內（*Quesnay*），他是醫生，受路易第十五之召，商議財政大事。他以為一國之內，金錢之流通，

猶如血液之循環於人身，必須按照自然律，依序而進，又可用科學方法，加以研究。猶如生理學或醫學所研究的對象一樣。這派學者在現在時候，叫做重農主義者（Physiocrats），因為他們傳授一種特別的經濟學說，叫做重農主義（Physiocracy），牠的意義，就是對於自然的規律（The rule of nature）的揭破。

重農主義者的放任學說（The Physiocratic Doctrine of Laissez-faire），重農主義者的論辯，以為一切財源，始於土地，因為倘若不加耕種，不事開礦，那末，商人就無所賣買，製造家就無所製造了。所以重農學派的人，以為如欲增加財富，政府不該致力於貿易和工業；因為貿易和工業，不能完成新的出產；反之，却當鼓勵種植，使農夫以其出產，自由的出賣，不受任何法律或賦稅的阻礙。倘若能將完全的自由，給予農夫，則他個人，必肯努力於出產，以求得富裕；結果，個人的財富，必能增加。凡是干涉個人的私有財產權，以及經濟上的自由者，即是違背自然律。此自然律，如把它簡括的陳述出來，即為「放任，勿拘」（Laissez faire et laissez passer）。

亞丹斯密（Adam Smith）這些觀念，被一位蘇格蘭的哲學教授，名叫亞丹斯密者，從法蘭西帶到大不列顛去。當斯密到法國的時候，結識許多重農學者，從而認識他們的主義；後來，回到蘇格蘭，著了一部書，這書的影響，遠過於十九世紀拿破崙的戰爭，這書的名字，稱為國家財富的性質和原因之研究（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在一七七六年出版，即為美國宣布獨立的一年。

斯密並非一位完全摹倣重農主義的經濟學者，他修改這些學理，參加自己的意見，造成一個新系統。據他說：耕種不是一切財富的淵源。他以為貿易，工業，和耕種，在財富的生產上，具有同樣的價值。但在實際上，他的結論，又和重農主義者的結論，無所區別，因為：他亦主張，將自由和自由貿易權，給予商人，唯獨如此，方有興旺之望。

以法律限制貿易和工業者，適足阻礙財富之發展，實非富國之法；加於五穀和食物之上的關稅，實屬一種『呪詛』。所以政府必須取銷重商制度的規律。

其他的英國經濟學家，在英國經濟學家中，又有不少的人，步斯密的後塵，反對政府的干涉政策，就中一位，是馬爾薩斯（Malthus），他的學說，是這樣的：除非小兒之數，加以限制，則世界人口，總有一天，必致過剩；所需飲食，總有一天，會得不足。就算政府以法律勢能，提高工資，但工人將有較多的子女，飲食一項，仍不能寬裕，工人的境況，仍舊不能改佳。又有一位經濟學家，名叫李嘉圖（Ricardo），宣稱他的一條經濟律，那就是說：工資的增加，決不會超出工人的最低生活水平線上。

這班經濟學者，異口同聲的承認着說，所謂政治經濟，乃是一種科學。它的理論，即是自然律，正像天文和地理上的法則一樣。當時的人，不解經濟學，所以對於經濟學者所說的話，不辨是非，一概都接受了；其實，錯誤之多，不勝枚舉。至於工業資本家，當然願意接納這種學說，因為它對於工資的低廉，營業和貿易的自由，以及重大的贏利，都給予一種科學上的論證。

經濟自由說 商業上的贏利，和新興的經濟學說，並不抵觸，而重商主義，却因兩面受敵，終於一落千丈，失掉它那在工業和貿易上的重心了。經濟自由說，是新起的觀念，是革命式的觀念，它的效果，舉其最重要者，計凡三端：

（一）廢除管轄工業的重商規律（Mercantilist Law），每一工業資本家，得隨意所好，製造各種物品，僱用各色工人，而工人的人數，多少聽便，工人的工資，亦大小聽便，毫無限制。換句話說，重商制度一被打倒，它的效果，

致使資本家在工廠之中，做了土皇帝。

(二)同時，重商主義所加於國外貿易的限制，亦被廢止了：五穀稅的徵收，被撤消了，關稅的保護制，被取消了，而自由的貿易，從此大告成功了。此種結果，大約在一八二〇年至一八六〇年之間，非常奏效。

(三)重商主義者所深信的殖民地的價值，到了此時，亦為擁護經濟自由說者，作為譏笑資料。因為這班經濟自由說的擁護者，也願將商業上的自由，和本國的法規，賜於殖民地中，而並不熱心於新殖民地的獲得。

資本家的自由和權力 關於第一點，尚有數語，須待申說：原來法律對於工資，工時以及工人的年齡等限制，一概皆被廢除，此外，又允許工廠廠主，任意僱用男工，女工，童工，並於這班工人身上，加以各種苛刻條件。而在工人方面，則因遭受剝削，總比活活餓死，要好過些，故亦不願這些壓迫，情願安心作工。

或有人要奇怪說，誰讓這種不合人道的東西，存在於十九世紀初葉呢？此其故，則因新經濟學的創造者說：以法律來改良工人的環境，是沒有用的。經濟學家又說：各人應該當心自己，不讓廠主方面，作過分的苛求，否則，就不能歸罪於廠主。一切政府的干預，只不過使得事情，弄得更糟糕罷了。

勞工階級的無力自救 倘使有強有力的行會 (guilds) 或工會等組織，也許工人不致如此吃虧。但是中世紀的行會 (guild)，早經消滅，又沒有別的組織，起代其位。在十九世紀的最初二十五年內，英國法律，禁止工人組織任何形式的工會，有試行工會的組織者，都遭受流刑；英國國會，雖在一八二五年，允許工人結社，但不准罷工，因此勞工階級，如一盤散沙，毫無互助之可言，只在有時，懇請國會，來聽他們的苦言，又有時候，不願一切，任意焚燬工廠，搗毀機器。

他們雖請國會，來聽他們的苦言，但他們不能得到國會的同情，因為在十九世紀時，所謂國會，由貴族，地主和巨商，組織而成，並非民主化的議會。又因三十人中，僅有一人，有選舉權，所以工人，亦無機會，運用他們的票數，去改組國會。

工業革命中的民主政治的胚胎 以上所述，都是英國工業革命的賞賜。不公道的事，是不能永久的，因為不公道的本身，時常含有毀滅自己的胚胎。所以工業革命所產生的情景，就含有民治和工潮的胚胎在內。工人們更熱望着民主政治的實現，唯獨民主政府，方能醫治他們在經濟上的痛苦。所以，我們可以說，英國的民主政府，大半是工業革命的結果。英國的工潮，其主要目的，在工時的減少，和工資的增高，它的淵源，均發端於工會的組織，降及今日，仍復如此。在十九世紀末葉，民治和工會的發展，大有一日千里之勢。

第十節 地主變為資本家

農業的急變和工業革命 現在我們要擱置工業革命，致意於農民的遭遇，因為在歷史上，農民佔有極重要的地位，不容我們忽視過去。嚴格的說起來，耕種的變化，並非工業革命的一部份；但是工業和農業二者，實具有密切的相互關係。所以在十八世紀時，當工業革命直前進展的當兒，英國的農業，亦發生極大的變化。

十八世紀初葉，英國的土地，開墾了一半，而此半中之半，又因實行古代的公田制度（System of open fields），於耕種方面，靡費不堪：例如在公田制度之下，土地的三分之一，每年不能耕種，變為閒地（fallow）所以在那時候，五穀的收穫，非常稀少，牛羊的軀體，亦極羸瘦，與現時所有者，不能同日而語。

十八世紀英國農業發達的原因。種種環境，使農民更加努力，因為在一六八八年革命之後，貴族地主已經握到政府的全權，能夠通過有利於農業的法律，例如穀稅法（corn law）的施行，當穀多時，因進口的穀，須收關稅，所以國內穀價，得以維持；反之遇穀荒時，因為進口的穀，須徵關稅，國內的穀價，又得大大提高，以補收入稀薄。除了此種人工的鼓勵之外，尚有自然的原因，例如國外殖民地的獲得，國外商業的暴漲，羊毛業和其他製造業的增加，人口的增加（大約一倍於十八世紀），諸如這一切，對於農人的出產物，像食物和原料等，都使獲得蒸蒸日上的市場，同時，又鼓勵了農人，使他們精益求精地，改良耕種方法，以增進他們的生產效率。

農業中的資本主義——『農頭』（Gentlemen Farmers）改良耕種方法，使之增高效率，這本非一件容易的事，因為既須有腦力和鼓勵，同時，尤須有充足的資本，於是領導的人，不得不歸之於『農頭』（Gentlemen Farmers），因為他是富人，具有充足的資本，和大量的田地，可以供作試驗；何況除此而外，他們又把耕種看做一種嗜好，專心致志的去研究它，去改良它。所以他們在農業上的重要，無異於廠主在工業上的重要，他們所實驗的故事，也值得一敘述。

（一）葉忒羅（Jethro Tull）先從葉忒羅說起：他受完牛津大學（Oxford）的教育，旋即旅行於法蘭西和意大利，帶着新的觀念，回到他父親的田莊上去。先前時候，下種的方法，用手握着種子，四周撒去，結果，植物與植物之間，不能下鋤，所有野草，無從鏟除。葉忒羅看到此點，遂告訴佃夫說：下種之時，應當走直行，每行之間，留出空地，方可時時耕鋤。這種方法，葉忒羅也許從法蘭西或意大利的葡萄種植法中，採取得來。當時，那些佃夫，很反對葉忒羅，強迫他們，做額外的工作。葉忒羅發明了一個播種機，能夠隨着人的指揮，自動的播種，發明之時，大約

在一七〇一年，他又使用馬拖的耕犁；多年之後，他出版一本書，叫做馬耕法 (Horsehoeing Husbandry, 1731) 即敘述此種耕種的方法。

(一) 坦增德 (Viscount Townshend) 葉忒羅 (Jethro Tull) 活着的時候，從者很少，但其中有一貴族，名叫坦增德者，平生致力於政治，後因同他的親戚，即國務大臣威波爾爵士 (Sir Robert Walpole) 意見不和，遂於一七三〇年，息影里門，治理田產，聊以自娛。坦增德非但採用葉忒羅的方法，同時，更採用一種輪種制 (System of crop-rotation)，把小麥 (wheat)，蘿蔔 (turnip)，大麥 (barley) 和金花菜 (clover) 等，逐年輪種，並利用肥料，因此收穫奇豐。但他並不使土地有每三年停種一次的習慣。坦增德最重視蘿蔔的收穫，所以他的綽號，叫『蘿蔔坦增德』 (Turnip Townshend)。他是一個真正的『農頭』。

(二) 貝克威勒 (Robert Bakewell) 貝克威勒於十八世紀中葉，承繼勒司特瑞釐 (Leicestershire) 的田莊，豢養家畜，以改其種性。貝克威勒曾四出旅行，他深信着，倘使用科學方法，不使牲畜之類，盲目的傳種，却能選出優種，使之交配，則其結果，定可得到較大的和較強的畜類。他曾選出合乎條件的公牛，和最好的牝牛配合，再從產出的小牛裏，加以選擇而配合之。他的鄰舍，見他得到良好的結果，都來向他借公牛和母羊去傳種，從此以後，就有一種出租公牛和母羊的習慣，於是他那改良種的牛羊牲畜，就大大的出名了。這時候，又因工業的市鎮，需要大量的羊肉，牛肉，牛乳，乳油，乳酪等物，這類家畜的確值得豢養。貝克威勒所得改良家畜的結果，在英國的一個大市場（一七一〇年——一七九五年）內，小牛平均重量，從五十磅增加到一百四十五磅；大牛從三百七十磅到八百磅；小羊從十八磅到五十磅；大羊從二十八磅到八十磅。

(四)亞塔爾陽 (Arthur Young) 可是，就中最重要的工作，要算是亞塔爾陽的工作了。他雖沒有親身去耕種，但他却用筆來代犁鋤。當十八世紀末葉時，他曾旅行過英國、法國，在不同區域內，觀察不同的耕種法。他把這種方法，告訴別的農人，並且著書以述其所見。他出一種月刊，名叫農業時報 (Annals of Agriculture)，將最新式的耕種方法，告訴英國的農民。

小佃戶不能追隨資本式的耕種法 (Capitalistic Agriculture) 正像工業上的新機械，排出獨立的手工業者一樣，新的耕種方法，也不利於小佃戶，因為祇有擁有資本和田產的農頭，才能夠實施新的方法，因而獲得重利。

一班普通的農民，非但缺乏資本，缺乏教育，同時，又因處於公田制度之下，雖欲設法改良，亦無從改良起，在特殊的田莊裏，所種的田，不用籬圍着，只隔一線不耕的土地，以示區別。一村的人，在他們自己的田上，除了大家同意之外，不得隨意播種新的穀類，只用着舊的方法，從事於耕種，毫無一些改變。亞塔爾陽 (Arthur Young) 告訴我們說，窮人在公田之上，每畝祇能收九斛麥，農頭在他們的私田上，要收到十三斛之多。大的私田，更比公田和公共畜牧場的收入來得巨大。亞塔爾陽的補救方法，就在拿公開的田地，和公共的牧場，分爲私有，築籬以圍之，所以這些方法，叫做土地的圈劃 (enclosure)。

土地的圈劃 耕種的利益，既有如此之大，所以一班農頭，均願於公開的田地，和公共的牧場的封鎖上，實施土地圈劃法，這時候的國會，爲貴族與地主所操縱，他們也願意通過那圈劃土地的特別議案。經濟學者像亞丹斯密，農業專家像亞塔爾陽等人，都竭力鼓吹，揚言土地之圈劃，有大利於全國；因此，千村萬落的土地，都被圈

劃起來了。自從一七六〇年到一八五〇年（適爲工業方面進行工業革命的當兒），圈劃土地的進行，極爲神速；在這九十年間，共計有七〇〇〇〇〇〇英畝以上的土地，都被圈劃定當了。

大田莊和鄉區人口的減少，從理論上說，土地圈劃之後，每一農人，對於他自己的田地，可以安全使用，無論用作耕種，或用作畜牧，對於他，俱屬有利，萬無一失；但在實際上，卽就亞搭爾陽自己，也要承認，窮苦的人，二十人中，有十九個人，要受損害。窮苦的農人，常把他的土地，賣給富鄰，一旦用完了這些土地錢，他們遂變成赤貧的遊閒手。有許多戶口，從前時候，種一角公田，同時又於公共牧場，放他們的牛羊，男子織布，女子和孩童紡線，他們的生活，還得稱爲舒服。現在，機械替代了手工業，而那些公田制，又爲圈劃制度所破壞，他們遂益陷於貧困。從此，英國的平民，因爲不能保其固有之牛，遂用茶來代牛乳，用作飲料的標準食品了。

失地農民的凋敝（*Pilgrimage of Dispossessed Farmers*）農人之失其田者，必須另求出路，以維持生活，於是有的化爲佃工，替人耕種。其餘成千成萬的人，則移居於殖民地；又有許多人，到工廠或礦區裏去工作。他們既失掉了田地，又迫於窮困，便顧不到條件的如何，都願意工作；廠主利用此點，遂以極低廉的工資，僱得大羣工人。從此以後，耕種和紡織並進的階級，幾乎完全消滅了。有一位著名的農頭，曾如此說：『我環顧四周，除我的房屋以外，不再有別的房子，我好像神話中所說的吃人鬼，吞盡了我的鄰舍。』大地主之併吞小耕農，猶如大魚之咽吞小魚，所有土地，全被富裕的農頭，貴族，或近乎貴族的人，奪了過去，他們或者自己掌管着，或出租於他人，但無論如何，實施耕種的人，一定不是置田地的人，好像管機械的人，一定不是工廠的廠主一樣。

工業革命的其他農業的結果 從一七五〇年到一八五〇年，這是農業上發生大變動的時期，同時，亦爲

工業上發生大變動的時期，這一點，應當完全明白。我們在這裏，於離開本題之前，尚須提出三點，是關於農業的和工業的革命的相接點的。

(一)工業革命的結果，致使農具和農用的機械，漸趨於改善。英國農人所用的機械，雖然不及美國人，但是鋼鋤，打穀器，和其他改良手具的介紹，都足使耕種之事，改換面目，嶄然一新。

(二)工業革命的結果，致使城市勃興，遂增加了農產物的需要。同時，又造出鐵路，把這種農產物，很方便的輸送出去。

(三)工業革命的結果，又增加了地主的財富和權力。因為工業城市的產生或採礦區域的發達，一班礦主，廠主，店主等，都須向地主方面，租借土地，於是為地主者，得到極大的收入。他們又拿收入的一部份，轉為投資事業。至於鉅富的廠主，也有買置地產，或以其女嫁與貴族，於是地主制度和工業資本主義，互為攜手，互為助長。自此后，大多英國的男爵，子爵，伯爵，或為資本家，或為地主，或為市僧，已經不是從前的封建領袖了。

大地主排擠小農民，迫得小農民離棄鄉土，走入城市，或逕赴殖民地。空虛的農舍和茅屋，成為淒涼的陳跡；而都市的人民，則因此而激增。

第十一節 英吉利變成『世界的工場』

英國都市的勃興，工業革命的結果，致使工廠林立的市鎮，礦務的中心，商業的市區，其發達之速，一日千里，有如神助。例如曼徹斯特（Manchester），當第一個製棉廠，開始在那裏設立的時候，還祇是個小鎮，可是在

這一百年中，一躍而爲製棉大城，人口也增加了十倍。又如十八世紀初葉的北明翰（Birmingham），居民祇有一萬五千人，但到十九世紀末年，因爲金屬製造的發達，人口多於五十萬。在工業革命之前，倫敦的人口，僅及它現有之數的十分之一。自從一七〇〇年起，至一八五〇年，英國人口的統計，突然增長，從不及六百萬的數目，增長而爲一千八百萬。

世界的工場 工業革命和農業上的大變動，使英國從人口稀少的農業國，一變而爲人口稠密的工業國。逐漸增多的碎煤機（coal breaker），高煙突的鑄鐵爐（tall-chimneyed blast-furnace），林立般的工廠，使閒散的英國（Merrie England），變而爲忙碌的英國，更前進上去，漸變而爲世界的大工場。

真的，在十九世紀時，英國已是世界的工場，這並非過諛之言，因爲它那製棉廠和羊毛廠的出品，供給着日耳曼，俄羅斯，南美洲以及遠東各國的衣料。在希斐爾德（Sheffield）製造的小刀，推銷於地球上的任何城市，觀此，可知英國的鋼鐵，實著名於世界。大不列顛所造的船，也航行於全地球的海上。大不列顛的煤，直賣到新加坡（Singapore）。

英國工業和商業的發達 工業和商業的革命的結果，關於英國工商業的發達者至巨。在十八世紀初葉，英國每年出產的鐵，不過一萬二千噸；但在一八〇〇年，每年出產額，增加到十九萬噸；至一八五〇年，又增至二百二十五萬噸。煤的產額，也增加得如此之速。棉花之紡而爲紗，又織而爲布者，在一七二〇年，不過二百萬磅；但自機械發明之後，到了一八二〇年，增加到六十倍，及至一八五〇年，幾增至三百倍。自從一七〇〇年到一八五〇年的一百五十年間，英國輸出口的總額，要增加到十倍。

從前和英國競爭的工商業國家，現在都被英國拋在後面了。一八二五年，英國政府禁止機械出口；歐洲諸國，在十九世紀的第二個二十五年間，機械和工廠之數，極爲稀少，換句話說，英國的使用機械，使用汽機，比法國或歐洲的任何國家，要早半個世紀。加以法國的大革命，以及一七九二年至一八一五年的拿破崙戰爭，使歐洲大陸上的工業，無從發展；而英國呢，仗着它自己海軍的保護，仍舊在島國之上，發展工廠，絕無阻礙。拿破崙的大陸制（Continental system）曾一度阻止英國製造品的輸入大陸，所以英國的製造業，亦曾於一時間遭受影響。但拿破崙終久失敗，而英國，却仍保持其固有的世界工場的地位。

英國無需保護關稅（Tariff Protection）英國的製造業，超出任何和他競爭的國家之上，所以不必有保護關稅，保護己國的工業。反之，他們的要求，都在自由的發展和自由的貿易。故在十九世紀時，英國外交家，都盡其所能，努力向別的國家，要求門戶的開放，使英國的出口貨，得以輸入無阻。英國政府，其所以解放西屬的亞美利加（Spanish America）和其他歐洲國家者，也都因為被解放的民族，肯允許英國，給予更有利益的通商條款。

在工業革命之前，英國的海軍和海外商業，曾和法蘭西發生長期的衝突，並於迭次勝利之中，建下穩妥基礎，處於領袖地位。這種領袖地位，自從發生工業革命之後，它的基礎，益爲鞏固一層。因爲工業革命的恩賜，致使英國變爲世界上最大的工業國，又使倫敦變爲世界上經濟的中心點。

第十二節 工業革命的繼續

我們雖已敍完了從一七〇〇年到一八五〇年的工業革命；那就是機械，汽機，汽船，火車的發明；煤和鐵的用途的增加；工廠制度和資本主義的發生；以及舊時的種種限止的廢除；但是工業革命，並不就此停滯，還在那裏孳孳發展上去。

工業革命的繼續性 下章要講工業革命，如何從英國境內，散播到別的國家，直至一個時期，所有機械的發明物，和資本主義的制度，終於瀰佈了歐陸和美洲，並於最近時候，擴張到亞洲和非洲去。但無論到什麼地方，它們的結果，總和在英國所產生的情形一樣，即在各處，都產生了偉大的工業革命。美利堅，法蘭西，和德意志等國的工業革命，較後於英國者，計凡一二世代，而中國和其他工業退步的國家，直到現在，還只在開始它們的工業革命哩！

自從第一次大變動，即普通所稱爲『工業革命』者之後，更多的發明物和其他的變化，隨着而來，諸如這些，都可說是工業革命的遺傳物。例如跟着汽機而來的，有臥輪機（turbine），石油引擎（gasoline engine），和電氣馬達（the electric motor）；跟着紡驟而來的，有新式的紡織機；火車之後，有汽車和飛機；還有電報（telegraph），電話（telephone），無線電報（the wireless telegraph），和無線電話（the wireless telephone）等，都可列入人類的奇蹟表中。差不多每一種工業和商業，都因機械的發明和資本的蓄積而變換形態，即如種種家務，亦因真空滌除器（vacuum cleaner），麵粉調和機（bread-mixer），洗濯機（washing machine），和縫紉機（sewing machine）等之發明，而減省人力不少。降及現代，在像魔術一般的機械上，我們除了稍按鋼琴的針子，可以發出音樂，旋轉臚盤，可從木箱之中，傳出卡魯沙的喉音（Caruso's matchless

voice)之外，我們還有許多奇蹟，都在魔術家的夢想之外。真的，所謂工業革命，只是機械發明的一線曙光，和人類克服自然的一個小小的開始罷了。

工業革命所形成的社會問題 可是，我們不要忘掉，工業革命所遺給我們的另外一種東西，也和工業革命的恩賜一樣，同樣的流於人間，須待我們的解決，那就是工業革命，把兒童役使於工廠內，把羣衆團聚於卑污的街坊上，使商業組織和資本家之間，起了極大的衝突。它又創立了地租，使一二人腰纏萬貫，富有千畝，而千萬人囊空如洗，貧無立錐之地。總而言之，它造成了嚴重的勞工問題，或簡直造成全部的勞工問題，並使這個問題，愈到後來，愈變爲銳利。所以工業革命之後，工人的革命，都表示於罷工，搗亂，社會主義 (Socialism)，工團主義 (Syndicalism)，和最近的鮑爾希維主義 (Bolshevism) 中，近來歐洲的政治史上，大半執政者，皆努力於工人的要求和資本家的放任主義間的調和。工業革命所形成的勞工問題，到了今日，確已變爲最困難而又最重大的社會問題了。

卷四 民主時代——引言

民主政治，愛國主義，和工業的開端，好像涓涓小溪，從山脚洩流下來，漸漸匯成江河。我們在前面，已經跟着這些小溪，匯流下來，看它們如何一世紀一世紀的，『流遠而勢盛』，一直澎湃到革命的急流。從一七八九年到一八一四年的時期內（本書第十二到十四章），我們看見革命的思潮，奔騰澎湃，不可一世，歐洲的許多君王，均從王位上顛仆下來，不得保持原有的勢力，現在，姑讓我們繼續寫此故事。

十九世紀時，民主政治，愛國主義，和工業的勢力，已經浩浩蕩蕩，不可遏止，有梅特涅（Meternich）者，不顧這一切，竟欲硬加遏抑，無怪他要遭遇失敗，關於此點，在十五章內，將有說明。這浩浩蕩蕩的新興勢力，終於在一八一四年的革命中，沖破了梅特涅的迷夢。

過了那件事以後，我們需要討論各個別國家的歷史，所包括的時代，將為從一八四八年起到一九一四年止。當我們如此做時，我們將會發現，在一切國家中，同樣的幾種勢力，正在開展着。民主的勢力，正在和專制政體及貴族政體，發生劇烈的競爭；許多國家，都是為獨立和統一的目的而發生戰爭；工業的進步——即工業革命，——正在擴展雙翼，改革整個的社會。但在各國家內，這許多勢力的結合，各各不同，因此所展示的歷史，亦大不相同，例如在法蘭西，在意大利，在英吉利，民主的勢力，比諸君主政治，更佔優勝；但在俄羅斯和德意志，却與此相

反。爲什麼如此呢？當於論述各國之時，分別說明之。還有一章，要論述被壓迫的民族，尤其是屬於從前的哈布斯堡（Habsburg）和土耳其帝國（Ottoman Empire）者。末了，還有比較長些的一章，要講到大英帝國，如何使它的政治，適合於民主精神，如何採取各種重要的社會改革，如何擴大它的帝國，遠及歐洲之外。

無論何人，如欲明瞭現代的情形，那末，這七章內所包括的時期，應當特別加以注意。即此時期——十九世紀——改變了世界的輿圖，革命了歐洲的政府，更動了歐洲社會和經濟的制度。並於「近代的方式」之下，產生了種種問題，而爲我們現時所必須設法解決的。

第十五章 梅特涅遏止潮流的失敗（一八一五年——一八四八年）

第一節 維也納會議訂立了失當的條約

拿破崙失敗後之歐洲 這一章，將接續十三章，敘述拿破崙失敗以後歐洲政治界的情形。在此敘述內，我們要把政治事件，和工業變化，合爲一談：因爲自從工業革命以後，政治和工業二者，在實際上，已變爲密切相關，不能分離的了。爲敘述便利起見，姑先從外交政策和外交家說起。

如果我們在歷史上所讀到的政治家和外交家，都有遠大的眼光，和磋商的誠意；那末，革命和戰爭的事情，或可減少許多，而人類進化的路徑，亦可稍會平坦些，但在實際上，統治的人，亦只是一個人，亦附帶了人類所共有的整個的短處，有時，或許還要增多些，於是在歷史上，就演下了無數的悲劇，就中尤以一八一四年維也納和

平會議 (The Peace Congress of Vienna) 中所演成的錯誤，最爲嚴重，最會惹起不幸的事件。

那時，法蘭西和奧地利，俄羅斯，普魯士，英吉利等，雖然已經講和，但對於拿破崙未失敗前，他和他的親戚所統治着的法蘭西以外的國土 (Non-French Countries)，仍沒有辦法。例如拿破崙曾把從前屬於俄羅斯，普魯士，奧地利的波蘭土地，作爲華沙公爵 (Grand Duchy of Warsaw) 的封地，關於此項封地，在會議裏邊，應該怎樣解決呢？還有拿破崙曾把他的兄弟，封爲西班牙國王，在會議裏邊，應當如何處置西班牙的王位呢？仍舊歸還它的原主嗎？同樣，還有許多意大利和德意志的州邦，從前均被拿破崙霸佔過去，現在均得規定它們的未來的主人翁。簡單的說一句，歐陸的大半部份，均處於如此的情形下，都待這個維也納和平會議，加以適當的解決。試問，這聯盟裏的四個巨頭，將爲滿足自己的慾望，而去改造歐洲的地圖呢？抑能於己國之外，又眷顧到一般民族的願望呢？

一八一四年的屬望 過去二十五年的事情，曾激起極大的希望，法國革命的福音，即自由，平等，博愛的教義，在法國境外，感化了不少的人民。在整個歐洲的西部，——西班牙，比利時，荷蘭，瑞士，意大利，以及德意志的西部和南部，——以及在波蘭境內，拿破崙法典和各種社會的改革，像政權的平等，信教的自由，佃奴制的解放，和封建權的消除，都被介紹進去。在普魯士，雖有那個專制而愛國的政府，但亦受到革新的精神，取消了佃奴制，毀滅了行會 (Guilds) 的特權，改進了教育制度，更將一個憲法，一個代議的國會，應許了人民。諸如公民的自由，社會的平等，立憲的政府，國家的統一，諸如這一切，都已開始在歐洲西部和中部的人民心裏，留下深刻的印象，即在很遠的俄羅斯，對於法蘭西的人權宣言，亦發生了同情的回響。

再進一步說，當時的人民，因為經歷那冗長而莫須有的戰爭的痛苦，都渴望着持久的和平，於是提出許多方法，以阻止戰爭，希望能在國際間的結合之下，實施永久而有效的和平。

這個和平會議，能否預見當時的平民所渴望着的模糊的期望呢？能否真正受國族主義，民衆統治權，政治自由，和國際和平等精神的嚮導，走上光明正大的坦道呢？抑將被自私的野心或近視的保守主義所吸引，以致走上幽暗無望的絕路呢？

維也納會議 (The Congress of Vienna) —— 一八一四年 —— 一八一五年 從外表上，或儀式上來講，一八一四年的維也納和會，算是一件極光榮的事，兩位皇帝，幾位君主，和一羣小國的國君，都慎重其事，親身蒞場，還有各國的外交代表，亦皆躬與其盛，唯恐不及。在人才濟濟的廳堂中，在光眩奪目的裝飾中，在宴會跳舞和音樂的迷離中，一班君王和貴族，開始分派他們的勝利品，在他們中間，沒有幾個人知道，原來專制和貴族的末日，不久即將臨到了。

在討論維也納會議的真正議決案以前，讓我們先費些許時間，用於三位要人的列傳上，以及當時開設和議的目的上。這三位要人，即梅特涅，亞力山大，和塔力籃三者是。

梅特涅 (Prince Metternich) 和平會議的議長，值得我們特別的注意。他非但是這個會裏的主角，也是以後一世代內國際事務上的主角。他是一個貴族和一個舊式的外交家。他和一位富饒的女伯爵結婚，曾在各國做過奧國的公使，最後，做了奧國的外交部長。因為他在拿破崙戰爭裏，曾供獻過機智的謀略，故能得到親王 (Prince) 的頭銜。他那態度的閑雅，言語的溫和，禮貌的修文，以及他那把真面目隱匿在假道學的面具後面的



第二七圖 梅特

巧妙，實在沒有一人能比得上。他用穩固的地位，和斷然的主張，來促進奧國的野心。對於法國革命的主義，他只有憤恨，只有恐懼。他反對社會上的平等，更反對政治上的自由，他所怕的，就是自己階級的特權之被消滅。他明白，如在德意志和意大利，喚醒了愛國主義，那立刻可使奧國對於渙散民族的統治，壽終正寢，不能維持，所以他竭力的主張着，不許有強有力的聯邦政府，存於德意志。他又宣稱：意大利不過一個地理上的名詞，並非一個國家的名詞。他更不願國家主義的思想，去喚醒奧地利帝國屬下的匈牙利人，波蘭人，捷克斯拉夫人，南斯拉夫人，奧地利的偉大和生存，在能打破任何種類的自由主義，或民族意識。他又豎起保守主義的壁壘，來退止自由主義和國家主義所湧上來的高潮。

俄皇亞力山大第一 (The Tsar Alexander I of Russia) 最希奇的，這位專制俄皇，他那守舊的程度，並不十分高深；——雖則他所代表的，是歐洲最退化的國家。他由他的祖母，撫育成人，（這位祖母，就是喀德鄰的女皇）故為一位啓明專制家的模型。一位瑞士教師，曾經勸他，要他去賞識自由的學說（例如盧梭所主張着的），並勸他在俄國境內，實施社會革命，試行立憲政治。喀德鄰自己，也曾親著一部歷史書，當作他的教本，在此教本內，即載着法國的人權宣言。他在如此的環境中長大，所以當他在一八〇一年位登大極的時候，他就充滿着革新的熱情，再三叮囑百官，不得錯待百姓。他允許百姓，攻讀外國的書籍，又計劃好許多革新事業，例如制定

憲法，抬高佃奴的地位，編纂法典，提倡教育等等；不幸，他的革新，只在計劃之中，轉了幾個彎兒，即就完畢。他的一位朋友，曾說：他很情願他的百姓自由——如果他的百姓，都很自動的服從他的意志。

亞力山大的目的，亞力山大在維也納和會裏，有三個目的，希望達到：第一，使波蘭成爲聯合的王國，制定自由的憲法，而由他自己，去統治全國；第二，鼓勵別的君王，也頒給憲法；第三，組織一個像國際聯盟的機關，保護各國的權利，並鼓進一種像基督教中所倡導的和平和友愛的精神。

這種目的，最不適合梅特涅的胃口。奧國的守舊派，都說，這位革新的俄皇，好高務遠，不能做成正當的事業。但梅特涅的那種圓滑和虛僞，激怒了俄皇，所以有時候，俄皇竟叫這位謙和的君子，爲撒謊家。

波蘭的爭執，亞力山大要求獨佔波蘭，即此要求，引起英國代表卡斯爾累 (Lord Castlereagh) 的竭力的反對，因他恐怕這件事情，被實現以後，將使俄國或其他的國家，過於強大起來。亞力山大又提議，把薩克森的



第一大山力亞皇俄 圖八二第

全部，賠償他的朋友，即普魯士的虔敬君主 (The Pious King of Prussia)，因爲普魯士願意把波蘭的一部份，讓給俄國。這件事，梅特涅不表贊同，因爲這樣，將使普魯士強起來，於已有損。不久以前，他們曾比肩接踵的，合力去打拿破崙，現在，似乎反一面孔，欲於彼此之間，互扼他人的咽喉了。

塔力籃的機會 (Talleyrand) 這裏，有一極好機會，給予法國，使它脫離低辱地位，共來參與訂約之事。那時，法國的



第二九圖 塔力監

代表，名叫塔力監和梅特涅一樣，也是一位貴族，善於騙錢，又是一位狡猾的外交家。在法國革命之前，他是一位主教（*Bishop*）。但他並不熱心宗教，（他不相信上帝，直到臨死時，方才懺悔。）只是要錢。又因他的足跛，不能使他顯身於軍界，故在革命期內，他就辭去主教。贊成把教堂的財產充公，用以供給較和緩的政黨。後來，他做了拿破崙皇帝的外交總長，拿破崙稱他為弱者，賣國賊，竊兒，不信神者，並出賣祖先者。這些話，確有些真義。在拿破崙失敗之後，他十八的首席代表，總算在他的遊說的酬報。塔力監可說是一位從來不讓機會從他的指隙裏滑過的人。

又說亞力山大，應該恢復法國的波旁王朝，故在一八一四至一八一五年，他就在維也納會議內，充任路易第十八的首席代表，總算在他的遊說的酬報。塔力監可說是一位從來不讓機會從他的指隙裏滑過的人。

「合法」和「賠償」 瞧着聯盟快要分裂的時候，塔力監就和英國與奧國，聯絡一線，共同阻止俄國的併吞波蘭以及普魯士的併吞薩克森。塔力監常常引用原理，證明他的行為，實屬唯一正當。在這個案件裏，他所引用的原理，就稱為「合法」（*Legitimacy*）。他說：和議應當把拿破崙所克服的土地，歸還它那合法的君主，就是從前的君主。如果這條原理，不能應用，就當退後一步，用「賠償」（*compensation*）的原理，那就是說：用相等的東西，來賠償每個統治者所失去者。於是「合法」和「賠償」，就變成維也納和平條約（*The Vienna Peace Treaty*）中的兩大原則了。——這種原則，和國家主義及自由精神，絕對不相容。總之，這會議的內容，只顧到君主的需索，不顧到人民的願望。

條約的簽定（一八一五年） 既被對手得勝了，俄羅斯和普魯士二者，亦就不得不以和解的折衷辦法，認為滿足了，於是衆人所屬望的和會，亦就風平浪靜的過去了。和平的條約，由五大強國所組成的秘密委員會決定之。其他小國的代表，只是賭博跳舞，並不與聞和議之事。和議全案，包括在終結的議案（Final Act）內，於一八一五年六月九日，正式簽字，其主要規定如下：

（一）君主的恢復 在『合法』的名辭之下，許多王室，恢復了原來的王位，例如西班牙的舊波旁朝，撒尼亞的薩伏衣王室，那不勒斯和西西來的波旁王，荷蘭的奧倫治親王，還有幾個意大利的親王，與教皇（羅馬和意大利中部的統治者），都在同一時候，恢復原位。瑞士的聯邦（Swiss Confederation），也同樣的被恢復了。

（二）列強的所得 但是『合法』的原理，仍不能干涉勝利的列強的貪婪。俄羅斯仍舊握住了芬蘭（Finland）和在拿破崙戰爭中所得的貝薩拉比亞（Bessarabia），又以奧地利普魯士作為犧牲，擴充它在波蘭地方的屬地。（奧地利和普魯士，在別的地方，獲得適當的補償。）

奧國的哈布斯堡王室所獲得的，則爲除了亞得里亞海（The Adriatic Sea）東岸的達爾馬提亞（Dalmatia），和幾個德意志的省邦以外，又在意大利北部的倫巴底威尼西亞（Lombardy-Venetia），得到一個新的王國。還有幾個小的公爵封地，像多斯加納（Tuscany）摩德拿（Modena）帕馬（Parma）等，都由他的親戚，佔了過去；這些封地，大抵都在北意大利的中部。

普魯士也很勝利地，併得萊茵河流域的大部，薩克森（Saxony）的五分之二，波美拉尼亞（Pomerania）的一部分，至於霍亨索倫君王（The Hohenzollern King）則只從德意志方面，劃出他的一個國界。

大不列顛，則以殖民地和海軍的根基地，當做它的勝利品——近德意志海岸的黑耳郭蘭島（Heligoland Island），地中海內的摩爾太島和愛奧尼亞羣島（Malta and the Ionian Islands），印度洋中的錫蘭島（The Island of Ceylon）和非洲南部的好望角。

如此的歸併，當然也使『賠償』（“compensation”）一項，成爲非常需要。所以荷蘭用錫蘭及好望角，換得比利時和盧森堡。至於瑞典，因爲失了芬蘭（Finland）和波美拉尼亞（Pomerania），就從丹麥手中，得了挪威（Norway）；而丹麥呢，亦就因此得了一塊德意志的公爵封地。

輕視民族性 維也納外交家所解決的方案，有一根本缺陷，即蔑視了人民的願望和民族性的要素。他們只把這一州那一邦，從這位專制君王手中，傳到那位專制君王手中，毫不顧到民族的意識；然而此種意識，在那時候，已於歐洲民族之中，開始生長着。爲了這個原因，所以維也納和會的工作，犯了近視的毛病。如果這些被壓迫的民族，一旦跳將起來，殺掉他們的統治者，這些規定，立刻就要取銷了。所以比利時的合併於荷蘭，就引起比利時人的反叛，挪威的合併於瑞典，就引起挪威人的反抗。又如波蘭、德意志、意大利的民族，雖被分離於一時，將來總歸要團結的。維也納的假和平，已造成了此後幾年內的許多戰爭和革命。

波蘭的瓜分 希望團結的波蘭民族，却被維也納和議，分成四個部分：一部分給予普魯士，一部分給予奧地利，還有一小部份，建成克拉科獨立共和國（The Independent Republic of Cracow）；還有一大部分，歸併與俄皇。不過這位俄皇，對於這塊波蘭土地，當做一個獨立王國，允許波蘭文的自由使用，並將一個憲法，一個國會，賜給波蘭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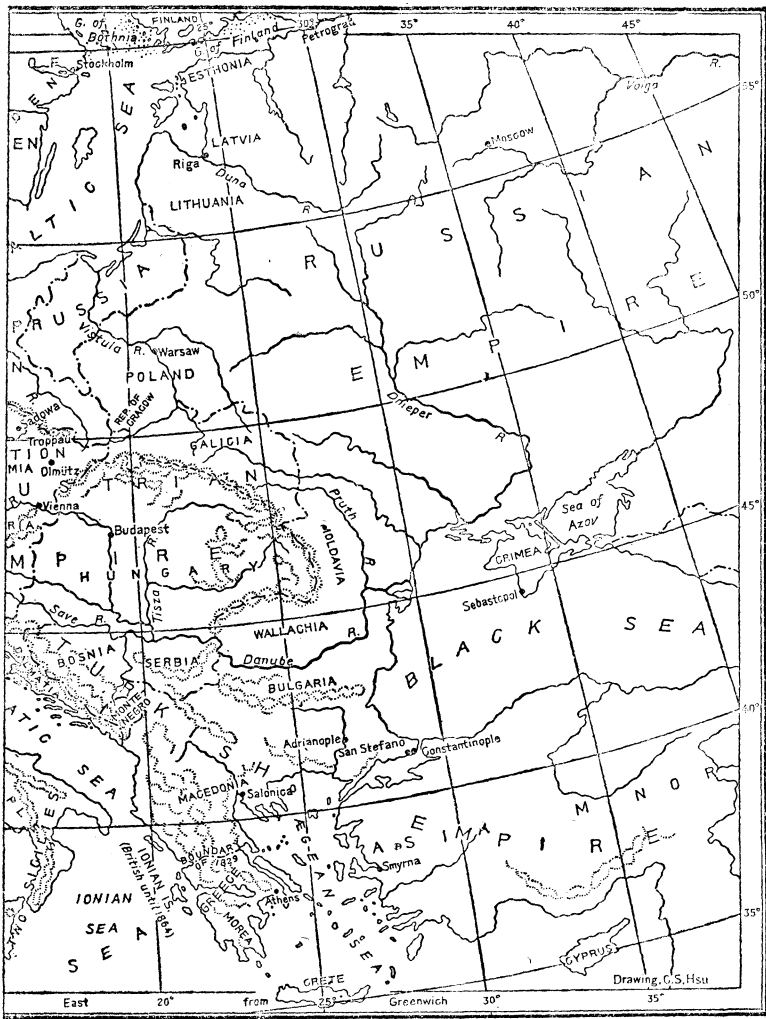


圖 〇 三 第



一八一五年維也納會議所定之歐洲

意大利只是「地理上的名詞」意大利的情形，雖不十分惡劣，也不十分好。它的北方，大部在哈布斯堡王的手下；其餘的土地，又被教皇所屬的州邦，分割過去，形成撒地尼亞（Sardinia）王國，西西來（Two Sicilies）王國，和一羣小州邦。梅特涅（Meternich）總算是成功了：他使意大利在奧地利人的手下，變為衰弱，變為渙散。不過意大利的愛國者，屢次反叛，終久建立了一個整個的意大利國家。

德意志邦聯（The German Confederation）德意志的地位，最為惡劣，在這裏，梅特涅的政策，就是「分散和統治」（Divide and Rule）。他不願意把拿破崙戰爭中被列強併吞過去的幾百個小德意志州邦，恢復舊觀，同時，又否認普魯士的領袖資格，並其他德意志愛國者所組織的德意志邦聯，他知道，混亂的小王國，比團結起來的國家，更容易治理得多。所以他從沒有想到，要去創造一個真正的結合。一八一五年，維也納會議所建設的德意志邦聯，比一個聯盟的獨立國家好些。那三十八個君主，（包括丹麥，荷蘭，英吉利的君主，和德意志各州邦的君主），各各佔據德意志的土地。四個自由城邦，各各送代表到法蘭福爾（Frankfort），去參加那奧地利所主持的邦聯會議。但是這個會議，並無強有力的軍隊，也無權力徵稅，所以這個德意志邦聯，徒變成國際間的笑資而已。德意志的情形正像意大利一樣，如果希望統一，那就非打倒奧國的哈布斯堡王，和撕碎維也納的和約不行。

第二節 神聖同盟和非神聖同盟的成立

神聖同盟

維也納條約簽訂之後，隔不多時，就有了兩種對峙的計劃，來保持國際間的和平與秩序，第一

種計劃，由俄皇亞力山大主持，他於一八一五年九月，說服了普魯士和奧地利的君王，和他一同簽訂神聖同盟（Holy Alliance）的條約。這個條約，乃是歷史上最奇特的一種，它的內容，說這三位君王，決計把基督教中正，仁慈，和平（Justice, Charity, and Peace）的三種教訓，做他們的嚮導，因為那神聖經典，吩咐人們要彼此之間，像兄弟一般。所以每一君王，要用兄弟的友愛和誠意，彼此相助，好像老天派遣他們，分治一家的三個支派一樣。他們三位，又很鄭重的，用基督教的道德觀念，勸勉人民，並教他們負起神聖救主所囑咐人類的責任。據他們看，世間再沒有別的方法，可以保持公正與和平了。

這種傳道式的約章，却被梅特涅和其他僅有世俗智慧的外交家所譏笑。但是，也許爲要取悅俄皇亞力山大，非惟普魯士和奧地利加入此同盟，所有其餘的歐洲國家，除掉三個例外，都加入了這個神聖同盟。土耳其的蘇丹王（Mohammedan Sultan of Turkey）願意居在條約之外；羅馬的教皇（The Pope）宣稱他不需要亞力山大所解釋的基督教；英國的政府，與此相去很遠，情願獨自遵守條約裏邊的神聖箴言。真的，只有俄皇亞力山大，把它看爲一件鄭重之事，其餘歐洲君主，都不過當它是一齣滑稽的神曲罷了。

四國同盟（The Quadruple Alliance）較此更爲實際的，唯其較爲實際，故其禍害，亦較巨大的，則爲梅特涅（Metternich）的計劃。當一八一五年十一月，各國代表，在巴黎簽訂同盟條約時，奧地利，俄羅斯，普魯士，英吉利，都同意於『外交常會』（Frequent Diplomatic Conference）的舉行，並擔保彼此之間，切實合作，共保和平。梅特涅的用意，在於憑此四國同盟，造成一種國際警察的勢力，去彈壓那些對於合法君主的變叛，並壓服那些對於一八一五年的土地分配的叛亂，致使世界局面，得暫維持安寧。他的目的，在於保全專制政治，在於

保全奧地利的地位，他所說的和平，乃是沒有自由的和平。

第三節 革命的呼聲不甘靜默

革命觀念的存在 不容說，梅特涅於實施上項事務時，必致碰遇困難。爲要保持一八一五年的情形，他要
把人們腦海裏的統一國家觀念，或獨立國家，立憲政府，社會平等，和政治自由等觀念，一概加以抹煞。但在法國
革命和拿破崙的時期裏，這種觀念，早已種下很強的基礎。那革命雖已結束，拿破崙雖已流入聖赫勒拿（St. Helena），但是革命和拿破崙的觀念，到底不是容易遺驅的。

自由主義和自由主義者 幾乎在任何國家裏，尤其在歐洲的西方的國家裏，有幾千萬人，都養成了這些
觀念。什麼自由哩！平等哩！愛國主義哩！立憲政府哩！諸如這一切，都有它的熱心的擁護者。這些擁護者，就是自由
主義派人；而自由主義流動得最厲害的地方，就是在中等階級的社會裏，例如資本家，商業家，著作家，教授，學生，
和法律家，都是自由主義的忠實信徒。他們都渴望着君主立憲，和一個由中等階級中選舉出來的立法院。他們
要求出版的自由，宗教的自由；又要求工業和商業，從舊的束縛中，解放出來；更要求縮小封建特權的範圍。在渙
散的國家內，像意大利，德意志，在被壓迫的國家內，像比利時，波蘭，在這些國家內，都呼籲着國家的統一，和國家
的獨立。自由和愛國主義，在那時候，對於許多人，竟是一種神聖的宗教了。

梅特涅的反對自由主義 自由主義派人，對於梅特涅，最爲憎惡，認他是自由主義的勁敵。憲法一詞，據梅
特涅說，只是『變更和困難』（change and trouble）而已。那時，奧國的禁止自由觀念，好像現在美國的禁酒

一樣。任何書籍，若非經過國家檢查員的檢查，那就不得發行，對於施行此項政策，奧地利的國王和他的大臣，都具着同一的決心。奧地利的國王，曾如此說：『凡屬我們祖先所認為夠好的東西，在我們亦以為夠好。』他又說：『我不需要學者，我只需要忠實的百姓。』

自由主義之在德意志 梅特涅想，自由主義的學說，尤其應從德意志國內，排逐出去。在拿破崙的自由戰爭中，愛國主義和自由主義，已經在被喚起了。到了一八一五年，人民對於憲法的渴望，真是厲害得很，所以普魯士國王，允許他的百姓，以一個國會，和一個憲法；維也納會議，也規定着，每一德意志的州邦，應該有一國會，有一憲法。然在梅特涅想來，這也是個錯誤，而且，在事實上，只有德意志南部和西部的幾個州邦，例如巴威（Bavaria），瓦敦堡（Württemberg），巴登（Baden），並其他一二個州邦，稍有一些憲法，其餘在別的地方，專制政治，還是無限的施行着；只要你贊成憲法的頒佈，那你就變為罪人了。

喀拉斯彼得勅令（The Carlsbad Decrees） 自由主義和愛國主義的呼聲，帶着憤恨的神氣，繼續呼喊着，不肯輕易靜默下去。例如當時的大學生，組織全國的會社，用那危險的語句：『榮譽，自由，祖國』（Honor, Liberty, Fatherland），當做共同的口號；又以德意志的顏色，即紅，黑，金色，作為宣傳的旗號。當那些學生，慶祝德意志戰勝拿破崙週年紀念日的時候，他們都放着烟火，並焚毀若干種反愛國主義的書籍，連當時的專制家，也都恐怖起來了。尤其使他恐怖的，因為有一學生，為欲表示其愛國心，曾刺殺了一個俄羅斯的偵探。對於此事，梅特涅更為震怒，故於一八一九年，在喀拉斯彼得（Carlsbad）地方，召集一個德意志的君主會議，勸誘他們，採用那個出名的喀拉斯彼得勅令（Carlsbad Decrees）。依據此勅令，禁止學生集會；還有著紅，黑，金色衣服的人，就

當他罪人，科以重罰；報紙和書籍，都要受過檢查；凡贊成自由主義和愛國主義的人，都要受罰；大學教授中，如有教授『推翻現政府』的學說者，就須撤職查辦。這個勅令，幾乎沿用到二十年之久，然而，出諸民意的自由主義，和國家主義，並不因而消滅。它們的火焰，反因這些禁諭，燒得格外猛烈了。

梅特涅和國際警察 同時，梅特涅又努力把歐洲的別的部分，設法鎮靜，使它合於專制政治的情勢。我們已經說過，他想結合奧地利，俄羅斯，普魯士，英吉利四國，充任國際警察的勢力，去阻止反動。到了一八一八年，就在愛斯拉沙伯（Aix-la-Chapelle）地方，舉行第一次國際會議。俄皇亞力山大，希望這個會議，能夠包括歐洲的大小各國；梅特涅却把各國都丟掉，只留下四個老同盟國，連同新加入的法蘭西，計共五國。那四個老同盟國，就祕密協定，集合它們的勢力，去反對法國的任何革命。那時，梅特涅曾歡呼道：『事物的現狀，不至再有變化了。』誰都知道，他的觀念，是錯誤了。

特拉波草約——一八二〇年 愛斯拉沙伯會議之後，不到二年，反對專制政治的革命，又在西班牙，葡萄牙，那不勒斯（Naples），撒地尼亞（Sardinia），和希臘（Greece）等地，先後爆發。列強諸國，一見梅特涅的請帖，立刻派遣代表，到特拉波（Troppau）去參加會議。那時，在一八二〇年，會議結果，奧地利，俄羅斯，普魯士三國，就在特拉波地方，簽立草約，或曰合同宣言，否認革命的合理，遇必要時，就用武力來喚醒迷途的國家。俄皇亞力山大，在那時候，也被梅特涅的守舊觀念所壓服了。此事之可能，一方面，由於奧國外交家的可悅服的辯論，又一方面，由於俄皇的軍隊，亦蠢蠢欲動了。所以俄皇和梅特涅說：『告我以你所要我去做的事，我必照樣去做。』

國際警察的活動 無論如何，那東部的三個專制國家，梅特涅是可以安然依靠的，那就是奧地利，俄羅斯，

和普魯士。它們拒絕去幫助那反叛土耳其蘇丹王的希臘人的革命，它們允許奧地利軍隊，去恢復意大利的秩序，和意大利的專制政體；它們又派法蘭西軍隊，去彈壓西班牙的革命。梅特涅說：「歐洲的君主，都須用堅硬的阻礙物，放在這革命的急流的面前。」

第四節 英吉利拋棄了梅特涅

英國不再同情於梅特涅。可是，阻礙物的一部分，終於潰散了。因為在一八二〇年的特拉波會議（Conference of Troppan）內，英國代表，拒絕簽署梅特涅的草約；拒絕的理由，則謂同盟的目的，不過是保持現存的國界，並非擁護現在的專制政體。大不列帝國，更於一八二二年，表示它的不願意，以為同盟不該批准法國的干涉西班牙革命，大不列帝國，已經明白地，不表同情於同盟了；它已變為革命的朋友了。

西班牙屬阿美利加（Spanish America）的革命 一會兒，不列顛政府，又進了一步，非獨不去摧殘反叛，反用各種方法，保護並助長那種反叛。當法蘭西提議，要出兵幫助西班牙，協同克服它的阿美利加殖民地的反叛時，英國就起來反對，反對的主要理由，蓋恐法國，要想管理這些殖民地。還有一個理由，則因西班牙屬阿美利加的革命政府，比諸西班牙本國，更為歡迎不列顛的貿易。

美國的關心——孟祿主義（The Monroe Doctrine） 美國也挺身向前，反對上項干涉。當時，孟祿總統，曾於一八二三年，送一消息至會議，宣稱同盟國所加於西半球的任何壓力，當被視為「危及我們的和平和安全」（“dangerous to our peace and safety”）。美國既干涉歐洲的事情，歐洲也不得染指美洲的事情，如

反對美洲各國的獨立等。這就是著名的孟祿主義 (The Monroe Doctrine)。英國也同意於這個主義，所以英美二國，都承認背叛的殖民地為獨立國。

國際協約希臘人的變叛。同時，英吉利又擁護希臘人的反對土耳其蘇丹。最初時候，英國只宣言說，它不承認希臘人的舉動，是賣國的變叛，却為一種獨立運動，隔不多時，法蘭西和俄羅斯，更結合了英國，真的去幫助革命，迫得土耳其王無法，只得於一八二九年，承認希臘為獨立國家。

在美洲和希臘，革命都告成功了，梅特涅所築的阻礙物，顯見其為失敗了。

第五節 東西的分裂

法蘭西的反對查理第十。不久之後，歐洲西部的一個國家，亦反對梅特涅和他的制度。在法國，那位年高而又隨便的路易第十八，已於一八二四年駕崩，他的王位，讓給他的兄弟查理第十。這查理第十，乃是一位堅毅果敢但缺乏謹慎心的君主，他因下院和他爭吵，立刻把下院解散，他又修改選舉法，只有地主，才有選舉權。雖則梅特涅曾警告他，如此專斷下去，委實違反一八一四年的特許狀 (Charter)，必要激起人民的變叛的。他一些都沒有注意危險的事，後來，革命果然爆發了。

法蘭西的七月 (一八三〇年) 革命。果然，到了一八三〇年的七月二十七日，反叛者的革命呼聲，在巴黎城內，達於塵囂。在狹小和彎曲的街道上，立刻就堆成防禦物，防禦物後面，就是反叛的工人和學生，他們很從容的抵抗着王家的軍隊。『打倒波旁朝』 (Down with the Bourbons)，這就是民衆的呼聲。革命的

旗幟，那榮耀的三色國旗，重新在巴黎飄揚。那位曾經參加前兩次革命的老將拉法夷脫（Lafayette），指揮一切，並組織臨時政府。

路易腓立比（Louis Philippe）之繼承王位，革命之後，究應建立如何一種政府呢？關於此點，反叛者內部分成許多派別。勳功最高的一派人，都贊成共和政體，可是自由黨人，和富饒的銀行家——在當時最佔勢力的一派人，却贊成緩和的變化。他們稍施小技，去說服那自負而可敬的拉法夷脫，把英國式的君主立憲，算作共和國的最高方式。適合這種君主立憲的人才，却找到了一位奧爾良公爵路易腓立比（Louis Philippe, Duke of Orleans），他是波旁王室的後裔，查理第十的遠親，在一七九二年，曾經爲了法國革命，作過戰爭。他很像一位中等階級的自由黨人，不像路易第十三和路易第十四的後裔。所以他就被舉爲法蘭西國王。他之被舉爲王，據說是『上帝的恩惠』，更是『人民的公意』。查理第十，則逃到英國去。

法國中等階級的自由主義之得勝，七月革命所建立的政府，是代表自由黨人和中等階級的政府。這位新君主，知道那一方面的人，擁護着他，他就和他們聯絡，他和當時的銀行家，新聞家，以及政客，聯絡得像朋友一般，卽對於工人，他也毫不倨驕，親和他們來往，或和他們同喝杯酒。他用革命的三色國旗，他唱法國的國歌，他不坐車子，正像中等階級的商人一樣，提了綠色的傘，往來於巴黎市上。

他更允許下院，把選舉權，擴充到中等階級，因此，加倍了選舉的人數；他取消印刷品的檢查，修改一八一四年的特許狀（Charter of 1814），並把特許狀的引言，——這是君主所頒給的一句引言，從中刪除，因爲那個特許狀，是出於強迫的。此後，君主就沒有停止法律的權力。至於貴族院議員，不過受委的終身官吏，不能世襲；至

於天主教，也非國家的教會，不過是多數人的宗教罷了。

簡括的說起來，七月革命對於中等階級的自由主義，算是一個勝利。它使法國和英國一樣，成功一個君主立憲國，即此君主立憲制，給予富裕的中等階級，以政治上的特權，但並不將政治上的特權，給予一班平民。

梅特涅對於七月革命的結果，假如他有力量，亦必加以反對，加以壓迫；然而他不能信託英國，同時，法蘭西又是一個有力量，所以他也無法可施了。

比利時的反叛和獨立 受了法蘭西的成功的鼓勵，比利時人民，也想一致起來，反對維也納會議所規定的他們的領主，——荷蘭。「讓我們來幹法國所已經幹過的事，」比利時人都這樣地呼喊。他們把防禦物，佈置在布魯塞爾（Brussels）的街道上，一刻兒，全個國家，都武裝起來，要反抗荷蘭了。只因在那時候，英法二國，禁止歐洲東部的專制君主，去幫助荷蘭君主，所以反叛就告成功，比利時就變成一個獨立國家，有一民選的國會，有一自由的憲法，而且那憲法上，明明載定，一切權力，都自國家而來，並非自君主而來。這樣，專制政治，又失敗了一次，民族自決和民權，又得了一個新的勝利。

意大利和波蘭的反叛 革命的精神，依舊散佈着，在幾個德意志的州邦內，已經頒賜了憲法，在意大利，亦發生了變叛。此外，在波蘭，有一羣波蘭軍隊，本由俄皇僱用，用以反對法蘭西和比利時的革命的，却也突然倒戈，為波蘭的獨立而戰。

但是意大利，德意志，和波蘭的革命潮，都遇着堅強的對敵，梅特涅的軍隊，很迅速地，消滅了意大利的叛亂；俄羅斯軍隊，恢復了俄皇在波蘭的威權，甚且亞力山大第一所頒給波蘭人的憲法，也被廢掉。至在德意志邦聯，

自由主義一詞，即連成功的名，亦不會享到！

專制政治在歐洲東部的盛況 自從一八三〇年的暴動以後，不多時，歐洲東部的三位守舊君主——俄羅斯、普魯士與奧地利三國的君主——簽了一張密約，共同彈壓未來的革命。降及今天，每當我們說起神聖同盟（Holy Alliance）的阻止進步和毀滅自由的故事時，我們的腦海裏總印着東歐的三位專制家。總之，歐洲東部，在那時候，非常守舊，其守舊程度，全與梅特涅所希望者，互相一致，但歐洲西部——英吉利、法蘭西和比利時，却已早經解放了。

第六節 英吉利的改革

英國自由主義的進展 在西歐的英吉利，愈到後來，愈益擁護資產階級所追求的自由主義，和君主立憲，到了一日，竟變成這些主義的主要模型了。自從一八一五年起，英國的統治階級，漸漸從法國革命的騷亂和激進的試驗裏，恢復原有的地位了。一八三二年，他們不再懼怕政府方式的變了。他們相信，不經紛亂的改革，也許是不可能的。

改革的需要 英國很需要改革，至少，有兩個階級，需要改革。其中之一，是平民階級，那班整日工作着的平民，在政府裏，一些享受不到權利，他們想，如果國會是民主化的，總得爲他們做些解除他們的經濟痛苦的事。還有一階級，亦覺悒悒不樂，那就是中等階級裏的工業分子，像廠主，礦主，和其他類似的資本家，他們渴望着，希望在政治舞台上，演一主角，因爲他們也要解除他們的冤屈。

國會的性質。在英國國會內，上述平民階級和中等階級的工業分子，都沒有代表，參與其間。大多數人民在那時候，都沒有選舉權。我們知道，國會包括上下兩院，上院是世襲的貴族，和幾個主教組成的；下院是用最不合論理和最不民主化的方法選舉出來的。

每郡每邑，不管地方的大小，人口的多寡，都在下議院裏，有兩個代表。這裏所說的邑 (Borough) 就是從前國王所允准它們可選兩個代表進入國會的小鎮。現在，有些小鎮，竟縮小到只有幾個人，或竟無人居住，但是它們的代表，仍由富裕的貴族，委派二人，這種邑，名之曰『衰落之邑』 (‘Rotten Borough’)。但是，有許多工業城市，像曼徹斯特 (Manchester)，北明翰 (Birmingham)，黎芝 (Leeds) 和希斐爾德 (Sheffield)，却不得選派代表，因為從前時候，它們並不是邑。如此情形，非獨較貧的人，不得享受政治上的權利，就是資本家，也沒有政治上的權利，他們想，這是需要急切改革的一件事。

改革運動 延至一八三一年到一八三二年，改革下議院之事，變為急切需要，不得再為和緩了。因為自從一八三〇年，法國的革命，獲得成功之後，中等階級的人，愈加勇敢，資本家用造成經濟恐慌和停止付稅二事，來威嚇政府，勞動家亦受了鼓勵，躍躍欲動了。有一時期，全國好像到了劇烈的革命的前夕了。結果，上院保守黨的貴族，雖然反對改革，却只能勉強地降服了。一八三二年的改革勅令，也就被通過了。這一件事，可說是一個和平的革命。

一八三二年的改革勅令 (The Reform Act) 這個勅令，對於選舉制度，有三個重大的變動：(一)下院中『衰落之邑』的位額，現在給予從前沒有代表的大鎮；(二)人口繁密之郡，又添加了它們在下院中的代表

額；(二)選舉權的條件，也改變些，凡是小康之人，都得參加選舉。

這些規定的意義，扼要地說起來，就是貴族和地主所操縱着的寡頭政治，到了現在，被強迫着，讓予中等階級的工業分子。經此改革，亦許英國政治，仍係寡頭政治，但在此寡頭政治內，已包括着中等階級的資本家了。但是，一般民衆，仍舊沒有實益，也許他們的地位，較諸從前，更加稍好些，普通靠着工資生活的人，都沒有選舉權。

請願者 (The Chartists) 平民對於一八三二年的改革勅令，當然大失所望。他們覺得，他們已經受到欺騙和失敗了。所以在頒布改革勅令的數年之後，工人階級，在倫敦地方，作了一個請願書，要求設立真正的民主政府，無論貧賤富貴，每一個人都應有一選舉權，在一八三九年，他們把這個請願書，呈送國會，但是被拒絕了。到了一八四八年，他們又舉行一個大規模的遊行，並且呈送一個新請願書，上面有五百萬人簽名，這個時候，如果沒有千百警察，千百軍士，並由惠靈敦公爵 (英國最有名的將軍) 負責指揮，壓服這些叛亂的萌芽，也許要發生革命；但是請願者的請願書，依舊遭受譏笑，遭受拒絕。

英國中等階級自由主義的勝利 一方面，工界的請願，雖然失敗，但同時，中等階級的人，——資本家等，却開始享受一八三二年改革勅令上所規定的政治權利了。雖則有土地的貴族，在政治上，還比他們強硬，但是此新進的勢力，也足以製造適宜於他們的理想的法律，致使他在營業上，獲得無數的利益。

自由貿易運動 在論工業革命的一章裏面，我們已經說起，新興工業資本家，他們的唯一目的，在乎取消舊的保護稅，並取消舊時對於工商業所下的束縛，但是，那班操縱國會的貴族，地主，對於保護稅，尤其是穀稅法 (Corn Laws) 具有特別的利害關係，不肯輕易取消。按照穀稅法，如果英國的麥價，低到一定限度，則於外國

進口的五穀，須抽很高的關稅，用了這種方法，麥類的價格，就可以保持到較高的價目。但是麥一貴，麵包也要貴，工界的生活程度，也就要提高了，此於資本階級，殊屬不利。但在地主和貴族方面，却有較大的利益和較多的地租可收。所以貴族和地主，不允許製造者和經濟家的請求，把穀稅法取消。

當時，有兩個製造者，即約翰伯萊脫 (John Bright) 和立脫特哥布登 (Richard Cobden)，他們二人，竭力反對穀稅法。他們從一個城市，走到別一城市，召集民衆大會，傾出他們如火如荼的辯論，去反對那可責的稅法。這樣，自由貿易的潮流，就得極迅速地，推擠上去了。

自有一八三二年的改革勅令之後，工業城市，已有相當代表，在國會裏，可以提議他們所需求的自由貿易，和便宜麵包了。還有一般地主，也已投資於工業，故亦贊成自由貿易主義。在改革勅令頒布後的十年內，自由貿易者在國會裏的人數，已足通過一個修改稅率的議案，他們已把原料稅，減少百分之五，又把一切羊毛稅，全部取消，但對於穀稅法，却依然不能動搖。

但是老天仍舊幫助自由貿易者，正在那時候，來了一個荒年饑饉。進入愛爾蘭 (Ireland) 地域，千萬的人都死於飢餓之中。即在英吉利道上餓殍，也侵入了城市。在人民要餓死的時候，難道國會還不能讓外國麥類進口嗎？

自由貿易之實現——取消穀稅法（一八四六年）——剛巧那時的首相，是庇爾爵士 (Sir Robert Peel)，是一位擁有棉花廠的富豪的兒子。他於當時的飢荒，非常着急，終於在一八四六年，由他提議，一切進口的麥類，應該立刻減低稅率，三年之後，就當把稅取消。在那時候，雖然還有幾位地主，出來力爭，但國會終久把這議案通過。

過了。

現在，自由貿易的最大障礙，既經破除，其餘細小之事，當可迎刃而解，不費什麼心力了。幾年之後，那些對於貿易的束縛，也遭了和穀稅法同樣的命運，到了一八五〇年，任何貨物的進口稅，一概都被取消了，別的稅率，也降到最低的限度。到了一八六〇年，大不列顛帝國，已很安然的，走上自由貿易的大道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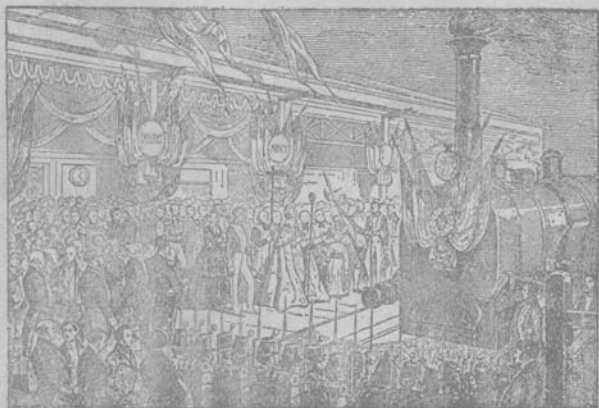
英國工業資本家給予外交政策的影響。英國工商業資本家，其於英國政治上所據的重要地位，又經一次反射，射到英國的外交政策上。如果忘記了經濟利益的一點，那末，如何英國政府，從一八二〇年以後，公然贊成別國的革命，而在己國，却無意於革命觀念之實現，就不能獲得圓滿的解答了。須知英國之所以如此者，蓋全為經濟的利益而起見耳。我們當還記得，專制政府所表率的，常為『重商主義』和『高稅率』。此兩件事，對於英國，是不利的；反之，自由主義和革命所表率的，是『低的進口稅』和『多量的商業』。此於英國的發展，最所需要。所以美洲西班牙殖民地的反叛，為英商開放了門戶；十九世紀末葉，自把意大利從奧地利的藩屬中解放出來以後，又使英國輸入意大利的貨品，得享較低的稅率。英國著名的政治家和外交部長判麥斯登（Lord Palmerston）並不因為他特別喜歡革命，或為小國的利益打算，特去鼓勵德意志，意大利，並其他各國的革命，特去援助小國，推開天窗說亮話，那全為己國的商業利益着想耳。即它和中國的兩次戰爭，亦皆為開闢海外市場而起見。

第七節 工業革命之影響歐洲大陸

工業革命之移入歐陸 在前面，我們已經看到，大不列顛的政治，如何受到工業城市發達的影響，又如何受到大市場的營求的影響，——簡單的說，就是受了工業革命所發生的經濟變化的影響。英國在十九世紀初期的時候，已感受工業革命的效果，但在歐洲大陸，却要三十餘年，方漸覺得。所以當工業革命傳入歐陸之時，在英國早經走上軌道了。不過這種革命，一旦開始，梅特涅的定策，就要黯淡下去。梅特涅的一對冤家即自由主義和國家主義，它們的力量，一天一天的增加起來，衝破了一切的障礙。我們現在，即要討論工業革命在歐陸的開始和進步了。

法國工業落伍的理由 在工業革命之前，法國的製造品，在性質上，在數量上，都遠勝過英國；因為這個緣故，所以法國不十分情願用機械來代替人工。又因法國工業，大多處於行會和重商主義的數重制裁之下，處處地方，不得自由發展，更不得適用新的方法和新的技術。還有一點，法國的資本，並不十分發達，法國的工人階級，亦比較獨立一點，所以法國的情形，不及英國的宜於資本家的建立工廠。

當英國人開始利用機械和工廠制度，並從事於工業革命的時候，其在法國，還在那裏發生政治和社會的革命，即一七八九年的大革命。在這種騷擾之下，法國的工業，當然受了極大的創傷。一方面，因為許多工人，都拋去工械，肩起鎗來，為自由而戰爭。另一方面，又因富裕的貴族，即素來購賣絲織品並其他製造品的貴族，不是上了斷頭臺，就是受了流放，同時，更因法國的國外貿易，被戰事阻止，不得向前推進。拿破崙雖然命令官吏，都穿絲織品的衣服，算是鼓勵織絲的人，但他的努力，——即介紹英國機械，並破壞英國商業的努力，總究抵不過他和別國開仗時其所給予工商業的損害。



第一三圖 一八二五年南德天主教火車頭祝福

所以結果，到一八一五年拿破崙戰爭結束時，法國的工業，比諸英國工業，即覺落伍得多了。大部分的紡織業，還都用着手工；仍舊用老法的木炭爐來鑄鐵，只有些許機械，從英國境內，私運了去。講到汽機一項，真是少到像五只脚的牛。

法國在一八二五年後的工業革命，法國工業革命的真正的開始，是在一八二五年允許英國機械入口的那一年，此後，進步漸漸快起來了。到了一八五〇年，在法國的礦場內，鑄鐵廠內，布廠內，和製糖廠內，共有五千座汽機，在那裏工作。盧昂（Rouen）和其他古鎮，也變成像曼徹斯特般的工業城市。在一八三二年以前，沒有一人知道的火車，到那時候，也在幾千哩的鋼軌上，來往如飛的進行着了。煤，棉布，毛織物製，造品，和鋼鐵的出產，增加到兩倍，三倍，有時竟增加到四倍，簡括一句說，工業革命在第二個二十五年內，已侵入了法國。

工業革命給予法國政治的影響，像在英國一樣，法國的工業革命，也發生了社會的和政治的突變：富裕的廠主，要求在政治上，獲得發言權，他們這種勢力，到了路易腓力比在位之時（一八三〇年——一八四八年），已非常顯著，到了路易拿破崙（Louis Napoleon）時代（一八一一年到一八七〇年），更爲明瞭，洎乎第三共和國時期（自一八七一年到現在），當然益爲重要了。

工業革命給予法國社會的影響 在別方面，工業革命，又產生了一批工業上的無產階級，——一羣工廠內，礦區內，和鐵路上的工人，他們於終日之間，只爲過生活的工資而工作着。法國在這時候，和英國一樣，有幾十萬的女人，和半飢餓的童子，在棉花廠裏，做一天十三、四小時或甚至於十七小時的工作，他們的所得，只是一角半到二角的工資。困窮，愚蠢，飢寒，疾病，惡習，和不滿意的反動，諸如這一切，都瀰漫了工業城市的污穢街道。這些情形，是不能久長的，所以到了一八四八年和一八七一年，我們就要看見社會主義的革命，從這些街道上爆發出來了。

英法二國工業革命的不同點 英法兩國的工業革命，有四點不同：第一，法國的製造者，一概沒有成爲自由貿易者；因爲他們相信，關稅的保護壁壘，可以保護他們，對付先進的英國工業。

第二，尋求工資的人，也不像英國的工人那樣地，組織有力的職業團體；他們却傾向於社會主義和革命。這個趨勢，大約是因爲法國政府，禁止職業團體，而英國政府，則自一八二四年之後，准許工人組織如此的團體。還有，在法國，認爲組織職業團體，即是回復舊時的行會制度，——他們經過多次奮鬥，方於一七九一年，得能掃滅的制度，遇有任何鬆懈革命的力量，由法國自由派人看來，就算是一種威脅。

第三，爲了某幾種原因，法國的大規模的工業，從沒有像在英國那般的重要。例如煤礦的缺少，就阻止了鐵的工業；又因英國的棉織業，實在太發達了，故在法國，不能有大規模的和低廉的棉織業。唯其如此，所以法國的大工廠和鋼鐵廠，少於高貴而有藝術性的物品的小商店。

最後，法國的工業，也沒有勝過農業。在英國，因爲封建的貴族和農頭，握有土地，所以鄉村的人口，弄得非常

稀少；在法國，封建的貴族，已被一七八九年的革命推翻，多數的農民，都留在鄉間，盡力地耕種小農場（*small farms*），只有幾處（最顯著的，是北部），工業的勢力，才超過農業。整個的說起來，法國是一個獨立的農民的國家，不是一個依工資為生的工人的國家。

工業革命前的德意志 德意志的工業革命，更比法國為遲，但比法國的進步，要迅速得多。在十九世紀初期，它還受着戰後的痛苦；工業落後，資本缺乏，大部份人民，都是窮困而負擔賦稅的農民。說到商業，亦因三十八州邦之間，各徵內地稅，受到不少的阻礙。

普魯士的經濟自由主義 十九世紀初期，幾個重要步驟，為普魯士的經濟上的進步，樹立堅固的基礎。普魯士政府，在拿破崙戰爭期中，取消手藝行會的壟斷，允許任何人，可以自由去幹工業，並不需要學徒的資格，也不需要行會的准許狀。第二個步驟，就是一八一八年的稅法，這個稅法，掃除了許多阻礙商業的發展的省稅，又對於原料減稅，即於外國貨物的進口稅，亦降低不少。

一八三四年，有十八個德意志州邦，組織一個關稅結合（*customs union*），由普魯士作為領袖，每個會員，都同意於彼此間的自由貿易，並對於入口稅，抽同一比例的稅。現在商業可以自由了，一切都已佈置就緒，準備工業和商業的發展。

德意志的工業革命 德意志的工業革命，在十九世紀中葉開始了。後來，機械的應用，在布業中，變為非常普通，製鐵的新法，也介紹進來，第一條的鐵路，也築成功了。當初的機械，大多從英國而來，初期設立的工廠，許多由英國工人，協同建築，內中機器，多係英國產，廠主亦為英國資本家。後來，德意志人已可以省除這種幫助，有的

地方，竟青出於藍而深於藍。到了十九世紀末葉，德國的化學工業，和電氣工業，竟駸駸日上，凌駕各國之上，關於煤，鐵，機械，棉布，等的出產，且一躍而爲英，美兩國的主要勁敵。

他國的工業革命 歐陸上其他各國，也像法蘭西，德意志一樣，遲早都有工業革命的發生。此項革命，在荷蘭（Holland），比利時（Belgium），和瑞士（Switzerland）比較早些；在意大利，奧地利，匈牙利，斯干的那維亞（Scandinavia）和俄羅斯，到了十九世紀中葉，方才開始。至於西班牙和巴爾幹半島諸國，它們的工業革命，却來得更遲了。

第八節 工業革命廓清了梅特涅的保守政策

我們現在所要討論的，是歐陸上的工業革命，如何推翻奧地利保守派主腦梅特涅所擁護的政治組織的一點。

愛國主義的急轉直下 讀者當還記得，梅特涅的目的，在欲保持德意志和意大利的渙散，使它們永遠受奧地利的統治，而莫能自由。爲了這個緣故，他就出力把德意志和意大利的愛國主義，扼住咽喉，不使發長。但工業革命，仍於不知不覺之間，激起國家主義，又造下了鐵路，使一國的土地，彼此格外的接近，又擴充了貿易，這種貿易也有促進結合的效能。例如一八三四年，有十八個德意志州邦所組織的關稅結合，除了奧地利以外，一切說德語的區域，都包括在內。總之，經濟的統一，直接地，促進了德意志的政治的統一。

自由主義的接濟 工業革命的另一結果，就是接濟梅特涅所反對的自由主義。據梅特涅的觀察，自由主

義的勢力，在中等階級內，尤其在資本家，商人和大學教授內，最爲發達，最爲厲害。工廠越多，富饒的廠主也越多；工商業越發達，有錢的商人和銀行家，也越增加。這些中等階級，一旦有了財富，有了較多的分子，對於他們在社會和政治上所享受的卑劣地位，愈益感覺不滿，同時，對於封建貴族在社會上的特權，和專制君王在政治上的特權，愈益表示憤恨。還有，他們所最痛心的，就是專制統治者，常常堅持着那些有礙於貿易的政策。

工人的不滿意 工業革命的第三個結果，就是工人的不滿意，和社會主義的產生；工業革命，任憑跑到什麼地方，都造成極大的勞工問題。機械奪去了手織工人的工作，童工聚集在廠裏，工資的低廉，實在可憐，工時的冗長，實在痛苦，而尤其有些工作，呆板劃一，令人生厭。資本家不勞而獲，積聚眩目的財富，同時，依賴工資爲生的人，辛勤勞動，不獲一飽。這種情形，決不能永遠維持下去，遲早一日，必致發生變化的。

激進主義的產生 當那些城市，一天一天往上興旺上去的時候，城市之內，集合許多工人，接觸的機會，非常之多，一有機會，彼此就申訴自己的冤屈，而思所以改進之。在大城市裏面，幾小時以內，即可聚集羣衆，激怒暴徒，把城市的防禦物，拋入街心，開始激烈的革命。所有十九世紀中葉的革命，幾乎都在城市裏爆發。

當時的工人，雖不滿意於現狀，常常預備革命，但他們腦海中，並無精深的理論，去解釋什麼是錯的。他們的舉動，類多缺乏組織，缺乏紀律，只不過搗碎機件，焚毀工廠，算作他們的憤恨的表示而已。在英國，常用罷工作爲要挾，要求增加工資，減少工時；在法蘭西和德意志，罷工之事，很少發見，而在事實上，罷工是有明文加以禁止的。**革命觀念的輸入工人心中** 十九世紀中葉以前，無產階級的人，都覺悟轉來，以爲應用革命手段，推翻資本制度；這些覺悟，全受當時的三本著名書籍之賜。

蒲魯東與無政府主義者 (Proudhon and the Anarchists) 其中一本於一八四〇年時，爲法人蒲魯東 (Pierre-Joseph Proudhon) 所著，書名爲一驚人的問題，什麼是財產 (What is Property?) 蒲魯東的答案，也是一樣地驚人，他說：『財產就是竊盜，因爲他使一個不會生產過的人，消費別人從辛苦中得來的果實。』他的補救方法，就是取消私人財產所有權，解放一切政府。他又預言道：人們將自動的組織營業，保持秩序，在此世界內，將有更大的公平和自由出現。這種取消財產和政府的思想，就是現代無政府主義的直接基礎，這個潮流，應當用審慎的態度，把它和社會主義 (Socialism) 分別一下，因爲社會主義的原理，是和他十分不同的。

勃郎 (Louis Blanc) 與社會主義者 初期社會主義者中的一位，就是勃郎，他也是法蘭西人，也在一八四〇年，出版了一部書，名叫勞動組織 (The Organization of Labor) 勃郎以爲各國的政府，不必取消，應當改爲民主，改爲共和。他說：政府應當設立社會工場 (social workshops)，讓工人自己去管理。在此工場內，除掉留起基金，購置新機械，並供養那年老疾病和殘廢者之外，一切其餘的贏益，在工人間，應當平均分享。這種觀念，在一八四〇年的時候，曾得許多巴黎勞工的擁護。在一八四八年的革命裏，他亦演了重要的部分。

社會主義的生長——馬克斯和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比較前面兩書，更覺重要的，乃是一八四八年馬克斯 (Karl Marx) 和恩格斯 (Friedrich Engels) 所合著的共產黨宣言。這兩位作家，都是德意志人，而且都是希伯來人 (Hebrews) 的後裔，但都不是廠工，因爲馬克斯是大學畢業生，也是一位新聞記者，而恩格斯，是廠主的兒子。不過這兩位，對於無產階級的處境和痛苦，都抱持十二分的同情。這宣言說：一切歷史，都是貧和富，上級和下級的爭鬪的出產品；目前的可憐蟲，就是被資本家所壓迫着和



斯克馬·爾喀 圖二三第

度得到，這本共產黨宣言，在十九世紀終了以前，竟會變成幾百萬工人的信條，和全世界最有力量的社會主義黨的根據。

在以後的數章內，我們要繼續敘述社會主義，工業革命，自由主義以及國家主義的發展；看這些東西，在一八四八年到一九一四年的時期內，如何在歐洲的幾個重要國家內，獲得穩固的基礎。在這裏，我們不過要表明，那些勢力，如何爲一八三〇年和一八四〇年的工業革命所助長，所推進，同時，又表明：這些勢力，如何摧殘了梅特涅從一八一五年以來所維護的守舊制度。

反梅特涅的要點 在一八二〇年和一八三〇年的時期內，梅特涅和他的朋友，曾把德意志、意大利，和東歐諸國握在掌中；但到一八四八年，情形就大變了。那時，仍舊有人栽培法國的革命主義，仍舊有人從英國的自

欺騙着的無產階級。馬克斯和恩格斯又說：無產階級，應當組織共產黨，執掌政權，並取得工廠，礦產，鐵路，銀行等事業；一切的資本，應當爲全社會所共有；一切的田租，應當全部取消；遺產應當充爲國有；教育應當變爲公有，對於任何人，都當給予免費權利。凡是成年的人，都當強制工作，以度生活。

這本小書，在一八四八年，並未引起多人的注意，在以後的十年，二十年內，也沒有感化多少人。沒有幾個讀者，猜

由主義中獲得深切的鼓勵。仍舊有農民和佃奴，熱烈渴望着，希望逐出貴族的地主。除此而外，又加上了一個助長中等階級，助長國家主義和資本主義，並引起勞動階級的深切的不滿意的工業革命。還有一八三〇年以後的鐵路事業，更使革命思潮，易於散播，這也大有裨益於革命事業的完成。

一八四八年的革命 一八四八年二月，又發生了一次革命，把法國的君主政體，重復推倒，此項消息，一經傳出，意大利的各州邦，德意志的各州邦，以及奧地利的革命者，都搶着機會來奮鬪自由。

意大利革命在第十七章中討論，這同樣的風波在德意志各州邦和奧地利帝國在十八章中討論。

梅特涅的出走 當梅特涅聽見革命之事，竟敢在他自己的維也納城中發生的時候，他就很憤怒地，宣言着道：『我已服務我的國家，凡四十年，從來沒有屈服於叛亂，現在我也決計不肯。』他一些都不知道自由主義，國家主義，和工人運動自從一八三〇年以來所得到的新勢力。在一八四八年三月十四日，這位忘掉了幾天以前還在那裏誇口的白髮老人，扮了一個英吉利人，亡命出走，把維也納拋在整個的叛亂中。革命的掃蕩歐洲，猶如洶湧而澎湃的怒潮，梅特涅不度情勢，妄加抵抗，無怪他要落到最後的失敗了。

第十六章 革命主義在法國的勝利（一八四八年——一九一四年）

第一節 法國是一個富於文化特徵的國家

革命前的法國文化特徵 近代的法蘭西，是一個具有悠久的歷史的產物：在一七八九年的大革

法蘭西在歐洲的疆域，和今日的疆域一樣。那時，法國的文明和文化，執着世界上的牛耳——它的文字爲外交和政治團體的公用文字，它的風調和格式，處處有人摹仿；它的絕對君主制和行政集中制，也是一切專制邦國的楷模；它那人民對於國家的愛護觀念，又有如此之深切，致爲別國君主所嫉妒，所欲求之而不可得者。

在那時，法國已有四個固定的文化特徵：(1)極多數人，信奉天主教，它所產生的有名的傳教士，和它所派遣出去的天主教教士，多於任何國家；(2)它的人民，都是善戰的士卒，在佐安 (Joan of Arc) 亨利第四 (Henry IV) 和路易第十四 (Louis XIV) 的領導之下，曾作過勇敢的戰爭，且能獲得勝利；(3)它的人民，又是建設殖民地能手；(4)他們的精緻而有藝術意味的製造品，在那時，亦極著有聲譽。

大革命的特徵 從一七八九年起到一七九五年止，這是法國的革命期，它亦有別的特徵，賦給近代的法國，那就是用民權與民主的觀念來代替神權的專制；剷除階級特權；業農的人，都有土地可種；個人有信仰，言論出版等自由；民族觀念，又漸漸的擴大而加深；更因實行全國武裝制度，並產生了一個拿破崙，益使法國所固有的軍事特徵，獲得鞏固而堅定的基礎。

拿破崙的所賜 拿破崙於一七九九年到一八一四年所行的獨裁制度，代表革命與革命前的特徵的調和。在一方面，拿破崙力主社會和政治的平等，又實現民權的學說；但在另一方面，却使民治成爲笑柄；他毀滅了共和主義，又毀滅了個人的自由，又恢復了地方集權制度，以及曩昔所固有的軍國主義，天主教教義和帝國政治的特徵。

波旁朝的調和工作 (一八一四年——一八四八年) 拿破崙的調和工作，又被十九世紀上半葉 (一

八一四年——一八四八年）的波旁（Bourbon）王室，接續下去，不過其中稍經改變，但此種改變，並不妨害調和本質。直到十九世紀後半葉（一八四八年——一九一四年），革命的主要原理，方得完全爭勝於法國。

十九世紀時法國的重要性 法國的文明和文化，就是到了現在，仍是歐洲文明和文化的標準，或竟是全世界文明和文化的標準，因為歐洲的專制政治（十七和十八世紀），既自法國方面摹仿得來，而十九世紀的許多國家（當民主政體風行的時候），又自法國方面抄襲了民主政體的特質，所以法國變了世界政治的實驗場，也可稱為政治試驗室；即就為此緣故，所以法國革命主義的成功，對於我們，都具有重大的意義。

十九世紀時法國的社會階級 欲明瞭十九世紀時法國的政治，須先明瞭十九世紀時法國的社會階級。一八四八年時，法國的五大社會階級，彼此之間，保持一定的關係，正像它們現時所具的關係一樣：(1)最多而最具有特質的，就是農民階級（Peasantry），他們當中，大半，都有小小的田莊（約二十五畝），從事於耕種，他們的特性，是力作，節儉，與愛國；雖亦守舊，但於恢復貴族的特權一點，堅決表示反對；(2)最富庶而最智慧的階級，就是中等階級（Bourgeoisie），他們當中，包括專門人才（像律師，醫師，工程師，和辦理報紙雜誌的新聞人員等），銀行家，商人，製造者，及主持店舖的人。他們從革命中，得到了許多利益，都下定決心，希望能管理國家；(3)勞動階級（Working Class）包括熟練的機器匠，各種賺工資的人，和日工等，這一班人，受工業革命的影響，投入城市，工廠和礦區中去，他們又貧窮，又愚笨，在政治上，不能發生任何影響；(4)教士階級（Clergy），這一階級的人，於革命時，所有的財產和特權，都被剝奪了，現在變為向政府領取薪金的人，但他們仍舊具有勢力，與法國的新政治的發

展，形成敵對的局面。(5) 貴族階級 (Nobility) 這一階級的人，雖於大革命時，失去他們的特權和土地，但仍保有尊銜，保有社會威信。他們反對民治，反對共和，除掉教士階級，稍能和他們攜手外，其餘各階級，都把他們丟在一邊，不加睬理。

巴黎和鄉區 因為法國在政治上，採行有效的集權制度，所以十九世紀的巴黎，就佔據法國政治上的重要地位。又因巴黎的居民，以中等階級和勞動階級的人，佔據多數，所以常能影響政府，使其發生激烈的變化。然而巴黎一城，到底不能代表法蘭西全體，所以當巴黎大開革命之門時，在鄉區的農民和教士，却仍從事於固有的犁耨生活。

第二節 波旁王室的傾覆

人民對於波旁王室的不滿 (一八一四年——一八四八年) 一八四八年之初，政治上的風波，遍佈於全法蘭西。自從一八一四年以後，法國的政府，已變成君主立憲制，對於個人的自由，有成文法的保障，並且有內閣 (對於君主負責) 和國會 (包括上下兩院) 的規定，但是波旁王室，對於個人自由的保障，並未尊視；所謂國會，亦非代表民意的團體。上院的分子，由君主委派無信用的貴族，專斷從事，下院議員的選舉，僅歸於少數付稅的人，對於多數人民，仍無選舉的實益的享受。

反對路易腓力比 (一八三〇年——一八四八年) 在一八三〇年，波旁王室的較長的一支，因為查理第十 (Charles X)，無端禁止出版物，又偏心於教士和貴族的兩階級，故已失去王位。那較幼的一支，就是奧爾

良黨 (Orleanist) 在一八三〇年到一八四八年，由路易腓力比即位，他於中等階級的經濟利益，過加偏重；對於教士，以反天主教的律令，加以疏絕，對於貴族和大部份的農民，亦都加以仇視；尤其一般勞動階級，因為受了社會主義的影響，切求一種激烈的政治和社會的改革，即於中等階級之中，亦有不少的人，因要求擴充選舉權，和政治上的自由言論，屢被腓力比和他的大臣基佐 (Gizot) 所拒絕，遂亦發生反感。真的，要求『改革』的呼聲，在那時候，實充滿着四週。

一八四八年的二月革命推翻路易腓力比 在一八四七年到一八四八年間的冬季，巴黎各宴會上的新聞記者，大學生，和中等階級的激進分子，都高唱著革新的呼聲，及至基佐用最後的力量，去阻止那『革新的宴會』的時候，竟激起了一八四八年二月二十二日的大騷動。此種騷動，非獨起於宴客裏面，更起於勞動階級裏面，他們的目的，最初，不過要求基佐辭職，後來，因為王家的軍隊，去抵抗他們，於是把阻礙物，投入狹小而彎曲的街道上，向君主去挑戰。那時，巴黎的國防軍，也加入叛亂的方面，以致王家軍隊，不能為君主而戰，三天之內，腓力比失去一切，無法，只得避難到英吉利去，而波旁王室的專制政治，也終於在法蘭西境內，宣告終結了。

第二次法蘭西共和國的宣布 (一八四八年) 一八四八年的二月的革命，在巴黎方面，有二種分子，主動其事：其一，為中等階級，其二，為勞動階級。其在中等階級方面，以為王位只要像英國的君主一樣，有名無實，不妨讓它存在，所以主張把腓力比的幼孫，立為君主；但是勞動階級，反對這個提議，絕對不肯屈服。他們渴望着整個的民治政體，結果，他們得勝了，一八四八年二月，法蘭西又變成一個共和國了。

二月革命中的法國勞動階級 巴黎的勞動階級，在社會主義者勃郎 (Louis Blanc) 的引導之下，要求

這第二次的共和國，給他們做些事情，正像第一次的共和國，曾給農民做過事情一樣。他們所希望的，在使他們於工作着的工廠或店鋪內，得做一個真正的主人。他們持此目標，勸誘臨時政府（當時，勃郎亦爲臨時政府中的一員），將適當的工作，給予一切人民，並制定法令，建築國有工場（national workshops），由政府負擔經費，而由工人管理廠務。

二月革命中的法國中等階級 在中等階級方面，所認爲滿意的，就是這共和國，在政治上，應力求民主化，却不應東牽西拉，變成激烈的社會實驗場，因此，他們的代表，竭力阻止國有工場的計劃，他們不把工人，看爲工廠的主人，却仍目之爲受僱者，到了一八四八年六月，巴黎中等階級的共和主義者，和勞動階級的社會主義者，顯然的分裂而爲二派了。

同時，全國舉行一個男子普選會，選出一個議會，專門替共和國訂立憲法。但是全法蘭西的呼聲，和巴黎的呼聲不同，在此新選出的議會內，農民與中等階級，佔據了大多數，而且他們都極反對巴黎勞動界的要求。他們第一個議決案，就在剝奪勞動者所受的國家的扶助和利益。

中等階級和勞動階級的衝突：『六月日』（June Days） 結果，巴黎勞動階級，反叛議會，議會以國家的軍隊，在奉行共和主義的卡芬雅克將軍（General Cavaignac）的領導之下，在一八四八年的六月，經過三天的流血，克服了勞動階級的叛變。

第二次共和國的衰落 一八四八年的『六月日』，竟定下了第二次法蘭西共和國的命運，議會雖然立下一個共和國的憲法——立法院和總統均由全國男子選舉的憲法——但是勞動界，對於這種毀滅全國工

場，和屠殺全國工人的政府，再不願與以擁護，多數的農民和中等階級，也愈變愈守舊，愈守舊愈益懷疑共和的激進主義。

路易拿破崙波那帕脫 (Louis Napoleon Bonaparte) 的被選為總統 (一八四八年) 法蘭西共和國的總統選舉，於一八四八年十二月舉行，選舉結果，共和黨候選人卡芬雅克將軍 (General Cavaignac) 所得票數，不及一百五十萬，而路易拿破崙親王以五百五十萬票，當選為總統。後者當選的緣故，因他曾以二個大字，允許人民，其一為『秩序』(“Order”)，其二為『榮耀』(Glory)。

第三節 波那帕脫的設立獨裁政治 (Dictatorship)

波那帕脫 波那帕脫是荷蘭君主路易波那帕脫 (Louis Bonaparte) 的兒子，拿破崙的姪子。當一八三二年羅馬王 (就是拿破崙的兒子) 死時，他是這位羅馬王的法定繼承人，他的一生，大半消費於流徙，陰謀，和拿破崙一生的研究。

他為總統時的政策 (一八四八年——一八五一年) 一八四八年十二月，波那帕脫在流放中，被召回國，做法蘭西共和國的總統。他頗能利用機會，增加個人的聲譽。法蘭西的軍隊，很擁護他，因他代表軍事上的遺徵，又因他有一個榮耀的叔父；農民和中等階級，也擁護他，因他保護法律和秩序，又能夠贊助經濟的興旺；勞動階級也擁護他，因他善於修辭，保證他自己，將永遠做他們的朋友；教士也擁護他，因他保護宗教的教育，並遣出遠征的軍隊，去恢復教皇的地位。所以當立法院提議修改憲法並取消全國男子普選的時候，這位總統，就前來

做一個忠實的民主政治的保護者。

●教皇在一八四八年，因為意大利的革命，從羅馬逃了出來。

他的變卦（一八五一年）不久之後，他已獲得民心，他的軍隊，亦很忠心於他，正像忠心於他的叔父一樣，於是波那帕脫，於一八五一年十二月二日，實行變卦（一個對於法蘭西共和國的大打擊）。共和黨的領袖，被他拘禁起來，或被流放出去；立法院被他解散；他又頒佈一個新憲章，並像他叔父一樣，讓全國人民，複決這個憲章，所得結果，又和他叔父所得者一樣，得到大多數的贊同。

他做了拿破崙第三（一八五二年）約有二十年光景，波那帕脫做了法蘭西的獨裁家。當初，他負着總統的名，但在一八五二年十一月，民衆稱他爲「法皇拿破崙第三」，於是，第二次共和國，終於在一八五二年，變成拿破崙第三的帝國，個中情形，正像一八〇四年第一次共和國變成拿破崙第一的帝國一樣。



圖三三第 路易拿破崙波那帕脫

拿破崙第三的獨裁築基於民權之上，拿破崙第三的治權，築基於民權之上，自從那時候起，直到現在，這個主義，從沒有放棄過，而拿破崙第三對於一八四八年二月革命時所創立的全國男子普選制，也仍加以保存，並不廢止。

拿破崙第三所控制的民治和個人自由，拿破崙第三的男子普選制，決不會使法蘭西國家變成真正民主化。在一

八五二年的憲章上，所謂男子普選制，僅用於平民會（*Plebscites*）和立法院（*Legislature*）的產生，即在這二種選舉中，這位皇帝，亦用他的爪牙，從中把弄，不使真正民意得以表顯，例如：他於歸心他的候選人，加以各種經濟上的援助，此外如檢點選舉票，製造正式報告等一類事，均由他的屬下，一手包辦。其在立法院方面，除了通過他所提出的法律以外，並無真正立法權。

所謂全國男子普選制，實只是拿破崙第三於實行獨裁制時的一個護身符。他憑此護符，即能自由宣戰，自由媾和，自由委派官吏，自由定立公家的政策。他又壓制反對他的報紙：凡是攻擊他的人，或遭放逐，或被拘禁。所以當時的法蘭西人，在理論上，雖已具有民權，在實質上，個人的自由，還不及一八一四年到一八四八年的波旁王朝時代。

拿破崙第三的對內政策 拿破崙第三的對內和對外政策，在他的幻想中，以為凡是拿破崙第一所辦的事，他當照樣辦去。他的對內政策，其主要目標，就在調和各階級。

(一)他促進了中等階級和農民的物質生活，他在一方面，限制人民的政治的自由，但在另一方面，却擴大經濟的自由。他減少政府對於工業上的干預，而使各種商業，各種公司，容易組織。他又創立儲蓄銀行的制度。英國的自由貿易政策，也被他漸漸的介紹過來。他又改良港口，放乾濕地，開濬河道，修理道路，完成鐵道，裝飾巴黎，激發工商業的前進。他在位的時候，又在巴黎地方，陳設極大的國際展覽會，表彰巴黎的榮華，和法蘭西全境的物質上的舒適。

(二)拿破崙第三又經營合作社（*cooperative societies*），使成合法的組織，以助進勞動界的生活。他又取

消對於職業組合和罷工的罰則，又督察工場，使其致意於工人的危險。他極喜歡人家稱他爲「勞動者的皇帝」(“The Emperor of the Workingmen”)

(二)他又安慰教士階級，安慰之法，則爲：使他們所管轄的法國教育，它的基礎，更爲穩固；又爲駐紮軍隊於羅馬地方，以保護教皇；又爲派遣傳教士，或給以經濟上的援助，使往外國宣教。他又使他自己的妻子，卽厄熱尼皇后 (The Empress Eugenie)，很虔誠的，加入教會，她那永久的慈悲心，致使人們都認她爲教士的保護者，又認她爲窮苦人的好朋友。

拿破崙第三的對外政策 拿破崙第三對於外交上的野心，就在取消維也納會議的議案，因爲他認這個會議，會把拿破崙第一的敗績，和法蘭西的恥辱，永遠的記載下去，這是他所萬難忍受的。他希望恢復法國的天然疆界，扶助壓迫的民族，重新建立法國的殖民地。這些事情，如果可能，他總想用和平的方法來解決，因他不像他的叔父，一味黷武，又把人民的實益，置諸腦後。但他深覺得戰事對於實現他的對外野心，是必需的手段。他相信，如欲獲得內部的聲譽和不能收買的民心，戰爭之事，亦爲不可缺者，況且拿破崙第一，曾因戰爭而得光榮，誰敢說，拿破崙第三，必不能做到如此一步。

(一)聯英仇俄 拿破崙第三，深信他叔父的失敗，是因和英國作仇，他相信，如欲解除維也納和會的工作，必須得到英國的贊助。抱着這個目的，他於一八五四年，聯合英國，共去打俄國，造成歷史上所稱說的克里米亞戰爭 (Crimean War)。因當時英國政府，怕俄國獨吞土耳其帝國，而這位法國皇帝，也借着保護土耳其天主教徒的名義，與土耳其宣戰。這次戰爭，大半在克里米亞半島 (俄羅斯的南部) 發生，結果極有利於聯盟的

組織。一八五六年，拿破崙第三，居然在巴黎地方，做國際和平會議的主席；在這會議中，克里米亞戰爭，方才告一結束。即此一樁戰事，法國竟屈服了俄國，那個拿破崙第一會親受其虧的俄國；同時，法國和英國，在政治和軍事上的關係，亦愈益密切起來。依據一八六〇年的哥布登條約（Cobden Treaty），法國的貨物，可以自由運入英國，而英國的製造品，當其輸入法國之時，亦祇須抽些許的稅，便可通行無阻。這樣，法英二國，造成非常密切的交互關係了。

(1) 干涉意大利與薩伏衣 (Savoy) 及尼斯 (Nice) 的獲得 拿破崙第三，早在意大利境內，尋得恢復法蘭西東南的天然疆界的機會。這時候，意大利境內，分成許多州邦，內中有幾州，受奧地利的管轄。拿破崙第三，利用意大利人的統一和自由的熱望，對於意大利人，表相當的同情，開第一步，就聯絡意大利最重要的一個獨立州，即名叫撒地尼亞 (Sardinia) 者，於一八五九年，為求意大利的解放，與奧地利正式開戰。戰爭結果，拿破崙第三的軍隊，獲得勝利，但他對於意大利人的賜與，沒有像他所允許的那樣的多。更沒有把威尼斯 (Venice) 從奧地利手中，解放出來。他只把奧地利人，從米蘭 (Milan) 地方，驅逐出境。在一八六一年，他又同意於意大利王國的建立，除了羅馬和威尼斯之外，（關於此事實，在十七章內，要詳細敘述，）其他意大利的州邦，都包括在王國的範圍內。他這種解放被壓迫民族的功勞，終於一八六〇年，從意大利人手裏，得到尼斯城 (City of Nice) 和薩伏衣公國 (The Duchy of Savoy)。尼斯和薩伏衣兩城，曾於一七九二年，為法國所克服；在一八一四年，又被失去，到了這時，總算仍被拿破崙第三，得了過來。從那時候起，阿爾卑斯山 (The Alps) 的天然疆界，竟變成法國東南方的邊陲了。

(三)對於德國的注目和圖謀萊因河畔土地的失敗，拿破崙第三，自此更進一步，以爲在德國境內，也有同樣的機會，可以恢復法國東北的疆界。此時，德意志人民，耽於民族精神之中，渴望自己的國家，得能統一，造成一個強固的民族國家；但是奧地利和德意志州邦的小君主，竟阻遏了一般的熱望，拿破崙第三，也和對意大利一樣，對於德意志的民族運動，表深切的同情，所以他很願和德意志最強的州邦，即普魯士，結爲同盟，爲求德意志人的解放，與奧地利人宣戰。他極願做如此的事，假如普魯士方面，肯酬答他的服務。但當時的普魯士，因有俾斯麥 (Bismarck) 作領袖，覺得自己的力量，已足驅出奧地利人而統一德意志，用不着法國的幫助，更不肯行賄於拿破崙第三。果然，在一八六六年，經過極短的戰爭——七星期的戰爭之後，普魯士就克服奧地利，而建立德意志政府。此時，拿破崙第三，却向普魯士方面，要求賠償，賠償的理由，並不因爲他曾經助戰，却因他曾經守過中立。他要求普魯士，將萊因河西岸的土地，割讓與他，但被拒絕了，他又要求普魯士，幫助他去得萊因河上的巴威 (Bavaria)，或將比利時的領域，歸併於他，但都沒有結果。因爲俾斯麥對於拿破崙第三的要求，都表堅決的拒絕，即連普魯士的盧森堡小公國 (Small Duchy of Luxemburg)，都不允許給他。總之，在此次企圖內，拿破崙第三，沒有把萊因河畔的一寸土地，加入法國的版圖中去。

●這些事情，在第十八章內將有詳細的敘述。

拿破崙第三的殖民政策 同時，拿破崙第三，又致力於法蘭西殖民地的重建。在他以前，自從一八三〇年起，法蘭西已開始征伐非洲北部的阿爾及利亞 (Algeria)，直到他手裏，此事方告完成。他又在太平洋中間，獲得許多島嶼，就中最足注意的，是新喀利多尼亞 (New Caledonia) 島。他又和中國作戰。結果，獲得法蘭西在遠

東方方面的商業特權；在亞洲的東南，他又獲得一個保護國，打下安南（French Indo-China）的根基。一八六二年，他派兵美洲，去佔據墨西哥，立下一個奧地利親王，做傀儡式的國君，但他對於墨西哥的事件，終於慘敗，因為墨西哥人反叛起來了，同時，美國方面，亦提出孟祿主義，作為對抗了。拿破崙第三，只得於一八六七年，在美洲撤兵，而連他所派遣的總督，亦被墨西哥人殺掉。

法國在國際上地位的孤獨 當拿破崙第三於對外戰爭和外交上，獲得相當成功的時候，舉國人民，都贊美他，說他是國家的英雄，當得起繼續拿破崙第一的功業；但在別國，對於他的成功，却引起了敵視和恐懼的態度。俄羅斯人恨他，因他參加了克里米亞戰爭；意大利人恨他，因他割去了薩伏衣（Savoy）和尼斯（Nice）兩個城，而沒有把奧地利人逐出威尼斯城；德意志恨他，怕他在萊因河西岸的計劃，或有一日實現；美國人恨他，因他干預墨西哥的事情；即連英吉利人，也漸漸的認識他，原來他是一位沒有主義而危險的專制家。到了一八六九年，拿破崙第三，在法蘭西境界之外，幾乎沒有一人，肯幫他的忙了。即此一個背景，所以他於一八六七年，撤去他所遣往墨西哥的軍隊，並於同年之內，認為不能因為萊因河岸土地的獲得，輕與普魯士開戰。

法國人漸次反對拿破崙第三 如上所述，拿破崙第三，在外的方面，已造成不可挽回的蹙運，在內的方面，經過相當時日之後，亦引起反感；熱忱的天主教徒反對他，因他對意大利的政策，不為他們所喜悅；愛國之徒反對他，因他在墨西哥方面失敗了，在德意志方面，又屈服於德意志的領袖普魯士之下了。除了薩伏衣（Savoy）和尼斯（Nice）兩個城，以及幾塊無用的殖民地以外，他的所得，實不足以補償他那二次參加戰爭和許多海外的遠征的所失。

拿破崙第三，既於一八五二年的憲章中，獲得獨裁的大權，此時所有的失敗和恥辱，自當由他一人負責了。他們相信，倘若在政治上，他們獲得發言權，亦許事情不會弄得如此之糟。到了一八六七年，許多法國人，要求政府，不再干涉個人的自由，更要求政治制度的革新。教士，農民，和少數中等階級，都重新贊成在復活的波旁王室之下，組織一個君主立憲的政府，像英國的政府一樣。其以如此的見解，反對拿破崙第三者，即爲當時的『自由保王黨』(Liberal Monarchist Party)。同時，又有少數中等階級，和多數勞動階級，復活一七九二年到一八四八年的共和主義，創立一有力的『共和黨』(Republican Party)。

拿破崙第三的屈從民治和自由(一八六九年)。拿破崙第三，一知道『共和黨』和『自由保王黨』在不同的立場之下，同時反對他，覺得大爲吃驚。立即同意於一八五二年的憲章的修改，這是一八六九年的事。從此以後，君主不得操縱選舉；出版事業，已獲得保障；內閣不向君主負責，却向立法院負責。如此修改憲章，雖不能使共和黨人和許多自由保王黨人，覺得滿意，却於一八七〇年五月，爲平民會(Plébisците)所批准。

普魯士和法蘭西的關係益見緊張。拿破崙對於自由主義的試驗，尙未能開始，法蘭西國家，却又牽入另一個所關重要的戰爭中去，因爲法蘭西和普魯士的關係，日見緊張，到了一八七〇年，竟趨於決裂了。普魯士的首相俾斯麥(Bismarck)想把小而獨立的南德意志各州邦，和普魯士聯合起來，組織成一個強有力的德意志民族國家(National German State)；但他知道，拿破崙第三，如不獲得報償，決不同意於他的計劃，所以他準備着和法國開戰。同時，拿破崙第三方面，深覺法國人民，因他於過去之時，曾屈伏於德意志領袖普魯士，故對他表示反感。現在時候到了，可使他雪憤了。他爲個人和子孫的皇冕計，對於俾斯麥的任何挑釁，一概加以接受。

霍亨索倫侯補西班牙王位 一八七〇年，俾斯麥勸動普魯士霍亨索倫王的兄弟，做西班牙王的候補者，以激怒法國人，和拿破崙第三，拿破崙第三對於這個候補問題，已經商得同意，把他取消，但因法國公意的驅遣，使他向普魯士王，提出正式擔保，擔保霍亨索倫族，永遠不做西班牙的統治者。如此要求，當然遭受拒絕了，普法二國的戰機，亦突然爆發了。

普法戰爭（一八七〇年——一八七一年） 一八七〇年七月，法國的立法院，經君主的推薦，正式對普魯士宣戰。這個戰爭，在拿破崙第三，算爲忿恨，在俾斯麥，却算爲快樂。南部德意志，誤信普魯士國，無端受法國的攻擊，遂也加入普魯士方面。於是全德意志，都武裝戎服，反對法國，而法國方面，却始終不得一個同盟國。

法國在色當（Sedan）地方的失敗和拿破崙第三的投降 一八七〇年的戰爭，暴露了法蘭西帝國的腐敗。他的軍隊，雖有神勇，且能衝鋒，但因缺乏領袖，且因人數不足，無所組織，自宣戰以來，凡六個星期，處處失敗，終於自動退出萊茵河。拿破崙第三和麥馬韓元帥（Marshal MacMahon）所統領的主要軍隊，也在色當（Sedan）地方，被普魯士軍，層層包圍，迫不得已，而終至於投降。

第三次法蘭西共和國的宣布（一八七〇年） 一八七〇年九月四日，巴黎人民，知道拿破崙第三，已做了德意志的囚犯，遂由共和黨人，自動結合，在巴黎城內，宣言廢掉拿破崙第三，建立第三次共和國。在和平尚未恢復，憲法尚未公佈之前，一切大權，均由臨時組成的國防政府（“Government of National Defense”）暫時處置。

第四節 第三次共和國的產生和生長

甘必大 (Gambetta) 的愛國心 國防政府中最著名的一位，就是甘必大，他是一位年輕的法律家，一身兼備衆美——既具有熱烈的愛國心，又懷抱民治和共和的理想，更賦有流利的口才，和善於組織的天才。當德意志人深入法蘭西境內，圍攻巴黎的時候，他從首都地方，乘坐汽球，逃至他處，激勵全國人民，重新奮鬥，其結果竟使無可挽回的戰爭，延長至五月之久，使德意志人，疲於攻襲。他用極頂的努力和智慧，訓練新兵，調遣新兵，以與訓練有素的德意志軍隊，互相激戰。這是他的恩賜，致使法蘭西的禍殃，不至變爲奇恥大辱。

和議告成，割讓亞爾薩斯洛林 (一八七一年) 甘必大雖然應付不倦，但巴黎的飢餓，不能再維持下去，故於一八七一年之初，不得不作最後的降服。即在凡爾賽地方，開一國民會議，承認法蘭克福條約 (Treaty of Frankfurt) 將亞爾薩斯洛林 (Alsace Lorraine) 無條件的讓於新建的德意志帝國，並償付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佛郎的賠款。

國民會議 (一八七一年——一八七五年) 在推翻拿破崙第三與巴黎降服德意志的時候，國民會議的任務，就在於議和及定奪法蘭西政府的永久方式二者。我們當記得，法蘭西的共和，已於一八七〇年九月，在巴黎城內，正式宣布了。因此，巴黎城內的人，都望這個會議，即時起草共和國的憲章。可是，農民所選舉的代表，都是自由保王黨分子，且於國民會議之中，佔了大多數，不容說，他們是無心於永久的共和國的創立的。

(一) 巴黎自治郡 (The Paris Commune) 的壓服 (一八七一年) 在此種環境之下，巴黎的共產黨分子和社會主義者，結合一處，組成一革命政府——自命爲巴黎自治郡，於諸多方面，襲擊凡爾賽的國民會議。於是國民會議，就用國家的軍隊，來攻打巴黎，經兩個月的努力，終於壓伏自治郡，恢復了國民會議的威信，成千的

巴黎工人，都被『秩序和安全』(“order and security”)的勢力所殘殺。勞動界大受威嚇，而農民和中等階級，都宣告勝利。自此而後，巴黎也已經無足恐懼了。

(二)保王黨的分裂 在國民會議中，保王黨人，既佔了多數，同時，巴黎方面的激進共和主義，又遭受嚴酷的遏抑，所以很可推想得到，第三次法蘭西共和國的壽命，必比第一次(一七九二年——一八〇四年)，或第二次(一八四八年——一八五二年)的共和國，來得短促，但在事實上，並不如此，此其故，則因保王黨的內部，發生了衝突：有的主張恢復波旁(Bourbon)王室的老支，使查理第十(Charles X)的孫子，繼續王位；有的贊成波旁王室的新支，使腓力比(Louis Philippe)的孫子，繼續王位；又有少數的人，贊成恢復波那帕脫(Bonapartes)的王室。有一時期，保王黨似可合意於查理第十的孫子，但是這位波旁族的虛偽者，因為拒絕接受革命的主義和旗幟，終至失去他的機會。法蘭西自從一七八九年以來，在政治上，已走上新的路徑，即連保王黨人，亦不肯同意於君權神授的專制政體了。

(三)共和國憲法的採用(一八七五年) 既然不能得到一個適當的君主，所以自由保王黨人，經過長期的辯論和延擱之後，終於和少數共和黨分子，互相合作，制定一第三次共和國的憲法(一八七五年)。依據此憲法，國家的最高權，屬於兩院制的國會：——一個是上院，用簡接法選舉；一個是下院，用男子普選法選舉。即此兩院制的國會，可以制定法律，一切內閣所委派的官吏，都須對它負責。國家的元首，為總統，由國會選舉，任期七年，他的地位和職能，一如英國的君主，有名而無實。此時，自由保王黨人，以為祇要尋得適當的候補者，就可把總統的稱號，變為君主的稱號，而把這個君位，成為世襲。其在共和黨人，則謂時間的遷移，可使他們操縱國會，阻

止保王黨的計劃的實現。這樣，他們就把上述的憲法制定了。

第三次共和國變成真正的共和國。事實上，共和黨的希望，果然獲得滿足，因為在第一次選舉中，他們佔了下院的大多數，不多時，又佔了上院的大多數，在一八七九年，便選舉共和黨的分爲總統。及至一八八〇年，政府從凡爾賽地方，遷往巴黎，正式宣佈七月十四日，——即圍攻巴士提爾的紀念日，——算作法蘭西共和國的國慶日。從那時起，直到現在，法國的共和黨，始終把持法蘭西的政治生命，而保王黨的勢力，則日見其衰落。

●從國民會議裏選出來的第三次法蘭西共和國的最初兩個總統，都是保王黨人。

一七八九年的主義的勝利 一七八九年的革命主義，在這第三次共和之下，宣告勝利，民權和男子普選權，不但在理論上，獲得勝利，並在事實上，以極有效的方式，施行了出來。個人的自由，像集會自由，出版自由，和一般的結社自由，都有專門的立法，作爲保障。拿破崙法典（Code Napoléon）裏邊的剛性規條，都已變爲柔性規條了。同時，拿破崙和教皇所訂的協定，亦於一九〇五年，全部廢棄；從今以後，教會和國家，完全脫離關係，教士在政府裏的薪金，亦全被剝奪。此外，又經營義務教育制度，在教育上，完成了革命初期所發動的大改革。

第三次共和國的內治 我們在前面已經說過，法蘭西革命，曾把主要的經濟利益和社會利益，賜與中等階級和農民，所以這兩階級對於第三次共和國最爲忠實，而他們從共和政府所得到的利益，亦比其他階級，更爲衆多。還有許多公家的工作，像建築新的道路，新的河道，新的鐵路，開深海港，改良廢地，創立農林部，拿巨額的獎金，用來鼓勵主要的農產物，允許農人組織合作社，做集合的買賣，又設互助的貸款銀行，以扶助農人，又爲保護農人和製造者的對外競爭，取消自由貿易，設立高稅制度，這一切，都值得我們大書特書，不愧爲新政府的新

設施。在一八七〇年至一九一四年之間，法國農產的價值增加一倍；工廠中機械的數目，竟加了三倍。

勞工問題 (The Labor Problem) 勞工階級的人數，和法蘭西工業的發達，同時並進。但是第三次共和國，對於他們，並沒有像對於中等階級和農民那樣的掛注。雖則對於勞工，也有若干立法，像工時的限制，童工的禁止，僱主對於工人的撫恤的規定，勞動保險的實施等，雖亦行至若干程度，但勞工界人，仍舊不覺滿意，漸漸走入社會主義的路上去。後來，他們並不倚賴政府，却以罷工或其他職業組合的活動，作為工具，要求增加工資，縮短工時，並改良一般的工作狀況。及至一九一四年，法國的職業組合，包括二百萬人，社會黨的投票人，增至一百二十五萬人。社會黨和職業組合的會員，都接受法國的革命主義，及第三次共和國所已經實施的政策；但他們並不以此認為知足，却望這第三次共和國，能更進一步，實施革命主義中最內層的經濟平等。

國家主義 (Nationalism) **軍國主義** (Militarism) 和教育 第三次共和時代的國家觀念，像革命時期所激起的一樣，為大多數法蘭西人的一個明顯的記號。法國從德意志方面所感受到的失敗（一八七〇年—一八七一年），使他們的愛國精神，陡增百倍。自從一八七一年至一九一四年，法蘭西人民，都希望着，而且都相信着，必有一天，法國人民，得報復德意志，並收回亞爾薩斯洛林 (Alsace-Lorraine) 的兩處失地。為要達到這個目的，法蘭西共和國於初期時，即已提倡軍國主義，強迫軍事教育，又費鉅大款項，建築堡壘和各種軍需品。為了同一理由，所以建立公共學校，強迫基本教育，提倡愛國精神，這一切，對於法蘭西以後的發展，都有密切悠久的關係。

第三次共和國的對外政策 第三次共和國的主要對外政策，在乎反對德意志：任何強國，只要它反對德

意志，那它便是法蘭西的朋友。所以當一八九〇年德意志和俄羅斯決裂的時候，第三次共和國的執政者，就毫不猶豫的，和那專制俄皇，結爲聯盟；又當一九〇四年英吉利和德意志競爭的時候，法蘭西又和它那商業上和殖民事業上的勁敵，獲得友誼的諒解。倘使拿破崙第一，知道在他去世後的百年內，法蘭西成爲英吉利和俄羅斯的同伴，那他也許要從他的墳墓裏，翻起身來哩！

第三次共和國殖民事業的成功 在重建殖民地的一端上，第三次共和國的成功，遠勝於拿破崙第一或拿破崙第三的時代。在亞洲方面，擴大了安南（French Indo-China），在太平洋和印度洋方面，得到幾個海島，如極大的馬達加斯加島（Island of Madagascar），也包括在內；在非洲方面，法蘭西的權力，向南發展，從阿爾及利亞（Algeria）起，經過枯乾的撒哈拉（Sahara）和肥沃的蘇丹（Sudan），直至大西洋岸和剛果河（Congo River）流域，在突尼斯（Tunis）和摩洛哥（Morocco）又設下了保護國。在一九一四年，法蘭西所佔據的殖民地的面積，人口，和財富，僅次於不列顛帝國而已。這些法蘭西在殖民地上的成功，能使法蘭西於一八七一年失去的亞爾薩斯和洛林，稍得一些安慰。

第三次共和國的危機 有好多年，第三次共和國，在對內方面，碰遇兩重危機；其一爲保王黨的復活（Bonapartist revival）；其二爲軍事的獨裁（military dictatorship）。保王黨人，自從一八七九年失勢之後，仍舊繼續工作，預備推翻共和，恢復波旁王朝；他們從教士和貴族方面，得到主要的幫助。當時的教士階級，鑒於共和黨的教育方針，或其他反天主教的方策，均於己不利，故思有以報復，因此，最易受保王黨人的利用。

（一）第三次共和國和天主教會的衝突 天主教徒反對共和國，越是厲害，政府對待教會的方策，也愈益

猛烈。一八九二年，教皇勸勉法國天主教徒，忠心供奉共和政體，但祇有少數教徒，實行教皇的忠告。共和黨人，因欲剷除法蘭西保王主義的大本營，故於二十世紀之初，驅逐僧侶出境，限制天主教的學校，沒收教會的產業，並把教會和國家脫離。自此而後，保王黨復活的危險，亦就此稍殺了。

(二)軍事獨裁的恐怖 共和黨所怕的，不單是天主教的勢力，足以影響到波旁朝的復位，同時，又怕軍中武人，創立軍事獨裁之局。他們回想到第一次法蘭西共和國，如何因軍隊的助力，被波那帕脫將軍(General Bonaparte)所推翻；又回想到第二次法蘭西共和國，如何因軍隊的助力，被路易拿破崙親王(Prince Louis Napoleon)所推翻。但他們需要一個軍隊，因他們要對德國復仇，要對德國作復仇之戰(War of revenge)。這個軍隊，當然要大於任何波那帕脫的軍隊，然而很易被衆望所歸的野心家，乘機利用，推翻第三次共和國。這是他們所最焦慮的事。

(三)布郎熱將軍(General Boulanger) 在第三次共和國的歷史上，這種危險似乎有過兩次：第一次，發生於一八八〇年，那時，布郎熱將軍曾誇口說，他將對德意志人，有所作爲，一般愛國之士(尤其是保王黨分子)，都頌揚他，稱他爲合時的人物，但布郎熱並無一試那政變的勇氣，於是共和黨人，羣起攻之，定他有叛國之罪，他因懼罪，就逃遁了。

(四)德雷福案(The Dreyfus case) 第二次危險，約在一八九〇年發生，那時，軍隊中有幾個長官，團結起來，阻止對於他們的同僚，即名叫德雷福(Captain Dreyfus)者，加以公正的裁判，硬說他把軍事的秘密，賣給德意志人。一般有名的共和黨人，替他辯護，說他沒有得到公正的審判，這般辯護者，都被極端的愛國分子(尤

其是保王黨分子，指爲祖護一個猶太人，而破壞軍紀，這樣一來，反共和黨分子，大得羣衆的援助，此時，只須任何軍事領袖，肯冒險一試，即可造成政變；但結果，共和黨人和社會黨人，團結一致，德雷福的行爲，亦已證爲無罪，民衆的心理，也頓被改變，於是另一次危險，又被渡過去了。

軍隊的共和化 自從布郎熱和德雷福案件發生之後，政府對於軍事上的重要位置，往往充以能幹而忠心的共和黨人，那一九一四年——一九一九年的世界大戰，得以安然結束，而無軍事獨裁的危險者，就足證明第三次法蘭西共和國的基礎，已經非常穩固了。

政府與教會的較善的關係 在大戰期內，法蘭西的天主教徒，羣起而爲共和政府效勞，結果，國家和教會的形勢，漸趨緩和。法蘭西又重新在外交上，和教皇攜手，終止反天主教的立法的實施；法蘭西的天主教徒，也不再反對共和了。

第三次法蘭西共和國，已經建立穩固，而革命上的主義，亦經在法蘭西境內，得到最後的勝利了。

第十七章 意大利之成爲民主國（一八四八年——一九一四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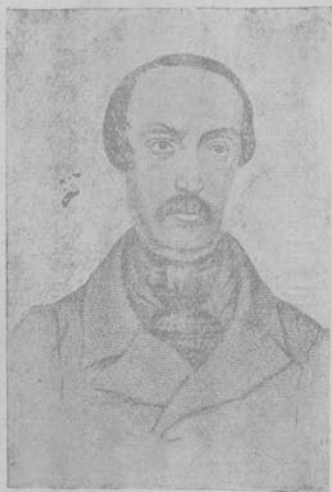
第一節 意大利人之力求團結與自由

一八四八年代意大利內部的渙散 一八四八年之初，意大利既不團結，又不獨立，它那最富庶而又人口最多的區域，像米蘭（Milan），威尼斯（Venice），特連（Trent），和的里雅斯德（Trieste）等，都是奧地利帝

國的一部分，而受治於從維也納派來的日耳曼官吏。居此奧地利屬地南部（即意大利中部）者，有三個小國——即帕馬（Parma）、馬德拿（Modena）和多斯加爾（Tuscany）——由奧地利哈布斯堡族（Habsburg）的親戚負責管理；還有屬於教會的區域，如羅馬（Rome）、波倫亞（Bologna）等，則由教皇管轄；其在意大利南部者，則有那不勒斯（Naples）和西西里島（The Island of Sicily）組成西西里王國（Kingdom of the Two Sicilies），由波旁（Bourbon）君主統治，遇有緊急之事，則由奧地利軍隊，從事防護。在整個意大利的國家中，只有一個州邦，不受外力的牽制，絕對獨立着，這個州邦，名叫撒地尼亞王國（Kingdom of Sardinia），包有意大利西北角的陸地（即熱那亞和波德蒙特，和撒地尼亞島 The Island of Sardinia）。

意大利的專制政體 還有，意大利在一八四八年之初，並非民主國，分居這半島的七個州邦，沒有一個州邦，具有成文憲法，亦無一個州邦，它的人民，對於政府，曾要求過什麼。專制政體，正在各個州邦間風行着。

民衆對於統一和自由的熱望 民衆對於專制政體和民族的渙散，並非出於心願，即如在人口中佔據最多數的農民，照理論講，不致感受法國革命的影響，但他們也反對奧地利人，並擁護拿破崙第一所加於他們身上的社會革命，不願這些革命事業，無端受專制君主的摧殘，他們又反對那些爲要維持外國的軍隊而加於他們身上的苛稅。至於中等階級，更比農民進一步，要求改善現狀，因爲所有革命主義中所包涵的民權，立憲政府，和愛國等觀念，已很深刻的印入他們腦中了。在他們的勢力最盛的城市中，像在吐林（Turin）、米蘭（Milan）、威尼斯（Venice）等城市內，他們竟興作反對專制和擁護民族統一的騷動。至於勞動階級，此時正當工業革命，致使他們在意大利北部的城邦中，漸露頭角的時候，當然不肯獨居人後，不唱維新革命的論調，他們和



尼志瑪 圖四三第

中等階級，站在同一戰線上。甚至有些貴族和教士，也於那個時候，贊成政治的改革和民族的獨立。

民衆的領袖 一八四八年之前，有三位意大利人，對於喚起他們的國人的民族思想一層，具有特別功勳，現在打算把他們的生平，稍作敘述。

(1) 瑪志尼 (Joseph Mazzini, 1805—1872) 瑪志尼是熱那亞 (Genoa) 人，是一位大學教授的兒子，他用語言和文字，不斷的宣傳民族主義。他又懷着熱忱，滔滔不絕地告誡國人，應當把愛國主義，當作他們的宗教，並於意大利的命運和未來的偉大，具有深刻的信仰。在被迫受流徙生活的時候，他又組織一種會社，叫做「少年意大利黨」(Young Italy)。他的目的，在想把他的祖國，從內外兩重的暴力之下，解放出來，統一在一個共和政府的基礎上。瑪志尼一生，雖然說話之時，多於實行之時，稍有不務實際之感，但他的熱誠，却喚醒了意大利人的愛國心，並於青年意大利人之中，創立了一個共和黨。

(1) 加里波 (Joseph Garibaldi, 1807—1882) 加里波的是尼斯 (Nice) 人，為要躲避教士的訓練，他從家中逃了出來，變成一個航海的冒險家，他又加入瑪志尼所組織的「少年意大利黨」。因為參預反叛撒地尼亞 (Sardinia) 的君主，沒有成功，受到死刑的判決，他就逃到南美洲，加入意大利軍，約有十四年的光景，他很勇敢地，為西班牙殖民地的自由而奮鬥，而戰爭。他穿着紅衫，戴着低垂之帽，往來於軍隊中，不久之後，即變為浪

漫英雄。瑪志尼於文字上所表示的熱情，有他的勇敢和毅力，作為支撐，當然聲勢益發浩大了。

(二) 喬培爾底 (Vincent Gioberti, 1801—1852) 喬培爾底是一位天主教的教士，撒地尼亞 (Sardinia) 王國的百姓，許多年來，過着流徙的生活，他著下幾種哲學上的作品，很有力的，影響於上等階級，尤其在教會的愛國分子內，設下巨大的影響。他排斥武力，以為統一民族，不當乞助於軍事，在這一點上，他和瑪志尼，加里波的二人，意見全不相同。他雖相信民主政治，但非共和黨分子；他又固請教皇，勸他擔任愛國運動的前線，並努力於意大利邦聯的組織。

教皇庇護第九 (Pope Pius IX) 一八四六年，新選出的教皇庇護第九即位，他有一個時期，很順利地實現喬培爾底的迷夢，他使意大利的教士，都去信仰他。他於諸多方面，改革天主教的政府，並擁護國家統一的主義。

一八四八年意大利的革命運動，到了一八四八年，意大利的人民，都準備做立憲政府和民族統一的實驗，那年初，有大規模的示威和騷動，逼着意大利的四大統治者，即西西里王，撒地尼亞王，多斯加納公爵和教皇，頒佈成文憲法，這些統治者，都允許對於個人的自由，加以尊重，不得國會的同意，不立新法，不增新稅。但是這個國會，並非代表民意的團體，亦不由選舉而產生，乃由上等階級，中等階級，和富裕的農民，選舉出來，所有勞動者和貧苦的農民，仍被拒於政治的範圍之外。換句話說：一八四八年的意大利選舉權，正像法蘭西於路易腓力比時，或英吉利於一八三二年頒佈改革勅令 (Reforma Bill) 後的情形一樣，雖非真正民主的機關，却已超過專制政治多多了。

全民對於奧地利的反叛 一八四八年，奧地利所統治的意大利諸邦，都有騷動和反叛的事情發現。當全奧地利帝國飄搖於革命之中，而爲專制之象徵的梅特涅，又在維也納被逐的時候，倫巴底（Lombardy）和威尼西亞（Venetia）的意大利人，以爲推翻外力的機會，已經到來，即在教皇，二西西里王，和多斯加納公爵方面，亦遣兵調將，援助他們。瑪志尼亦回來了，把愛國的熱情，灌注於人民胸中；加里波的也從南美洲回來，率領他的紅衫軍和可憎的奧地利人激戰；撒地尼亞的君主亞爾伯特（Charles Albert），也正式對奧宣戰，而居於意大利人的軍事領袖的地位。此時的意大利，似乎立刻即要變爲自由，立刻即要變爲統一了。

然而亞爾伯特王，既不是政治家，也不是能幹的將軍，他沒有方法，去平靜其他意大利邦君的恐懼和猜忌，他更在奧地利人之手，大受挫折。瑪志尼的黨人，對他很是淡漠，因爲他們怕他削弱共和黨。教皇庇護第九，對於他亦極冷淡，恐他一旦做了意大利的愛國者，教會也許要失去勢力。

一八四八年底，教皇方面，因受羅馬民衆的反對，不再做立憲政府和民族統一的贊助者，却逃避到二西西里王那裏，暫作隱身之處。雖有瑪志尼，於不久之後，在羅馬地方，建立共和政府，但他那激烈的辯論，引起許多愛國之士的反感，致使民族的防禦力，從此薄弱下去，到了一八四九年，奧地利人，在諾瓦拉（Novara）地方，戰勝了撒地尼亞王，亞爾伯特（Charles Albert）讓位於其子，即厄曼紐爾第二（Victor Emmanuel II）。撒地尼亞終於和奧地利媾和，並以退出倫巴底（Lombardy）作爲媾和條件。

意大利人尋求自由和統一的失敗 諾瓦拉之戰，致使奧地利人仍舊恢復他們在意大利諸邦的威權，命令多斯加納公爵和二西西里王，取消他們於上年所頒布的憲法。同時，又有路易拿破崙，爲欲與法國的天主

教徒，表示好感，特遣法國軍隊，到羅馬去，推翻瑪志尼的共和國，恢復教皇庇護第九的地位。這樣，意大利仍是一個零亂散落的州邦，受治於外人，受治於專制帝王，所有一八四八年的革命，都已變成慘淡不堪的失敗。

一八四八年的革命的永久結果 然而，一八四八年的革命，對於意大利人，亦有四個重要的結果：(1) 民衆對於民族的統一，和立憲政府的理想，從此起了狂熱的追求；(2) 證明出世的教皇，不足爲愛國運動的領袖；(3) 證明瑪志尼和共和黨分子，在政治的實施上，缺乏實際能力，一切設施，偏於夢想；(4) 既削弱了共和黨和教皇黨的勢力，從另一方面講，就無異抬高了撒地尼亞王的統一國家的理想。

一八四八年的撒地尼亞憲法 在意大利的邦君中，只有撒地尼亞王，是個守約奉信的人，仍舊保持一八四八年所頒賜的憲法。因爲他和奧地利人，堅持到底，他的一邦，亦就被視爲擔負全民衆的自由理想邦。喬培爾底，自從一八四八年的事件發生以後，知道他相信教皇做領袖的事，乃是一個夢想；他預言着說：解放意大利的人，必是這位年輕的撒地尼亞王厄曼紐爾第二 (Victor Emmanuel II)。

厄曼紐爾王 厄曼紐爾王是一個能得全國尊視的君主，是一位勇敢而誠實的軍人，也是一位可靠的統治者。他那簡單的習慣，和日常的智慧，使他見重於平民。他那選任大臣的方法，如其說是出於智慧，毋寧說是出於信任。

喀富爾 (Count Cavour) 厄曼紐爾接位的第二年，有名叫喀富爾 (一八一〇年——一八六一年) 者，做了農工商三部的部長，再下一年 (一八五一年)，他又做了首相，兼任外務部部長，如是者，又繼續下去，治了十年的政。喀富爾是一矮胖而近視的人，顏容面貌，並不動人。他又鎮靜沉默，寡言笑，既不是大演說家，又不是

大著作家。他沒有任何特長，可以激動羣情，但他對於統一意大利一事所做的實際工作，却比瑪志尼、喬培爾底、加里波的，甚至於厄曼紐爾王，更來得多，更來得切實。他是十九世紀意大利所產生的大政治家，又是世界上著名外交大家之一。

第二節 意大利人終於獲得民族的統一

喀富爾的內治——（一）政治的 喀富爾於早年之時，非常羨慕英吉利，他既然做了首相，當然把撒地尼亞（Sardinia）的內政，完全摹仿英吉利的樣子。一八四八年的憲法，他忠心地維持着，依據此憲法，政府的方式，全和英國一樣：設置一君主，徒有其位，不治國事；又設一內閣，名義上，由君主委派，實質上，對國會負責，國會的上院，包括委派的貴族和顯官；國會的下院，由選舉而產生，選舉資格，是能讀能寫，又會付重稅的有產者。當時的撒地尼亞，酷像英吉利，它的政府，乃是上等階級和中等階級所組織的立憲政府；對於個人的自由，也像英國一樣，都有切實的保障，而喀福爾，又能很切實的，致意於這些自由的保障條例。

（二）經濟的 喀福爾於經濟方面，亦無異於政治方面，亦把英國，當做最高的模範。他力求中等階級的興旺，破除商業和工業上的限制；又把自由貿易，代替保護稅制；即對於稅則，亦根據實情，加以修改。此外，若道路，河渠，鐵路等項，亦一一的建設起來。

（三）宗教的 喀富爾又減少了天主教在政治上的影響，因為他相信，這些影響，和愛國的計劃，互相衝突，且和他的『自由』的意見，互相反對。他又壓制一切不從事於興學，傳教，和慈善事業的僧侶，沒收他們的財產。

他提議：把國家和教會二者，劃分界限，從而產生一個『在自由國家裏的自由教會。』他的干涉天主教，使他和教皇的怨隙，加深一層；因此，庇護第九於他的一生內，不住的，反對由撒地尼亞領導而統一的意大利。

喀富爾的對外政策 立憲政府，既經在撒地尼亞王國內，站立穩固了；同時國家的經濟財源，亦已增加了；陸軍的編制，亦已改組了；於是喀富爾進一步，要把整個的意大利，從奧地利人手中，解放出來。但是一八四八年——一九四九年的經驗，告訴喀富爾，單憑小小的撒地尼亞，決非奧地利帝國的對手，如欲驅逐奧地利人，真正從意大利領域中，退避出去，那就不得不借助於外力。此所謂外力的援助，據喀福爾看，就是法蘭西。福爾又知道：拿破崙第三，醉心於被壓迫民族的援助，又欲圖成個人的名譽和勝利，所以他就引起拿破崙第三的注意，致使法蘭西和撒地尼亞，兩相結為聯盟。

撒地尼亞的參加克里米亞戰爭 喀富爾的圓滑外交，使拿破崙第三，斷絕奧地利，而親善撒地尼亞。一八五五年，喀富爾又使撒地尼亞，加入克里米亞戰爭，以抵抗俄羅斯。在這次戰爭內，意大利的軍隊，行動合度，下年（一八五六年），巴黎舉行和會，喀福爾就把意大利的顛沛，和奧地利的失治，裝成英吉利法蘭西等代表的耳中。這次的克里米亞戰爭，喀富爾雖沒有直接的利益，但是已經得到了英吉利的同情，和法蘭西的友好了。

撒地尼亞和法蘭西的同盟 喀福爾漸漸把法蘭西拉近了，到了一八五八年，拿破崙第三，暗中允許，幫助撒地尼亞，把奧地利人，從倫巴底（Lombardy）和威尼西亞（Venetia）地方，趕走出去。交換的條件，則由喀福爾允許，把薩伏衣（Savoy）和尼斯（Nice）二地，讓給法蘭西。此外，喀福爾又訂立許多密約，其主要鵠的，在於削弱其他意大利州邦的政府，並於適當的時期內，準備全意大利的民族運動，共去反對外力。他又派遣多人，

到多斯加納，教皇管轄的各州邦，二西西里，和奧地利屬諸州邦，組織擁護撒地尼亞人的黨派；他更在有利於自己的範圍內，和瑪志尼加里波的等人，互相結合，共同協作。

法奧之戰（一八五九年） 解放和統一一意大利的首次嘗試，已在一八四九年失敗了。十年之後，一切都已準備就緒，只待第二次大舉動的爆發，主其事者，即爲喀福爾。果然，到一八五九年，奧地利因爲看見意大利方面，竭力擴張軍備，於己或有不和，首先向撒地尼亞宣戰。宣戰令一出，拿破崙第三，立刻派遣軍隊，救助撒地尼亞。法蘭西的軍隊，越過阿爾卑斯山，加入厄曼紐爾的軍隊。當同盟國侵入倫巴底的時候，意大利民衆，在多斯加納，帕馬，摩德拿，和教皇的各州邦，先後起事，影響統一運動。結果，各公爵逃走，喀福爾收管三個公國，並接收教皇所屬的州邦的一部分。同時，在一八五九年夏季，法蘭西和撒地尼亞兩軍，在馬進塔（Magenta）和索非里諾（Solferino）地方，大告勝利，把奧地利人，從倫巴底地方，完全驅逐出去。

倫巴底和中部公國之歸併於撒地尼亞（一八六〇年） 即在此處，拿破崙第三，忽然中止援助，因他祇許把意大利北部，歸併於撒地尼亞，却不同意於意大利中部的聯合，既然喀福爾決計要保有意大利中部，拿破崙第三，也決計將意大利北部的一部分，返歸奧地利。經過長時期的磋商和談判之後，法蘭西，撒地尼亞，和奧地利三方，獲得一種協定，締結沮利克條約（Treaty of Zurich）。同時，法蘭西和撒地尼亞之間，也獲得一種解決（一八六〇年），若把當時協商的結果，總括起來，那就是說：奧地利保有威尼西亞（Venetia），特連（Trent），和的里雅斯德（Trieste），但對於意大利的別部，無論其爲間接的管理，或直接的管理，一概都歸無效。撒地尼亞從奧地利那裏，得到倫巴底（Lombardy），以及帕馬（Parma），摩德拿（Modena），和多斯加納（Tuscany）。

的三個公國，以及教皇所管轄的一州，即羅馬納（Romagna）。法蘭西所得的，則爲薩伏衣和尼斯二地。

加里波的征服二西西里（一八六〇年） 當意大利北部和中部的妥協，尙未完全見效的時候，在一八六〇年，著名的加里波的，得到喀富爾的私下的幫助，率領千餘『紅衫軍』從熱那亞地方，載至意大利南部，開始從事襲擊。他在西西里上岸，各地的人，都歡迎他，承認他是民族的解放者。他佔據了那不勒斯（Naples），打了二西西里王的軍隊，只在五個月內，克服南部意大利全境。他於是大得民心，很可以在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地方，做個獨裁；不過爲要統一意大利，這位共和主義的愛國者，竟自動的，把他那整個的勝利品，歸之於厄曼紐爾王。喀富爾爲要把那不勒斯，合併於撒地尼亞，又取了大塊教皇的土地，那時，留剩在教皇的統治之下者，只有羅馬和羅馬四周圍的鄉野而已。

意大利王國的成立（一八六一年） 在一八六一年，意大利已經完全自由，完全統一，只有下列兩區，尙屬例外：其一爲教皇的區域，爾時在拿破崙第三的保護之下，一時不能收回；其二爲奧地利所統治的威尼斯，特連的里雅斯德三省。在已歸併的區域內，創立一平民大會，追認那些已做過的事情。到了一八六一年，厄曼紐爾第二（Victor Emmanuel II），拋棄撒地尼亞王（King of Sardinia）的尊號，戴上意大利王的金冠。於是撒地尼亞於一八四八年所頒佈的憲法，也被擴大範圍，行施於全國。這第一次的國會，就在吐林（Turin）地方召集。

那一年，喀福爾死了，對於意大利，真是一件大損失，因爲尙有剩下的許多問題，需要像喀福爾那樣的天才和人格，方始解決得了。幸而統一意大利和設立立憲政府的兩件大事，已經完成，其餘繼起之事，即材幹較次之

人，也可完成他的事業。

威尼斯的歸併（一八六六年） 一八六六年，意大利乘着德意志內戰（七星期戰爭）的機會，聯結普魯士，共打奧地利；意大利的軍隊，雖然失敗，但普魯士的軍隊，進行神速，獲得最後的勝利，逼着奧地利人，把威尼亞西亞（包括威尼斯的大部份），讓給意大利。但是，奧地利得了普魯士的允許，仍舊保有特連和的里雅斯德。彼時新訂的疆界，在奧地利方面，仍舊包有最高的山峯，這是最有利的一點，因為，到了將來，奧地利仍可再派軍隊，出來襲擊。不過，那可傲而古昔的威尼斯城的獲得，對於意大利的統一，實屬重要的一個步驟。

羅馬的歸併（一八七〇年） 四年之後（一八七〇年），歐洲的普法戰爭，又給意大利以一個極好的機會；因為普魯士的侵入法蘭西，使法蘭西撤消數年以來駐在羅馬藉名保衛教皇的軍隊。即在那同月（九月）內，拿破崙第三，在色當（Sedan）地方，投降德人，法蘭西第三次共和，在巴黎城內，宣布成立，意大利乃乘此時會，派遣軍隊，侵入教皇領域，奪回羅馬。教皇庇護第九，竭力反對意大利政府的行爲，並把他自己，幽禁在法迪坎宮（Vatican）內。到了一八七一年，羅馬竟變爲統一的意大利的首都了。

第三節 意大利接受民治的遲疑

貧乏和不學妨礙民治的進展 在一八七一年，意大利雖爲一統一民族，且有一立憲政府，但有多少年代，不能立時變爲民治政體。據當時的規定，凡是沒有財產的人，或是不會寫字和讀書的人，不許選舉，不許任職。這是極嚴厲的取締，因為在那時候，大多數意大利人，都沒有財產；在一八七一年，竟有四分之三的人，不會寫字，不

會讀書。到了一九〇一年，還有半數的人，沒有受過教育，因此大多數的勞動者和農民，不得直接顧問政治，所謂政府，祇屬於中等階級和上等階級的最少數人。

●這不受教育的百分率，在意大利各地，各不相同。在波得蒙特 (Piedmont)，只有百分之二十六，而在南部意大利，竟達到百分之九十。

政教的衝突亦礙及民治。民主政體和教皇政治 (Papacy) 的衝突，開始於一八四八年，及至一八七〇年，政府奪取羅馬之時，此項衝突，達至最高之點，即此衝突，於長時期內，使民治政體，變為不可能之事。羅馬做了首都以後，意大利的國會，試與教皇議和，制定教皇的保障法 (Law of Papal Guarantees)。從此之後，教皇的權位，和君主一樣，在法迪坎 (Vatican) 和拉忒藍 (Lateran) 宮殿內，可以行使獨立的治權，可以設立法庭，可以有外交權，並可從國庫中，領取年金。但是庇護第九，竭力反對此保障法，因為這個法律，失去國際的特質，使教皇政治，仰承意大利政府的鼻息。他痛斥那個法律，拒絕接受年金，把自己關在法迪坎宮，做個自動的囚犯，並禁止教徒，參加選舉或任職務於國王的政府內。自從一八七一年起，直到現在，沒有一個教皇，曾越過法迪坎宮殿和聖彼得教堂一步。雖則庇護 (Pius) 和厄曼紐爾 (Emmanuel) 的嗣者，他們的關係，稍稍趨於密切，但政教兩方的根本衝突，至今尚沒有解決。

教皇的態度，毫無疑義的，使他在國際間的威信，突然增高。因為當他不和政府相友善時，一班外國教徒決不致疑心他的國家成見了，決不致疑慮到他為意大利的利益而打算了。但同時，他又禁止天主教徒，參預政治，這使意大利的政教兩方，都蒙損失。於是許多意大利人，覺得政治不是教皇職務，他們反對他的禁令，因為反對他的禁令，就連對於教義也冷淡起來了。在另一方面，有許多意大利人，把宗教之事，看作和國家同樣的重要，

他們服從教皇的訓令，脫離政治生活。所以在一八七一年之後，在上等階級和中等階級中，一班熱誠的天主教徒，雖然在法律上，可以選舉，可以任職，但他們却不肯如此做，致使意大利的立憲政府，竟落到中等階級的反天主教團體中去。

中等階級的意大利政府的功績，真正的中等階級統治者，對於意大利的內政，常用他們自己的方法，來處置它，他們摹仿法蘭西，集中國家的行政權，又計劃着一個統一的普及教育制度，到後來，未能置諸實行。他於南部的文化落後區域，也着實費番功夫，把他們的社會生活，經濟狀況，提高到和北方進步區域互相齊一的水平面。他們又建築幾千英里的鐵道，非但可以做國內貿易上和旅行上的命脈，也是統一全國的文化的唯一善法。他們又建築廣闊，改良海港，測量土地，提倡工業，擴充工廠制度，使之密佈於那不勒斯（Naples），巴勒摩（Palermo），墨西拿（Messina），和繁盛的倫巴底（Lombardy），與多斯加納（Tuscany），同時，對於商船，也給與津貼。他們的唯一目的，即在於發展工商業，並促進中等階級的興旺。

成爲「強國」之一的意大利，同時，政府方面，受着愛國主義的驅迫，極望在一八四八年到一八七〇年的統一時期內，恢復從前羅馬帝國的榮耀和偉大。他們所希望的，不單使意大利得能自由，得能統一，且要使它做一強國。他們抱着這個目的，就造成一個大的海軍，同時，又把陸軍改組，加以擴大（一八七五年）。此外，它又費去許多努力，和其他列強，爭取海外殖民地。

三國同盟（The Triple Alliance）這是最奇怪的事，在意大利人脫離了壓迫之後，不到一刻，他們的政府，爲了帝國主義的夢想，便想把別的民族，隸屬於意大利的統治之下。他們積下數年的野心，想從西西里（Sicily）

city) 渡過地中海 (The Mediterranean Sea) 而取得非洲北部的突尼斯 (Tunis) ——就是古代的迦太基 (Carthage) ——這事情，却為法蘭西共和國所阻撓，因為法國政府曾於一八八一年，在突尼斯地方，設立一個保護國。那時，在意大利，反對法蘭西的呼聲，非常之高，及至次年，就和德意志及他的老冤家奧地利結為聯盟了。——就是那有名的『三國同盟』，這個聯盟，從一八八二年起，直到一九一五年，方始終結。

『三國同盟』的結果，更增大了意大利的軍備，並增加了賦稅的負擔，又阻止意大利人，從奧地利人手中，取得特連的里雅斯德，並完成民族的統一。它的唯一好處，祇在鼓勵政府，堅持那無用的帝國主義的企圖而已。意大利的帝國主義，費了許多的金錢和生命，意大利終於在非洲地方，得到兩個殖民地：——厄立特利亞 (Eritrea) 和索馬利蘭 (Somaliland) ——但它沒有克服阿比西尼亞 (Abyssinia)。它的軍隊，於一八九六年，在亞多奧 (Adowa) 地方，受到最後的失敗。及至一九一一、一二二年，它和土耳其宣戰，奪得非洲北部的黎波里 (Tripoli)，又佔據了愛琴海中的十二個希臘的小島。這些殖民事業，除了加添愛國主義的火焰，和使商業與政府的官吏，稍得一些利益之外，在實際上，僅是一種輕微的收獲而已。

政府的腐敗 不幸，有許多人，勾連政府中人，毫不猶豫地，犧牲國庫以自富，於是財政的腐敗，遂變成意大利政府的不治之症。為欲維持這種腐敗事業，又欲支付軍事上，侵略上，公務上，和解放戰爭上，由契約而產生的債務，在政府方面，必須有多量的賦稅，所以意大利的賦稅，特別提高，變成歐洲最高的賦稅。這種重擔，都壓到農民和勞動階級身上；可是，政府對於他們在物質上的享受，却沒有做了什麼。

移民 為欲避免軍事上的服役，或自己的經濟狀況，許多低等階級的意大利人，都離開本地，遷移到美洲

去。按照估計，在從一八七一年到一九一四年的時期內，意大利失去六百萬人，這六百萬人永久住在外國，尤以在美國、阿根廷（Argentina）和巴西（Brazil）者，最爲衆多。

民衆反對政府 一面人民自動移徙，一面國內的人，反對中等階級的政府和他們的政策：(1)熱誠的天主教徒，攻擊政府，因它干預教會的自由，因它不能履行社會的立法（social legislation），尤其對於農民的立法；(2)瑪志尼和加里波的的徒衆，仍舊維持一個小共和黨，贊成推翻君主政體，建立共和政府；(3)工廠制度，既經盛行，勞工問題，也就產生，城裏的工人，有許多加入社會黨，要求整個的民主政體，和革命式的社會改革；(4)還有一些勞動界的極端分子，本來厭惡政府，對於意大利的政府，更加深惡一層，他們擁護無政府主義，宣傳把現存的一切制度，全部推翻。厄曼紐爾的繼承人宏伯特王（King Humbert）也於一九〇〇年，爲無政府黨所刺死。

民主政治之漸興 逐漸逐漸地，一種政治生活上的變化，終於發生出來了。因爲民衆的不安，又因無政府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散佈，致使政府方面，驚惶而勉強地，容忍民治主義，及至一八八二年，擴大了選舉權，除此而外，並無其他變動，直到二十世紀，政府受到十二分的驚惶，方始允許意大利，變爲一民主國。及至一九一二年，採行全國男子普選制度，從此以後，即連沒有財產，不會寫字和讀書的意大利人，亦都可以參加選舉，其任職務了。

天主教徒亦得參加政務（一九〇五年） 教皇禁止天主教徒，不得參加政務的訓令，到了後來，亦漸漸的變動了。教皇利奧第十三（Leo XIII, 1878—1903）先在特定的區選舉裏，取消此令；到了庇護第十（Pius X, 1903—1914）手裏，竟於一九〇五年，把此禁令，全部取消了。天主教徒，立刻得到新自由，他們亦像其他百姓一樣，選舉官吏，進入下院，又進入內閣。到了一九一九年，他們組織一個新政黨——即平民黨（Popular Party），

——擁護激進的民主政治（包括女子選舉權運動在內）主張宗教上的自由，和澈底的社會改革。在國會中，代表平民黨的席位，非常之多，僅次於社會黨而已。

社會的立法 (Social Legislation) 當選舉權擴充到農民和勞工階級手裏，社會主義的聲勢，又繼續散佈着，而天主教徒，又很活動地參預政治事業的時候，意大利政府，毅然決然地，從事於「社會立法」，藉以平靜民衆的不滿。他們通過工廠法令，保護工人之遭遇意外者，年老者，和患病者。他們又認職業組合，爲合法的組織，所有該項組織的基金和種種活動，都得適切保障。他們又鼓勵合作制度的銀行事業，又獎勵批發的賣買和耕種的合作社。到了一九一四年，意大利已經變爲民主國，並用政治機械，藉以達到社會改造的目的。

愛國主義的增高 在二十世紀的民治政體之下，意大利的愛國主義，正像在十九世紀中等階級的政府之下，同樣地強烈，同樣地不可輕視。愛國主義，在對土耳其宣戰，和取得的黎波里（一九一二年）的兩件事情上，表顯得非常明白。一般民衆，仍望收回意大利人所住的特連和的里雅斯德，仍望管轄從前時候，曾爲威尼斯（Venice）的雄偉的座位的亞得里亞海（Adriatic Sea）。這都是蓬勃的愛國精神。末了，在一九一五年，意大利的愛國主義的爆發，使他割斷了三國同盟的連索，而和法蘭西英吉利俄羅斯，在大戰中，並列起來，共去攻打奧地利，結果，得到了特連，的里斯德，並其他連屬的土地。（在後章內，當有更詳細的敘述。）在大戰後的一九二二年，一個極端的愛國組織，名叫法西斯蒂黨（Fascisti）者，突然出現，它的領袖，名叫墨沙里尼（Benito Mussolini），變了真正的獨裁者。他雖然沒有毀去意大利的國會，但是譏笑國會，因爲他相信，意大利需要一個剛毅的統治者，能有堅決的意志，唯此方能使它強盛，國會的討論，並無補於大事。這樣，民治的精神，不得不於愛

國主義的大怪物之下，暫時遭受屈伏了。

第十八章 日耳曼之統一（一八四八年——一九一四年）

第一節 遲遲不前之日耳曼的統一和民治

一八四八年時之日耳曼各州 一八四八年之初，所謂日耳曼，仍是一個由許多散漫而互相嫉忌的各州所組成的混雜體；在它當中，包含三十餘君主專制國，舉其名，則爲奧地利（Austria），普魯士（Prussia），巴伐（Bavaria），漢諾威（Hanover），薩克森（Saxony），瓦敦堡（Witttemberg），巴登（Baden），和黑森（Hesse）。又包含四個貴族共和國，即漢堡（Hamburg），布勒門（Bremen），律伯克（Lübeck），法蘭克福（Frankfort）。它們的面積與力量，各不相同。奧地利與普魯士的面積和人口，與俄國法國英國相等；巴威的大，與比利時，葡萄牙同級；漢諾威的範圍，與丹麥瑞士相仿。其他小的州邦，則僅如美國的城市而已。

『日耳曼邦聯』和它的弱點 日耳曼和意大利不同，它在一八四八年之初，就有國家的形式，名叫日耳曼邦聯，乃是一八一五年維也納會議的產物，其實，只是換湯而不換藥的神聖羅馬帝國罷了。它所代表的，只是一個形式，只有極小的權力，它的議會（Diet），乃是日耳曼統治者個人的代表所組成的，實則只是一個永久的大使會議罷了。他的權力，非常之多，儘可不經邦聯議會的允許，自由和他國宣戰，和他國媾和，並可自由立法。

奧地利 奧地利握有日耳曼邦聯的『總統之職』，它那哈布斯堡（Habsburg）朝的執政者，在古時，是

神聖羅馬帝國的君主。它是土地廣大，勢力雄厚的一州，可是在它的住民中，所有真正的日耳曼人民，比之普魯士，更爲缺少，僅與巴威相埒。它之所以如此具有勢力者，則因它在數百年中，它的哈布斯堡朝，曾把幾個國家，一併吞了去。一八四八年時，奧地利的哈布斯堡朝，非但管理奧地利本部（日耳曼的奧地利包括維也納在內），並且管理匈牙利（Hungary），捷克斯拉夫（Czechoslovakia），和許多南斯拉夫人（在哥羅西亞）波蘭人（在加里西亞）羅馬尼亞人（在德蘭斯斐尼亞）和意大利人（在倫巴底威尼西亞）。觀此，可知這個握有日耳曼「總統之職」的強國，它的整個旨趣，並不完全在日耳曼一處；同時，又可知，這個「總統」對於一切能够增進國家精神和加添日耳曼邦聯的力量東西，一概加以反對。總之，奧地利要用種種方法，拒絕其餘各州，取得國家領袖的地位。

普魯士 普魯士王國，比奧地利略小，但它的住民，多爲真正的日耳曼人，所以在實際上，它倒是最重要的。一州。在普魯士，除了有少數波蘭人以外，幾乎完全是日耳曼人。它那早所沿襲下來的「啓明」專制，有成效的軍國主義，有效的分治，以及富於活動力的新教，使它的地位，得能大大抬高。在十八世紀時，它曾兩次戰敗奧地利。在十九世紀初年，它又率領日耳曼人，和拿破崙作最後的「解放之戰」（War of Liberation）。本來，在一八四八年之前，整個的日耳曼民族，很可在普魯士的領導之下，建立一個強有力的國家，但因碰遇兩重阻礙，竟使它不能實行其事：第一，它自己的霍亨索倫朝（Hohenzollern）的帝王，自從一七八六年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逝世之後，都是懦弱無能，無所作爲的人，他們夢想奧地利是他們的朋友，是他們的恩人。老實說，他們都不是政治上的領袖人才。第二，其餘三十多個小州的君主，都嫉妒普魯士的軍力，不使它統一

成功。他們恐怕國家統一之後，各自的獨立權，從此就要破壞了；所以他們對於奧地利的阻止日耳曼的統一，和奧地利的阻礙普魯士之取得全國領袖地位，都表示同情。

日耳曼的非民治性 在一八四八年之初，日耳曼的地位，非獨衰弱，而呈分裂之象，且與民治的精神相距極遠。西南部的小州，在拿破崙時代，因為感受法國的影響，充滿了法國革命的主義——民權，自由，平等，即此各種主義，感染它們，使它們爭先恐後的，從事於社會的改革，如田奴封建制的廢除，大地產的分散，土地的歸爲農有，特權的鏟除，以及拿破崙法典的採用等。其他像巴威，瓦敦堡，巴登，黑森等君主國家，都頒給成文憲法，俾資遵守。普魯士在拿破崙時代，也完成了它的社會改革，但它的改革，基因於沿襲下來的『啓明』專制，並不根據於民權之說。普魯士的霍亨索倫君主，雖然允許人民，改組立憲政府，但於此點，始終沒有實現。在一八一四年到一八四八年之間，奧地利的主要人物，是梅特涅伯爵 (Count Metternich)，在第十四章中，我們已經明白，他是如何反對法國革命思想的人，又是如何否認民族和民治原則的人；他又極順利地，利用奧地利有權勢的地位，來阻礙意大利和日耳曼的統一。

第二節 日耳曼不能於一八四八年完成民治的統一

民衆的反對梅特涅 直到一八四八年，梅特涅始終站在最高地位。在他的統治之下，全國上下，都感覺得不滿意。以下數種分子，對他的地位，最爲不利。

(一) 智識階級 新聞家，文學家，大學教授，大學生，法律家，醫學家，諸如這一班人，於十九世紀之時，都發生

一種愛國熱誠，竭力反對政府方面，無端干涉言論的自由，出版的自由，和教育的自由。並要求着全國的統一和立憲的政府。

(二)中等階級的實業界 銀行家，製造家，鑛主，諸如這一班人，都覺他們的經濟企業，如鐵路的建築，工業的改良等，非有強有力的國家，爲之保護，萬難希望成功。他們對於賦稅的徵收，公家的開支，都要有所主張，因此緣由，他們也成爲梅特涅的反對者。

(三)勞動階級 在慕尼黑 (Munich)，科倫 (Cologne)，來比錫 (Leipzig)，柏林 (Berlin) 等城市中所有的勞動者，似乎都已感染社會主義的影響。即在維也納地方，亦復如是。他們人數，非常衆多，故其反抗力量，亦最強大，他們可算是智識階級和中等階級的後盾。

(四)農民 日耳曼西部和南部的農民，決定維持他們所已經到手的社會的或經濟的利益；奧地利和其他日耳曼地方的農民，亦皆亟切希望，唯望自己的命運，得能改善。所以這些農民，很容易集合起來，共去反對梅特涅以及他的反動政策。

一八四八年的日耳曼革命運動 革命的空氣，似乎到處吹遍了，似乎很可在日耳曼地方，建立一個強有力的與民主化的日耳曼國家。一八四八年二月，巴黎發生革命，推翻了波那帕脫^{拿破崙}君主國，建立了第二次法蘭西共和國，當此時會，日耳曼地方的革命的火焰，正是直沖雲霄，不可遏止；即連自從一八一四年以來，素握大權的梅特涅，亦不得不於此時，突然下台了。

奧地利的革命 同年三月，維也納的羣衆，向奧地利政府示威，梅特涅就亡命到英國去。國王無法，只得頒

佈憲法，規定個人的自由，和上中二階級的議會政府。田奴制和封建制，亦隨之而廢除了。

梅特涅逃到英國的時候，歐洲的中部，都在騷擾激盪之中。日耳曼的奧地利，已經成爲『自由』和『立憲』的國家了；匈牙利人在布達佩斯（Budapest）地方，建立一個立憲政府；意大利人也暴動起來；捷克斯拉夫人在布拉格（Prague）地方，召集一個汎斯拉夫（Pan-Slavic）的國會；南斯拉夫人在亞哥郎（Agram）地方，建立一個『自由』的政府。整個的奧地利帝國，好像已經瓦解，變成一個由許多自治國家組織而成的邦聯了。

在普魯士 同時，普魯士王國，也變成『自由』了。霍亨索倫朝的威廉第四（King Frederick William IV）本是一個荒誕而投機的份子，他穿了革命顏色的衣服，委任許多中等階級的官吏；並且允許人民，頒賜一個憲法。

在其他的日耳曼州邦 於是大多數的日耳曼君主，不得不看奧地利和普魯士的樣，共同頒佈憲法。邦聯會議，見時機已熟，就行使選舉國民大會的權力；這個國民大會，它的唯一主的，在於組織一個統一而民治的日耳曼政府；有此組織，往後日耳曼的變成民治國家，是很容易而且很迅速了。

一八四八至一八四九年的法蘭克福（Frankfort）國民會議 一八四八年五月，國民大會，在法蘭克福地方，用全民選舉的方法，選舉出來了。它的大部議員，都是有智識與財力的中等階級，更且愛國愛自由，勝過其他一切。他們大多數人，都贊成，並希望，將來一日，日耳曼政府，要變成一個民族的和立憲的國家。但是對於應包括的土地和應採取的政府方式二點，各派的意見，各自紛歧。小部份人，贊成共和政府，大部份人，贊成君主立憲

政體；還有，對於拒絕或容納奧地利帝國的問題，也分成兩派：一派贊成奧地利帝國，應完全加入；因為奧地利的哈布斯堡朝，對於日耳曼的歷史，具有極大的影響；另一派人，主張拒絕奧地利，加入其內，至少，奧地利中的非日耳曼部份，應當被拒在外。他們說：倘若奧地利的土地，完全加入，那末，日耳曼就不能變成一個民族國家了。

『日耳曼人的基本權利』和全日耳曼的民治計劃 國民大會經過長期考慮之後，終於在一八四八年十一月，決定『日耳曼人的基本權利宣言』（Declaration of the Fundamental Rights of the German People），給與人民以法律上的平等，信教，出版，集會的自由，以及請願的權利。一八四九年四月，大會中又決定一個妥協的憲法。當時所規定的日耳曼帝國，將由三十餘日耳曼州邦，組成一邦聯政府（包括日耳曼的奧地利，但不包括非日耳曼的奧地利土地），而以普魯士君王，任此帝國的領袖。它的國會，採取兩院制：一院代表各州，一院代表人民。

法蘭克福民會的成功，可算是新日耳曼歷史上的一個轉機。要使國民會議的人，能夠細細的考慮，好好的工作，那末，日耳曼非但能夠變成一個統一國家，且能收獲民治之效。但在事實上，如此的工作，並沒有實現。這個失敗，竟使日耳曼的統一，又延遲了二十五年，更使民治政體的實現，耽擱了七十年之久。

法蘭克福民會的失敗和普魯士腓特烈威廉第四的態度 法蘭克福民會失敗的主因，並不在人民的沒有熱心，却由普魯士和奧地利的反民治的執政者和上等階級的態度使然。普王威廉第四，即是其中最著名的一個。有一次，在一八四八年的春天，他屈服於柏林的暴動，似乎要想實現『自由』和『統一』二者；但是到了秋天，又獲得霍亨索倫的地主，新教教會，和軍隊的擁護，於是他就大膽起來，斥除新派的臣僚，並公然宣言，禁止

普魯士人民，自己創造憲法；即使要有憲法，亦算由他作主，根據天賦（God-given）的權力，賜給他們。及至一八四九年春天，他竟公然侮辱法蘭福克民會，拒絕他們所奉獻的王位，以顯示自己的尊貴和權威。他曾經說：假使全體的君主歡迎他，他是要接受的；唯獨法蘭福克民會的請求，他必加以拒絕。果然，有幾個日耳曼君主，迎承此意，歡迎腓特烈威廉第四，來做日耳曼的皇帝。但勢力最大的奧地利亞的哈布斯堡王室，對於此點，竭力反對。

一八四八年，奧地利帝國，完全處於革命風潮的騷擾之中。假使普王腓特烈威廉第四，真是一個有膽量與識見的政治家，那他正可乘此時機，利用自己的軍隊，來做日耳曼愛國運動的領袖，因此，可以廢除民會，而實現他那非民治的統一的野心。但他既沒有膽量，又缺乏見識，他在一方面，受着普魯士反動派的包圍，在另一方面，又受着俄皇的威脅，和奧王的欺騙，白白失去兩個成功的機會。他不願做一民主的皇帝，因為法蘭克福的民會，曾邀請過他；他亦沒有作成專制的皇帝，因為奧地利並沒有歡迎他，最後，他一無所成，反使奧地利帝國，乘此機會，恢復其原有地位。

革命後奧地利的復原 奧地利帝國，漸漸從一八四八年的革命之中，恢復原狀。住在捷克斯拉夫夫的日耳曼人，得到奧地利軍隊的幫助，把捷克斯拉夫夫人壓服了；南斯拉夫人，發覺匈牙利人和意大利人，對於他們的壓迫，更甚於維也納的哈布斯堡朝，所以他們在奧軍中，非常出力，共同制止意大利和匈牙利的叛亂；於是奧地利本部（日耳曼的奧地利）的政府，因為對外的勝利，和守舊的貴族及農民的興奮，地位日趨於鞏固。所以在一八四九年之初，那位新進而年輕的法蘭西斯約瑟（Francis Joseph, 1848—1916）可以大着膽子，毫不費力的，拒絕當時所草成的民主憲法。

匈牙利的壓服 唯獨匈牙利人，在路易曠蘇士 (Louis Kossuth) 的領導之下，單獨否認法蘭西斯約瑟，算是他們的共主，他們在布達佩斯 (Budapest) 地方，建立一個共和國，重整旗鼓，來作民族的獨立事業，可是到處地方，受了人家的反對。這時，南斯拉夫人和日耳曼的奧地利的軍隊，已經得到俄國的幫助。及至一八四九年八月，專制君主的同盟，——包括奧地利的法蘭西斯約瑟，和俄羅斯的尼古拉斯第一，終於把匈牙利壓服了，並取消了它的共和國。於是哈布斯堡朝的武功，又恢復了全奧的管理權。

奧地利憲制的復興 法蘭西斯約瑟，摹仿梅特涅的政策，把所有他治下的憲法，一概加以廢除。他剝奪了民族自決的權利，又剝奪了個人的自由，任何報紙上的言論，均需受他的嚴重的監視。所有政府中的官吏，完全由他個人委派。到了此時，專制政體，又重新粉墨登台，正如脫羈野馬，重新狂奔起來一般。

一八五一年日耳曼邦聯的恢復 奧地利君主，不肯接納法蘭克福民會所制定的憲法，考其所以如此者，厥故有三：(一)因此憲法是民主化的憲法；(二)它只允許奧地利的一小部份，加入日耳曼帝國；(三)它把最高之權，授給普魯士王。這是他所最大心服的，他決不能允許普魯士王，在日耳曼境內，處於領袖地位，超過他自己的勢力。

我們早已知道，普王腓特烈威廉第四，決不因爲爭奪領袖地位，輕易與奧地利宣戰。日耳曼各小州的君主，都望對於法蘭克福民會的決議，加以遏制，藉以保持一己的獨立地位。結果，不顧人民的反對，和各處革命黨徒的發動，竟於一八五一年，把日耳曼邦聯，恢復轉來，使其與一八一五年至一八四八年的邦聯，完全相同。第一次國會聚集，即把「日耳曼人的基本權利宣言」，全部撤消，並委派委員會，刪改一八四八年的邦憲法上所規定

的人民統治權，男子普遍選舉等危險原則。因此，日耳曼在此專制和不自由的政府之下，四分五裂，衰落下去了，雖至一八五一年，日耳曼尙未實行民主政治，更未促成民族的統一。

革命運動所產生的永久的結果 一八四八至一八四九年的日耳曼革命，曾留下許多明顯的痕跡：（一）法蘭西斯約瑟，重新建立了專制政治；但沒有田奴制和封建制。（二）腓特烈威廉第四，爲欲緩和自由黨人的心，曾於一八五〇年，公布一個普魯士憲法，在此憲法下，產生一個國會。這個國會，由上下兩院組織而成；在下院中，由有產階級，佔據優勢。腓特烈威廉第四，曾很審慎的訂定說：內閣對他負責，與國會互相分離，各自獨立。如此一種普魯士憲法，自一八五〇年頒佈起首，直活到一九一八年，方始壽終正寢。（三）許多日耳曼的自由黨和民主黨，看見一八四八至一八四九年的革命的失敗，和此失敗所引起的反動，不得不逃亡國外，而尤以出奔美國者，最居多數。（四）許多日耳曼保守黨（貴族等），竟被愛國的熱誠所激動了。他們譏議法蘭克福民會，說它不能建造一個強有力的國家；並且怨恨腓特烈威廉第四，說他沒有勇氣，不能和奧地利抵抗，藉以取得日耳曼的領袖地位。一八五〇年，這些保守派人，都站在前線來了。他們不主張用民治的方式，來統一日耳曼，却望普魯士王調動軍力，圖謀統一，據他們說，後者是較有實效的辦法。當然，此中所涵蘊的，是流血，是犧牲生命。

第三節 一八六六至一八七一年的非民治之統一的成功

俾斯麥 (Bismarck) 保守派中最著聲望的人，當首推俾斯麥，他是一個有勢力的地主，在一八四八年的革命中，一躍而爲重要人物。他生於維也納會議（一八一五年）的那一年，自幼即傲而無禮，不甘人後。他是一

個富農，更是一個普魯士的愛國者。在一八四八至一八四九年之間，他已堅決相信，唯獨專制政體，方是一個最完美而最易收效的政體；人民之要求憲法，實屬一個極大錯誤。據他說：法蘭克福民會，簡直是無用的廢物。他覺得：日耳曼的統一，一定要依靠有神權的普魯士君主，同時更須依賴軍隊、貴族和教會的助力。他相信：日耳曼必能統一，但必須由普魯士人，作為領袖，又須廢除民主主義。換言之，他所期望的，乃是日耳曼的普魯士化。

自從一八五一至一八五九年的數年間，俾斯麥在法蘭克福的日耳曼邦聯中，代表普魯士王。他聯絡幾個同志，壓服日耳曼的自由派人，並且對於奧地利國，表示不滿；因此，他得到許多外交上的經驗。在邦聯中，他用鎮靜的態度，敏捷的頭腦，使普魯士國，得到和奧地利相等的地位。一八五九年他被派到俄羅斯的彼得格勒（Petrograd）出任大使，他很熱烈的欽佩，並羨慕俄皇的專制政策，因此，竭力主張普俄的親善。一八六二年，他又調

到巴黎，遇見拿破崙第三，因此，對於法王所處的地位，極為明瞭。

同年，他又被召回國，被任為普魯士總理。他在位二十八年（一八六二年至一八九〇年），擴張了普魯士的領土，建立了日耳

曼帝國，更制定了治國大計，直到一九一八年，尚被採用不置。

普魯士王威廉第一 一八六一年，即俾斯麥被任為總理

的前一年，那個肥胖烈威廉第四去世了，他的兄弟，繼承其位，雖然仍襲舊貫，無甚革命，但很有些像十八世紀的霍亨索倫王朝

（Hohenzollerns），喜歡軍事的擴張，他並非一個極頂聰明的



圖五三第 俾斯麥

人，但很能信託人，他以全個心靈信任他的內閣。

俾斯麥於普魯士所施的對內的政策 俾斯麥做了總理之後，第一件事就在助成威廉，改組軍隊，和增加軍隊的數量。他相信如欲在普魯士的領導之下，統一日耳曼，實施專制政治，那非得有一支人馬衆多，而又久經訓練的大軍，不易爲功。但是，不幸得很，在下院中，大部份人，都是自由黨分子，而他們的意思，蓋欲在普魯士，建立一個英國式的立憲政府。他們懼怕武力，希望國王和內閣，退居他們之下，他們拒絕供給軍隊的各種改革上的需要。因此，俾斯麥大爲震怒，他宣示他們說：日耳曼的發達，並不靠普魯士的自由主義，却須依賴他的權力。……現在，最重要的事，不是拿演說和多數的同意票來解決問題，須知一八四八和一八四九年的革命，其所以失敗者，正坐因於前二者；我們現在所需要的，是「鐵和血」。

那班議員，並不聽他的話，仍舊非常頑固，反對他的政策，於是俾斯麥不待他們的同意，單獨進行賦稅和改革軍隊的事。當然，他們對於這種獨裁的行爲，反對益劇。但俾斯麥看得明白，以爲既有國王和軍隊，在他後面，作爲後盾，其他一切，都不足怕了。於是檢查報紙，監禁反動，約有四年光景，一八五〇年的憲法，簡直如同具文，毫無一些實效。

俾斯麥的外交政策 他在一方面，於普魯士境內，實行徵兵制度，同時，又用外交手段，解決普奧二國的領土問題。一八六三年，波蘭人謀叛，他幫助俄皇，壓服他們，因此，他使俄皇有幫助普魯士的義務。在另一方面，他又欺騙拿破崙第三，如果普魯士真能得勝，真能在日耳曼得到統轄之權，那末，法國方面，必可得到相當的酬謝。

丹麥戰爭（一八六四年） 一八六四年，普魯士在俾斯麥的領導之下，聯結奧地利，共謀丹麥，形成丹麥

戰爭。這次戰爭的起源，乃爲什列斯威好斯敦 (Schleswig-Holstein) 的一塊地方。這塊地方內，包括日耳曼西北部的兩個公國，那裏的居民，多係日耳曼族，但受丹麥王的管轄。假使以民族兩字，作爲標準，那就容易解決此爭端。因爲北部的四分之一，內中住民，多是丹麥人，故可以歸與丹麥，南部的四分之三，內中住民，多是日耳曼人，故可歸併給日耳曼邦聯。但是日耳曼和丹麥，都不肯讓步，他們都想攫取這土地的全部。所以結果，普與兩國，就聯成一線，把這塊地方，從丹麥人手中，搶了過來。

普與之爭 一八六四年的丹麥戰爭，它所產生的最重要的結果，就是自此而後，什列斯威好斯敦地方，一變而爲普與兩國的爭點。這是俾斯麥所早早逆料到的。奧地利極願成爲日耳曼邦聯中的一個獨立分子，而俾斯麥，則滿擬把它併入普魯士的版圖之下，經長時期的爭論之後，在一八六六年六月，俾斯麥提議，要改組日耳曼邦聯，並要把奧地利，擯之於邦聯之外。同時，普魯士軍隊，竟全體動員。於是奧地利，不得不游說日耳曼的其他小邦，幫他抵禦普魯士，以延長這弛鬆的邦聯的命運。

一八六六年的七星期之戰與普魯士的勝利 這次戰爭，普魯士方面，除有意大利的援助之外，他們自己的軍隊，人數充實，又久經訓練，加以器械精良，統率之人，矯健機敏，所以很占優勢。因此，各各小邦，相繼被他打倒。在一八六六年七月，奧地利於郭桌拉斯 (Königgrätz) 一役中，也被普魯士打敗，同年八月，開和議於布拉格 (Prague) 地方。這時，普魯士在日耳曼，已可爲所欲爲，不再受人箝制了。

日耳曼的改造 (一八六六至一八六七年) 在一八六六到一八六七年之間，俾斯麥改造日耳曼的情形，就其大者而言，可分成下列數項：(一)一八一五年的日耳曼的邦聯的解散；(二)奧地利的脫離日耳曼，和威

尼西亞 (Venetia) 的割讓於意大利；(三)普魯士的併吞什列斯威好斯敦，漢諾威王國，法蘭克福自由城，並其他的土地，因此，普魯士王國增加人口四百五十萬，它那土地和人口的計算，至少佔有全日耳曼的三分之二；(四)其他在美因河 (Main River) 以北的幾個日耳曼小邦，則由普魯士出面代其組織，名之爲『北日耳曼邦聯』。普魯士王，即係此新邦聯的『總統』。普魯士的軍隊制度，亦漸漸的，被介紹到各州邦中去。邦聯的國會，包括兩院制：上院 (Bundesrat) 是各邦君主的代表，下院 (Reichstag) 是用男子普選法所舉出來的代表。當時的俾斯麥，因欲與『自由黨』妥協，竟允准了男子普選制。他自己，除了普魯士的總理之外，現在，又擔任了『北日耳曼邦聯』的宰相。至於美因河以南的四個日耳曼州邦，即巴威 (Bavaria)，瓦登堡 (Wirttemberg)，巴登 (Baden)，黑森 (Hesse) 四者，都變成獨立國家，但和『北日耳曼邦聯』有經濟上的聯絡，又有軍事上的防守同盟。

普法之戰 (一八七〇年至一八七一年) 俾斯麥在一八六七至一八七〇年之間，煞費苦心，拉攏日耳曼南部諸邦，以與北日耳曼邦聯，結成政治的團體，他知道：它們不信任普魯士，但他也知道，它們恐懼着法蘭西的侵略。在『七星期戰爭』之後，拿破崙第三，不能忘情於『賠償』二字，即此二字，恰巧符合俾斯麥的心意。一八七〇年七月，普法兩國的交易，已從外交上，移到軍事上面去了。此時，南日耳曼諸邦，因爲民族觀念的緣故，也和『北日耳曼邦聯』站在同一戰線，共來防守普魯士疆域。

一八七一年德意志帝國的產生 一八七〇年到一八七一年的普法戰爭，我們已經在十六章內，說明大概。這次戰事，可以說是完成日耳曼統一的戰爭。當日耳曼軍隊占領巴黎的時候，南部四邦，自動請求普魯士，希

望歸入北日耳曼政治組織之中。原有的「北日耳曼邦聯」到了現在，改名爲「德意志帝國」。一八七一年一月十八日，普魯士王威廉，在凡爾賽宮（Versailles）萬鏡殿（Hall of Mirrors）內登基，號稱德意志皇帝。同年五月，和議告成，訂立法蘭克福條約（Treaty of Frankfurt），得到法國的亞爾薩斯洛林（Alsace-Lorraine）以及，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圓的賠款。

鐵血主義的成功 不錯，法蘭克福民會的演說，和多數的同意票，究屬無甚效果，唯獨俾斯麥的鐵血主義所造成的三次戰爭——一八六四年的戰敗丹麥，一八六六年的戰敗奧地利，以及一八七一年的戰敗法蘭西——却促成了德意志帝國，而普魯士人的領袖夢，亦就從此實現了。

德意志帝國的憲法 新帝國雖已統一，但仍不是民治的國家。普魯士的勢力，在帝國中，最爲偉大，依然保持着一八五〇年的非民主的憲法。其他各小邦，關於內部事務，覺得頗有採用英國式國會的需要。關於帝國全部的事，却把最高之權，授與各邦君主的代表所組成的上議院（Bundesrat）。至於下議院（Reichstag），則在實際上，無異於一個辯論會，它的決議案，一經上院的否決，全歸無效。普魯士王，是一個酷愛專制的人，他既成爲德意志皇帝，自然不必聽命於普魯士國會。他可委派普魯士的總理，又可任命帝國的宰相（Chancellor），諸如這一切，都不必得到下院的同意。俾斯麥自己，擔任這兩個要職，有很多年。他以宰相的資格，充任上議院院長，又爲下院草擬議案，又大權獨攬，管理帝國的行政。他又以普魯士總理的資格，領導普魯士議員，如何在上議院中，分投他們的票額，依照帝國憲法，這些票數，儘足否決縮軍，減稅，和修改憲法等議案。帝國的內閣，權高一切，絕對不受國會的限制。他們有了固定財政收入，又有強大的軍隊，作爲後盾，所以只要能得皇帝的信任，那就可永

遠維持他們的地位。一八七一年到一九一八年的德意志政府，和拿破崙第三時代（一八五二年——一八七〇年）的法蘭西政府，不相上下，故不能稱爲民主的國家。

第四節 德意志帝國的強盛

德意志的軍國主義 在德意志，並無民主主義的存在，却充滿了軍國主義的色彩。的確，普魯士的軍國主義，對於德意志帝國，具有莫大價值；賴此軍國主義，德意志帝國，方得產生；亦唯此軍國主義，方始帝國的前途，得能有救。這是德意志愛國者的共同信仰。威廉第一和俾斯麥二人，即拿全副精神，放在軍事上。果然，到了一八七一年，他們都變成救國的英雄了。

一八六二年，普魯士強迫它的壯丁，共去役軍，以謀得統一。一八七一年，它用同樣方法，維持普魯士人的領袖地位。迄後，又把同此制度，施於全國，在亞爾薩斯洛林地方，和沿比利時及俄羅斯的邊境，都建築了炮壘。在平時，又訓練一支有力的常備軍，藉供不時之需。

在五年之內，德意志的特殊的軍事設備，都被鄰近的強國，若法蘭西，俄羅斯，奧地利·匈牙利（Austria-Hungary）和意大利等國，摹仿過去了。所以，當鄰國擴充軍備的時候，德意志帝國，不得不用外交手腕，來離開他們，而使他們互相仇視。

俾斯麥的外交政策（一八七一至一八九〇年） 一八七九年，俾斯麥和奧地利·匈牙利訂立攻守同盟。三年之後，意大利也加入同盟。這就是著名的三角同盟（The Famous Triple Alliance）。直到一九一五年，

方始解散。再者，當俾斯麥在位的時候，德意志與英吉利和俄羅斯的關係，也非常親密。因着德意志的武力和俾斯麥的外交，竟使一八七一年至一九一四年的時期，變成一個『武裝的和平期』（Era of Armed Peace）各國的軍備，積極擴充着，人民的軍費負擔，日益增加着，國與國的猜忌，正是方興未艾，日後的禍根，即伏源於此了。

德意志軍國主義對於國內的影響 在德意志境內，到處可以聽得頌揚，是對於武力而發的。民族的精神，真發達到沸點了。愛國的團體，像大德意志同盟（The Pan-German League），和國家安全同盟（The National Security League）等，都一一的創設起來。並且，這軍國主義，是造成國家的紀律和促進國家的統一的利器。普魯士的波蘭人和亞爾薩斯洛林的法國人，都被屈服，動彈不得；德意志在世界的政治舞台上，竟占據最重要的地位了。中等階級的人，在國內，可以安居樂業，在國外，可以積極發展；上等階級的人，更因軍隊的充實，即是貴族勢力的擴張，益為興高采烈。全德意志的人，都滿意非凡，因為他們的專制政治，已樹下鞏固的基礎了。

有時，在下議院，間有反對軍國主義的呼聲出現，但均不佔勢力。有一次，他們決議，拒絕將巨大款項，供作軍事上的設備。俾斯麥立即覺到：如此胡鬧的下議院，非把它解散不可；因此，就拿這樁事件，訴諸國民的愛國熱誠，命國民重新選舉一個能體諒國家的意思而行事的下議院。俾斯麥以後的繼承者（一八九〇年以後），也屢次用他的方法，擴充軍國主義的勢燄。總括一句，自一八七一至一九一四年間，德意志的主要特點，就是軍國主義。

德意志的『爸爸政策』（Paternalism）

除了軍國主義以外，還有一個特點，為德意志所獨有的，那就

是『爸爸政策』。它的意思，就是政府要居於領袖地位，來增進人民的經濟利益。所謂『爸爸政策』，是十八世紀普魯士的遺物，却被俾斯麥引用過來，當作對內的政策，它的內容，含有兩重意義：（一）鞏固聯邦中央政府；（二）發展物質文明。

鞏固聯邦中央政府 俾斯麥計劃四個改革方案，請下院承認，他相信，憑此四個方案，可以鞏固聯邦的中央政府。四者唯何？（一）全國財政的統一。中央政府，有鑄造錢幣之權；管理銀行之權，也從邦政府手中，移歸中央政府。於是在一八七六年，著名的國家銀行（Reichsbank）也就設立了。這銀行，既在國家管理之下，自然成爲國家的中央信用機關及財政金融的穩固的擔保者了。（二）各邦的鐵道，聯成一起，與國家的軍事，郵政，電信等機關，互相呼應。（三）法律的統一。——中央的商法，銀行法，訴訟法，法院組織法，諸如這一切，它們的效力，高於一切地方方法。及至一八九六年，德意志的民法，公佈施行了。（四）中央政府經濟的獨立。——一八七九年以前，中央所得的款項，都從各邦捐取得來，到了一八七九年，中央政府，運用既獲權力，禁止自由貿易，徵收進口稅，於是賦稅大增，在那時，德意志帝國，可算是徵收重稅的一個國家。俾斯麥的關稅政策，是中央政府的經濟的來源；同時，德意志的農業和實業，也受到它的保護。

發展物質文明 俾斯麥對於發展物質文明的政策，計有三端：（一）關稅。——一八七九年的關稅政策，在一方面，可以防止農業上的外來的競爭。而同時，也可以鼓勵實業，獎進製造業，所以農人和製造業者，受惠獨多。（二）社會立法。——俾斯麥創立一個廣大的社會立法，來保護工人階級，他公佈了許多法律，限制工作時間；一切勞動者，均須實施勞動保險。在世界各國中，德意志帝國，是新時代的『社會立法』的最先鋒。它的保險計劃，

工廠規則，工作交換法，專門學校的設立，和商會的組織等，都從下的方面，促進工業，同時，又有保護關稅，從上的方面，發展實業，所以不久之後，德意志已成爲世界上最大的工業國了。(三)帝國主義——德意志帝國，因要鼓勵海外貿易，又因要擴充傳教事業，在許多地方，取得殖民地的統治權。舉其例，如非洲的多哥蘭 (Togoland)，喀麥隆 (Kamerun)，和德意志東非洲 (German East Africa)，德意志西南非洲 (German Southwest Africa) 以及南海的麻紹爾島 (Marshall Islands)，俾斯麥島 (The Bismarck Islands)，新幾內亞 (New Guinea) 等地方。

此後，德意志又增加了幾處殖民地，即喀羅林島 (Caroline Islands)，太平洋中的兩個薩摩亞島 (The Samoan Islands)，中國的膠州灣，非洲的法蘭西剛果 (The French Congo)。此外，從亞洲土耳其的君士坦丁 (Constantinople) 起，到巴格達 (Bagdad)，又造了一條鐵路，把奧托曼帝國 (Ottoman Empire) 吸收了它的勢力範圍之下。它的商人，得到政府的助力，又造了許多商船，往返於海洋之中。所以到一九一四年時，除了英國之外，德意志的商業要據世界商業的頭把交椅了。在二十世紀的第一年，德意志爲要保護它的商業和殖民地，不得不伸張它的武力，至於公海之中，因此，它就組織一支海軍，它的實力，除了英國之外，沒有一國，可和它比得。

在俾斯麥和他的繼承者的領導之下，德意志帝國，非獨在政治和軍事上，成了一個強大而有勢力的國家，即在物質方面，也復如是。自從一八七一年到一九一四年之間，它在經濟方面的發達狀況，是任何國家所不能與之比擬的。一切工廠，礦務，和城市的進步，非常迅速；普及教育之事，也隨實業和商業的發展，而蒸蒸日上。這許

多成功，組成德意志文化的最重要部分，而德人方面，也就把這些東西，稱爲他們的文化 (Kultur)。

民衆的反對 民衆對於俾斯麥的『爸爸政策』 (Paternalism) 和『軍國主義』 (Militarism) 並非全體一致，熱烈擁護；在實際上，從一八七一年起，到一九一四年止，有好些人，覺得這種政策，這種制度，是錯誤的，是急需加以限制的。

被壓迫民族的反對 一輩反對者之中，有一部份，是非德意志的民族，他們不願在德意志帝國之下，享受生活。例如普魯士於一八六四年所征服的什列斯敦 (Northern Schleswig) 中，有數十萬的丹麥人，都要和丹麥帝國，重謀結合；在普魯士，有三百萬波蘭人，都希望獨立；亞爾薩斯洛林的人民，亦要求把這塊土地，歸還給法蘭西。普魯士人對於丹麥人，波蘭人，制定許多壓迫的法律，禁止他們用自己的言語，限制他們的土地所有權。諸如這一切，在德意志方面，原想藉此同化他們，然而在實際上，同化的意志，愈益堅強，反動的勢力，亦愈益猛烈。

德意志人的反對 反對帝國和它的一切組織的人，不單限於被壓迫民族，即在德意志人中，也有四種人，對於政府，多少表示不滿：其一爲子愛而夫人 (The Queen's) 他們是屬於漢諾威古國 (The old Kingdom of Hanover) 的日耳曼人，在一八六六年時，沒有好好的邀請他們，加入普魯士，所以到了此時，要求自治政治。其二爲民主派 (Democrats) 人，他們是一八四八年革命中智識階級的子孫，他們愛護民主政治，愛護英國式的國會，愛護個人的自由，和貿易的自由。民主派是中等階級中人，他們唾罵軍國主義，反對政府的干涉言論和出版的自由，所以俾斯麥對這輩人，也表示深刻的仇視態度。其三爲天主教徒，——他們占據德意志人民的小部分，他們抱怨政府，不該於一八六六年時，將天主教的奧地利，逐出國外，他們又猜忌新教的普魯士 (Protes-

tant Prussia) 不該如此獨佔優勢。這輩人，大多數聚在德意志南部，所以他們早已組成有政治性質的黨派，即中央黨 (The Center Party)，來抵抗德意志的『普魯士化』 (Prussianization)。他們反對軍國主義，反對爸爸政策，要求更多的邦權，更多的民治成份，更有生氣的社會改革。德意志帝國成立的第一年，俾斯麥就和天主教徒博一勝負，此在歷史上，即所謂『文化之爭』 (Fight for Civilization) 者。他用立法議案來攻擊天主教，因此激起了他們的反對。經多年的奮鬥，主教和神父們，都被囚禁起來，僧侶們都被放逐出去，教會的報紙全被封閉，不准出版；但是他們不願壓迫，繼續奮鬥，他們的組織，他們的訓練，一似舊日，並不稍減勢力，非獨不減，而且中央黨的勢力，竟至日益增長起來。到了一八八六年，俾斯麥迫於情勢，不得不撤消一切壓迫天主教的立法案，而承認文化之爭，是一個失敗。此後，中央黨繼續成爲德意志重要政黨之一，在下議院中，占有第四位。雖有時候，在某種問題上，這個中央黨，或稍幫助政府，但就大的方面說來，却站在反對地位。其四爲社會主義派。——一八七五年，社會民主黨成立了，它的組織，由兩派工人，混合而成。一派是『新社會主義的祖宗』 (Father of Modern Socialism) 即馬克斯 (Karl Marx) 的信徒；另一派，是拉薩爾 (Ferdinand Lassalle, 1825-1864) 的信徒。拉薩爾是一個很有學問而又非常富裕的猶太人，人家都稱他爲窮人的救主。他的主義，和法國的路易勃郎 (Louis Blanc) 相差不多。這個新黨，鼓吹革命，希望建立全民政治，成立共和國家；又望廢除軍國主義和財產私有制；又提倡工廠由工人管理，農田由農民管理等理論。俾斯麥聽了，大起驚惶，於是在一八七八年，不顧天主教民主派的反對，在下議員中，通過許多壓迫社會主義派的法律。這些法律，存在了十二年之久，諸如宣傳主義，開會演講等事，都在禁止之列，不得自由舉行。同時，對於社會主義黨黨員，逕可擅自逮捕，嚴刑鞫訊。俾斯麥

對於壓制和防範社會主義黨，可算想盡方法了，但是結果，完全無用，社會主義的組織，仍舊繼續下去，保持下去，並且擴展出去。它的勢力，在德意志，竟一天一天的澎漲起來了。到了一八九〇年，壓迫社會主義的法律廢除了，隨後，社會民主黨，就得到多數工人和中等階級的擁護。他們雖然對於黨中的經濟要求，無甚興趣，但要利用此黨，來幫助他們，和專制政治作對，乃是很所願意的。一九一四年時，社會主義黨，在德意志，已經成爲最大的一個政黨了。

德皇威廉第二（一八八八年至一九一八年）威廉第一，在一八八八年逝世了，他的年紀，是九十一歲。他是開國元勳之一。他死了之後，他的兒子腓特烈第三（Federick III）即位。他是素稱爲啓明君主的，不幸即位之後，不到三月，就死了。同年，他的兒子威廉第二即位，他的統治，直延續到一九一八年。

威廉第二即位時，年僅二十九歲，他喜歡權力，又喜歡權術；他頌揚武力，讚美武功。他說：『並非國會的多數團結了德意志帝國，却全靠軍隊作成此點。我的信託，全置於軍隊中。』他是一個新教徒，曾經很明顯的說：『君權是神聖的。』他到各處遊歷，他很謹慎地幹事，又愛滔滔不絕的談話。

俾斯麥的罷免 在這個軍國主義和爸爸政策的國家間，當然不能同時容納二個專制人物的，果然，到一八九〇年，威廉第二把俾斯麥罷免了。威廉說：『霍亨索倫朝或俾斯麥朝的統治，確將成爲問題了！』俾斯麥是德意志帝國的大功臣，現在退爲平民，多少要受威廉皇的節制了。俾斯麥享壽八十三歲，在一八九八年，溘然長逝。

威廉第二的政策 繼承俾斯麥之後，充任普魯士的總理和德意志帝國的宰相者，都是威廉個人的代表。

社會主義派人，天主教派人，和民主派人，雖然千方百計，要求政府，須對下院負責，但威廉第二，堅決的說，祇能對他和上帝負責。國家的政策，都由他一人決定。他是一個慄慄的軍人，貴族的地主，守舊的大學教授，和實業的資本家的天然的混合者。在他統治之下，所謂專制，乃是專爲上等階級的利益而起見的。德意志雖然得到統一，但是沒有得到真正的民治。直到歐洲大戰武力失敗之後，方始民主政體和政黨，漸露頭角了。到那時候，德意志方始從君主國家，一變而爲共和國家了。

第十九章 俄羅斯仍爲一專制國（一八四八——一九一四年）

第一節 俄皇之擴張疆域

俄羅斯的落伍 十九世紀之時，西歐諸國，正向民主和自由的標的，前進上去，只有東歐的一個大國，獨獨落後，那就是俄皇羅曼諾夫（Romanov Tsars）所建立的帝國。只有它，依舊保持專制的堡壘，竟不能向新的道路，掙扎上去。十九世紀的俄皇，追踪彼得（Peter）和喀德鄰大帝（Catherine the Great）之後，不以民權之伸展，爲其主的，却以國土的擴張，爲其職志。十八十九兩世紀之中，俄羅斯對外的戰事，不下三十餘起，其中大多數，皆係侵略人家的戰爭。

一八四八年的俄羅斯帝國 自從伊凡大帝（Ivan the Great）起，經過彼得大帝，喀德鄰大帝，及亞力山大第一的經營，致使十九世紀中葉的俄羅斯帝國，變成版圖極大的國家，除了俄國本部之外，又包有芬蘭

(Finland) 拉未亞 (Latvia) 愛沙尼亞 (Estonia) 立陶宛 (Lithuania) 波蘭 (Poland) 和西比利亞 (Siberia) 的大部份。彼得的夢想，在於波羅的海 (The Baltic Sea) 和黑海 (The Black Sea) 之上，占一海口，此時早已實現了。但是，他們的野心，還是永不滿足。在一八四八年到一九一四年的時期中，他們的野心，又嗾使他們，三次和人家交鋒，其中二次，則爲與土耳其人開戰。

俄土之戰 自從十五世紀以來，俄皇早以君士坦丁堡 (Constantinople) 的基督皇帝自居，並以對付回教徒的土耳其人 (The Mohammedan Turks) 使其不敢侵略，爲其主要任務。而且在事實上，自從彼得第一以來，俄國確以土耳其國，作爲犧牲，向南發展，最初，它在黑海開了一個窗戶以後，又進而在地中海得到一個出路。

俄國的野心，並不以此自足，它的歷代君主，仍向上述目標，追求上去，所以俄皇尼古拉第一，曾於一八五三年時，秘密向英國提議：英國可以攫取土耳其的埃及 (Egypt) 和克里特 (Crete) 但基督教的國家，像塞爾維亞 (Serbia) 和保和利亞 (Bulgaria) 羅馬尼亞 (Rumania) 必須從土耳其的壓迫之下，解放出來，受俄羅斯的保護。同時，俄國還要占據君士坦丁堡。他說：土耳其是個「病夫」，所以從他手裏，搶出東西，乃是輕而易舉之事；但英國並不如此設想。

●尼古拉於一八二五年至一八五五年之間，統治俄羅斯。

於是俄皇單獨對付土耳其，要它交出信奉正教的國家，(包括塞爾維亞，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和希臘的大部份) 作它的保護國，土耳其皇當然拒絕。尼古拉就派了一支軍隊，占據土耳其的羅馬尼亞省，於是戰事就爆

發了。時爲一八五三年。

克里米亞戰爭（一八五四年至一八五六年）戰爭開始之時，俄皇相信，以爲這一次定可靠一戰之功，獲得最後的勝利。不幸半程之中，遭了英法兩國猜忌，居然於一八五四年兩國出場，幫助土耳其，並派一支大軍，自克里米半島出發，進攻俄國的塞巴斯托堡要塞（Sebastopol）。當然，俄國的軍隊，因爲運輸不便利，接濟非常困難，一切俄皇的措置失當，均於此時完全暴露出來。最後，俄皇乃不得不在一八五六年，屈服於巴黎條約（Treaty of Paris, 1856）之下。這次戰爭，俄羅斯非但一無所得，並且大受損失。它放棄了比薩拉比亞（Bessarabia）的一部，（羅馬尼亞一帶的土地），喪失了黑海上行駛軍艦的權利，並不得爲羅馬尼亞和其他土耳其基督教國的保護者。

俄皇亞力山大第二（Alexander II）於克里米戰爭進行之際，登基接位，他足足候了二十一年之久，方始再得機會，再和土耳其相戰。一八七〇年的法德之戰（The Franco-German War of 1870）即是它的最好機會。它破壞了一八五六年的巴黎條約，重復於黑海中，行駛軍艦，不受限制。不久，又有一個機會，前來叩它的門了。

一八七七年至一八七八年的俄土之戰 初，土耳其人，因爲保加利亞人（Bulgarians）和南斯拉夫人（The Yugoslavs）圖謀叛逆，屠殺了數千基督教徒。俄皇既以巴爾幹基督教徒（Balkan Christian）的領袖人物自居，故於一八七七年，正式對土耳其宣戰。這時，英法兩國，都默不作聲，眼看俄羅斯和羅馬尼亞聯軍，聲勢蕩蕩，開向君士坦丁堡，來訂城下之盟。

●一八七八年三月三日的三斯坦番那條約 The Treaty of San Stefano，規定南斯拉夫的蒙特尼格羅 (Montenegro) 和塞爾維亞 (Serbia) 應擴充其土地和促成其獨立，羅馬尼亞也成為獨立，保加利亞 (Bulgaria) 成為自治區，而俄羅斯僅獲得幾塊很小的土地而已。

條約剛剛訂好，英奧兩國，便又從中插入，以為這個條約，非經強國討論，並於討論之後，再加修改，不能作準。因此，在一八七八年，在柏林地方，開了一個修訂新約的會議。結果，俄國得到了亞美尼亞 (Armenia) 和比薩拉比亞 (Bessarabia) 的一部，但是俄國要使保加利亞成一自治區 (Self-governing principality)，與俄國親善，可是這個計劃，終不能實現，保加利亞的大部份，仍歸土耳其管轄。

一八七八年以後俄國的巴爾幹政策 一八七八年以後，俄羅斯土耳其之間，尙能相安無事。俄國對於土地的慾望，並不很高，不過一味用外交手段，來取得巴爾幹的管理權。俄皇對巴爾幹民族，尤其對南斯拉夫人，特別表示親善，且以保護人自居。它希望他們這個民族，對土耳其，宣佈獨立，服從俄國。它那征服君士坦丁堡以求地中海的出路的夢，雖然暫時擱置，但仍沒有忘懷。直至一九一四年，舊夢重溫，俄皇再派重兵，保護巴爾幹基督教徒。(這次是南斯拉夫人) 並向博斯福魯 (Bosphorus) 城的尖塔，垂涎不已。

俄羅斯在亞洲的擴張 俄國更有其他的目標，懸於胸際。十九世紀時，俄國的移民，都擁到西比利亞去。並且，俄國的軍隊，在亞洲地方，數次得到了勝利，於是中亞細亞的土耳其平原，漸漸地歸入俄羅斯版圖中去了。到了一九〇七年，波斯 (Persia) 的北部，也成了俄國的『勢力範圍』，承受俄國的管理。同時，在中國西部和北部的幾塊地方，亦被他們大膽而無顧忌的搶奪過去了。到了二十世紀初年，俄國的長臂，漸漸伸到滿洲 (Man

churia) 又伸入高麗，(彼時尚有獨立君主國的模樣。)可是，即在那時，發生了一個極大的障礙，原來東亞的日本，也有蠶食高麗和滿洲的野心，並且，不惜犧牲一切，情願爲奪取兩處的土地而戰。

日俄之戰 (一九〇四年至一九〇五年) 一九〇四年二月，當日本對俄國宣戰的時候，俄人以為此次戰爭，勝利可操左券，這遠東的小國，怎能與龐大的俄羅斯，一決雌雄呢？在日本，它僅有四五〇〇〇，〇〇〇的人民，而俄國却有一三〇，〇〇〇，〇〇〇的人民。日本好像一隻小犬，向着粗魯的大熊狂吠。開戰之後，俄國在滿洲的軍隊，節節失利。俄國在滿洲的堅固的要塞，即旅順口 (Port Arthur) 也被攻陷了。它那從好望角 (Cape of Good Hope) 直駛遠東的艦隊，亦全部被毀。這次，一個缺點，是俄國軍隊的運輸上的不便：因爲俄國的軍隊，要經過西比利亞數千哩的途程，這是極大的困難。然而最大的缺點，應歸罪於它那軍隊的編制的不良。還有官吏和將士的工作，處處地方，都顯出他們的疏忽和遲鈍。原來，俄羅斯專制國所依賴的軍隊，在那時候已經達到腐化的極點，無怪最後的失敗，是無可倖免的了。

俄羅斯和日本兩國，接到北美合衆國的總統羅斯福 (President Roosevelt) 的邀請以後，就各遣代表到新罕布什爾 (New Hampshire) 的朴次茅斯 (Portsmouth) 商開和會；一九〇五年九月五日，和約訂成。這是俄國的驕傲心的大打擊，於是占據高麗的希望，便成了泡影；南滿也交給日本人的手裏。後來，俄國和日本二國，相互獲得諒解：在俄國方面，承認日本併吞高麗，保有南滿洲；在日本方面，允許俄國在北滿洲和蒙古的西部，擴張勢力。

日俄之戰 (一九〇四年至一九〇五年)，是俄國的侵略主義所引成的第三次大衝突。俄羅斯民族，恰像

巨象一般，完全聽從小主人的命令。他們只爲俄皇擴充土地的野心而戰，不知到什麼時候，他們纔能爲自己的自由而奮鬥哩！

第二節 『俄羅斯化』的企圖

『俄羅斯化』的意義 (Meaning of Russification) 所謂『俄羅斯化』的政策，或簡稱『俄化』的政策，實與俄皇的侵略政策具有密切的相互關係。我們知道，俄羅斯帝國的人民，不止一個民族，它的內容，好像補綴而成的被褥，武力的君主，好像縫被的繩線。可是在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時，一班俄皇，以爲單有補綴的工作，不能自足，却要把全帝國的人民，完全化成俄國人，換言之，就要使它『俄羅斯化』。因爲倘若允許被征服的民族，有獨立的語言，獨立的宗教，和管理，那它就要有獨立的政治的要求，所以他們規定，凡是俄皇的人民，非用俄國的語言，非入俄國的教會，非受俄國的管轄不可。除了俄國的國家主義以外，其餘一切，概不許其存在。

波蘭的『俄化』 波蘭是被征服民族之一，其大部份，遠在俄皇亞力山大第一時，由一八一五年的維也納會議 (Congress of Vienna, 1815) 送給俄國，雖已送給俄國，但在事實上，它還是一個獨立國家，它有它自己的憲法，自己的國會，自己的文字，和自己的官吏。但在一八三〇年，波蘭發生叛變，俄皇尼古拉第一壓服了他，並廢去了他們的憲法，從此以後，俄化政策，便開始在波蘭實行了。波蘭的華沙 (Warsaw) 大學和維里納 (Vilna) 大學，都被解散，波蘭的學生，都被強迫到俄國的大學裏去讀書。他們向來有自己的軍隊，到了此時，也被解散，並被編入俄羅斯的軍隊中去。學校裏的波蘭文，也用俄文來代替；店號的招牌，都用俄文來寫；法院和一



一第拉古尼皇俄 圖六三第

切公共機關，都把俄文定爲法定文字，一八六三年，波蘭又起革命，不幸仍遭失敗；於是他們的命運，愈弄愈趨於惡化了。

芬蘭的「俄化」 芬蘭也是備受痛苦的一個國家。一八〇九年，俄皇做芬蘭的大公爵，他允許芬蘭人，有一國會，有徵稅之權，得到他的同意之後，又可有立法權。並且有宗教上的自由，得依一己所好，信仰路德的基督教。他們的上等階級，大多是瑞典人 (Swedish)，所以官場之間，多用瑞典文，只有農民，却用他們自己的語言——芬蘭語。到了十九世紀末年，俄皇尼古拉第二，開始實行「俄化」政策，委派俄國官吏，管理芬蘭，並於芬蘭境內，設置俄國警察，施行俄國法律。芬蘭人對此，大起反感，實行全國罷工。俄皇在國內的權力，因爲在一九〇四年至一九〇五年，曾發生大暴動，因而大爲減削，故於此次，非但恢復芬蘭原有的憲法，並且同意於芬蘭國會的民主改革的方案。不幸，爲時不久，俄國仍把芬蘭收爲俄國管理，直到一九一四年大戰開始的時候，它的計劃，纔算不能進行。

帝國各地的「俄化」 國內有許多地方，雖然失去獨立性，但仍保有它們原有的宗教和文字；例如在俄國的西南部，大約有二千萬烏克蘭人 (Ukrainians)，他們用一種和正式文字不同的土語，於是俄皇嚴下禁諭，不准用烏克蘭語著書，亦不得用烏克蘭語演劇。

波蘭的東方和東南方，住着一班白俄 (White Russians)，和一羣立陶宛人 (Lithuanians)。他們都是

羅馬天主教徒，所以因了宗教問題，大感不安。俄國的官吏，不時用封閉教堂，強迫他們的子女改從正教的方法，來煩麻他們。在立陶宛之北，又有兩個住於波羅的海（The Baltic Sea）海岸的被壓迫民族，即愛沙尼亞（Estonia）和拉未亞（Latvia），他們也感覺到同樣的痛苦。他們信仰路德教，但他們如欲建立教會，那就非得正教會的允許，不能照辦。

現在要把被壓迫的民族，一一敘述出來，似乎太麻煩了，我們只能提出他們的名詞，那就是高加索（Caucasus）的亞美尼亞人（Armenians），佐治亞人（Georgians），和韃靼人（Tatars），亞洲俄羅斯（Asiatic Russia）的異教徒，和回教部落（Mohammedan Tribes）以及比薩拉比亞（Bessarabia）的羅馬尼亞人等等。對於這些民族，俄皇俱欲他們採用俄羅斯的文字，又欲他們信奉俄羅斯的宗教。總括一句說，就是要把他們俄羅斯化。

俄國的猶太人（Jews）猶太人的情形，很值得我們注意。在俄國，猶太人的數目，有五百萬之多。自從十八世紀以來，就不許猶太人住在『猶太區域』（Jewish Pale）之外，此所謂『猶太區域』，包括波蘭，烏克蘭，克利米亞（Crimea）和西南的幾處地方。俄國人民，其所以如此憎惡猶太人者，考其原因，不外下列幾點：第一，因猶太人不是基督徒；第二，因猶太人的衣服，言語，風俗習慣，與俄人迥然不同；第三，因他們在商業上，有不良的名譽；第四，因為他們具有革命的思想。

及至十九世紀下半期，俄國政府，便向猶太人開始襲擊，禁止他們置有田地，或租借田地，不准他們於經商之外，再謀其他的職業。不得政府的允許，他們不得住在區域之外。當時，有一俄國政治家，曾如此說道：這許多政

策的結果，可使三分之一的猶太人，變換態度，另外的三分之一，遷移出境，其餘的三分之一，一概餓死。事實上，果然不出所料，有百萬餘人，移居美國，其餘留在俄國的，即不餓死，亦無安閒的生活的享受。並且時時有反猶太人的暴動發生，那時的猶太人，實在無異於美國的黑奴。那種暴動的發生，雖然大多由於羣衆的偏見，和羣衆的感情作用，然而最主要的原由，則因有政府容忍他們的緣故。

俄國政府，用盡種種方法，來排除異己的宗教，異己的語言，但其所得結果，徒引起波蘭芬蘭和猶太人的對於俄皇的反抗。這許多被壓迫的民族，非但不能同化，反而發行許多雜誌，來宣傳反動。結果，大革命便猝然爆發，俄皇的政府，竟致四分五裂；這是後事，當在下章中詳細討論。

第三節 更進一步的專制主義

俄國自由主義的約束，俄皇繼續用其專制手段，到了後來，不獨非俄羅斯的民族，受其壓迫，就連同族的分子，也皆受其拘束。因為這班人民，倘若一旦沾染了自由主義，和革命的思想，那對於專制政府，當然不能滿意了。因此，十九世紀自由思想的傳佈，更使俄皇決定意志，輕易不把政權，稍稍落入人民之手。

亞力山大第一（一八〇一年至一八二五年）十九世紀之初，俄皇亞力山大第一，對於自由思想，曾稍表同情，並將一個憲法，賜給波蘭，保證他們取得國會的權利，他勸告他們，好好的利用這個憲法，來證明『自由制度……並非一個危險的夢想』。他又暗示他們，將來還要把這個制度，推行到各地去。但是數年之後，他的態度，完全改變了。改革向來的緩和政策，採取梅特涅（Metternich）的思想，以爲如欲防止革命和叛亂，惟有維

持專制政體，最爲上策。

尼古拉第一（一八二五年至一八五五年）亞力山大死後，他的兄弟尼古拉第一即位。這位「鐵皇」

（Iron Tsar）在他幼年的教育中，毫無一些自由思想的痕跡。反之，他少年時，有一法國的亡民（Émigré）授以歷史，因此，他腦海中，充滿了憎惡革命排斥革命的思想。後來，他即位了，一輩自由主義的海陸軍官佐們，企圖運用武力，擁護他的兄弟，踐登皇祚，以望得一憲法，因此，尼古拉的偏見，便益形深刻了。尼古拉即位之後，就嚴懲這輩叛徒，並且組織祕密的警察團，即所謂「第三派」（Third Section）者是，藉以偵探自由主義的領袖，並調查學校之中，有無反動主義的宣傳。真的，在歐洲的保守派中，除梅特涅之外，確要推他爲第一了。壓服一八三〇年到一八三一年的波蘭叛亂的，是他；與奧普兩國，簽訂密約，共謀叛亂的制止者，也就是他。他又遣派軍隊，攻打一八四八年的法國革命軍，又幫助奧地利王，制止一八四九年匈牙利共和國的革命運動；又援助奧地利，阻礙普魯士的統一日耳曼。（一八四九年至一八五〇年）他的專制手段，真是自由思想和各國民族觀念的大仇敵。

亞力山大第二（一八五五年至一八八一年）亞力山大第二，很像他的伯父。起初時候，極有意於政治的改革。他在克里米戰事之中，便卽了王位。他發現俄國的弱點，認爲俄國的政治，實有改革的必要。在最初十年中，他是一個改革家：他曾釋放田奴，設立地方自治團，採用陪審制度，撤消印刷品和出版的檢查，但是到了一八六六年，因爲有一革命黨徒，曾想暗殺他，遂使他一變向習，變爲極端的專制主義者。他嚴令全國學校，一概都要教授宗教，並須絕對服從政府。一切革命思想，不容說，是干犯禁例，不能讓其存在了。

革命思想的發達 事實已經告訴我們，革命的思想，是不能抑制的。非獨不能抑制，而且壓迫得愈厲害，反動的勢力，亦愈益激烈。關於此點，我們祇要說幾句話，就可把全部情形，完全明白。在一八六〇年代和一八七〇年代時，（亞力山大第二朝時）國內的智識份子，對於當時的情形，都表示不滿；他們承認正教教會為迷信；斥責俄皇的政府，為頑固，為腐敗，為落伍，為真正的自由之敵；又發現人民的困苦，貧窮，和缺乏智識，以及受官吏貴族們的像奴隸牲畜般的待遇，諸如這一切，都使人難受。俄國的著作家，都覺當時的情形不佳，因而懷抱厭世主義。並且當時的文學，都染上慘淡之色，且連小說家和戲劇家，也都紛紛描寫當時的罪惡。

虛無主義者 (The Nihilists) 一般『智識階級』以為唯一的出路，祇有分析或批評當時的制度和思想，並自此種分析與批評中，求出一條自由的道途。他們崇拜科學，崇拜理智，又崇拜個人的自由，其他如專制，宗教，婚姻，私產等項，都受他們的非議。其中有一位說：倘若這種制度，真是有價值的，那不妨供人評論，因為此項批評，決不致妨礙它們的存在的；否則，儘可棄之如瓦礫，丟之如敗絮。這一輩人，即所謂『虛無主義者』是。因為在他們的眼光中，沒有一件事物，是完全的。『虛無主義者』的名詞，從小說中得來，內中所描寫的，全是一個反對專制的人的言行舉止。最初的虛無主義者，專講理論，不務實行；他們並不想革命，不過私結會社，在平民中，努力宣傳他們的主義。在政府方面，雖用嚴刑峻法，來責罰他們，幽禁他們，或放逐他們，但其結果，毫無所成，反而引起更大的惡感。他們漸漸地變成激烈起來，倘使俄皇和警察，要想干涉他們，不准他們討論改革社會的方案，那他們就用武力來抵抗俄皇，抵抗警察。

巴古寧 (Bakunin) 一個武力和無政府主義的提倡者 當時，被政府充軍出去，放逐到西比利亞去的犯

人中，有一貴族，名叫密格海爾巴古寧（Mikhail Bakunin），他後來，從西比利亞逃出，避至瑞士（Switzerland）仗着他的一支秃筆，來激動一輩智識階級，再由智識階級，宣傳到工人頭腦中去。他以為俄皇，政府，宗教，教會，地主，警察，婚姻，和產業繼承等等，都非打倒不可，唯獨農工的組織，可以取得土地，取得其他的財產，而且在取得此種土地和財產時，不妨借用暴動的手段。此即所謂無政府主義（Anarchism）者。是在一八六〇年至一八七〇年之間，巴古寧的無政府主義在俄羅斯，已得到相當的勢力了。

恐怖派（The Terrorists）一天一天的過去，和平的改革，漸漸失去信仰，反之，用暴力的觀念，却漫漫的普遍起來了。這個新時代的革命者，已經運用炸彈，運用暗殺等方法，來替代書本和文字上的空談了。這就是恐怖主義（Terrorism）。主張此項主義者，以為如欲得到自由和改革，一定要使俄皇和大臣們，終日戰戰兢兢地，生活在恐怖之中。殺死一個國王或一個官吏，可以使政府中的領袖人物，得到一個教訓，並可激起或排定革命的步驟。

亞力山大第二的被刺 和平而具有學者之風的改革家，大半因為俄皇的緊壓政策，而變成激烈的和採斷然手段的革命者。最後，在一八八一年，亞力山大第二的生命，竟斷送在恐怖派的炸彈之下了。

亞力山大第三（一八八一年至一八九四年） 這次結果，實非恐怖派人，所能夢想得到，新皇亞力山大第三，非但不作有效的改革，反而變本加厲，嚴禁報紙的批評，辭退改革派的大學教授，不准工人的子女，領受高等教育，藉以防止他們對於現狀的不滿。俄皇的官吏，一時都運用他們的鐵腕，來壓迫民衆。

尼古拉第二（一八九四年至一九一七年）和當時的專制學說 亞力山大第三和尼古拉第二所採取

的政策，都根據於法學教授坡俾多諾塞夫（Pobedonostsev）的學說。他們年幼之時，這位法學教授，曾經做過他們的家庭教師；後來，又做他們的顧問和總理。坡俾多諾塞夫是非常守舊的人，他以為俄國所固有制度，已臻完美之境，實無採納西歐制度之必要。法國的革命主義——自由，平等，博愛——是含危險性的毒藥。俄國所需要的，不是這些東西，却是培養或撫育專制政治的一個俄皇，一個教會，一種言語。他說：自從法國革命之後，民權思想的傳佈，實為一件最不幸的事。所謂國會，乃是罪惡之物，它不過是個人野心的工具而已。所謂陪審制度，只是不合邏輯的制度；報紙方面，一得到言論自由之後，那不過是增加它們造謠的機會罷了。迷信可使人服從，唯獨科學和普及的教育，方屬危險東西，因為這些東西，很易滋事生禍，學校中除教授讀、寫、算和敬仰上帝，服從俄皇之外，其餘一切，都當歸在禁止之列。

這是俄國政府於十九世紀末期所採取的政策。當時，一方面，俄皇竭力施行壓迫；另一方面，平民——農人，工人——中等階級和智識階級的革命思想，却愈弄愈變為發達。不久，俄皇就被這種思想的彈，從他的寶座上轟炸下來了。

第四節 田奴的得益與叛亂

一八六一年以前的田奴狀況 我們試先偵查農民反抗政府的緣由。一八六一年以前，大部份的俄國人民，都是田奴；他們的困苦情形，實非筆墨所能形容。他們住在不見天日的草屋之內，冬天時節，全家都臥在火炕上，有時，牛和豬類，也關在同一室內。他們的麵包，時有不足之虞，至於購買書籍，領受教育，當然非他們的財力所



第三七圖 十八世紀俄國農民的家裏

能允許的了。即使有了錢，買到了書，他們也不能利用。土地是富人所有的。貴族們把小部份的土地，劃成方塊，每一田奴，只能種若干方塊，每隔十年或十五年，分配一次。其餘的土地，亦歸田奴耕種，但所收果實，屬於貴族，非田奴所有，每一田奴，於每星期內，須有三四日的時間，服役貴族而不受酬。

這些田奴們，非但不能得到土地的所有權，就連他們自己的身體，也不完全屬於自己的。因為他們若不得到貴族的允許，就不能擅離故土。土地出賣的時候，他們的身體，也隨着出賣。所以他們的幸運，可以說是，隨土地而轉移的。他們被派遣到城中去工作的時候，一部份的工資，歸入貴族囊中。貴族可以隨時刑罰他們，或把他們放至他處，且可強迫他們，嫁與什麼人，或娶什麼人爲妻。貴族之對待田奴，簡直比對待奴隸，着實不如。田奴們受此壓迫，毫無救濟之法，因爲法律禁止他們，不得對主人，作任何形式之控告。所以田奴的唯一自救之法，祇有反叛。終尼古拉第一之世（一八二五年至一八五五年），田奴叛變之事，統計有五百次之多。

俄羅斯田奴之解放（一八六一年） 一八六一年，當美國釋放黑奴的時候，在俄國方面，亦有俄皇亞力山大第二降諭解放田奴。俄皇解放田奴的動機，並非全爲人道主義而起見。俄國有一政治家說：『自上而生的田奴解放，比諸自下而生的爭求解放，自要良好得多。』那實是一種緩兵之計。還有當時的地主，看得清楚，以爲實施田奴制，並不一定比施行工資制更爲有利，因此大家主用僱工制度了。更有一班實業上的資本家，看得很明白，大多田奴，一經解放之後，必無工作可做，不得不到工廠中去做工，因此，他們可以用很低廉的工價，去雇用他們，而獲得大利。

解放田奴的重大流弊 假使田奴得到解放之後，真能獲得相當的土地，那末，田奴的解放，真算是件大幸事；但是，田奴並沒有得到土地，他的實際情形，只是如此：政府用大宗款項，發給貴族，作爲償還他們解放田奴和放棄土地的損失。這些土地，劃分成村，每村有一塊公共的耕田，各人可以使用，但無所有權。雖說和先前的情勢不同了，但這些被解放的田奴，其所收獲者，還不能自給。而政府方面，還要強迫他們，分期歸回政府所給與貴族的賠款。拿極少的收入，來償還偌大的賠款，除了一二例外之外，大多數被解放的人，都負擔不起，所以他們的經濟狀況，較諸從前，更加不如了。

被解放的田奴，其所獲得的土地，充其量不過得到他們自己的力量所能耕種的土地的一半。據估計，在那時候，只有十分之三的耕地，交給各村村落；差不多十分之二·五的土地，仍在貴族手中；還有十分之三，歸國家所有；其餘寺院，皇族，和富裕而非貴族的地主，亦得到相當的部份。這些被解放的田奴，常在夢想之中，希望俄皇能够賜給他們，以多量的田地。但他們的希望，永遠不能達到，永遠不會實現。等了多年之後，毫無改善之處，因此，遇

有機會，就要起而反叛了。我們要記得，田奴的個人的自由，是用極大的代價得來的，到了現在，總算不再是他人的產業了。

司法制度的改革 田奴釋放之後，俄皇亞力山大第二，又頒布司法制度的改革令。自此而後，每一個人，至少在學理上，已經得到法律上的平等地位。同時，英國的陪審制度，也被法院採取了。所以在賣國罪和叛亂罪以外的其他案子，也能利用陪審制度，因而求得比較公允的裁判了。

地方政府的改革與地方議會 田奴解放之後，在各省縣中，就有地方議會（Zemstvo）的設立。這是由地主，農民，市民所選出來的，它的職務，是管理橋梁，道路，公共建築，教堂，學校，貧民，罪犯等事。這個議會，略涵代議制的意味，並且指導民衆，改良耕種的方法，包括器械，果實，種子，肥田法，和輪種法等項。不幸，亞力山大第三，（亞力山大第二的繼承者），以爲這種地方議會，太覺放任了。於是改變它的選舉法；從此以後，在議會中，全是貴族的勢力，至於平民，却毫無發言的餘地了。

改革停滯的情形 一八六〇年的改革，像田奴的解放，人民在法律上的平等地位的獲得，以及地方議會的改革等，的確是政治上的絕大進步。但是，政府方面，沒有發見這種改革停滯的危險。農民有了個人的自由，但無充足的土地和主權，仍舊不能滿足，其所造成的結果，非獨不能平靜擾亂，且使擾亂的事情，於一千八百六十餘年至一千八百七十餘年的時期間，更爲增多，更爲加劇。農民處於重稅苛賦的壓迫之下，時常在這以產麥聞名的區域內，感受飢餓而死。所以這些農民，對於智識階級的革命思想，儘量地吸收，到了二十世紀，社會革命黨員（Social Revolutionaries），漸漸興起，他們要求土地農有，又要求農民耕作所得的收成，應全歸於農民。自

此以後，我們常要聽到這輩農民的消息了。

第五節 工業的助成革命

俄國工業的發達 十九世紀的最後十年和二十世紀的初年內，俄國境內，因為工業的發達，居於城市中的工人，也日漸增加。他們對於現狀，表示不滿，其所發出的勢力，較諸從前，更覺厲害得多。人們觀察俄國，說它是一個農業國，而不談到它的工業，這實是錯誤的見解。俄國人煙稠密的城市，也很不少。一九一四年時，彼得格勒城（Petrograd）內，已有二百萬居民，莫斯科（Moscow）城內，也有近二百萬的居民，其餘有五萬以上的居民的城市，不下百餘個。俄國的城市居民，和法國比較，大概不相上下。所有城市之數，超出意大利之上。歐洲俄羅斯的城市居民，雖不及全俄人民的七分之一，但在一三〇，〇〇〇，〇〇〇的人民中，七分之一的數目，亦大有可觀了。俄國出產大宗的牛和麥，人們都注意到這一方面的出品，所以對於它的工業，似乎不大注意了。雖說如此，俄國的工業，比諸法意兩國，當然要幼稚得多哩！

反民治性的俄國工業 俄國的工業，自初就不屬於人民，自從彼得大帝開始製造軍火及其他出品以來，直到十九世紀，大部份的工場，都是俄皇和貴族的所有物，其所雇用的人，大多是失去自由的田奴。

田奴的解放及其對於工業的影響 一八六一年的田奴解放令，對於工業，發生極大的影響。最初，被解放的田奴，得到了自由，都拒絕在工廠礦山或鐵廠中做工。但這是一時的情形。不久以後，這輩被解放的田奴，就萬千成羣的，擁到城市中去，希望在那裏，求到相當的工作。還有一個結果，即資本主義的發達是。因為解放田奴，貴

族地主，得到大宗進款，——解放田奴的償款，以及土地租價或售價，——儘量在工業上投資，於是資本的數目，就大大增加了。

俄國的工業革命 在一八六〇年至一八七〇年的時期間，俄國的工業革命正在那裏開始活動了。自從一八四〇年以來，紡織的機器，新從英國帶來，它的應用，先從一隅，逐漸推至全國。在一八三七年，鐵路開始建築了，工廠的設立，也逐漸增多了。但是這時候，俄國的工業，還在發軔時代。到了十九世紀的最後十年，增加了保護稅，並用各種方法，鼓勵製造事業，自此而後，纔到了一個大發達的時代了。在從一八九〇年到一九〇〇年的十年內，鋼鐵煤等產額，已加到一倍以上。其他像鐵道，礦業，船業，棉業，油，糖業等的進步，也是一千里，向前直上。

這許多工業，都集中在幾處，像波蘭的西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四周，以及頓（Don River）和特尼普魯（Dnieper River）流域的煤區。這種集中的形勢，當然給與工人以一個團結的機會，因此，革命的種子，就深入土中了。

俄國的社會主義者 在一八八〇年到一八九〇年的十年間，馬克斯的信徒，在俄國境內，開始宣傳他的主義。俄國的工人，是社會主義的種子所最適合的土壤，這時候，他們的工資，一星期內，平均不過二元五角。然而每天的工作時間，都在十二小時以上。他們都存着不滿之心，要使他們變成社會主義化，當然不是難事。在一八九八年，俄國的社會民主黨（Russian Social Democratic Party），即馬克斯社會主義者，終於成立了，頃刻之間，在各大城市裏，都占很大的勢力。他們的目的，是要改造俄國，使成一民主共和國（Democratic Republic）。所有國內的工廠，礦區，鐵路，銀行，土地等，都要使之變為公有，不得為私人的財產，在社會主義者中，有所謂門塞

維克派 (Mensheviks) 者，以為這些改革事業，應逐漸而來；然而另一派人，即鮑爾希維克派 (Bolsheviks) 則謂這些改革事業，非立即着手進行不可。

俄國的中等階級 俄國普魯階級的勃興，乃是工業革命的一個重要的社會結果。第二個結果，就是中等階級的長成，——包括資本家，商人，工程師，律師等。他們與英國和法國的中等階級相似，要求和平的改革，和立憲的政府。但是俄國的中等階級，為數不多，故其勢力不強。俄國是一個極端的國家，一方面，是極端守舊的貴族；又一方面，是極端激烈的革命羣衆，所以俄國的政治，難望有中等階級的自由主義和平改革的政治方案了。

第六節 風雲的日迫

反對俄皇的分子 當俄皇正在那裏擴張版圖，並維持專制政治的時候，同時，五個勢力，也在發動，來推翻他：第一，是俄皇想施以俄化的被壓迫民族和猶太人；第二，是智識階級（大學教授和學者）；第三，是得了個人的自由，但缺少耕種的土地的農民；第四，是社會主義者的工人階級；第五，是要求立憲政府和和平改革的資本家和中等階級。

一九〇五年的革命運動 以上五個勢力，是俄國一九〇五年的革命的主因，它的導火線，是一九〇四年開始的日俄戰爭。人民聽得戰敗的消息，羣情激忿，以為俄國的政府，實有改革和重整的必要。戰爭的失敗，豈非腐敗政治的一個堅強的證據嗎？

許多平民，仍舊夢想俄皇，能有一日，可聽他們的不平之鳴，因而頒賜改革的上諭。例如在一九〇五年，有一

個神父，名叫加本（Father Gapon）帶領了一羣工人，拿了一張請求書，擁到俄皇宮前說：「我們被壓迫着，我們的負擔太重，我們的待遇，好像奴隸一般。」但是這輩手無寸鐵的工人，竟做了軍隊鎗彈下的犧牲者。這是一九〇五年一月二十二日的事，結果，五百多人送命，數千人受傷；俄皇的答復，就是淋在白雪上的鮮血。

從此以後，真正的革命就開始了。城裏的工人，宣布罷工，蘇維埃（工人代表會）的組織，正式成立；開始管理罷工的事，並供給必需的鎗械。各處的農民，也着手暴動，把貴族們的高大房屋，付之一炬。同時，大學教授和智識階級分子，也一齊出手，要求自由，要求有一國會，資本家也同樣的呈了改革的請求書；被壓迫的民族，像芬蘭人，波蘭人，都加入運動。一時各種革命勢力，相率發作，以致趨入不可收拾的地步。

俄皇的十月宣言（一九〇五年） 一九〇五年的十月，這個懦弱無用的俄皇尼古拉第二（Tsar Nicholas II）吃了一驚，立即發表宣言，允許：(1) 信仰，言論，集會，結社的自由；(2) 有一國會，由全體人民，公舉而成。一切法律的制定，必須經國會的同意，方可算數。換言之，即俄國專制政治的推翻，與君主立憲的成立。

革命運動的分化和壓抑 俄皇的十月宣言，對於中等階級的自由黨，特別對於資本家，可算是滿足了。但於要求土地的農民，要求民主共和與社會改革的工人，可說毫無所得。一九〇五年十月以後，有農民，工人二階級，繼續奮鬥，可是這時的情形，已經大變了。他們的對象，除了推翻俄皇之外，又須推翻貴族和資本家了。結果，俄皇大膽起來，讓他們發作，而一班官吏反對那班革命者，大施報復。所有彼得格勒蘇維埃（Petrograd Soviet）中的人物，都被拘禁；所有莫斯科（Moscow）的叛亂工人，全被摧殘。一九〇六年之初，革命全被壓服，一班領袖人物，處死的處死，坐獄的坐獄，即坐罪稍輕的，亦被放逐到西比利亞去了。



第一三圖 一九〇五年俄國軍隊進攻波蘭罷工者

這樣，一九〇五年的革命，它的結果，農工的目的，沒有達到，而俄皇的地位，亦未被推倒。這次革命所換得的，只是俄皇的十月宣言；不久，我們又可看到，這亦不過是一紙具文而已。

國會的設立——杜馬 (Duma) 與貴族院 (Imperial Council) 一九〇六年，俄皇履行約言，設立國會；上議院是貴族院，它的人員，一半由資產階級中舉出，一半由政府委派；下議院是杜馬，它的人員，是人民公舉的。

下議院的組成分子，就其重要者而言，可以分爲三種：(1) 立憲民主派 (The Constitutional Democrats)，他們所要求的，是自由和民主；(2) 農民的代
表，他們所要求的，是土地；(3) 被壓迫民族的代表，他們所要求的，是取消俄化政策。這個下議院，對於俄皇，要求信教的自由，言論出版的自由，取消非俄語的應用的禁令，散發土地，釋放被拘禁的革命分子。但是，俄皇已確信自己的力量，立即解放下議院，次年新院選出，不幸，也遭遇同樣的命運。

下議院的屈服，一九〇七年，俄皇下令修改國會選舉

法，藉以減少工農階級和被壓迫民族的代表，並增進地主和資本家的勢力。從此以後，下議院不成爲民主的會議，更無任何實權可說了。所以實際上，十月宣言，已經無形取消，俄國又回復到它的專制時代了；——或可名之爲寡頭政治（Oligarchy），因爲當時的執政者，都是俄皇手下的一輩專橫的官吏和貴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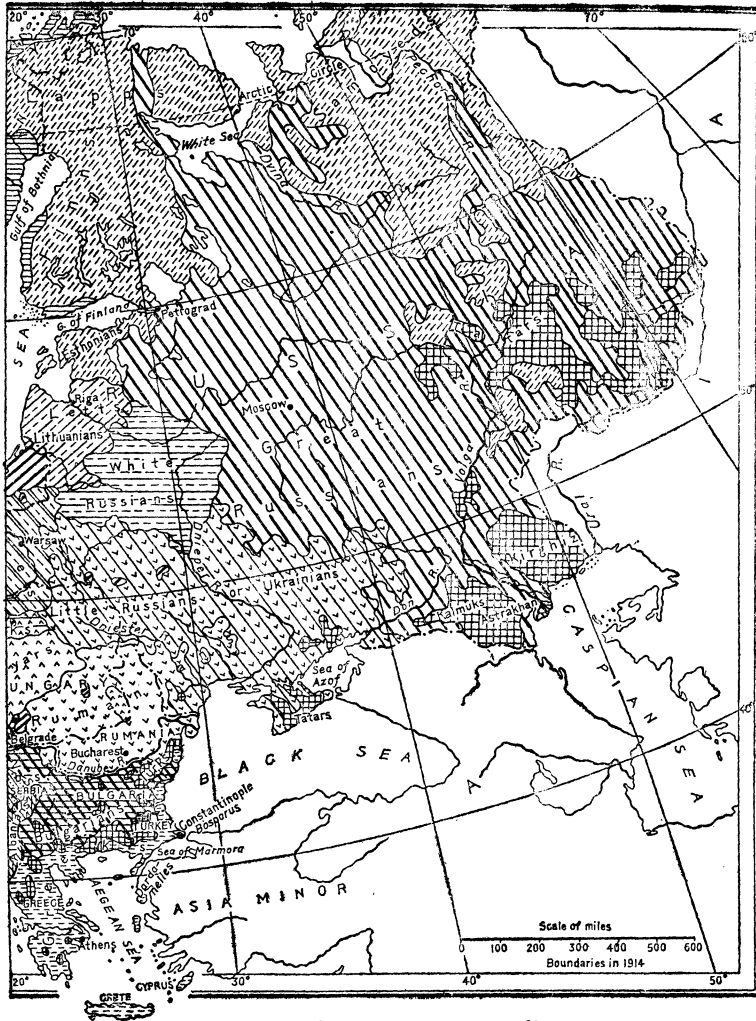
專制的保留 革命失敗之後，專制恢復原狀，當局的壓迫手段，較諸從前，只有增加，並無減少。舉其例，則爲：(1)俄化政策的加嚴，特別是對於猶太人；(2)新聞紙的檢查，凡關於批評政府的言論，或關於飢荒等情的記述，一概不許登載；(3)「智識分子」的受迫。許多作家，因爲寫了所謂「危險」書籍，皆被下獄；(4)秘密警察的專橫，人民一經他們認爲革命黨，就有拘禁，充軍，或處死刑的危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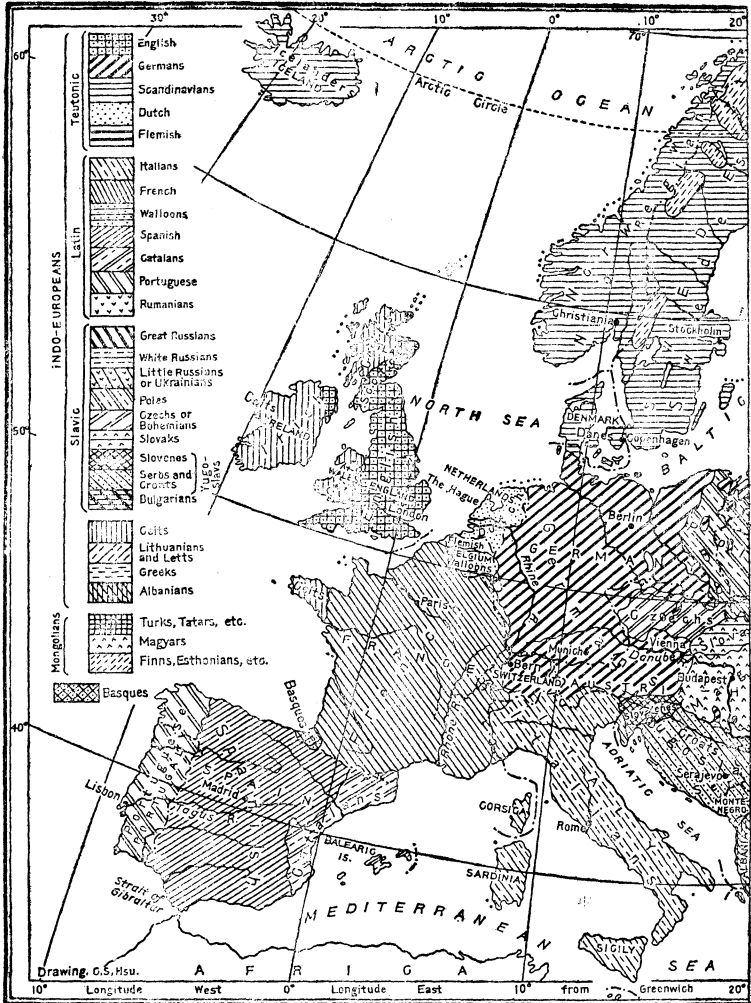
不斷的民衆反抗 雖則當局的壓迫，非常嚴厲，但在一九〇七年到一九一四年歐戰爆發的時期內，反對俄皇的勢力，天天在那裏增高：第一，他們要求下議院的民主化；第二，要求農民合作社的組織；第三，城市的工人自動結合，因此，罷工的風潮，益形普遍。一九一四年的夏天，彼得格勒城內，發生大罷工，由罷工而繼之暴動，聲勢洶湧，不可一世，一九〇五年的慘劇，幾乎又須重演一次。這是一九一四年歐戰爆發前的俄國的大概情形。

●此所謂合作社，意即借與農民以適當的資金，代他們購辦農具，爲他們開設平價店鋪，並改良農產物的市場。

第二十章 被壓迫民族的力求自決

第一節 民族自決的意義





一九一四年依語言而分之歐洲民族

自決與民權 『自決』(Self-Determination) 兩字，是近來的一個新名詞；但是它所含的意義，並不新奇，它的意思，只是說：凡是人民，都有決定國家管理法和國家管理者的大權。

前數章內，已經講明此種思想的進程，現在，再把它大概的敘述一下。在專制君主時代，君主高唱『君權神授』之說，所以自決兩字，根本無從說起；人民對於君主繼承之事，好像牲畜一般，完全處於不聞不問的地位。但是後來，『人民就是主權』(The people themselves were sovereign) 的一個觀念，居然在英國境內，經數次革命之後，完全實現了。十八世紀時，美國的獨立，又增進了此項信仰；在一七八九年到一七九五年的法國革命中，人民也有決定自己的政府之權；自此以後，歐洲各國，都相率效法，到了十九世紀，除了在梅特涅 (Meternich) 的觀念中，和其他幾個專制國家外，『自決』兩字，已成爲極普遍的名詞了。

十九世紀時，『自決』兩字，有兩個解說：第一，就是像法國等國家，雖然對外已經獨立，但是內部要建立一個民主政府。(這是一八三〇年一八四八年和八一七〇年法國革命的目的)；第二，是未獨立的國家，要求獨立。換句話說：『自決』兩字，是用來促進民治或民族主義的。我們在本章所欲討論的，乃是第二種意義的自決，即所謂民族的自決 (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 是。

民族主義與民族自決的關係 什麼叫民族主義？在第五章內，我們已經講過了。民族意識的觀念，在四五世紀以前，已經產生；那時候，許多人民，都已感覺到，他們這許多人，既在同一君主的治理之下，既說同樣的言語，並有同樣的風俗，習慣，實有相互團結，以別於外民族之必要。英法兩國，大約在十五世紀時，已很覺得，他們是獨立民族；不久，這種觀念，漸漸地推廣到西班牙，葡萄牙，荷蘭，丹麥，瑞典等西歐諸邦；因爲它們都各有獨立的言語。

所以歐洲西部的國家，大都是民族國家 (National States)。

但是在十九世紀的前半葉，歐洲東南部和中部的情形，大不相同。日耳曼共有三十多個小邦；意大利也是同樣的四分五裂；奧地利、俄羅斯，和土耳其三國，至少有半打以上的民族，包涵在它們的範圍內。

『民族』(Nation) 和『民族性』(Nationality) 有些團體，具備獨立的語言，而無獨立的政府，這些團體，只具備民族的要素，只能稱之為具備民族性的團體，不能稱之為民族，等到它進而成立政府，對外宣佈獨立的時候，方可稱為民族 (Nation)，因為在那時候，它已行使『自決』之權了。

被壓迫的民族 無時或止的要求自決之權，此項要求，在拿破崙時代，更見急切了，尤其在日耳曼和意大利二國，此項要求，更為顯著。個中情形，我們在第十三章內，已經說過。後來，日耳曼和意大利，竟獲得意外的成功。(一八四八年到一八七一年) 於是其他具備民族性，但在政治方面，尚未謀得獨立的團體，都躍躍欲試了。

民族自決的根據 被壓迫民族的要求自決，各有其特殊根據，但像捷克斯拉夫人 (Czechoslovaks) 愛爾蘭人 (Irish)，希臘人 (Greeks)，芬蘭人 (Finns)，波蘭人 (Poles)，立陶宛人 (Lithuanians) 和南斯拉夫人 (Yugoslavs)，他們的根據，簡直沒有什麼分別，所以很容易把他們歸納而為下列數種：第一，因為他們受不過外國的壓迫。——許多愛國的領袖，說他們自己，猶如『奴隸』，這一句話，雖在文字上，有些過分，但他們所受的壓迫，確實難堪，確有自謀解放的必要。第二，因他們的語言，各不相同。——語言的不同，確是要求獨立的一個根據；起初，有許多方言，不過在無知識的農民中，被運用着，一輩大人先生們，俱不加以注意；但是，到了十九世紀，許多作家和教授，竭力鼓吹方言的美麗，以為保存此種方言乃是一件很有價值的事情；因此，書本報紙，都競

相登載，一向爲人所輕視的語言，一躍而爲無價之寶，並變爲要求『自決』的鐵證了。第三，因有各別的風俗——方言盛行之後，平民的風俗和習慣的復活，乃是一件必然的事。於是許多人，覺得他們的風俗習慣，確有和其他民族不同之處。所以愛爾蘭的領袖，鼓勵人民，學習古代的跳舞；並穿古代的服裝，藉作愛國的標記。第四，由於種族的不同——人民有共同的祖先，又有共同的血統關係，即此同祖先和同血統的人，要求聯合起來，組成一個團體。但是，這個理由，常常不甚確當，因爲大多數民族的血統，已經是混雜了；譬如現在的希臘人，是古代希臘人的後裔，是毫無疑問的，但在他們的血統中，已雜有阿拉伯人（Albanians），斯拉夫人（Slavs）和其他民族的質素了。第五，由於宗教的不同。宗教，有時候，也是激起民族意識的元素之一，例如愛爾蘭人，多是天主教徒，英吉利人，多是新教徒，他們因宗教不同，常起齟齬。同理，波蘭人和愛爾蘭人一樣，多是舊教徒，所以他們反對新教的日耳曼政府，或正統派的俄皇；希臘的仇視土耳其，也就是基督教徒和回教徒的對峙。第六，因有共同的經濟利益。——經濟利益，也是一件重要的事，因爲被壓迫民族的農民和商人，都以爲國家獨立之後，他們可以自由設立稅則，振興實業了。第七，地理的形勢，亦爲要求自決的理由。——許多人，以爲有天然界限，像山川，海洋，河流等地理上的間隔，即可成爲獨立國家；所以愛爾蘭島，是一個獨立國家；波蘭亦是地理上的一個單位。但是，這種理由，是兩方面的，至少，山嶺，河川，是否最自然的國家界限，還是一個疑問。第八，因有共同的歷史傳說。——被壓迫民族，常會指出他們已往的歷史的光榮，例如希臘人，常會想到他們古雅典（Athens）的興盛，波蘭人，常會追思早時的偉大；愛爾蘭人，常會回憶他們在中古時期的自由，南斯拉夫人（Yugoslavs），常會頌揚他們在十四世紀時的強盛。不幸，假使他們都要求恢復他們以往的土地，那末，任一方寸的土地，將有一個主人了。第九，由於其

他的特別原因。——最後，他們或以爲他們自己，比其他民族優秀；有的，自以爲戰鬪勇敢，道德高尚；有的，自以爲聰敏雅逸；有的，自以爲文化高超；諸如這些自信力，都是要求獨立自決的普通理由。

十九世紀的民族自決潮，以上所講的九點，是解釋十九世紀時，歐洲被壓迫民族，要求民族自決的理由；這種民族的數目，至少，有二打以上，它們大都在歐洲東部和東南部，而且都是奧地利，俄羅斯，土耳其三國的對敵，它們都要從這三國的壓迫中，自求解放。

在十九世紀時，奧俄兩國的國勢，非常強盛，所以在它們征服下的民族，完全沒有自決的機會；土耳其的勢力，若和俄羅斯奧大利比較起來，略差一籌；所以希臘，南斯拉夫，羅馬尼亞（Rumania）和布加利亞（Bulgaria）的人民，在一九一四年歐洲大戰以前，就在土耳其的壓迫之下，求得解放了。現在所欲申述的，就是它們如何爭得自由的一段歷史。

第二節 土屬巴爾幹諸族 (Balkan Nationalities) 的解放

奧托曼或土耳其帝國 (Ottoman or Turkish Empire)：十九世紀初葉，土耳其的京城，建在君士坦丁堡 (Constantinople)，它的勢力，非但領有巴爾幹半島 (The Balkan Peninsula) 的全部，并且擴張到小亞細亞 (Asia Minor)，阿剌伯 (Arabia)，美索不達米亞 (Mesopotamia)，巴勒斯坦 (Palestine)，埃及 (Egypt)，塔刺波里 (Tripoli)，突尼斯 (Tunis) 等許多地方；那時候，諸如希臘人，布加利亞人，羅馬尼亞人，南斯拉夫人，都是它所征服的民族。

這個廣大的帝國，是一個半開化的戰鬪部落，建國於一百年前。他們信仰回教，以爲他們有宗教上的義務，必須征服並統治非回教徒的人民；所以他們運用武力，將這四個基督教民族，納在他們的統治之下。在歐洲的土耳其國內，大部份人民，都是被征服的基督教徒，其中窮苦的農民，占居多數，而統治的階級，却都是回教徒的土耳其人。

土耳其的弱點 十九世紀時的土耳其，非但專制橫暴，並且衰弱無能；土皇不問政治，而妻妾盈宮；官吏貪贓枉法，不負責任。總而言之，那時的土耳其政府，一天一天的腐敗下去了。

南斯拉夫的解放和塞爾維亞 (Serbia) 的成立 南斯拉夫人，是對土耳其革命的第一個勝利者，他們是基督教民族，他們的語言，和俄文、波蘭文，及其他斯拉夫音，有些相同。一八一七年，因土耳其軍隊，慘殺基督教徒，南斯拉夫省的農民，就拿了槍械，把土耳其皇打倒，自己建立一個塞爾維亞國，並立了一個君主。但是這個國家，並不完全獨立，仍舊屬於土耳其的保護之下，塞爾維亞城市，都由土軍駐守。到了一八七八年，土耳其政府，爲了俄國的緣故，才不得不讓南斯拉夫，完全獨立。如是者又隔了數年，南斯拉夫的君主就自稱爲王了。

塞爾維亞的擴張 自從一八七八年到一九一二年的期間，所謂塞爾維亞國，不過佔了南斯拉夫 (South Slav) 族的五分或六分之一，乃是一個極小的國家；到了一九一二年，它聯絡了希臘，布加利亞 (Bulgaria) 和蒙特尼格羅 (Montenegro) 等三個國家，(它們在那時候，已經獨立了)，攻打土耳其，結果，同盟國大得勝利，土耳其人，完全退出馬其頓 (Macedonia) 城。但是，一次戰爭剛完，第二次戰爭，又趕上來了，同盟的國家，在一九一三年，竟內鬨起來了，結果，塞爾維亞，竟得了分外之利，土地增加了一倍。自此以後，就沒有一個南斯拉夫

人，留在土耳其的統治之下了。

但在那時候，與南斯拉夫民族的完全自決，相距尚遠，因為南斯拉夫民族的人口，有一千二百萬之多，其在塞爾維亞國者，不過四百五十萬人而已。此外，有一小部的人民，約在五十萬以下，住在塞爾維亞西面的一個山國下，即所謂蒙特尼格蘭的國內；又有七百萬，住在奧地利，匈牙利（Austria-Hungary）的西南諸省。塞爾維亞是個小國，如欲從哈布斯堡皇（Habsburg Emperor）手中，搶回這幾省來，不是容易的事，所以若不是奧地利自趨崩潰，那末，南斯拉夫人的自決，恐怕難有絲毫的進步吧！

希臘的解放 第二個反抗土耳其的，是巴爾幹民族（Balkan Nationality），亦即是希臘民族，它於『自決』的要求，在十八世紀末葉，就發生了。發生的原因，一半由於法國的革命思潮使然，一半由於希臘的古代文學使然。當時希臘的文學家，發現許多古代的文學，用以激勵人民，說他們的民族，在古代時候，如何光榮，如何引人敬仰。在十九世紀初年，有一『共濟會』（Association of Friends），應機成立，其唯一目的，是在驅逐土耳其人，離開歐洲。在一八二一年，有一個會員，放了一個革命口號，『希臘！時候到了！』（Hellenes, the hour has struck）於是革命黨人，很勇敢的，開了一個民會，宣布獨立，制訂憲法，並且選了一個總統。他們得到俄法英國的幫助，果然獲得自由；但是這三個列強，以為這個新邦，非立國君不可。於是在一八三二年，選了德王的太子，做希臘的國王。

但是希臘人對於他們的國王，不能滿意，三十年之後，驅他出國，行使他們的自決權。後來，又舉了英國維多利亞女王的兒子，作為國王。然而這幾個強國，又出來干涉了，於是選了一個丹麥人做王。但是，他們終究得到一

個憲章，並成爲當時最民主化的王國了。

希臘王國 這時候，希臘王國的人口，不過二百萬，不及希臘民族總數的三分之一，還有幾百萬人，尙在土耳其人的統治之下，還在等待解放。這個希臘王國，不過希臘愛國志士所熱望着的『大希臘』(Greater Greece)的一部份而已。那時，希臘有個首相，名叫威尼采樂斯 (Venizelos)，很像意大利的喀福爾 (Cavour)，勇而多謀。他建立了結合希臘民族的大功績。在一九一二年，他聯絡塞爾維亞和布加利亞，共去攻打土耳其，第二次，又聯絡塞爾維亞，戰敗布加利亞，得到克里特 (Crete) 島，沿小亞細亞的幾個島，並大陸上的馬其頓 (Macedonia) 和塞雷斯 (Thrace) 的大部份。自此而後，二百萬的希臘人，就在一九一三年，加入了這個王國了。

自有這次成功之後，希臘人的野心，更進一步，竟要吞沒土耳其的士麥拿 (Smyrna) 和塞雷斯省 (在君士坦丁堡和馬其頓之間)；非獨如此，且欲覬覦君士坦丁堡了。其實，這許多地方，並無若何希臘人，住在那裏。**羅馬尼亞的解放** 我們現在要講到羅馬尼亞了，它是第三個從土耳其的壓迫下解放出來的民族。凡是羅馬尼亞人，都自以爲是羅馬人的後裔，古時殖民在多腦河北部的。其實，現在的羅馬尼亞人，大半是混合血種，但其語言，還像意大利人所講的，從拉丁文中，推演出來。及至十九世紀初葉，他們對於自決的要求，漸漸產生了，但那時候，他們的內部，尙未統一，尙分成下列數部：(一)摩爾達維亞 (Moldavia) 和瓦拉幾亞 (Wallachia) 的兩個重要區域，尙屬於土皇的權力之下。關於這二區域的歷史，我們當在下節討論。(二)還有一大部份，即德蘭斯斐尼亞 (Transylvania) 和布哥維亞 (Bukovina)，乃在奧地利的哈布斯堡王的治下，直至一九一八年，方得脫離羈絆，謀得獨立。(三)第三部份，是比薩拉比亞 (Bessarabia) 是被俄國所征服的，也到一九一八年，

方纔收回。

羅馬尼亞的貴族，常常派遣子弟，到巴黎去受教育。摩爾達維亞和瓦拉幾亞兩區的人民，自受着法國的影響之後，對於自決的要求，非常急切，志在必行，所以在一八四八年，當法國發生革命時，羅馬尼亞，也同樣的發生革命，但未能成功。十年之後，摩爾達維亞和瓦拉幾亞兩區，協議合併，他們當中，有一個領袖，曾如此說：我們同出一源，有相同的名稱，語言，信仰，歷史，制度，法律，風俗，並且有相同的希望和危險。歐洲的列強，仍舊非常頑固，用盡方法，禁止他們的合併，但未獲成功。於是羅馬尼亞，舉了古柴（Alexander John Coza），做兩區共同的君主，二年以後，（一八六一）正式宣告統一，定名為羅馬尼亞。事到如此，在列強方面，就不得不勉強允許了；但是完全的獨立，直到一八七八年，方獲承認。

羅馬尼亞王國（The Kingdom of Rumania）古柴努力於國家的政治，希望把他的國家，做成第二個法國。他設立大學，取消地稅，發賜土地於農民，並且介紹拿破崙法典（Napoleonic codes of law），但因他的改革，來得太快，致引起貴族和政客的反對。一八六六年，竟被他們廢立了。他們請了普魯士王的一個親戚，名叫查理（Prince Charles of Hohenzollern），雖則他並不知道羅馬尼亞，但是做王，終究不是壞事，所以毅然答應了。他在位五十年，（從一八六六年到一八八一年，是君主；從一八八一年到一九一四年，是國王），這時候的羅馬尼亞，是巴爾幹諸國中最強盛的一個，到一九一四年時，人口已有八百萬之多。但在比薩拉比亞（Bessarabia）地方，尚有一百萬希臘人，仍在俄國的統治之下，還有三百萬以上的人民住在德蘭斯斐尼亞（Transylvania）布哥維亞（Bukovina）和鄰近諸省，尚受奧地利匈牙利的管轄。所以自決的大事業，在那時候，實在尚未成功。

布加利亞(Bulgaria)的解放 最後，我們要講到巴爾幹民族中最幼的一個，即布加利亞了。他們住在多瑙河 (The Danube River) 和愛琴海 (The Aegean Sea) 之間，在十九世紀中葉時，歐洲人知道他們的，還是很少。人們都以為他們是希臘人，因為他們在教會中所用的語言，都是希臘語；但在外面所用的，却為像南斯拉夫人所用的一種斯拉夫語 (Slavic language)。到了十九世紀下半葉，布加利亞人，開始設立學校，教授他們自己的語言，並脫離希臘正教 (Greek Orthodox Church)，建立新教。這時候，他們要求自決之心，已經非常急切了。

不久，他們得到全歐洲的同情，於是在一八七五年，竟對土耳其革命了。土耳其人殺死了他們數千個農人，這也是一八七七年俄羅斯攻打土耳其的一個原因，這時候，俄國是巴爾幹民族的『大哥』(“Big brother”)，它強迫土耳其政府，允許布加利亞，在基督教君主 (Christian Prince) 的指導之下，實行自治。但是，英國和奧地利匈牙利，竭力反對斯議，結果，在一八七八年，這塊地方，分為三部份；一部份，完全在土耳其的管轄之下；一部份，成為土耳其的一個省分，設一基督教徒的總督 (Christian governor)，控制一切；還有一部份，差不多成為獨立的領地，不過對土耳其皇，盡一納稅的義務而已。

即在此獨立的領域內，採取一個民主化的憲法，設置一個國會，並等時候來到，把一八七八年的條約，一併毀除。七年以後，(一八八五年)第二區域內的人民，把土耳其的官吏，一概驅逐，來和他們合併；於是到了一九〇八年，他們利用土耳其革命的機會，卸脫納稅的義務，宣布獨立，正式成為布加利亞王國了。

巴爾幹戰爭 (The Balkan Wars) (一九一二年——一九一三年) 布加利亞王國，想把第一部份的

人，一併從土耳其人的統治中解放出來，所以在一九一二年，參加希臘塞爾維亞同盟，捲入巴爾幹戰爭的旋渦；結果土耳其人，果然退到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不幸，在這個同盟中間，又起了內鬨。在一九一三年，布加利亞的敵人，除希臘塞爾維亞之外，還有兩個，一個就是土耳其，一個就是羅馬尼亞。這樣，我們可以猜定它的命運將至如何狀況了。果然，東面割去多不羅甲（Dobruja）的一部，送給羅馬尼亞；在一九一二年，並將得來的土地的南部，歸還土耳其，剩下的大部份，送給希臘，塞爾維亞兩國。布加利亞自己在巴爾幹戰爭中所得到的，連伸在愛琴海中的土地在內，不過一萬方哩。不消說得，這次，他們當然非常懊喪，因為在希臘和塞爾維亞所搶去的許多省份內，布加利亞的住民，非常衆多，至少布加利亞人自己，曾如此說。

土耳其帝國的瓦解。一九一四年，在巴爾幹半島，已經有四個民族，勃興起來了，土耳其國在歐洲方面的土地，只在君士坦丁堡四周，剩下一塊，只是舊日歐洲土耳其帝國的殘餘罷了。同時，土耳其又把非洲的突尼斯（Tunis），讓給法國，又把塔刺波里（Tripoli），讓給意大利，埃及讓給英國。它在亞洲的土地，雖則沒有損失，但是小亞細亞（Asia Minor）東部的亞美尼亞人（Armenians），美索不達米亞，阿刺伯，和敘里亞的阿刺伯人，都在那裏躍躍欲試，希望獲得民族的自決了。

土耳其的民族主義——一九〇八年的青年土耳其革命（Young Turk Revolution）。民族主義的空氣，吹遍了各處，土耳其自己，也吸收了這種空氣。它在二十世紀之初，組織一個秘密會，名叫「青年土耳其」〔Young Turk〕。它的目的，是要把土耳其，造成一個像西歐各國同樣進步的民族國家。在一九〇八年，一班愛國志士，用革命手段，握執政權。他們爲土耳其設立一個國會，廢了守舊的國王，另舉一個有才能的人，作爲替代，除此而外，

又公佈了一個憲法。起初時候，以為『青年土耳其』已經進入一個自由和進步的時代了；但是我們立刻可以覺得，他們的注意點，不在自由，而在國家；他們決定要把其他非土耳其的民族，施以『土耳其化』(Turkifying)，強迫他們學習土耳其語，如有不服從者，就須受罰。此所謂『土耳其化』(Turkification)，與前述的『俄羅斯化』(Russification)，在精神上，在方法上，都很相同，或較諸後者，更為苛刻。可是，這『青年土耳其』對於他們的愛國主義，完全沒有成就；他們既不能阻止布加利亞於一九〇八年的獨立，又不能制止奧地利匈牙利於同年內奪其波斯尼亞 (Bosnia) 和黑塞哥維那 (Herzegovina) 二省。在一九一一年，它又在土意之戰 (Turco-Italian War) 中，失去了塔利波里 (Tripoli)；翌年，又被巴爾幹同盟 (Allied Balkan Nations) 割去了大部的歐洲土地。此外，還有阿剌伯革命的爆發，它亦無法制止。所以後來，它就和歐洲武力最強盛的國家——即德國，聯絡起來，圖謀自強。在土耳其軍隊中，都請了德國教練，一班有勢力的『青年土耳其』領袖，都有親德的趨向。一九一四年，土耳其得了德國的幫助，無時或止的，在那裏預備恢復從前軍事上的威信。

第三節 奧匈帝國和俄羅斯境內的民族自決及其所受的限制

奧地利匈牙利帝國，正和土耳其一樣，由許多各別民族，組織而成；但是，自從一八六七年到一九一四年，奧地利匈牙利帝國，真處於強盛時代，所以帝國內的自決運動，就無由爆發了。

哈布斯堡帝國內的民族主義 我們在第十七、十八兩章內，已經說過，遠在一八六七年以前，奧地利的約瑟，雖已於一八五九年和一八六六年兩次戰爭中，把奧國在日耳曼、意大利兩國內的勢力，完全失掉，但他仍舊

佔有一個帝國，包含日耳曼人，匈牙利人，捷克斯拉夫人，南斯拉夫人，波蘭人，魯司尼亞人，(Ruthenians 卽烏克蘭人) 羅馬尼亞人，及少數的意大利人。

●約瑟可爲哈布斯堡王系的代表，他於十八歲時，即一八四八年，就做奧地利皇帝，直到一九一六年，方始離位，實爲歐洲歷史上在位最久的君主。

匈牙利人和一八六七年的妥協 初，約瑟的主要困難，是住在多腦流域，(The Danube Valley) 的匈牙利人，他們表演出堅強的自決精神。我們在第十八章內已經說及，匈牙利人，在從一八四八年到一八四九年的時期內，已經企圖設立一個獨立的匈牙利共和國；到了一八四九年，雖被軍隊屈服，但自決的精神，並不因而減少，反漸增長上去。它有一個敏捷而崇實際的政治家，名叫但克(Francis Deak)，勸告他的國人，要用和平的手段，來取得自治；他很得國人的信仰，在奧皇被普魯士打敗的時候，他能在一八六六年的七星期戰爭內，制止匈牙利人的暴動，戰爭完了之後，奧皇方面，爲欲酬報他們的耐心，故於一八六七年，允許和他們妥協。依照此妥協，匈牙利成爲一獨立王國，自己有憲法，有國會，有內閣，並有治理一己事務的全權，不過匈牙利國王，就是必須於同時期內，亦就是奧地利的皇帝。

奧地利匈牙利的『君合政治』(Dual Monarchy) 這樣，在一八六七年，奧地利帝國，一變而爲奧地利匈牙利的君合國。(Dual Monarchy of Austria-Hungary) 它們的共同元首，一方面是皇帝，一方面是國王，故名之曰『帝王』(Emperor King) 凡屬外交，軍事，經濟等事務，由共同內閣(Joint Minister)，負責管理。共同內閣，對共同國會(Joint parliament or "Delegations") 負責；這國會，由兩個獨立的委員會組織而成，各有

六十個委員。即此兩個委員會，一個由奧地利國會選出，一個由匈牙利國會所選。奧地利委員會用日耳曼語發言，而匈牙利委員會，則用他們自己的言語。這樣的妥協，在匈牙利人看來，以為已經得到和奧地利人平等的待遇了。

就大的方面立論，這個「一八六七年的妥協」在從一八六七年到一九一八年的時期內，確有良好的成績表現，但使細加分析，尙不能稱爲完全，因爲在關於商業、賦稅、鐵道的條約上，還有不少特別的困難，存於其間。這許多條約，每十年修改一次，每次修改的時候，都有一番激烈辯論，一方面奧地利人總說約瑟太無用了，因爲在原約中，訂明匈牙利的出資，不過百分之三十，到了一九〇七年，却增到百分之三十六又十分之四；另一方面，匈牙利的獨立黨，急切要求匈牙利的軍事和經濟上的獨立，因此，對於此項條約，亦不滿意。這個黨的領袖，名叫噶蘇士（Francis Kossuth），是一八四八年匈牙利革命領袖噶蘇士（Louis Kossuth）的兒子，他以為奧地利匈牙利，必須各有獨立的銀行，來代替維也納（Vienna）的奧大利匈牙利聯合銀行。他又要求，在匈牙利的軍隊中，須用他們自己的言語；但是，那位「帝王」却堅持着，在軍隊中，非用日耳曼語不可。我們必須牢記，匈牙利人對於此事的不滿，因爲必須牢記此事，而後方能明白，爲何他們在大戰之後，即時宣布獨立了。

匈牙利境內的被壓迫民族 匈牙利人一方面正在昂昂然的，撫育他們自己的權利，但在另一方面，却又把他們治下的民族，任意踐踏，不加顧恤。在匈牙利東方山中，尤其在德蘭斯尼斐亞（Transylvania）地方，有三百萬左右的羅馬尼亞人，也正在那裏頌揚他們自己的言語，自己的風俗；同時，在西南面，在多腦河和亞德利亞海（Adriatic Sea）的中間，有三百萬南斯拉夫人，也學匈牙利人的樣，要求自治；此外，在匈牙利北境的山地

上，亦有二百萬左右的捷克斯拉夫夫人，醞釀着同樣的要求。這許多民族，都在匈牙利的壓迫之下，在他們的學校和法院內，只許用匈牙利語。就中捷克斯拉夫夫人和羅馬尼亞人，差不多沒有選舉和任官的權利；在非民主化的下議院中，議席雖有四百多個，但非匈牙利人的議員，僅十餘而已，然而非匈牙利人的人民，佔據全國人口的半數以上，照理，在下議院中，亦當有同樣的比例，而事實上，却偏不如此。誰敢煽動被壓迫民族的，就有拘禁的危險。有一次，有一羅馬尼亞小學生，因在街上偶然說了一句本國語，就被斥退，還有一次，有個女看護，因為讓一個三歲的小孩子，戴了羅馬尼亞國色的帶子，就此嘗受鐵窗風味。這時候匈牙利人，不惜做出種種過分之事，來壓迫其他民族。一個匈牙利的志士，因聽人們說，要求自由的待遇，曾謂：『只有刀來解決我們中間的事。』果然，到了一九一四年，他們中間的關係，是用刀來解決了。

哈布斯堡君合國的其他一半——奧地利 這時候，奧地利帝國的情形，比較好一些，奧地利的住民，計屬於日耳曼族者，凡千萬人，只占據全國人口的百分之三十五，但是，他們在政府裏，却站最高位，所以少數的日耳曼領袖，也想把奧地利，化成日耳曼族的奧地利。可是，在那時候，社會改造政策，已在那裏開始了，其他的民族，在政府裏，也已有了地位，而且全國的政治，已經漸漸走上民治主義的道路了。一八八〇年，國會通過許多的法律，限止童工，禁止星期日工作；提倡十一小時的工時制，實施工人疾病和意外的保險；放任職業組合和工團的組織；同時，政治上的改革，也已實行了。在一八六一年，奧地利的十七個省區，都有省議會（Provincial Legislature or 'Diet'）。這許多議會，大部由地主和商人階級，組織而成，但窮困的階級，亦派少數代表，加入其間，第二步，再從這些省議會中，選出代表，派至維也納（Vienna），組織中央的下議院（Central House of Representative）。

所謂中央政府，由四個部份組成，那就是國王，內閣，和國會的上下院。在一八六〇年代的時候，如此一個政府，可算是很自由的政府了。但是，時間一天一天的過去，民主的慾望，也一天一天增了起來，到了一九〇七年，國會通過一條法律，凡是成年男子，都有選舉權，而且必須執行選舉。此條法律的結果，致使要求社會改革的政黨的勢力，更加強固了。當時，在奧地利，勢力最大的黨派，計有兩個：一個是社會民主黨（Social Democrats），他們是馬克思社會主義的信徒；一個是基督教社會黨（Christian Socialists），他們所要求的，是改良工人的待遇。有一點，必須在這裏提起：雖則奧地利帝國，行了許多社會改革，但於被壓迫民族的問題，始終不得解決。

(1) 就中最多事端的，要算住在北部波希米亞（Bohemia）和摩拉維亞（Moravia）省的捷克斯拉夫人，推為第一。他們常常提醒政府，他們在併入奧地利之前，波希米亞是個獨立王國；他們希望他們的語言，在波希米亞的政治上，法院裏，學校裏，和日耳曼語，站在同一地位。這件事，在奧地利，會引起激烈辯論，因此，國會就被奧皇解散。在解散的六年間，國會沒有開過一次。

(2) 至於加里西亞（Galicia）的波蘭人，與政府對之，並無多大困難。與政府允許波蘭人，在學校裏，得用他們自己的語言，並治理他們自己的地方政府，藉以獲得波蘭人的歡心；但是，待遇儘管優良，無論如何，波蘭人不能忘却他們所固有的獨立國家，以為此層一被實現，一切自由，就可從此恢復了。

(3) 在加里西亞省的東部，有三，五〇〇，〇〇〇的烏克蘭人，他們的語言，和他們的幾百萬居住在南俄（South Russia）的同族一樣。他們大都是窮困的農民，在加里西亞政府裏，有勢力的波蘭貴族，波蘭地主，波蘭商人，與他們不能相容，所以與政府就利用他們，來對付波蘭的『分治政策』（Divide and rule）

(4) 大部份意大利民族，已在一八五九年到一八六六年的時期間，正式獨立了，但是一小部人，仍在奧地利的統治之下，那就是威尼斯 (Venice) 北境的特稜特 (Trent)，亞德利亞海北岸的的里雅斯德 (Trieste) 以及的里雅斯德和阜姆 (Fiume) 中間的伊斯的里亞半島 (The peninsula of Istria)。在這些地方內，有七十萬操意大利語的人口。當時，意大利的愛國戰士，以為這許多地方，是『未收回的意大利』(“Unredeemed Italy”)。他們要把它們，從奧地利的掌握中，分離出來，仍復歸併到意大利去。

(5) 意大利的問題，因為下一事實，弄得更為複雜，原來意大利人，雖然占據伊斯的里亞 (Istria) 的一部，但在的里雅斯德和伊斯的里亞的後面的內地，有二，〇〇〇，〇〇〇左右的南斯拉夫族，住在那裏。意大利和南斯拉夫人的關係，真像波蘭和烏克蘭人的關係，所以奧地利政府，又可實行它的『分治政策』了。

奧地利匈牙利的對外政策，約瑟對於『補綴』式的帝國，不能滿足，所以他和他的內閣，天天在那裏打算，希望吞滅人家的土地。一八六六年，他實施強迫式的軍事服役，相信武力是萬能的；十年之後，(一八七八年) 他第一步，就南侵巴爾幹半島，派遣軍隊，直入土耳其的波斯尼亞 (Bosnia) 和黑塞哥維那 (Herzegovina) 兩省，這兩省，在名義上，雖屬於土耳其，在實際上，却早歸奧地利匈牙利管轄了。這在歷史上，就稱為波黑之『佔領』。奧地利匈牙利，恐怕自己的野心，引起俄國的干涉，所以不得不聯絡其他的強國，來對付它；果然，在一八七九年，約瑟和日耳曼訂立同盟；三年之後，又和日耳曼、意大利，簽訂三角同盟 (Triple Alliance)。奧地利匈牙利，虎視眈眈地，在那裏等候機會，最後，到了一九〇八年，當土耳其革命爆發的時候，奧地利匈牙利，就把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那，正式併入版圖。不幸，波黑的二，〇〇〇，〇〇〇人口中，大多數人，屬於南斯拉夫族，他們不願

接受奧地利匈牙利的管理。我們知道，奧國已有二，〇〇〇，〇〇〇，南斯拉夫人，匈牙利有三，〇〇〇，〇〇〇，南斯拉夫人，所以波黑合併之後，南斯拉夫人的總數，共計七，〇〇〇，〇〇〇人。但在奧地利南方，有三，〇〇〇，〇〇〇，南斯拉夫人，組成塞爾維亞小王國，他們怨恨那巨大帝國，希望同族的人，能有一日，都得到自由。在這種情形之下，它當然成爲奧地利匈牙利的眼中釘了，在一九一二年到一九一三年的巴爾幹戰爭內，塞爾維亞，也得到一些土地；於是奧地利匈牙利，對於它的仇恨，更爲深切了。但這眼中之釘，天天在那裏長大；於是奧地利匈牙利政府，暗中和意大利相約，對塞爾維亞，下一先發制人之計，這也是造成一九一四年歐洲大戰的一個原因。

奧匈帝國的諸民族 奧地利和匈牙利，再加上波斯維亞和黑塞哥維，統共包含九種民族，內中執政的，是一二，〇〇〇，〇〇〇日耳曼人，和一〇，〇〇〇，〇〇〇匈牙利人；照一八六七年的妥協，前者管理奧地利，後者管理匈牙利。除此二族之外，其餘七族，計有八，〇〇〇，〇〇〇捷克斯拉夫人，七，〇〇〇，〇〇〇南斯拉夫人，五，〇〇〇，〇〇〇波蘭人，四，〇〇〇，〇〇〇烏克蘭人，三，〇〇〇，〇〇〇羅馬尼亞人，和近一，〇〇〇，〇〇〇的意大利人——總共二八，〇〇〇，〇〇〇人，均受制於二二，〇〇〇，〇〇〇的日耳曼人和匈牙利人。那班日耳曼人和匈牙利人，當然不願被壓迫民族，求得自決，同時，當然也很懼怕南斯拉夫，羅馬尼亞人和波蘭人的民族自覺。

大斯拉夫主義 (Pan-Slavism) 匈牙利人和日耳曼族的奧地利人，常處於恐慌中，因爲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拉夫的民族主義的勃興，對於他們，皆屬不利之事。此二民族的語言，連同波蘭烏克蘭的語言，都和俄國語

言相似；諸如俄羅斯，捷克斯拉夫，塞爾維亞，烏克蘭，南斯拉夫，保加利亞的言語，都叫斯拉夫語，因此，它們的人民，也叫斯拉夫人。俄國就利用這個機會，說他們中間，都有血統關係，俄國是『大哥』（Big brother），其餘的民族是兄弟，應當互相聯合起來，這就是所謂大斯拉夫主義（Pan-Slavism）。在俄國境內，沒有南斯拉夫人，所以對大斯拉夫主義，特別熱心，因為此項主義，對於俄國，只有其利，而無其害。假使南斯拉夫人，或其他民族，能夠接受俄國的同情和幫助，奧地利匈牙利帝國，一定朝不保夕，崩潰指日可期了。哈布斯堡皇朝，在一方面，懼怕南斯拉夫的自決，在他方面，又懼怕俄國的大斯拉夫主義，即此二種懼怕，竟引起了一九一四年的世界大戰；不意戰爭結果，皇朝崩潰了，而南斯拉夫的民族自決，始終不受損失。

俄羅斯帝國（Russian Empire）下的被壓迫民族 此外，在歐洲東方，又有一個由各種民族混合而成的帝國，那就是俄國。關於它的事，我們在這裏，不必多講，因為在第十六章內，已經告訴我們，俄皇對於這些民族，如何施行其俄化政策，希望滅除民族間的罅隙了。這些民族，若把它們略加提舉，那就是（一）三〇，〇〇〇，〇〇〇的烏克蘭人，住在黑海北岸的肥沃地方；（二）一四，〇〇〇，〇〇〇的波蘭人，住在俄羅斯屬波蘭（Russian Poland）；（三）五，〇〇〇，〇〇〇的波蘭人，住在普魯士屬波蘭（Prussian Poland）；（四）五，〇〇〇，〇〇〇的波蘭人，住在奧地利屬波蘭（Austrian Poland）；（五）四，〇〇〇，〇〇〇的立陶宛人（Lithuanians），住在俄羅斯屬波蘭的東北；（六）二，〇〇〇，〇〇〇的勒特人（Letts），住在波羅的海沿岸；（七）二，〇〇〇，〇〇〇的愛沙尼亞人，住在勒特人所住的後面；（八）三，〇〇〇，〇〇〇的芬蘭人（Finns），住在芬蘭（Finland）。以上六個民族，多少希望保持他們自己的語言，並決定他們自己的將來的命運。但在俄

皇的管理之下，任何自決的運動，是難望有成績的。

第四節 民族自決的另一方面

比利時諾威和愛爾蘭 民族自決的觀念，並不單在歐洲中部和歐洲東部流行，一八三〇年的比利時對荷蘭的獨立，一九〇五年的諾威對瑞典的獨立，都是民族自決觀念的表現；至於愛爾蘭的要求自治，雖然比較和平些，但亦根據同一的原則而發生。

歐洲以外的民族主義 歐洲以外，凡屬自以為是被壓迫的民族，都採取這個主義，如埃及、菲律賓及印度的要求自治是。

猶太人和復國運動 (Zionism) 同時，猶太民族，也多少採取了這個主義。雖則猶太人種，分散在各處，但是許多領袖，組成『復國派』(Zionists)，主張在希伯來的老家巴勒斯坦 (Palestine) 地方，建立一個猶太國 (National Jewish state)；這個計劃，我們在後章內，將再為論及。

結論 總之，凡是自己有語言的一個民族，在大戰以前的一百年內，多少受過自決主義的影響；歐洲大陸上，這個主義的對象，是土耳其、奧地利和俄羅斯，就中要算土耳其治下的民族自決，成績最大。在大陸之外，英國是自決主義的敵手，因為它不願放棄埃及、印度和其他對它表示不滿的民族。

第二十一章 大不列顛應付民治問題和帝國問題的方法 (一八六七—

一九一八年

第一節 大不列顛的民主政治

維多利亞女皇（一八三七年——一九〇一年）和真正的君主立憲 英吉利在十七世紀時，早已廢除專制政體，自從那時候起，就沒有一個擅權獨斷的國王：既不敢擅自徵稅，更不敢擅自立法，擅自計劃國家大政。這許多職權，直接歸屬於國會，或代表國會多數黨的內閣。唯英國的君主，『憑着上帝的恩惠，』仍舊統治英吉利全國。但是，維多利亞女皇（Queen Victoria），非常明白，知道她倘若一時發起狂來，像法國拿破崙第三，俄羅斯皇，或德意志皇一樣，那她也許要和詹姆士第二（James II）同一命運，於一六八九年那一年，被國會排逐出去了。所以她極識相，不去執握大權，她的職務不過述說內閣所預備好的演稿，簽署國會所批准的文件，並參加公共建築的落成典禮罷了。全國人民，都很尊重她，因為她是一個善良的女子；但她在政治上，祇負一個空名而已。她的實權，和法蘭西



圖〇四第 皇女亞利多維

第三次共和國的總統，不相上下。

非民主式的議會政府 英國的國會，雖則操作政治上的最高權，但在維多利亞的前半朝，英國尚非一個民主國家，那時的國會，只代表小部份的人民，所謂下議院，只是一般富有的紳士和城市的商人的把持物；無論城裏的工人，田裏的農民，在政治上，都沒有他們的

份兒。即在一八三二年的改革勅令（The Reform Act）發表之後，也仍如此，無甚改變。在維多利亞的中朝，即一八六七年以前，民主主義，在選舉下議院的時候，也只是些部份的採納。英吉利是一最先破壞專制的國家，但亦是最後建設民主的國家。

一八六七年以前的政黨 一八六七年以前，英國只有兩個政黨，一個是自由黨（Liberal Party），一個是保守黨（Conservative Party）。紳士們大半是保守黨的分子，商人們大半是自由黨的分子；他們輪流着，在下議院中，或占多數，或居少數，當其佔多數時，自然組織內閣，統理國政。但從一八三二年到一八六七年的時間內，大部份時間，是由自由黨執握政權的。

（1）葛拉德士吞（Gladstone）和自由黨 恰在一八六七年以前，英國出了一個很有作爲的自由黨的領袖，名叫葛拉德士吞。他是利物浦（Liverpool）某富商的兒子，曾受過高深的古代教育。他初進下議院時，是政治改革和社會改革的勁敵，到了後來，却漸漸地成爲自由黨分子，且能獲得大眾的信仰。他在國會和國內的聲譽，其所以有如此之大者，那全因爲他自己的人格和能力，能夠感動國人。他的爲人，仁慈而信宗教。他是一個敏銳的政治家，和有爲的事業家，又是一個演說家，嗓子宏亮，且能運用典故，再引些含糊而深刻的希臘語，以博聽衆之讚賞。葛拉德士吞的自由主義，並不包含民主主義，他的意思，只是說，爲政府者，應絕對的尊重個人自由——言論出版等自由，關於經濟的事，政府的干涉，愈少愈好；所以一等他做財政大臣，即時廢除商業和工業上的限制，並確立自由貿易的政策。這個政策，對於農民，不甚有利，但於工業的中等階級，和都市裏的工人，却極有幫助。

(2) 的士累利 (Disraeli) 和保守黨 葛拉德士吞的政敵，是一個保守黨員，名叫的士累利。他是一位住在英國的猶太商人的孫子。的士累利的性格，非常複雜，難以窺探，和葛拉德士吞的簡單而樸實的性格，全不相同。的士累利是猶太產，所以祖護英國的教會。雖則他沒有好好的進過學校，但他喜歡文學，曾寫許多有名的小說。他那奇怪的行爲，放浪的言語，華麗的衣服，觸鼻的香膏，使得一般嚴肅而端正的英國人士，驚奇不止；但是他那聰明的頭腦，雖不能使全國人民，表示同情，確能得到當時一般人的景仰。最初，他進下議院時，他的思想，很是激烈，但是後來漸漸地成爲英國的保守勇士。同時，他的「保守主義」並不是一味反對一切進步。他所領導的保守黨，有三個特點：(一) 賜給低等階級以參政權；(二) 改良低等階級的經濟情形；(三) 鼓勵國家主義，使英吉利帝國，成爲世界上最有力量的國家。

人民對於民主政治的要求 (1) 職業組合派——假使沒有工人和低等階級，極熱忱地，要求選舉權，的士累利和葛拉德士吞二人，決不會自動的擴大選舉範圍的。自從一八三二年頒佈改革、敕令之後，城市裏的工人，時常要求着，希望民主的政治，早日實現，一八四〇年的騷擾，其唯一方法，是「請願」(Chartism)；但自一八四八年的請願失敗以後，他們漸漸地注意到職業組合主義(Trade unionism)的一回事。這種職業組合的成立，很能幫助他們，完成有效的罷工，取得高工資短工時的實益，並改良工作的條件。此外，職業組合，更能增加工人對於民治的經驗，並能鼓勵他們，共同參與國家的立法和行政。

(2) 約翰伯來脫(John Bright) 和激進派 距一八六七年不久的時候，職業組合派人，忽然找到他們的同志了，那就是約翰伯來脫。他是一個製造家，因爲組織反穀律同盟(Anti-Corn-Law)，又因贊助自由貿易，早

已成名，並得到民衆的信仰。他果然不負人民的信仰，力主政府方面，不得干涉私人的貿易和工業，或私人的產業；他又相信，唯獨職業組合，能夠促進經濟利益，又能使他的會員，行使政權。關於經濟以外之事，他是一個激進派，和桂格教徒（Quakers）一樣，竭力反對英國教會。他是中等階級的製造家，所以反對地主和上議院。當美國南北戰爭的時候（一八六一年——一八六五年），的士累利和葛拉德斯吞二人，都傾向南方，唯獨伯來脫，則對北方領袖，表示同情。同時，在英國境內，竭力貫徹他的民主主張。伯來脫有一羣工人，和中等階級的激進派人，在他後面，作爲後盾。伯來脫的政策，和的士累利所抱持者，背道而馳，幸有葛拉德斯吞和自由黨人，做他們的中間橋樑，使他們能合作到底。

一八六七年的改革敕令和城區工人選舉權的獲得 一八六六年，伯來脫勸服了葛拉德斯吞，在國會中，提議推廣選舉權，將選舉權，給予一部份的工人；葛拉德斯吞沒有得到下議院中自由黨全體的擁護，因此，議案不得通過。到了一八六七年的的士累利也自動的交進一個提案，雖則這個原案，和民主主義，相去很遠，但是後來，經伯來脫的激進黨和葛拉德斯吞的自由黨的一再修改之後，差不多全城區的工人，都有選舉權了。當時的的士累利，竟接受了他們的修正案，關於此事，幾乎沒有一人，不表示驚駭。喀萊爾（Carlisle）稱這個敕令，爲『耐伽拉的瀑布』首相稱這個敕令，爲『黑暗中的突躍』。

一八六七年的改革敕令，一經通過之後，一百萬的城區工人，都得到了選舉權，其結果，差不多有選舉權的人數，突增了一倍以上；但是英國的政治，仍舊不能達到完全的民治，因爲在三千二百萬人民中，只有二百五十萬人有選舉權；而且上議院，仍保持其優越地位，仍以貴族的意見爲意見，未能充分接納平民的意見。不過，無論如



第 四 圖 黑 暗 中 的 突 躍

何，一八六七年的改革敕令，結束了上等階級和中等階級的獨裁政治，使英國政治漸漸走到全民政治的路上去。

一八八四年的改革敕令和農民選舉權的取得，一八六七年的改革敕令的結果，鞏固了自由黨的勢力，因為這班新的選舉人，在伯來脫的領導之下，都擁護葛拉德士吞；同時，這個敕令，更使得葛拉德士吞，對於民主政治，發生較大的興趣，勇往直前，求進一步的政治上的改革。早在一八七二年，關於選舉之事，已實行了祕密投票制度，及至一八八四年，又將選舉大權推廣到二百萬農民身上去，這都是葛拉德士吞從中指導的成績。一八八五年，保守黨方面，堅持下議院的代表，必須重加分配，故其結果，每一議員，都代表着不相上下的選舉人的數目。

一八八四年和一八八五年所通過的改革敕令，對於保守黨的勢力，大有裨益：因為這班新得選舉權的農民，受保守黨的地主的影響極大，對於葛拉德士吞和城區自由黨的主張，不能十分同情。所以在從一八八六年到一九〇六年的時期間，除有一次的間斷以外，英國的政治舞台上，總是保守黨人，佔據優勢。

保守黨在一八八六年到一九〇六年的執政期中，對於政治改革，並無多大興趣，更無多大建樹。一八八一年，的士累利溘然長逝了，繼之而為保守黨黨魁者，是索爾茲巴力的侯爵（The Marquess of Salisbury），他是一位貴族，盡其所能，激起人民的愛國心，藉以擴張帝國的版圖。但他對於國內的民主運動，却竭力的壓抑着。

工黨的興起 在索爾茲巴力執政的較後數年內，一班工人，對於他的政策，深覺不滿。大部份的職業組合派人，都感覺到，保守黨人，大顧到上等階級的特別利益，而以全體國民的幸福，作為它的犧牲了；所以一部份人，都走到社會主義的路上去了。在一九〇一年，他們組成一個新的政黨，即工黨（Labour Party），要求社會的改革，和民主的完成。他們舉了幾個人，到國會裏去，說動自由黨人，答應他們的要求。

魯意喬治（Lloyd George）和一九一一年年的議會敕令（The Parliament Act）果然，到了一九〇六年，保守黨失勢了，而由自由黨人，取代其位，自此而後，國家的政策的籌劃，漸以魯意喬治，作為主要重心了。喬治是中等階級的威爾斯人，生於一八六三年，他有許多有趣的個性，而他的為人，即是這些有趣的個性的結合物。他是一個敏捷而有才幹，又有熱心的政治家，和改革家，平時為人，非常和善，一至辦事之時，即鐵面無私，毫不留情。他是一個雄辯家，醉心於民主政治和社會立法。他率領着自由黨和工黨，去攻擊保守黨，結果，遂造成一九一一年年的議會敕令。依據此敕令，至少，每隔五年，下議院應當改選一次。至於上議院，自此而後，無權顧問經濟之事，即其他重要立法，除了兩年的『擱置的否決』（Suspensive veto）之外，亦無干涉之權。世襲的貴族，和教會的主權，雖仍保持固有的社會地位和社會特權，但直接的政權，已被削到最低的限制了。

一九一八年的改革敕令和民主政治的完成 直到一九一八年歐戰將要完結的時候，英國政府，方完成

了民主建設的最後的一步。這時候，魯意喬治，得了自由黨和保守黨的聯合的幫助，制定『人民代表敕令』(Representation of the People Act) 凡是成年男子，完全有選舉權，連一大部份女子，也都有選舉權了。

所以英國在從一八六七年到一九一八年的時期內，廢止了『階級政府』(Class Government)，建立了『平民政府』(Mass Government)，不問其爲貴族，教士，中等階級，和低等階級，凡是英國人，在政治上，都有參與政治之權。上議院在二十世紀的屈服於下議院，正像國王在十七世紀時屈服於下議院的情形一樣。民主政治和國會立法的政府，終究在英國境內，獲得實現了。

這些新的律令，無異使英國政治，起了一個和平的革命。一九一八年以前的工黨，在國會中，不過占了四十二席，及至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二三年的時期內，却增加了一百五十席。後來，到了一九二四年，因爲舊的黨派，都不能得到多數，新黨領袖麥唐納(Ramsay MacDonald)，竟組成工黨內閣了。但他仍舊不能實行他的經濟政策，所以在同年的一次選舉中，工黨失去了四十席，保守黨就得了多數，而由該派黨首領鮑爾溫(Stanley Baldwin) 組織一保守黨的內閣。

第二節 大不列顛的社會革命

在上節內，我們說明英國在一八六七年到一九一八年的時期內，如何獲得民主政治的成功；在本節內，我們要換個方面，研究從一八六七年起，英國所發生的社會問題，以及解決此社會問題的方法。現且把它分成兩部：從(1)土地，(2)勞工的兩方面入手。

土地問題 這個問題的產生，是因英國境內，沒有像法國那樣，發生劇烈的革命的緣故。當法國的貴族，正在把他的土地，賣給農民的時候，在英國方面，一班貴族，反在那裏收買租田，擴充土地。故其結果，法國已經成爲農民的國家，而英國，還是一個貴族士紳和大地主的國家。依據統計，英國於一八七五年時，在不滿四千人的數目內，却佔據了全國土地的七分之二。就中二千二百多人的貴族，却佔了英吉利和威爾斯的土地之半，又佔了蘇格蘭和愛爾蘭的土地的大部份。同時，法國有五百五十萬人，皆爲有私田的農民；幾於每一農民，都有他自己的一塊耕田。在英國，貴族和紳士，雇用許多農工，在他們田裏做工。法國的農民，因爲他們所耕種的，是自己的田，所以很盡力。英國的農工，因其所種的，都是人家的田，當然不會發生興趣了。

(1) 土地獨佔的意義 英國貴族之獨佔土地，在社會上，發生四大影響：

(a) 減少農民的人口 英國農民，對於他們的工作，既然沒有興趣，當然紛紛遷居城市，並移至殖民地去了。在十九世紀最後的三十年代內，英國農民中，全家離開本鄉的，約佔全人口的三分之一，總數在百萬以上。

(b) 降低農工的地位 這個階級，窮困顛倒，既沒有志向，又沒有能力，所以他們的運命，遠不及城區的工人，來得優越。

(c) 減低農產物 貴族和士紳，既有這許多土地，就想利用土地，供作享樂。於是用寬大地方，來闢花園，造道路，並供打獵之用；當然，耕種的土地，因此大大減少了。並且許多地主，住在城裏，從事於工業，所以對於鄉下的土地，反而不甚重視，或者竟把它作爲娛樂處所，不把它作爲生產區域了。此外，地主的人數太少，不能對於廢止保護稅和實行自由貿易之事，有所攻擊，其結果，英國的農業，受着外國的競爭的影響，益爲一蹶不振。及至

十九世紀末葉，英國糧食的出產，已不能自給，它於這一點上，已完全依靠美國、坎拿大、阿根廷和法蘭西諸國了。

(d) 增加貴族的財富，並保持他們的優越地位；因此，當時的英國，因為土地問題，未得解決，雖在政治上，已變為民主國家，但在社會上，仍脫不了專制的窠臼。

我們在本章的下一節內，將要看見，愛爾蘭農民，如何果敢不屈的，爲着反對貴族的獨佔土地，行着長而久的奮鬥；及至二十世紀最初的十年內，愛爾蘭農民，果然得到大勝利。經過多次立法之後，愛爾蘭已和法國一樣，變爲農有土地的國家了。

(2) 土地改革的要求 在英國本部方面，即英吉利、蘇格蘭和威爾斯方面，於一八六七年到一九一四年的時期內，關於土地問題，並無任何進步的解決。只有幾個激進的人，以爲應當重徵地稅，使得一般貴族，不得不出賣他們的土地，彼時，即由政府出資，把它收回國有。後一方法，在社會主義者和工黨中人，也表示贊成；但其他兩個有勢力的政黨，對此問題，並未加以深切注意。在保守黨中，地主階級，很占優勢，所以凡是干涉他們的產業和特權的改革，他們終是反對。說到自由黨，因為他們正在注意中等階級的農務的改革，所以對此問題，沒有多大的利害關係，因而亦不加以注意。

一九〇七年，自由黨人，因着魯意喬治的努力，通過了『小田制敕令』(Small Holdings and Allotments Act) 依據此敕令，農工方面，可以自己購買田地了。一九一三年，喬治又提出了政府對於農工的管轄，和對於小田制的進一步的鼓勵。一部份的保守黨人，於是要求取消自由貿易，和徵收糧食進口稅二者，作爲替代。不幸

大戰（一九一四年——一九一九年）開打了，喬治和保守黨人，均把這個問題，暫時擱下。但是這次戰爭的成效，比諸立法，更為迅速，因為在大戰時，政府徵收重稅，許多地主，不得不把他們的土地，逐塊出賣了。到了一九二二年，英國本部內農有土地的數量，雖不及法蘭西和愛爾蘭，但對於這個問題，已算獲得相當解決了。

勞工問題 還有一個問題，或者比較土地問題，更覺重要，那就是勞工和資本的問題。我們要記得，英國是工業革命的發源地，雖則到了後來，德意志，法蘭西，意大利，俄羅斯，比利時，和美利堅等國的工業，也都漸漸地發達起來了，但是到了今日，英國仍保持其優勝地位，非他國所能及。威爾斯的煤產，格拉斯哥（Glasgow）的造船，利物浦的商業，伯爾發斯特（Belfast）的麻織品，曼徹斯特（Manchester）的棉織品，希斐爾德（Sheffield）的鋼，都是世界上著名的出產地；所以英國仍是一個『世界工場』，迄今仍無改變。

此種工業上的優勝，致使英國的商人和工人，於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之中，特別增加。十九世紀的大部份，（直到一八六七年為止），英國政策的取決，全權操於商人，這班商人（大部屬於葛拉德士吞的自由黨），堅持要求政府，取消重商主義，除掉商業和工業上的限制，保證人民有自由營業的權利；換句話說：他們在經濟上，要求放任主義的實施。他們所特別需要的，是：(a) 契約的自由（Freedom of contract）——任意僱用工人，不受『行會』『職業組合』或政府的干涉。一七九九年到一八〇〇年間的『組合敕令』（Combination Acts）就是禁止工人的組織，並允許每一工人，得和雇主，訂立個人的契約。(b) 貿易的自由（Freedom of trade）關於此事，我們知道，他們在五穀稅法（Corn Laws）和航海敕令（Navigation Acts）的廢止，以及保護關稅的取消中，得達所求的目的了。

自由貿易的維持 英國的自由貿易，創設於一八四六年到一八六〇年的期間，降及大戰之時，仍爲英國的一個基本政策。自由黨人，其所以採取此政策者，因爲黨裏的重要分子，都和製造、貿易，具有密切關係。並且英國商人，明白知道，倘若設立保護稅，他們的商業，一定受重大損失；一般製造家，因爲他們的製造業，比任何各國都來得進步，所以也不需要關稅的保護。而且工人方面，也贊成自由貿易，因爲可以減低生活程度。

反對自由貿易的失敗 在二十世紀初年，有一個北明翰（Birmingham）的製造家，名叫瑟張伯倫（Joseph Chamberlain）；他從自由黨中，退了出來，加入保守黨，指出英國的實業，自從採取自由貿易制以來，已經大變，現在，正是英國和德美互相競爭的時候，所以需要保護稅；但是結果，他碰到工黨和自由黨的反對，又不能得到多數保守黨的贊同，所以他的政策，在一九〇六年，宣告失敗了。

反對契約自由的成功 契約的自由（和貿易的自由不同），隔不多時，即被廢止，不再繼續成爲英國的根本政策了。正像我們在第十四章內所說的，當十九世紀初葉時，好多城市裏的工人，因爲受了這個政策的影響，弄到窮困不堪；所以在工業革命的初期，就發生了許多不平之鳴，有的根據人道主義而立言，又有的根據公衆衛生而立言，諸如迭更斯（Dickens），金斯黎（Kinsley），羅斯欽（Ruskin）等著作家，都異口同聲地，攻擊這種不良和不公的情形。一八六七年以前，社會主義派人，像羅伯特奧文（Robert Owen），聯絡仁慈的保守派黨人，像沙甫慈白利（Lord Shaftesbury）和的士累利（Disraeli）等，限制童工及女工，又改良工廠及開鑛的生活。

職業組合的活動和成功 後來，在工人自身方面，也漸漸地知道怎樣團結起來，利用他們的合力，來改良

他們的命運，又強迫國會，通過社會立法的議案。他們一致行動着，一致爲自己階級的利益而奮鬥，及其結果，終於把一八二四年的『組合敕令』(Combination Acts)取消了。從此以後，英國的職業組合，無論在人數上，在勢力上，都有一日千里的進步。諸如罷工的勝利，工資的增加，工時的減少，工作條件的改良，和一八六七年城區工人選舉權的獲得，沒有一樣，不是職業組合的成績。除此以外，它又促進普及的教育，鼓勵葛拉德士吞所組織的自由黨政府，通過一八七〇年的教育敕令(The Education Act)。說起這個敕令，實即是英國公學制度的開始。

一八六八年，職業組合的第一次年會，被召集了。自此而後，他們就從兩個方面，增進他們的勢力：(1)直接的方面，以團體締約，同盟罷工，或罷工的恐嚇，作爲方法，求獲經濟上的利益。(2)間接的方面，以巨大的壓力，加於有勢力的政黨，或者選舉他們自己的人，到國會裏去，因而獲得政治上的優勢。一八七一年，他們煽動葛拉德士吞，要求政府方面，正式承認職業組合的合法性。一八七五年，他們又說服的士累利，批准罷工爲合法之事的一個議案。

魯意喬治和社會立法(一九〇六年——一九一四年) 時日進展了，自由黨和保守黨，都要找尋工人作爲資助，尤其在葛拉德士吞的死亡，和工黨的成立之後。自由黨在喬治的領導之下，爲低等階級，努力於社會立法，現在他們感覺到，知足而體力健全的勞動階級，對於以工商業立國的國家，不是有弊而是有利的。在一九〇六年到一九一四年的期間，自由黨制定許多社會立法，(其中大部份，是得到保守黨的同意的)，如強迫僱主，賠償工人的意外；着令國家，擔任養老金的給付；工人方面，有疾病和失業的保險；職業組合(trade-union)

的基金，獲得政府的保護；自由的勞力交換（Free public labor-exchanges）亦被確立，血汗的勞動者，都有最低限度的工資的保障；兒童的生命，也得到保護；工廠的房屋，也漸漸改良了；納稅的義務，也從勞動者方面，移到資本家方面去了。現在英國的中等階級，似乎已經忘却從前的「契約的自由」的觀念；現在的英國，已成爲真正的民主國，它利用政治上的民治，來促成社會上的民治。

第三節 不列顛帝國的擴張和強盛

我們現在已經明白，自從一八六七年以來，英國在政治上的改革，舉其最大者，計凡三端：(1)選舉之權，漸自上等階級，推廣到羣衆身上去，——這是向政治的民主方面跑去的一條和平道路；(2)在社會方面，貴族專權，土地被人壟斷，以致農業式微；(3)商業和工業的發達，自由貿易的保留，職業組合的產生，和政府對於私人事業的干涉的增加。這是主要的三點，此外，我們更可加上一事，那就是愛國心的劇增，國家版圖的繼續擴張，國家勢力的繼續穩固。

十九世紀的「民族主義」及其給予英國的影響 自從一八五九年到一八七一年的十二年間，歐洲留下許多愛國之戰的痕跡，結果產生了一個新的意大利，和一個新的德意志；在同時期內，美洲發生了南北戰爭（The Civil War, 1861—1865），完成合衆國的統一。在那時候，非但德意志、意大利，和美利堅人的愛國心，非常激昂，就如法蘭西人、俄羅斯人、匈牙利人、和英吉利人，亦皆如此，殆無例外。英國的自由黨，會於長時期內，握持政權，到了此時，他們亦受反對黨的攻擊，指摘他們，對於殖民地 and 國外的利益，太不注意。一八七四年舉行改選時，

保守黨之所以能得勝利者，即由民衆的愛國心和侵略心促成之。

的士累利 (Disraeli) 的成功，的士累利 是保守黨的一個領袖，於一八七四年到一八八〇年時，被推爲首相，他激勵人民，擴充國外殖民事業，藉以增進英國在外國的尊嚴和威風。他在蘇彝士運河 (The Suez Canal)，取得經濟權，又運動國會，獻給維多利亞女王 以一個『印度女皇』 (Empress of India) 的尊號；又阻止俄羅斯，瓜分奧托曼帝國，更於一八七八年的柏林國際會議 (The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Berlin) 時，大施手腕，並從土耳其 手中，得到塞浦路斯島 (The Island of Cyprus) 的酬報。從此以後，保守黨就專事於侵略了。在自由黨中，亦有不少『大不列顛』的迷夢者，所以葛拉德士 吞，就無從顯出神通，去阻止的士累利 的行動了。

不列顛帝國的擴張 (一八八六年——一九〇六年) 英國 土地的擴張，在保守黨的索爾茲巴力侯爵 (Marquess of Salisbury) 執政的時候 (一八八六年——一九〇二年)，更加顯著了。印度的土地，推廣到緬甸 (Burma)，暹羅 (Siam) 和阿富汗 (Afghanistan)；在中國方面，又租到威海衛，以及太平洋 中的許多小島；在瓜分非洲 的時候，英國又得到很大的土地，佔領北埃及 (North Egypt) 和埃及蘇丹 (Egypt Sudan)，在東部 和南部，又得到廣大而可驚的區域；在一八九九年到一九〇二年的部耳戰爭 (Boer War) 中，又征服了脫蘭斯瓦爾 (Transvaal) 地方的兩個共和國，以及奧倫治自由邦 (The Orange Free States)，在埃及 的開羅 (Cairo) 和南非洲 的好望角之間，又計劃一條鐵路；到了一九一八年，它又征服德意志 領的東非洲，致使五千哩長的鐵道完全築在帝國境內的迷夢，得以實現出來。

一九一四年的不列顛帝國 我們和道，英國 的殖民地，在一八七四年，已經很多而很重要了。自從一八七

四年到一九一四年的增加之後，英國的疆域，差不多包含全地球可住的土地的四分之一，和全地球人口的四分之一，但在人口中，屬於本國血統的人，實在不過一小部份，據約計，每一英國僑民，須抵敵三十個有色人種。三萬一千五百萬的印度人，四千萬的黑人，六百萬的阿拉伯人，六百萬的馬來人，一百萬的中國人，一百萬的坡里內西亞人 (Polynesians)，和十萬個印第安人，這許多被壓迫的有色人種，他們的數目，遠遠超過它本國的人口哩！

非民主式的殖民政府 英國各地，沒有一個統一的制度，有幾個是『保護國』(Protectorates)，它們在英國的駐紮官吏的指導之下，由本地君主，管理一切；有幾個是『殖民地』(Crown Colonies)，它們由倫敦殖民部 (The Colonial Office in London) 所任命的總督，管理全局，有時設立地方議會，有時不設地方議會。印度和它的屬地，單獨組成一帝國，由倫敦的印度部 (The India Office)，派遣總督，治理全地。殖民地的住民，大多不是歐洲人種，因此，這民主化的英國，對待他們，非常專制。

民主的自治地 在有些殖民地中，歐洲的人民，也占據一大部份，因此，英國政府，賜給他們以一個差不多完全自治的政府，像坎拿大 (Canada) (一八四七年，組織自治政府，一八六七年，又組織聯邦政府)，紐芬蘭 (Newfoundland)，新西蘭 (New Zealand)，澳大利亞 (Australia) (一九〇〇年成立聯邦政府)，和南非洲 (South Africa) (一九〇九年成立聯邦政府) 等，諸如這些地方，皆名爲『自治地』(Self-Governing Dominions)，它們自己在實際上，都是民主國家，不過在名義上，屬於同一帝國，同一制度和血統，以及同一的倫敦的『皇室會議』 (Imperial Conferences) 罷了。

英吉利在帝國中的光榮，帝國土地的廣袤，和出產的豐富，這兩個觀念，深深刻在英國人的幻想中。經商和投資的人，果然得到許多產業，姑不具論，即普通的英國人，雖沒有得到直接的利益，但亦相信，原來他們的發達，完全依靠這個帝國。無論如何，他們看了這個太陽不下山的最大國家，在內心中，是充滿着無限的光榮的。

不列顛的海軍 英國在一九一四年以前，並不仿效德意志和其他的歐洲強國，強迫壯丁，執服軍役；但是它的海軍，比較任何兩國聯合起來，還要強大。它的屬地，分散在被海洋隔離着的五個大陸上，它知道：假使一個敵國，打败了它的海軍，那末，不列顛島上的人民，立刻就會餓死，在那時候，要佔據它的殖民，乃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爲欲便於侵略，便於自衛，故不惜化許多錢，來建造並維持它的戰艦。

英國的外交政策 國家的利益，是很可以左右英國的外交政策的：在一八七四年到一九〇四年時，它和俄羅斯，法蘭西競爭；在一九〇二年，它和日本聯盟；在一九〇四年和一九〇七年，它和法蘭西俄羅斯兩國，先後獲得諒解；及至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九年，它和德意志，發生劇爭，這是外交政策不時更改的鐵證。

第四節 愛爾蘭的獲得民族自決

愛爾蘭民族 然而，在不列顛帝國內，亦有許多『創口』(Sore spots)，就中尤以愛爾蘭問題，最近帝國中心，最爲巨創，這個民族，和英吉利民族，完全不同；中古時候，他們有獨立的國家，獨立的語言，和獨立的文化，現在，他們雖然已經被人征服，而且大部份人，已經學了英國語言，但是他們仍舊信奉天主教，仍舊保持原有的風俗和習慣。

不列顛的壓迫 不列顛政府，在十七、十八兩世紀內，盡其所能，摧殘愛爾蘭民族，毀壞他們的工商業，掠奪他們的農地，因此，他們都變爲不列顛貴族的窮困的傭工和租戶。在政府方面，還要把天主教會的房屋，財產，加以沒收，用以供給『英國教會』式的『愛爾蘭教會』。除此而外，又時責罰天主教徒，（愛爾蘭人幾乎全是天主教徒），強迫他們，繳納重稅，藉以維持那被憎惡的『愛爾蘭教會』。十七世紀時，政府又把大批英吉利人和蘇格蘭人，遷移到愛爾蘭去，尤其在愛爾蘭東北的厄耳斯得（Ulster）地方，駐紮下來。即此厄耳斯得的住民，有時被稱爲奧倫治人（Orangemen），僅佔愛爾蘭人口的五分之一，他們信奉新教，接納不列顛的民族思想，而且是特權階級，於長時期內，包辦官府和管理全島的財政。

大不列顛和愛爾蘭的合併（一八〇〇年） 一八〇〇年以前，愛爾蘭在都柏林（Dublin）地方，有自己的國會，但是天主教徒，常在擯除之列；所以這個國會，在實際上，不能代表愛爾蘭全部，充其量，不過代表少數的新教徒罷了。到了一八〇〇年，就連這個國會，也被合併敕令（Act of Union）取消了，自此而後，愛爾蘭就正式歸併於不列顛，關於愛爾蘭的法律，也由倫敦的不列顛國會，代爲制定了。

十九世紀時愛爾蘭的騷擾 當十九世紀往前開展的時候，愛爾蘭人民，運用和平或猛烈的方法，繼續不絕地，和不列顛國會搗亂，要求國會方面，給予讓步，完成改革。

(1) 鄂康尼（O'Connell） 十九世紀初葉，有鄂康尼者，組織一『天主教徒大會』（Catholic Association），後來，經過多年的憲法上的爭執，到了一八二九年，這班天主教徒，終於得到公民權，以及進入不列顛國會的權利。鄂康尼在他最後的數年內，雖努力於廢除一八〇〇年的併合，和計劃愛爾蘭的恢復獨立，但是，可惜得很，終

彼之世，毫無一些成就。

(2) 『青年愛爾蘭』和飛尼黨 許多激烈的革命黨，先後組織成功，要求獨立與共和的政府，其中最重要的是『青年愛爾蘭黨』(The Young Ireland) 在一八四八年的叛變，和飛尼黨(The Fenians) 在一八六七年的暴動。這兩次革命，雖沒有達到他們的主要目的，但已夠使不列顛政府，飽受驚嚇了，所以葛拉德士吞的自由政府，終於在一八六九年，把『愛爾蘭教會』(Church of Ireland) 解散了，意即是說：自此而後，愛爾蘭人民，不再有供奉『新國教』(Protestant State-Church) 的義務，而且兩教的地位，是完全平等的了。

(3) 民族運動——帕涅爾和勒德曼德 (Parnell and Redmond) 從一八七四年到一九一四年，愛爾蘭的民族運動，在帕涅爾和勒德曼德的前後領導之下，進行非常順利。他們的目標，是土地改革和自治二者，他們有農民，以及美國和不列顛屬地的愛爾蘭僑民，作為後盾；更有不列顛下議院中五分之一的愛爾蘭議員，組成一個獨立的『國民黨』，作為他們的工具。他們沒有一刻時候，放鬆他們的要求。在愛爾蘭，他們排斥不列顛的地主；在不列顛國會中，他們又盡搗亂的能事；不列顛政府，屢次用警察和軍隊，來威脅他們，但是愛爾蘭人民，非常堅決，非常鎮靜，毫不表示懼色；所以弄到後來，所有英國的大政黨，對於愛爾蘭事件，不敢一味忽視了。

自治議案 (Home-Rule Proposals) 的失敗 葛拉德士吞和他的黨徒，最後也接受了自治的意見。自由黨人，三次提出取消一八〇〇年的『合併敕令』，主張在都柏林，設立愛爾蘭國會，處理該島的一切事務，但其結果，均告失敗。第一次，在一八八六年，被下議院否決；第二次，在一八九三年，被上議院否決；第三次，在一九一二年到一九一四年，雖然國會已經通過，但是因為厄耳斯得人 (Ulstermen) 的仇視，和歐洲大戰的爆發，就沒有

實行。

愛爾蘭民族主義的阻力 對於自由黨的自治議案，反對得最激烈的，要算愛爾蘭的厄耳斯得人和不列顛的保守黨人，最爲著名。前一派人，以爲都柏林的獨立國會，一經人民選舉，那末，他們這班少數的新教徒，其在愛爾蘭所據的優越地位，必將完全推翻，不得保持。後一派，以爲如讓愛爾蘭自由，那末，不列顛帝國，必將因此衰弱，且將趨於分化了。但是，當厄耳斯得人發表寧可內亂，不願讓步的決意的時候，不列顛的保守黨，却出而調停，雖不給予自治，却給與許多改革，其最著者，則爲設立城市和郡邑的自治政府，並制定『土地購買令』(Land-Purchase Acts)，藉以促成大土地的分散，使每一農民，都有可耕種的一塊小農田。

愛爾蘭農業的發達。因此，在一八七四年到一九一四年的民族運動中，愛爾蘭，也像法蘭西一樣，成爲農有土地的國家了。同時，又靠賀拉西普郎刻 (Horace Plunkett) 的合作運動，愛爾蘭的農業，以非常速度，往前發達起來。但是，在政治上，帕涅爾和勒德曼德，雖犧牲了畢生精力，仍沒有得到自治。

(4) 新斐運動 (Sinn Fein) 在二十世紀，一般愛爾蘭學者，和愛國志士，開始一種新的運動，名曰新斐運動 (Sinn Fein)。他們的領袖，是格利芬斯 (Arthur Griffith) 和發利亞 (Eamon De Valera)。新斐運動的意思，就是『我們自己』(we ourselves)，它的目的，就是教人『求己』。他們以爲愛爾蘭的改革，不能單靠不列顛國會，却須倚靠愛爾蘭人自己。他們要復興自己的語言，自己的風俗，以及經濟的獨立，藉以創造一自由的與共和的愛爾蘭。

一九一六年的革命——新斐派和不列顛政府的衝突 新斐運動的起初，不過屬於思想和經濟的方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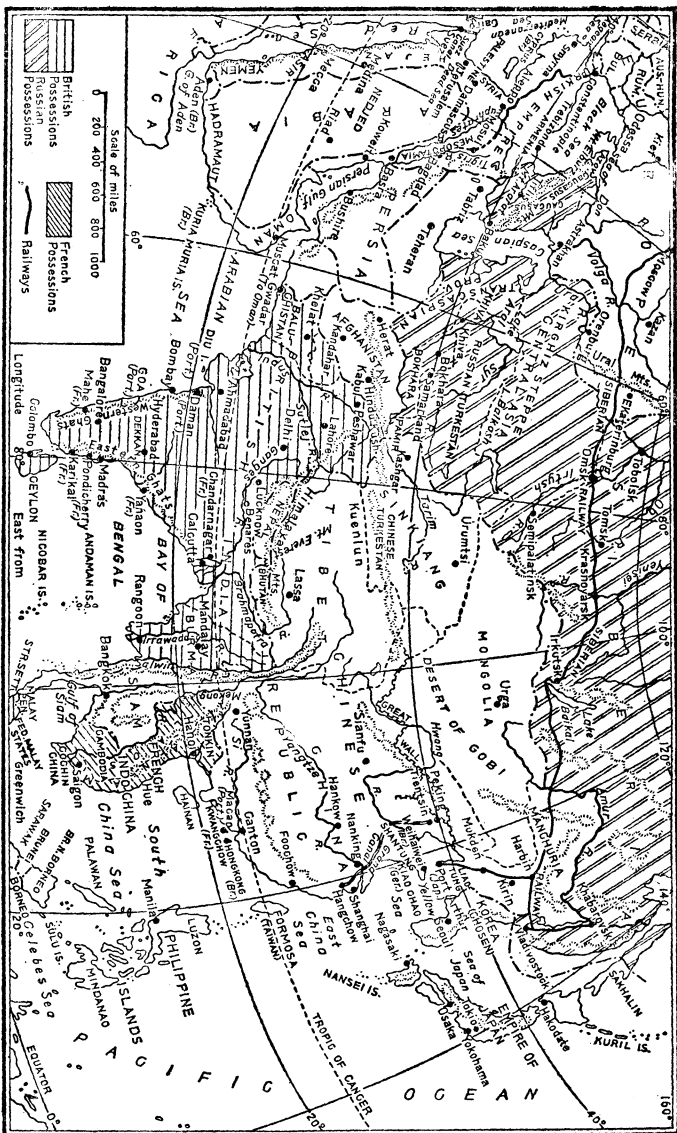
可是後來，到了一九一四年，國民黨似乎已經在力竭聲嘶的時候，他們就趨入政治的路上去了。一九一六年，有些愛爾蘭的極端派，利用英國加入歐戰的機會，在都柏林地方，宣言獨立，設立共和政府；但是這次革命的消滅，並不經過多大困難。然而，他們受了不列顛政府的嚴刑峻法，便深深地覺得，原來自治的奪取，決不是和平或憲法的手段，所能達到目的的；所以他們大都脫離國民黨，加入新斐派（Sinn Fein）。一九一八年，不列顛國會舉行大選舉，在愛爾蘭所遺派的議員中，新斐派人，竟獲得四分之三的議席，他們並不到韋斯敏斯德（Westminster）去出席，却在都柏林地方，自己組織議會，選舉發利亞（Eamon De Valera）為總統，正式向不列顛政府挑戰。

在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二一年的三年中，一方面，是愛爾蘭共和黨，另一方面，是不列顛政府和厄耳斯得人，這兩方面，互相爭持，各不相下。愛爾蘭共和黨，因為缺乏重砲，缺乏唐克車，並缺乏其他的軍需品，所以沒有大戰，但是兩方的小接觸，是不時發生的。後來，事情越弄越壞，最後的解決，決不能再延宕下去了，所以在一九二〇年，首相魯意喬治企圖用『自治敕令』（Home Rule Act）解決此事，但是仍無效果。當厄耳斯得人接受這個敕令的時候，愛爾蘭共和黨人，却大不以為然，因為他們以為在愛爾蘭境內，不能設立南北兩政府，並且這兩個政府，都沒有實權。各種方法，似乎都已用盡了，於是魯意喬治，不得不請求共和黨人，派遣代表，到倫敦去進行議和談判了。

愛爾蘭自由邦的建立 雙方談判的結果，即一九二一年的條約的簽訂。這個條約，規定愛爾蘭自由邦的建立，和內政管理權的獲得；至於厄耳斯得人之加入新邦與否，由他們自己決擇，政府不加勉強。但是愛爾蘭議

會的議長發利亞，對此表示不滿，因為這樣一來，完全的獨立，仍舊不能得到，何況同時之間，愛爾蘭議會的議員，還須向英皇宣誓哩！然而大部份議員，都贊成這個條約，於是發利亞不得不辭職了。繼起的人物，就是格利芬斯（Arthur Griffith），他也是簽訂條約的愛爾蘭代表。這是愛爾蘭方面的事，在不列顛方面，於一九二二年，也通過一條規定自由邦設立的法律。

一個臨時政府，在叩林斯（Michael Collins）的領導之下，開始進行了；但是前途黑暗，仍未稍減：第一，愛爾蘭北部，要依照一九二〇年的自治敕令的規定，脫離自由邦而設立北政府，於是北政府和其他各地的衝突，仍舊繼續不斷；第二，一九二二年格利芬斯的逝世，和叩林斯的被刺，致使自由邦政府，一時無人主持，不能進行事務；第三，發利亞的共和黨徒，雖在一九二二年六月的愛爾蘭選舉之中，宣告失敗，但仍繼續反對自由邦，不時發生暴動。可是，到了最後，自由邦的憲法，終於施行了，發利亞被捕了，內亂停止了。及至一九二三年，愛爾蘭自由邦，且加入了國際聯盟。



第四一九一四年之亞洲圖

卷五 白種人的責任——引言

從古代希臘和羅馬起，以至現在，人類歷史上的主角，都是歐洲的白色人種。這個歐洲，乃是五大洲中最小的，亦就是我們所稱謂新文化的發祥地。在那裏，平民從專制君主手裏，搶出了政府；在那裏，人民首先發現愛國主義；在那裏，發明家利用自然力，來鼓動機器，推移舟車，製造鎗礮；在那裏，科學家發明望遠鏡，發明天空的佈置，窺見化學，物理學以及生物學上的祕密；更在那裏，首先設立公共學校，首先發明自動印刷機。

但是，歐洲並不把這許多東西，據爲私有，自從第十五世紀以來，歐洲的基督教徒，漸把歐洲文化，從本國傳至各處。我們在前數章內，已經說及他們派遣探險家，宣教師等，在美洲建設「新西班牙」，「新法蘭西」，「新英吉利」的情形。後來，澳洲的新西蘭，也成爲歐洲人的新家了。

歐洲文化的傳播，在十九世紀的下半葉，和二十世紀的初年，更爲迅速廣遠，在這時期中，白種人開始教導有色人種，且於必需之時，雖用強制的手段，亦所不辭。這種教導的工作，詩人吉伯齡（Rudyard Kipling）稱之爲「白種人的責任」。的確，這是一種責任，而且率領幾萬萬人，走向歐洲的文化道途，實是一種極重大的責任。但是不幸，他們負起這種責任的原因，常爲自己的私利起見，對於幾萬萬人的利益，往往置諸腦後，不加睬理。

以下兩章，我們將要講到，在十九、二十世紀時，遠東不進步的黃色人種，如何從睡覺之中，醒了轉來，接受歐

洲的文化；非洲的黑色人種，如何經歷掙扎，終於受歐洲人的管轄。

第二十二章 亞洲 (Asia) 的驚醒

第一節 歐洲叩中國之門

一八四〇年以前的情形 十九世紀中葉以前，歐洲文化之輸入亞洲者，爲數甚少；自然，像第九章內所說的英國東印度公司 (English East India Company)，已經得到印度的大部份的管理權，但是這個公司，它的主要目的，是商業，不是文化。自然，在那時候，俄國亦已經併吞西比利亞 (Siberia)，並且在這荒蕪而人口稀少的地方，開始殖民，但在中國，日本，高麗，安南，蒙古，西藏，波斯，和在亞洲的土耳其，差不多沒有人去注意過或探險過。閉關的中國。遠在十九世紀以前，中國地方，早有天主教徒，來訪問過，他們曾獲得不少中國信徒。同時，歐洲的商人，也曾到過，他們曾獲允許，得在廣州地方，和中國人民經商。但是，中國政府，因爲自倣悠久的歷史，和仇視外人的緣故，所以無論其爲教士或爲商人，都不表示歡迎。中國的皇帝，和他的倣慢的官吏，很堅決的，關上他們的門戶，拒絕這種「洋鬼子」(barbarians)。

鴉片戰爭 (一八四〇——一八四二年) 但是，歐洲的人，極望到中國來，故在一八四〇年，先有英國政府，進叩中國門戶，強迫部份的開放。這件事情的發生，是因爲在廣東的一個中國官吏，要想禁止英商，從印度地方，私運鴉片到中國來。在中國方面，限止這類藥品的販賣，自然非常正當，因爲吸食鴉片，是一種最易傷體的惡習。

慣，但是英國的商人，却不願意放棄這種有利的商業；且因忿恨中國官吏，採取高壓手段，故促動政府，正式對中國宣戰。他們靠了有效的火器，很容易的，把沿海的幾個重要城市佔據了。中國於是要求講和，允許巨量賠款，割讓香港，並開放五個口岸，讓英國人民，自由居住，自由經商。不久以後，美國、法國、比利時、荷蘭，和別的國家，也都同樣的得到進入這五個『條約口岸』(Treaty ports)的權利。但是，除了條約口岸以外，外國人民，還不許輕自進去。

英法聯軍（一八五六年——一八六〇年）第二次的戰爭，把中國的門戶，進一步的開放了。因為中國方面，侮辱了英國的國旗，又殺死了法國的教士，就此激怒英國和法國，聯合和他開戰。結果，又是『野蠻人』得到勝利，依照『和平條約』（一八六〇年）的規定，中國又被迫着，開放六個口岸，並且允許歐洲人民，到中國內地去游歷，販賣鴉片，和保護天主教徒。

第二節 日本的摹倣

日本的排外 在第十九世紀初年，建國於小島上的日本，恰像中國一樣，想把他們自己，與世界隔絕。那時候，只有荷蘭人，有和日本人通商的權利，而且他們只能每年一次，裝貨到日本去；至於教士，那是完全受排斥的了；就是游歷者，也不許插足其地。日本人覺得，他們已經十全十美，沒有什麼東西，再須向人學習了。真的，難道日本的武士，不比其他野蠻民族，更加勇敢，而更嫻於舞射嗎？難道日本的手藝工人，他們的手藝，不是超等絕倫了嗎？難道日本不是有高於其他國家的古代宗教嗎？

潘萊 (Commodore Perry) 之開放日本 (一八五四年) 把日本從這樣不振作而自滿的情形之下，

喚醒轉來的，要推美國的功勞，最爲巨大。這件事情的原因，是因每當美國船隻，在太平洋北部，搜尋鯨魚，偶一不慎，在日本沿岸，遭遇破沉的時候，或因要求給養，被迫侵入日本海岸的時候，美國的水手，常常受到不平等的待遇。因此，在一八五三年，潘萊司令，帶了四隻戰船，前至日本，要求對於美國水手的優遇。當他駛入日本海岸，提出要求的時候，日本政府，非常震駭，一班祈禱者，均在廟內祈求神道，盼望這種勇敢的外國人，早日滅亡。但是，日本的神道，對於這次的懇求，好像充耳不聞。在潘萊又來要求答覆，並用更多的戰船和大砲，作爲後盾，日本不得已，答應簽訂條約，給美國船隻，開放兩個港口。幾年以後，又有一個美國人，名叫海禮士 (Townsend Harris)，說服日本，開關長崎 (Nagasaki) 橫濱 (Yokohama) 爲商港；使美國人民，能自由居住，或自由經商。不久，他的國家，也都得到同樣的權利了。

日本貴族瞭解改革的必要 日本人——尤其是封建的貴族，——大半還把外國人，當作『野蠻民族。』他們以爲這種民族，應從日本境內，驅逐出去。在一八六三年，有兩個重要的貴族，實行攻擊外國人民。當歐美戰船，因爲懲戒這種仇視外人的貴族，而轟擊日本城市的時候，自負的日本軍人，就覺得他們完全受到外國的堅利的大砲的支配了；因此，他們決定要學習新的東西。

日本的歐化 一俟他們感覺這種需要之後，日本人民，就成了敏捷的學生，急切的學着歐洲人所教的東西。從一八六〇年起，他們很快地，依着歐洲的模型，改組他們的政府，法律，和軍事；正像歐洲所做的一樣。他們也築造鐵道，工廠，和輪船。不久，他們就開始輸出他們的工業品，並且在世界的主要工商業國中，佔到一個地位。雖則它仍舊留存着許多古代社會上的風俗，舊時的宗教，和奇形的衣服。（至少在他們家居的時候，）但是以外

的事情，他們都是極迅速的歐化了。

舊日本政府 在論述政治和軍事上的改革之前，應先約略說明，在一八六七年以前，日本是個封建國家（Feudal state），所有的制度和歐洲中古時代相仿。十九世紀的日本，恰像中世紀的歐洲，有不法的貴族，有豪暴的武士，又有卑賤的佃奴。不過他們的帝皇，稍有不同，據人民所信，他是一個半神的人（Semi-divine person）——一個女神的後裔。所以日本人民，稱他爲『天子』。而歐洲人，則稱之爲天皇（Mikado）。在過去的數世紀內，天皇已把地方政府的權，落在貴族手中，又讓一個主要貴族，——即幕府（Shogun）來治理中央政府。

一八六七年以後的改革 自從一八五三年以後，日本的愛國領袖，覺得幕府之對付歐美各國，實太懦弱，所以迫他辭職。當時的幕府，具有偉大的犧牲自己的精神，在一八六七年，實行放棄其權柄，使天皇能全權處理政治。這時的天皇，恰好是個精明強悍的青年，叫明治（Meiji），他主張革新日本，他宣誓要有一個國會，集合各界人士，參加革新工作；且要打破『從前的野蠻式的風俗』，派人到世界各處，尋求學問，促進帝國的福利。他一經說出，就很決斷地去實行，又得許多熱誠和頭腦公正的官吏，幫他的忙，所以在以後的數年內，他的改革，獲得猛烈的進步。他採取了一個根據法德式的法典；又主張在學校裏，開始教習英文。他又引用歐洲的曆法；規定信教的自由，並以極謙遜的態度，接待外國人。他又派遣委員（commissions）到外洋去考察西方的制度，他的許多官吏，開始提倡，穿着洋服，穿着皮鞋；總之，他們是這樣的急切，簡直要把歐洲的一切東西，皆取而有之。

(1) 封建制度的取消（一八七一年） 最緊要的改革，就是一八七一年的封建制度的取消。這就是把地方政府的管理權，從諸侯手中，轉移給天皇的官吏的意思；又是解放佃奴的意思；第三，此項改革，又爲此後的軍

事改革，開一先路，所以在一八七三年，日本就根據普魯士的強迫徵兵制（System of universal conscription），設立一支用新式鎗礮的國防軍，來替代用長矛的職業式的世襲的武士階級。

(2) 一八八九年的憲法 還有一個大改革，就是憲法的宣布（一八八九年），規定設立一個內閣，一個上議院，一個衆議院，它的內容，大半根據普魯士的式樣。但這不是民主政治，因為內閣不對國會負責；而且窮苦的人民，根本沒有選舉權。當時日本的政體，只是東方的專制政體，穿上了一件歐洲議會政治的外袍。這種政治制度，現在還存留在日本。不過，在日本人當中，確有許多政治家，熱烈願望着，要使國會來支配內閣，或者在適當的時候，要使政府成爲民主的方式。他們的願望，不能一時實現，因為欲從專制政治變成真正的民主政治，確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

第三節 列強圖謀瓜分中國

中日戰爭（一八九四——一八九五年） 當日本正在歐化它自己的時候，中國却仍保守成法，並且輕視西方的文化。在一八九四年到一八九五年所發生的中日戰爭中，就可證明日本所採取的新法，實爲比較高明的方法。這次戰爭，因對於鄰邦高麗（Korea）的爭論而發生；日本的意思，要把高麗革新，並把它開放給日本人殖民。不過，中國人的主張，却要把它當作自己的屬國，並且暗中慫恿高麗國王，反對日本及歐洲的政策。戰爭結果，日本獲得顯赫的勝利。當一八九五年雙方簽訂和約之時，中國不僅允許放棄高麗，並且允許日本人民進入中國的『條約口岸』；又許償付賠款；並把（一）臺灣島，及（二）遼東半島，一併割歸日本。

列強干涉日本的併吞 但是，歐洲列強，不贊成日本帝國，在亞洲大陸上，有立足之地。俄皇有他自己的滿洲政策，德皇視日本爲『黃禍』（Yellow peril），所以俄國德國法國（這時是俄國的忠實同盟國），立刻『勸告』日本，把遼東半島，退還中國，在那時候，日本不敢冒着大險，和三國開戰，不得已，就接受了『勸告』。

列強奪取通商口岸及分割中國的開端 不久，這三個列強，——俄國德國法國，——就互相幫助着，進行它們自己的政策了。德國借了傳教士被害爲口實，就把山東省沿海的膠洲灣，佔領過去；在一八九八年，中國就承認把膠洲灣租借給德國，期限九十九年。名曰租借，實則這個地方，已被德國併吞過去了。接着，俄國立刻要求遼東半島的旅順，作爲俄國的租借地；此外，俄國還得到在滿洲地方，有敷設鐵道之權。因爲俄國可以在鐵路沿線，駐紮軍隊，所以滿洲就被俄國管轄過去了。法國也不能例外，它得了一個在中國南部的海灣，作爲租借地；此外，還強迫中國承認：凡屬揚子江流域南面的各省，永不讓與他國。英國也要求有份，它得了威海衛，作爲租借地，並且選擇富饒的揚子江流域，作爲他有優先權（first claim）的區域。甚至於意大利，也來要求租借口岸（leased port）；但是，這時候，中國已經不願再放棄任何土地了。

勢力範圍 一八九八年的形勢，很顯明的暴露着列強瓜分中國的野心了。俄國奪取了滿洲；德國奪取了山東；英國奪取了揚子江流域；法國奪取了揚子江南面的區域；作爲它們將來瓜分中國時的併吞的地步。同時，它們認定這些區域，是它們的『勢力範圍』，只有它們的資本家，可在這些地方，建築鐵路，開採礦產，並其他有利的事業。這種事業，都是就地人士所切望承辦的。歐洲的資本家，以爲中國是一個不盡的寶藏：它的地下，藏着煤鐵和其他的礦產。它那四萬萬的人民，都節儉而工業化，並願在低微的工資之下，努力工作。外國的資本家，雇

用中國工人，去開採礦產，建築鐵路，或在工廠工作，可以得到極大的利益；所以他們都搶着來做如此的事。這就是歐洲各列強，都望急切染指的原因。

美國的門戶開放政策（The "Open Door" Policy）但是，在那時候，却有個美國，立了出來，做中國的朋友，它不要什麼勢力範圍，它宣言『門戶開放政策』它的意思，就是要開放中國各處，在平等原則之下，給各國人民有商業和投資的機會。這種公平的政策，英國首先贊助，其他列強，多少也勉強同意；因為它們的『勢力範圍』是已經劃定的了。

第四節 中國覺悟的困難

光緒帝維新的失敗 當它還沒有永遠失去獨立以前，中國已到最後的時機，希望振作起來，步武日本的後塵，採納歐洲的文化。作如此存想的，至少有那時在位的二十五歲的光緒皇帝。他即位之初，即想替中國做些事業，正像大彼得替俄國所做的，和明治對日本所做的一樣。在一八九八年，他就試驗他的理想了。他命令全國，設立大學，教授西方的智識；又命令全國，建築鐵道；又發出諭令，要把歐洲的文學，和科學的著作，翻成中文，給百姓去讀。他開始改組惡化的行政，及腐敗的軍隊。但是在那時候，許多有力的人，仍舊恨着外國的東西，並且有許多官吏，恐怕自此而後，必致失去不正當的進款，或權利，因而堅決反對。光緒帝的嫡母，是一個非常堅決的婦人，就立在這西班牙守舊派的面前，作為領導；她又說服一位將領，幫助她，把這少年皇帝，幽禁起來。她就自己出來聽政，取消光緒帝的革新的上諭，並發表宣言，反對列強的侵略。

義和團之戰（一九〇〇年） 反對西化的風潮，愈弄愈擴大了。這時，有一秘密社黨（secret society）

即義和團，應機而生，它的目的，是扶清滅洋，想把歐洲人民，從中國境內，完全驅逐出去。所以當時的外國傳教師，多有被殺戮者；當時的鐵道，亦有被毀壞者；外人的住宅，也有被焚毀者。在北京公使及其他外人所居住的區域內，亦皆被該團中人，包圍起來；於是日，俄，英，美，法，德等八國軍隊，都來援助，在北京的外人，把義和團打敗，搶掠全城，並佔領皇宮，逼迫中國，不僅要尊重外人既得的權利，且要承認列強所新要求的權利，又要償付賠款，數達三二〇，〇〇〇，〇〇〇元之巨。其中只有一國，是很大的，自願放棄它的一部份，這就是美國，它把應得的賠款之數，退還中國，作為中國學生在美國大學內求學的教育基金。

日俄戰爭的結果（一九〇四——一九〇五年） 距八國聯軍之後，不到四年，中國又受到第二次的教訓，像我們在十九章內所見到的一樣。在一九〇四到一九〇五年，俄國和日本，發生了一次戰爭，解決了它們在高麗和滿洲的勢力範圍。這次戰爭，對於亞洲的地位，有很重要的影響：（一）這次戰爭，使日本帝國，在高麗和南滿洲地方，佔據優勢；俄國在南滿的旅順租借地，亦轉借給日本了。高麗在一九〇五年以後，成為日本的勢力範圍了，再隔數年，又被日本併吞過去了。這樣，日本乘着中國衰弱的時候，開始做大陸上領土擴大的事功了。（二）即此日本的勝利，更使英國，願意在一九〇五年，和日本帝國，締結更密切的戰守同盟。（三）對於中國，這次戰爭，是一個不幸的教訓。俄國和日本，在中國領土內——滿洲——開戰，並且奪去了中國治理東三省的權柄。在這次戰爭內，很大的俄國，竟被細小的日本打敗，更足證明歐洲文化之具有價值了。

中國的改革（一九〇五——一九一一年） 日俄戰爭以後，中國革新之志愈切，凡屬文官的候補者，均

須修習歐洲的科學，歷史，地理，經濟學，國際公法，和外國文字。幾千個學生，被送到日本及歐洲和美國去留學，並且有更多的學生，在中國新設的大學內，領受歐洲式的教育。當時，政府方面，下一上諭，要在十年之內，把鴉片禁絕。同時又鼓勵鐵道之建築，並從外國人手裏，收買兩條鐵路。又欲參照西法，改組軍隊，王公大臣，都急切地，給他們的兒子，領受軍事教育。又有不少的人，送上條呈，訓練強大的海軍。同時，政府的行政，亦漸簡單而有效了，且又派遣一個委員會，出去考察美國，歐洲，和日本的政治。當他們回國的時候，皇帝就下上諭，允許在將來時候，必要設立一個國會；爲欲達到此目的，就產生了各省的咨議局，及全國的咨議院，作爲預備的步驟。

一九一一年的中國的革命。但是，有一部份改革者，比較激進些，他們希望有一激進的共和國，不以革新的專制政體，認爲知足。同時，又因他們是中國的愛國者，當然忿恨滿清的帝皇，因爲他們不是真正的中國人，只是在十七世紀時征服中國的外族罷了。故在一九一一年，中國的共和黨員，就開始他們的革命運動了。他們在南京地方，設立一個臨時政府，並選一個信奉基督教的醫師——卽孫中山先生，任臨時大總統職。

袁世凱與共和國。滿清政府所派遣的議和代表，乃是一個野心勃勃的人，他的名字，叫做袁世凱。他不忠於滿清，却承認共和國，並唆使別人，舉他做大總統；以代替孫中山。他並不真心贊成共和政體，只想利用它，藉以取得一己的權位。他既做了總統，就把草擬憲法的國會解散；不久之後，他就成了一個事實上的獨裁者。他的野心，並未止於此處，更進一步，想把共和政體，根本推翻，改成專制政體，他自己就做了皇帝。但是，在一九一六年，他死了，所以他的計畫，沒有實現。

共和國的弱點。袁世凱死了，他那復辟的慾望，未得實現；所以中國仍是一個共和國。但是，繼續不斷的叛

亂以及小規模的內戰，已經很使它感受痛苦了。當然，如此一個大國，希望建立民主共和國，決非短期間內，所能達到目的，何況它的人民，多無智識，偏於守舊；它的統治者，多抱着自私的野心；它那政治領袖的意見，又各不同；它的列強，又時施侵略；諸如這一切，都是達到共和之路的障礙物。

促成進步的因素 不過，中國確是醒悟了；中國的人民，不再有自滿的迷夢，不再閉攏眼睛，不顧到別國的進步了。考其所以如此者，不外下列各因素，有以促成之。

(1) **教育** 每年總有幾千個青年，在外國大學裏畢了業，回到國內。他們都受到刺激，希望祖國的文化，能和別國的文化相等；同時，國內的學校，也同樣的激發着愛國心和上進心。

(2) **教會** 歐美的宣教師，也有到中國來的。他們不僅宣傳基督教，並且拿西方的思想，西方的文化，一同介紹到中國來。

(3) **商業** 中國的國外貿易，在大戰前的二十五年，增加了百分之六百。即在此種貿易事業中，中國人和外國人，發生極密切的關係，他們感受外國人的影響，都希望自己國內，能有一個合時代的政府。

(4) **工業革命** 此外，在中國，也發生了工業革命。從一八九五年起，許多工廠，先後建築起來，且亦應用新式機器了。在一八七五年和一九一四年之間，共築成六千哩的鐵路。即此新築成的鐵道，一面促成了交通和商業，一面又促進了人民的團結，及對於國事的興趣。從那時起，開礦及鍊鐵，已經成爲重要的工業。因爲中國有富饒的礦產，尤其是煤鐵，我們可以預料，將來的中國，必可變成大工業國。

列強的自私政策 在中國的進展中，有兩個障礙物，橫在路前：其一，在政客間，缺乏完美的妥協；其二，則爲

列強的自私政策。前者已經解釋，在這裏，姑把後者一項，稍加申說。回想在一八九八年時，俄法德英諸國，已在中國境內，劃定勢力範圍，把特別權利，給予他們的資本家，作為瓜分中國的預備。日俄戰爭的結果，南滿洲從俄國手中，轉移給日本，成為日本的勢力範圍。當中國於一九一一年發生革命時，俄國即利用了此機會，報償前此的損失。它在蒙古地方，造成了它的勢力範圍。同時，英國也增加西藏的一部，加入它的勢力範圍。而同時，日本政府，正在南滿洲地方，鞏固它的勢力。

中國人的愛國心反對外人的統治 因為愛國心的勃興，中國人民，竭力反對瓜分中國為勢力範圍的企圖，而且此種企圖，愈到後，愈益尖銳化，他們堅持，在日本勢力範圍內的任何鐵路，不能讓日本享有，不能受日本的管理，他們不願意爲了外人的利益，而開拓中國的礦產，他們希望修改關稅，並其他關於中國有利的事；但是，列強方面，——尤其是日本，却以同一的堅決心，要保持並擴大它們的勢力範圍。於是一種巨大的困難，就在列強的私利性，和中國人的愛國心的罅隙間，漸次發生了。

第五節 印度從英國人地方所得的教訓

東印度公司之獲得印度 它的人口，差不多有和中國同樣的繁衍，但其面積僅及中國之半的大印度帝國，它初次所受的歐洲文化，大半自英國方面得來。在十六十七世紀間，葡萄牙，荷蘭，法國和英國，都已在印度地方，設立商業的根據地。在十八世紀時，如我們在第九章內所述的，英國把它的主要的競爭者，即法國，一次打敗，英國的東印度公司，不但在商業上，獲得莫大的權利，還得了大部份的政權。印度的土皇帝，只得一個皇帝的虛

名罷了。到了十九世紀中葉，他們的大半土地，已被征服，且被逼迫，認爲是英國公司所有。於是，一個商業性質的公司，終於得到一個比英國大幾倍的帝國。

印度兵變（一八五七年） 但是，在一八五七年，印度——即東印度公司所雇用的印度土兵裏面，發生了變叛。頓時像野火般的，擴大其勢力，將使英國的管理權，破壞淨盡。英國軍隊，運用全力，施以攻擊，總算把這火焰撲滅。爲防止再有這種暴動發生起見，幾千個被俘的叛黨，都以槍斃處決；即本地的皇帝，也被充軍出去。這使印度人民，受了一個教訓，原來叛亂是危險的事。

英政府管理下的印度 印度兵變的結果，致使英國政府，下一決心，決定把印度全地，收奪下來。一八五五年以後，印度的大部份，都歸倫敦派來的英國總督治理，在其他的部份，仍允許本地的王公，主治政局，但這些王公，必須受英國管轄。因爲要籠絡土人的心理起見，英國的女皇維多利亞，就親自加上印度女皇的尊號。（一八七七年）

印度的進步 在英國治理之下，印度人民，對於摹倣歐洲的文化方面，有驚人的進步。像敷設鐵道，建築大道，建設灌溉事業，設立棉麻工場，並教導或強迫那班宗教不同的人，和平相處，不生衝突。又編訂和英國的公正的觀念相合的法律；又禁止寡婦殉夫的惡俗；此外，還設立了許多大學及學校。話雖如此，英國管理印度，它的主要目的，不過爲促進英國的商業利益而起見，上述的成績，只是爲求達此層目的時所生的一種副產品罷了。

自治運動 所謂「自治運動」，乃是印度的智識階級所新學得的一件事。許多反對英國治理的青年人，往歐美各大學去求學，在那裏，自然受到歐洲民族的自由及自治的聲浪的薰陶。他們回到本國，就辦理新聞事

業，及他種組織，爲求印度的自由而工作。這種迷醉自由的人——所謂印度的國民黨，漸漸要求印度的地方自治。當時，英國政府對於他們的要求，表示退讓；允許印度人民，能選舉代表，組織議會。不過這種議會，除了向總督建議以外，並無其他權力。在大多數省分中，都設立類此性質的咨詢機關，它的內容，包括人民所選舉的代表，又包括英國行政官吏所指派的人員。但是這種讓步，並不能使印度國民黨人，感覺滿足，於是英國官吏，就實行檢查新聞及印刷品，禁止謀亂的集會，並嚴厲處決任何結黨或叛亂。

英國反對印度自治的理由，到了一九一四年，印度上流階級的愛國心，和民族自決心，發達至於極點，已使英國不能容忍。爲了商業上的利益，英國必須保持印度，作爲屬地，當然，這是最大的原因；其次，他們又以爲印度人民，尚無實行自治的準備，貿然實行自治，是有害的事；何況印度是個大國，有三一五，〇〇〇，〇〇〇的人口，這些人民，都沒有自治的經驗，並且他們的宗教，種族，文字，又都各不相同，難能相容。宗教方面，大約有三分之二的人，是印度教徒；五分之一的人，是回教徒；其餘的人，有信佛教的，有信基督教的，有信偶像崇拜的，又有信奉其他的宗教的，種族方面，大部是亞利安人種（Aryans），但是，也有不少的人，是屬於其他不同的種族的。文字方面，一共有一百多種。此外，即在同語言，同宗教的印度教人中，也有難以融洽的社會階級，這班印度教人，對於社會階級的重視，是全世界聞名的。據說：一個上等階級的印度教人，若與下等階級的印度教人，兩相接觸，那就是件大罪惡。因爲這些宗教上，種族上，語言上，文字上，和階級上的不同，所以英國政府，以爲假使一旦讓他們自治了，印度一定要大大的混亂，而處於無政府的狀態中。而在另一方面，印度的國民黨，宣稱着說，以爲他們自己，能比英國政府治理得更好。這自然是印度受了歐洲文化之後的煩惱的結果。它正要求着，要免除它那師

長的訓誨了。

第六節 亞洲其他部份之開放

法國之佔據印度支那（即安南）在印度和中國中間，橫着一個半島，名叫印度支那半島（Indo-China peninsula），它是一個熱帶的地方，它的居民，代表印度文化和中國文化的折衷期。在十九世紀下半葉，拿破崙第三，藉口法國天主教士，無辜受害，派兵征服幾個省分。後來，漸漸伸張出去，成爲法屬安南，包括半島東半的全部。於是法國的法律，在一定範圍之內，開始施行了。此外，他們又設了幾個法文學校，教授土人。但就大體而論，法人對於開化土人的工作，總不及發展他們的商業，來得注意。

暹羅的進步 印度支那半島中部，還留着一個獨立國家，叫做暹羅。它的地位，一面毗接法屬安南，一面毗接英屬緬甸，兩國互相牽制，故得保持其獨立地位。雖則如此，却已有幾個邊省，被英法兩國，硬硬奪去了。暹羅現在還是君主國。只因它自願聘請美國和歐洲的顧問，蓄意改造，所以雖是一個九，〇〇〇，〇〇〇橄欖色人民的亞洲小國，却竟獲得飛快的進步。它在國內，設立郵政局，電報局，又派遣青年，出洋去學習農業，森林，及礦物等項。到了現在，它的人民，能讀能寫者，按全人口的比數計算，已比印度多得多了。

俄國之開殖西伯利亞 我們現在觀察亞洲北部，就可看出大不相同的情形了。西伯利亞，是歐洲人在亞洲北部的唯一殖民地。這個廣大的面積，在十六，十七世紀時，已被俄國占先征服了。到了十九世紀，才收容了幾百萬的俄國移民，和許多犯人。直到後來，俄國的移民，竟超出了土人，達四與一之比例；全部人民，達一千萬之多。

大部分移民，住在西比利亞南部，因為那裏的土地較爲豐富；至於北部，大半是荒涼不毛之地，到今仍無人居住。橫貫西比利亞的鐵道的完成，（俄國政府於一八九二年到一九〇二年間所完成的），對於促進殖民地的進步，具有極大的助力。

英日阻止俄國的伸張，我們已經說過，俄國的野心，想把滿洲和高麗，一併併入西比利亞，却被日本阻止了。它的另一個仇敵，是英國，它阻止俄國，從西比利亞擴張到印度和波斯灣。因為當時的俄國，漸漸向中亞細亞進迫，侵入裏海（The Caspian Sea）和中國的中間，於是英國對於印度的平安，發生了恐慌；結果，英國發表宣言，要把西藏和阿富汗，立爲緩衝國，在這兩國內，不許俄國染指。其實，到後來，英國自己，就把這兩個多山的國家，作爲它的勢力範圍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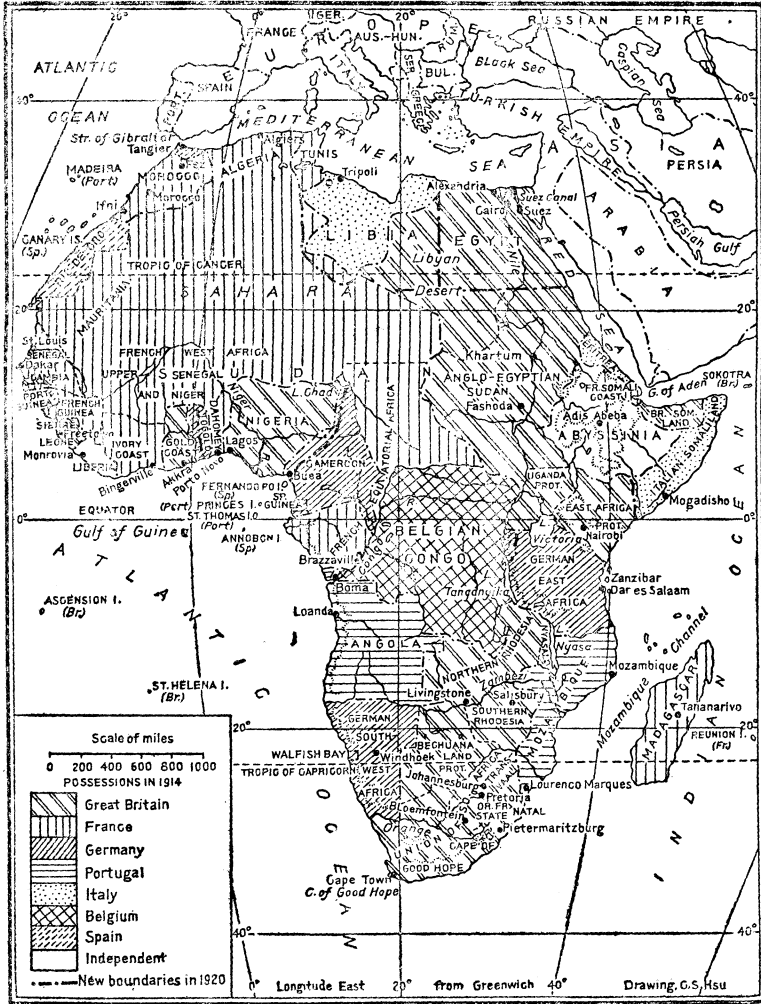
波斯 英俄兩國在波斯的衝突，是極顯明的。波斯是古代一個光榮的國家，但到現代，只是一個落後的回教國了。英國怕俄國佔領波斯以後，將使它的印度，感覺不安，於是在一八九〇七年，英俄協定，把波斯北部，劃歸俄國，波斯東南部，劃歸英國，剩下的中部，成爲中立區。這個買賣，做得極好；因為確能避免英俄兩國間的戰爭。不過，對於波斯，却是個大難處了。後來，波斯和其他的亞洲國家一樣，生了一班改革家，他們希望在自己所保持的範圍內，採用歐洲的制度。這班改革家，請求他們的國王（Shah）宣布憲法，設立國會，並僱用歐洲人去改組行政機關。但在俄國，極希望波斯國家，永久衰弱，非但阻止波斯的改革，抑且從中挑撥，使生內戰，因此，波斯就滯留於混亂之中；北部被俄國佔去了，南部被英國佔去了，剩下的中部，也被不法的匪徒，四處盤佔。它的命運，比爲一國所併吞者，更爲不幸。

東土耳其和巴格達鐵道 末了，要講到亞洲的土耳其帝國了，它的當中，包括小亞細亞，敘利亞，巴勒士登，美索不達米亞，以及阿刺伯半島的西陲邊地。在十九世紀末葉時，這個地方，受土耳其的惡影響極深，除了敘利亞和亞美尼亞（Armenia）的傳教事業，以及些許短鐵道之外，一切歐洲文化，他們概不知不聞。但在二十世紀初葉，有一個德國公司，得了允許，要築一條鐵道，橫貫小亞細亞，美索不達米亞，使君士坦丁堡，與巴格達（Bagdad）和波斯灣相連，德國人的存心，蓋望用此方法，可以得到一條從德國直達波斯和印度商場的道路，一旦和英國開戰，這條鐵道，當然有極大的用處。並且德國人想從美索不達米亞，得到大量的穀類，及豐富的油田及礦產。

反巴格達鐵道（Bagdad Railway）運動 當然，如此一個巴格達鐵道的計劃，易為德國的勁敵所反對，而且在事實上，這個計劃，竟為這些反對所阻止了。就中反對最烈的，是俄國和英國；俄國反對此計劃，因它不願意德國去管理土耳其；英國反對此計劃，因它恐怕德國的鐵路，伸入了波斯灣，要危及英國的管理印度，並要和英國爭奪波斯灣所蘊藏着的最富的油田。所以這次對於巴達格鐵道的爭執，確是一九一四年的世界大戰的一個間接原因。

第二十三章 非洲的瓜分

第一節 瓜分非洲的原因



洲非之年四一九一 圖三四第

「黑暗」大陸 直到十九世紀的末端，這個就面積而論，排列第二的非洲大陸，在好幾個方面，依然是個「黑暗大陸」。在大部份地方，它的居民，都具暗黑的皮膚；他們的思想，比諸他們的皮膚，更爲黑暗；因爲歐洲文化的光明，在那時候，還沒有達到他們的區域。非洲的大部份，可以說，是一個從未被探險過的曠野。

考其所以如此者，不外下列幾個理由：（一）居住非洲北岸的白人，都奉回教，所以他們仇視歐洲基督教的文化；在第十九世紀初葉時，此處的大部份，都屬於回教帝國；即土耳其帝國。（二）離非洲北部海岸不遠之處，橫着一個大沙漠（撒哈拉），極不宜於殖民，更不宜於文化的發展。（三）非洲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部份，好像完全是叢莽，是巨象、猩猩、狗頭猴、鱷魚、海馬、和無救的熱症的世界，如此的區域，只合野蠻的黑人居住。（四）就算歐洲人知道非洲的情形，就算他們能在非洲南部，尋得健全的高原殖民地，但這些區域，都藏在內地，是極不容易尋得的。

歐洲人在一八八〇年以前的獲得 在十九世紀以前，只有一個真正的殖民地，設在非洲，那就是荷蘭人所居留的開普殖民地（Cape Colony），位於非洲南部。在西面沿海地方，也有許多歐洲人，在那裏運輸黑奴，販買象牙，但是這些機關，都不是重要的。在十九世紀初期，英國自荷蘭人手中，得到開普殖民地，數年之後，（一八三〇年）法國也征服了北方的阿爾及利亞（Algeria），不過遲至一八八〇年，還有十二分之十一的土地，尚未經分配。

一八八〇年時歐洲人在非洲所發生的新趣味 到了十九世紀末葉，歐洲人開始在非洲地方，發生新的趣味，考其所以如此者，不外下列四因：其一，由於國家主義的鼓盪。從一八四八到一八七一年，歐洲各國的愛國

心，已經達了沸點，尤其在受到德意志統一戰事的影響之後，歐洲各強國，如法英德意等等，都急切地想擴張它們的領土，當然，非洲是一個最宜於擴張的地方。其二，由於傳教事業的推廣，那時候，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的傳教熱，非常發達，他們注意到非洲的奴隸買賣，注意到非洲人奴隸生活的苦痛，都望趕到那裏，做些傳教工作。其三，由於工業革命的激勵，歐洲自有工業革命以來，工業上的產品，突然增加，使一班資本家，都很急切的，希望爲自己的貨物，尋求新的市場。其四，由於探險心的慫恿，科學的需要，和好勝的心理，引起勇敢的探險家，到非洲內地去游歷，去測量非洲的形勢，並且冒着大險，往叢莽中，和食人的動物，奇怪的野獸，相處一地。當時有個蘇格蘭的傳教士和探險家，名叫李維斯登 (David Livingstone)，在內地失蹤，後來被史丹萊 (Henry M. Stanley) 尋到了，(史丹萊是紐約導報的記者)。當史丹萊回來的時候，他說，倘若歐洲的棉業經營者，能把艷麗的棉布，售給裸體的野蠻人，必可獲得重利。

瓜分非洲的開始 (約在一八八〇年) 大約在一八八〇年代，歐洲列強，開始搶奪非洲的土地了。譬如比利時的李屋博特王 (King Leopold of Belgium) 因有史丹萊的幫助，得到一個很大的非洲王國，即剛果自由邦 (Ongoo Free State)，它的面積，大於比利時八倍，它的人口，亦有一千五百萬之多。同時，法國取得非洲北岸的突尼斯 (Tunis)，又從那裏，逐漸侵入剛果流域 (Congo Valley) 的北部。英國派遣軍隊，去占領埃及及俾斯麥也爲德國，取得四個殖民地。這一切，均是瓜分非洲的開端。

取得土地的方法 要在非洲地方，劃出一個領土，乃是一件極容易的事：只要用幾瓶酒，幾枝鎗，幾件華麗的玩具，就能够誘動非洲酋長，簽訂條約，(他們所不能讀的)，把他的土地，置於歐洲列強的保護之下。有時候，

連這種形式，也不須有，常有幾個歐洲的外交家，坐在倫敦，或巴黎地方，展開地圖，在地圖上，劃一條線，就可把幾百萬方哩的地方分散給自己的國家。

第二節 英吉利的『開普到開羅』計劃及其阻礙

羅特西的『開普到開羅』計劃 我們已經說過，英國於一八一四年時，從荷蘭人手中，取得了開普殖民地，又在一八八三年，確定了埃及的主管權。它第二部計劃，即要建築鐵道銜接開普和埃及的開羅城（Cairo），把大陸的南北兩端，一直打通，這就是羅特西（Cecil Rhodes）的偉大目標。羅特西亦為英國最偉大的帝國建立者中之一個，他在少年時代，因要增進健康，所以跑到南非洲去。他在那裏，發見許多鑽石，於是成為富翁；後來，又因他那富有的財產，和剛果的個性，使他在開普殖民地政府中，佔據一主要地位，且能影響到倫敦的英國內閣。他利用他那政治上的地位，就想完成兩個目的：就是促進他自己在商業上的利益，以及實現『開普到開羅』的計畫，以擴張大英帝國的領土。

葡萄牙的障礙 第一次發生的障礙，就是葡萄牙國。這個小國，希望得一帶狀的土地，從東面的沿海，直到西邊的海岸。恰巧這塊地帶，位在開普殖民地的北面，阻止着到埃及去的道路。但羅特西不顧一切，組織一個公司，強佔一塊現時稱為羅特西亞（Rhodesia）的土地；其所留給葡萄牙的，只有東西沿海之處，在中間，並無連接的內地。

德國的障礙 第二個障礙，是德國的東非洲。德國的帝國建造者，想把這個東非洲，擴張出去，以至於包括

烏干達 (Uganda) 和李屋博特王的剛果王國及印度洋中間的全部區域。這個德國人的計劃，在羅特西看來，好像一塊魚骨，齧在羅特西亞和埃及的中間，所以他力勸英國政府，採取適當的行動。這次，他的努力，只有一半成就，依照一八九〇年簽訂的條約，德國放棄烏干達，但英國方面也允許德國的東非洲，得向內地伸張，直到剛果自由邦爲止。這樣就切斷了『開普到開羅』的道路。如是者隔了數年，英國極想打破這種障礙，他要從李屋博特王手中，得到剛果的一片狹地，以連接英領的羅特西亞和英領的烏干達，但是德國方面，竭力反對，直到一九一四年大戰發生的時候，這個計劃，還不得實現。

法國的障礙 第三個障礙，是法國人所夢想着的『北非洲法蘭西帝國』，在一八八〇年到一八九〇年的中間，法國已經從西岸的各處，北面的突尼斯，和阿爾及利亞，侵入內地，並且不久，就得到撒哈拉和蘇丹，（撒哈拉以南的一塊富饒之地。）假使他們再能獲得阿北西尼亞 (Abyssinia) 以及尼羅河上流的地方，那他們的帝國，就可從西邊的佛得角 (Cape Verde) 起，直通到東邊的亞丁灣 (Gulf of Aden)，換言之，即可從海岸的一邊，伸至海岸的對邊。但法國的計劃，希望從東到西，連成一片，英國的計劃，希望從南到北，連成一片，兩者決不能同時存在，而必有一個是要放棄的。

英法對於蘇丹的爭執 事情的關鍵，是在蘇丹的東部，包括尼羅河的南部，這是兩國計劃發生衝突的地方，該地名爲埃及及蘇丹 (Egyptian Sudan)，因爲從前是屬於埃及的，現在，經土人的變叛的結果，埃及已於一八八〇年，失去它的領有權了。英國是管理埃及的國家，所以它認爲埃及及蘇丹，是它的『勢力範圍』；它想在相當時期，把這個區域，收歸己有。但是在另一方面着想，法國以爲埃及及蘇丹，應當屬於最先奪得它的國家。

一八九八年的法紹達 (Fashoda) 事件 因此，法國就派遣遠征隊，佔據此土，在一八九八年，有一個遠征隊，竟達到尼羅河畔的法紹達城 (Fashoda)，把法國的國旗，很得意的揚在那裏。但是，隔不數時，即有一個英國軍官，率領一枝大軍，趕至法紹達，在鄰近的堡壘，豎起英國和埃及的旗幟，並命令法人，從速撤退。一時風雲緊急，好像法國和英國，將不免於一戰了。但是，經過激昂的談判之後，法國終於撤退它的遠征隊，並且把埃及和蘇丹，讓與英國，放棄它那橫貫大陸的帝國的夢想。

波耳人的障礙 (The Boer obstacle) 同時，英國又碰到另一個妨礙，阻止帝國的野心的開展。原來在英領開普殖民地和羅特西亞之間，有兩個荷蘭人的殖民團 (Dutch Colonists)，通常稱爲『波耳人』(意即農民)亦組成一個弱小的共和國。這些荷蘭農民，因欲避去英國的管轄，從開普殖民地遷移至此，幾年以來，『波耳人』的共和國，依然獨立着。不過，自從世界上最富有的金礦，在其中的一個共和國，即脫蘭斯瓦爾 (Transvaal)，被發現以後，此項情形，就大不相同了。英國的投機者，大批湧入脫蘭斯瓦爾，直到他們的人數，超過荷蘭農民之上。於是英國政府，調動軍隊，要求波耳政府，把該地的選舉權，同樣的給予新來者。但是『波耳人』以爲此種舉動，損及他們的獨立，因爲英國的礦工，一旦有選舉權，他們就可把『波耳人』的政府，用投票的方法，全部推倒。

波耳戰爭 (一八八九年——一九〇二年) 波耳人不願讓步，他們就預備武力了，這次的衝突，在歷史上，稱爲『波耳戰爭』 (The Boer War)；兩個弱小的『波耳人』的共和國，和大英帝國，抵抗了二年多，它的結果，不容說，是英國人勝利了。且因人數懸殊，波耳人全體，皆屈服在大英帝國的條件之下。此後這兩個被征服的共和國，不久就被英國併吞了。不過併吞以後，英國仍將代議的權利，授予波耳人。再隔幾年，失敗的波耳領袖，

運用妙策，得到全部英領南非洲政府的管理權。這是非常奇特的事，波耳人在軍事上的失敗，反促成了他們在政治上的勝利。因此，最有勢力的「波耳人」對於英國勢力，表示遷就。後來，在一九一九年，英國的「開普至開羅」計劃，其所以終得完成者，有大部份，都靠着他們的幫助。

第三節 英法的合作

英法的妥協 當波耳戰事發生的時候，英國沒有同盟的國家；非獨沒有同盟的國家，簡直沒有朋友。但是，不久之後，它尋到法國，做它的朋友了。這兩個強國，在極久長的時期內，曾為強烈的競爭者，而且不時的對峙着。但在一八九八年「法紹達事件」內，法國竟肯讓步，此無異為兩國間的妥協，開一道路。到了一九〇四年，終於成立妥協，那就是英法協約。

一九〇四年的協約 根據一九〇四年的協約，英法共同宣言，它們不再在非洲地方，互相對敵。法國方面，允許英國政府，保持埃及的管理權，並秘密承認，英國政府，可在埃及地方，擴張它的勢力。在英國方面，也秘密允許非洲摩洛哥（Morocco），歸法國管領。摩洛哥是個半野蠻的回教國，位於非洲西北角，與直布羅陀（Gibraltar）適處於相峙地位。非但如此，這兩個強國，還互相答應，在外交上，互相幫忙，以求達到上述目的。

第一次摩洛哥的危機（一九〇五年） 兩國協約既定，法國立即利用時機，開始干涉摩洛哥的內政，強制摩洛哥的蘇丹，須照它的意思，辦理政事。但是德國方面，非常忿怒，因為法國和英國，竟把它丟在一邊，置之不顧。所以在一九〇五年，德皇威廉第二，親自察訪摩洛哥，並明白宣言，認它為一獨立國。摩洛哥受到德國的鼓勵，

就拒絕服從法國的勸告，並且請求列強，開一會議，討論摩洛哥事件。法國知道，反對這種請求，意即和德國爲敵，而在那時候，法國尙無準備，因爲它的同盟國，即俄羅斯，正在一九〇四年至一九〇五年的日俄戰爭內，被日本打敗了。所以法國允許把摩洛哥事件，提交國際會議討論，而這個國際會議，就於一九〇六年在比利時的阿及西勒 (Algieras) 召集開會。

一九〇六年的阿及西勒會議 (Algieras Conference) 依據阿及西勒會議的協定，允准法西兩國的官吏，去訓練摩洛哥的警察；但各國須明白承認，摩洛哥並非一個屬國，却爲一具有獨立主權的國家。此項條約，於一九〇六年，在阿及西勒訂成，使法國不能統治摩洛哥。

阿格第爾事件或第二次摩洛哥的危機 (一九一一年) 但是五年以後，法國得到了一個機會，把阿及西勒條約，全部破壞。這時，有幾個部落，反叛摩洛哥王，法國聲稱，此項叛亂，對於在摩洛哥的外人生命，實有妨礙的，故派遣軍隊，久駐其地。同時，德國又出來干涉了，它派遣一艘戰艦，開入摩洛哥沿海的阿格第爾海口 (Port of Agadir)，表面上，是保護德國人民，實際上，是故意向法國示威，使法國人知道，德國的權勢，是不能不顧到的。法德間的戰爭，好像又不可免了，但是英國宣言，要幫助法國，俄國也繼續幫助它，經過長時期的激昂的談判，方才成立一折衷辦法：德國容許法國政府，得在摩洛哥地方，設立保護國 (Protectorate)；實則，此事之前，摩洛哥早成爲法國的殖民地了。在另一方面，法國要割法領剛果之地，計凡一〇〇〇，〇〇〇方哩，讓予德國，作爲允許取消阿及西勒條約的交換。

意大利和法英的爭執 在名義上，意大利雖爲德國的同盟，但在事實上，却早成爲英法的同伴。當一八八

一年，法國攫取毗接西里的突尼斯時，意大利非常忿怒，但在二十世紀初年，意大利政府，祕密答應，不反對英法兩國在北美洲的戰利品，它的交換條件，則爲英法兩國，應允許它，得自由搶奪土耳其的兩大省份，即介乎突尼斯和埃及之間的黎波里（Tripoli）和雪蘭尼加（Cyrenaica）。一九一一年，當法蘭西正把摩洛哥佔爲己有之時，意大利就乘機攻擊土耳其，征服這兩個省份，並把它們更名爲意大利的利比亞（Italian Libya）。該利比亞，是個荒瘠地方，大部份是沙漠，爲回教徒所住，他們竭盡全力，反抗意大利。事實上，意大利費去巨大的心血和金錢，只換得了一個毫無實用的殖民地；但意大利的愛國者，非常欣喜，因爲他們已爲自己的國家，獲得倍大一塊土地了。

總括 意大利的征服利比亞，和法國的征服摩洛哥，實完成了非洲的瓜分。法國所獲得的，計凡四百二十五萬方哩，英國所獲得的，計凡三百五十萬方哩，德國所獲得的，計凡一百萬方哩，意大利所獲得的，亦爲一百萬方哩，比利時和葡萄牙兩國，各得一塊土地，西班牙也得一些土地。只有兩個非洲的國家，沒有受到歐洲的管轄，一個是阿比西尼亞王國（Kingdom of Abyssinia），它那好戰的居民，曾把意大利打敗；另外一個，是少數從美洲來的黑人所建立的小共和國，名叫利皮利亞（Liberia），可是它的地位，多少是受美國保護的。

第四節 近代帝國主義的涵義

帝國主義在十九世紀時所據的重位，文明國家對於管理衰弱或『落後』的民族（像非洲的黑人，或印第安人等）的企圖，叫做帝國主義（imperialism）。亞洲和非洲的歷史，即表示帝國主義於大戰前一世紀

所展示的歷史；尤其在最後的數十年，帝國主義的開展，實為構成該期歷史的重要原素。

帝國主義下各列強的領土 歐洲各大國，連同若干較小的強國在內，都極熱烈地擴張它們的土地。英國和俄國，把它們的領土，弄得非常之大：英國的土地，佔全世界陸地的四分之一；俄國的領土，佔全世界陸地的七分之一。法國在非洲和印度支那半島所樹立的新殖民地，較它在十八世紀時所喪失者，更來得大。德國在非洲所得的土地，凡一，〇〇〇，〇〇〇方哩，此外，又得到太平洋裏的幾個島嶼，和中國的一個勢力範圍。它又用一種「緩和的侵略法」，竟想管理土耳其帝國、意大利、葡萄牙、比利時，和西班牙，也都在非洲，得到土地。荷蘭亦已有個富裕的帝國，建立在東印度了。日本也學歐洲帝國主義的樣，併吞臺灣，兼併高麗，且在中國滿洲，得到一個勢力範圍；此外，它還開始像亞力山大一樣的，高唱着征服世界的論調。所以到了一九一四年，非洲、亞洲，和東印度的大部份落後民族，都已遭受征服，或將要受征服了。

拉丁亞美利加 (Latin America) 的例外 假使沒有美國，出來撐腰，恐怕拉丁亞美利加，亦要遭受和亞洲非洲相同的命運了。南美和中美，的弱小共和國，連同它們尚未開發的富源，早為帝國主義所垂涎，但有美國出面，不許世界上任何國家，在新大陸上，征服一些土地，（這種政策名為門羅主義），結果拉丁亞美利加諸共和國，得以自由開發它們的國家；就中若阿根廷、巴西、智利諸國，更有顯著的進步。

美國的帝國主義 雖則如此，美國自己，也有帝國主義的色彩。在墨西哥戰事內，（一八四六年——一八四八年），美國得到一塊土地，包括現在的加利福尼亞（California），尼華達（Nevada），烏台（Utah），亞利桑拿（Arizona），和新墨西哥（New Mexico）。在一八六七年，美國向俄國收買阿拉斯加（Alaska），又在



第四四圖 法國教士爲剛果管長施洗

一八九八年，美國強奪西班牙的非列賓羣島，波多黎各（Porto Rico）和古巴（Cuba），它把前二者併吞起來，作爲殖民地，又把後者，即古巴，作爲事實上的被保護國。在一八九八年到一八九九年，它又獲得夏威夷（Hawaii）和薩馬（Samoa）的一部份；在一九〇三年，它又獲得巴拿馬河帶（Panama Canal Zone），此後，它又獲得尼加拉瓜（Nicaragua）海地（Haiti）和聖多明各（San Domingo），且向丹麥收買維爾京羣島（The Virgin Island）的確，沿加勒比海（The Caribbean Sea）的全部區域，都成爲美國的「勢力範圍」，在這些地方，美國都具有統治權。

近代帝國主義發生的原因 近代的帝國主義，所以發生者，無論在英國，德國，日本，或其他帝國主義的列強中，它的理由，總是彷彿的。在任何情形之下，帝國主義的發生，總是爲着下列諸動機：（一）一班愛國者，極望擴張他們己國的領土；（二）他們的商人，極願在落後的

國家內，投資於煤礦、油池及其他有利事業，且望受到他們本國政府的保護。譬如英國的資本家，既在波耳人的脫蘭斯瓦爾，擁有金礦，自然渴望英國的政府，來征服此土了。經濟的動機，或者就是發生帝國主義的主因。(三)管轄領土，用以作爲國防上的要素，此一觀念，亦爲發生帝國主義的原因，所以日本聲言，併吞朝鮮實爲國家的安全而起見。(四)一班人道主義者，却全爲教化落後的種族，因而間接或直接的促成帝國。

不幸，這最後的動機，常爲自私及貪得者，作爲藉口，造出許多罪惡，例如比利時的李屋博特王，聲稱他的意思，在把基督教的文化，和基督教的幸福，帶給中非洲的愚昧黑人，但在事實上，他所帶給他們的，只有不幸的災殃，那有幸福可言。那班土人，被迫工作，簡直像奴隸一般，他們因爲國王和歐洲的橡皮公司，要在剛果的森林帶內，收集橡皮，不得不忍氣吞聲的，做着非人類的工作，懶惰或叛變的土人，就有處死或踞斷四肢的刑罰。當然，不是每一殖民地內，都如此虐待土人，但歐洲政府，對於教化土人之事，總看做次要性的，就一般而論，土人的福利，都犧牲在執政者的商業利益上面了。有一個光明的例外，那就是美國的治理菲列賓羣島，它在該保護國內，對於促進教育，激勵工業，改良土人環境等事，確實作了不少。

造成戰爭的近代帝國主義 在歷史上，帝國主義，曾惹起許多戰事。如一八九九年至一九〇二年英國對「波耳人」的戰爭，一九〇四年至一九〇五年俄國對日本的戰爭，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一二年意大利對土耳其的戰爭，都是其中重要的例子；其餘還有幾十次的小衝突，即一九一四年所發生的世界大戰，實亦由帝國主義造成之。

卷六 醞釀中的世界——引言

某著名法人，曾如此說過：『運幸啊！你們青年！你們將要眼見偉大的事！』他這句話，是在一百多年前說的，但是，倘他現在活着，他大概還要把他的話，覆述一遍。在二十世紀開頭的二十五年內，世界進步的神速，實爲法國革命以來所未曾見。將來的世界，究竟要到什麼地步，是很值得研究的。我們既然具有相當的歷史知識，自然可以看得幾步。但是，只有現代的青年，纔有踏上『未來的路』和領略這過程的內景的權利。

現在的人類，正在竭力地，走上一條峭峻的嶺道，正在從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八年人們所墮入的深谷中，極困苦地，爬扎出來。這些年頭，乃是世界史上破壞最大的戰爭的年頭。在二十四章內，我們將要解釋大戰的原因。至於協約國如何在這次戰爭中，獲得勝利，那末，在較後的一章將會詳細地告訴我們；至於戰爭的結果，那末，在二十六和二十七章內，指示出來。末了，在更後的一章內，我們要把那些主要的界標，測量一下，因此可以預言人類的步趨，究朝着若何的方向，奔馳上去。

第二十四章 國際無政府狀態之引起世界大戰

第一節 近代戰爭的原因

現代文明的大失敗——不能以公理代強權 在大多事情上，現代的歷史所告訴我們的，是一件進步的故事。對於發明機器，建立民主政治，並『推廣統治權至於其他大陸』諸方面，歐洲人民，已獲得驚人的成績，但在有一件事上，他們確是失敗了。近代史上最大的悲劇，是歐洲人民，不能在國際方面，達到以公理代強權的目的。歐洲的文明國家，繼續從前的方法，用互相殘殺的手段，來解決他們的糾紛，個中情形，真無異於中非洲的食人蠻族。

戰爭之事愈變愈益慘酷

歐洲的文明進展了，它的結果，非但不能消滅戰爭，反使戰爭之事，變為愈益慘酷。科學家和發明家，想出可怖的殺人利器；工業方法的改進，使陸軍和海軍，都有設備大砲的可能；民主政治的設施，可以徵集多量國民軍隊，遠非昔時的募兵所得同日而語。故其結果，近世戰爭中死亡率之高，遠超過其他文明程度較低者之間的戰爭。從一七九〇到一九一三年，戰爭中所死的人數，大概有四，五〇〇，〇〇〇人。

近代戰爭的原因

(一) 國際間的無政府狀態 為什麼歐洲的國家，還是繼續着採取戰爭手段呢？這是有好幾種理由的，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國際間無政府狀態 (international anarchy)。無政府的意義，就是說：沒有政府，來行使法律，來維持秩序。譬如說：倘使一個國家，沒有政府和警察，無論何人，都得為所欲為，於是每一個人，只得帶一手鎗，作為唯一的自衛方法，——這就是無政府的狀態了。現在國際間的狀況，恰是如此；每一國家，都可以做它所喜做，或它所敢做的事，因為在國際間，並沒有能頒佈法律而強制各國遵守該項法律的政府。沒有一國，可以制止一個強國，去攻擊一個弱國。各國都像沒有法律的人們一樣，自頭至足，都須武裝起來，絕不服從任何法律，

或任何權威。這是我們所說的國際間的無政府狀態。

(A)企圖掃除國際間無政府狀態的失敗 在一九一四年歐洲大戰爆發之前，會有許多企圖，欲使國際間有一種共守的法律和秩序，惜皆歸於失敗。譬如遠溯至中世紀的時候，一班天主教徒，曾經幾次三番地努力於戰爭的遏止。有時，羅馬教皇，處於仲裁者地位，調解各君主的爭端；但是天主教的力量，却不足以遏止戰爭，——尤其是在現代。另有一次，在一八一五年，俄皇亞力山大組織神聖同盟，要想維持和平，與相梅特涅亦組織過列強聯盟，也想維持和平；但是，他們的努力，亦都歸於失敗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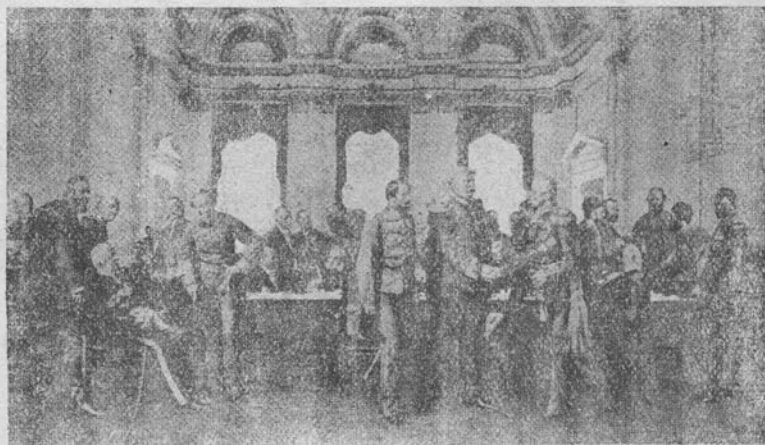
在梅特涅失敗（一八四八年）之後，列強還常常地，召集會議，討論國際爭端的問題。

(B)國際間的會議 國際間有好幾次會議，（如一八五六年在巴黎，一八七八年在柏林，一九一三年在倫敦所開的），是為解決土耳其和巴爾幹問題而召集的。在一八八四年至一八八五年，柏林曾開過一次會議，決定取奪非洲殖民地的規則。一九〇〇年，中國有義和團之變，亦由列強合作平定，諸如此類合作，毫無疑義地，已避免了許多戰爭，但仍不能阻止一切戰爭。

(C)海牙會議 在消滅國際間無政府狀態的企圖中，俄皇尼古拉斯第二於十九世紀末葉所提出者，怕算是最有趣味一個了。他邀請歐洲，亞洲，和北美洲的獨立國家，派遣代表，出席海牙和平會議（Peace Conference at the Hague），討論縮減海陸軍計畫。這個會議，在一八九九年召集，對於縮減軍備一層，因有德意志和其他各國的反對，沒有成功，但總算成立了一個海牙國際法庭（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at The Hague），倘使當事國情願的話，它們可於國際法庭之前，聽受審判。在海牙會議內，曾規定一部法典，

禁止戰爭中種種不必要的殘酷行爲。不幸得很，關於執行該項法律的規定，却付之缺如。第二次海牙會議，於一九〇七年召集，它的成績，並不比第一次會議，更爲有效。國際間還是沒有秩序，還是沈於無政府狀態之中。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一二年，仍有意大利與土耳其之戰；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三年，又有土耳其與巴爾幹諸國之戰。這些戰爭，顯出海牙會議的結果，是何等的渺小。

(二)領土的爭奪 像上面所說的，國際間的無政府狀態，是戰爭的一個原因；第二個原因，是國際間領土的爭奪一點。我們在第十五章內，已經講過，一八一四年至一八一五年的維也納會議，不注意於民族自決的熱忱，而於劃分疆界一端，更易引起國際間的爭執。因此之故，德意志、意大利、和比利時等國，不得不用武力，獲到它們的自由。甚至於在這三國，得到自由之後，許多爭端的癥結，還是存留着，而爲後此和平的障礙。譬如意大利仍然企望着與匈聯邦的某某省（尤其是忒郎 Trent 和忒利愛斯 Trieste）因爲這些地方，都是操意大利語的人民住的。法



第一七八八年柏林會議 第四五圖

蘭西人民，希望收回亞爾薩斯和洛林二省，那是在一八七一年，硬被德意志割奪過去的。其在東歐洲，許多被壓迫的民族，例如波蘭人和捷克斯拉夫人，都希望着獨立。在巴爾幹半島的諸小邦間，因為土地的糾紛，竟至造成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三年的兩次戰爭。照此看來，還有許多干戈之禍，伏在後面哩！

應用民族自決的失敗 倘然每一國家，都願承認民族自決的原則，允准在爭執區域內的人民，自動投票，決定屬於何國，那末，土地爭執的危機，或能減小一些。這種民衆投票，稱爲『民選』，在十九世紀中葉，曾有好幾次，被施用過，但在一八七一年之後，就不再用了。沒有一個國家，敢於冒『失一省』的大險。譬如德意志，決不允准亞爾薩斯洛林或普屬波蘭的人民，舉行民選。每個國家，如能得到領土，便都擁護民族自決，倘有失去領土的危險，那就要反對民族自決了。

(二) **新重商主義 (Neo-Mercantilism)** 戰爭的另一原因，是十九世紀重商主義的復興，此項被復興的重商主義，對於原有的重商主義，略加修正，主張國家的政府，應該保護並促進它那人民在外國的經濟利益。此種被修正的觀念，乃是保護稅 (protective tariff) 的堅強理由，亦即造成帝國主義的一大原因，而帝國主義，却是造成戰爭的原因，這在第二十三章內，我們早經講過了。假使我們說，一切近代的戰爭，多少皆爲商人的私利而發，也不能算是過言。從事實上說，像鴉片戰爭等等，幾於全爲商業的關係而戰的。

(四) **國家的光榮 (National Honor)** 現代的『國家的光榮』的觀念，又使和平之事，難以保持。在十九世紀時，此種理論，逐漸通行起來，依據此種觀念，以爲每一國家，應該絕對地自主，絕對地獨立，倘若一個國家，屈服於任何外力之下，乃是最大的恥辱。對於政府或公民的侮辱或損害，即認之爲整個國家的損害。報紙方面，也

竭力宣傳，愛國之士，應「爲國家的光榮而戰，」此乃唯一天職，不論祖國是有理，或是無理，要之，它「總是我的祖國。」這是極端愛國者的座右銘。

(五)戰爭之科學的根據 現代的好戰精神，也爲另一種觀念所激進。這種觀念，以爲戰爭是一樁好的事，因爲強壯而進步的國家，可佔勝利，弱小而落伍的國家，必歸淘汰。這種信條，是根據一種誤會的科學理論，即關於動植物進化的理論，亦即達爾文 (Charles Darwin) 的唯適者生存的理論。當然，把這條理論，引用到戰爭上去，乃是一個大錯誤；可是許多人，還很信仰着。

(六)軍國主義 (Militarism) 軍國主義的意思，就是說，保持大量的軍備和武力，不容說，這是戰爭的一個主因。軍國主義的發展，非常迅速。諸如路易十四，非特力大帝，並其他十八世紀窮兵黷武的暴君所擁有的軍隊，若把他們和十九世紀的標準，作一比較，那前者真算不得什麼了。自從法蘭西大革命時和拿破崙戰爭時開始採用「強迫徵兵」和「強迫兵役」以來，大量軍隊的募集，變爲非常可能。自此更進一步，變爲每一健全的人，都要從軍。這是普魯士在一八六二年所實施的。

我們知道德國的軍隊，經數年訓練之後，在一八六六年，大破奧地利，在一八七〇年，又戰勝法蘭西。德意志的成功，引起奧地利，法蘭西，日本，俄羅斯，意大利等國，都採用全國皆兵制。每一國家，都以爲它自己的軍隊，僅供防衛之用，而鄰國的軍隊，却是用以侵略的。因此之故，沒有一個國家，能够高枕而臥，除非它所有的軍隊，是較大於它鄰國的軍隊。每一個國家，對於它的鄰國，都抱着恐懼和疑慮。

(七)海軍主義 (Navalism) 海軍主義，好似軍國主義的孿生弟兄。當一個強國，在擴張它海軍的時候，它

的鄰國，都要驚懼，也要擴張自己的海軍。當一八九八年至一九一四年德意志造了一個強大的艦隊時，英國的政治家，便認德國爲可能的假想敵，而爲英國海上霸王的恐嚇，但是，那時候，英國所有的海軍，却比任何兩國的海軍，聯合起來，還要大得多哩！

(八) 秘密外交 (Secret Diplomacy) 秘密外交，也是戰爭的一個原因。各國的駐外公使，和大使，常常秘密地，進行國際會議，而拒絕宣布他們所議定的盟約，或他們所協定的內容。一般人民，從不知道，在什麼時候，和爲什麼原因，他們要被徵入軍役。在任何時候，他們都須捲入戰爭的漩渦，去幫助一個同盟國去作戰。所以在一九一四年，俄羅斯和奧地利的爭執，竟引起了德意志和法蘭西的戰爭，因爲它們是俄羅斯或奧地利的聯盟國。戰爭的機會，加上了一倍，因爲一個國家，非但要爲自己的糾紛作戰，還要幫助聯盟國作戰。至於秘密外交和秘密聯盟，怎樣會把整個的歐羅巴陷入空前的戰禍一層，我們在下節內，將有詳細的說明。

第二節 秘密外交引起世界大戰

俾斯麥的外交 (一八七一年至一八九〇年) 要澈底地明瞭這種情況，我們必得溯源於一八七一年的普法戰爭。在俾斯麥從法國手中，奪下亞爾薩斯洛林之後，法國就變成德國的不能和解的仇敵。只要俾斯麥一日做德意志帝國的總理大臣，那末，德國一日不會受法國的報復，因爲那時候，德國的陸軍，在世界上，要算是最強大的。

一八八二年的三角聯盟 (The Triple Alliance) 除此之外，德國還有強盛的聯盟國，而法國却是孤立

的。在一八八二年，俾斯麥與奧匈及意大利，訂立互衛盟約（A Defensive Alliance），這個著名的三角聯盟，直到歐戰發生時，仍然有效。俾斯麥更勸誘俄羅斯，與德國訂立互衛盟約。英國雖沒有和德國訂立盟約，但是雙方邦交甚篤，所以俾斯麥很相信，法國決找不到一個聯盟國，來合攻德意志。從一八七一年至一八九〇年（俾斯麥執政的時代），德國簡直是歐洲的盟主。

一八九二年的法俄聯盟（The Franco-Russian Alliance）一八九〇年，俾斯麥被免本職，德意志的地位，從此日趨衰弱，而在法國方面，却造成了一種對峙的聯盟組織。當德皇威廉第二，思與俄皇訂立盟約，而終不成的時候，俄國便變為法國的同盟國。（一八九二年）倘使法國受到德國的攻擊，那末，俄國將助法國，若然俄國受德國的攻擊，那末，法國也要去救助它。這個盟約，是法國把大量借款，放給俄國，方始締結成功的。

一九〇四年的英法協約（Anglo-French Entente）法國第二步，就去求得英國的友誼。在一八九八年，此兩國間，幾乎到了決裂地步，因為兩國都想征服埃及及蘇丹；後來，法國放棄這塊土地，於是兩國重復邦交。幾年之後，到一九〇四年，英法之間，祕密簽訂密約，規定：法國允英國，統治埃及，而英國不反對法國在摩洛哥所得的權利。這個祕密協定，是那『誠意的協約』（Entente Cordiale）的前驅，或可稱為英法間誠意的諒解。當然，這並不是個正式的聯盟，但其效力，也是同樣地堅固。英國締結這個協約的主因，是因德國海軍和商業的發展，竟使它發生驚懼。

一九〇七年的英俄協約（The Anglo-Russian Entente）三年之後，英國又和法國的盟約國，即俄國，簽訂相似協約。英俄二國，在以前，雖因亞洲方面的權益，竟至互相對敵，就中尤以波斯方面的爭執，最為激烈，後

來，俄以波斯北部，劃爲勢力範圍，英以波斯南部，劃爲勢力範圍，於是二國間的其他爭執，亦和善地解決了。

三國協約 (The Triple Entente) 這樣，英國就和法俄二國，因協約的關係，而聯成一氣。法俄之間，也有一個堅固的盟約，互相親善。這一面的三大強國，通常稱之爲三國協約。

日本的地位 協約國更求得日本的援助。在一九〇二年，英國和日本帝國，締結了互衛盟約。在日俄戰爭（一九〇四年至一九〇五年）之後，這個盟約，更爲鞏固；此外，日本又和法國俄國，訂立協定，所以，在實際上，日本已成爲協約國的一員了。

意大利的地位 意大利政府暗中也和協約國方面，有秘密協定，雖在表面上，它仍是德國三角聯盟中的一員。意大利在一九〇二年，與法國簽訂密約，規定法國允許意國，征服的黎波里；而意國方面，却允許法國，得自由宰割摩洛哥。但假如德法之間，偶然發生戰爭，那末，意大利應守中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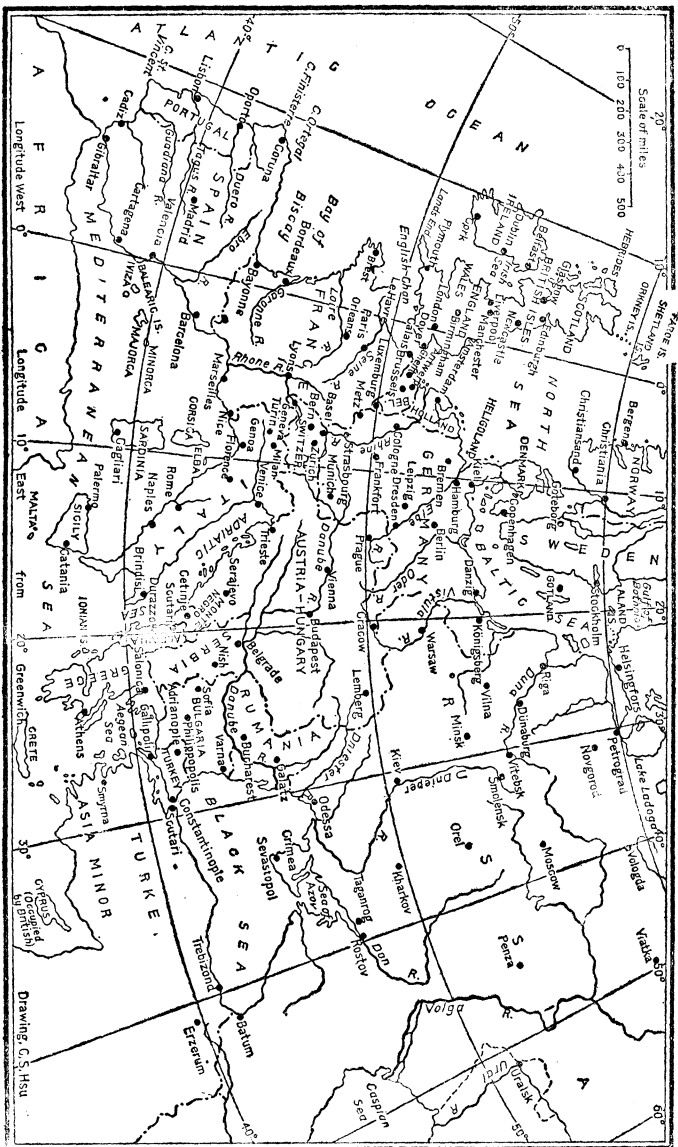
『勢力的平衡』 (The Balance of Power) 在協約國和同盟國間，勢力甚爲平均，任何一方，都不能確信，它自己的一方，必能戰勝其他的一方。在實際上，德國的三角聯盟，僅是二國同盟，因爲意大利已秘密地和法國有了協定了；然而德國陸軍的力量，却最爲強大。反之，從另一方面講，法國和俄國，不能絕對地相信：假如一旦戰事爆發，它們的協約國，即英日，究竟能否協力相助。所以在兩方面，都有些提心吊膽，狐疑滿腹。每逢一方面的某一國，增加一些軍備，或落成一艘新艦時，對方面的各國，就覺得它們的安全，是受了威脅，非競加軍備，或增造軍艦不可。在一九〇四年至一九一四之間，各國的海陸軍，均有過度的發展；直至全國均在此軍備的重擔之下，『侷促如轅下駒。』

國際間的危機 「勢力平衡」的最大劣點，就是它的不穩固性。時日進展了，大戰的危機，忽起忽伏，兩方面時常劍拔弩張，大有一觸即發之勢。

(1) 一九〇五年的危機 (The Crisis of 1905) 譬如在一九〇五年，剛在英法協約訂定之後，德皇反對法國政府，在摩洛哥地方，建立保護國。也許他的目的，只在一試協約國的力量，究屬如何；倘然如此，那他應該大為失望，因為在那時候，英國忠誠地做法國的後盾，並且主張與德國決戰。但是法國却不願冒險爭的危險，因為那時候，它的友邦，即俄羅斯，却非常疲弱。因此之故，法國的政府，不得不委曲求全，接受德國的條件，就是說，把摩洛哥問題，交付國際會議解決，而那好爭的法國外長得爾卡氏 (M. Delcassé)，亦因此之故，而受罷黜。

(2) 一九〇八至一九〇九年的危機 (The Crisis of 1908-1909) 另一個危機，在一九〇八年發生。奧匈聯邦併吞了土耳其的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那省，這樣，就觸犯了柏林條約 (The Treaty of Berlin) 的規定；因為這些省份，根據柏林條約，應為南斯拉夫人所居，所以南斯拉夫人的一個小國，即塞爾維亞，對於奧匈的措施，極不滿意，提出抗議。俄國是斯拉夫族的領袖，所以對於塞爾維亞，很表同情，並把軍隊動員，好似預備開戰一般。在一九〇九年，曾有一時，好像大勢所趨，塞爾維亞和俄羅斯，必致聯合一起，抗拒奧國，因而把其他列強，一同拖入血戰的漩渦中去。至於德國，它却明白宣言，要助奧國。這一下的威嚇，實在有力，竟使俄國和塞爾維亞，只得承認奧匈違約併吞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那之事，乃為已成事實，不得挽救。除此之外，塞爾維亞政府，甚且答應奧國，禁止人民，以後不准有反奧舉動。於是德國第二次的小試其威脅之技，又告勝利了。

(3) 一九一一年之危機 (The Crisis of 1911) 二年之後，——在一九一一年，——和平的局面，又為



第一九四一年大前晚之歐洲圖

第二次摩洛哥的危機所破壞，初看上去，一場惡戰，又似不能避免的了。這件事變，在第二十三章內，有較詳的敘述，在這裏，把這個事件提起，不過要顯出德國在外交上的威嚇手段，是施行得如何的有効了。

(四)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三年的危機 (The Crisis of 1912-1913) 一九一二年——一九一三年的巴爾幹危機 (Balkan crisis)，又把整個歐洲，推近到戰禍中去。這件糾紛的開場，是因巴爾幹諸小國——即塞爾維亞，蒙特尼格羅 (Montenegro)，布加利亞 (Bulgaria) 等，聯合希臘，會攻土耳其，竟致得勝，既得勝了，所得的土地的分配，却成爲問題了。奧匈方面，不願這南斯拉夫族的塞爾維亞和蒙特尼格羅，能如心如願地，獲得如許土地。但是，在另一方面，俄國却出其全力，幫着塞爾維亞和蒙特尼格羅。於是俄奧二國，開始動員，一時戰雲瀰漫，大有一觸即發之勢。幸而英國外相愛德華格蘭爵士 (Sir Edward Grey)，能夠召集好幾次的各大國大使會議，折衝樽俎，於是一場大戰，亦因調解及時，得無形消滅。但是德國和奧國，對於這事件的調解，表示非常怨尤：第一，是因土耳其在實際上，是德國的友國，而土耳其，却因喪失許多土地，又因戰事失利，變成異常的衰弱。第二，是因爲塞爾維亞——奧國的眼中釘——的疆土，竟至加上一倍。在一九一三年夏季，奧國秘密地商請它的同盟國，設法挫折塞爾維亞的野心，但是德意二國，都沒有表示同意。

戰事的準備 和平的局面，雖勉強地維持着，但是沒有一人，能夠知道，危機在什麼時候，將再發生；也沒有

一人，能夠預言，危機再來的時候，是否要釀成三國協約和三角聯盟間的互相角力，互相流血。當這風雨飄搖的時候，列強各國，都發狂似的整頓着它們的軍力。

第三節 大戰的開始

倘若我們剛纔所說的事，是有意義的，那末，意義就在於說：在一九〇五到一九一三年的時期內，三國協約和三角聯盟之間，常有發生大戰的危機。歐洲的和平，好像懸在一條纖絲上。

奧國大公爵的遇刺（一九一四年六月二十八日）這條纖絲，果然在一九一四年夏季，突然中斷了。那年六月二十八日，有二個南斯拉夫少年，把奧國大公爵佛蘭西斯斐迪南（Francis Ferdinand）和他的夫人暗殺了；行刺之時，奧國大公爵夫婦，剛在奧國的波斯尼省（Bosnia）塞來加佛城（Serajevo）內，驅車過市。被刺的大公爵，是奧皇佛蘭西斯約瑟（Francis Joseph）的姪兒，又是皇室的最近的嗣續人。所以噩耗傳來，奧國朝野，莫不憤恨切齒，奧國方面，認爲這件暗殺案，出於塞爾維亞的陰謀，所以欲保持奧國的國家光榮，非重重地懲罰塞爾維亞不可。

奧國決意討伐塞爾維亞 就事實而論，這行刺的凶手，都是奧國的國民；奧國政府的密探，曾再三偵察，但也尋不出塞爾維亞政府與此刺案有關的證據。奧國的外相堡契托特伯爵（Count Berchtold）把密探的報告書，悄悄地藏衣袋內，而使人民誤信塞爾維亞政府，實爲行刺大公爵的主使者。他想：塞來加佛城的慘案，可以作爲奧國懲伐塞爾維亞的藉口。這樣的藉口，正是他所需要的。塞爾維亞是南斯拉夫「民族自決」的宣傳中心，而南斯拉夫民族自決的實現，足使奧匈帝國，陷於瓦解的地位，因爲在奧大利和匈牙利的各省中，有許多區域，皆由南斯拉夫族，組織而成。堡契托特以爲用武力來征服塞爾維亞，使之俯首貼耳的時機到了。

奧國致塞爾維亞的愛的美敦書 一九一四年七月二十三日，堡契托特伯爵，致最後的通牒（即愛的美敦書），於塞爾維亞，抨擊塞爾維亞政府，不能鎮壓反奧的陰謀。這最後的通牒，又要求塞爾維亞政府，燬滅反奧

的印刷品，解散反奧的會社，擯斥反奧的教員和課本，並謂奧國政府，得派員加入禁止反奧宣傳的工作。並限塞爾維亞政府於四十八小時內，有圓滿的答覆。

塞爾維亞不能接受奧國的最後通牒和大戰的爆發（一九一四年七月二十八日）
堡契托特伯爵，故意把通牒的文字，寫得蠻橫無理，使塞爾維亞不能接受；果然，不出他之所料，塞爾維亞拒絕了好幾條的要求，因為這幾條，是有辱國體，且有妨礙於國家的獨立的。雖則塞爾維亞方面，情願服從公斷，即英俄兩國，也竭力勸解奧國，稍留磋商餘地。但堡契托特伯爵，依舊悍然不顧，照原定的計劃進行。於是在七月二十八日那一天，奧匈正式向塞爾維亞宣戰了。

俄國站在塞爾維亞方面 像一九〇八年至一九〇九年的危機一樣，俄國現在，又來扮演「塞爾維亞的長兄」並且警告奧國，不要侵犯這弱小的斯拉夫國家。俄國好似已經準備出兵，在必要的情形之下，捍衛塞爾維亞。

德國站在奧國方面 於是德國挺身上前，幫着奧國，要求俄國停止動員。也許德國政府預料着，以為俄國經此一嚇，就可後退，像一九〇九年的事情一樣。但是，這次俄國，却是認真的，它不肯取消動員令。於是德國在一九一四年八月一日，向俄國宣戰。

法國也牽連在內 因為法國是俄國的協約國，所以德國就問法國，是否幫助俄國？法國却不肯允許保守中立，所以德國在一九一四年八月三日，又向法國宣戰。

比利時也牽連在內 德國的陸軍參謀本部，早已備就一個適用於這次戰爭的策略。依此策略，德國應該

遣一大軍，衝過比利時和盧森堡，而在動作遲緩的俄軍，尙未開拔之前，先請法國政府，喫一下悶心拳。要實現此策略，却不得不違犯國際條約；但普魯士政府，曾簽訂此國際條約，且鄭重地允許過比利時的中立。德國總理大臣柏特曼霍爾威（Chancellor, von Bethmann-Hollweg），覺得背信違約，是不義的事，且又不智，但他沒有勇氣，反對軍閥巨頭的主張。所以在一九一四年八月二日，德國駐比大使，遞送最後通牒，致比利時政府，要求比國允許德國軍隊，通過比境，以拊法國之背。假使比國答應這請求，那末，德國情願保證比國的獨立，並願負擔損失的賠償。但比利時，却拒絕了這請求。但無論如何，德軍終於在八月四日，侵入了比境。

英國也牽連在內。直到這時候，英國的態度，總是模稜兩可，無從窺測。英政府曾秘密允許法國：倘使德國的艦隊，要來襲擊法國，英國的戰艦，一定要攔住德艦的來路。無論如何，英國總要加入戰爭的，因它不願袖手旁觀，眼睜睜地，看它的協約友邦，——即法國和俄國，——同歸於盡。德國侵入比境之後，英國的態度，立即決定。八月四日，英國要求德國，尊重比利時的中立。德國拒絕了這要求。於是英國就在一九一四年八月四日，正式向德國宣戰。

日本也牽連在內。不多時候，日本亦步英國後塵，於八月二十三日，向德宣戰。蒙特尼格羅（Montenegro），也加入波瀾，作塞爾維亞的後援。於是德國和奧匈，對抗四大強國，（俄法英日）和三個小國（塞爾維亞，蒙特尼格羅，比利時）的大聯合。

意大利於最初時保守中立。在歐洲的強國中，只有意大利，尙係一中立國；它的地位，本來是非常困難，因它和德奧同盟，同時，又和法國締結密約。意大利政府，只得用守中立的方法，來解決這難題。（但到一九一五年

終於參加大戰，幫助協約國。）意大利宣稱它的中立政策，是入情合理的，因為德國和奧匈，是戰爭的戎首，而照三角聯盟的規定，意大利對於盟約國取攻勢的戰爭，可以不予以援助的。

大戰的責任 因為造成大戰的秘密外交，皆在暗中進行，所以在大戰開始的時候，沒有一人知道，究竟誰是大戰的戎首。德國和奧國，痛斥英國和法國；協約國方面，却抨擊德皇。以常情而論，各國一般人民，均信本國的政府為有理，敵國的政府為無理。到了後來，有許多事實，相繼發現，證實奧國得着德國的同意，極詳密地，計劃着塞爾維亞的破滅。至於它們是否想造成一個列強間的大戰，還是一個疑問。還有許多事實，顯出俄國的軍閥領袖，也用種種方法，使這次戰爭，得以實現。大戰的全部真相，迄今尚未知悉，大概要過許多年數之後，纔能水落石出哩！

根本的原因 照事實看來，好像德奧俄三國，應該負大戰戎首的責任，但是，倘使我們要知道大戰的真實原因，那就應該追溯到一九一四年六月七月的會議之前。大戰根本的原因，總括起來，不外是：（一）國際間的無政府狀態；（二）國際間的領土爭執；（三）新重商主義；（四）虛偽的『國家光榮』觀念；（五）錯誤的『適者生存』觀念；（六）軍國主義；（七）海軍主義；（八）秘密外交和秘密聯盟。這種情態，好像巨堆炸藥——稍受震動，就要爆炸。塞來加佛的暗殺案，和奧國的最後通牒，不過是使這炸藥爆發的一星之火罷了。

第二十五章 歐戰的始末

第一節 初時德國陸軍的勝利

德國的準備 當大戰開始時，德國抱着無限的希望和熱情，它的軍隊，在世界上，數目最大，編制最完善，軍器的供給，最爲完備，並於一八六六年和一八七〇年到一八七一年的兩次戰爭中，獲得勝利而且得到勝利的經驗。它的府庫充盈，物產豐盛。它的國民，非常愛國，平時爭執極烈的政黨——像社會黨，天主教黨，和民主黨——現在戰事臨頭，一致擁護德皇威廉第二和他的大臣們。因爲他們相信，祖國的保全，胥賴全國人民，同心戮力，一致對外。所有德國境內微弱的反對戰爭的呼聲，也被『出版物檢查』和『監禁』二者，迅速壓制，不得伸展。國會方面，一致通過最低限度的軍費，一班士兵，均極歡躍地，抱着熱忱，加入行伍，到前線去作戰。

德國的計劃 德國的軍事當局，深知戰爭的局勢，必須在西線攻法，東線禦俄羅斯。因有了多年的準備，他們自知軍隊的動員和分配，比諸法國或俄國的軍隊，更來得迅速，更爲有效。他們更且知道俄國的動員，非常遲緩，因爲它的幅員，是如此之大，而鐵道的制度，是如此之窳劣。根據此點，他們打算，在法蘭西能夠完成其軍事準備之前，在英吉利人能援助法國之前，先以其大部軍隊，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打敗法國，然後利用奧地利的合作，以乘戰勝之餘威，東指而破俄國，以結束大戰東面的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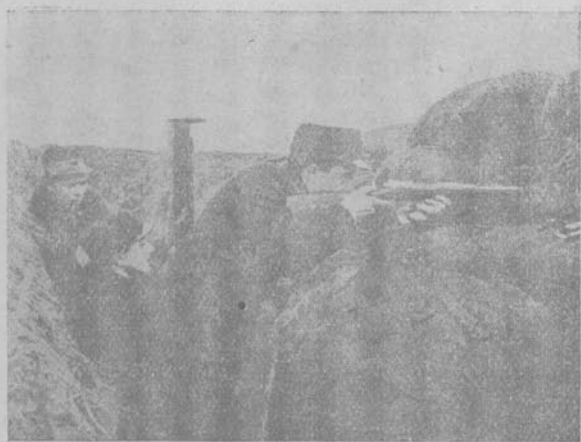
德軍的侵入比利時和盧森堡 德意志攻法國的軍隊，進展得很迅速，且又非常猛烈。他們想：假使他們不把沿維丹 (Verdun) 到貝爾福 (Belfort) 德法邊境的法國砲臺，火速佔領，那末，他們的計劃，就要耽誤了。那條到法蘭西去的捷徑，偏偏穿過中立的比利時和盧森堡，於是在一九一四年八月初旬，德意志人，就調集大軍，並攜帶巨量的軍火和給養，向這條捷徑，長驅直入。

當他經過渺小的盧森堡公國時，一點困難都沒有，一俟到了比利時，却發生了許多麻煩，許多耽擱。比利時

對於德軍破壞它的中立一點，非常忿恨，竭力抵抗。比國的渺小的軍隊，在勇敢的比王亞爾倍（King Albert）的領導之下，又有如神聖一般的邁爾西愛主教（Cardinal Mercier）的鼓勵，勇氣百倍，抵抗侵入國土的德意志軍。比利時當然不是德意志的對手，所以他們漸漸地，因衆寡懸殊，而至敗績。一九一四年八月七日，列愛夷（Liège）失守；二星期後，比利時的大部份，都被德軍佔領；於是德意志準備去攻法蘭西了。但是，無論如何，比利時的反抗，有以下幾點影響：（一）使法蘭西國，得從容準備它的防禦工作；（二）使英吉利，有遣派若干遠征隊（Expeditionary force）到法國去的餘暇；（三）使德意志中途滯阻，貽誤戎機，而遷怒於比利時。德人在比京，布魯塞爾（Brussels）設立一軍事都督，視比利時爲已征服的一省。他們又焚燬許多公共建築物，甚至魯文大學（Louvain University）的無價的藏書，也不免與之俱焚。他們又強迫當地人民，忍受種種供應上的負擔，和人格的侮辱。這樣，比人之極端地仇視德國，自是當然的事。

德軍之侵入法蘭西 德軍在比利時，既打出一條道路，遂於繼起的二星期內，無往不利，勢如破竹。大隊人馬，浩浩蕩蕩，像潮水一般，流過比利時和盧森堡，而直達法境。同時，其他的隊伍，從亞爾薩斯洛林出發，向著法國邊境，沿貝爾福到維丹的砲臺線進展。德軍一步一步地深入法境，里爾（Lille），色唐（Sedan），雷依姆（Reims）諸城，相繼失守。德軍西翼，已逼近巴黎，其中路，則已橫渡馬恩河（The Marne River）。他們一步一步的進迫，致英法聯軍，一再敗北，不能抵抗，甚且有瓦解之虞，即巴黎城，也岌岌乎有圍城之虞了。

（一）第一次馬恩河之戰（一九一四年九月） 在這生死存亡的關頭，法軍總司令霞飛上將（General Joffre）下令各軍，誓死作背城之戰。關係全局的馬恩河之戰（Battle of the Marne）包括許多小戰，同時



戰壕線西 圖七四第

在從巴黎到維丹和從維丹到貝爾福的全線上發生。有一支法國軍隊，從巴黎反攻出來。同時，又得少數英國遠征隊的接濟；在這條互長的戰線的東端，法軍竟把德軍驅出了砲臺。在從巴黎到維丹的戰線中，凡屬險要之處，均由福煦上將（General Ferdinand Foch）親自督戰，也獲了全勝。法國的抵抗，堅如鐵壁銅牆，因此德軍的進攻，處處感覺不利。同時，各地的法軍，亦都有了進展，他們重渡了馬恩河，克復了雷衣姆（Rheims），直進展到恩河（The Aisne River），東面砲臺之圍遂解。這都是馬恩河一役的結果，從事於這次戰役的士兵，約在二，〇〇〇，〇〇〇人以上。

（二）佛朗特爾之戰 圍攻巴黎或維丹的企圖，既不能順手，於是第二步，就打算攻克佛朗特爾（Flanders，在法國的東北，和比國的西南境），和沿英吉利海峽的海口。他們雖不時地，施行蠻橫的襲擊，但他們總被聯軍所阻，不能得到勝利。

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五年的西線 自從德軍在馬恩河及佛朗特爾受了挫折之後，就把西面的戰線，從尼于巴得（Nieuport）和耶波勒斯（Ypres，在比利時的西南境），向南延長到恩河，又從恩河，向東延長至維丹，又從那裏，向南展開至貝爾福——全線距離，計凡六百餘哩。在這條戰線之後，德軍築着很堅固的戰壕，嚴

陣以戰，並且佔領比利時的大部和法國的主要的工業區和礦區。在這條戰線的前面，有法國的大軍和較次的英比軍隊，也挖掘壕溝，嚴陣以待，攔住德軍的進展。德軍雖在比利時和法國北部，有局部的勝利，但總不能掃滅西線的聯集，或使法國軍隊失其戰鬥力。

德國對俄羅斯的防禦——一九一四年八月的坦能堡之戰 同時，德意志憑着奧地利的助力，在東面邊境，和俄羅斯交戰。初，德意志注全力於攻法，故只留少數軍隊守衛東面的邊境。這些軍隊，勢力單薄，不能阻止俄軍的動員。德軍的數目，雖少於俄，但其軍容嚴整，設備優良，運輸便利，遠在俄軍之上。這些軍隊，在名將興登堡（General Paul von Hindenburg）的指揮之下，痛擊俄軍於坦能堡之役（Battle of Tannenberg）時爲一九一四年八月二十六日至三十一日。

俄羅斯在加利西亞的侵入 奧地利給予德國的助力，——抗俄的助力，不能使德國滿意，其故，則因奧地利的軍隊，正像它的領土，都由雜色分子組織而成，內中包括日耳曼人，匈牙利人，波蘭人，捷克斯拉夫人，南斯拉夫人等等，其中只有日耳曼人和匈牙利人，是完全忠心而踴躍的，其餘諸人，均係屬地人民，常要譁變，或則臨陣脫逃，不肯出力。奧軍中的匈牙利人和日耳曼人，雖然勇猛作戰，但是俄軍的人數，非常衆多，而其將略，又高出一籌，所以他們非但不能侵入俄屬波蘭，反而失去加利西亞（Galicia）的東部，即連冷堡（Lemberg）也皆被奪。（一九一四年九月三日）無已，只得退到喀爾巴阡山（Carpathian Mountains）中。

奧地利不能進攻塞爾維亞 當奧軍在加利西亞地方，竭力奮鬥，希望阻止俄軍的侵入時，奧國自然沒有餘力，向南方的塞爾維亞進攻。在一九一四年，它曾有二次，企圖把塞爾維亞，打得一蹶不振，但它二次都沒有達

到目的。它所能做的事，僅爲保守自己南部的邊境，並抵住塞爾維亞和蒙特尼格羅兩國的反攻。

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五年的東線 西線的戰爭，既漸趨緩和，兩軍都深溝高壘，相持於平行線的戰壕之下，德國人覺得，他們可用較少的隊伍，守住已得的法比領地，所以抽調大軍，運至俄羅斯邊陲。有了這許多調回的軍隊，德國在東普魯士的地位，就強固了，並且還可以鞏固奧國的喀爾巴阡山和加利西亞的防禦。一九一五年春季，東線從東普魯士，經俄屬波蘭西部和加利西亞，一直綿互到喀爾巴阡山——全線的距離，共長九百哩。掘壕築壘，與西線相同。

新戰術的施用 到這時候，大家已經明白，這次大戰，必將延長時日，靡費巨款，而其性質和方式，亦將與以前的一切戰爭，大不相同。十九世紀的戰爭，大概是以兵爲職業的軍隊，在曠野作戰，戰時極爲短促，勝負立判，這次的情形，就大不如了。

(一) 士兵的數目 在這二十世紀的大戰內，每一參戰的國家，它的全民皆屬士兵。昔時僅有數千士兵的國家，現在都擁着百萬的貔貅。這許多兵士，當然不能在一個單獨的而又易於暴露的戰場集合；要把這許多士兵，運用得當，調置有益，那末，非置於長列的戰壕中不可——所以西線有六百哩之長，而東線則達九百哩之數。

(二) 戰壕 大規模的壕戰，是此次歐戰中的一個特點，每一方的軍隊，都築造戰壕，壕的構造，有二人或三人深，蜿蜒起伏，又有側壕，互相連屬，並與地底的窰室相通，以便士兵居中偃息，並用以儲藏軍需。在雙方戰壕中，是一片『無人帶』，滿堆着垃圾的土阜，和鐵絲做的蒺藜。軍隊倘要衝鋒陷陣，搶奪對方的壕溝，那末，他們必須經過這滿佈障礙物的『無人帶』。

(三)砲隊 在這些戰壕內，用着種種新科學所發明的機械，騎兵的用處，在這些地方，非常稀少；而砲兵的發展，却爲自古所未有，機關鎗的使用，多至無倫，各種徑口的大砲，滿佈在戰壕的沿線，用以掃除『無人帶』中的障礙物，鏟除敵人的根據地，並掩護步兵的衝鋒。除用砲火轟射之外，又增加爆裂性的炸彈和地雷，在大戰的後期，德軍甚至使用毒氣，有很可怖的殺人效力。同時，協約國方面，也造了坦克車，車上裝置鐵甲，而用汽油引擎，從中推動。這種車，藉着毛蟲式的輪軸行動，能爬過丘陵，跨越溝壑，並放射煙霧和子彈。汽油引擎，在歐戰中，實爲最不可少的工具，非獨用於坦克車，且又用於汽車，以便運輸軍械，給養前方，並送俘虜和傷兵到後方去。此外，還可以用於飛機，該項飛機，翱翔於戰壕上，從事於偵察活動，並可擲彈於敵軍後方，使之防備不及。

有了這許多新式的戰術，要得到肯定的勝利，當然非常困難，而且非常靡費，即如用炮火來攻奪戰壕，其轟擊所需，已屬不能計算了。

雙方的實力 照人口而論，協約國人口，比條頓族 (Teutonic) 二強國 (德意志和奧地利) 的人口，要多得多，然而德奧方面，因砲隊的優勝，曾於好多時候，佔了上風。雙方在財政上的負擔，都已到了羅掘俱窮的地步。苛重的賦稅，一項一項的徵收着，巨額的外債，一次一次的借進來。這場惡戰，即使不致於把歐洲的文明，燬滅無餘，也頗有把全個歐洲，陷入破產地位的可能性。

(一)協約國的希望 倫敦公約 (The Pact of London) 在一九一五年的春天，雙方都承認，這次大戰，大概要費巨資，且要延長戰時，然而協約國方面，却因下列事實，而感到興奮：(一)他們在馬恩河和佛朗特爾，已把德軍打敗；(二)他們已經佔領了奧國加利西亞的大部份；(三)他們相信，靠着兵額和財源的優勢，長期的相持，

必能使條頓族二國，感受重大的不利。本此各項興奮，遂於一九一四年，由協約諸國，訂立倫敦公約，一致同意，堅持到底，不許單獨與德奧議和。在一九一五年，他們又訂立許多密約，一致同意，將來戰事了結，俄國得併吞君士坦丁堡，和波蘭的全部；法國得擴展它的版圖，至於萊茵河；而英國，得享受德國的全部殖民地。

(二)條頓族的希望 同時，德國也因佔領了比利時的大部份，和法國最富饒的工業礦產區域，又大勝了俄羅斯，因而非常自負。他們和奧地利人，都很自信，能夠得到最後的勝利，並將強迫協約國人，簽訂一個『惟日耳曼人所欲』的和約。

第二節 不列顛施用它的海軍

英吉利海軍的施用 英吉利是德意志的最有自信力的敵人，因為它挾有德意志所缺乏的東西——無敵的海軍。它的海軍，比德國的海軍，無論講數量，講實力，都是二與一之比，而它又善於利用它的海軍。

(一)德意志的封鎖 第一步，優越的英吉利艦隊，把德意志的艦隊，封鎖在德國的海口內。如此的封鎖，根本制住了德國的行動，使其不得運兵到英國去。這樣，英國就不至於像比利時，法蘭西，和波蘭那樣的，須感受到被德意志侵入的恐怖了。

(二)對法蘭西的援助 第二步，不列顛因海軍的優勢，得與法國軍隊，以及時的助力。這種助力，可分三端：
(一)士兵。志願兵的招募，不限於大不列顛三島，可及於整個的大不列顛帝國——像加拿大，澳大利亞，紐西蘭，南非洲和印度等等，既經募得，並可很安穩地，載送這些士兵，到法國前線，與法國及比國的軍隊，列伍成行，編成

一起。在起初時，不列顛『遠征隊』來得很少，到後來，却一天一天的逐漸增加着，自從一九一六年正月，不列顛國會通過強制徵兵（Imposition of Conscription）的議案以後，他們的人數，幾乎與法蘭西的主力軍相等。（二）軍械。英吉利海軍，既能監視德軍，不受其恫脅，於是它能利用其天然產物，又利用其機械的技巧，從事於製造軍械及協約國軍隊所必需的物品。同時，還可以從英屬殖民地，及北美洲等處，轉輸運食料，給養前方及後方。（三）金錢。英吉利不但用巨額的金錢，借款給法蘭西，并且也借給其他的協約國。

（三）德國商業的衰落 第三步，不列顛艦隊，又阻止了德意志的海外貿易。在環球各地，不列顛的戰艦，和法國及俄國的艦隊，互相合作，撒下一面大網，差不多把德意志的全部商業，都捕捉住了。少數倖逃網罟的德國商船，大都託庇於中立國的海口，——尤其是合衆國的海口，——但能返歸德意志的船，却是寥寥無幾。德意志既喪失了它的海上貿易，那末，它那貨物的國外銷場，以及它所必需的外貨的輸入，也被英法二國，剝奪殆盡。至於國內工業，則因商業的一落千丈，自亦陷於衰落之境。然而，凡此種種，在德國方面，使其工商業凋疲不堪，在不列顛，正是它的工商業，在百尺竿頭，蒸蒸日上，的良機。不列顛的海軍，奠定了英吉利的財政基礎，又摧殘了德意志的經濟生活。

（四）德屬殖民地的征服 末了，在大戰中，不列顛所做的事，和他們在拿破崙戰爭中以及再前一些的戰爭中所做的事，如出一轍。他們供給經濟的接濟，和『遠征隊』的助力，使戰事得在歐洲大陸上，延長下去，而他們自己，却進行海外貿易，從事於殖民地的獲得，及大不列顛帝國版圖的擴大。

在一九一四年，英吉利因日本澳大利亞和紐西蘭的臂助，奪得了太平洋上德屬羣島的全部。日本也攘奪

了德意志在中國所租借的膠州灣。不列顛更在非洲地方，用法蘭西的屬地軍隊，在一九一四年，征服了多哥蘭（Togoland）；在一九一六年，得了喀麥蘭（Kamerun）。南非洲的不列顛軍隊，在一九一四年，戡定波耳人（Boers）的叛亂，以後，即於一九一五年，佔據德屬非洲的西南部屬地。到一九一八年，德意志屬的東非洲，幾全爲不列顛所克服了。

土耳其的援助德意志（一九一四年） 在那個時候，即一九一四年十月，德意志拉攏了土耳其，使它與德奧二國，一同站在對抗協約國的戰線上。但是，土耳其與條頓族二強國的聯合，適足使不列顛的帝國主義，得更加劇的擴張出去。於是英吉利政府，遂把奧托曼帝國（即土耳其）所領的埃及土地，一併接收過來，使成不列顛統轄下的一個保護國（Protectorate）。同時，它更嗾使海耶士國（Hejaz）的阿拉伯人，起而反叛土耳其蘇丹。

英吉利在大達納耳及加里布里的失利 同時，英國也想征服君士坦丁堡，但在此處，它的努力，並無成功。一隊英法聯合的艦隊，曾企圖着，要去打開一條出路，穿過大達納耳（Dardanelles）海峽，——這是一條從愛琴海通瑪摩拉海的一條狹峽，但是不列顛的海軍，不能抗衡土耳其的砲台，保衛峽口的陸上砲台。有好幾艘堅強的軍艦，都受土耳其砲台的擊燬，而卒至於沉沒。所以相持雖久，卒以土耳其砲台之強固，使英法海軍，一籌莫展，終於放棄此項計劃。不列顛乘輿而來，敗興而返，只能收集一部大半用屬地軍組織而成的殘餘軍隊，在鄰近大達納耳海峽的加里波里（Gallipoli）半島的極端登陸。一九一五年的春季，這個軍隊，拚命地掙扎着，欲圖突破土耳其的抵抗，但犧牲雖巨，而功效仍無。後來幸虧海軍的力量，協約國方面，總算能在加里波里地方，保留

一部份隊伍，以拊土耳其背部，迄後，竟成了土耳其的後顧之憂；又後，且能於一九一五年的十月，佔據希臘的薩羅尼加海口（Port of Salonica），以爲將來在巴爾幹半島的軍事活動的基礎。

意大利加入協約國方面（一九一五年）當時的意大利，其所以毅然決然，悉心加入協約，願與英法『共榮共辱』者，實因它相信不列顛的海軍，必能使協約國得勝。在大戰爆發之初，意大利本爲三角聯盟（德意志、奧地利、意大利）之一，它雖有意去幫德奧的忙，但因懼於不列顛海軍的實力，畏首畏尾，躊躇不決，深恐加入德奧之後，它那互長而無防禦的海岸線，將爲英國海軍所蹂躪。因此，在實際上，意大利對於三角聯盟，實已早懷貳志。在宣稱中立的時候，意大利政府，已密與雙方，勾通聲氣。奧地利方面，且許以土地，作爲保守中立的酬勞。在另一方面，意大利又從英吉利法蘭西，俄羅斯等國，得到書面的允諾，（類似密約的方式），依據此項允諾，倘若意大利能攻擊其舊日之同盟，那末，它非但可以併有『意大利愛勒鄧太』（Italia Irredenta）的全部，（即特稜特，得利雅斯德，及奧匈境內通行意大利語的地方）此外，還可分得少許日耳曼人和南斯拉夫人居住的幾塊重要領土。協約國所期望於意大利的援助，甚爲急切，故不惜冒破民族自決主義之大不韙，而以甘辭厚賂，買得意大利的臂助。這筆交易，終久做成功了。意大利利令智昏，不惜賣友背盟，遂於一九一五年五月，對奧地利宣戰；但是，它對於德意志，還是猶豫不決，不敢莽撞開罪；直到一九一六年八月，始決心對德宣戰。

意大利的參加大戰，對於協約國，並沒有立見功效的利益；因爲意奧接壤之處，山嶺起伏，峭巖陡立，通行之難，有如『蜀道』。奧地利邊境，高山矗起，要隘甚多，故能憑藉天險，扼守雄關，以逸代勞，毫不費力。意國的軍隊，則勇猛作戰，然而他們向奧地利方面的進展，却非但是紆緩，而且枉勞心力。

德意志因抗衡不列顛海軍而感受困難。不列顛海軍對於條頓族二強國和土耳其的脅迫，是一步步地加緊，並一天天地加厲。德意志的艦隊，雖也偶然向不列顛艦隊挑戰，但於全局，毫無裨益。德國的遠東艦隊（Far-East Fleet），雖在附近智利（Chile）的科落奈爾（Coronel）地方，擊敗一小隊的不列顛海軍（一九一四年十一月一日），但不久之後，即在福克蘭羣島（Falkland Islands）附近，被另一個強有力的不列顛艦隊，燬滅無餘。（一九一四年十二月八日。）後來，德意志的艦隊，又出沒於北海，並於遮特蘭之役（The Battle of Jutland，一九一六年五月三十一日），建立奇功，將不列顛的『大艦隊』打敗，並使感受重傷，但不久之後，仍被威脅着，退到本國的內海去。德意志的巡洋艦，常常私下越過北海，用重砲轟擊英國沿海的市鎮，但是對於大局，仍沒有什麼利益，並且轟擊之後，還得趕速退回，不能停滯；有好幾艘竟是一去不得再返。德意志艦隊，常常出沒無定，沒收協約國的商船，和協約國的貨物，但這種舉動，是無用的，而且這種橫行的戰艦，常在中立國的口岸，或者被燬滅，或者被監視，其結局，均不過如此而已。

（一）潛艇戰略。但是，德意志還有一種海戰器，可以與英吉利的海軍，互相抗衡——這利器，就是潛水艇（submarine），或稱U船（U-boat）。潛水艇是一種小船，能在水底，馭經很遠的距離，並可以隱身水下，避開敵方戰艦的襲擊。在大戰剛起的時候，德意志早就用潛水艇，去攻擊敵艦，並沉滅敵方的商船。德意志人對於潛水艇的成功，有很大的信仰，所以積極趕造，以供應用，並把潛艇的活動範圍，擴展到不列顛羣島的週圍，甚至達到地中海裏。他們打算着，希望靠潛水艇的力量，在長時期內，把不列顛的貿易，完全隔絕，因而活活地，把英吉利人淪為餓殍。

德意志的潛艇戰略的最後勝利，必須把凡是向英吉利開進來以及從英吉利開出去的商船，一網打盡，數艘滅，方能達到目的。但是，這種行爲，假使認真實行起來，中立的國家，一定要嚴重抗議，（或者，竟會加入協約國方面，共與作戰）。倘然它們的商船或人民，不幸而遭損害，那末，它們當然不肯甘休的。所以，潛水艇的『無限制的使用』，很顯然地，無論對於德意志，或英吉利，都是充滿了危險性的。

（二）露西退尼亞的沉沒——合衆國對於德意志的敵視 英國的大郵船露西退尼亞號（*Lusitania*），在愛爾蘭的海岸附近，被德意志的潛艇擊沉（一九一五年五月七日）。此船擊沉後，共溺斃旅客一千二百人有奇，（內中包括一百餘名美國籍旅客）。於是合衆國，遂因此慘案，對於德國軍隊，發生深刻的惡感。合衆國政府，爲此案件，屢次對德提出忿怒的抗議，德美之間，互相交換外交文書，因循達一年之久，直到一九一六年五月，德國遂允許美國，以後在未發警告，致使旅客的生命安全，有相當的準備之前，不再轟擊商船，——除非商船企圖逃避或反抗。

因爲畏懼合衆國人的敵視，德意志有一時，曾將它橫行海上的利器，——潛水艇，——置而不用，但是德意志只有這一件海上利器，可以向不列顛強大的海軍，『旗鼓相當』地挑戰。德意志一壁放棄它的利器，夫不列顛却在那邊緊緊地扼住德國的商業和殖民地！

第三節 雙方互相箝制

當不列顛帝國在海上操縱霸權的時候，德國陸軍，也在陸上累戰累捷，勢不可當。有三年之久，那戰爭的命

運，似乎幫着條頓民族的二大強國（即德意志與奧地利）

· **德國對付俄羅斯的策略** 在大戰發生的第一年（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五年）中，德意志已奮其軍力，克服比利時的大部份，佔奪法蘭西的北部諸城；更且擊退侵入東普魯士的俄羅斯軍隊，而將東面的戰線，移至波蘭。經過這一年轉戰沙場之後，條頓族的二大強國，很顯然地覺得：在它的敵國中，要算俄羅斯帝國，最是碌碌無能，容易對付。所以，假使他們能把俄羅斯帝國，打得一敗塗地，那末，條頓民族，即可在東部歐洲稱霸一方了。

德意志對於進攻俄羅斯這一層，有很顯著的優勢。因為德意志有無盡藏的鎗炮和軍械，又有優良而迅速的交通工具，更有健全而有力的政府，和訓練有素的士兵，這輩士兵，都能知書識字，受過相當教育，而且對於自己的職守和責任，都充分地明瞭。

俄羅斯的弱點 俄羅斯的人口，多於德意志，所以在俄羅斯指揮之下的人民，亦比德國為多。但是俄國的人民，一大半是農民，既不識字，又不會寫字，更不知道戰爭是像賭博的孤注一擲，國家之存亡榮辱，全在此一舉。除此之外，俄羅斯的軍火和給養，也極缺乏，雖有巧婦，亦難為無米之炊。再則，它的鐵道和工廠，又遠不及德意志，故運輸遲慢，生產不足。它從英法兩國運來的進口貨，又因土耳其的勾結德奧，加入大戰，而來源斷絕。末了，它國內的專制政治，比起德意志來，在性質上，在行為上，都不知劣得多少。俄皇尼古拉斯第二（Tsar Nicholas II）是一個懦弱到使人可憐的人，任何事情，極易被他的大臣，欺瞞過去。那些大臣，大半才能不足，不配高居重位，有的，更且存心為惡，存心腐化。俄羅斯的將軍，又處於專制政治之下，一切動作，皆受牽掣，不得自由舒展，因此，勝利更難望了。

條頓族的遣兵攻俄 在這種情形之下，條頓族的二強國，計劃對俄羅斯作一最後大戰。大隊的德意志軍從佔領的法蘭西邊境，撤調回來，祇剩下足夠防守戰壕和陣地的隊伍，以爲抵禦英法聯軍反攻之用。同時，奧地利也把它在意大利及索濱（Senan）的前線軍隊，撤至自衛所必需的最小限度。有了這許多抽調回來的軍隊，又加上大批後備軍，終於在一九一五年，接一連二地，戰勝俄羅斯，而博得偉大的光榮。

（一）**馬更生的進驅** 第一步，先由馬更生將軍（General von Mackensen）指揮德奧二國的聯軍，把俄羅斯趕出喀爾巴阡山，又把他們在琛（San）之一戰（一九一五年五月十五日至五月十七日）中，打得落花流水，逼得他們撤離了冷堡（Temberg）地方（六月二十二日）。馬更生的步步進迫，差不多替奧地利收復了全部的加利西亞。

（二）**興登堡大將的進驅** 隨後，興登堡大將，統帶德意志大軍，浩浩蕩蕩，向東線進攻。在波蘭境內，遇着俄羅斯軍隊，即迎頭痛擊。八月，攻克華沙（波蘭首都）九月，攻下維爾納，在一九一五年十月，波蘭的全部，連立塔維亞（Latvia）的全部，及立陶宛（Lithuania）的帶形地方，都被條頓族二強國克服了。

（三）**俄羅斯的損失** 一九一五年，俄羅斯的損失，不僅喪地而已；兵士之死亡者，竟達五〇〇，〇〇〇人，受傷者，達一，〇〇〇，〇〇〇人；被俘虜者，達一，〇〇〇，〇〇〇人。其餘的俄羅斯軍，因屢次的敗績和撤退，皆屬垂頭喪氣，無能爲力。俄皇及其專制政府，再不爲人民所仰戴了；可是雖在受了重創的打擊中，俄羅斯軍隊，仍舊戰爭着，掙扎着。

保加利亞（Bulgaria）**聯合德意志與克服塞爾維亞**（一九一五年）**俄國**既已一蹶不振，**德意志**之參

謀本部，乃得注其全力於東南一面。德國現在的目的，是要滅除塞爾維亞，因為塞爾維亞既介於德奧之間，又介於它們的老同盟國土耳其和新同盟國保加利亞之間。所以在一九一五年十月，馬更生將軍統帶一支德奧聯軍，從北直搗塞爾維亞。同時，塞爾維亞的東部，又受保加利亞的襲擊，因為那時候，保加利亞已決心與勝利的德意志互相聯合了。處於德意志奧地利和保加利亞三路進攻之下，塞爾維亞頓時山河變色，不旋踵而有亡國之恨。塞爾維亞全境，在二個月內，全被征服。到一九一六年春天，德意志已儼然變了巴爾幹半島的主人翁。土耳其和保加利亞，是它的同盟國，塞爾維亞，蒙特尼格羅，及阿爾巴尼亞，都變了它所征服的省分。

羅馬尼亞加入協約國而被征服（一九一六年） 巴爾幹半島上，有兩個國家，仍舊保持中立，這兩個中立國，便是希臘和羅馬尼亞。希臘的中立，全由它的國王君士坦丁（King Constantine）獨立主持，該君士坦丁，乃是德皇威廉第二的姻兄。有一時，羅馬尼亞守着中立，但是到後來，協約國竭力拉攏它，答應將來把匈牙利的大部份，割讓給它。有了這種甘辭厚賂，羅馬尼亞遂於一九一六年八月，加入協約國方面，捲入戰事漩渦，並開始進攻匈牙利。但是德奧聯軍，對付小小的羅馬尼亞軍隊，正如摧枯拉朽，不費吹灰之力。當保加利亞軍隊，在德國名將馬更生的統帶之下，從南進擊的時候，德奧聯軍，已在大將福耳更漢（General Falkenhayn）麾下，自北方及西方，猛攻羅馬尼亞。此時，羅馬尼亞眼見重兵壓境，四面楚歌，雖然拚命掙扎，但是強弱懸殊，終不免蹈塞爾維亞之覆轍。一九一六年十二月六日，貝綽雷斯脫（Bucharest）即被德奧聯軍所攻陷。在同年年終時，羅馬尼亞全境，除東北一小部份外，全為條頓族二強國所佔有。

德意志的「中歐同盟」 因為德意志在軍事上和外交上，都得到勝利，所以德意志、奧地利、匈牙利、保加

利亞，土耳其諸國，就組成了一個中歐同盟（Middle-European Confederacy）亦曰『中央帝國』（Central Empire）。在這中歐同盟之內，德意志既是主腦，又是柱石。靠了它的機謀和雄武，這中央帝國的領土，到一九一七年開端時，因戰勝而擴展，除上列四國本境之外，並將比利時，法蘭西的北部和波蘭，立陶宛，及立塔維亞的一部份，捲併在內，外加羅馬尼亞，塞爾維亞，蒙特尼格羅和阿爾巴尼亞的一部份。所有這一切，皆被收入版圖之內。這新的同盟，憑其戰勝餘威，伸展開來，起自北海，波羅的海以至波斯灣。自一世紀以前拿破崙時代以來，歐洲大陸帝國的建設，這可算是最大的收穫了。

在這些被征服的地方內，德意志遍處搜括金錢，徵拉夫馬，作為戰利品。一九一六年十一月，它在波蘭境內，設一『轄屬政府』（Dependent Government）；在別的地方，也設着許多軍事長官。全部的同盟軍隊，及其規劃，軍備，都隸屬於德意志參謀本部，該參謀本部，以興登堡將軍，為名義上的領袖，而以盧登諾甫將軍（General von Ludendorff）為運籌帷幄的實際領袖。這條頓族列強，具有統一的指揮，和單純的目標，這是他們敵人所久久缺乏着的。

可是，日耳曼人雖儘管在東歐和中歐兩方，占着勝利，這整個的大戰，他們還不能算是已經得勝了。他們依舊要在法境的英法聯軍，和意大利軍隊，以及橫行海上的不列顛海軍，互相爭抗。

一九一五年到一九一六年的西線，在這兩年中，德意志打敗了俄羅斯，克服了塞爾維亞和羅馬尼亞，而西部陣線，差不多沒有什麼大變動——依舊保存着馬恩河及佛朗特爾兩戰之後的原有狀態。到一九一五年，法蘭西和英吉利兩國，都感覺到軍火和給養的缺乏，不能衝破敵方的護壕，逼得德國的軍隊撤退。德軍方面，因

爲短少士卒，不能向協約軍方面，積極衝鋒。

(一)駐維丹德軍的撤退 一九一六年，當俄羅斯在馬更生與登堡二將手中，喫了敗仗，一蹶不振之後，德國就把東線作戰的大隊士卒，抽調過來，到西線助戰，於是他們決計想對法國，下一個可怕的總攻擊，使它重創到不能重整旗鼓的地步。德軍對着險要的維丹砲臺，在斐特力威廉皇儲(Crown Prince Frederick William)的領導之下，用了大軍和巨量的軍火，集中攻擊。但是，在這時候，法蘭西對於鎗械炮彈及軍需等，已有充分的供給，故能在貝當將軍(General Petain)的統帶之下，作有力的迎擊。『他們不能通過』(They shall not pass)，竟變成維丹地方的勇敢而又忠心的法國防軍的口號。從一九一六年的二月到七月，德意志人，一次一次地，奮着勇氣，向前進攻。他們得到城東北面一百二十方哩左右的瘡痍之地，其中包括兩個已燬的砲臺，及二十八個頹廢的村落。德軍的犧牲，却有三〇〇，〇〇〇的精兵，他們實在得不償失，而且仍未達到目的。維丹還在法人手中，西線仍未打開！一九一六年貝當將軍在維丹地方的抗戰，和一九一四年霞飛大將在馬恩河背水之戰，此二者，具有同一價值，實足認爲歐戰中判定勝負的決戰。

(二)索漠(Somme)之戰(一九一六年) 當德意志人繼續猛攻維丹的時候，英法聯軍也，向沿索漠河西岸在佩倫(Péronne)和巴坡漠(Bapaume)之前的德軍戰壕，作一度猛烈的襲擊。這索漠之戰，從一九一六年七月起，到十一月，方告終止。經過非常的流血，而協約軍眼前所爭獲的，不過是一百二十方哩的進展。但是這塊地方，突入德軍的戰線很深，所以德軍在後方數哩，挖掘新式戰壕，(號稱與登堡線)德軍在一九一七年三月，退到這條線上。德國非但不能克服英法的抗禦，反而失去若干初時所得的土地，然而整個的局勢，並不

到此即定。

意大利和俄羅斯的成功（一九一六年） 意大利及俄羅斯，利用德軍在維丹及索漢的相持，一齊起來，對奧地利軍隊，施行攻襲。意大利軍在一九一六年八月，進展到伊遜左河（The Isonzo River），而攻陷革列齊（Gorizia）；俄羅斯人亦同時恢復了加利西亞的東部。這些成功，當然不是定局的戰勝，但也足壯協約國方面的聲氣，而證明這『中央帝國』在大陸上，並不是無敵手。

協約國方面其他的成功 在海上，不列顛海軍，依舊占着優勢。大不列顛對德意志海軍的封鎖，到此時，愈扼愈緊。德國圖謀煽動愛爾蘭人，在不列顛帝國中，掀起叛亂風潮，但亦不得成功。並且，幸有英國海軍控制大海的威權，協約國方面，可以儘量地向中立國家，廣播有利於自己的文字和宣傳。（德奧方面，就不能照辦。）故在一九一六年三月，葡萄牙政府，也受協約方面的慫恿，扣留在它海港內的德國商船，並且加入協約國方面，參加大戰。一九一七年三月，一隊不列顛的遠征隊，從印度轉輾開拔，到美索巴達米亞，從土耳其手中，奪下那重要的巴格達城（Bagdad）。到一九一七年六月，法國和英國，用軍艦的威脅，干涉希臘內政，廢黜親德的君士坦丁王，強迫希臘人民，擁護諂媚協約國的希臘首相委尼瑞羅（Venizelos）所組織的政府，而援助在梭羅尼加（Salonica）的英法聯合遠征隊。

雙方實力的平衡 在一九一七年，大戰的結局，似乎已經略具雛型，而有端倪可尋了。德意志已有燦爛的戰績，在東歐表示，可是在西歐，它的軍隊，被牽制着，而且被壓迫着。英吉利海軍，在海洋上，得了足以致德意志死命的把握。德人唯一的全勝的希望，除非能把不列顛的海軍，殲滅淨盡。倘然這一步做到了，那它即可把意大利

和法蘭西，像拉枯摧朽般的擊敗了，猶如它曾擊敗塞爾維亞和羅馬尼亞一樣。

德意志重新採取潛艇戰略（一九一七年） 要去破壞不列顛海軍，德國勢非藉助於它的潛艇政策不可；因此，它把潛艇的戰略，一步一步地，重復應用到大戰中去。到了一九一七年正月三十一日，它竟不顧一切地，把以前對北美合衆國的允諾，完全廢棄，並且宣言，自此而後，所有海上的商船，在鄰近不列顛諸島，法蘭西，及意大利的指定區域內，「德國將不先行警告，而用任何武器，來厲行阻止。」這意思，就是說：在指定的區域內，德國的潛艇，將擊沉一切所見的船舶，不論這船舶，是交戰國的，抑是中立國的。它對於無惡意的旅客的死亡，也不再給以警告。

合衆國加入協約國方面（一九一七年四月六日）

德意志志在一九一七年正月三十一日所發的這種鹵莽和野蠻的宣言，就引起了美國的敵視。因為這種宣言，明明破壞了美國所力爭的「海上自由」以及與此項自由相連的一切權利。當德國欲借重日本和墨西哥，來攻擊美國的計劃，爲舉世所共知時，合衆國舉國的忿怒，達了熱點。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六日，合衆國即對德宣戰；到了十二月七日，又正式對奧宣戰。美國這次的旁生枝節，在協約國視之，好似天意相助。美國所有的，是豐富的食物，有用的金屬，衆多



遜爾威統總美 圖九四第

的船廠，強有力的艦隊，用之不盡的人力，到了現在，所有這一切，都羅列於協約國之前，任憑協約國的支配及利用。

在大戰的交戰國中，像美國那樣的絕無需索，且無領土的慾望，堪稱爲「只此一家，並無分出」了。無論其他各國的動機怎樣，合衆國人民的參戰，乃是爲要保護海上的自由，維持公道和國際公法，消滅專橫的黷武主義，並保障弱小民族的國家的權利。這種仁義的目標，也許沒有完全達到，并且這些目標，在少數人心目中，常和卑鄙的動機混雜着；但是，假使我們不把美國的宗旨高尚，大公無私，認爲足資推崇的事，那末，我們未免對於美國，太有些辜負了。

俄羅斯的革命（一九一七年）俄羅斯的羣衆革命，差不多和合衆國的參戰，同時發生。這次羣衆革命，推翻了俄羅斯的專制政治，顛覆了俄皇尼古拉斯第二，並建立了一個共和式的政府。事情真是湊巧，——在一九一七年春天，那些環攻德意志帝國的五大強國，都是實行民治的國家，俄羅斯，法蘭西，英吉利，意大利和合衆國。這件巧合的事，致使威爾遜總統（President Woodrow Wilson）所說的話：「大戰爲欲安定民治基礎，」有所張本。

結局之難料 然而，在一九一七年的時候，雙方相持不下，大戰的結果，正如雲霧飄渺，難以捉摸。德意志在歐洲大陸上，保守着它自己的護壕戰線，又用潛艇政策，來壓迫協約國。至於協約國方面，牢守着它們的戰線，並且向合衆國高喊着，加緊準備，並在德國潛艇政策完全實現之前，速來援助它們。

羅馬教皇之呼籲和平 情形是如此之可怖，所以當一九一七年八月時，教皇本尼狄克脫第十五（Pope

Benedict XV) 發出一個特別的『和平請求』。他勸各交戰國，終止這慘怖的爭鬥。憑持『公理的道德力量』(The moral force of right)，不憑武力，來造成一個『公正而永久的和平』。他勸導各國，放棄它們的賠款和割地的慾望，(但也不妨有正義上所需要的某種例外)，若爲將來計，他主張用和平的仲裁 (peaceful arbitration) 來解決它們的爭執。海上的自由，應該保證着；陸軍和海軍，却都須裁減。美國威爾遜總統答覆教皇，聲稱：他對於教皇本尼狄克脫的熱望正義，熱望和平，雖表深切的同情，但他以爲議和之舉，因有德意志政府的挑釁，實爲不可能的事，所以大戰非得延長下去不可。

第四節 『中央帝國』末次的勝利

德意志抱持樂觀的理由 在一九一七年，有三件事實，似乎預示德意志和它的聯盟國，可以獲得最後勝利：第一，潛艇戰略的進步；第二，所謂『認敗主義』(Defeatism) 的和平運動，它的擴展，在協約國中，尤爲顯著；第三，俄羅斯退出了大戰。

(一) 潛艇戰策的進步 德國海軍在海上的蠻橫行爲，很興奮地，而且很迅疾地開始了。從一九一七年一月，到同年六月，德意志的潛水艇，差不多擊沉了四，〇〇〇，〇〇〇噸的協約國船舶。大眾都承認：倘然這種數量，能在一九一七年的下半年，加上一倍，那末，德國的力量，可使英吉利全國，活活的餓死，並可阻止美國方面，運兵到歐洲來。合衆國在對德宣戰 (一九一七年四月) 之後，儘它能力範圍之內，趕快地，做種種接濟協約國的事情，它從賦稅及『自由借款』(liberty loans) 項下，斂集巨額的金錢，——其中有許多是撥劃給協約國

的；它迅速地，加緊軍械的生產；它徵募了四，〇〇〇，〇〇〇年壯力強的人民，把他們訓練起來，武裝起來，準備把他們開拔到法國去服役；它並且組織大規模的救護機關，如紅十字會，基督教青年會，哥倫布武士隊（The Knights of Columbus），救世軍（The Salvation Army）等等，它把自己的海軍，和不列顛的海軍，聯合起來，並利用它的商船，來載運兵士，並送給養資料到歐洲去。但是，這些事情，都是很費時日的，所以估計起來，必須過了一年，美國加入大戰的力量，纔能顯示出來。而在這時候，德國的潛艇戰略，却是一種可怕的威脅，因為它也許能夠把美國援助協約國的計劃，通盤破壞。

（11）『認敗主義』（Defeatism）的蔓延 從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七年的時期內，大戰的激烈，正如『困獸之鬥』，而金錢和生命的損失，又有如此之大；因此，雙方交戰國中，有許多人，對於戰事，自然而然的感到厭倦，大家渴望着和平。在一九一七年五月，社會主義派人，倡議一個普遍的和平，而以不割地，不賠款，作為和平的原則。一九一六年，奧皇佛朗西約瑟（Francis Joseph）駕崩，新皇查利（Emperor Charles of Austria）即位，未久，即發見國內被壓迫民族，——如捷克斯拉夫人，波蘭人，南斯拉夫人等——的騷擾，而且蔓延得很快，所以就和法國密議休戰。在德意志國內，國會中的多數黨，——如社會黨，天主教黨，民主黨等等，——要求廢止專制政治，並要求不割地不賠款的和平。但是和平主義（或『認敗主義』）在協約的三國中，——即俄羅斯，意大利，法蘭西，——其蔓延之廣，已到最危險的地步。在法蘭西，有一個會做國務總理的銀行家卡夷羅氏（Caillaux），私通德國間諜，準備率領許多暴動分子，煽動法國軍隊譁變。一九一七年四月，法軍在恩河之北，反攻德軍陣線，而卒至於潰退，其所以如此者，『認敗主義』實為其重要導線。此種『認敗主義』的運動，甚至波及意大利。所

以在一九一七年，有許多意國的師團，亦受其影響，而致士氣不振。在俄羅斯，『認敗主義』簡直占了勝利。

(三)俄羅斯的退出大戰 已經有三個年頭，俄羅斯所受的損失和挫折，比諸任何交戰國，更爲巨大。它的人民，非但對於措置失策的專制政治，發生厭棄，目之爲造成民衆災難的禍首，並且對於整個的大戰，亦有同樣的厭惡。一九一七年三月，俄皇忽被推翻，卽此一端，足以顯出德國間諜宣傳『認敗主義』的成功。又足顯示俄國社會黨要求和平的心的熱烈。俄羅斯民主國的臨時領袖，卽克倫斯基氏 (Kerensky)，請求協約國，對於不割地不賠款的和平，表示同意，但無效果。他又想把頹然日疲的俄國軍紀，重加整頓，但亦歸於失敗。他於一九一七年七月，反攻德奧東線，非但未奏膚功，並且俄軍叛變，全部潰敗，奧軍奪回加利西亞的全部，德軍又於九月克里加 (Riga) 而深入愛沙尼亞 (Estonia)。俄羅斯完全陷於混亂的狀態中，而克倫斯基氏，亦於一九一七年十一月，爲社會黨中的鮑爾希維黨 (Bolshevist) 所變叛，所推翻。

布勒斯特里多佛斯克 (Brest-Litovsk) 的和議 (一九一八年三月) 鮑爾希維政府第一個重要政策，是和『中央帝國』雙方同意休戰；而這和議，在一九一八年三月，由俄羅斯與德意志，奧地利匈牙利，布加利亞，土耳其等國，簽訂布勒斯特里多佛斯克條約，而正式成立。俄羅斯承認波蘭，芬蘭，愛沙尼亞，立塔維亞，立陶宛和烏克蘭的獨立，並把俄屬亞美尼 (Russian Armenia) 讓給土耳其。

中歐同盟的擴展 因了俄國的傾頹和屈伏，德意志的中歐同盟，在東歐方面，有巨大的擴展。從俄羅斯割分出來的國家，都變成條頓列強的屬國。這一點，已足免除在東歐方面，保持一條強固的戰線的必要，因此，卽可把軍隊和給養，從東歐方面，抽調出來，供給西線的士卒，在這種情狀之下，『認敗主義』在德奧境內，一時如雪

化冰消，頓歸烏有，而條頓人民，也淡忘了『不割地不賠款』的呼聲；却追隨德皇威廉第二，與登堡將軍和盧鄧諾甫將軍等人，高唱着『從勝利中求和平』（Peace through victory）的論調。

意大利在卡坡勒托（Caporetto）的不幸 一九一七年十月，奧國利用俄國的傾頹，和『認敗主義』在協約國方面的發展，企圖用猛烈的打擊，使意大利軍隊，失其戰鬥力量。在卡坡勒托地方，奧軍把一支毫無鬥志的意大利軍，打得潰不成軍，並把意大利的全部軍隊，逼得急促地從奧境撤退，縮到意境的皮阿味河（The Piave River），離開威尼思城，只有數哩之遙。奧軍俘獲了二〇，〇〇〇意兵，和二，〇〇〇件軍器。在皮阿味河邊，他們突受意大利軍的攔拒，因為這時的意軍，已為法軍所改編和補充，更有英吉利的隊伍，加入其內了。奧人雖把意大利軍，打得搖搖欲仆，但終沒有把它打倒。

德意志在西線的最大努力 從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一八年的整個冬天，盧鄧諾甫將軍準備着，希望用德意志所具的最大努力，猛攻法境的協約國軍。德國大軍，雲集於西線，巨量的鎗礮和軍需品，絡繹不絕地，運送到西線去。大礮都安置在六十哩以外的地方，可以轟射巴黎。凡此種種，在衝鋒上最有力而又最著成效的事物，為世界上前此所未聞者，現在都已安排好了。

盧鄧諾甫在法境的進展（一九一八年三月到五月） 一九一八年三月，德軍大破英軍於索漠河（The Somme River）流域，——那是鄰近聖嬰廷（St. Quentin）的地方，——並且殺出一條血路，直達亞眠（Amiens）縣境。到四月，他們在立里（Lille）的西面，擊退英軍，而進展十五哩。到五月，他們沿着恩河，攻擊法軍，並打出了一條南去的路，穿過橫互的小山，直達馬恩河到沙托退里（Château-Thierry），從那裏到巴黎，不

過五十哩的路程。這許多驚人的猛進，和焦雷也似的襲擊，使德意志人獲得許多土地，和不少的戰利品，並使西線重復推進到差不多像一九一四年馬恩河之戰以前的地位。雖則如此，這許多勝利的代價，殊屬不貲，財物的毀壞，和生命的喪失，其數至可驚人。協約國方面，固然敗北，但德國方面，也漸漸地感覺到軍需和人力的缺乏了。

奧地利在皮阿味的不幸（一九一八年六月）一九一八年六月，奧軍試與沿皮阿味河的意軍，作一度激戰，他們在好幾處地方，橫渡過河，並在一個地方，突進了五哩。但是意大利軍，竟猛烈反攻，致使奧軍重創而退。奧人這次在皮阿味河上的最後失敗，是大戰中戰運轉變之先兆。條頓族的勝利，至此已告終止，而協約國的勝利，遂此開始矣。

第五節 協約國的勝利

雖則俄國已陷入傾頹之境，意大利已敗退到皮阿味河，法蘭西已退縮到馬恩河，德意志却不會做到大戰的勝利者。反之，協約國在意大利，法蘭西，在海上，以及其他各方面的抵禦，却一天一天地加強起來。這種現象，實因德國潛艇政策的失敗，有以致之。

德國潛艇戰爭的失利 德國的潛艇，在一九一七年的上半年，擊沉了四，〇〇〇，〇〇〇噸的協約國船舶。可是到了後來，因為不列顛和合衆國兩國，時時提防，協約方面所受潛艇的損失，也漸漸減少。及至一九一七年下半年，德意志的潛艇，僅擊沉了二，二五〇，〇〇〇噸的協約國船隻。到了一九一八年的上半年，僅減至二，〇〇〇，〇〇〇噸而已。在那時，船舶的建造，在合衆國和不列顛，都有積極的增加；所以，截至一九一八

年爲止，造成而下水的商船，其噸位總數，遠超出德國潛艇所能擊沉者之上。

英吉利的得救 這樣，英吉利既不致受困，更不致有飢餓之虞；它的海上交通，也未嘗爲德國海軍所隔絕。反之，它却隨時隨地，可以加緊對德的經濟封鎖，并可和合衆國合作，絡繹不絕地，輸送軍隊和軍需，到法境的前線，和其他協約國的陣地去。

各國紛紛加入協約國方面 因爲德國潛艇戰的殘暴，蠻橫，以及英美二國軍威的日振，有好幾個國家，都先後於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一八年之間，加入協約國。古巴 (Cuba) 和巴拿馬 (Panama) 很迅速地，步了合衆國的後塵，也加入大戰。在同年，——只是略後一些，——希臘，暹羅，來比利亞 (Liberia) 大中華民國，和巴西 (Brazil) 也先後對德宣戰了。到了一九一八年，瓜退馬拉 (Guatemala) 卡斯塔力加 (Costa Rica) 尼加拉瓜 (Nicaragua) 海地 (Haiti) 和洪都拉斯 (Honduras) 也接踵而起。降及一九一八年，總計起來，在全世界有統治權的國家中，差不多有半數以上，(包括幾個最富和人口最多的國家在內)，都結合在一個聯盟之內，共同反抗德意志，奧地利，匈牙利，布加利亞，和土耳其組織的『中歐聯邦』。

美國運輸的成功 除了德國潛艇戰略失敗之外，協約國在一九一七至一九一八年間，另有兩種有利的事。第一件有利的事，是美國軍隊，經過迅速的訓練之後，飛快透過大西洋，運到歐洲方面去。在一九一八年七月，有一，○○○，○○○精壯美兵，開到法境，準備加入戰爭，向德國反攻。

協約國『戰時政府』的增強 第二件有利的事，是協約國『戰時政府』的增強，和它們的軍事行動的統一。在大戰剛起的數年，協約諸國的關係，不能協力共濟，他們的措置，常有失當之處。即在協約各國的將領間，

也很明顯地，缺乏合作的精神。在一九一六年十二月，大衛·勞合·喬治 (David Lloyd George) 氏，受任大不列顛帝國的首相，並且藉着保守黨，自由黨和工黨所組織成的聯合內閣的助力，對國內灌注了新的毅力和新的決心。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喬治克萊蒙沙 (George Clemenceau) 受任法國國務總理，(法人稱克萊蒙沙爲「老虎總理」)而費托里亞奧蘭多 (Vittorio Orlando) 也做了意大利的首相。這二人，都是極有才幹的國家棟樑，並且也是很熱心的愛國者。他們撲滅了「認敗主義」的狂焰，神清氣爽地，從事於戰局的推展。在合衆國，則有一名聞遐邇更兼長於口才的威爾遜總統，再三申述協約國的理想和主張，且極忠誠地，極高興地和奧蘭多克萊蒙沙，勞合喬治合作。

協約國軍事指揮上的統一 在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協約國最高軍事會議，正式成立，以便調協法，英，意，美的軍事行動；及至一九一八年三月，協約諸國，準備在德國西線，作最後一次的進攻，它們都同意，把它們的全部軍隊，付託一個人，全權指揮。

福煦上將 (Marshal Ferdinand Foch) 福煦上將——一個短小精悍，白髮鬢鬢，雙目深陷的六十五歲的法國宿將——是當時軍事上最好的將材，所以他就被選爲聯軍統帥，擔當全權指揮的重任。隸屬福煦統帥麾下者，有法國貝當上將，及其所統帶的法軍，英國海格上將 (Field Marshal Haig) 及其所統帶的英軍，意國地亞士大將 (General Diaz) 及其所統帶的意軍，和美國潘興大將 (General John J. Pershing) 及其所統帶的美軍。惟其如此，在大戰的第四個年頭，協約諸國，才能達到單純的目標，和統一的指揮。

第二次馬恩河之戰 (一九一八年七月) 福煦統帥既就職後，即用無懈可擊的智慧，任憑德國軍隊，於

一九一八年，勞師攻襲西線，但皆無所取獲。德軍接一連二地猛擊聯軍，勇則勇矣，但其結果，不過徒勞士卒，並無顯著的進展。到了六月，當德軍企圖渡過在沙托退里（Château-Thierry）和埃培爾納（Ternay）二處中間的馬恩河時，福煦上將，下令美國的生力軍，去到前線，接應久露沙場的英法軍隊，共同作戰。這一次，雙方軍隊，又在馬恩河大戰，（一九一八年七月），這場血戰的結果，是協約國獲了勝利。不但德意志的進展，至此為止，而且美聯軍，竟能克復沙托退里，逼着敵軍，向北渡恩河而退。

在德意志方面，其於一九一八年第二次馬恩河戰爭中所受的損失，較諸一九一四年第一次馬恩河大戰中所受的損失，更為巨大，更為加劇。在一九一四年，德人靠了優越的軍械，和無盡藏的給養，可以在恩河的高岸上，用戰壕來掩護自己，且能於法比境內，保持戰線，不至受到攻擊。但是到了一九一八年，他們已放盡了他們所有的子彈，他們遭遇了慘痛的損失，並且再沒有補充物，可以從俄國，或從別的地方，輸送過來。到底，他們比起協約國的聯軍來，在人數和設備方面，都是絕望地「望塵莫及」了。

聯軍繼續在西線奏功。當聯軍驅逐德意志軍隊退出恩河之時，他們鼓着戰勝的勇氣，還是向東追迫着。他們很殘酷地，攻着德軍陣線。一邊，英法聯軍，克服聖嬰廷（St. Quentin），喀姆布雷（Cambrai），及立里（Tille），同時，法美聯軍，更從聖米海爾（St. Mihiel），在維丹之南，北沿謬司河（Meuse River），掃清德軍陣地。降及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德國軍隊，差不多已從法國境內，完全退去，且又退出了比國的大部份。

巴利斯坦和美索巴達米亞的情形，可是協約國的勝利，並不限於西線。大致在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左右，一支不列顛遠征隊，在阿倫培將軍（General Allenby）的統帶之下，已從埃及方面出發，和一隊從海耶士來

的阿刺伯兵，互相會合，打敗在巴力斯坦的土耳其人，攻克了耶路撒冷城。一九一八年，阿刺伯和不列顛的軍隊，『竿頭日進』地，向北推展，得了大馬斯噶（Damascus）和阿蘭頗（Aleppo）。同時，又有一支不列顛軍隊，在美索巴達米亞境內，自巴格達（Bagdad）城，溯底格里司河（Tigris）而進。到一九一八年十月，土耳其人已經失掉了所有的美索巴達米亞，阿刺伯，巴力斯坦，和敘利亞（Syria）。

寫其頓（Macedonia）方面的情形。一九一八年九月，梭倫尼加（Salonica）方面的協約國聯軍，藉塞爾維亞，希臘，和意大利，法蘭西，不列顛各方面的援助，覆壓了保加利亞軍，克復了塞爾維亞，阿爾巴尼亞和蒙特尼格羅。

奧地利，匈牙利的傾頹。同時，奧地利，匈牙利帝國，突然傾頹了。捷克斯拉夫人，波蘭人，及南斯拉夫人，先後起了叛亂，要求獨立。聯軍假道塞爾維亞，向南面進發，侵入匈牙利。羅馬尼亞也重行加入戰局，使奧地利，匈牙利，有東顧之憂。同時，又有意大利人，在皮阿味河一帶，驅退奧地利軍，並向奧軍層層進迫，直到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初旬，意軍佔據特稜特（Trent）和利雅斯德（Trieste）爲止。

中歐聯邦的瓦解。條頓族的『中歐聯邦』，現在已經土崩瓦解了。它的軍隊，戰敗而至潰散；它的將領，已不爲士卒所信仰；它的專制君王和握政大臣，已經心膽俱裂；它的人民，到處喧嚷着休戰。

保加利亞，它是最後加入條頓族的一個國家，同時，也是最先和聯邦脫離關係的國家。它於一九一八年九月三十日，無條件地，歸順協約國。一月之後，土耳其和奧地利，匈牙利，也相繼乞和了。

休戰（Armistice）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協約國和德意志之間，簽訂了休戰書。聯軍佔有萊茵河

左岸的全部土地；法蘭西取有亞爾薩斯洛林，同時，馬因斯（Mainz）城，亦在它的管轄之下；美軍駐紮科不林士（Coblenz）地方，不列顛軍屯駐在科倫（Cologne）。德意志把所有的戰艦，潛艇，以及一切機關車，運輸汽車，和鐵路上的列車，一古腦兒，全數繳納於協約國。條頓族的大聯邦，是打碎了，瓦解了。德意志，奧地利，匈牙利，保加利亞，和土耳其，都被解除武裝，匍伏於奏凱的協約國的脚下。

威爾遜總統的『十四原則』（The Fourteen Points）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德意志簽訂了休戰書，一般的人，早知這最後的和平解決，必將根據美國威爾遜總統於一九一八年正月所提出的『十四原則』，那是算爲協約國作戰的目標的。那『十四原則』就是（1）禁止秘密外交；（2）主張海上航行的自由；（3）撤除經濟的壁壘；（4）減縮國防軍備；（5）公正的調協殖民地的要求；（6）德軍自俄羅斯撤退；（7）交還比利時；（8）將亞爾薩斯洛林，壁還與法國；（9）完成意大利的統一；（10）實施『自決』權於奧地利，匈牙利的民衆；（11）實施『自決』權於巴爾幹半島諸國；（12）實施『自決』權於土耳其民衆；（13）允准波蘭的獨立；（14）國際聯盟的設立。

巴黎和會（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一九年）根據這著名的『十四原則』和平會議，就於一九一九年正月十八日，（那日正是德意志帝國第四十八年的國慶日），在法京巴黎開會。猶憶一八七一年時，霍亨索倫王族的普魯士王，於戰勝法國之後，曾昂然鶴立於法國凡爾賽鏡殿，並於驍將林立的歡呼聲中，加上『德意志皇帝』的尊號。現在，——一九一九年，德國經大敗之後，協約國的執政者和將領，却在巴黎會議，遂使俾士麥及霍亨索倫皇帝的雄圖，與流水俱逝。這是如何的一個對比！

巴黎和會是一個盛大的會議，在這個會議中，協約國的政治，軍事，外交領袖，無不聯袂俱來，真所謂『羣

英畢至，衆材咸集了，內中包括法國的「老虎總理」克萊蒙沙氏，運籌制勝的聯軍統帥福煦上將，大戰最後二年中的重要人物美國威爾遜總統，英國的「智多星」勞合喬治首相，意國的足智多謀的首相奧蘭多氏，現代希臘的最大政治家委尼瑞羅（Venizelos）氏；和許多其他要人。總計起來，共有七十個正式代表，代表三十二個國家；此外尚有許多非正式出席的專家——內中有大學教授，地理學家，財政家，和秘書。這個會議，在「四大巨頭」克萊蒙沙，勞合喬治，威爾遜，和奧蘭多的宰制之下；這四大巨頭，分別代表着協約的四大強國，即法蘭西，英吉利，合衆國，和意大利。這四大巨頭，費了好幾月功夫，方纔能夠對於德國及其聯盟國的解決辦法，達到相互的同意；歐戰和約，直到最後簽字的時候，並未能完全依照威爾遜總統的「十四原則」。

最後的和約 協約國和德意志中間的和約，終於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在凡爾賽鏡殿簽字了。此後，協約國復與下列各國，簽訂條約：在聖澤門（St. Germain），與奧國（一九一九年九月十日）簽訂條約；在涅宜（Neuilly），和布加利亞（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簽訂條約；在特拉農（Trianon），和匈牙利（一九二〇年六月四日）簽訂條約；在賽佛爾斯（Sèvres），和土耳其（一九二〇年八月十日）簽訂條約。這許多條約，連同協約國中間所訂的其他條約，併合成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〇年的「巴黎和議」（The Peace of Paris）。

巴黎和議，銘刻着大戰的終了，並且把歐洲的地圖，重新改造了一下。德意志帝國的殖民地，受到瓜分的處分，而一個新的「世界組織」（即國際聯盟），却因之而產生。這次和議，把世界引導到一個新的「歷史上的時代」，而這國際聯盟的主要條款，則在下章內，我們可以細細研究。

第六節 戰後歐洲的蕭條

罹此浩劫的國家的總數 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九年的大戰，其範圍波及之廣，遠非歷史上任何其他戰爭，所得望其項背。有十六個正式國家——即德意志、奧地利、匈牙利、俄羅斯、法蘭西、不列顛帝國、意大利、合衆國、日本、比利時、土耳其、塞爾維亞、蒙特尼格羅、布加利亞、羅馬尼亞、希臘、葡萄牙——連同三個因大戰而產生的新與國家：波蘭、捷克斯拉夫、海耶士。這些國家，把它們的武力，造成這次大戰，——一邊有十五國，一邊有四國。另有十一個國家，也正式參加戰爭，但在戰局中，沒有十分活躍，那就是巴西、中國、卡史塔力加（Costa Rica）、古巴、瓜退馬拉（Guatemala）、海地（Haiti）、洪都拉斯（Honduras）、利比亞（Liberia）、尼加拉瓜（Nicaragua）、巴拿馬和暹羅。全地球上，只有十四獨立國家，始終保守中立，那些也不過是比較又小又不重要的國家罷了。所有的國家，無論是中立的，或是參戰的，都劇烈地受到大戰的影響。

人口的損失 協約國方面，差不多有四千萬人，全體武裝；條頓同盟國方面，也有二千萬人，從事於作戰；故其總數，幾乎有六千萬。在這驚人的人數中，至少有一千萬人，喪失了性命，並有二千萬人上下，受了重傷。這些死傷的兵士，大半都是年富力強，最能幹，最健全，最有精神，最有希望的份子。此外，還有幾百萬的平民，因受饑饉和兵禍而死於溝壑。尤其可怕的，全世界的生育率（birth-rate），也因之而有極顯著的衰落。

經濟上的損失 因為戰爭需要鉅額的費用，所以交戰各國，都發行公債，其額數之大，簡直似恆河之沙，不可勝數。每一國家，靠着出賣戰時公債（war-bonds），從國民身上，吸收鉅額借款。協約國方面，並向合衆國借

貸了近乎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洋的借款。一方面，公債的數目，很迅速地增加上去，另一方面，世上財富的生產，却激減下去，因為在這四年多的戰爭中，歐洲列強，把它幾百萬從事於生產工作的人，驅諸戰場，使服役，或使之工作於兵工廠，所以到處發現生產銳減，經濟衰落的現象。各處的生活程度，因此增高，而有許多國家，竟至瀕於破產，而其人民，亦多陷於貧困交迫之境。

在戰爭的數年中，經濟上所受的重創，到戰後的許多年中，仍是可怕地淌着膿血。商業的恢復，非常遲緩，且多限於局部。戰爭之中，財產的損失，至為可驚——尤其在比利時，法蘭西北部，波蘭，和海上。大戰以後，種種破壞，亟待重行建設，重行修理，而戰時債款的利息，又亟須付償。各國政府，對於平均預算一層，都遇到極大的困難；他們儘管繼續徵收重稅，但是費用浩繁，應付之數，遠超過收入總數之上。在俄羅斯，奧地利，德意志，波蘭和幾個別的國家，政府曾嘗試着源源不絕的紙幣發行政策，用以償付債券，結果，它們的流通紙幣，變成不值一文，物價因而騰貴，平民的痛苦，無限增加上去。除此而外，大多數因戰爭而產生的新興國，都設立海關，對進口貨物，抽以重稅，而戰後國際間商業的復原，亦因之受了阻礙。

經濟重建的問題，久因償付賠款（reparations）的問題，而受到掣肘。據凡爾賽和約的規定，德國應將一筆鉅款，付給協約國，作為津貼或賠償無辜平民所受身體上及財產上的損害以及撫卹聯軍軍士之用。德意志於一九一九年應付若干，並無一定，但在一九二〇年，則應儘其所有，照付清楚。到一九二一年，協約國決定一個五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圓的數目，作為德國應付賠款的總額。但是，德意志政府，明白宣稱，它在實際上，差不多已經破產，斷乎付不出這樣大的數目。談判和爭執，不但在德意志和協約國之間，不絕地接踵而起；

即在協約國內部，也時有意見上的紛歧：法蘭西堅持要德國如數照賠，但英國，却表示有磋商的餘地。在一九二三年，法國佔據了萊茵河東面魯爾流域（The Ruhr Valley）內價值連城的煤礦區域，以爲要挾，逼德國付給賠款。在一九二四年，由道威斯將軍（General Dawes）作爲領袖的專家委員會，提出一個新的計劃，照這計劃的規定，德國應在起初四年之後，把它的鐵路和工業抵押出去，而每年付出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圓的三分之二。這個計劃，居然被採納了，於是法國也允許把它的軍隊，撤退魯爾。

第二十六章 世界的改組和中歐的民主化

第一節 新地圖

德意志的割讓 巴黎和會，影響到大部份歐洲國家，羣以民族獨立，作爲原則，重新劃分疆土。德意志境內，所有「非日耳曼族的省份」，皆被割去。它於一八七一年從法國奪來的亞爾薩斯與洛林兩省，交還了法蘭西；又於一八六四年從丹麥奪來的北希利史惠（Northern Schleswig）亦歸還了丹麥。普魯士的波蘭區，——就是巴遜（Posen），西普魯士的大部份，和上西利西亞（Upper Silesia）——一概割歸新興的波蘭民國。但澤（Danzig）成了一個『國際自由城』，但是在這城內，波蘭得享特殊的商業權利，因爲波蘭除此之外，並無其他的海口了。此外，德國還失掉在它西境的二個小地方，那就是歐本（Eupen）和馬耳美地（Malmédy），那是割與比利時的。還有，協約國方面，又奪了德國東普魯士邊境的默麥耳（Memel），打算把這地域，給與立陶宛。

奧地利匈牙利的分裂 奧地利匈牙利的『二君政體』不復存在，全國疆土亦爲國內幾個不同的民族分領得去。奧地利和匈牙利變成在多腦河上分時的小國；奧地利境內，完全住着日耳曼人，而匈牙利境內，則住着匈牙利人，或稱麥迪亞人（Magyars）。捷克斯拉夫族諸省，包括巴海米（Bohemia），摩拉維（Moravia），和匈牙利的西北部，都割與新興的捷克斯拉夫獨立國；加利西亞省（Galicia），交給了波蘭；德蘭斯斐尼亞（Transylvania）省，和幾個鄰縣，割與羅馬尼亞；特稜特（Trent），德利雅斯德（Trieste），亞得利亞的海北端一條狹地，即意史脫利亞（Istria），外加在亞得利亞的海的幾個島嶼，割讓給意大利。南斯拉夫族的斯洛文尼亞（Slovenia），克洛第亞史拉達尼亞（Croatia-Slavonia），達爾馬弟亞（Dalmatia），巴斯尼亞（Bosnia），漢士哥維那（Herzegovina）都和塞爾維亞合併，造成一個王國，普通稱爲南斯拉夫國（Yugoslavia）。

奧托曼帝國的瓜分 巴黎和會，又規定了奧托曼帝國的分割。土耳其屬的埃及國，和阿剌伯族的海耶士國，都變成獨立國，受英國的保護。亞美尼亞（Armenia）得到了獨立，但對國防，無人給與相當助力；結果，大部份亞美尼亞，在實際上，依舊被土耳其人佔據着。巴力斯坦變成受英國監察的一個獨立國，曾有一種計劃，要把巴力斯坦，作爲猶太人的『民族家鄉』，而使猶太的民族主義者，得因此而造成一猶太國。敘利亞（Syria）的政治，須受法蘭西人的管理，法人已在那裏，建築幾條鐵路，設立若干基督教會。美索不達米亞和它那價值鉅大的石油，給與大不列顛，改名爲伊拉克（Iraq），並有一個在英國管轄之下的阿剌伯人，出來做王。

至於以外的規定，有下列數項：希臘應當取得色雷斯（Thrace）和士麥拿（Smyrna），所有土耳其人在達尼爾（Dardanelles）和博斯福魯（Bosphorus）海峽所築的砲台，應該一律拆除。但是，這些計劃，受土耳其國

民黨的反對，有凱末爾（Kemal Pasha）者，乃土耳其國民黨的領袖，曾於小亞細亞地方，建立個民主政府，以資反抗。當英國反對凱末爾的時候，法蘭西和意大利，却和他親善，於是凱末爾就利用這三強國意見上的紛歧，把希臘人趕出士麥拿。他又爭回君士坦丁堡和色雷斯，廢黜了蘇丹，並要求修改和約。因此，於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三年，在洛桑（Lausanne）地方，開了一個國際會議，訂成新的條約，允許土耳其人，保有士麥拿和東色雷斯。

俄羅斯帝國的損失 俄羅斯雖然不是巴黎和會中的分子，但在歐洲地方，失去廣大的領土。它的波蘭省，和普魯士，奧地利的波蘭省，兩相合併，重新組成獨立新國，即波蘭國。芬蘭，愛沙尼亞，立塔維亞，和立陶宛，也都離俄獨立。它的比薩拉比亞（Bessarabia），被羅馬尼亞國，兼併了去。烏克蘭尼亞（即小俄羅斯）在基夫（Kiev）地方，自己建立一個半獨立政府；同時，有許多相彷彿的共和國，在高加索地方，成立起來。

東部和中部歐洲的民族國家 這樣，一方面，有俄羅斯，土耳其，匈牙利，和德意志的失敗和分裂，同時，却有東部和中部歐洲地圖的更改。德意志變成一個嚴格的民族國；俄羅斯，匈牙利及土耳其，亦皆如此。意大利從奧地利手中，割得許多土地，完成了它那民族的統一。羅馬尼亞國，則自俄羅斯，匈牙利二國，割得土地，完成民族的統一。塞爾維亞併吞蒙特尼格羅，和幾個奧地利，匈牙利的省分，組成一南斯拉夫國。波蘭也重新興起，成爲一個自由和獨立的民族國，並恢復了它於十八世紀被俄羅斯，普魯士，和奧地利強奪過去的領土的大部份。

民族的自決 一九一九至一九二〇年的巴黎和約，把一八一五年的維也納條約（Treaties of Vienna）所未能承認的民族自決權，重復加以承認。在幾個多爭執的區域內，都實行「民選」制度，即「民衆總投票」制，以決定人民的志願，並根據他們的志願，或歸附於此國，或歸附於彼國。差不多所有的新興國，都須一律承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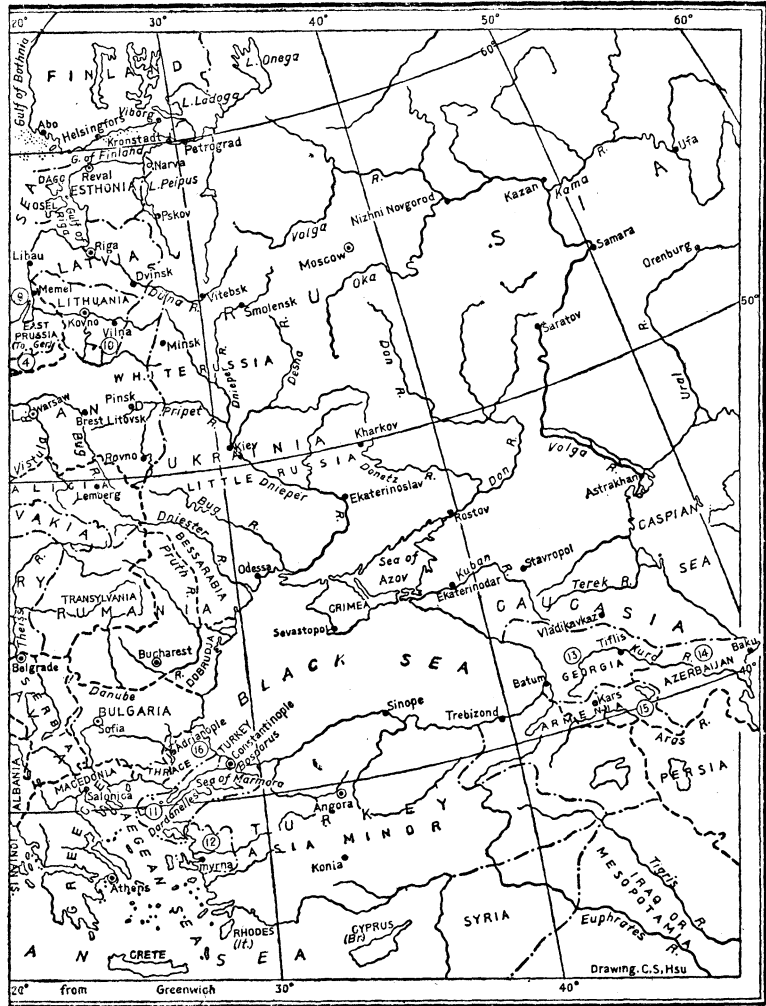


圖 〇 五 第

擔保猶太人和其他『少數種族』(racial minorities)的信教自由和政治平等。至少，歐洲的戰敗國，在那時候，必得按照民族自決的原則，把它們的領土，重復加以劃分了。

戰勝國的所得 當東部和中部歐洲的民族，從大戰內，獲得統一和獨立的時候，西歐的戰勝諸國，正在無限制地鞏固它們的地位，擴張它們的勢力；它們用盡方法，把德意志，降到第二等強國的地位，使它喪失元氣，無論在工業和商業上，都不得和它們互相競爭，互相角逐。它們把德意志所有的殖民地，蠶食鯨吞，各飽私囊；又把德意志的海軍，全部沒收，即其商船，亦有一大部份，為列強所僭奪；可是它們對於此點，意猶未足，還要強迫德國，廢除強制的軍事訓練，拆毀軍械製造廠，更要強迫德國，承認並允付價值幾千兆金圓的煤額和現款。此外，德國方面，還要允許協約國的軍隊，得占據萊茵河左岸，直至一日，德國能清償它的戰債為止。德意志所希冀而未得到的『世界霸權』，却被協約國得去了，——尤其是大不列顛和法蘭西兩國。

(1)大不列顛 從巴黎和會中，大不列顛，如鯤化鵬搏，一變而為擁有世界上最大的海軍，最大的殖民地，和最大的工業的國家。因為它已經把它最近的敵人——德意志，完全打倒，像以前它曾戰勝西班牙，荷蘭，和法蘭西一樣。在亞洲方面，它於海耶士，建立一個『假面目』的保護國；在波斯，它又擴充它的『勢力範圍』；在巴力斯坦和美索巴達米亞，它僭握了政柄。至於非洲方面，它在埃及，竭力伸張它的威權；又和法國，均分了德屬殖民地多哥蘭(Togoland)，和喀麥蘭(Kamerun)，並把德屬西南非洲，併入南非洲的不列顛屬聯邦。它又併吞了大部份的德屬東非洲，據為己有。在太平洋方面，它把赤道以南的德屬羣島，分給紐西蘭，澳大利亞，和它自己，而前二者，又是它的聯邦國，故即等於分給它自己。

(2)法蘭西 法蘭西也因德國的屈伏而欣喜萬狀。法蘭西在歐洲，不但獲得亞爾薩斯和洛林的主權，並且佔有那偏小的但價值連城的薩爾河 (Sarre River) 流域的煤礦，這煤礦，以前是屬於德國的。依據和約，那住有七〇〇，〇〇〇德國人的薩爾河流域，在十五年內，要被國際聯盟會所派任的委員會所管理。至於該地的煤礦，則絕對歸法國所有。十五年後，就地居民，將舉行總投票，以決定該土之誰屬——或併入法國，或歸回德國，或仍由國際委員會，全權管理。除歐洲方面的所得外，它又得到敘利亞的管理權，以及喀麥倫 (Kamerun) 和多哥蘭 (Togoland) 的大部份的政權。它藉着巨大的常備軍，和波蘭，捷克斯拉夫兩國，締結同盟，它在巴黎和會之後，確已一變而為歐陸的最大陸軍國了。

(3)意大利 我們已經知道，自從歐戰以後，意大利已完成了它那民族國家的統一；它的非洲殖民地，即利比亞，或稱的黎波里，和索馬利蘭，亦皆大加擴張了。它又圖霸亞得利亞的海，即此一種企圖，遂使它變成希臘和南斯拉夫的對敵。

(4)日本 日本在遠東方面，激增了它的權勢和國威。它把德意志屬太平洋赤道以北的羣島，全數佔據，並且不顧中華民國的抗議，強佔德國向中國租借的膠州灣（即青島）以及德意志在中國所享受的經濟權利。照事實而論，日本之所以能收『漁翁之利』者，不僅因為德意志的慘敗，同時，亦肇因於中國的積弱，和俄羅斯的傾頹。

(5)北美合衆國 在戰勝的列強中，僅有合衆國，不會在大戰或巴黎和會中，獲得或要求獲得領土。

第二節 國際聯盟的形式

在較早一章內，我們已經看到，拿破崙的事業，（從一七九六年到一八一四年），如何引起羣衆對於戰爭的慘怖和驚恐；又看到俄皇亞力山大，如何利用時機，把歐洲的神授特權的君主，聯合於『神聖同盟』之中，以維持世界的和平。這個『神聖同盟』，到底臻於失敗；考其所以失敗者，則因它是一個專制者的聯合，違反了羣衆對於民族主義和民主主義的熱望。

羣衆對於國際聯盟的熱望 這次大戰，（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九年），比之一世紀以前的拿破崙戰爭，它那慘酷情形，不知高過幾位，因之，羣衆對於戰爭的反感，較諸從前，更爲加劇。因了一九一七年俄羅斯專制政體的崩潰，和一九一八年德意志專制國的失敗，一切障礙，似乎都已掃除，民主國家的聯盟會，似可毫無障礙地設立起來了。

一九一九年，協約諸國，準備完成一世界組織。他們承認，在大戰中，他們之所以告捷者，完全由於合作——由於每一協約國內各政黨和各階級的合作，由於整個協約國國際間的政治上經濟上和軍事上的合作。他們也承認，要保持這一次勝利的結果，要保障巴黎和約的內容，那就非靠相互間的繼續合作不可。此外，他們曾昭示國民，這次大戰，乃是『結束戰爭的戰爭』（A War to end War）並且，在協約國方面，最流利的演說家——就是那個在協約國最困難時，給與他們以決勝的援助的國家的總統，（即美國威爾遜總統），又極澈底地，努力於『利用民主的國際聯盟會，以防止將來國際間的戰爭』的觀念。威爾遜總統的願望，是大戰對合衆國，在能保證和平，非在擴充疆土。

威爾遜（Woodrow Wilson）力倡聯盟會 在一九一六年，威爾遜於接受合衆國連任總統之時，曾宣言

說：『世界上的國家，應聯合起來，共同擔保一件事；這件事就是：遇有任何足以滋擾世界生活的事，應於此事實施之前，先在世界的公意法庭內，受到處理。』在一九一七年，他於鼓吹對德宣戰時，又主張說：『我們將要爲了那些常縈繞於我們胸際的事而戰：——爲了德謨克拉西，爲了那在本國政府內，得不到政權，因而屈於權威之下的人們，爲了弱小民族的權利和自由，爲了一個由自由的民衆，合作而成，可使萬國的和平與安全，得以實現，而此世界的本身，也得臻於自由的「公理的最高權威」，爲了這許多事情而戰。』在一九一八年，他於國會內演說，他提出他那有名的『十四原則』，內中有一點，即說：『一個國際的總協會，必須要在特殊的規約之下，組織起來，以便互相擔保任一國家，——不論其爲大國，或爲小國，——的政治上的獨立，和領土上的完整。』

一九一九年所通過的國聯會章 在一九一九年，威爾遜總統，其所以到歐洲去，並且很活動地，加入巴黎和會，考其本意，就在組織起如此一個國際協會。他竟如願以償，自己動手，起草了一大部份的國聯憲章，——這憲章，就稱爲『國聯會章』(Covenant)，載入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〇年的主要和平條約內。

(一) 國際聯盟的會員和組織 依據國聯會章，國際聯盟會，應包括世界所有文明國家在內，唯獨德意志、奧地利、匈牙利、保加利亞、土耳其、俄羅斯、墨西哥、和卡史塔力加(Costa Rica)除外。(當然，此所謂除外，亦只是暫時的事) 在將來，任何國家，或附屬地，或殖民地，都可取得會員資格，只要有三分之二的會員國的通過。而且任何會員國，假使它已盡了它於國際間應盡的義務，那它可於二年之前，預先通告，退出國際聯盟會。聯盟的機關，計分：(1) 永久祕書處 (Secretariat)，其辦公處，設在瑞士的日內瓦；(2) 大會 (Assembly)，爲各會員國代表所組成，(每一會員國，得有一票的投票權，但其出席代表，不得過三人)，在一定的期間內召集；(3) 理事會

(Council) 由五大協約國，(即美，英，法，意，日) 的代表，連同大會選出的其他會員國的代表四人，(後改爲六人)，共同組成之。

(二)維持和平的計劃 在該聯會章中，規定各會員國，都同意於「相互尊重，相互保持各會員國的領土的完整，和現有的政治上的獨立。」還有，各會員國，互相允許，把爭執的事件，交諸國聯，請求仲裁，或請調查。並在裁判後的三個月內，不得互用戰爭手段，解決糾紛。會員國中，有以戰爭爲解決方法，而不顧會章之尊嚴者，那就應當褫奪它那和其他會員國互相往來的權利，遇到這種事件，國聯理事會，得對這侵略者，提出或種陸軍或海軍的行動。同樣，如非會員國家，對於國聯會員國，有任何戰爭或戰爭的威嚇，國聯理事會，亦應商籌對付辦法。

(三)國際聯盟與條約的關係 國聯會章，排除會員國間所訂的一切與會章有抵觸的條約，但亦明白承認「那些足以保持世界和平的國際信約，如仲裁條約，區域諒解，——如孟祿主義等，都依舊有效。且亦規定：在國聯成立以後，任何條約，皆應送至國聯祕書處，註冊入檔，印刷成帙，遇有不合施行或危害和平之處，國聯大會得勸告會員國，重行考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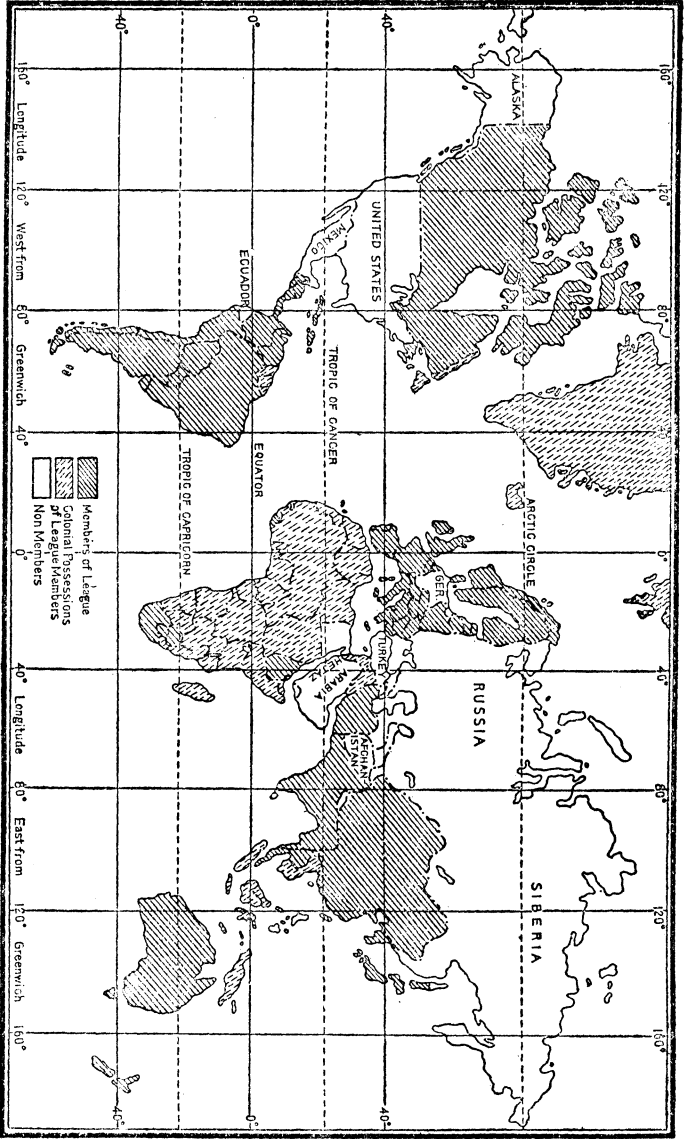
(四)國際聯盟的特殊責任 有數種特殊責任，皆付與國際聯盟。其一，國際區域的管理，——例如薩爾，達納耳，及但澤自由城，皆處於國聯監察之下。其二，凡國際署及國際委員會之已成立者，或在將來可以成立者，也皆屬於國聯的管轄之下。而且，凡屬分得德意志殖民地的強國，都被認爲國聯的「代管委員」(Mandatory)，這些國家，須按時報告管理這些土地的情形。此種「代管委員」制，亦用於自土耳其割出來的領土。遵此，大不列顛接到國聯頒給的「代管委任令」，着其管理巴力士坦，和美索不達米亞；法蘭西也得到敘里亞的「代管

委任令。

(五)國際聯盟與國際勞工組織 國聯除上項事務之外，還有權力，得研究並推薦以下諸事，給各會員國：那就是關於國際衛生的促進，軍備的減縮，及勞工法的制定等項。爲了勞工法的制定一事，國際勞工局，即在日內瓦成立了，並即召集一國際勞工會議，在和約內，訂定九條原則，作爲標準；對於這些原則，每一文明國家，都應努力實行：(一)不能視勞力爲商業上的貨品或物件；(二)雇員與雇主，得互相聯合；(三)工資之數，必須足以維持合理的生活標準；(四)每日工作八小時，每星期工作四十八小時；(五)每星期的休息，至少須有二十四小時；(六)廢除童工，擔保兒童的教育和他們的適當的生理上的發育；(七)男女工人之間，如工作相同，應付同樣的工資；(八)對於工人，連外國工人在內，應有公正的經濟待遇；(九)實施檢查制度，在這制度內，婦女也得參加。

(六)國際聯盟和軍縮 在巴黎條約內，只特別地，規定德意志，奧地利，匈牙利，保加利亞，和土耳其的軍備減縮，但國聯會章，却更進一步，把籌劃其他列強的軍縮之事，託付給國聯理事會。這個計劃，每十年須修改一次，但是一經採用之後，那末，除經國聯同意之外，是不得擅自更改的。

合衆國之反對國際聯盟 這個根據會章而設立的國際聯盟，全體協約諸國，都一致贊成，一致接受，但合衆國，却是一個例外。許多合衆國的民衆，對於國聯會章——有的爲這個理由，有的爲那個理由——羣起反對。有的人想，這國聯會章，有損合衆國統治權，而與合衆國憲法上所規定的權利，互相牴觸。另有一班人，非常憂慮，恐怕國際聯盟，會更進一步，把整個合衆國，捲入歐洲的政治漩渦裏去。還有別的人，對於巴黎和會，大爲失望，尤其對於英日兩國的讓步，他們最不甘心，他們不願合衆國方面，去保障不道德的和不公平的和平。又有些人，覺



盟 聯 國 之 年 五 二 九 一 圖 一 五 第

得威爾遜總統，太信任憧憬，太偏於浮誇；或則爲了他是合衆國民主黨的領袖，對於共和黨方面，不能充分婉讓，因此不願給予通融。結果，威爾遜總統，未能把國聯的需要，使美國上議院，完全信服，猶如他使歐洲列強信服一樣。等到他任滿退位之後，（一九二一年三月），繼起而執政的共和黨，分別和德意志奧地利，匈牙利，締結條約，但於國際聯盟，合衆國政府，始終不曾給予好感。

國際聯盟的成立 及至一九二〇年正月，國際聯盟會，就實地組織起來，立即開始履行各種任務。許多在大戰時嚴守着中立的國家，和以前的敵國，像奧地利，匈牙利，和保加利亞，都允許加入國際聯盟。所以國際聯盟，就有了五十個以上的會員國。但是這國際聯盟，却因合衆國的不曾參加，和德意志，俄羅斯的除外，感受了各種隔閡。有時候，這國際聯盟，實太受英法意三國的操縱了。但是，無論如何，國際聯盟會，代表了一個新的『世界組織』，並滿足了歐洲的普遍的慾望，即欲維護國家的權利，民治，和國際的和平的慾望。一個永久的國際法庭，由國聯一手經營，於一九二二年，正式成立。在這法庭上，國際間的爭執，可以請求審判。

華盛頓軍備會議 即如合衆國，雖不加入國際聯盟，却也很明瞭，倘若世界各國，都回到國際的騷擾，和軍備競爭的境地，像大戰前所發生的情形一樣，那是非常危險的事。因此，哈定總統（President Harding），在一九二一年，繼續威爾遜的事功，邀請不列顛，法蘭西，意大利和日本，派遣代表，出席軍備減縮會議。這個會議，通稱爲『軍備會議』，於一九二一年十一月起至一九二二年二月止，在美京華盛頓舉行。會議結果，確定三主要海軍國（即不列顛，美利堅，和日本）的海軍數目，大約爲五，五，三的比數。至於法蘭西和意大利，則決定其海軍比數爲一又四分之三。這個減縮會議，確實節省了幾千兆金元。更重要的是，它緩和了列強間的海軍競爭，以

及因此競爭而發生的戰事危險。在這會議裏，又經決定，在將來的戰爭內，不得再用毒氣，也不得再用潛水艇，去毀滅商船，像德國在大戰中所行的一樣。

還有，在這會議裏，又決定了數種關於遠東問題的重要條約。中國、葡萄牙、比利時、和荷蘭，都經允許，得參加關於這些問題的辯論，因為他們在遠東方面，都有特殊的利益關係。經過長時間的討論，日本始允將膠州灣，交還與中國，並將膠濟鐵路，償還給中國。這個盟約，至少在暫時，解決了嚴重的爭執，那就是日本自德國手中，奪了膠州灣和膠濟鐵路，却不肯交還給中國。

所有加入該次會議的列強，都同意於尊重中國的獨立，和門戶開放政策。換一句話說，它們應該停止去擄奪商埠，攫取『勢力範圍』，並其他在中國境內的特殊權益；反之，各國人民，應當有同等的自由，得和中國通商。末了，合衆國，不列顛，法蘭西，和日本，簽訂一個『四強條約』。在這『四強條約』中，互相同意於尊重太平洋上的各自佔有地；並且，倘於將來之時，有任何關於太平洋或遠東問題的劇烈爭執，可召集會議，另謀辦法。這一個『四強條約』，替代了當時所廢棄的『英日同盟條約』。所有這些盟約，它們的目標，只在用『合作和善意』，來替代列強間的敵意和仇視。且又緩和了戰爭的可能原因，又減輕了軍備的重擔。

羅加拿條約 (The Locarno Pact) 在歐洲，關於和平及軍縮的討論，仍復繼續着，卒至形成協約各國和德意志於一九二五年所開的羅加拿會議。在這會議裏，德意志，法蘭西，比利時，意大利，和不列顛的代表們，起草一個互相保障的條約，名爲『羅加拿條約』。這『羅加拿條約』，保障了凡爾賽和約內關於德國西境和萊茵河沿岸的『無武備地帶』的規定。尤其重要的是，德法比三國，將永不互相攻擊，或互相侵略，或互以兵戎相見。』

那就是說：德國方面，允許不施報復，不因亞爾薩斯洛林兩省，去攻擊法蘭西。假如德國破壞了這個允諾，不列顛和意大利，是要幫助法國的。反之，當法國攻擊德意志時，它們將幫助德國了。一言以蔽之，這個羅加拿條約，在西歐，把戰爭之事，視為非法，并且大大的鞏固了國際聯盟的地位；這條約，直到德國於一九二六年加入國聯之後，纔有『拘束』效力。此外，德意志和法蘭西，比利時，波蘭，捷克斯拉夫諸國，又訂了仲裁條約。法蘭西也和波蘭，捷克斯拉夫二國，鞏固了它們的『防衛同盟』。當所有這些條約，於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一日，在英京倫敦，正式簽字之時，各國人民，莫不皆大歡喜，他們相信，真正的和平，終於成立了。假如這樁事情，到了將來，能得證實，那末，此一九二五年的十二月一日，倒將成為現代史上最重要的紀念日了。

第三節 中歐民主政治的建立

另有一個大戰的結果，應當在這裏，特別提起，那就是：自此而後，全部中歐，都建立了政治上的民主政治。德意志在歐洲，失掉了它的殖民地，和廣大的領土；但是，它獲得了政治上的民主制度；奧地利匈牙利，是分裂了，可是，奧匈分裂之後，也各得了民主制度。

軍事的失敗推翻了德國的專制政府 霍亨索倫王室在普魯士和德意志境內所施行的專制政治，全靠軍隊的雄威和忠誠，作為維護。當一九一八年，德軍在馬恩河的第二次戰爭裏，顯出了致命的弱點，又在法比境內，不能保持原有的陣地時，國內人民，便公然表示，他們不但歡迎立刻休戰，且又贊成廢除專制，建立民治政體。這班人們，多為德國社會黨人，天主教黨人，和民主黨人。

德國的革命（一九一八至一九一九年）雖則德皇威廉第二，委任了一個民主黨員，即封於白騰的墨克昔密倫親王（Prince Maximilian of Baden），做德意志帝國的總理，雖則這位新總理，允許人民，施行民主政體，且和協約國開始談判，如何停止雙方的對敵行為，但這一切，均因為時過遲，而告失敗了。協約國方面，拒絕和一個專制政府，來開談判。德意志國內，一班怨望的羣衆，也不信任墨克昔密倫氏，能在威廉第二的專制淫威之下，實現真正的民治政體。同時，德國在戰場上的軍隊，苦於一次次的挫折，在極端的情形之下，有幾個師團，竟譁變起來了。海軍方面，亦復如此。當此之時，威廉第二，因於部下的叛離及潰敗，知危禍之來，迫近眉睫。不錯，在那時候，專制政體之在德國，已走到山盡水窮的末路了。

（一）威廉第二的出亡（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九日，即德國和協約國間簽訂休戰書的前兩天，——德皇威廉第二，和大事已去，離了國境，逃亡到荷蘭去。德國皇儲腓特立克威廉（Crown Prince Frederick William）和其他霍亨索倫皇室的人，也跟着他，回到荷蘭。幾天之內，巴威（Bavaria），符騰堡（Württemberg）和薩克遜（Saxony）的王爺們，或則退位，或遭廢黜了。

真是一件可怪的事，原來，德意志帝國和霍亨索倫皇室，僅有二代的運命，在威廉第一的統治之下，（一八七一年至一八八八年）這個帝國，靠俾士麥的『鐵血主義』，建立鴻基；可是到了威廉第二，這個帝國，又在大戰的鐵血中傾覆了。與於鐵血，亡於鐵血，黷武的結果，只是如此！

（二）共和政府的設立 因了威廉第二的出亡，一個差不多沒有流血的革命，居然在德意志境內，全部告成了。白騰的墨克昔密倫親王，把帝國總理的職守，移交給腓力特愛白（Friedrich Ebert），——一個從前的工

人和社會黨的煊赫的領袖——他便認可了休戰書；和德國年在二十歲以上的男女民衆，舉行國會的選舉。同時，普魯士、巴威，和其他日耳曼各省州，都設立了共和的省政府。

(二)在威馬(Weimar)的德國國會 一九一九年二月，在威馬地方，召集一個國會，這個國會，由社會黨人、天主教黨人和民主黨人所合作的多數黨，操縱大權，主持一切，它明白宣告：德國是「共和的帝國」；它又選舉愛白氏，做第一任大總統；又追認凡爾賽和約（一九一九年七月），並公佈民主的憲法（一九一九年八月）。在新憲法之下，凡屬德意志人民，在法律上，皆屬平等，一切「出身」「階級」及「信仰」上的特權，皆被廢除了。中央政府和省政府，根據民衆統治的宗旨，在形式上，表示其爲共和的，在精神上，表示其爲民主的。在國家的選舉和地方的選舉內，所有德意志的公民，都有選舉權，而且不問性別。對於投票，也辦理得很平等，很直接，很祕密。在這新德意志國內，任何法律，皆由代表人民的「民衆代表會」(Reichstag)和「各省代表會」(Reichsrat)全權決定，再由一個對「民衆代表會」負責的內閣來執行。德意志帝國的總統，每七年一任，由民衆推選，他的地位，和法國總統，互相彷彿。組成德意志帝國的十八省，在那時候，都變成民主化，並都採用共和憲法；就中普魯士省，於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完成了政治上的改革。

對於共和政府的反抗 如此一個德國新政府，在它產生的起初三年裏，經過了重大的試驗。它在一方面，因與協約諸國，簽訂喪權辱國的和約，遭受人民的厭惡，在另一方面，又須負擔改革全國經濟事務的責任。此外，它還要遏制國內的反動。在一方面，有反動的普魯士地主們，與德意志資本家們，互相攜手，組成「保守黨」，與「德意志人民黨」圖謀霍亨索倫皇室的復辟，和民治主義的削滅。在另一方面，左派的社會主義黨（即共產

黨) 遍地肆擾，不願和任何中等階級，相互妥協，並且贊成一個摹仿俄羅斯蘇維埃共和國的政治制度。

民衆的擁護共和政府 在這些極端派之間，共和政府走着中庸的道路，它有一個代表德意志真正大多數的社會黨，天主教黨，和民主黨合成的多數黨，作爲它的後盾，一面抵禦保皇黨的反動，一面抵禦社會黨的革命。在一九一九年，它用了民衆的名義，回復一八四九年的法蘭克福會議 (Frankfort Assembly) 所決定的「把德意志統一化及民主化的工作」俾士麥於一八六六年至一八七一年所建樹的事業，都付之流水了，反之，他所最厭恨的三個黨派，却終久得勢了。德意志起初是一民族國家，但到最後，終於變成民主化與共和化了。

奧地利匈牙利的二君專制國的革命 與德意志的政治革命，成一平行線的，乃是黑斯堡王室和查利皇帝境內所發生的政治的和民族的革命。在大戰期間，奧地利匈牙利境內的被壓迫民族，尤其是捷克斯拉夫族和南斯拉夫族，時時發生變叛，主張與奧匈分離，獨自建國。隨時所見的是國民的暴動和軍隊的譁變，真的，人民對於黑斯堡王室的忠心，在那時候，全然破產了。

(一) 科佛的宣言 (一九一七年) 一九一七年七月，南斯拉夫族的代表，發出一「科佛宣言」(Declaration of Corfu)，約定在大戰後，他們要和塞爾維亞及蒙特尼格羅，聯合起來，組成一獨立民主國。到了一九一八年四月，在意大利政府的保護之下，一個奧地利境內的「被壓迫的民族的聯席會議」在意京羅馬開會。參加此會議者，有羅馬尼亞人，波蘭人，南斯拉夫人，和捷克斯拉夫人。他們共同採取下列的決議：(一) 每一民族，各自宣告，各欲憑己之力，決定一己的國籍，一己的民族，和完全獨立的權利；(二) 每一民族，應該知道，奧地利匈牙利帝國，是德國霸權的工具，亦即它們於實現自由的發展和自治時的根本障礙物；(三) 這個聯席會議，共

同承認，對於公共的壓迫者，實有共同奮鬥的必要。

(2) 被壓迫民族的獨立 一九一八年十月，奧地利匈牙利軍隊所碰遇的最後的失敗，乃是促進黑斯堡帝國中的革命的預兆。捷克斯拉夫族，南斯拉夫族，和匈牙利人，差不多於同時期內，揭竿而起，廢黜查利皇帝，並且宣告他們的民族的獨立。南斯拉夫人，加入了民主的塞爾維亞王，而捷克斯拉夫及匈牙利人，都建立了共和國。

(三) 查利皇帝的逃亡 在奧地利本部的日耳曼人（集中在奧京維也納）覺得他們自己，沒有能力，可使國內叛離的民族，貼然就範，只得於一九一八年十一月，組織一個獨立的『日耳曼奧地利』國（German Austria），聊以自慰。查利皇帝，為別的民族所拋棄，同時，連他本國的日耳曼奧地利人，也不愛戴他，無法，只得避難到瑞士去，此後，經過二次復辟運動的失敗，查利皇帝，就被拘捕起來，送到馬地拉島（Madeira Islands）上去；在那裏，隔不數時，他就死去了。他是黑斯堡皇朝的末代皇帝；奧地利的黑斯堡皇室，也隨着普魯士的霍亨索倫皇室，跑下歐洲的政治舞台了。

奧地利及捷克斯拉夫的共和國政府 日耳曼奧地利，於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二日，改成了共和國，到一九二〇年，採取了像德國一樣的民主憲法。捷克斯拉夫共和國，也於一九二〇年，正式採行憲法。它的收容，完全摹仿第三次法蘭西共和國的憲法，但於投票一層，允許男女雙方，皆得其平。

波蘭的復興 波蘭的復興，乃是中歐政治變遷中的另一『界標』。波蘭於一七九五年時，為俄羅斯、普魯士，和奧地利諸國所瓜分，那時，波蘭是一個君主立憲國，自遭瓜分以後，波蘭人民，對於他們今後的獨立，和政治上的自由及民主，始終堅信，未嘗稍稍絕望。當一九一四年大戰爆發之時，他們發見自己，全處於不幸的境地內，

他們被強迫着，在壓迫者的對敵軍隊裏，自相殘殺；有些波蘭人，爲條頓族的二大強國作戰，別的波蘭人，却在俄羅斯一邊，與他們的同族人格殺，然而波蘭人在這危急的時候，產生了一個熱心專注而又富於幹才的領袖，那就是約瑟畢爾蘇特斯基將軍（General Joseph Pilsudski）。

他在大戰初起的三年（一九一四至一九一七年）內，策勵波蘭人，援助德奧二國。但當俄羅斯退出大戰的時候，（一九一七至一九一八年），這個波蘭領袖，就鼓勵他的國人，突然倒戈，助協約國作戰。雖則他自己，在那時候，已爲德意志人所監禁，但他的教訓，却爲他的國人所履行了。其結果，條頓二強國，終久潰敗，而一個統一的波蘭國，却從此產生了。這個新國的幅員，和意大利的國疆，相差不多，而其人口，則和法蘭西的人口，不相上下。

波蘭和波羅的海諸共和國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波蘭變成自由和獨立的共和國，共舉畢爾蘇特斯基將軍，做他們的總統。並於一九二一年，採行一具有普遍選舉的規定的憲法。與此波蘭的命運相似者，在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一九年間，所有從前從俄羅斯帝國中分割出來的獨立國，像芬蘭，愛沙尼亞，立塔維亞，立陶宛等，亦都成立民主共和政府了。

民主政治的流播 總而言之，在大戰的結果中，最可注意的，乃是一個貫澈東歐和中歐的驚人的政治革命。專制政體，在俄羅斯，在德意志，和在奧地利匈牙利，相繼被推翻了，並且，這些驕橫的羅門諾夫皇族，霍亨索倫皇族，和黑斯堡皇族，都失了皇位；反之，澈底的民主政治，（大半都有女子投票權的規定的民主政治），却在日耳曼族的國家，（包括奧地利在內），和新興的斯拉夫族的國家，（包括波蘭，捷克斯拉夫，南斯拉夫，和立陶宛在內），都設立起來了。同樣地，在波羅的海諸國內，在芬蘭，在羅馬尼亞，亦有民主政治的建立了。

共和主義的滋長，多數中歐國家，都變成了共和國。自此以後，非但美洲新大陸，都變了共和化，便是在歐洲，也由民主的共和政體，占了優勢。就是那些在名義上，依舊行着帝制的，在實際上，也大半民主化了。神聖的君權，終於滅亡了；除在日本以外，民主的政治，終於到處奏凱了。

第二十七章 俄羅斯鮑爾希維克主義的代替專制政治

第一節 專制的顛覆

專制的顛覆 大戰的結果，致使所有中歐和東歐的專制政體，皆歸消滅。但在中歐方面，專制消滅之後，就有民主政治，取代其位，但在東歐（即俄羅斯），却有鮑爾希維克主義，隨而產生。鮑爾希維克主義的興起，和它在俄國方面的風行，實構成了大戰後最特殊的結果之一。

大戰前俄皇的政策 在較早的一章內，我們已經說過，整個的十九世紀，直到一九一四年大戰爆發之際，俄國的皇帝，如何力求貫徹他那三項政策：(1)藉戰爭和征服二者，用以擴張俄羅斯帝國的版圖；(2)實行俄化政策於被壓迫的民族內；(3)維持並鞏固社會上的貴族制度及政治上的專制制度。同樣地，我們也已說過，在一九一四年之前，反抗俄皇政策的勢力，如何在五個民衆的分子中，逐漸地發展着：(a)有被征服的民族和猶太人，反對俄國的同化；(b)有智識階級中人，就是大學教授，著作家等，都主張個人的自由，和急進的政治改革；(c)有資本家和中產階級，希望立憲政府和溫和的政治改革；(d)有農人階級，需要更多的土地；(e)有都市的工人，傾向於社

會主義。最後，我們更說過，當一九〇四年至一九〇五年日俄開戰，俄軍失利，俄皇政府大受困苦的時候，這五種分子，就從事於革命和煽動的行為。

一九〇五至一九〇六年的俄國革命，表明革命時機，尙未成熟：那革命的軍隊，缺少有能力的領袖，並且不能團結一起。他們在國外戰事結束之後，就被俄皇壓服下去，當時所留下的唯一紀念物，只是那個「多馬」(Duma)——那個有名無實的國會。它所代表的，只是一種由限制的選舉權下推選出來而為俄皇的專制政府所操縱的一個組織罷了。

俄羅斯的政黨 但在一九一四年之前，「多馬」的內部和周圍，產生了三個急進的政黨，它們都代表着對於專制政治的反動，那三個政黨，即為(1)民主立憲黨，包括大多數中產階級的智識界專家和商人。他們主張英吉利式的民主政治，以最高的權威，委給一個真正代表人民的議會，而以有力的憲法，保障個人的自由。(2)社會革命黨，主張把貴族的土地，分給農民，它準備着，擁護任何政治方略，祇要那方略，能宣示這個基本



民農國俄 圖二五第

的社會改革。(3)社會主義黨（即共產黨）擁有許多都市的工人，它接受那個國際共產主義者馬克斯（Marx）的主義和學說，鼓勵私有產業的充公，主張將實業及墾殖的經營和管理權，歸給工人。俄羅斯的社會主義黨，在戰略上，分成兩派：(a)曼希維克黨（Mensheviks），是比較不急進的政黨，他們等待着社會主義的最後勝利，但以爲這個目的的達到，必須經過一個久遠的改進和久遠的教育過程，同時，他們也願意和社會革命黨，甚至於和民主立憲黨，聯合起來，去完成俄羅斯的民主政治。(b)鮑爾希維克黨（Bolsheviks），乃是俄羅斯社會主義者的急進黨，他們等到一有機會，就想建起社會主義共和國，遇必要時，還要用武力和暴行，供做他們的利器。他們不願意和中等階級的政黨，有任何性質的合作。

除鮑爾希維克黨之外，其餘俄國各政黨，一致擁護俄國，參加歐戰，唯獨鮑爾希維克政黨，反對俄羅斯國家，參加大戰。但自一九一四年之後，曾有一時，它的領袖，受流放的處分，而且在俄國境內黨員的數目太少，不能阻止政府和俄皇的軍隊，前去參戰。除了鮑爾希維克黨人之外，全體的俄羅斯人民，在起初時候，都極忠心地，極熱烈地，援助這個戰爭。愛國的人，竟忘記政治上的關係，來援助戰爭，以爲在這一次努力的掙扎之後，斯拉夫人，就可從條頓民族的支配中，完全解放出來了。民主立憲黨人，社會革命黨人，和曼希維克黨人，都如此主張，他們的目標，在把俄羅斯，法蘭西及英吉利的民主政治，會合一處，共去反抗德國的專制政體，好像如此一來，即可以勉強俄皇，承認政治上的改革了。此外，被壓迫的民族，像波蘭人，芬蘭人，猶太人，立陶宛人等，都援助戰爭，因爲戰爭將一種希望，給與他們；他們久困於「俄化」政策之下，暫時可稍鬆懈些；而且民族的權利和自決，也可自此以後得到承認了。

俄皇尼古拉第二的暴戾 倘然俄皇尼古拉第二 (Tsar Nicholas II, 1894—1917) 能有遠矚的天才，設法滿足他那臣民的期望，那末，他一定能夠得到不朽的名譽和光榮。不幸，他是心地狹隘，而又剛愎自用的人，被頑固的貴族和官吏，四周包圍着，把民衆對於大戰所表的熱情，認爲是一個擴張俄羅斯疆域，和在帝國內鞏固專制政治的好機會。他不肯將任何實惠的利益，允許給波蘭人，芬蘭人，猶太人，和別的被壓迫民族。他沒有諮詢任何政黨的領袖，一味孤斷獨行。他否認選舉權的推廣，不肯對『多馬』(Duma) 負責；並且，拒絕任何政治上的改革。同樣，他對於社會和經濟的改革的要求，也毫不加以注意。

政府的腐敗和俄羅斯的潰敗 假使尼古拉第二的政府，能夠有力量，而他的軍隊，又能夠勝利，那末，他們仍可完成他們的政策。但是俄羅斯的專制政府，是出名的不中用和腐敗，它簡直夠不上，且亦不配佈置那種巨大的軍隊的動員，軍隊的運輸，和軍隊的補充與給養；同時，對於國內人民，也不能盡適當的保護之職。一言以蔽之，俄羅斯式的專制，不過證實一點，原來它是不配去經大戰的嚴重的試驗的。一九一五年，俄國軍隊所受的一套一套的慘敗和撤退，如其說，是緣於日耳曼人的強盛和將材，毋寧說是由於俄國政府的腐敗和沒有力量。

俄羅斯的專制政治，在軍事的失敗上，沒有學着教訓，且亦不願接受一些對於它自己的誠實的批評。在一九一六年，它拘泥着它那傳統上的祕密，猜忌，高壓和陰謀；一班貴族們，相繼的做俄皇的閣僚的首領，對於各種制度，始終沒有更改。

民間怨心的推廣 (一九一六至一九一七年) 在一九一六年至一九一七年的冬天，民衆的怨聲，傳遍了俄羅斯，愛國的軍官，和『多馬』裏的優秀分子，公開責備這個政府，說它過爲戰爭出力；並且暗示着說：政府

和仇人，正在進行誤國的談判。於是被壓迫的民族，逐漸發生騷擾，發生反叛；俄羅斯的中等階級，也怨聲載道，故意吹毛求疵，與政府爲難。他們在鄉間，是暴動的農夫，在城裏，是罷工的工人。此外，冬天的氣候，正是冷酷，當上流階級羣聚宴會的時候，一班窮人們，正在鬧着飢餓，受着寒威，如此的局面，決不能持久的。

一九一七年的三月革命 一九一七年三月十八日，尼古拉的專制政府，使用着最後的掙扎，去克服俄羅斯境內的革命和騷動。它吩咐『多馬』內的人員，各自回家去，又指導在彼得格勒（Petrograd）的工人，停止他們的罷工和抗議，各自返去工作。這些命令，終造成了俄羅斯的革命。

一九一七年三月十二日，當鐵路小工，把軌道岔入岐軌，阻止俄皇尼古拉第二和他的忠心的軍事領袖，到達京都被得格勒的時候，有一部份禁衛軍，同情於工人階級，便設立一個『軍人和工人的蘇維埃』。那蘇維埃，一經組織，即去執行地方政府的職務，同時，『多馬』裏的人員，依舊站在本來的位置上。他們的議長，送給俄皇一個懇切的請求，要組織一個新的和自由的內閣。

尼古拉斯第二的遜位 三天以內，革命在彼得格勒，得了勝利，又流傳到軍隊內，並流傳到各省去，於是，專制制度，就敲出最後的報喪鐘了。一九一七年三月十五日，尼古拉第二遜位了。『多馬』和彼得格勒的蘇維埃，互相商議，結一暫時的協定，其結果，一個中等階級的政府在喬治洛夫親王（Prince George Lvov）的領導之下，正式成立，洛夫親王，就做了總統，他是一個寬厚的地主，和民主立憲黨的黨員。

洛夫親王的臨時政府 洛夫親王的地方政府，大半是一個中等階級的政府，受民主立憲黨的支配，朝着民主政治的路，奔馳上去。它恢復了言論的，集會的，出版的，和宗教的自由，又恢復了幾千個政治犯的自由；並招



圖三五第 二第拉古尼皇俄

請許多因政治關係而寄身外國者，返歸本國；又返歸了芬蘭的民族自決權，更將同樣的權利，賜給波蘭。它聲明，在最短時期內，應當用普選的方法，選出一個國民憲法會議，去決定俄羅斯永久的民治政府的形式。同時，它尋覓方法，去刺激大眾的愛國心，並以新的力量，灌注到大戰的行動當中去。

這樣，俄羅斯革命的第一步，在一九一七年三月，差不多不經流血，就告完成了。專制制度被傾覆了，俄皇尼古拉第二，被禁於圈中了。有些舊時的官僚和關員，遭受監禁，有些遭受放逐。一個臨時政府，握了政權，應許在俄國境內，厲行民主政治，保障個人自由；在外的方面，主張與英、法、意大利諸國，相互合作，共去奠定民治之基。

第二節 中等階級的傾覆

中等階級政府的傾覆 這是洛夫親王的臨時政府的不幸，它沒有真正代表了俄羅斯的民衆，它不過代

表着失掉民衆信仰的「多馬」，它只是一個中等階級政府。臨時政府的喪失助力 過半的俄羅斯民衆，並不是中等階級；他們多是農夫，或是工人。他們企求着和平，

而不了解，爲何臨時政府，却要鼓勵他們，繼續作戰。此外，他們不滿意於民主的政治，和個人自由，他們要革命，要更進一步，作成全國的基本的社會和經濟的改革。

一九一七年，從三月起，到十一月止，俄國的革命，只是從洛夫親王的臨時政府手中，逐漸移轉政治的重心；在這個轉移中，有幾個要點，值得特別注意。

(一)蘇維埃的興起 因爲革命的勢力，已傳遍了全俄國，所以各地的『工人，士兵，和農夫的蘇維埃』到處突躍起來，組織成功，它們的內容，都摹仿着彼得格勒的蘇維埃。這些蘇維埃，很快地，變成了民衆的騷動和宣傳的中心，又變成民衆所最需要的意見表示機關。第一次的蘇維埃國會，於一九一七年四月，在莫斯科舉行，要求澈底的土地改革，要求工人得參加工廠的管理，要求軍隊的民主化，並要只在『不割地不賠款』的條件下，繼續作戰。

(二)軍紀的廢弛 因爲革命的潮流，輸入軍隊中去，一班士兵，也各組織蘇維埃，干預軍事的管理。結果，軍紀日趨廢弛；小兵離開了行伍，並不請假，就回到家去；不孚衆望的軍官，常爲士兵所打倒；認真的戰爭，全然停止了，俄羅斯的士兵，和德意志士兵，（以前是對敵）混在一起，好像朋友一樣。

(三)德意志和平宣傳的廣播 因着俄軍紀律的廢弛，德意志的密使，便忙碌着，鼓勵俄國人民，停止對外戰爭，集中心力，努力於國內的革命事業。

(四)鮑爾希維克黨的騷動 尼古拉第二被推翻了，政治上的自由，被允准了，革命的放逐者，回返到俄國來了，這些事情，都引起了重大的影響。就中最重要的是社會民主黨內的鮑爾希維克派，用盡方法，鼓勵那些蘇

維埃，去替代洛夫親王的地方政府，並去建立社會主義的獨裁政治，又主張立刻同德國議和。

(五)臨時政府的失敗 恰巧臨時政府，不能實現民衆的企望，甚且運用武力，去克服民衆的騷動。在起初（一九一七年三月），它差不多完全是民主立憲黨人所組織的，他們對於社會革命黨和社會民主黨的經濟的要求，毫無一些同情，並且，決意要把俄國的內部改革，牽連到對外的戰爭上去。等到（一九一七年三月）它逐漸明白，原來那蘇維埃，是普遍的和有力量的組織的時候，洛夫親王，便聯絡這兩黨的急進領袖和他自己的民主立憲黨，結成一起。但如此的事，好像把油混在水裏，所謂合作，只證實了無生氣。

克倫斯基和他的政策 在臨時政府的改組內，最令人感到興趣的人物，乃是精悍練達的亞力山大克倫斯基（Alexander Kerensky）。他是一個熱心的社會革命黨黨員，憑恃農夫和曼希維克派的工人，作爲後盾，熱烈地工作着，並把戰爭帶領到一個迅速而又誠懇的結局。並且，對於俄國民衆，擔保着民主的政治，和社會的改革。然而克倫斯基的努力，是徒然的，他的計劃，永遠被臨時政府內的民主立憲黨人，又被蘇維埃的鮑爾希維黨人，又被軍隊內和遍地皆是的德國密使，四週掣肘，不得一步進展。他不能勸服協約國，明白宣示戰爭的目的，或承認一個不割地和不賠款的寬大和平。他又缺乏一種諒解，始終不能鼓起俄國的蘇維埃，對於戰爭之事，表示任何同情。他要整頓俄國的軍紀，但終歸於失敗了。在一九一九年七月，當他親自出馬，企圖去指導一個對着『條頓』族的侵略者的戰爭時，他的軍隊，又被大敗，甚而至於潰散。

克倫斯基企圖做一獨裁者 一九一七年八月，洛夫親王和別的民主立憲黨人，從地方政府裏，引退出來，克倫斯基利用時機，企圖一個獨裁制度，但因處置不當，不數時，他發見自己的地位，完全處在淒慘的環境裏。他

自己的勢力，很快地，灰暗下去了。他在一方，受到反動派和民主立憲黨的攻訐，說他是『急進』者和『不愛國』的人；在另一方面，又受鮑爾希維克黨人的抨擊，說他是『守舊』者，是『軍閥化』的人；同時，別國的政府，又拒絕他，尤其俄羅斯的軍隊，不肯服從他。他既不能求達勝利的戰爭，又不肯談判虛偽的和平；同時，他又不肯安分守己的，從事於國內社會和經濟的改組。何況他又延遲了他所允許的國民立憲會議的選舉，這一件事，更使他在國民方面，失去堅固的信仰心。

在如此情形之下，鮑爾希維克黨的宣傳，流行得很快，傳播得很廣，且又收到極大的效果。逐漸逐漸地，鮑爾希維克黨，代替了曼希維克黨，支配着城市和鄉村的蘇維埃。許多社會革命黨黨員，移轉了信仰，從他們自己的領袖克倫斯基手中，投到鮑爾希維克黨的領袖方面去了。

一九一七年的十一月革命 終於到了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日，鮑爾希維克黨人，在彼得格勒，武裝起來，推翻了克倫斯基的政府，奪取了最高的政權。他們的行為，於十一月十日，為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所批准，俄羅斯軍隊所切望着的事，終於得到滿足了。全國的大部份，都服從了新政。

克倫斯基的顛覆和鮑爾希維克黨的勝利 這樣，在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俄羅斯革命，達到了第二個步驟，所有反動份子和中等階級的改革論者，或則逃亡出去，或則監禁起來。急進派的社會黨人，獲得領袖地位，又擁護蘇維埃內的有力的大多數。當鮑爾希維克黨，開始那遠及的經濟試驗時，一切個人的自由，政治上的民主主義，以及戰爭的行動，均被推到後面去了。這次革命，不但是政治的革命，且亦是社會的革命。

第三節 無產階級獨裁的成立

鮑爾希維克黨的領袖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鮑爾希維克政府的主要領袖，是一個在出身和教育方面，都屬於俄羅斯貴族，但於極早時候，即於俄國的勞工，感到深切的興趣，並變成熱心的社會主義者的人物，他的原名，本叫佛拉地米烏利亞諾夫（Vladimir Ulianov），但自經過長時期的放逐（一九〇〇年到一九一七年）後，便採用尼古拉斯列寧（Nicholas Lenin），作為筆名。這位尼古拉斯列寧，就是俄羅斯的民衆所尊敬所信仰，而俄羅斯的上等階級所恐怖所痛恨的角色，他是一個非常勇敢而又絕頂聰敏的人。

列寧的助手，是李托洛斯基（Leo Trotsky），他是一個猶太種人，又是中等階級出身的分子，後來變成狂熱的社會主義者。他曾爲了政治的罪名，而遭監禁，並被流放到西比利亞去。在那裏，他逃亡了。逃出之後，有幾年，他住在維也納和巴黎，到一九一六年，又於法蘭西境內，被驅逐出來，曾於紐約地方，逗留些時。及至一九一七年五月，他計劃着，回返到俄羅斯去；同年十一月，他成爲在列寧領導之下的鮑爾希維克政府的人民軍事委員會委員。

鮑爾希維克黨的政策 列寧和托洛斯基的主要政策，舉其最重要者，有以下四項：(1)和德意志議和；(2)創設勞工階級的獨裁制；(3)實現根本的經濟和社會的改革；(4)鎮壓國內的反叛，摒除外國的干涉。這些政策，須同時進行，但是，我們爲便利起見，可以按着順序，加以分別的敘述。



第五四圖 尼古斯拉列寧

(一)與德意志議和 在獲得俄羅斯的最高政權以後，鮑爾希維克政府，立即提出說帖，分給協約國，說：俄羅斯不願再在『帝國主義』的戰爭內，援助他們；並且，倘若他們不同意於一個『不割地和不賠款』的和平原則，那末，俄羅斯政府，將於立時之間，單獨和德意志，進行和平談判。協約各國，沒有答覆鮑爾希維克政府的說帖，所以到了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俄羅斯政府，就和德意志政府，簽訂了休戰書，並經激烈的談判之後，不願協約國的抗議，終於一九一八年三月，在布勒斯特·里多佛斯克（Brest-Litovsk）成立和議。這和議的一方面，是俄羅斯，另一方面，是德意志，奧地利，匈牙利，保加利亞，和土耳其。

俄羅斯領土的喪失 依據布勒斯特·里多佛斯克條約，從俄羅斯版圖內，割去了芬蘭，波蘭，愛沙尼亞，立塔維亞，立陶宛，烏克蘭尼亞，比薩拉比亞，和外高加索。因此，俄國於此次條約內，失去四分之一的人口，四分之一的可耕地，三分之一的實業，和四分之三的煤鐵礦。這條約，把俄國在歐洲的領土，在實際上，減削到俄皇彼得大帝以前的樣子。它把俄羅斯刪削一過，變成一個純粹的民族國家，完全為俄羅斯人所居住着。在一九一八年，俄羅斯的都城，又從彼得格勒，遷回到莫斯科。

後來，因為德意志的潰敗（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俄羅斯的鮑爾希維克黨，便能恢復烏克蘭尼亞；協約各國，依據凡爾賽和約（一九一九年六月）的規定，強迫德意志，廢除布勒斯特里·多佛斯克條約。然而俄羅斯政府，仍舊默認比薩拉比亞的轉讓於羅馬尼亞，和芬蘭，波蘭，愛沙尼亞，立塔維亞，立陶宛的成為獨立共和國。這些事件，都被鮑爾希維克黨人所執持，以符合民族自決的原則。

(二)勞工階級的獨裁 自一九一七年的十一月革命發生之後，隔不多時，那個希望多時的國民立憲會

議的選舉，終於在民主的，平等的，直接的，普遍的，和秘密的投票權的實施上，於俄羅斯全境，舉行起來。結果，倒是社會革命黨人，佔據大多數，社會民主黨中的鮑爾希維克派，並不佔據優勢。這個結果，證明鮑爾希維克黨，只擁有少數的俄羅斯民衆；又提示列寧和托洛斯基，他們如欲保持權勢，如欲實現他們的經濟政策，那只能把政治上的民主主義，預先加以消滅，否則，他們於投票時，必致大受其虧。

(A)廢除民主政治 因此，鮑爾希維克政府，解散了國民立憲會議，說它是個『反動的』(Reactionary)團體，又解散社會革命黨，說它『指導中等階級，向工人階級，施以劇烈的襲擊。』其實，在那時候，不但民主的會議，受了壓迫，就連地方的蘇維埃，——那些鮑爾希維克黨人所不能爭奪過來的蘇維埃，也同樣的遭受解散。他們的許多領袖，或被監禁，或被放逐。唯獨勞工階級的獨裁，——並非民主的政治，方爲鮑爾希維克黨統治俄羅斯的工具。

(B)蘇維埃的憲法(一九一八年七月) 蘇維埃的國民會議，摒除一切反鮑爾希維克的分子，於一九一八年七月，替俄羅斯制定一個憲法，依據此憲法，一切智識，意見，出版，和集會等，皆得自由了。它又規定了『勞工階級的獨裁』，把整個的國家，宣告爲『工人，士兵，農夫們的代表』的蘇維埃聯邦共和國。所有中央和地方的官吏，皆包含在蘇維埃內。唯獨年在十八歲以上的男女工人，和那班革命的士兵和海員，方有選舉權，其餘如牧師，貴族，和多數的中等階級，皆被排除在外，不得享受。它把最高的權力，付託給蘇維埃代表大會；又把立法和推舉閣僚即『人民委員』之事，委託給中央執行委員會，該委員會，由蘇維埃代表大會中，推選出來，它的數目，大約二百餘人。

(C) 俄羅斯受治於鮑爾希維克黨的少數人。其實，這所謂「勞工階級的獨裁」只是鮑爾希維克黨（普通稱爲共產黨）的獨裁。這個黨，擁有一九二三年六十餘萬黨員，其中大多數，是都市裏的工人，曾受嚴密的組織化和紀律化。雖則這些工人，在俄羅斯的總人口裏，佔據少數，他們却管理着大半都市的蘇維埃，因此，在一九一八的憲法之中，他們統治着蘇維埃的人民會議，中央執行委員，和人民委員。國家的政策，先由鮑爾希維克黨的領袖制定，經中央執行委員內多數有信仰的委員的贊助，然後付給人民委員會，施諸實行。

(三) 經濟和社會的改變 鮑爾希維克政府，其所以建立「勞工階級的獨裁」，並急速從歐戰中退出者，其唯一鵠的，是要使俄羅斯國家，變成一社會主義化的國家。當它如此做時，有許多值得注意的步驟，遠在一九一八年，早經採用了。

(A) 趨向着過激的社會主義 所有一切特殊的權利，皆被革除了。勞動一項，對全國公民，變爲強迫的事。地方的官吏，具有特權，可抄沒富有之家的房屋，又准許住室湫隘的公民，去佔住這些房屋。地主的「私有權」，全被剝奪，且於剝奪之時，不付任何代價。所有一切不動產，都被宣布爲國有的產業，並且允許農夫，去佔有及使用他們實際上在耕種着的土地。礦區，森林，和鐵路，諸如這一切，都變成國有。工廠和工場，一概被充公。（對於以前的廠主或經營人，概不償付代價）交給廠內工人，全權管理，全權經營。所有一切前政府所徵募或借貸的公債，一概撤消，一切私人的銀行，全被沒收了；一切國外貿易，皆歸國家經營；俄國教會向來所享受着的「國家的濟助」，現在亦被褫奪，降低到自給和自足的社會地位。私立的學校，被禁止了，而注意於一種自由性的國家教育制度的發展。舊時的俄羅斯國旗，亦被廢除，代以社會主義者的紅旗。俄皇的雕像，和舊時

專制政體的崇拜物，全被拆毀，改置馬克斯和其他國際社會主義者的雕像。西歐的日曆，被介紹了進來。又把莫斯科，定爲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的都城。

(B) 鮑爾希維克在國外的宣傳，因爲莫斯科是勝利的社會主義的中心，所以鮑爾希維克的代表們，自此出發，被派到外國去，傳佈社會主義的理論和實際。鮑爾希維克黨人，希望二十世紀的俄羅斯革命，能像十八世紀的法國革命一樣，在政治上，非獨有澈底的成就，而且有廣播的效果。他們希望資本主義，不但在俄羅斯境內，從此絕迹，且在全世界內，從此熄滅。他們相信，俄羅斯蘇維埃，已成爲各國所應當取法的先例了。

(C) 俄羅斯社會建設的阻礙，鮑爾希維克黨在俄國的社會建設，因有兩大阻礙，不得儘量發展，此兩阻礙，卽一，由於下等階級的無知，二，這個改建的時期，正當全世界從大戰的影響中感到浮動的時候。俄羅斯從大戰中所感受的痛苦，比諸任何國家，更爲激烈，它的商業，實業，和農業，在鮑爾希維克黨專權之前，早已陷於嚴重的混亂狀態。鮑爾希維克黨於一九一七年十一月所作的事，至少，於暫時間，增加了混亂狀態的程度。工人們沒有知識，沒有技術的訓練，就貿貿然地，前去管理並經營那些巨大的實業；國家的財政，又將瀕於破產，不能供給並維持當時的實業，貿易，使之儘量發展。一班農民，又是見識太淺，不肯努力增加農業上的生產。並且，運輸線（鐵路和船舶）的破壞，——大戰中所免不了的結果，——不但減少了農民所必需的墾植的工具和供給，且又阻止食糧的運輸，使之不得進入工業區去。

故其結果，大大降低俄羅斯在農業上和工業上的生產，又促成資本的衰落；接踵而起者，是食品的缺乏，職業的稀少，痛苦，飢荒，和疾病的增加。在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二四年的六年內，成千的俄國人，極悲慘地，「死

於溝整」之中了。

然而鮑爾希維克政府，逐漸逐漸地改好了它的環境：運輸線被整頓了；農夫們被指授了較良的方法，又被鼓勵出更大的努力了；中等階級的技術專家，被國家用巨大的薪俸，聘了出來，去指揮大工業的管理和經營；資本家亦得從事於小工業的計劃和經營了。

(D) 鮑爾希維克黨的緩和化 到一九二四年，鮑爾希維克黨，似乎達到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的妥協地步了。雖則在理論上，私有產業，仍被廢除，但農夫們，在實際上，佔有自己的耕地；工人們以及投資於工商業的中產階級，亦得分享實業的贏利。但是，這雖不是純粹無瑕的社會主義，至少，此與俄皇治下的經濟狀況和社會環境，已根本地不同了。無論是好是壞，鮑爾希維克黨，已完成了一個急進的改革了。

(四) 國內反抗的壓制和國外干涉的戰勝 許多俄國人民，反對鮑爾希維克黨的統治；一班愛國的人，反對那對協約國的絕交，和對德意志的和平的結局；一班社會革命黨和民主立憲黨的優秀領袖，反對那民治主義的否認，和農工階級獨裁的建立；好多地主，商人和教士，反對那私有產業制的廢除，和鮑爾希維克政府的其他急進的改建。有些國內的反對者，甚至拋棄俄羅斯，成爲僑民，居留在外國。在那裏，他們組織並從事於反鮑爾希維克黨的宣傳。還有其他的人，逗留在俄羅斯，企求各種機會，藉以造成反鮑爾希維克黨的大暴動。同時，又有外國政府，施其政治手腕，使俄羅斯的政務，益陷於混亂狀態。

(A) 德意志的干預 在希特勒·里多佛斯克條約之後（一九一八年三月），德國人對於俄國的內政，橫加干預。他們企圖着鞏固德意志的軍事權力，並防止鮑爾希維克主義的傳佈。他們引誘烏克蘭尼亞

人，及『白俄』人，致力於民族的獨立；且將財政和軍事的援助，供給反鮑爾希維克黨的俄羅斯將軍。真的，德國人於一九一八年的干預，確延長了俄國的無秩序和混亂。

(B) 協約國對鮑爾希維克黨的反對 (一九一八年) 自從德意志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宣告潰敗之後，鮑爾希維克黨，總算廓清了德國在俄羅斯的干預。但有協約諸國，繼之而起，出來干涉俄國了。對於俄羅斯的鮑爾希維克主義，協約諸國，恨之刺骨，幾有不能與之並立之勢。鮑爾希維克黨人，從大戰中，單獨退出，又單獨地對德和議，又將俄國所欠的外債，一筆勾消，又對世界各國，宣傳社會革命——凡此種種，都激怒了法蘭西、英吉利、意大利、日本和合衆國的政府及人民。此外，還有那種在協約國的俄羅斯僑民，總想借用外力，推翻國內的鮑爾希維克主義，這樣，外國方面，益有所藉口了。

(C) 協約國對俄羅斯的干涉 (一九一八年) 因欲壓服德意志，協約各國，不得不於俄國，加以同樣的干涉，此項干涉，始於一九一八年三月。他們不肯承認布勒斯特·里多佛斯克條約；不但不肯承認鮑爾希維克政府，以及該政府與德國所訂的條約，並且實行一種對俄的經濟封鎖政策，因為他們擔心，恐怕運給俄羅斯的供給物，會偶然的，落到德國人手中去。爲了同樣目的，協約諸國，鼓勵着一支捷克斯拉夫軍隊，(不顧布勒斯特·里多佛斯克條約的規定)，駐在俄羅斯的伏爾加河 (The Volga River) 邊，去向鮑爾希維克政府抗衡。爲了同樣的目標，協約諸國的『遠征隊』，又在穆門斯克 (Murmansk)——那是俄羅斯在北冰洋方面的唯一不凍港，——和在西比利亞東端的海參威登陸，對俄國示威。

捷克斯拉夫軍的行動，與協約國在海參威和穆門斯克的軍隊，聯合一起，共圖對俄，即此一點，又增加了

俄國境內反鮑爾希維克黨的興起。協約國的干涉，一經開始，立即成爲民主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勢力，對於鮑爾希維克社會主義的勢力，施以猛烈的攻擊。曾有一時，大約在一九一八年的末尾，列寧和托洛斯基的政府，似乎不能抵禦外國的干涉，又不能壓制國內的反抗。協約諸國，佔據了北部俄羅斯，克利米亞（Crimea），和西比利亞的大部份；同時，一個反鮑爾希維克的俄國政府，在鄂木斯克（Omsk），恢復起來，受到許多關於人手方面，金錢方面，以及軍械方面的供給。

（D）內亂和外國的干涉的失敗。然而，鮑爾希維克黨人，漸漸地，在俄國境內，占上了上風。他們把俄皇尼古拉第二，並其家屬，加以死刑，並授權給特別的『革命法庭』，去懲罰反鮑爾希維克主義的人；因此，他們的反對者，在心坎上，都受了恐佈的打擊。他們運用手段，致使大多數的農民和工人，聯合起來，擁護他們；這種手段，就是指出那些反鮑爾希維克勢力中最活動的領袖，名之曰『反動分子』，並且說，倘若這一輩人，一旦得勢，那末，一切革命的改革，都要被推翻，且將恢復舊時的專制政治。更加當那時候，在反鮑爾希維克黨者之間，自己起了衝突，同時，在鮑爾希維克黨方面，却團結一致，拼命向外國的干涉奮鬥；所以他們的宣傳，他們在軍事上的行動，都受到極大的助力。從這許多方面看來，二十世紀俄羅斯的革命，活像十八世紀的法蘭西革命，他國人的企圖干涉，只是火上加油，徒使革命者的勢力，更益加盛，更益不能撲滅。

及至一九一九年，在鄂木斯克的反鮑爾希維克政府，終於崩潰了。它的領袖，都受到死刑的處分；捷克斯拉夫人，亦撤退出去；協約諸國，亦放棄了前此的活躍的干涉，只有日本，依舊佔據海參威和東部西比利亞。話雖如此，但協約諸國，仍不能摒除成見，承認列寧和托洛斯基的政府，且又不肯撤除對俄的經濟封鎖；而且，遇有野心

勃勃之徒，企圖指揮軍隊，遠征鮑爾希維克黨者，協約諸國，無不竭力予以金錢及精神上的援助。及至一九二〇年，協約諸國，仍於間接方面，幫助，並唆使，幾個反動的俄羅斯將軍，運用武力，去推翻鮑爾希維克政府。他們又准許波蘭，去攻擊俄國。鮑爾希維克黨人，不但打敗了波蘭人，強迫他們講了和，而且，也順序地，擊破了所有的反動軍隊。

到了一九二一年，在俄羅斯，只有鮑爾希維克黨，秉執權威，似已沒有嚴重的異議了。國內的反抗，已被壓服，外國的干涉，亦經戰勝，加以同年之內，大不列顛帝國，又撤除了對俄的封鎖，而同意於與俄通商。

到了一九二二年，歐洲的列強，竟招請俄羅斯，加入在日內瓦開會的商議各種經濟問題的國際會議。俄羅斯接受這個邀請，但是——像在第二十六章內陳述的——鮑爾希維克政府，拒絕了關於舊俄債務的給付，和外國人在俄產業的優遇。在另一方面，協約國方面，也不願意承認鮑爾希維克政府，為俄羅斯的合法政府，不願意貸出新債，借給俄國。然而到了一九二四年，他們終久承認它了。

俄羅斯的革命，於是毫無妨礙地，做了一番偉大的經濟的和社會的實驗。在歷史上，它已成爲大戰後最堪注意的一個國家。我們相信，它在未來的許多年中，定會吸引全世界人的注意和興趣。

第二十八章 今日的世界

在讀完上述一章之後，繼起的問題，即爲：『所有上面所說的和做的，它在歷史上，究發生了如何的實際效益呢？』人類的文明，究進步到若何程度？阻擋它的障礙物，又究是什麼呢？歷史於怎樣的情形之下，可以幫助我

們，去了解現在和將來的世界所必需碰到的問題呢？每一學生，必須讓他或她自己，盡其所能地，把這些問題，極合理地並極忠實地，回答出來。但是，倘若我們在這結末的一章裏，把現代文明的主要特點，按照它在歷史的光明裏所呈顯的景色，加以鳥瞰的觀察，那末，或許對於那些問題，容易得到一個清楚的觀念。現在，姑讓我們把現在的世界，細細地加以一番考察。

第一節 地域的擴大

閉關是一件過去的事。在開始之初，我們應當注意一件事，就是說：我們所住的世界，比我們祖先所住的，要廣大得多。古代希臘人和羅馬人的世界，不過沿繞地中海一帶；中古的耶穌教國，也不過比歐洲的境域，略廣一些。每一大陸，在它自己的範圍內，是一個世界，因為它那大多數的居民，沒有知道其他大陸的存在。可是，自從十六世紀商業革命以來，所有各大陸上的人民，已進入相互交通的時期；文明世界的境域，不再限於一個單獨的大陸，它淹有整個的地球。因了探險，旅行，汽船的發明，世界貿易，世界政事，和世界移民等事的興起，我們的心眼，變成不可比擬的廣闊和遠大。更且，我們已經建樹一個廣遍世界的經濟組織，其結果，是每一大陸，在每日所需用的食料及商品上面，不得不與其他各大陸，『相依爲命』。沒有一個國家，沒有一個大陸，能於現在時候，關起自己的門，不與其他的世界，相互往返，像過去的時代的樣子。

第二節 人口的增加與新問題的發生

人口的過度增加 我們的世界，不但比從前遠祖們的世界，在範圍上，更爲廣大，而且在人口上，也更爲繁庶。五個世紀以前，全英吉利的人口，尙不及現在倫敦住民之半；法蘭西的人口，從路易第十四以來，已經加上一倍了。在一九一四年大戰開始的時候，歐洲大陸內，已有四五〇，〇〇〇，〇〇〇人。而且，我們還須記得，在最近的三世紀內，成百萬的歐洲人，陸續殖到美洲和澳洲的荒地中去。

安置新增人口的問題 要滿足這些新增人口的「衣食住」的需要，那末，我們對於此世界的利源，必須比我們從前的祖宗，更會善於運用。即此緣由，所以每一國家，都趨入生產專門化的路徑。亦卽爲此緣故，所以紐約的經濟恐慌，會造成芝加哥市民的痛苦；所以歐洲的大戰，會引起全世界的經濟大恐慌；所以遠慮的政治家和經濟學者，勸告一切國家，不要浪費它們的煤，木材，石油，和金屬的天然富源。

天然富源的保存 倘若我們不願自己的子孫，陷入一個羅掘俱窮的世界，那末，天然富源的保存，在現在，實是一件急不容緩的事。儘有許多點綴世界的園林，被人們狠命地「旦旦而伐之」，被人們竭盡全力，耗費其土壤，以致變成荒漠。倘於天然的富源，能「擯節而善用之」，那末，非但足夠，且可有餘。有許多廣大的土地，還留存着，等人們去開墾。就是現在已經開墾的地方，它們的出產，尙未達到極點。倘使我們能把種植之法，更留心地加以科學化的工作，那末，它們的生產，必可倍蓰於現在的數量。

第三節 都市生活與新問題的發生

新增的人口大半集居於城市。那些新增的人口，大半集居於城市。猶憶一七九〇年代，在十個美國人中，倒有九個住在都市以外的地方。誰會知道：到了一九二〇年，住於鄉村的人民，在十人中，還不滿五人呢？一世紀以前，在英吉利境內，只有十分之二的人口，住在城裏；但到現在，十個人裏面，倒有八個是都市的住民。非獨英吉利如此，整個的文明世界，都表示着同一趨勢，都集居在城市內。這種趨勢，一半由於工商二業，有吸引工人的號召力，一半由於娛樂場，各種便利物，各種奢華品，皆使都市生活，比諸鄉間，更爲舒適。

都市生活問題 不幸，都市的繁多人口，竟是疾疫和罪惡的淵藪地！雖有週密的衛生制度和警察制度，矯正不少都市生活的缺點，但是人煙過於稠密的弊端，還是依舊留存着。在倫敦，本來只預備一家人住的房子，到現在，常有四五家人，擠在一處。房屋的租金，竟昂貴到如此田地，致使小康之家，也不能得到一個寬大而充足光線的住屋。兒童們大半沒有適當的遊戲場，供給他們。都市生活的喧鬧，熙攘以及缺乏新鮮的空氣，和戶外的運動，致使居民的健康和神經，受到極壞的影響。因了這些事實，各派改革者，都倡議着，要尋求種種方法，把都市人口，平均地分散開來，這樣，各人都可享受真正的家庭之樂了，這也是將來必須解決的許多問題中的一個。

節四節 難期有效的社會平等

封建貴族制度的沒落 城市的發達，致使舊時封建貴族制度，沒落得更快；這種貴族制度，根本即是鄉村地主的貴族制。在法蘭西，雖然貴族的頭銜，還存留着，但他們終久不能把他們在一七八九年法國革命中所失去的特權，重新恢復轉來。在俄羅斯，封建的制度，已經根深蒂固，但至少，在暫時間，已被一九一七年的革命破壞

了。那有權的封建貴族們，在德意志（尤其在普魯士和奧地利）已被一九一八年的革命黨，削弱得潦倒不堪了。在事實上，貴族專制制度，在最近一世紀前後，已失去許多重要性，這實是一個通則；即使在許多歐洲的國家內，那班貴族們，仍舊握有頭銜，據有社會上的地位，特權，和廣大的產業，但他們的勢力，究竟微弱了。中產階級的勢力，到處強盛起來，貴族封建制度，却到處衰落下去。

社會平等的理想 民治的理想家，希望造成真正的社會平等。那就是一七八九年法國革命的呼聲，那就是美利堅的『約克遜式的民治主義』（Jacksonian Democracy）的目的。這個新的理想，就是說：在每一國家內，各人都須有均等的機會；在那裏，階級和等級，一概不能讓其存在；在那裏，各人的社會地位，都靠他的智力和行為，以資決定，並不十分依靠他那出身的貴賤。

社會平等和資本主義的調和的問題 然而資本主義的發達，使得這個理想，在實際上，難以實現。那班企求社會平等的人，必須尋出一條出路，打倒不均等的遺產制度。在一個人生了出來就不名一文，而另一個人却繼承了成百萬家產的時代，實沒有真正的機會均等可言。因為我們已有『資本的貴族』（Aristocracy of Capital）代替了『爵位的貴族』（Aristocracy of titles）。這或者也可稱爲『資本和教育的貴族』，因為只有少數的人，有如此的幸運，可獲得大學教育，可在法律，醫學，機械，科學，著作等方面，得到成就，這樣，他們就可享受較高的社會地位了。

第五節 婦女對於新權利的要求

女權 現代人對於平等的欲求，在婦女方面，已驚人地標榜出來了。在過去時代中，基督教曾用極大的努力，把婦女從『家畜』的地位，提高到尊榮的地位。但是一直下來，到了十九世紀，婦女仍不能投票選舉。一切政治的機關，和專門的職業，都不容婦女染指。並且，在許多國家內，婦女在法律上的權利，皆低於男子。直到那世紀的中葉，一個屬於政治的平等的討論，便此開始了。有名的英吉利哲學家約翰·史德華·穆勒（John Stuart Mill）在他所著的『婦女的屈伏』（The Subjection of Women）一書中，談到關於婦女解放的問題。到一八六七年，他提出一個解放婦女的提案，要求國會，給予通過，可是英吉利實太守舊了，不能在這一方面，挺身而出，以身作則。穆勒本人，始終沒有看到他的計劃的實現。有許多年，婦女投票權的運動，被多數政治家反對着。於是『主張投票權的婦女』，逐漸感到忿恨，遂於潘克漢史夫人（Mrs. Pankhurst）的領導之下，舉行羣衆會議，拋擲炸彈，灌鏝水到郵政箱裏去，試用各種方法，去強迫國會，允許她們的要求。但其結果，仍復歸於徒然。

婦女的解放 可是在十九世紀的末葉，和二十世紀開始的十年裏，婦女的投票權，已在合衆國西部諸州，在紐西蘭和澳大利亞，在芬蘭和挪威，獲得允准了。一九一四年之後，這個運動，更迅速的進展着。一九一七年，墨西哥採取婦女投票制；一九一八年，大不列顛也准許大半婦女，有投票權。在合衆國，經克得夫人（Mrs. Carrie Chapman Catt）和『婦女選舉協會』（Women's Suffrage Association）的努力奮鬥，終於通過一個關於婦女選舉的憲法的修正案，（在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〇年。）過此而後，男女間政治上的平等，漸被俄羅斯的『蘇維埃憲法』（一九一八年），荷蘭的『選舉改革案』（一九一九年），德意志的『共和憲法』（一九一九年）和許多新興的國家，如捷克斯拉夫，立陶宛，波蘭，立塔維亞等國所承認了。在歐洲的國家內，已有半數以上

的國家，皆准婦女參加選舉了。

經濟的平等 婦女的平等運動，不僅限於政治。在十九世紀時，許多婦女們，都加入了工業和商業。婦女的學院，到處被設立了，少數的婦女們，很大膽地，要求執行法律，醫學，和其他專門性質的職業。她們既能賺得工資，就不必像她們的母親般的，完全依靠丈夫的援助了。換句話說，她們在經濟上，已能獨立，已獲得經濟上的平等權了。

家庭的變形 婦女的身分的改變，因了家庭的性質的改變，而獲得完成。成千結婚的婦女，在工場內，在商業界，在政治或其他職業界，消磨她們的日子。至於家庭方面的情形，也和曩昔之時，大不相同。因為在都市中，大部份做麵包，洗衣，洒掃，縫紉等工作，都可以交給麵包店，洗衣作，成衣匠等，代操其勞；她們對於家務，就不必像從前那樣的費力了。她們的孩子，在白天裏，又可交給公立學校或『日間養兒院』去看護，去照管。總而言之，二十世紀的婦女，已有很大的百分率，不再做『主婦』的工作了。就是在男子的園地內，他們也成了男子的平等敵體了。人類最重要的一個社會組織——即家庭，經此轉變之後，要如何影響到文明的前途，那又是一個將來所必須解答的問題。

第六節 工業革命的結果：資本主義的繼續發展

輓近資本主義的發展 輓近社會生活的另一特點，就是資本主義的重要性。在第二章，第十四章和十五章內，我們已經用過時間，追踪着從中古時代下來，一直到工業革命時代的資本主義的發展。自從工業革命以



第五圖 少年時代的愛迪生

後，它已於五個方面，發生極大的改變：

(一)資本的發達 近世的資本，大量地發展着，考其所以如此者，實因近世資本家，能把他們的盈利，不斷地加到原有的資本上去，又因大多數人，在善良的環境裏，已可積蓄金錢了。就如合衆國在製造方面的投資總數，在一八八〇年，僅及二千兆又四分之三金圓，可是到了一九一五年，已加到二萬二千兆又四分之三金圓。握財百萬的資本家，在一世紀以前，爲數極少，但到現在，却很普遍了。至於一般人民，亦皆有少量金錢，可以積蓄起來。

(二)公司的發展 十九世紀的下半葉，就發現了銀行，合股公司及其他合股企業的發長。例如大不列顛，在一九一〇年，有四〇，〇〇〇個公司，總計有九，〇〇〇，〇〇〇金圓的資本。又如德意志，在一九〇九年，有二〇〇個公司，每一公司的資本，都超出二，五〇〇，〇〇〇金圓。在從前時候，普通企業的資本，類爲一二個人所供給，他們都像阿克萊爵士 (Sir Richard Arkwright) 般地，親自經理着商務。但是現任，多數大事業，都用合作或合股的方法，去搜集資本。它用債票或股票的形式，賣給銀行界，並那班對於商業不具直接興趣的人。因此，一個在布法羅 (Buffalo) 地方的煤氣公司，可以爲紐約的資本家所開設。此種影響，已把舊時「實業鉅子」的勢力，移轉到銀行家和票據交易所的投機家手裏。逐漸逐漸地，實業的所有人，不與工作相接觸，結果，勞資間的糾紛，更益變爲複雜，更益趨於尖銳化了。

(三)『托辣斯制』(Trust) 還有一種趨勢，那就是傾向於鉅大的實業和財政的聯合，此種聯合，在合衆國，普通稱之爲『托辣斯』。與此美國的托辣斯制相同者，在歐洲各國，也滋長起來；例如德意志的『鋼鐵業聯合』(The German Steel Works Union)，從一九〇四年起，就幾乎操縱德國的全部鋼鐵事業。

(四)國外的投資(Foreign investment) 另一個發展，是『資本的輸出』。換句話說，就是過剩的資本，被投到殖民地 and 外國去。例如在一九一四年，大不列顛資本家所投到不列顛諸島以外的資本總數，大至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圓。所有這些投資，差不多從一八五〇年起，就着手進行的。

(五)國債 末了，國債也刺激着資本主義的發展。爲了戰爭的支出，國家又發行有息債票，賣給那輩有錢去投資的人。一九一四年的歐洲大戰，就造成了一個鉅大的國債的擴展。當美國革命時，大不列顛的債務，不到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圓的三分之二，降及一九一四年，仍只有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圓，但是到了一九二〇年，就有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圓之數了。至於法蘭西的債務，在戰前，是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法郎，在戰後，却是二，三，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法郎。所有這些債務，都向私人借取。不說別的，單在這一部份着眼，就知資本主義的擴展，在現代時候，是多麼地驚人！

第七節 工業革命的第二結果：發明及科學上的新奇蹟

最近『應用科學』的發展 工業革命的另一個結果，乃是機械發明和應用科學的驚人的進步。十八與十九世紀初期時，英吉利的工業革命，不過是科學發明時代的曙光。在這一章內，我們打算把從一八五〇年起

的故事，一直繼續下來，直講到現代，以顯示『今日的世界』是怎樣地爲應用科學所急轉直變的世界。在現代，每一世代所造成的『機械的進步』比從前數世紀內所造成的，更多出百倍。

(一)鐵和鋼 工業革命的主要特點之一，就是增加了鐵的利用。但是，去把不純粹而極易脆折的『生鐵』，鍛鍊成純粹和堅韌的鋼，那是一件極不容易的事。

(A)培史摩方法 (Bessemer process) 這種困難，在一八五九年，被一個英吉利人名叫亨利培史摩爵士 (Sir Henry Bessemer) 者，求出一個適當的解決方法了。他尋出一個燒出雜質的方法，那就是把生鐵溶解在容器內，然後引着極高的熱度，到裏面去。不幸，歐洲的最豐富的鐵礦——洛林 (Lorraine) 地方的鐵礦，包含着這麼多的磷質，從那裏開出來的鐵礦，決不能用培史摩的方法，立變成鋼。於是，有另一個不列顛發明家，改良了這個方法，使它施於洛林的鐵，這樣，德意志在鋼鐵的生產方面，突躍而居世界第二位，對於鋼的產量，甚至於超過了英吉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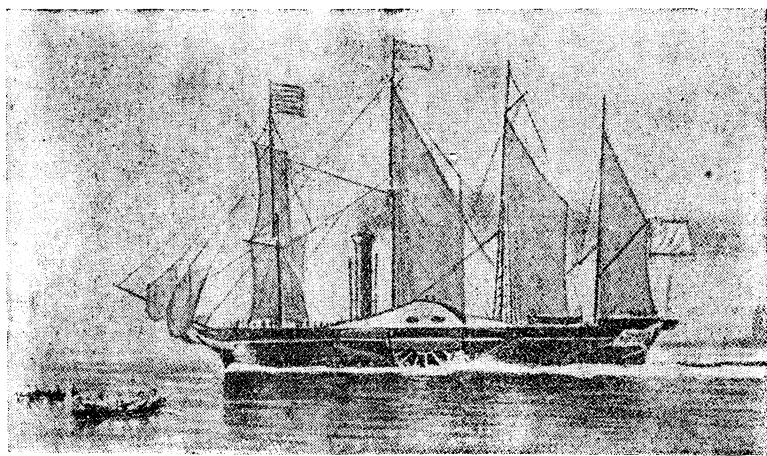
(B)『開爐』的方法 (The open-hearth process) 一個更好的方法，即『開爐方法』，另在法蘭西和美利堅國內，發達起來。還有一個更好的方法，那就是製造上等鋼鐵的電氣鍋爐，可是它的費用，都要巨大得多。幸而有這三個發明，質地精良的鋼料，纔能大量地生產出來，供給船舶、鐵道、大廈、機械、器械、鎗砲、鐵甲板，和成千其他的用途。時至今日，鐵的時代，已讓步於鋼的時代了。

(二)運輸 (Transportation) 第二類的發明，造成了一個真實的在運輸和交通上的革命。讀者應該記得，在工業革命的時代，史蒂文生 (Stephenson) 和富爾頓 (Fulton) 二人，造出一種極窳陋而效率又不很

大的機車和汽船。在後起的發明家，尚未把它改良之前，鐵道和汽船的應用，尚未占據重位。

(A) 鐵道 大約到一八四〇年，鐵道纔大規模地建築起來。例如大不列顛，在一八四〇年，僅有一，三三一哩的路線，可是到了一九〇〇年，就差不多有二二，〇〇〇哩。又如合衆國，在一八三〇年，只有二三哩鐵道線，但是在一九〇〇年，就差不多有二〇〇，〇〇〇哩了。合衆國和英國的鐵道，是資本公司所私有的，可是在歐洲大陸上，大致是政府經營的。在南美洲，非洲和亞洲，也有幾千哩的鐵道，或由歐洲資本公司投資，或者當地的政府經營。

(B) 汽船和鐵甲船 汽船的航行，也有巨大的發展。第一隻利用蒸汽橫渡大西洋的船，名叫『大西號』(The Great Western)，在一八三八年試航。那是一隻旁邊有葉輪的船，實則，當時的汽船，都是如此構造的。此後不多時，在海輪上，螺旋推進機 (Screw propeller)，就代替了葉輪 (Paddle wheels)；鋼板也開始代替木材，成爲造船的主要材料。然而遲至一八



第五六圖 第一號大西之『大西號』

七〇年，大不列顛的帆船，還比汽船要多；它那木製的船，也比鋼製的要多。但在一九〇〇年左右，大多數船隻都用鋼鐵來構造了，並且安設蒸汽引擎和螺旋推進機。換句話說，直到十九世紀末了的二十五年，在煉鋼術用了培史摩法和開爐法之後，蒸汽的應用還沒有勝過帆蓬的勢力。到一九二〇年，鋼製的汽船，已佔着全世界船舶總噸數（五七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噸）的七分之二。二十世紀的船舶，比起前世紀的船來，真是一種奇蹟。一九一〇年所造的『鐵湯號』（Titanic），比那哥倫布第一次橫渡大西洋的大船，要大出四百三十五倍；它的長度，約有一哩的六分之一；它的引擎，有五萬匹馬力。哥倫布的航行，實足費了兩個月，但在現在，只要五天就夠了。這些進步，對於商業的發展，和海軍的效能的增進，很可讓讀者自己想像出來。

(C)平置水輪 『鐵湯號』和其他近年來的『海洋獵犬』（Ocean Greyhounds），都已裝配新式的蒸汽機，名之曰『派生氏的平置水輪』（Parsons turbine）。派生是一英國人，這個機器，由他於一八八〇年左右，方纔發明。這平置水輪，具有一套的輪盤或葉片，它們是這樣地裝置着，以致可被一陣陣噴出的蒸汽所推轉，即靠此種推轉，把船推進前去。平置水輪，比較老式船上所用的『汽缸活塞引擎』（Cylinder-and-Piston engine），要優勝得多。因為它是更緊密，更有力，更省錢，更少震動的機械。

(D)石油工業 另外還有一種在十九世紀末，葉方始應用的新奇東西，那就是在船舶內都用石油，來代替煤，作為燃料。石油的最大優點，是所占的地位較小，所需的火夫較少。

約在一八五〇年和一八六〇年左右，在美洲——以後又在俄羅斯，波蘭，羅馬尼亞，墨西哥，美索巴達米亞等處，突然發掘石油，而且立時發達起來，即此突躍起來的石油業，幫助運輸工具，使成一『劃時代』的進

步。這個石油業所促進的運輸工具，就是用軋士林推進的汽車的發明。

(E) 軋士林引擎 (Gasoline engine) 一八八五年，一個德國人，發明了一架汽缸和活塞的引擎。在這引擎上，利用軋士林（即汽油）的燃燒，使化爲汽，藉以供給汽缸內活塞的壓力，這樣，就用軋士林機，來替代蒸汽機了。

(F) 汽車 繼此而後，有一法國人，把這新發明的軋士林發動機，應用到運貨車上面去，那就是汽車的起源。起初，法蘭西居於領導者的地位，但隔不數時，就被合衆國爭了過來，居了汽車製造業的第一位。汽車究竟有怎樣的重要，從下列的事實上，可以推斷出來：在一九二二年，單在合衆國，就有一〇，五〇〇，〇〇〇輛汽車，供人駕駛，而在同年中，合衆國更造出了二，〇〇〇，〇〇〇輛的新車。汽車節省了旅行和運輸的費用，時間，使得鄉村生活，更爲舒適；它又可資助農耕，曳引耕田機，又增加了奢侈，並供獻了一種新方式的娛樂。總之，它於種種不同的方面，把日常生活轉換了。何況它的功效，正在方興未艾哩！

(G) 飛機 從汽車而至飛機，雖只是進了一步，但這一步，却跨得非常大。在十九世紀之初，有許多用了鳥樣的翹翼，或用螺旋推進機，使之往上騰起的飛行機的試驗。有一個美國科學家，名叫朗萊 (Langley) 在飛機上，裝配一架蒸汽引擎，它竟飛到半哩之遠。然而蒸汽引擎，畢竟不合於航空之用。到二十世紀初年，法國的實驗者，應用了新發明的軋士林馬達，那就稍覺合用了。

然而第一次真正成功的飛機，是美國人萊脫兄弟 (The Wright brothers) 所製成的。在一九〇八年，他們的一部機器，於一小時又一刻的期間內，飛了四十三哩，所以我們可以說，飛機是從一九〇八年開始的。

那時，它還在幼稚時代，可是它却是個小怪物。即如此次世界大戰中，飛機就做了重要的戰具。戰事之後，一架美國的海軍飛機，竟完成了橫飛大西洋的新紀錄。這是一九一九年的事。到了一九二二年，飛機又造成每小時二百四十八哩的速度紀錄，在一九二一年，又造成六哩有半的高度紀錄。於是一定班次的載客航線，郵運航線，也相繼設立起來了。廠家開始去計劃可以乘坐數百旅客的大飛機。這一個發明——飛機的發明，將在現代文明中，發生比機關車和汽船所引起的更大的影響，這是我們很可逆料的事。

(二)電氣 第三種發明，是把天然的電氣，改爲人類的『得力的僕人』。在這一方面，科學的理論，早在實用的發明之前，先被發見了。十七和十八世紀的科學家，發現許多關於電氣的有趣的事實，例如美國的佛蘭克林 (Benjamin Franklin) 曾於一七五二年時，在大雷大雨之時，高放紙鳶，並從紙鳶的線上，引下雲裏的電，因而證明天空的閃電，實爲與電相同的東西。

(A)法蘭第和發電機 一個不列顛的科學天才家，名叫美格爾·法蘭第 (Michael Faraday) 在一八二五年到一八五〇年之間，供獻了許多電學上的新知識，有此新的知識，作爲基礎，於是實際的發明，漸變而爲可能，並漸製成了發電機。到一八七〇年，這個發電機，得到商業上的成功，於是電氣也就小規模地，靠着



弟兄脫萊的機飛明發 圖七五第

這發電機，放送電流，供作點燈之用。

(B) 電氣馬達 其次，就來了「電氣馬達」(一八七三年)，以及用電力行駛的電車和地底車。許多工程師，希望電氣之力，可以慢慢替代工廠和鐵路上所用的蒸汽力。因為電流從一處傳到他處，是如此的容易，所以電氣機械，或可把工業之事，重復分散，重復振興了從前的家庭工業。

(C) 模爾斯和電報 藉着電氣的助力，人類多少掃除了平素視為交通之礙的空間。一個美國畫家，名叫模爾斯氏 (Samuel Morse)，專心研究用電氣通過一線，因而傳遞消息的理論。經過十二年的困苦和艱辛，終於在一八四四年，造成了第一次奏獲成功的電報。我們現在，其所以能有如此敏捷的通訊者，(這敏捷的通訊，是現代商業上，外交上，和政治上所必需的)，不得不歸功於模爾斯氏的努力。

(D) 柏爾與電話 大約三十年之後，(一八七六年) 一個住在波士頓 (Boston) 的蘇格蘭人，名叫柏爾 (Alexander Graham Bell)，又發明了電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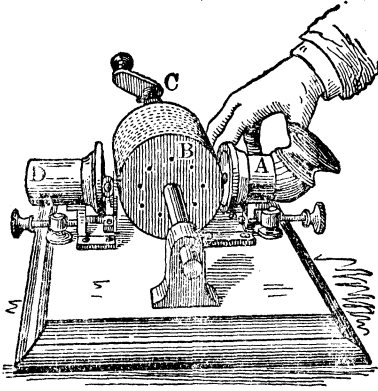
(E) 馬可尼與無線電 在一八九七年，人類與空時的戰爭中，又得到一次驚人的大勝利。那時候，意大利有個電學家，名叫馬可尼氏 (Guglielmo Marconi)，竟發明了無線電報。自此而後，一班發明家，更



第五八圖 發明無線電報的馬可尼氏

鑽研求精，發明了無線電話，和利用有線或無線電以傳遞書像的器械，更有運用無線電波，以放射水雷，並駕駛汽車者。

(F) 電氣的其他用途 在實業和交通上，電氣已證明了，它是人類的奴僕中最怪異的一個。而且它又變成家庭間的一個忠僕了。它能轉動縫紉機，調攪麵包，洗濯衣服，又能使熨斗生熱，又可烘麵包片，烹煮食品，還可用以掃地，(用電氣「真空帶」生風，(用電風扇) 開留聲機，彈「自奏鋼琴」。再過一代，我們的子孫，更將詫異：從前時候，人類沒有電機，電話，電燈之類的東西，何以也能生活！可是在一世紀以前，這些東西，全然沒有發見。



圖九五第 愛迪生所發明留聲機

其他科學的應用 上述各種發明，若培史摩法，螺旋推進機，平置水輪，汽車，飛機，發電機，電氣馬達，電燈，電報，電話，無線電等，不過是工業革命後所完成的太倉之一粟罷了。此外，還有留聲機，(愛迪生在一八七七年所發明)，攝影機 (十九世紀初期即發明，但直到後來，方纔有用)，麥柯密克刈稻機 (McCormick reaper, 一八三一年發明)，潛水艇 (一八八〇年)，電影，(一八九〇年) 並其他許多的東西，皆可加入這張表裏去。

科學知識的發達 倘若沒有廣博的科學知識，那末，近代的新發明，倒有一大半，皆屬不可能事。十九世紀是應用科學的世紀，至於

土木工程和機械工程所根據的科學——即數學和物理學，却遠在一八〇〇年之前，早就有了端倪了。從那時候起，逐漸發達，逐漸進步，到了後來，又被列入中等學校和大學院的課程中去。科學中最有用的一門——即化學，在上一世紀，尙未脫離襁褓；即如生物學中最精到的部分，也只是新近的產物。

醫學和外科——(A)巴士特 (Louis Pasteur) 和微菌致病論 在醫學和外科上的應用，科學的進步，尤其值得大書特書，因為這是影響到人類全體的。在這一方面，具有最大造就者，怕要算路易·巴士特的供獻，最爲偉大。他是一個法國科學家，他的大部工作，皆在一八五〇年到一八九五年的時期內做成。當他出而問世之時，他原是一個化學家，有一天，他偶然到酒廠裏去，發見好啤酒裏，有圓形的球體，（那種球體，祇能在顯微鏡下見之），而在酸啤酒內，却有長形的圓球。即此發見，使他明白，原來在發酵的東西裏，含有一種在顯微鏡下方纔看得明白的有機生物，那就是今日所通稱的「微菌」。這個發見，對於釀酒廠和造酒者，有很大的價值，可是還沒有應用到醫學上去。不久之後，巴士特推想着，或許那可怕的蠶瘋——當時盛行於法國，幾有毀滅全法絲業的可能的蠶瘋——即有微菌在那裏作祟吧。他的推想是對的，後來，這次蠶瘋，亦被他治好了。用了同一方法，他又發明一種醫治畜瘋的藥方。單這一個發明，已經比普法之戰法國付給德意志的賠款，更有永久價值。在巴士特一生中，最出名的發見，怕要算治犬瘰癧 (Hydrophobia) 的方法，首推第一。這許多成功，皆根據於同一原理，那就是說：各種疾病，像微菌的發酵一樣，都由於微菌在那裏作祟。

(B) 防腐劑預防劑和衛生的講究 微菌致病之說，在醫學上，外科上，及衛生上，都造成驚人的進步。有一英吉利人，名叫李士德爵士 (Lord Lister)，又把它應用到外科方面去，（一八六〇年），他用石炭酸液，防止

微菌，毋使潰爛，這樣，在創口上，就不致化膿了，這是防腐劑的開端。此外，在醫學方面，又本同一原理，製造白喉，肺炎等病的『預防劑』。這個微菌致病論，又指著人們，覺得衛生的重要。真的，疾病之由衛生而防止者，實比用醫藥診治好的，要有益得多。

(C) 麻醉劑 另有一個偉大的成功，是麻醉劑的應用——像笑氣 (Laughing-gas)，醚 (Ether)，哥羅芳 (Chloroform) 等，都是用以麻木神經，使人在施用牙科或外科手術時，不致感覺痛苦的良藥。就中笑氣的發明，於一八四四年時，為哈脫福特 (Hartford) 地方的美國外科醫生，名叫威爾斯 (Horace Wells) 者最先應用。至於醚，則於一八四六年，由另一個美國外科醫生——即波士頓的諾登 (W. T. G. Norton) 首先應用。哥羅芳的效用，是辛博森爵士 (Sir James Simpson) 於一八四七年所發明的。這三個人所解除的人類的痛苦，比



圖○六第 亞力山大，該撒，和拿破崙所加於人們的痛苦，更來得大。可是人類的恩人的名字，早被忘記，而人類的『害羣之馬』的名字，却大家牢記着——這是多不公平的事！

(D) 愛克司射線 在這些發明中，更可加上愛克司射線一項。在一八九六年，德國的科學家龍琴 (Wilhelm Röntgen) 發見在真空玻璃管內，星星電火，能發出特別強烈的光亮，可照透人的皮肉，衣服，甚致於骨頭。他名這種奇怪的光為愛克司射線，因為沒有更適當的名字，可以形容此射線了。有了愛克司射線，外科醫生，即

可以攝取人體的照片，顯出骨骼的位置，或受傷的情形。這種發明，在外科醫術上的功用，是無待細述的。

(E) 死亡率的減低 現代醫學，衛生，和外科的進步，其功效之大，很可用數字表顯出來。例如在英吉利，於一八八一年時，其死亡率為百分之二一·二，到一九一四年，就比百分之十四還少。換句話說，一個生在一九一四年的人，比那生在一八八一年的人，似乎更有終其天年的機會了。

也許讀者要反駁這話，因為生在一九一四年的人，曾有一次，遭遇大戰的屠殺。這個反駁，極有理由，死亡率的低落，在戰爭中，完全不能成立。因為科學雖被應用於醫術，却也被應用於殺人的藝術哩！

戰具上的應用科學 化學和物理學的進步，鋼鐵業的發達，精良的馬達，飛機，潛艇，電話，電報的發明，這一切都幫助戰爭，使之造出更可怕的和更含有毀滅性的戰具來。在第二十四章內，我們已經指明：人們如何把科學的發明，應用到戰爭上去。並又指明，歐洲欲求和平方法，以解決國際爭執，但終未能成功，此二者，實構成了現代文明的兩大癥結。發明家及科學家，已將奇巧的機器，給予人們；人們如何去利用它們，使有益於人類，而不致於自速其滅亡，這實是現代文明中的一個大問題。

第八節 政治的民主化

民主政治的定義 人類既有上述問題，當然要解決此問題，解決之時，最有力的工具，即是政治的民主化。可是，除非我們能極澈底地，極正確地，了解民主政治，究竟是件什麼東西，那我可斷定說，民主政治，決不會充分地被運用着，藉以解決當前的問題的。關於民主政治的涵義，有一不列顛著作家，曾下如此的定義：『所謂民主政

治，乃是全體人民的統治，藉投票的方法，來表顯他們的統治的意旨。』使全體人民，得用投票方法，以表顯其統治意旨，如此一種政治機關，乃是新近發生的事，而且仍是多少處於試驗的時期。下文的總述，可以講清楚這一點。

（一）投票權 上述民主政治的定義，其主要條件，爲全體人民，須有投票權。一世紀以前，沒有一個國家，夠得上這個標準。在合衆國，投票之權，直到南北戰爭之時，仍限於白種人，即在現代，在聯邦內，有好幾省，仍把黑人摒於此種權利之外。其在歐洲，若法蘭西，自一八四八年以來，已有實際上的人民普選；若德國，自一八七一年以後，亦已有如此辦法（那是對民選議會而言的）；若奧大利，則自一九〇七年以後，若意大利，則自一九一二年以後，都已實行普選制度。至於不列顛，曾用鄭重的改革（一八三二年，一八六七年，一八八四年）達到民治化的選舉制，但全體成丁的選舉權的採行，直到一九一八年，方纔成功。至於俄羅斯，於一九一八年的鮑爾希維克政府之下，選舉之權，限給十八歲以上勞動者，唯獨日本，還拒絕無產階級的投票。簡括一句話，每一個人，都應有投票權，這是近代的新產物，雖未能完全實現，但已表出很堅強的趨勢來了。至於說到婦女投票權，那像我們於前面所說的，更屬一件新事了。

強迫投票和比例代表制 單給各人以一張選票，仍未能解決民治問題。在許多國家內，大多公民，不願做投票的麻煩事。爲欲補救此點，於是像西班牙，比利時，奧地利諸國，皆使投票之事，成爲強迫性質。然而強迫選民去投票，仍非至善辦法，因爲常要發生這樣的問題：一個自由黨人，明知他的選舉區內，將由保守黨人，佔據優勢，既如此，那他何必再投票呢？爲欲解決此問題，於是比利時，首先取用比例代表制，那就是說：把各黨的投票數，

整個地加以核算，即以核算所得的比例，分配國會的議席，這樣，少數黨的候選者，亦可有獲選的機會了。真的，比例代表制，到了今日，已在好多的美洲國家內，在德意志（一九一八年），在數個其他的國家內，已被介紹進去了。和選舉權有連帶關係的另一問題，是每一選民，是否只能有一票的問題。關於此點，在比利時就以額外的選票，給與有家屬的，有錢的，或者有高等教育的人。在大不列顛，就將兩張選票，給與置有或出租不止一座建築物的人，以及大學畢業生。但是，普通的趨勢，是傾向於「一個男人得一選票」或更準確的說，「一個男丁得一選票」的原則。

（二）代議政府 民主政治的另一問題，就是說：人民所推選的代表，應有多大的權力？六十年以前，多數國家，皆受君主的統治。這些君主，有些具有絕對的權力，有些具有有限的權力，唯獨合衆國，却很澈底地廢除君主政體，而把政治大權，給與人民所推選出來的代議者。

（A）共和主義的發長 從一八七〇年以來，共和式的政府，在法蘭西（一八七五年），葡萄牙（一九一〇年），中國（一九一一年），俄羅斯（一九一七年）皆被採用了；大戰結束的時候，德意志，奧地利，捷克，斯拉夫，波蘭，立陶宛，立塔維亞，愛沙尼亞，芬蘭，土耳其，和希臘等也相繼採用共和政體。到了一九二五年，歐洲各國之成爲共和國者，竟在半數以上。共和主義統治了南美洲，中美洲及北美洲，（加拿大不在其內）。在非洲，有一黑人的小共和國，即利比亞亞（Liberia）。在亞洲，中國是共和主義的代表。時至今日，只有大不列顛，意大利及日本，還是非共和式的強國。

瑞典，挪威，丹麥，比利時，荷蘭，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南斯拉夫，西班牙，及幾個較小的歐洲國，仍是根深蒂固

地，服從他們的君主。但是，在那裏，雖有君主存在，君主之權，已被剝削完盡。在不列顛，意大利，挪威，丹麥，比利時和西班牙，一班君主們，在實際上，只不過如共和政府的世襲總統罷了。就多數情形而論，無論其爲君主國，或爲共和國，皆有成文憲法，擔保民治及自由。它們都一律地，具有國會或議院，以及部臣所組成的內閣。

(B) 國會的民治化。關於國會和內閣，有好幾種不同的意見。第一，國會應當採取一院制？抑當採取二院或多院制？關於此點，多數國家，都襲英國的習例，設立上下兩院，通常上院是貴族化的機關，而下院，却是民主化的團體。有與此稍相出入者，則爲把上議院，改代表州省的民治參議會，像德意志和合衆國，卽是其例；或把它改成代表工業和職業的組合；或則直捷痛快，索性不要它，像奧地利，芬蘭和俄羅斯蘇維埃共和國，卽是其例。

(C) 內閣的責任問題。另一個問題，是：部臣所組成的內閣，究竟應不應對國會負責？在民治的君主國內，像英吉利，內閣對國會負責。但在共和國，則關於內閣的責任問題，就有不同的主張；就中有的像合衆國的制度，把內閣屬於大總統下，有的像法蘭西的制度，使內閣對國會負責。

(三) 民衆的政權。關於民主政治的第三問題，是：人民應用何種方式，以表示其統治意旨？例如在一九二〇年，哈定被舉爲合衆國大總統，在那時候，沒有一人，能夠確切地說，全國人民，其所以推選哈定者，究竟爲了什麼呢？是爲選民不贊成巴黎和約嗎？是因他們不贊成國際聯盟會嗎？是因他們贊成「高稅」的原則嗎？抑只企望一個改革罷了呢？在那時候，倘使能夠給予民衆，以一個機會，使其投票於「和約的追認」對於國聯的態度，或「高稅的原則」那末，他們的意旨，卽可更清楚地表示出來了。這種投票，通稱爲「複決」(Referendum)。

在瑞士、奧地利、德意志和合衆國的諸多省州，都採用這複決制，以爲觀規。「人民對於某條立法贊成與否」的工具。有時候，又規定着若干選民所提出的議案，必須取決於複決，這種規定，叫做創制權（The initiative）。除此之外，有許多改革論者，主張着說：假使代議士被選出後，夠不上，或不能代表選民的意旨時，那末，人民應有罷免（recall）他們所推選的代議士之權。較此更進一步者，又有人說，法官或法庭的裁判官，也應受「罷免權」的支配。

試驗中的民主政治 對這些建議，曾有人竭力反對，他們說：人民對於這一類事，不能或不會感到什麼興趣的；並且，直接的投票，難免有羣衆的情感，阻止正當的政治行爲。這種理由，就是說，普通的人民，不配於完全的民治；也就是說：不配直接管理他們自己的事。有許多人，附和着這個觀點，可是，其他的人，又反對着這個觀點。這原是應有之事，因爲我們已經講過，民主政治尙爲新的產物，尙在試驗期內，來日方長，不能遽下決斷，以抹煞一切也。

（四）公開與民主政治 「公開」是民主政治的又一問題。民治的政府，對於所施政事，所行政策，常公開於民衆；但是，涉及外國的關係，如外交的談判，以及國際間的條約等，老是保守秘密。因此，許多相信完全民主政治的人，即要求政府，把外交事件，像別的事情一樣，在光天化日之下，公開地宣佈出來。關於此點，究竟應該怎樣，那也是一個須待解答的問題。

第九節 民主政治與勞工問題的糾紛

民主政治和近代勞工問題 倘然民治會成功，那末，它必須尋出一個對於勞工問題的解決法——這勞工問題，在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是一個最麻煩的問題。這個問題，是工業革命的必然結果，猶如資本主義的發達和科學的進步，同爲工業革命的結果一樣。它代表什麼？它所代表的，只是工業革命所造成的資本主義，工廠制度和工資制度的總結果。

(一)職業組合的發長 在勞工問題的諸多方面中，最顯著的一端，是「職業組合」的發達，與罷工次數的增加。在第十四章內，我們已經說過，十九世紀初期的工人，如何企圖着，希望利用「職業組合」和罷工的手段，去改良他們的現況。到了十九世紀後半期，「職業組合」的運動，發達得非常之快。及至一九二〇年，在德國，有八，五〇〇，〇〇〇會員；在大不列顛，有八，〇〇〇，〇〇〇會員；在意大利，有二，三〇〇，〇〇〇會員；在法國，有一，五〇〇，〇〇〇會員；在波蘭，有一，〇〇〇，〇〇〇會員。同時，其他國家內成千累萬的會員，都屬於「國際職業組合聯合會」之下。除此之外，在合衆國，有五，〇〇〇，〇〇〇會員，在俄國，也有同樣的數目，但都不屬於國際聯合會。這許多數字，都表示了一點，原來在文明的世界裏，那「職業聯合主義」早已成爲非常有力的運動了。它是改良工人現況的主要機關，靠着它，工資的數目增大了，工人的工時，已自十七，十八小時，（那是一世紀以前的常事），減少到八小時。它所用以作爲唯一有效的工具者，是罷工一法，在一九一七年一年中，單在合衆國，就有四千次以上的罷工。此項罷工，對於公衆，固有很大的不方便，即對於罷工者自身亦是一個困苦。

(二)社會主義的發長 勞工問題的第二個方面，是社會主義的發長。我們已說過，在十九世紀上半期，各

種社會主義，如雨後春筍般地，同時發軔。就中尤以馬克思（Karl Marx）所創設的那種社會主義，最據勢力，最爲盛行。馬克思派社會黨，崛起於每一文明國內。在一九一四年大戰爆發之前，社會黨在德國「民選議會」內，得到四分之一的議席；在法蘭西「代議院」內，得到五分之一的議席；在意大利代議院內，得到差不多六分之一的議席；在不列顛下議院內，得到七分之一的議席。這許多社會黨，大都主張工廠，鐵路，鑛產，及土地的共有，以代替沿襲的私有制度。

●所謂不列顛的社會黨，係指英國的「工黨」而言。

（A）鮑爾希維克主義 大戰爲新時代之前導，這一句話，我們在諸多方面，皆可獲得證明。我們已經說過，一派激進的社會主義者，即鮑爾希維克黨，於一九一七年，在俄國境內，得了政權，建樹一個以蘇維埃爲根據的新式政府，並廢掉土地和工廠的私有制。老派的馬克思社會主義者，很堅定地，信仰民主政治，但鮑爾希維克黨人，却宣稱着說，所謂民主政治，只是變相的資本家的寡頭政治。他們用一個「革命的無產階級的獨裁」來替代民治。鮑爾希維克主義（或稱共產主義）在不久的期間內，又在其他歐洲國家內，獲得許多新的信徒。

（B）現代社會主義的派別 在實際上，社會主義的運動，已分成兩大派；那些主張逐漸而和平的改革者，可名之曰「緩和派」（The moderates），那些主張社會革命而同情於俄羅斯的鮑爾希維克黨者，可名之曰「激進派」（The radicals），大都自附於共產黨。

（C）社會主義的強點與弱點 在法蘭西的選民中，約有四分之一的數目，在意大利的選民中，約有三

分之一的數目，在德意志的選民中，約有五分之一的數目，此外在歐洲的其他國家內，亦有強有力的『少數黨』都投票於這派或那派的社會黨或共產黨方面。所以社會主義的勢力，在現代，可算是非常強盛了。可是從另一方面看，社會黨人是如此地分裂着，而各派之間，又有如許之不同，所以社會主義的力量，沒有能夠像它所佔的人數那麼大。其實，我們用『社會主義』這個總稱，是完全不適當的，因為，在社會主義的名詞下，竟包括着如此複雜的派別。

(三)其他社會運動 在社會主義以外，還有其他的若干運動，亦企圖着，希望用種種方法，來解決社會問題。例如美國的 I. W. W. 黨，和法國的工團主義者，主張以總罷工 (General strikes) 及『搗毀』(Sabotage) 二者，作為手段，藉以打倒資本主義，並達到廢除政府，以及工人握權的最後目標。

(A) 天主教社會主義 其他也有反對暴動而主張改革的溫和派的運動，就中最據勢力的，首推社會主義的天主教運動 (Social Catholic Movement)。許多天主教徒，——幾乎每一國家內都有，——相信勞工問題之解決，應當根據基督教的正義，和博愛的原則。因此，他們就提議了許多迅速的改革，如公正的工資，養老金，健康保險，工人意外的撫卹，以及童工的廢除等。還有許多社會主義的天主教徒，又鼓吹着，設立勞資聯合委員會或理事會，使勞工方面，得在工業的管理上，發表他們的意見，而使勞資糾紛，可以和平解決。如此的理想，到了後來，又被英國的基爾特社會主義者，採納過去，作成他們的系統。他們要各種工業中的工人，組織一民治的協會，以取得工業的管理權。

(B) 自由主義的社會改革 除此以外，還有不少的『自由分子』(這可不能與十九世紀初年的自由

黨人纏混) 他們情願把職業組合, 社會黨或其他勞工集團所要求的條件, 全數給予, 但不願看見社會革命, 不願在革命的歷程中, 再向前跑上一步。在英吉利, 這些自由分子, 設立了養老金, 疾病保險, 並其他各種所謂「社會的公道」的議案, 而如我們在第二十一章內所曾敘述過的。

(C) 「放任主義」的消滅 就大體而言, 現代文明的趨勢, 已拋棄了十九世紀初葉的「放任主義」(Laissez-faire doctrine), 承認政府方面, 必須做些可以滿足勞工階級的事, 此所謂可以滿足勞工階級的事, 究指什麼而說的呢? 這就是今日民主政治所面對着的問題, 亦即是目前最麻煩的一個問題。

第十節 等候解決的國際問題

國際關係的問題因大戰而更益尖銳化 和勞工問題幾乎同樣嚴重的, 是國際關係的問題。在第二十四章內, 我們已指出種種理由, 為何現代的國家, 雖在其他方面, 有種種進步, 但在國際爭執方面, 非獨不見緩和, 抑且更爲劇烈。在一九一四年的大戰內, 人們費掉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圓, 和一〇,〇〇〇,〇〇〇條性命, 而且幾乎又把歐洲文明, 毀滅無餘; 經過這次大戰之後, 人們纔重復想到這個問題。新近設立的國際聯盟, 縱不能防止一切戰爭, 至少, 應能消除若干戰爭。可是, 現在的歐洲, 依然處於險境, 小國與小國之間, 常因爲疆界問題, 而引起爭執; 大國方面, 更於武力主義和帝國主義的面具之下, 互相爭逐, 各不相讓。

和平主義 然而主張和平的人, 却逐漸增加了。他們主張縮減軍備, 把國際間的爭執, 用仲裁及協調的手段, 獲得適切的解決; 又主張用居民投票法 (Plebiscites), 以解決疆界的問題; 又主張把「落伍的國家」及

殖民地，置於國際的共管之下，而終止帝國主義的糾紛。這班和平主義者，替代那班以征服他民族的領土，引爲自豪的國家主義，希望創出一種新的，可以自傲地尋出正義並改進國內環境的愛國主義。這是絕對不同的兩個觀點，究竟那個勝利，那是一個等候解答的問題。

第十一節 教會的新適應

在現代生活中，沿襲的教會，究佔據若何地位，這是一個嚴重的問題，關於此問題，各派的人，各持不同見解。我們在這裏，只備敘述幾個毋須置辯的史實。

(一)新教的新派別 自從十六世紀，歐洲北部，脫離天主教的勢力以來，許多新式的基督教派，乘時而興。在十六、十七和十八世紀，新的派別，——像「朋友會」(Quakers)，「浸禮會」(Baptists)，「監理會」(Methodists)，「獨立教會」(Congregationalists)，和「一神會」(Unitarians)等——皆從原來的「新教會」(即德國和斯干的那維亞的「路德會」，荷蘭及蘇格蘭的「加利非尼會」英國的「英國教會」或「監督會」中，——分裂，降及十九世紀，此項分枝，益爲衆多。

在十九世紀所創立的教派中，最有趣的一個，乃是摩門教派 (Mormons)，那是約瑟史密斯 (Joseph Smith, Jr.) 於一八三〇年在紐約地方所創設的。第二個教派，是基督教科學派，也是在合衆國境內，於一八六六年，由愛特夫人 (Mrs. Mary Baker G. Eddy) 獨手創立的。到二十世紀之初，單在合衆國一國，就有三百或四百個新教派了。

(二) 教派間的合作 可是，在相反的方面，也有幾個顯著的運動，趨向於攻破新教派別的分野。例如青年會，那是十九世紀創立的，到了二十世紀，很迅速地擴張起來，做了許多工作，去毀滅教派間的壁壘。又有救世軍 (Salvation Army) 的組織，約在一八八〇年，創立於英國，注其全力於『精神的專一』，於福音的傳佈（尤其對貧民而言），於慈善事業的提倡，而不以派別之爭爲重。此外，還有其他各教會的聯合，例如在大戰後，在拿大，有幾個新教派，認正合併起來了。到了現在，此種混合與聯繫的運動，漸易成功，因爲原有各派間的理論上的歧異，已不被重視了。例如，在現代，許多長老會徒 (Presbyterians)，甚至不知『宿命論』是什麼意思，——雖則從前的長老會，完全因爲這個理論，纔和其他派別分離的。

(三) 天主教 至於天主教方面，一般的趨勢，還是謹守歷史上的傳統教義——那個在一八七〇年的教大會所確定了的教義，依據此教義，教皇在正式決定關於整個教會的信仰和道德的事件的時候，是受着神靈的指示的。這種『教皇無失』(Papal infallibility) 的教義，曾引起許多非天主教徒的劇烈反對，可是它的基點，却仍和其他天主教的教義，一同保持下來。雖在一八七〇年，在意大利境內，教皇失了他那最後的『塵世的所有物』，——就是他的領土，可是在天主教的精神方面，他的權威，却因之而愈益增強。天主教的勢力，在此二十世紀內，毫無疑義地，比它在十八世紀時的勢力，更爲強固而團結了。

(四) 反教主義 這個主義的意思，就是說：反對一切教士，排斥一切供職教會的人。在前世紀內，這個反教主義，於各國政事上，很爲顯赫。例如法國，以及其他許多國家，都褫奪天主教的特權，使之不得稱爲唯一的國教，且又訂下許多反對僧侶道會和宗教學校的法律。在普魯士，自從民主革命（一九一八年）之後，所有國家佈

道會，概被解散。在英國，也曾一度反對英國國教的特權，但是沒有成功。總之，無論從那一方面看，教會雖仍維持他們的正宗地位，可是宗教的自由，隨時隨地，在那裏擴張着。且就通盤而論，好像都有像美國的趨勢：即一切教會，都有自由，沒有一個，具有特權。如此的事，也許有益於教會，因為它們已自政治的干涉中，被解放出來了。

(五) 達爾文主義和較高的批評 達爾文主義是一個科學上的學說，爲達爾文氏 (Charles Darwin) 於一八五九年所創下的。這學說的內容，只是說：各種動植物，不是單獨地，被創造出來，乃是經過「天然淘汰」，逐漸進化到現在的地步的。許多基督教徒，尤其是新教徒，因為這進化論，搖動了聖經的教義，就詆毀進化論，說它違反了聖經中的『創世記』。此外，還有一個學說，和達爾文主義，互相關聯，那就是說：地球的年齡，比我們所想像的，更爲悠久。這個學說，又嚇壞了好多基督教徒；有些新教徒，感覺他們的信仰，已被這些學說，全部推倒了。有些教徒，把宗教和科學二者，很迂曲地調解着。在天主教裏面，也有同樣的情形，但是他們對於接受新學說的困難，却比較小些，因為天主教的神學，並不注重舊約聖經的逐字析義的。不容說，達爾文的學說，毀滅了許多天主教徒及新教徒的信仰，不過到了後來，他們的信仰，又被恢復過來，因為有許多科學家，像巴士特和李士特爵士 (Lord Lister) 等，都感覺到，同時之間，既做一科學家，又做一基督徒，那並非全不可能的事。

● 基督教的『創世記』開口即說，上帝創造天地萬物。

(六) 教會內的社會工作 在十九和二十世紀內，許多基督教會，努力於社會的服務和社會的改革，這也是一種新的趨勢。

(七) 國外傳教會的發達 同時，國外傳教會，又非常迅速地發達起來。從前時候，在天主教方面，確已做下

許多傳道工作，可是到了十九世紀，這種傳道工作，又增加了一倍；而在新教方面，亦和老教競爭起來，也派出許多傳道師，到非洲，亞洲，並東印度去宣教。

第十二節 教育益見重要

輓近教育的普及，最後，我們要致意於教育事業的發展。大學教育，好像民主政治一樣，只是新近的事。爲平民而設的初等義務學校，直到十九世紀末葉時，方大規模地設立起來。就是到現在，在許多文明國家內，仍有許多人民，不能識字，不會寫字。不過教育的進步，確是非常迅速的。

印刷的影響 普及教育一事，對於政治和文明的發展，具有極大影響。蒸汽和電氣的印刷機，排字機，聯行排字機，自從這一類東西，相繼被發明後，一切書籍，小冊，雜誌，報紙等等，都能很便宜地，印刷起來，無論窮人富人，都可『人手一編』。印刷的事業，在政治上，可生極大的勢力，例如不列顛的首相，在大戰時，曾被一家報館主人打得落花流水。可是從另一方面看，印刷亦非全無危險的東西，因爲不守分範的報紙，常會利用讀者的愚蠢，捏造消息，迷醉他們。如何去防禦這種流弊，那倒是一個極困難的大問題。

全民教育，對於我們的文化，亦有顯著的效果：便宜的印刷品，和公共圖書館，雖在一方面，供給了教科書，並其他有價值的文學作品，可是在另一方面，也散播了有害的書籍小說，即此種類的書籍小說，實足使我們的文化程度，漸竣於破壞與沒落的險境。

電影的影響

電影也是近代傳佈教育的一件工具，不過用電影作爲教化用具，無論在學校內，或在電影

院內，都在嘗試之初，誰也不能預言：究竟它能如何扶助教育，或代替教科書。但是廉價而富於刺激性的影片，非但『鳩佔』了許多有價值的讀物的位置，並且已經造成許多罪惡。

教育的根本問題 前面所說的種切，它的效用，好像一部機器，又好像民主政治，它們的結果的好壞，那全看如何利用它們，如何把它們施用於二十世紀的民治文化上，以為決定。我們的根本問題，還是教育。除非人們能夠善用他們的選票，他們的金錢，他們的機械，印刷機，及電影，那末，民治的前途，儘有巨大的浩劫和危機，埋伏在它的面前。所以，穎悟地了解這些近代文明的特點，實為一種急切的需要，又為一種不可不盡的義務。

道德和教育 除了穎悟地了解之外，還須有別的東西。僅有知識，不能把人陶冶得完善，也不能使人成功。真的，在監獄內，不是一樣也有受過高等教育的犯人麼？所以，除非知識和『善念』兩者相輔而行，那末，知識是一件危險的東西。反轉來說，假使『善念』沒有知識，來做它的啓導者，那末，『善念』往往也會因皂白不分，變成非常有害的東西。總而言之，今日的世界既需要知識，又需要道德。能夠兼有此二者的男女，就是良好的公民。假使沒有這種好公民，我們國家的前途，便不堪設想了。只當我們具備如此樣式的公民時，我們方有希望，可把將來的世界，造成一個遠勝過數千年來人類所住的世界。

第二十九章 最近世界政治的趨勢

我們在前章內，已把那些需要詳細研究的近代現象，敘述一個大概，以下打算更細心地，搜索並討論大戰後歐洲所發生的政治上和經濟上的問題。我們將要研究現代的民主政治，如何受嚴重的經濟問題的困扼，尤

其如在英吉利、法蘭西、德意志諸國。在另一方面，我們更要注意：現代的民主政治，如何在戰後的重壓之下，搖動它的根基；如何在意大利並其他歐洲國家內，都被獨裁制度，取而代之地位。又須研究俄羅斯蘇維埃政府的經營，更須從俄羅斯，轉向亞洲，研究該地的民族自決和獨立運動，如何建下顯著的基礎。此外，在國際關係的立場上，那些關於糾紛的解決，軍備的減縮，及鞏固的和平基礎的建築，諸如這一類事，究做到什麼地步，關於這些，也是值得研究的事。

第一節 英吉利勞工階級的得勢

經濟問題 此次世界大戰，殘害了英吉利的商業狀況，增加了它那勞工問題的嚴重性，劇烈地改變了它那傳襲的政策。它的國債，增加了十倍，在大戰結束之時，總計有三九，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圓，如用英幣計算，差不多合到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鎊。僅此債務的利息，已超過戰前的全部支出。因要負擔如此一筆巨款，同時，又須供給政府的經常費用，英吉利的人民，實已陷於極端的險境。大戰剛終了的時候，那標準的所得稅，竟抽到百分之三十，大約每鎊的收入，要抽六先令的所得稅，而大宗的收入，更須抽巨大的苛稅。對於奢侈品，它的稅率，更增加到百分之八十。

更壞的，是戰爭給予貿易和實業的影響。英吉利所倚重的大宗出產品，如煤，棉織物，鋼鐵，並其他工業上的製造品，它們的收入，祇可抵付它那巨量的食料和原料的輸入。然而戰爭的結果，德意志、法蘭西諸國，不能再像往時一樣，講買這些出品，因此英國的經濟，益陷於困難地位；何況同時之間，又和鮑爾希維克黨的俄羅斯，厲行

經濟絕交，而印度和中國，也減退了它們的購買力。大不列顛的出口數量，比了戰前，簡直一落千丈。結果，許多的工場，廠家，完全倒閉，而多數的工廠，亦以經濟窘迫，不能維持，祇能局部的圖謀發展。

失業 工廠的倒閉，便使成千成萬的職工，陷於無職業的窘境。到了一九二一年，需要職業的男女，其總數，竟增至二百五十萬人，平均在每七個工人中，就有一個工人失業。而政府確實感覺到：倘使成百萬的失業工人，久被擯棄，而無一些惠助，則其結果，非特將使這些工人，流為餓殍，而革命的風潮，或將因此而起。為此，在政府方面，不得不規定一種失業工人的救助制度。這些救助金，普通視為『撫卹』，或稱慈善費用，實則，不過保險的費用罷了。在一九一一年，為欲補救失業，曾強迫少數工人，實行勞動保險；到了一九二〇年，又通過一條新法，把這保險制度，推廣到全體僱員，除掉僕役，佃工，其他僱員，均於每星期內，付銀八分，他的僱主，也付與相同數目，在政府方面，又加上四分，以補足保險費。這樣，遇有任何保險工人，失去位置，不能另找其他工作時，他即可每星期內，領到三元七角半的保險金，恰夠維持生命，不至於挨餓。如今，有這麼多的失業者，那筆補助金，就須好幾百萬鎊，於是那班僱主，紛紛議論，以為此種制度，乃是鼓勵遊蕩的政策。然而這個制度，依舊繼續，因為失業的人數，仍舊很多，老是盤旋在一百萬至二百萬人之間。這個失業問題的唯一解決方法，祇有復興大不列顛的實業，和尋求銷售大不列顛出品的市場。

鑛工和總罷工 勞動的問題，在煤業方面，尤覺尖銳化。鑛工們要求較高的工資，以維持新近增高的了的生活程度。在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一年間，他們藉罷工為對付手段，獲得部份的成功，可是在鑛主方面，却感覺到情景的困難。他們所出產的煤，要想占利賺錢，在事實上，非常難能，因為煤的價額，是如此之低。大多鑛業家，都忍

痛地經營這虧蝕有餘，占利無時的事業。及至一九二五年，當鑛工們被壓迫着，從每天七小時的工時，改爲每天九小時的工時，並且他們的工資，也較前減低了的時候，鑛工們當然拒絕承認。雙方的情形，終弄成僵局了。當時，卽由政府出場，允許墊付資方所要挾和勞方所請求的工資差額，直到調查煤鑛情形一事，完全告成爲止。當時，調查委員會報告着說：有四分之三的煤鑛，是在虧蝕的情況下，進行工作。在報告中，他們提議把鑛業歸爲國有，但交與私人經營；其他無利可圖的鑛區，一概停閉；工資亦應減低。在一九二六年五月，許多鑛業公司，宣告減低工資，同時，一百萬鑛工，就進行罷工。爲要援助這些罷工者，職業組合協會，也同時宣布其他實業的總罷工。大約有一百五十萬工人，加入了這個運動。但是大多數人，却沒有參預。政府對於當時的情形，負責管理。火車及公共汽車，皆由自願服務者開駛；經過九天的騷擾之後，這次總罷工的風潮，才算平靜下來。雖則煤業工人的罷工，竟延長至六個月之久，但到後來，終於復工了，他們是失敗了。到如今，煤業問題，仍是一個未解決的問題。到了一九二七年，在政府內，由保守黨掌權，他們通過一個議案，叫做『職業爭議案』(Trades Disputes Bill)，規定總罷工爲不法的行動，並在諸多方面，限制職業組合的活動。

補救的方法 爲欲補救經濟上的困難，於是工黨中人，提議把煤鑛，鐵道，發電機，和人壽保險等事業，歸爲國有；把過剩的工人，從鑛中移到其他的實業工場中去；大規模地發展電力；增高遺產稅；廢除職業爭議案；並且指派一個委員會，協助政府，共同解決經濟上的困難。自由黨人，也供獻一個比較溫和的勞動改進計劃，主張政府方面，推廣築路，造屋，並其他公共建設事業，以替代失業者所失去的工作。保守黨人，則趨向略異，他們主張，商業界人，應自己打出一條補救失業的生路來。法律和秩序，必須維持，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必要避免。至於扶助

實業一層，則保守黨人主張減低主要實業的地方稅，厲行保護稅。這樣，工商業的負擔，可以減輕，同時，實業也可發達起來了。

保護稅和自由貿易的對峙 這樣一來，我們就要看到保護稅和自由貿易的衝突。從一八四六年起，到世界大戰為止，英吉利政府，一直保持自由貿易政策。可是在大戰時候，勞合喬治內閣，會施行幾種緊急關稅（emergency customs duties）；到一九一一年，又通過一條保護實業法（safeguarding of industries act）及至一九二三年，鮑爾溫（Stanley Baldwin）所領導的保守黨，宣布失業的真正解決法，祇有在製造品上，徵收保護稅，以獎勵實業。這種策略，又可把英吉利和其他殖民地的經濟連索，更爲鞏固一層。因爲這樣一來，可於大不列顛帝國的出品，給予減低稅率，以示最優惠的待遇。爲求實現這個計劃，鮑爾溫氏會解散國會，並於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中重行選舉，結果，他的政黨失敗了。可是，後來，在另一次選舉中，保守黨重握政權，於是又把保護實業法的計劃，重新回復轉來，重復創設保護稅，以保護各種實業的利益。其結果，這個稅制，終究成爲英國政治上的導火線：保守黨人，堅持保護稅制，而工黨和自由黨人，却擁護着自由貿易。

民主主義的增進 同時，非常驚人的政治變動，正在進行着。英吉利的民主政治，因有一九一八年和一九二八年的兩次重要的選舉法的改革，竟獲得迅速的進展。一九一八年的人民代表法（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people act），把下議員的選舉權，給與一切年在二十一歲以上的男子，和三十歲以上的女子；而這些人的選舉資格，只以居住或營業於該地在六月以上者，爲主要條件。同時，年在十八以上的現役軍人，也有同樣的權利。總計起來，新選民的數目，共凡一三，〇〇〇，〇〇〇人。同此代表法，又規定一個選民，不能在兩個選舉區

內投票，同時，又把下議院的議席，重復分配一下，務使各選舉區內，都能有平等的代議人數。第二次的大改革，是在一九二八年，規定凡年滿二十一歲的婦女，和男子一樣，都有選舉權。於是赴選民登記處登記的女子，突增至五，〇〇〇，〇〇〇人，這是女子選舉運動的勝利。在一九一八年之後，下議院中允許有女子的座位，但是不能到上議院中去；直到一九二九年，內閣中方纔允許有女閣員。

上議院 上議院恰和民主主義相反，是貴族和特權階級的一個重要堡壘。在一九二七年，保守黨提議，增強上議院的勢力，並把它的議席減少，從八百個議席，減至三百五十個議席，同時，又擴張其權力。這個提議，沒有人贊成，所以元老院依然沒有變動。

政黨和內閣 不列顛政府的特點，就是那兩黨制度。在大戰中期及戰後的數年內，這兩黨制，暫時中止。在愛國聲的號召之下，所有的政黨，在大戰時候，都一致表示，願意擁護政府。在一九一五年，除了自由黨以外，還加入保守黨和工黨的代表，共同組成內閣。這些政黨的結合，名之曰混合內閣（Coalition）。從一九一六年到一九二二年，這個內閣，全在勞合喬治的領導之下。從前最熱烈的民主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如今都變成最激烈和最熱誠的愛國者。他們漸次得到保守黨的擁護，並不完全依賴自由黨了。在一九一八年休戰的時候，愛斯葵士（Herbert Asquith）和幾個自由黨的黨徒，從這混合內閣裏，退了出來，同時，工黨也反對這內閣。可是，勞合喬治，在這混合內閣內籠絡了許多保守黨員和自由黨員，尤其其他那大聲疾呼的愛國主義，使他在一九一八年十二月的選舉中，竟獲得完全的勝利。靠了這個後盾，他便繼續了四年政權。

可是到了最後，保守黨人，逐漸感覺到：在自由黨首相之下努力，實在有些討厭，——尤其當他允許愛爾蘭

自由邦自治之後。此外，他的外交政策，頻頻遭遇失敗，他自己，也被彈劾，因為他們覺得，他使用個人的權力，實太過分了。於是保守黨人，決議退出混合內閣。勞合喬治，即於一九二二年十月辭職。十一月中的選舉，給與守保黨人，以一個絕對的多數，安得烈巴那勞（Andrew Bonar Law），那個久經馳譽的保守黨領袖，成爲首相。不過爲着身體的衰弱，閱七月，就辭了職。鮑爾溫即繼起爲領袖。他是一個煤鐵大王，管理自己所辦的宏大鋼鐵煤事業，經歷二十年，然後投身於政界。他曾表示他的愛國熱忱，並將七五〇，〇〇〇金圓，贈與國庫，作爲戰債。實則，那筆大款子，僅及他那產業的十五分之一而已。他靠了他那諳熟的財政學識，又靠了他那對於保護稅的折衷辦法，更靠了和合衆國的妥協，——一九二三年間，關於償還美國戰債的談判的妥協，就獲得可以在黨中左右一切的勢力。可是一等他做了首相之後，却因關稅問題的爭論，卒於一九二三年十二月的選舉中，使他和他的黨派，完全失勢。

在一九二四年正月，當新產生的下議院集會時，竟沒有一黨，佔據多數。保守黨有二百五十八席，工黨有一百九十一席，自由黨有一百五十八席。自由黨和工黨，互相結合，共去推倒鮑爾溫內閣，於是英王就任命麥唐納（Ramsay MacDonald）組閣，因爲他是次多數黨（即工黨）的領袖。英吉利受工黨內閣的統治，在歷史上，實爲破題兒第一遭。而在事實上，英國受這工黨內閣的統治，也有九月之久。麥唐納曾經做過一個極貧困的書記，並於大戰之時，被認爲危險的『和平家』。麥唐納的內閣，並無意思去介紹社會主義；麥唐納自己，也不是一個相信激進手段的人。並且工黨的席位，在下議院中，還不到三分之一，它不能通過任何議案，倘使沒有自由黨或保守黨，去贊助它。可是在外交上，麥唐納却大着膽子，從事於和平及調協的政策；對於賠款的爭議，他採用



第六圖 倫敦海軍會議

道威斯的計劃 (Dawes Plan) 來緩和他的空氣；他又勸告法蘭西從魯爾 (Ruhr) 地方撤退；在國際聯盟會中，他親自代表大不列顛，促成強制仲裁的辦法；他停止在新加坡地方建立巨大的海軍根據地；他又承認俄羅斯的蘇維埃政府，但當他和蘇俄談判條約時，他一方面期望英國能借巨款給俄國，在他方面又要挾俄羅斯承認俄國所欠英國投資家的債務。那時英國的保守黨和自由黨覺得麥唐納的談判已離題太遠，在十月中，他竟被推翻了。在下屆選舉的時候，保守黨得了絕對大多數，工黨減少四十席，而自由黨僅剩寥寥的四十席而已。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保守黨員仍以鮑爾溫氏為主腦，重行組閣。這次鮑爾溫的握取政權，竟有五年之久。際此期間，英國和蘇俄的關

係，日趨嚴重。新任的外交部長張伯倫 (Austen Chamberlain) 拒絕了麥唐納所贊成的強制仲裁計劃；又恢復新加坡地方的海軍根據地；同時，巡洋艦的建造，又很迅速地進行着。但當一九二九年國會的五年任期終了之時，保守黨或工黨的何去何從，實繫於大不列顛二千七百萬選民之手。至於鮑爾溫的政策，早被多數人擯棄了。

一九二九年五月中的選舉，使工黨方面，重握政權，勞工的選舉票，多至八百萬票（比保守黨的票數略少）。在新產生的下議院中，工黨的議席，計凡二百八十有六，差不多佔着多數；而保守黨，却不過二百六十席而已。同年六月，麥唐納組成新內閣，那是第二次的工黨內閣。麥唐納和蘇俄開談判，重行出席國際聯盟。為欲提議減縮軍備，他並於一九二九年十月，親渡大西洋，而至美國。他聯合胡佛總統，在倫敦地方，召集五個主要海軍國的軍縮會議 (Disarmament Conference)。這是他的外交，至於內政，他仍像一九二四年的樣子，仍去借重自由黨和保守黨的擁護，唯其如此，所以他不能把工黨的緩和社會主義的黨綱，施諸實行。

自由黨似乎已衰落到十分寥落的地步，但他依舊足以操縱工黨和保守黨的平衡勢力。英國的兩黨制，因受大戰的影響，在實際上，已成爲三黨制了。

愛爾蘭自由邦 關於愛爾蘭的新芬 (Sinn Fein) 革命，和愛爾蘭自由邦的產生的故事，我們在第二十章內，已經敘述過了。依據它於一九二二年所採用的新憲法，愛爾蘭自由邦，已站在一個民治國家的地位；不是在名義上，有些差別，那它簡直成爲共和國了。它享有像坎拿大和其他英屬自治殖民地同樣的自由。那個在形式上，稱爲不列顛王的代表的總督，差不多沒什麼權力；政府中的真正主腦，是威廉·卡斯格雷 (William Cosgrave)，他是行政理事會（或稱內閣）的主席。那理事會，是對代議院負責的；而這代議院，是由二十一歲

以上的男子和女子所選舉而組成的。在上議院內，共有六十個任期九年的議員。卡斯格雷主席，曾於好幾年內，和台佛里拉（De Valera）所領導的武裝共和黨員，互相對抗，並曾碰過嚴厲的經濟問題，但是結果，對抗的局面消滅了，他拉攏共和黨員，使其在代議院內，佔據議席；同時又實現了促成經濟進步的政策。他發展了新的實業，像甜菜和製糖的出品等，又利用堤堰，建築大規模的發電廠，例如善農河（The Shannon River），到了現在，早成爲國內電力的策源地了。他又援助佃農，購買田地，又貸出款項，補助實業上的發展。至於對外的事務上，愛爾蘭始終處於領導地位，聲援各自治殖民地的實際的獨立。

自治殖民地 在一九二三年的帝國會議中，不列顛政府、愛爾蘭自由邦、以及自治殖民地（包括坎拿大、澳大利亞、南非洲、和紐西蘭在內）的代表，都表同意，每一區域，應有單獨協議條約之權，但於進行單獨協議之時，對於其他各處的利益，應與以相當注意。在一九二六年的帝國會議中，更進而宣言：大不列顛和自治殖民地，同站在平等地位，一切自治殖民地，都是大不列顛聯邦帝國（The British Commonwealth of Nations）的自治分子，效忠於英王，但得自由處理自己的事務。有幾個自治殖民地，開始表示他們的獨立性，派遣各別的外交官，至其他各國，不再允許不列顛的公使，攫取他們的利益。曾有若干外交問題，各自治殖民地，竟敢大膽宣言，拒絕接受大不列顛的指揮。簡而言之，那個『祖國』對於他的『子女國』，須視之爲平等的獨立體，而以家庭式的親愛，信義，相互聯絡。然對於印度和其他殖民地的統治，大不列顛帝國，依舊保持原狀。不列顛聯邦帝國中的有色民族，雖至今日，依舊是被壓迫的民族。

第二節 法蘭西對於平衡預算和安全的奮鬥

白拉克 (Blac) 和街得兒 (Cartel) 大戰以後，法蘭西的政治，在表面上，固然非常混亂，但在實際上，却很一致。在下議院中，有十餘個不同的黨派或集團，在上議院中，也有各派的政黨；內閣的起伏，恍惚無常，平均每年有二次更動，有一年，竟更動了五次。但在如此紛亂的局面中，仍有若干普遍的趨勢，可以跡尋出來。

一九一九年，剛在大戰結束以後，下議院即舉行改選，有一派強有力的保守的及愛國的多數份子，名叫做『全國白拉克』 (National Bloc) 並非真正的黨派，不過是幾個小黨派的團結和聯合。他們多少想把共產主義者壓倒，想強迫德意志賠償一切因戰事而所受的損失，又想支持法蘭西的強大和權威。他們極端反對共產黨徒，在法蘭西境內，施行煽惑；又拒絕承認蘇俄的共產政府，並在波蘭和俄羅斯的戰役中，他們主張援助波蘭。他們為要增加法國的權威，就和比利時，波蘭，捷克斯拉夫，締結攻守同盟。無論什麼要減輕德意志賠償的計劃，都被他們堅決地和固執地反對着。到了一九二三年，這種政策的極點，就成為傍卡累總理 (Premier Poincaré) 派遣法國軍隊，渡了萊因河，去佔據德意志在魯爾 (Ruhr) 流域的煤礦，以為徵取賠款的手段。

一九二四年的選舉，表現出較緩和的精神，激進黨和社會主義黨，聯成一線，結成普通所稱為『街得兒』 (Cartel) 的組合，從『全國白拉克』手裏，奪了許多議席。在議會中，街得兒和白拉克二者，差不多佔着相當的均勢。但是兩者都缺乏精誠的團結，所以那個均勢，很容易被幾票的變移，牽動整個的大局。起初，『街得兒』佔着上風，故在一九二四年和一九二五年，於赫禮歐和本李武 (Herriot and Painlevé) 做總理的時候，同意於道威斯計劃，減少德意志的賠款數額，且在魯爾的法國軍隊，也被撤退了。並於一九二五年，正式和德意志簽訂羅加拿和平公約 (The Locarno Peace Pact) 可是，在財政政策上，街得兒派，終於失敗了。

財政問題 財政的問題，在大戰中形成。當戰事進行之際，法政府在自己國內，借了一一〇，〇〇〇，〇〇〇，法郎。（約計二〇，〇〇〇，〇〇〇，金元）此外，更向美國政府，借了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元，又向英國政府，借了二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元。休戰後，法蘭西繼續借債，以恢復其荒涼的北部諸省，並補助目前預算的短少。到了一九二五年終，法國的內債，差不多是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法郎；而它的外債竟有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元。它又發行了許多紙幣，却在有現金去買回來，所以紙法郎的價格，就一落千丈，絕對不能按照原有的一九二三分的法定市價，兌取現金；沒一九二六年，法郎跌落到只值二分，法蘭西乃日趨於破產。政府費了很大的經費，去重建或修理八千個工廠，和五十萬的住宅及農作物；那些東西，都是大戰時所破壞了的。此外，政府還要給付每年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法郎的撫卹金。這些過分的負擔，決非政府所能勝任的了。

在這種窘迫之下，卡累於一九二六年，重復總理之位，靠了加稅和緊縮二者，總算把預算弄平了。他增加紙法郎的價格，使值四分之數，且又維持它的信用。他有如許成績，所以在一九二八年的選舉中，民衆一致擁護他，因此，他也得繼續執政，直到一九二八年七月，因為身體不強，方始離職。他做了三年總理，如此久長的任期，在法國，可說是絕無僅有的了。在他以後，白里安（Aristide Briand）執政三月。旋由泰狄歐（André Tardieu）繼任總理，他是一個年輕的人，但表同情於卡累的政策。

共產主義和勞工 在這許多年中，資產階級的人，對於共產主義，表示無限的恐怖。在一九二四年和一九二八年的選舉中，雖祇有少數共產黨徒，被選入國會，可是共產黨的煽惑，已足使保守黨人吃驚。他們恐怕大批

工人，受共產黨的煽動，起而暴動，所以國會方面，在一九一九年，決議了八小時的工時法，又通過各種對於勞工有利的法令。

反教會運動與阿爾薩斯·洛林 在法蘭西政治中，另一重要之點，則為反教會運動的推展。世界大戰之時，亦即反教會運動緩和之時，許多被逐出國的僧侶，都得到法蘭西來。在一九二一年，法蘭西又委任一個大使，到教皇那裏去。但在一九二四年的選舉中，強硬的反教派，即街得兒派，又發生擾動，他們威嚇着，要把大使撤回，又要把戰時返國的僧侶們重復驅逐出境。然而當街得兒派企圖把法蘭西的反教法律，適用於阿爾薩斯·洛林的時候，民情異常激昂，在那些省分中，天主教徒，清教徒，和猶太人，曾被允許，得享有辦學的自由。但巴黎政府，却計劃着，想把這些學校，一律解散。這是全然反背民意的事，因為他們想，法國政府，有意要在那些地方，強迫人民，一律棄去德文，修習法文；當時的反抗，是如此的強烈，致使巴黎政府，不得不修改它的政策，並准許阿爾薩斯·洛林的學校，有宗教的教育，同時，從教皇那裏撤回大使的威嚇，也沒有實現。無論如何，這個宗教問題，仍繼續着，為法蘭西政治上的主要爭點之一。

軍備、安全與和平 比較反教會運動更重要的，是安全問題。『全國的白拉克』派，竭力想謀法蘭西的安全；主張對於德國，加以軍備的限制；又與他國，締結攻守同盟；又努力發展空軍，使成為全歐最有實力的空軍。然而街得兒派，却側重於助長國聯的力量；進行仲裁條約與和平公約的談判，並且在法、德兩國之間，獲得一種諒解。這種和平及諒解政策的前驅者，是白里安氏（Aristide Briand），他是一個銳敏的政治家，常常上台做閣員。他上台的次數，比任何法人為多，從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三〇年的諸多內閣中，他都做着外交部長。他企圖着，希

望倚恃一九二五年的羅加拿公約，希望倚恃賠款額的減削，和萊因地帶法屬軍隊的撤退，去把法德兩國間的仇視態度，作一結束，而復歸於友好。巴黎公約（The Paris Pact）的非戰主張，實出他的授意，而為合衆國所同意者；他又極熱烈地擁護國際聯盟，希望它的勢力，得能蒸蒸日上，靡有止境。在一九二九年，他創議着凡屬歐洲國家，有停止相互間的傾軋，而努力於一個在和平及繁華的利益上的聯合。在另一方面，白里安也和多數法國人的感覺相同，以為在和平與安全，未能倚恃和平公約及國聯二者，得到堅定不搖的基礎之前，法蘭西不宜急急把軍備減縮。

第三節 德意志共和國的苟延殘喘

大戰後的德意志 從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四年，德意志共和國，挨過了五個難受的年頭。它是受慘敗而負重創的國家，差不多有二，〇〇〇，〇〇〇人民，戰死沙場，又有四，〇〇〇，〇〇〇人民，成為殘廢。協約國的監察者，監視着它，把它的軍隊，降減到十萬人。在德屬萊茵河地帶內，由協約國軍隊駐紮，一切駐軍的開支，都由德國供給。它那全部殖民地，連同八分之一的歐洲土地，以及三分之一的煤礦，和三分之二的鐵礦，都割讓與協約國。它的商船，被他國捕獲去了；它的國外投資，也都受極大的損失；它的國債，比一九一三年時候，增加了十三倍。此外，還須擔負協約國所要求它的三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元的賠款，德意志的負擔，真是不輕啊！

共產黨徒和保皇黨徒的暴動 當德意志政府，正在和協約國緒國，發生劇烈的爭執，希望可以減輕那些苛

刻條件的時候，在國內，又發生着叛亂，又發生着反抗。雖則共產黨徒在柏林慕尼克和萊因河地帶的暴動，不久即爲政府的軍隊所壓服，但革命的危險，並不因而減少，反之，却仍存在着。即在極端的保守黨方面，也含有叛逆性；他們曾於一九二〇年，襲擊柏林，迄後雖被鎮服，但其重建專制之心，並不因而稍殺。他們譏議共和政府，說它過於軟弱，過於缺乏愛國心，因它接受了屈辱的和平條件。好幾百萬的選民，都攻擊着緩和的政黨，例如社會民主黨，民主黨，和天主教黨等。所以在一九二〇年的第一次民選議會中，這三個緩和的政黨，皆遭失敗，僅據少數議席；反共和的國民黨，和極端的激進黨，反佔了優勢。這樣，共和國的前途，實在不可樂觀。

紙幣和魯爾 德政府感覺到自己的弱點，不敢徵收重稅。但因協約諸國，強迫着它，清償全部賠款，於是除收重稅之外，更無其他方法了。德意志的資本家，想盡各種方法，希望徵免財產稅。從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三年，收入的稅款，平均祇及政府開支的三分之一。爲欲應付其他三分之二的缺額，政府方面，不得不向國家銀行，貸借大宗款額，於是銀行也只有增發紙幣的不二法門，結果，遂使德意志紙幣的價值，一落千丈。

同時，又因德意志政府，違背了履行賠款的日期，以致惱怒了協約國，於是法蘭西和比利時，就強佔了德意志的主要實業區，即魯爾（Ruhr）流域的煤礦。一九二三年正月，當法國和比利時的軍隊，進佔魯爾的時候，柏林政府，命令該處，用消極抵抗，作爲對付；它付了幾千萬馬克，給予那班被佔據的鑛業和製鋼廠的業主，以及那些拒絕替法國侵略者服役的德國鑛工。於是又發了大批紙幣。在如此巨大的數量之下，它變到差不多毫無價值，有一時，購買價值一元的食物，竟要化用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紙馬克。在那時候，德意志正飄搖於風雨之中，不知將來的結局，究將如何。更壞的事，是保皇黨員，又在巴威（Bavaria）地方，醞釀叛亂；共

產黨徒，也得了統治薩克遜之權；法蘭西的官場，又製造空氣，欲在萊因河地帶，建設一分立共和國。德意志共和國，究會滅亡而傾覆的麼？人們都如此懷疑着。

斯德萊斯曼和德意志的恢復 在如此危機中，却有一位斯德萊斯曼博士（Dr. Gustav Stresemann）出而挽回頹局。他是德意志人民黨（German People's Party）的領袖，而被視為保皇黨黨員，守舊派人物，以及大商人的代表。他又是一個熱烈的愛國者，他為愛國的思想所感動，率領他的黨員，與天主教黨，民主黨，以及社會民主黨，結成一線，相互合作。從一九二三年八月到十一月，他執握政權而居國務卿之位。他停止在魯爾的消極抵抗；因為這是造成德意志破產的行動。為欲整理那毫無價值的紙幣，他發行一種新鈔票，名曰「梭吞馬克」（Renten-mark），以德意志國內全部不動產，作為抵押。他又遣派國軍，去征服那在巴威滋擾的保皇黨，又推翻了管理「薩克遜」的共產黨。到了十二月，他雖辭去總理之職，但在每屆內閣中，仍任外交部長之職，直到一九二九年十月壽終正寢之時為止。他用巧妙的外交，接受道威斯的賠款計劃；又勸導法蘭西和比利時，從魯爾境內，撤退他們的軍隊。他又借得一筆國際借款，計數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以穩定德國的金融。

斯德萊斯曼與和平 儘管他是那樣的保守，那樣的愛國，但他看得很清楚：德國所最需要的，是和平。所以他接受了共和，並盡其所能，調和德意志國內的諸多黨派。然而他的主要事業，是去和協約諸國謀一妥協之法。一九二五年，他在羅加拿地方，與協約國簽訂數種條約，在條約中，德意志允許，自此而後，永不攻擊法蘭西，比利時，波蘭，和捷克斯拉夫。當然，這些國家，也不得再攻擊它。翌年，他又代表德意志，加入國際聯盟，又在非戰的巴黎公約內，也簽字據，表示贊同。總而言之，他試用和平的外交手腕，去替代軍事和武力。在一九二九年，他又使駐紮

萊因河地帶的法國軍隊，允許撤退，同時，他對於解決賠款問題，也努力進行；他採用楊格計劃（Young Plan），而使德國對於協約國的債務，減輕不少。他一生的事業，可說是很滿意的。及至一九二九年，他逝世了，然而德意志共和國，已很優遊地，走上恢復原狀的康莊大道了。

共和國力量的增加，在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五年的時期內，人民對於共和國的信仰，非常薄弱，所以在一九二四年的民選議會內，緩和的共和黨派，竟遭慘敗。更可駭異的，在一九二五年的總統選舉中，緩和派的人物，竟如此之失敗，連到「少數」一詞，也夠不上。同時，國民黨或保皇黨的候選人與登堡上將（Marshal von Hindenburg），却被選為下七年中德意志共和國的總統。這位有名的上將，既做了總統，處處地方，皆足證明：他於和平的熱忱，和對於共和國的忠誠，全與共和黨黨員的願望相符。

這共和國，因着斯德萊斯曼外交政策的成功，和實業的復興，而奠定基礎。所以在一九二八年的民選議會內，共和黨黨員，得了絕對多數。當時國民黨黨員，僅投了不到五百萬的選舉票，而共產黨黨員，在三千多萬的總數中，祇有三百又三分之一萬的選民，投信任票。從這些數字中看來，那些反對和平，反對中等階級的政府的政黨，雖很明顯地，表示強固的勢力，可是那多數的德意志人民，却都擁護着民治，擁護着和平。

第四節 獨裁政治對民主政治的挑戰

民主政治及其在大戰後的困難 大戰結束後，民主主義的波濤，奔流於歐洲，傾覆了許多皇室。民治的共和國，在德意志，奧地利，俄羅斯，及在東歐的半打新興國家內，都建立起來。就一般而論，政治上的民主主義，與世

襲的君主政治奮鬥，其所得來的勝利，常與經濟上的民主主義——想把從前封建貴族的廣漠土地，分散給佃農的經濟民主主義，平行發展，所以東歐的土地改革，是佃農的民主主義的重要收穫。

然而民主政治，在有些國家內，固然勝利，但在其他的國家內，亦有遭受失敗者，短命的俄羅斯共和國，在一九一七年，讓路給共產黨的獨裁制。其他在東歐及南歐的許多國家，它們的民政體，也為獨裁政治所推翻。所謂獨裁政治，那就是用了違反憲章的手段，以攘奪最高的權勢和統治，這樣，適與民治的原則相反。普遍的慣例，獨裁制的僭立，常發生於無民治經驗的農業國裏。而且，在有些事例上，民治的代議政府，積弱得怪可憐，因為有許多小政黨，互相傾軋，不能攜手合作，共去維持國難時期所必需的斷然政策。這樣，那些政府，就得不着一點保障，就不能對抗世界大戰所引起狂暴的情感，或難受的軍國主義了。

最重要的與最使人興奮的獨裁政治，當以法西斯蒂的意大利政治，和蘇俄的政治，首推第一。在我們敘述這二國的政治之前，姑先觀察獨裁政治，如何在其他的國家內，往前發展着。

波蘭和立陶宛 波蘭靠了此次大戰，總算復國，而且得着自由。它於創立之初，就和鄰邦發生劇鬪。它運用武力，強佔了它所急求而爭議着的邊疆，例如東部加里西亞（Eastern Galicia），上西利西亞（Upper Silesia），維爾那（Vilna），和一部份俄羅斯的漠原。關於上西利西亞的爭執，幾乎和德意志引起戰事，後來由國際聯盟居中調解，才算了事。波蘭人的併吞維爾那，形成與立陶宛的對峙局面。迄後，它又於一九一九年及一九二〇年間，和俄國打了一仗。開首之時，波蘭人幾乎失敗，幸虧靠了法蘭西的軍火，和法國軍官的指揮，才克服維爾那失地，而得到最後勝利。在一九二一年之前，波蘭沒有制定憲法。到翌年歲尾，憲法仍沒有施行，而且那個憲法，好像

法蘭西的憲法一樣，未能產出強有力的政府，去打開嚴重的財政難關，去調和龐雜的各派政黨，去約束軍閥，使之服從軍紀。結果，那位畢蘇基將軍（General Pilsudski）就以國家需要強固的政府一點，作為藉口，組織一支軍隊，在一九二六年的春天，攻進華沙（波蘭京城），強迫總統及總理辭職。我們還記得：那位畢蘇基將軍是一位能得民心的領袖，曾在共和國成立的初年，做政府的主腦人物。在這次一九二六年的政變內，他自己並不做總統；却狠安心地，扮演政府的後臺要角，把握陸軍大權。可是也有一次，做過總理。後來，他憑恃大權，做了波蘭的獨裁者。不過，共和政府的形式，依然保存着。在他的管理之下，政府的地位，比前強固得多，而國家的經濟狀況，也比從前改善得多。

波蘭的鄰國立陶宛，也被一班保守派的軍官們，拘捕政府內的社會主義派人，而進入獨裁政治的地位。有伏爾特馬拉教授（Professor Voldemaras）者，用獨裁者的權力，做了總理，造成了一個守舊的與極端愛國的政府。即此政府，有三年之久，高壓着共產主義，並極頑強地反對着波蘭的領土要求。

匈牙利 匈牙利共和國，樹立於大戰結束時，而傾覆於（一九一九年）共產黨獨裁者貝羅貢（Bela Kun）之手；迄後，他又讓位於保守黨獨裁者哈叟上將（Admiral Horthy）。即此保守黨人，摧殘了他們的敵人，運用『白色恐怖』（那就是說：對於共產黨人和猶太人，施行殘忍的格殺），以壓服反對者。及至一九二一年，退位的哈布斯堡王，名叫查利士，有兩次想企圖復辟，但兩次遭遺放逐。哈叟上將，依然做着太上總統，指揮那個政府。正像許多其他的國家一樣，匈牙利也有國會及內閣；但是那國會，庸碌平凡，毫無聲色，而那內閣，又是澈底的守舊。

南歐的獨裁政治 在南歐，獨裁政治的趨勢，非常普遍：例如希臘，於一九二四年，宣佈它自己為一共和國，

及至翌年，即傾覆於獨裁政治之下；不過不久之後，又把獨裁政治廢黜，而回復到立憲政體。又如保加利亞，在有名的政治家名叫維尼瑞羅（Venzelos）者的領導之下，它的政治，全為一個農夫出身的總理所統治。他壓迫着反對黨，比任何獨裁者，更為厲害，不過結局，他却推翻而槍殺了。在阿爾巴尼亞（Albania），有一獨裁者，想擁君主的尊號。在南斯拉夫，（Yugoslavia）有一個君主，想做獨裁的人。那時，有二個民族，互相衝突，其一為希望建立封建政府的哥羅脫（Croat）民族，其二為期望有一中央集權政府的塞爾白（Serbs）民族，此二民族間的衝突，在一九二九年，達到了極點，以致哥羅脫民族，要想創立一種哥羅脫民族的憲法。那時候，亞力山大王，就用斷然手段，解散國會，廢止憲法，任命一個將軍，作為總理；又解散政黨，奪去一切人民的出版自由權。

西班牙的立憲政府，於一九二三年，為李維拉將軍（General Primo de Rivera）所推翻，推翻的原因，是欲禁止西班牙國會，前去查辦那班在摩洛哥地方喪師辱國的武人階級。李維拉將軍，在位六年，得到國王和一般軍官商人的擁護，但與一班大學生，勞工界的領袖，以及主張自由的政治家，始終處於反抗地位。他把西班牙的政體，改成獨裁制。一九三〇年正月，李維拉辭職，另一個將軍，繼起而為總理。對於獨裁制度，依然毫無損失。

第五節 『大領袖』的統治意大利

失望的勝利者 意大利的民主政治，其所以趨於崩潰者，蓋由隨大戰而來的失望使然。雖則意大利是得勝的協約國之一，它却没有獲得遂其所欲的大份勝利品。一般意大利的愛國者，都憤恨着說，他們的勝利的果

實，都被人家掠奪去了。並且還有種種經濟上的原因，更使得他們感覺不滿。意大利的財政，在戰債之上，動搖不定，人民的生活，都因生活程度的提高，而不得舒服。一班在大戰中服役的軍人，從前線回來，感覺尋求工作的困難。農夫們譁噪着，要求耕地，有些地方，簡直強佔了富人的土地。工廠裏的工人，常常罷工，擁護社會黨派，或參加共產黨的運動。及至一九二〇年，工人們竟佔了六百多個工廠，在那無僱主的廠內工作。可是，到了後來，仍舊遇到失敗，終於放棄他們的試驗。

那班民衆們，老是如此，總把所有的混亂狀態及弱點，歸罪於政府；而政府自身，在那時候，因為沒有一個黨派，在國會內，佔據絕對多數，同時，各個政黨，又不能聯合一起，組織混合內閣，來厲行有效的政策，所以當時的政府，確實非常衰弱，毫無政治效力。



尼里梭墨相意 圖二六第

墨梭里尼 (Mussolini) 和他的法西斯蒂黨員

(Fascist) 在如此情境之下，種種不滿意的愛國者，戰士，農夫，及工人都蜂擁到法西斯蒂集團裏面去。這個法西斯蒂運動，於一九一九年春天，就由墨梭里尼樹立基礎。說起這位墨梭里尼，他本是一個報館裏的編輯，在以前，曾做過革命社會黨黨員。但是後來，變成一個愛國者，參加世界大戰。他和他的黨徒，都身穿黑色短衫，算是一種制服；又採用古代羅馬軍隊的敬

禮和記號，竭力鼓吹羅馬時代的尙武精神。這些青年，均以意大利的救主自命，起初時候，並不受人尊敬，可是到了一九二〇年，法西斯蒂黨人，曾於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運動內，全身武裝，帶着槍和棒桿，衝散共產黨的集合，毀壞共產黨的宣傳機器，與赤色軍隊，大起巷戰。他們所慣用的武器，是草麻油，每遇捉到敵人，就灌以多量草麻油。他們竭盡全力，在意大利北部的實業區域內，壓制共產黨。於是隔不數時，這個法西斯蒂黨，就得到富裕的屋主，和那班懼怕社會革命者的同情，又得他們在經濟上的援助。同時又有成千的工人和農夫，連忙加入法西斯蒂黨，以避免共產黨的過激革命。到了一九二二年正月，法西斯蒂黨竟吸收到很多的黨員。開始了『赴羅馬去』的步序。他們集中全力，去奪取政權，意王無奈，只得表示屈服，接受他們的領袖，即墨梭里尼，做政府的總理。同時，那個陷於戰慄狀態的國會，也承認了他們的獨裁權力。

墨梭里尼的執政 這位『大領袖』墨梭里尼一執政後，就用鐵一般的專制手腕，和他那最能感動人的魔力，以及無限的自信力，去統治意大利，因他曾做過新聞編輯，所以很能瞭解羣衆心理，知道一般大衆，都喜崇拜英雄，所以他就極巧妙地，表示他是一個超等英雄。他身任總理，同時又兼任七個部長的職務。一方面，他又箝制人民的喉舌，不許有反對他的言論。任何報紙只能頌揚他，不准非議他，否則，即須受停版處分。那怕是大學教授，若是非議了他，也要受停職的懲戒。一班反法西斯蒂的領袖，都被驅逐出境，於是一切反對黨，都被毀滅了。在意大利，不再有任何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及結社自由。墨梭里尼企圖着，希望用國家的紀律，來代替個人的自由。個人必須服從國家，服從國家的意志，此所謂國家，所謂國家的意志，其實就是墨梭里尼和他的意志。他做了法西斯蒂黨的海陸軍指揮，享有絕對的權力，不需對國會負責，也不需依靠國會裏的多數黨。他藐視國會，他的訓

令，有法律的強制力。

經濟上的改革

墨梭里尼的第一大功，就在解除意大利的經濟上的痛苦，他努力削減國家的開支，去平衡財政的預算，去穩定紙幣的價格，正像卡雷在法國所做的一樣，他又整理全國的土地，排去原濕的積水，使意大利有更多的田畝及食糧。他又借到一筆外債，去實行巨大的計劃——利用強大的天然水力，變爲電力，以減少煤的進口。他又用嚴格的紀律，管理鐵路，按時開行；一切罷工運動，均在禁止之列。他不許在其治下，有任何事件，和國家的功利違背着。

勞動和資本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墨梭里尼，運用他的最高權力，去停止勞資間的爭議，破壞社會黨及共產黨的聯合戰線，並於一九二六年，制定勞動關係法，依據此法，組織工業協會，以代替工人們自動的組織。說起這個工業協會，非但要受勞動關係法的約束，同時，還要受政府的嚴厲的監督，即僱主們，也須集合在政府所統轄的工業協會內，這樣，關於工資，工時，及其他工作情形，均由勞資雙方，訂立集合契約，以資決定，不得獨自有所主張。一切工業爭議，都須受法院的裁決。

這些組合的設立，不過是發展法西斯蒂理想的民族國家的第一步。那國家，是要立在經濟的組織上，並非立在政黨的基本上的。到第二步，就要聯絡各處的種種協會，在一個國家的統一協會之下：譬如雇主協會，有雇主協會的全國聯合會，工人協會，也有工人協會的全國聯合會。他們又規定，全國經濟界，分爲六大部份，那就是實業、商業、銀行業、墾殖業、鐵道運輸業、航空及海上運輸業，在此六大部份內，僱主與工人，各設一全國聯合會，共數凡十二，此外，又加上一個聯合會——包括各種勞心的人，像教員、律師、著作家、藝術家等人的聯合會，計凡十

三個全國聯合會。在每一經濟部份內，又擬設立「社團」(Corporations)即基爾特(Guilds)，以聯合營資二方。國會內的經濟代表 在多數國家內，關於國會的事，皆由政黨操持大權，在意大利，却並不如此。法西斯蒂黨試驗着有趣的試驗。用經濟的集團，來代替政治上的黨派。他們曾於一九二八年，規定一九二九年的選舉手續，舉其概略，則爲：第一步，由那十三個全國聯合會，各自提出相當數目的候選人，共總合成八百人，然後在此八百候選人中，再由法西斯蒂理事大會（代表法西斯蒂的組織）選出四百名，交民衆去複決。儘管有競選的演說，可是只能頌揚那名單上的人物，至於反對黨人，不准有候選代表的。選民於選舉之時，只能寫個「是」字，表示對於整個名單，完全接受，否則即寫一個「否」字。他們的選舉票，分成兩種顏色，投「是」票或投「否」票，在監察的人，極易區別得出。那次選舉的結果，非常驚人，至其驚人之點，倒並不因爲有八，五〇〇，〇〇〇人，投贊成票，却因有一三六，〇〇〇人，投否決票。

天主教問題 最使墨梭里尼感覺困難者，要算是天主教的問題了。一八七〇年，意大利軍隊，以武力掠奪羅馬，在教皇方面，却始終拒受那筆抵償他的領土上的損失的賠款。因此，結下教會和國家的敵視。但到墨梭里尼手裏，却完成了這次爭議的妥協，並於一九二九年二月十一日，在拉忒藍宮（Lateran Palace）簽訂條約，在此約內，意大利政府，承認教皇爲凡迪坎城的統治者，在教皇方面，亦以放棄其他所有權的要求，作爲交換。雖則凡迪坎城，不過包括凡迪坎宮，聖彼得堡教堂，以及相連的幾個花園，共計百畝左右面積，居民亦不過五百人，但可使教皇保留一個獨立地位，脫離意大利政府的管轄。同日，又訂立一協定，把教會和國家間的關係，像教育法，婚姻法，和委任主教等事件，一一加以解決。自此而後，教會和國家間，重又恢復友誼的關係了。

外交政策 墨梭里尼的外交政策，不在栽培國際間的親善，却在侵奪人家的土地。他說：意大利必須恢復古代羅馬的光榮。爲欲達到此目的，必須獎進人口，同時，又須擴充土地，以謀容納過剩的人口。藉着和英吉利及法蘭西等國的談判，墨梭里尼終於在東非洲，得到朱巴蘭（Jubaland）和一些法屬的最荒涼的土地，一併歸入利比亞的意屬殖民地。又靠着一九二四年他和南斯拉夫所訂的條約，得到亞得利亞海上的阜姆（Fiume）海口，又把阿爾巴尼亞變成它的真正保護國。然而這些零零碎碎的獲得，不能滿足法西斯蒂帝國主義的慾望，他們最好要把中非洲的一塊大面積，甚至連敘利亞或突尼斯，一併交給意大利。當然，這是法國人所不能容忍的，所以墨梭里尼常有和法國人挑戰的舉動，尤其在海軍上，意國要和法國均等的雄心上，最易看出此點。亦即爲此緣故，所以法西斯蒂化的意大利，在許多面，都引起鄰國的猜忌與懷疑。所以墨梭里尼，究竟能否永久維持他的軍國精神？抑將像拿破崙一樣，在戰爭中，遭受最後的失敗呢？這是我們讀史的人所最值得注意的事。

第六節 俄羅斯繼續實行共產

一九一八年和一九三二年的蘇維埃憲法，對於民主政治的最大挑戰，乃是一九一七年三月的俄羅斯革命。這次革命的結果，把俄羅斯從極端的專制國家，改成民主國家，不過，到了一九一八年十一月，這民主共和政體，又被鮑爾希維克黨，全部推翻，創立一個蘇維埃憲法，而由無產階級的人，執掌政權。嚴格的說起來，蘇維埃俄羅斯，不過是社會主義者蘇維埃聯邦共和國（Union of Socialist Soviet Republics or U. S. S. R.）內七個蘇維埃共和國中的一個，然而它却包括全部西比利亞，以及社會主義者蘇維埃聯邦共和國十分之九

的面積，三分之二的人口。第二，就要算那土地膏腴，礦藏豐富，有二九，〇〇〇，〇〇〇人民的烏克蘭共和國（Ukrainian Republic）。還有白俄羅斯共和國（White Russia Republic）乃是位居極西部的一個小國家。還有外高加索共和國（Transcaucasian Republic）包括高加索地帶的阿美尼亞，佐治亞，及亞爾塞拜然。至於土耳其共和國（Turkmen Republic）及烏斯柏克共和國（Uzbek Republic），乃於一九二五年，方始加入蘇維埃共和國，算是蘇維埃共和國的第五第六分子。在中亞細亞的塔日克共和國（Tajik Republic），乃於一九二九年，加入蘇維埃俄羅斯。如是者，前後共湊成七國。所以蘇維埃俄羅斯，乃是一個聯邦國家，擁有八百萬方哩的面積，一四七，〇〇〇，〇〇〇之數的人口，除俄羅斯人外，又包含着一百六十八種不同的民族。至於俄羅斯人，大約不過佔着總人口的半數罷了。



林丹斯瑟約 圖三六第

、這個聯邦式的政府，根據一九二三年的聯邦條約而成，且和俄羅斯於一九一八年所頒佈的憲法，在形式上，完全相仿。那些行政上的事務，像外交，陸軍，商業，交通，勞工，食糧，和財政諸部，均為人民委員會（Union Council of People's Commissars）所管轄，那個人民委員會（即等於內閣）對一個兩院制的議會，——即中央執行委員會（the Union Central Executive Committee）——負責。這中央執行委員會，包括一個代表各種不同民族的議院，和一個從蘇維埃

聯合會議中所選舉出來的議院，在後一議院內，計有二，五〇〇個代議士。只因城市裏的蘇維埃，可於每二萬五千人中，推舉一代表。而鄉村裏的蘇維埃，須於每十二萬五千人中，推選一代表，所以那種選舉，不過由各州的委員，間接的去代表罷了。因此，農民們雖在全人口中，佔有百分之八十，而在中央政府裏，却沒有聲勢。老實說，如此重重疊疊的金字塔式的政治組織，在表面上，好像是根據於城市和鄉村的勞動階級的選舉，但究諸實際，只在使少數的共產黨員，去享受政府中的絕對統治權罷了。

在每一其他的聯邦共和國內，也同樣的，有蘇維埃國會及委員會等組織。這些共和國，在教育，衛生，社會，保險，和墾殖等事業上，都很努力地，去實行自治。但因處於社會主義者蘇維埃聯邦共和國，的強有力的政府之下，一切政事，均受黨的支配，所以在人民方面，很少有自治權。

俄羅斯聯邦的真正政府，由共產黨黨員，包辦一切。大約在一九三〇年，共產黨員，已增加到一百五十萬，不過照人口的總數計算，僅佔百分之一。然而即此少數會員，亦不真正代表共產黨的力量，儘有許多投機主義者，參與其間，從事政治上的活動。

新經濟政策 當蘇俄政府，第一次把共產主義，應用到工業上及農業上的時候，所得結果，完全失敗。金屬的出產，完全停頓，一般工廠，不過出產一些落伍的貨品；一班農夫，不願把他們的收穫，遵照共產政府的規定，交給政府，因此農作物的出產，亦大減低。其結果，遂造成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二年的飢荒，引起諸多反叛，無數騷動。列寧（Lenin）為適應環境起見，就於一九二一年，採用新經濟政策（New Economic Policy）。這政策，是一種妥協，在有幾種工業上，或貿易上，准許恢復資本主義，及私有利益制度，直到共產主義有充分的能力，去管理

它們的時候。在一九二一年以後，因為新經濟政策的實行，就有下列諸現象發生。

(1) 在農業上 政府改變徵收或籍沒農作物的政策，而單是增加農民的賦稅。政府准許農民出賣剩餘的農作物，又得出租土地，僱用農工，因此，就有一班奮勉的農民，變為富裕，其餘的人，都變成雇工。於是共產黨人，視富農為他們的仇敵。有些激烈的領袖，就高喊着，要從他們國內，逐出地主階級。繼之而起者，遂有極重的稅率，加在地主身上，一般貧農，却逍遙於賦稅的負擔之外。同時，政府又開闢了廣大的國有土地，以證明公共的墾殖，比較單獨的墾殖，更為有效。在許多地方，地主的資本和土地，必須全部交出，和貧農的土地，合在一起，成為『集合的耕地』（Collective farms），這樣，就可用聚合的勞力，以及從政府裏借來的曳引機，墾耘機，從事於耕作了。在一九二九年及一九三〇年，這樣『集合的耕地』增加得很快。

(2) 在工業上 在工業的一方面，新經濟政策的特點，在於容納小店或小工廠的設立。那種小店可由私人管理，但是店內人員，不得超過二十之數。此外，新經濟政策，又准許國外資本家，到俄羅斯去投資，准許他們在十五年期限的契約或合同之下，創辦新的實業。不過，在大規模的工廠內，仍舊保持國有制度。到了一九二一年，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生產法，也成立妥協。依據此項妥協，勞工協會（Labor Union），不再管理工廠，却由政府最高的經濟執行委員會所設立的「托拉斯」，再派老練經理人，到工廠裏去主理一切。然而所有的贏利，是要交給政府的。並且出品的總數，須照專家會議所擬具的計劃而分配，工人們重新從政府那裏，得到工資，以替代口糧。在如此的辦法之下，實業振興得很快，出產品也增加了，竟超過戰前的狀況。

(3) 在貿易方面 新經濟政策的第三個現象，乃在共產主義的方法，更從交易方面，遭受廢止。私人經商者，

可照以前的辦法，經營商業，可是大半的貿易事業，全操在合作社手裏。在另一方面，整批的大商業，又操在政府的『托拉斯』和『聯合托拉斯』的手裏。國外貿易，也由政府所管轄的托拉斯或代辦商人主理一切。他如外貨的購入，那只限於主要的機器，以及其他實業上所必需的供給物。

(4) 在貨幣與銀行方面，末了，新經濟政策，又使貨幣恢復了從前的用途，可用以支付工資，購買貨物，繳納賦稅。一種新的紙幣，——一種有現金作準備的紙幣，又被發行，以代替不值一文的紙券。銀行也開辦了，在商業生活中，依然有存款，貸款，和利率的現象。

列寧的死和史丹林 (Stalin) 的策略 當新經濟政策，沿着這許多路線，往前發展之時，那個擘劃這些政策的人，——即列寧，忽然受了一種致命的疾病，從此一命嗚呼（一九二四年）。他的死，是千萬人所共悼的。從此彼得格勒，即改名為列寧格勒，藉留紀念。沒有一個人，能夠完全擔當他的事業。當時有亞律修士·律哥夫 (Alexis Tykov) 者，繼任人民委員會的主席，而把領袖的職務，讓給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秘書長約瑟夫史丹林 (Joseph Stalin)。史丹林是一個聰明的政治家，他深知用什麼方法，去克服他的敵手，而仍採用他們的政策。當時有脫洛斯基和其他有勢力的領袖，都攻擊史丹林，說他過於溫和，但其結果，他們都被開除黨籍，並被驅逐出境了。

五年計劃 在史丹林的領導之下，蘇俄政府，於一九二八年，決定經營一個偉大的計劃——一個希望在實業上增加百分之一百三十三和在農業上增加百分之五十五的生產額的五年計劃。那些公田和那些集合耕地，都要擴展開來，直到一個時候，它們能出穀類總收穫的五分之一。此外，政府又用巨大款項，去購買大宗於

實業和耕作上有用的機器，又延聘德美專家，來指導實業上的專門技術；又創設全歐最大的水力發電廠，以供電力。在此計劃內，共產黨人用了超人的精力，把俄羅斯實業化，他們的目的，在使共產主義，成爲經濟上的一個大成功。

教育 與發展實業一事，密切關聯着的，是推廣教育的問題。因爲唯獨這樣纔能訓練出大批工程師，化學家，和其他專家，以從事於實業的發展。何況除此而外，教育又爲宣傳共產主義的工具，更不得不努力推廣。所以共產黨的領袖，莫不抱持熱心，負起肩仔，竭力改進教育。學校的數目漸次增多了，兒童學校，專門學校和成年人的學校，都相繼開辦起來了。整個的教育制度，又被規劃就緒，務使適合於共產主義的目的。在大戰前，每四個俄羅斯人中，有三個人，不能識字，到了現在，這個比例，已減少到每四人中只有二人不能讀書了。他們更努力着，希望不久之後，這個百分率，更可降低下去，直至於零。

宗教 共產黨人對於宗教之事，有意挑起酷烈的衝突，先把向來成爲俄羅斯國教的正教，從國家和政治中，分離出來，以減削其勢力。它的土地和建築，都被充了公；它的學校類多被封；它的許多藝術品和金器，都受籍沒處分；它的宗教儀式，全被禁止；在公立學校內，公然教着無神論，又不准任何學校，任何教堂，講演基督教。許多教堂，都改成俱樂部，學校，或博物館。儘管用這樣手段，但大多民衆，仍舊繼續着，去信仰宗教，並且允許着，願向政府方面，租賃教堂，藉供禮拜之用。各種基督教——包括天主教和新教，活動得非常厲害，所以在一九二九年，共產黨人，喫了一驚，又開始了一個更有力的反宗教運動：在許多都市和鄉村裏，青年的共產黨徒，劫掠教堂，焚燒聖像，簡直要把基督教會，斬草除根，毀滅完盡。

芝瑟林的外交政策 共產政府的外交政策，前後矛盾，並不一致，考其所以如此者，實因它有兩個衝突的目標，懸在它的面前：第一個目標，——在前幾年很出名的，——就是用了散播共產主義的煽動，援助罷工，和扶助外國的叛亂，以鼓起世界革命。可是，在另一方面，俄羅斯需要外國的機器和資本，即此需要，逼迫芝瑟林（George Chicherin）——他是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二九年的外交委員，——不得不向其他國家，去講和平，講安全，講條約上的諒解。因為他希望成立這種關係，所以不得不反對自己的政府的宣傳運動。他甚至願意償還一部份的外債，——那筆共產政府所否認的俄國外債。這樣，他的地位，就非常困難了。

第七節 被壓迫民族的爭奪自由

被壓迫民族的興起 大戰的結果，激起一個自然的反叛的狂潮，氾濫於亞洲及非洲北部。埃及，波斯，和阿富汗三國，先後獲得獨立，印度亦要求着自由；土耳其衝破了歐洲的統轄，中國人民，則與西方文化，力爭一個爾高我下。在摩洛哥，敘利亞，巴力斯坦，安南，及荷屬東印度，都有了叛亂。總而言之，在各被壓迫的民族間，都起了一個突進的奇峯。在戰爭中，協約國提倡民族自決主義，那就是說：每一民族，應有成爲獨立國家的權利。這個主義，影響於全世界，喚醒了解放的精神。它在亞洲方面，因受俄羅斯共產主義的宣傳，其勢益易猖獗；然而比共產主義更重要的勢力，則因大戰之後，歐洲各國，均入於疲憊狀況，於是被壓迫諸民族，俱欲乘機而動了。

近東和中東的突起 在近東和中東的回教國內，民族自決之事，造成驚人的進步。譬如埃及，自從一八八二年以來，一向屈伏於不列顛的統治之下，如今竭力爭扎，弄到後來（一九二二年），即連大不列顛政府，亦只

好允許它的獨立了；可是這種獨立，是附有條件的，並不完全自由的，在一九二九年，埃及和英政府，訂立一個條約，在此條約內，規定埃及爲不列顛的同盟國，而不列顛的軍隊，應自埃及境內，完全撤退，只留下駐於蘇彝士運河的一隊。不容說，如此條件附的獨立，是不會使埃及的國民黨人完全滿意的。其次，在伊拉克（Iraq），亦發生強烈的民族運動，及其結果，大不列顛政府，又只好讓步了。於是伊拉克人，舉立了一個阿剌伯人，立爲國王，用不列顛的顧問官，指導他們的政府。及至一九二九年，不列顛要求國聯准許伊拉克，完全獨立，至遲，於一九三二年，應廢除國聯所發給英國的「委任統治狀」。在另一個不列顛的委任統治地，即巴力斯坦內，不列顛政府，本想在那地域，建立一猶太「民族之家」，可是在一九二九年，阿剌伯族的居民，起了一個嚴重的騷擾。同時，法蘭西的委任統治地，即敘利亞，也起叛亂（一九二五年），法蘭西人最聰明，立刻允許該地的國民大會，自動地，起草一部敘利亞的憲法。

（一）土耳其的革命 在奧托曼帝國中，一個澈底的革命，終於被土耳其國民黨，在大膽而年輕的凱末爾（Mustapha Kemal Pasha）的領導之下，完成這步工作了。他藐視歐洲的列強，於一九二二年，率領他的黨人，從亞洲土耳其，逐盡希臘的軍隊，扯碎那歐洲協約國替土耳其人民所訂的和平條約，廢除一切外人在土耳其所享受的特權（例如治外法權）。他把整個國家，從歐洲的經濟控制之下，解放出來，恢復了土耳其民族的全部土地。可是，在另一方面，儘管他如何敵視歐洲人的統治，却絕不傾向於拒絕歐洲的文明，非獨不加拒絕，而且更熱烈地加以提倡，加以介紹。與托曼的蘇丹，於一九二二年，遭受廢棄；國家的京城，從君士坦丁堡，遷移到安哥拉（Angora）。一部嶄新的憲法，亦於一九二四年，正式被制定，把土耳其帝國，一改而成爲民主共和國。凱末爾當然



爾末凱統總其耳土 圖四六第

做了總統。可是他不止做了總統，在實際上，他是一個獨裁者。他急切地，把西方文化，灌輸進來。他用歐洲法典，做了新土耳其立法的模型；又用羅馬字母，替代阿剌伯字，又採用西方的日曆。舊時的多妻制度，被禁止了，一般婦女們，均賦以新的權利。甚至國民的衣服，也都改成西式。總而言之，凱末爾努力於國家的建設，務使在經濟上，能達完全獨立的地步。

反抗帝國主義的壓迫。這是一九一九年，英波條約成立，把波斯政府，置於不列顛顧問官的指導之下，這樣，很明顯地，已把波斯國家，變成不列顛的實際上的保護國了。在那時候，有一名李查·汗·帕拉維（Reza Khan Pahlavi）的青年軍官，於一九二一年，帶着他的哥薩克兵，馳赴京城，強迫政府，廢除這張英波條約，又強迫大不列顛政府，撤退它的軍隊和顧問官。俄羅斯也放棄了它於北部波斯所作的要求。現在波斯是被解放了。李查·汗很像凱末爾的樣子，把他自己，立為共和國的總統，在實際上，即做一獨裁者。可是他有點顧慮，並不立刻做成此點，不過，到了一九二五年，他却廢黜執政的沙王（Sah），而自登大位。他廢除一切外國人的特權，把整個波斯，完全解放了出來。他聘任一個美國專家，來改革財政制度；他修築道路，建設航空事業，設立無線電臺，又開始建築一條從裏海（Caspian Sea）綿亘到波斯灣的鐵道。正像凱末爾在土耳其所做的事情一樣，李查·汗

也打算着，希望把他的國家，完全獲得解放，完全變成近代化。

(三) 阿富汗 波斯的東邊，橫着那多山的阿富汗王國。它的安米 (Amir, 即阿富汗王)，早就答應不列顛國，去干預他的外交政策。然而在一九一九年，這位安米，却藐視不列顛起來，並和它打了一仗。雖則他在戰爭上失敗了，可是他就締結一個新條約，終止不列顛在阿富汗的統轄。

印度對於自治的請求

印度國民黨對於自治的請求，是如此的堅強，致使不列顛政府，祇好在一九一九年，用了折衷的辦法，去給它滿足。依據此辦法，各省的上等階級，准予舉出一個議會，去管轄地方政府中的幾部事情，像教育和公衆衛生等。又有一個代表最有錢的居民的中央議會，去通過法律，去裁決稅額；不過不列顛的總督，有權去撤消它的決議。這種局部的自治，與國民黨人所期望着的，相距實遠，所以嚴重的抗議，不久就起來了。

一個著名的印度領袖，即聖雄甘地 (Mohandas Gandhi)，宣告着說，印度必須用不流血的革命，去獲得完全的獨立。印度人民，不必倚靠暴力，祇須團結一致，共同抵制不列顛的布疋，停止去和不列顛政府合作，又用消極方法，拒不納稅，這樣，到了將來，必可獲得最後的勝利。甘地曾經被拘捕過和被監禁過，他的「不合作」運動，也多方面被遏制着；可是騷動却繼續進行着。在一九二八年，不列顛國會，曾派八個議員，組成一委員會，親赴印度，調查怎樣的改革，最爲有益，那時，印度國



地甘的度印 圖五六第

民黨人，就提議一個具有民族獨立性的聯邦政府。在一九二九年十月，不列顛政府宣言着說：到了將來，可把『自治殖民地的身分』（就是自治而不宣布獨立的身分），給予印度。印度國民黨人，雖如此接納了，但仍聲明，印度所要求的，是完全的獨立。到了一九三〇年，甘地發起一個新的政治上的不服從運動（civil disobedience），他依舊希望不濺一滴血，而獲得印度的自由。

遠東的民族主義和民治

（一）中國——中國國民黨的目的，詳載於孫中山所著的三民主義內。孫先生是中國『革命之父』，又是國民黨的領袖。這三民主義，脫胎於美總統林肯的葛的史堡演說。第一，林肯的『民有的政府』被釋而為『民族主義』；第二，林肯的『民治的政府』被釋而為『民權主義』；第三，林肯的『爲民的政府』被釋而為『民生主義』。講究中國經濟社會的改良。就中第一個主義，藉了一九二二年的華盛頓條約，中國從日本方面，收回了膠州灣和膠濟鐵路，而獲得巨大的鼓勵；另一個重要步驟，於一九二八年獲得完成，那時候，中國恢復了關稅自主之權；第三個重要步驟，在於廢除治外法權，那就是說，在中國的外國人，應受中國法律的制裁。關於此事，中國雖在一九三〇年，宣布治外法權的終止，但是許多外國，在這一點上，表示絕不退讓。

對於中山先生的第二目標，降及今日，仍無巨大的進步，表示出來。一九一一年革命的，和袁世凱的不幸的獨裁制，致使中國從此分裂，成爲腐敗的政客，殘忍的軍閥，和不斷的內戰的犧牲者。那廣大的北部的東三省，給一個藐視舊北京政府的軍事上的獨裁者張作霖所治理，在中國南部，又有孫中山和他的國民黨同志，建立一個敵對的政府，那個政府，在許多方面，受着蘇俄的援助和指導。然而在中山先生逝世之後，國民黨獲得一個年



蔣介石 圖六六第

蔣黨在意大利的情形一樣。只有地方政府，却漸趨上民治的真正道路了。

孫中山先生的第三個主義，即「民生主義」，倒沒有被忘記掉。國民政府，曾用過慘淡經營的計劃，用過灌漑並其他改良耕種的方法，去幫助農人，改良其生活；也曾鼓勵實業，並起草了保護工人的法律。此外，又提倡近代式的教育，聘用美國專家，去計劃財政上的改革，統一鐵道的系統，建築新式的道路，又和美國公司，締結契約，供給各種航空事業上的需用品。真的，唯有運用如此的方法，方能築成一個真正統一的和進步的中國的基礎。

(二)日本的民治主義 在中國東部的海洋中，還有一個爲了民治主義而奮鬥的國家，它只須爭扎民治，因在民族的獨立和統一上它早獲得成功了。依據一八八九年的日本憲法，選舉之權，僅限於一部份能夠適合財產上的資格之少數人；經過長久的運動之後，終於在一九二五年，通過一條法律，掃除財產上的資格，把這個

權利，推廣給所有的男子，不論有錢的和窮苦的，都同樣的有選舉權。而且所謂內閣，應受國會內多數派的管轄的原則，也被實施了，——雖則只是不合法的實施。

第八節 國際會議的促進和平

戰後的萌芽 大戰所留給歐洲人的，是損失的沮喪，是債務的重擔，是情感衝突的痛苦。許多平民和政治家，感覺到戰爭的恐怖，都望對於和平之事，能有確實的保障。在全部歷史上，從無如此有力的非戰運動的表現，而如現時代所表現着的。其實，即從商業的利益上着眼，也有和平與合作的必要。可是，在另一方面，戰爭已經激起了忿怒的情感，黷武，強暴，貪婪，和帝國主義，這一切，皆與和平理想，不能相容，在二者間，時時發生着齟齬和爭執。

疆界的爭執 大戰之後，關於爭執疆界之事，既多且烈，難以畢述。從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〇年間，波蘭爲了擴展它的東部邊陲，曾和俄國生過多次小衝突；就中對於維里納（Vilna）區域的兩不相容的要求，又把波蘭和立陶宛捲入戰爭的漩渦中，歷時有十年之久。關於上西利亞煤區的爭奪，倘使沒有一九二一年的國際聯盟的勸告，根據民族自決原則，用居民投票法，獲得解決，恐怕波蘭和德意志，也許已經交戰了。這一條『波蘭的廊廡』，溝通波蘭和波羅的海，而把東普魯士和德意志的其餘部分，互相隔斷，實爲使德意志的愛國志士最痛心的事。即如阜姆海口，亦爲意大利和南斯拉夫間爭執的骨鯁，直到一九二四年，墨梭里尼兼併此地之後，此項爭執，方告止息。意大利人治理着南提羅爾（South Tyrol）地方的二十萬以上的德語民族，這一件事，也引起

了奧地利和德意志人的憤恨。用德語的奧地利共和國，企圖與德意志國，互為合併，關於此事，也儘夠驚動法蘭西的政治家了。為欲防止匈牙利的恢復失地，又使捷克斯拉夫，南斯拉夫，和羅馬尼亞三國，組成普通稱為『小協約』（Little Entente）的同盟。這種尖銳化的疆界的爭執，並不限於歐洲，其在南美洲，亦有類此之事發生，例如秘魯和智利，為了大克那（Tacna）和亞里加（Arica）的兩個區域，互相爭執，各不相下，直到一九二八年，智利交還大克那時，爭執才算停止。玻利維亞和巴拉圭之間，在一九二八年，為着格蘭查科（Gran Chaco），起了一個危險的武裝衝突。其在亞洲，也有類此的險惡的爭執，例如滿洲地方，即為中國，日本人和俄羅斯人的爭執點。在一九二二年，希臘和土耳其，亦為小亞細亞的士麥拿（ Smyrna）的爭執，而發生戰爭，幾乎把不列顛國，亦都捲入漩渦。在一九二五年，當國際聯盟議定把馬蘇爾（Mosul）的石油區域，歸給不列顛政府的時候，土耳其為了這塊區域，差不多又要引起戰爭了。

賠款和賠款問題專家

（一）道威斯計劃 另一重要的爭執原委，乃為賠款問題。在一九一九年，協約諸國，定要從德意志地方，括出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或甚至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的驚人數目。經過劇烈的爭論之後，這個總數，總算減低到五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在一九二一年五月，再減低到三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可是這個數目，還使德意志人叫苦連天，訴說如此巨額，實超過了他們的賠償力。英吉利是同意了，因為不列顛政治家，看得明白，叫一個繁榮的德意志，做它的製造品的市場，實比徵收賠款，要有利得多；然而法蘭西和比利時，却在一九二三年年頭，派遣軍隊，渡過萊因河，佔據那無限蘊藏的魯爾煤區，

並開始掘煤。這種魯莽的辦法，把德意志放到一個破產的地位，可是，它的結果，却沒有給法蘭西或比利時在他們費用之外的任何利益。直到一九二四年，方由道威斯將軍（General Dawes）主席的國際財政專家會議，籌劃一個較為妥善的計劃，即名之曰『道威斯計劃』（Dawes Plan）。依據此計劃，德國於開端之時，須每年償付二四〇，〇〇〇，〇〇〇元，迄後，又漸漸地加到五九五，〇〇〇，〇〇〇元。這個計劃，在倫敦會議內，正式為協約國及德意志所接受了。同時，法蘭西和比利時，也答應撤退魯爾區域的駐軍，這樣，歐洲諸國，纔得舒了一口氣。此後五年內，德意志很迅速地實踐這個諾約，交出它所應付的款項。但是，還有三個缺點：第一，道威斯計劃，沒有規定德意志的付款期限；第二，德意志人說，這種付款，實使德意志人民的負擔太重了；第三，它使協約諸國，以過大的權限，操縱着德意志的財政。

（一）楊格計劃 爲了這些原因，所以在一九二九年，道威斯計劃，又受一個由楊格氏（Owen D. Young）主席的新專家會議的修正，此所修正的計劃，通稱之爲『楊格計劃』（The Young Plan）。它的特點，在於撤除協約諸國所加於德意志財政上的操縱權，又廢除了道威斯計劃所規定的德國須以實業和鐵道作押的不公正辦法。關於付款的辦法，規定五十九年內，須償清全數。從一九二九年起，到一九八八年爲止，每年付款的數目，從五九五，〇〇〇，〇〇〇元，減至最初三十七年，償付四八八，〇〇〇，〇〇〇元，以後每年償付三七二，〇〇〇，〇〇〇元。楊格計劃內最值得注意的一點，即爲在巴塞爾（Basel）城，創設一國際清理銀行（A Bank of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即此銀行，當時的委員諸公希望着，到了將來，可與各國銀行，互通來往，形成國際間的經濟聯繫。另一值得注意之點，則爲當一九二九年冬季，德意志和協約諸國，共在海牙（The

Haugue)會集，協商『楊格計劃』之時，所有法蘭西在萊因河區域的駐軍，應即迅速撤退。這樣，總算把德國人最銘心刻骨的一件傷心事，從他們眼前消除了。

(三)協約國間的債務 德意志給協約國的賠款，大約有三分之二，須用以償付協約諸國負欠合衆國的債務。依據一九二三年一九二九年間所訂的債約，協約諸國，答應美國償還它們在戰事中和戰爭後所借的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但是這些債項的利息，須減至下列狀況，大不列顛負擔百分之三・三的利息，法蘭西負擔百分之二・六的利息，而意大利，只須負擔百分之〇・四的利益。大不列顛，也會以極大的數目，借給其他協約國，但它宣稱它所希望收到的，只要能夠償清它對合衆國的債務就是了。

歐洲在經濟上的合作 巴塞爾的國際銀行，是國際經濟合作的一大明證，與此相同的趨勢，在那國際『卡脫爾』(Cartels)的組織上，很易表示出來。就中最有名的，是『鋼業卡脫爾』那是一九二六年間，德法諸國鋼業界所聯合組成的。他如一九二七年在日內瓦舉行的世界經濟會議，更爲國際間經濟合作的另一重要例證。許多歐洲人，都相信着，到了將來，必有數種歐洲的經濟聯合，可以組織起來，此項理想，於一九二九年，由法國總理白里安氏，正式提出於日內瓦，而且獲得許多代表的真心的接受，當時且有組織『歐洲合衆國』的傳說。至於趨向經濟協定的直接步驟，在一九三〇年，就有一個會議，正式計劃『關稅的休戰』(Tariff truce)，那就是不增關稅的一個協定。

國際聯盟 國際聯盟的勢力，因着一九二五年羅加拿和平公約的簽訂，和一九二六年的允許德意志爲會員，而大大加強。當時，會中諸列強，允許德意志，得在聯盟理事會中佔一永久席位。波蘭，西班牙，和巴西三國，開



第六七圖 羅加拿和平公約之簽字

此消息，亦都要求，希望得一永久席，但終被拒絕了。彼時，西班牙和巴西，竟以退出聯盟，作為威嚇，迨後，巴西竟實行它的威嚇，退出國聯。及至現在，國聯共有五十四會員國，除掉合衆國和俄羅斯以外，包括着所有的列強。還有它的理事會，本只包括五個強國，和四個小國，可是，在一九二六年，却大加擴充，自此而後，理事會中，除掉五個列強，充任常任理事事之外，又加上了大會所推選的九個小國。

(一) 爭執的和平的解決 國聯成立以後，起初五年，並不重視它，以為它決不能保障和平或解決糾紛。協約諸國的總揆，對於所起爭執，各自獨斷獨行，並不顧到國聯的意思若何。例如前面所說的波蘭之攻俄羅斯，希臘之攻土耳其，皆屬顯著之事。在一九二三年，危機更大了，那時候，法國佔據了魯爾，意大利兼併了希臘的科佛島，墨梭里尼對於日內瓦的失敬，更屬顯而易見者。如今單就併吞科佛島一事而言，那時候，日內瓦的國聯，居然加以討論，加以批判，而且確實有些影響，墨梭里尼終於撤退了佔據科佛島的

軍隊，接受他和希臘糾紛的和平的解決。如此者，自從一九二三年以後，意大利對於國聯，逐漸表示敬意，同時，國聯方面，也完成其本分，表示確有可敬之處。譬如在一九二五年十月，希臘藉口保加利亞的步哨，曾在邊境擊殺一個希臘步哨，於是動手侵犯保加利亞，那時候，國聯理事會，很迅速地而又很堅決地，通知兩國，撤退它們的軍隊，各自回到自己的疆界內，於是再進一步，作不偏袒的仲裁，結果，希臘承認它的過失，情願給付二一〇，〇〇〇元，賠償保加利亞所受侵犯的損失。這樣，巴爾幹戰爭的火星，在未燎原以前，就被撲滅了。此外，還有許多別的國際爭論，也都被國聯聯盟和平解決。就中值得注意的，從無一個場合，需要會章第十條和第十六條的應用；請它的會員國，運用武力，共去壓制一個反抗者。國聯所憑恃的，是調查、調解和公意，決不是武裝的調停，或經濟的絕交。

(二) 國際合作 除了上項工作以外，國際聯盟，尚有一個副目的，那就是從經濟、人道、和科學上的諸方面，促進國際間的合作。例如在一九二二年，奧地利的國勢，瀕於破產，或竟要發生革命，奧地利的總理，就向國聯乞援，經過專家的會議之後，國聯擬就財政改革和國際貸款的計劃，去援助奧地利。這個計劃，是如此之奏效，所以在下一年，匈牙利和幾個別的國家，也請求國聯，給予同樣的援助。此外，尚有一種活動，就是健康的保護。這是一九一九年，有一「瘧熱症」性的傳染病，從俄羅斯出發，傳到歐洲的中部和南部，沒有一個國家，能夠單獨防制這種時疫。後來，由國聯方面，組織一瘧熱症委員會，協力工作，終於把瘧熱症撲滅掉，當然，關於此類工作，我們還可舉出許多，例如在大學校和科學家間，曾用各種方法，促進國際合作；或如共同禁止鴉片，共同禁止毒藥的買賣；或如給希臘和保加利亞的難民，以實惠的援助，或如各種國際旅行的安排，以及各種貿易的阻礙的掃除；或

如藉手立法，使兒童婦女，得到更優良的保護；諸如此種努力，都漸漸地引起了良好的注意。所以合衆國、俄羅斯和別的非聯盟會員國，也漸漸地開始參加了。聯盟在這些事件上的成功，是由於兩點：第一，由於合作的真正需要；第二，由於新方法的發見。聯盟的方法，是指派專家委員，他們可以圍坐一桌，把事實和圖表，放在他們面前，對面的討論問題，以代替機械式的或呆板性的外交文件的轉遞。在一九三〇年，如此性質的委員會，竟超過八十以上，可知它們的地位的重要了。此外，在聯盟方面，還要佈置特別的國際會議，去解決各種特別的問題。總而言之，聯盟的委員會，和會議機關，確實給予國際間的合作，以一個有力的推進。

國際法庭 一九二二年設立於海牙的國際法庭，具有十一位從聯盟大會和理事會所推選出來的法官，（一九三〇年，又加至十五位），這個法庭，已被證明，它的效用，實比它的創造者所希望着的，更爲巨大。在初設的八年內，它判決了十六件案子，又供給聯盟以其他十六件案子的『備諮詢的意見』。所以在一九三〇年以前，已有五十四個國家，附屬於此法庭內。關於美國的加入的準備，在一九二九年，就已安排好了，只等着上議院的批准。

巴黎的非戰公約 在美利堅加入世界大戰的十週紀念時，白里安提議：至少，在法美間，不得發生戰爭。接着這個意見，他提出更具體的提議，迄後，更依美國國務卿凱洛格（Secretary Kellogg）的主張，邀請其他諸國，一同參加盛舉。於是白里安的建議，漸次具體化，變成一個公約，在一九二八年八月廿九日，正式簽字，在一九二九年七月二十四日，正式實行；及至一九三〇年，這公約，已被五十八個國家，先後批准，只有阿根廷和巴西，尙無接受的誠意。此所謂巴黎公約，乃是自來的條約中最短而又最重要的一種，在其第一款內，簽字各國，都承認，在他們



第六八圖 巴黎非戰公約之簽定

相互的關係中，以「廢戰」為國家政策的一項；它的第二款，限制簽字各國，除用和平方法以外，不得圖謀其他的解決法。凱洛格再三表白：防衛的戰爭，雖仍可以允許，但使簽字各國，都恪守公約，那就沒有防衛的必要，因為再沒有攻擊的事情了。雖則這個公約，沒有規定和平解決爭執的辦法，可是它的多數簽字者，都屬於國聯，而在國聯內，却有此種辦法的規定。公約簽字以後，起了兩個問題：第一，在國聯方面，實有修改會章，以符合此公約的必要；其次，美俄二國，不在國聯之內，却在公約內簽字，此後，遇到實施公約時候，即須和國聯方面共同合作，共同斟酌，如此辦法，是否完全適當的呢？

軍縮 為欲證明公約的簽訂，並非全是粉飾和平的

的建築。及至一九二九年十月，英相麥唐納，特訪胡佛總統，希望和他聯合，共同提議一個五大海軍國的會議，在此會議內，將詳細考慮，究竟它們的海軍，可裁至若何程度，削至多少限度。我們還記得，在一九二一年的華盛頓軍備會議內，曾把戰艦的建築，加以限制，採用五，五，三的比例制，現在所提議的，在一方面，更望減少戰艦

艦的建造，同時，又要限制巡洋艦，驅逐艦，和潛水艇的建築，這些事情，在華盛頓會議內，都沒有相當的限制。在一九三〇年一月到四月間，美利堅，英吉利，日本，法蘭西，和意大利的代表，集合於倫敦，共同商議此事，當時，曾遇許多嚴重的障礙。英吉利和美利堅，以爲法蘭西的要求太高，但又不願接受法蘭西所提出的可以替代海軍的增加的安全政策，同時，在法蘭西方面，也竭力反對意大利的要求，以爲意大利的海軍，決不能和法蘭西的海軍，互相平等。結果，在四月二十二日所簽訂的五強國條約內，始終沒有限制法蘭西和意大利的海軍，只限制了其他三國的海軍。英吉利削減五艘戰艦，美利堅削減三艘，日本削減一艘。這樣，英吉利剩下十五艘，美利堅剩下十五艘，而日本則剩下九艘。從一九三一年起到一九三六年止，這三個國家，不得建造新的戰艦。英吉利的巡洋艦，驅逐艦，和潛水艇，它們的總數，不得超過五十四萬一千七百噸；美國倘然需要的話，也好造起同等的數目；至於日本，那就不得超過三十六萬七千噸了；觀此，可知對於現存的艦隊，沒有真正的減削，但對於將來的海軍的擴張，却給予一個限制，可以節省幾乎十萬萬元的巨數。它使美利堅的海軍，能做英吉利的對手。它的最大特點，在將一塊新的界石，豎在二十世紀人類所希望走上前去的一條道路上，那就是避免戰禍，促進和平的康莊大道。

封 底